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目次

- 壹 遺像
- 貳 總統題額 袁揚令
- 叁 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
- 肆 紀念文

我思古人偉無尤矣.....	張 羣	七
追念吳鐵城先生.....	莫德惠	九
鐵城先生與我.....	馬超俊	九
悼念華僑之母的鐵老.....	戴槐生	一一
我心坎中的吳鐵老.....	梁子衡	一一
悼華僑之友吳鐵老.....	黃朝琴	一二
鐵老逝矣.....	李天超	一三
瀾天風雨悼吳公.....	劉兼善	一五
敬悼吳鐵城先生.....	鄭天棧	一六
吳鐵老名片值萬金.....	汚 漬	一七
悼鐵老.....	端木愷	一七
永念鐵老.....	李天超	一九
追憶吳鐵老數事.....	關孟華	二〇
國民外交與鐵老.....	張震西	二一
吳故理事長在國民外交方面的貢獻.....	陳思成	二二
懷鐵老.....	包華國	二六
從小事中看吳先生.....	陶百川	二七
敬悼吳鐵老.....	黎晉偉	二七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敬悼吳鐵老.....	李立青	二九
痛念鐵城先生.....	吳通憲	二九
何處再找鐵老去.....	張九如	三〇
在我腦中運活着吳鐵老.....	李模生	三一
悼吳鐵老.....	汪公紀	三三
協和團結.....	鄧志奮	三四
悼述鐵老生平二三事.....	祝秀俠	三五
悼念鐵老.....	延國符	三八
深刻的回憶.....	鄧激濤	三九
悼吳鐵城先生.....	劉誌軒	四二
鐵老護僑之德.....	李竹瞻	四二
敬悼鐵老.....	徐晴嵐	四三
憶吳鐵老.....	柯俊智	四三
懷鐵老.....	周爾燧	四五
吳鐵老一夢歸真.....	萬念之	四六
國事忙壞吳鐵老.....	魏明珠	四八
吳鐵老二三事.....	王素巖	四九
感懷鐵老知己之淚.....	張震西	五〇
敬悼鐵公.....	閻石麟	五〇

伍 治喪營葬紀要

一、溘然長逝.....	五三
二、治喪紀述.....	五三
三、大殮公祭哀榮.....	五五
四、營葬紀述.....	五五
五、治喪委員會報告.....	五六

六、海外各地追悼情形.....五八

A 美國紐約城 B 菲律賓 C 香港 D 澳門

陸 祭告文

祭文：中國國民黨總裁、吳故委員治喪委員會、行政院、立法院、內政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華僑協會總會、中韓文化協會、全國工業總會、中國警政協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國廣播公司、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國立暨南大學同學會、中國公學校友會、中國國民黨前中央秘書處旅臺工作同志、前上海市政府舊屬、前廣東省政府舊屬、中國國民黨前駐港澳總支部旅臺同志、廣東同鄉會、中山同鄉會、潮州同鄉會、海南在臺同人、臺北市吳氏宗親會、菲律賓華僑各界追悼會、旅澳各界同胞追悼會.....六一

啓橫文.....六八

告定文.....六九

柒 哀挽文詞

一、輓辭.....七一

二、輓詩.....八三

三、輓聯.....八五

四、唁電.....一〇五

五、唁函.....一一三

六、外文函電.....一二九

七、香港追思會彙集哀挽文詞.....一四九

八、澳門追悼會彙集哀挽文詞.....一六九

捌 賻贈祭獻

一、祭幛.....一七九

二、花圈.....一七九

三、奠儀.....一八〇

四、墓園花木.....一八〇

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

吳資政鐵城先生，以字行，世居廣東中山縣平湖鄉，耕讀傳家，父玉田公，離鄉遠出，商於江西之九江。母太夫人，系出同邑谷都沙尾涌鄉余氏，唱隨相助，克創宏業，舉丈夫子二，先生序長，次子祥。先生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誕於九江之張官巷，幼承家傳，保傳無闕，聰穎過人，蟬聯巍立。玉田公異之，嘗曰：此兒將大吾門，訪述名師德化，俾庭蘭孝廉，授以經史用世之學，又聘邑人鄭公雍鵬授英文，蓋維新之際，中西學問，不可以偏廢也。長乃就學九江同文書院，習普通科學。間嘗聞人道黑旗軍劉永福之戰爭軼事，及甲午中日之戰，我國割地賠款之恥辱，輒憤涕泣無能，義形於色。課暇喜閱新報，與人論時事，及東西洋各國之維新革命人物，隱然以革命事業自任。

迨同盟會成立，國府故主席林子超，適任事於九江海關，器先生少年而懷大志也，訂忘年交，誓以刎頸，因林公之介而加入革命同盟會焉。居常相議，以倡導革命，必先啓發民智，而啓發民智，尤必資於書報，於是首創濬陽閣書報社，訂購中外報章及新籍小說雜誌，列陳社中，任人閱覽，而秘密中傳佈各種革命警報，如民報復報各月刊，及民呼民立各日報，無不藉此社以普及內地。又以實行革命，須賴武力，乃創辦九江商團，延聘陸軍五十三標軍官多人，爲之教練，一以集合商學界同志青年，研習兵操武學，一與新軍將士往還結納，並以商團掩護，深入工商界下層工作，及與商埠各幫會秘密結合，不三年而根基已立。且九江鉅商，以粵人爲首，先生爲粵人，又饒於資，以故倍收聲應氣求之效。

辛亥武昌起義，九江遂首先響應，既組軍政府，先生任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派兵分守馬當湖口要塞，阻絕清軍上援。清海軍艦隊由黃岡下駛至海，先生又與林子超，徒手登海軍各兵艦，說以大義，先後皆反正，滿將榮緒赴水死，而長江艦隊，遂不費一彈，入革命軍之掌握矣。迨國父自歐美歸國，先生與林子超被舉爲江西代表，與十七省代表集會於南京，選舉國父爲臨時大總統，建立中華民國，制定約法，改用陽曆正朔。

民元六月隨從國父入北京，西游太原，後返上海，輔弼國父，策勵同志競選，參衆兩院議員國民黨獲得大多數之勝利。民二夏，開國會於北京，先生又策勸黨團，奔走最力。及袁氏違法逮捕議員，逆蹟已著，先生乃開閣閣下，首與居覺生先生，銜國父命至贛，勸督李烈鈞首先發難，皖督柏文蔚、粵督胡漢民相繼響應，人心爲之一振。及二次革命先後敗績，先生始東渡日本，入明治大學，專攻法律。民三國父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先生又最先加入，贊同宣誓印誓。逾年華派赴檀香山主持黨務，並由華僑自由新報，聘先生爲主筆，對於袁氏之叛國執法，攻擊不遺餘力。袁氏疾之刺骨，乃嗾使其黨羽，藉外交官之勢力，摘自由新報社論中「口誅筆伐」四字，延美國律師，指先生爲無政府黨，以致唆殺人罪送先生於美國法院。先生從容與原告對簿公庭，以英語解釋華文字義，詞暢理直，原告及律師均語塞，終判先生勝訴，傍聽席上坐滿中美人士，無不贊譽。美國自有史以來，因訴訟無政府黨而公開審理者，此爲第三案，而以外交官吏，代表其政府，控訴其僑民，竟至敗訴者，則殊少前例也。以故中英文報紙，爭先記載，傳爲美談。民五春，先生回國，往來於香港澳門，聯絡同志，組織民軍討袁，袁氏見大勢已去，取消帝制，愧憤而死。黎元洪依法繼任，國會重開，先生以功授二等大綬嘉禾勳章。

旋將軍國叛變，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黎公被迫去職，國父遂宣言護法，電召先生赴粵，召集非常國會，組織大元帥府，先生任參軍，密勿黨國，堅苦撐持。國父固倚先生爲股肱，而同志亦悉與先生同甘苦，聲譽因以日隆，威望因以日重。及軍政府改組，國父因加入者非伍，乃赴滬著書，先生隨之去粵，日侍國父左右。民國十年，先生奉國父命，偕孫科、古應芬諸先生，在港策應粵軍由閩回粵，及許崇智率師長驅直入，通電擁戴國父，革命基地，於是奠定。朱執信先生之在虎門遇難也，先生奉命代理討賊軍總指揮，誓師石岐（今中山縣城），率陳德平旅及中山保衛團

隊，經實安東莞，自廣九路進入省垣，任大本營中將參軍。國父方將北伐，率胡漢民、許崇智、李烈鈞、朱培德諸先生駐桂林行營，而命先生與謝持、徐謙、廖仲愷諸先生留守廣州大本營，倚畀之殷，責任之重，一時無出其右者。

時群議以香山（今之中山）為全國模範縣，實行民選縣長，以開地方民權之先河，先生以革命功勳，桑梓德望，公開競選，得人民一致之擁護，首膺民選第一任模範縣長。不期年政通人和，弊除利興，百端建設，煥然具備。不意陳炯明叛變，國父蒙難，傳檄地方，入勸討逆。當時附省各縣，均以逆軍勢張，首鼠畏葸，而先生獨伸大義，索集地方團警，分路入援。地方人士咸謂陳逆作亂，對先生早存戒心，向有精兵一團，駐紮香山監視戒備，縣果出兵，勢必無幸。先生乃曰：以卵擊石，孺子知其必敗，然吾長縣，乃受香山百萬父老子弟之託，以順討逆，以正除邪，只有是非，遑論成敗，今日之事，義無反顧，但存一息，豈共戴天。於是轉戰而前，頗多斬獲，雖衆寡勢異，終於敗績，然而義聲所播，人心為之轉捩，逆軍為之分化，可徵先生當危疑震盪之際，大義凜然，威武不屈，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先生實足當之矣。未幾，粵軍二次回粵，滇桂軍亦順珠江而東，先生號召沿海民軍，叛軍之脅從者，紛起響應，規復廣州。國父受各軍之擁戴，再組政府，命先生領全省警務處兼省會公安局長，樹建地方武力，以固革命根本，又建廣東省警衛軍。先生雖職有專司，而大本營之經費及各軍之給養，亦悉仰先生之籌措，當時雖集廣州者，除粵軍外，尚有滇、湘、豫、皖、贛各軍，半皆自劃守域，截稅籌捐，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又復索彈索餉，飛揚跋扈，國父則鎮靜如常，始終不失威柄。蓋先生握有軍警兩權，實拱衛之。民十二年，先生創設警衛軍講武堂，考選各省革命青年，及各方薦送之革命黨員子弟，入堂講習軍事，及黃埔軍校成立，今總統蔣公，奉命長校，革命幹部，始樹基礎。先生能見其大，首先將講武堂全部合併於黃埔軍校，時為第二期，距黃埔建校之始，祇數月耳。故一、二兩次東征，及平定商團土匪之變，第二期員生，皆預其役，至今各師旅將領多起居存問先生之門者，以師生情感厚也。

初，第二次粵軍回粵也，黨中為擴展討逆實力，徵召各地民軍，牽制陳逆後方，以期事半功倍之效，急未暇擇，權宜任使，及事平之後，猶火不戢，祇省城一隅，已有自稱司令者百數，往往備槍一支僅充守衛，即自稱某路某軍，濫募橫征，騷擾地方。先生奉國父命，嚴密解散，乃於一夜之間，盡收其械，不費一彈，不殺一人，在難軍假援之地，收拾百餘機關，而善遣之。已見無難，市廛不擾，內外均欽其機密神速，穗城商民，至今猶津津樂道之也。

民十三，國父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先生與孫科、廖仲愷先生三人，奉令起草章則，以為大會議案張本，並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改組之後，先生任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歷兼青年、宣傳、工人、各部部長。於治軍從政之外，復致力黨之民衆運動，因勢利導，氣象一新。帝國主義者忌之，陰懷內奸，肆謀作亂，募匪購械，勢必一逞。民十四春，乘國父督師北伐，行次韶關，先生代理參軍長，帶兵拱衛，遠離省城之際，英商賈辦陳廉伯，受人指使，勾結地痞流氓土匪商團，嚴密持械作亂。國父勃然震怒，於是手令先生，文曰「令吳鐵城統率全軍星夜回省城截平叛亂此令」。先生奉令，不食不休，立以機軍兩部，戰兵兩團，身側士卒之內，沉着挺進，計時到達，先入警局，發號施令。先是先生料商團之必叛也，曾以密令囑封，預發所部軍警分局，戒曰：非有非常之變交通隔絕時，不得開視，違者懲罰，及先生之回師也，省城已全入戰爭狀態，交通阻斷，有令莫能盡達，所部各局，啓視密封，乃赫然作戰命令一紙也。凡戰團序列，進退攻守，彈藥補充，傷亡救護，某攻某地，某備某方，預料之神，瞭如指掌。受令者既驚其周密，而亂徒又駭其有備，故不崇朝而肘腋之患已告救平矣。先生但收其械彈，未枉戮一人，安分商民，咸加賴手，地方受福，中外稱譽。國父聞報，嘉許者再。方先生之初入警局也，挑燈下令，未草數字，忽有彈穿窗而入，幸未命中，群為驚異，先生頗首治事如故。善經險處變，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栗鹿起於左而目不瞬之概，其平素修養功夫之深，於茲可見。

先生掌廣東全省警務兼省會公安局，前後凡四年，中更陳炯明兩次叛變，鄧如琢由贛犯粵，沈鴻英在市郊叛變，以及劉楊之役，商團之役，身經

六次變亂，皆以雍容鎮靜，警護國父，克服危局。尤以總統蔣公兩次東征，及平定楊劉之亂，先生皆身當方面，披堅執銳，所部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直至北伐，其所練之獨立第一師，後改編之第十七師，始終與役。先生二十餘年來，能受總統蔣公特達之知者，蓋有由矣。

當北伐克定長江流域也，共匪黨羽從中作祟，益肆其僥倖革命果實之圖。於是，寧漢一帶首先倡議清黨，群策群力，漸及武漢，乃得實現所謂「寧漢合作」，自是繼續北伐，卒竟全功，當時，外而結合社會力量，打擊共匪，內而消弭猜嫌，疏導團結者，實以先生之奔走呼籲為最力。

當革命軍之克平津也，東北各省尙張異幟。先生平日交遊，固多東北人士，至是發動同志，函電交馳，對東北各級將領，感以私誼，曉以大義，及至瓜熟蒂落，而相率宣誓擁護中央。和平統一，於焉告成。

民十八，蘇俄來侵，戰端已啓，中央特命先生宣慰前方，作勵士氣，先生冒零下五十度之嚴寒，乘節出關，馳驅於冰天雪地中，堅冰在額，猶著鐵衣，往來於中東兩路。備至長春、吉林、哈爾濱、扎蘭諾爾、齊齊哈爾、博克圖各地，目睹強隣侵略，實我腹心，大好河山，脈絡盡失，乃於歸途演說，大聲疾呼曰：「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當時中外報紙，爭先登載，譽為名言。蓋以日俄兩國，恣意橫行，侵略勢成，喧賓奪主，故總括兩語，以冀振發國人，早知警惕，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耳。乃果如先生所料，未出兩年，而有「九一八」之變，識者益敬佩先生有先見之明矣。

是年，又與林公子超率派共負迎隨專責，奉移國父靈體，卜葬首都鍾山明孝陵之左，先生竭半年之力，躬親規劃。凡儀仗行列，部伍間隔，地點起迄，時刻分配，民衆執紼，官吏挽柩，皆詳定路線，秩序井然。即如樂工與夫，亦各嚴格訓練，齊一步伐，由北平之碧雲寺，以達南京之紫金山，凡輿也車也船也，無一夫不稱其職，無一人不慎其事，隆重嚴肅，得未曾有。如此奉安大典，曠世不一遇，而先生負責斯役，儼如素習，行列迢迢千里，動定若合符節。早在民五，非常大總統在粵舉行就職典禮，十萬民衆遊行慶祝，前所未有，先生主其事，凡遊行之起迄集合分散，井然有序。又民廿四，第六次全國運動大會，在滬舉行，人數亦達十萬以上，其交通秩序，與表演節目，莫不預為配合，有條不紊。蓋由卓越之組織能力，而作精詳之籌劃，周備之布置，洵非一般人所能幾及。論者謂先生既富於政治家之頭腦，又具備軍事家之精神，確實敏捷，誠不可多得也。

民十九，馮玉祥勾結汪精衛，將謀作亂於北平。分遣游說之客，密結陰謀，擬逞縱橫捭闔之術，以遂犯紀作亂之奸，尤屬自東北各省，冀其合汚，以張聲勢。中央素知先生與東北人士，信誼相孚，乃以先生代表中央，率同參佐記室數人入滬，先聲奪人，形勢立轉，馮、汪所遣之游士，莫不歛跡匿影，知難而去。旋又電請張岳軍先生赴滬，共謀戡亂大計，兩賢合作，相得益彰，日與張學良密計出兵方略，或演海而釣，或揮鞭而談，迫乎局陣佈成，而東北全師已出，不遺一銖，而叛軍瓦解矣。遠道宣勤，終完使命，否則兵連禍結，冀、魯、皖、豫、秦、晉必均壓劫，由此可知賢者一身所繫，豈下於百萬師哉。後，中央酬庸策勳，初授以內政次長，不拜，復擬設全國警察總監相昇，又婉謝之。但夙夜孜孜，為大局和平奔走，蓋先生奉行和平統一救中國之遺訓，寢饋在念，個人之功名利祿，在所不計，既以和平統一，謀東北之歸附，復以和平統一，作甯粵之調停，當時嫉忌者有之，先生一秉和平統一之初衷，我行我素，然而心彌苦矣。

旋，上海張岳軍市長，拜命中枢，政府以淞滬當海疆要衝，為首都門戶，非仍得文武兼長之才，不足以資鎮懾，乃共推先生出長滬市，而先生亦以國難當前，義無顧慮，毅然受命，顧支危局，果也，就任未滿一月，而「一、二八」之戰起矣，先生久經戰役，生長兵間，應變赴機，能爭先著，立即發動全市市民，配合作戰，而市民莫不踴躍相從，凡飛機戰栗，救濟病傷，一切後方勤務，皆由市府任之，尤以防諜肅奸警戒交通各項勤務，悉以委之保安團隊，武裝警察，務使戰團列兵，一心向前，無憂後顧，又復折衝樽俎之間，致力宣傳，爭取輿國，俾中外人士，明瞭曲直，侵略之戰，實自彼開，故鏖戰一月，敵終不得大逞，知難而止，結戰行成，是役也，戰以揚我民氣，和以安我地方，先生之功，誠足多也。迨戰事一停，而建殷展開，

先是黃廣白市長，手訂大上海建市計劃，張市長岳軍，規隨相繼，尙未竟功，及先生之手，遂積極進行，剋期睹效。建江灣中心區，而完成中山路，以接滬西南市，阻遏列強頻年之越界築路；又建虬江碼頭，而免浦江洋商之壟斷；以市府大廈爲主，而翼以各局署，及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游泳池、田徑運動場，航空協會等，星羅棋佈，燦然可觀。民二十三年元旦，諸所建築，一體觀成，市府各機關咸遷新署，此充分證明國人具有治理與建設之智能，使中外人士，觀感爲之不淺，盡去其以往重視租界輕視市區之心理。先生以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一身而握軍政兩權，從容游刃，外弛內張，應運而應，密修戰備，凡橋梁圍牆道路房屋，皆央軍事專家共同設計，暗具堡壘規模，用心之苦，籌策之難，有非以局外人所能知者。而日軍挾侵略國策以俱來，今日生一事故，明日出一陰謀，稍一疏忽，即可藉口，而先生智珠在握，動測機先，誥戒市民，遇事小忍，埋首建設，蓄力待時。可以航空救國口號，倡導國人，籌款購機，獻之政府，更藉 蔣公五旬誕辰，全國人民熱烈慶祝情緒中，集娛樂金錢，而獻機祝壽，謂壽人即同於壽國，國壽而人亦同壽也，既不虛糜財富，又且表現民心，用意之遠，立名之正，無人不傾佩先生，善於運用時機也。當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之初開也，遠如南洋各埠，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伊康藏，莫不踴躍參加，表現民族精神，及意志團結，於中外人士之前，齊力熱心，出人意表，而尤以東北四省青年，在山河淪陷之後，敵國壓迫之中，亦能冒險參加，發揚正氣，當各省隊分列式經過司令台時，大書鮮明旗幟，曰遼寧隊，曰吉林隊，曰黑龍江隊，曰熱河隊，觀者無不熱烈歡呼，甚至喜極而泣，此其刺激人心，振奮人心，預收功於八年抗戰者，關係如何鉅大。先生於此會之種種部署，祇能爲知者道也。而規模之宏大，成績之優良，較之歐美舉行者，並無遜色，故能傳揚中外人士一致之欣賞與讚許。大會閉幕以後，先生深以運動場地，空曠可惜，乃利用其種種設備，設立一體育專科學校，除應有之課程，遵照部令教學外，又專聘軍事人才，教練兵操，及戰術，兵器，及手榴彈之擲遠標準，列爲學分；一切內務衛生，悉用軍事管理，特種課程，苟不足分，即其他部門及格，亦不准畢業。蓋先生洞明中日之戰，必不能免，只取寓兵於學之制，以待時機，是平時多一體育人才，戰時即多一戰國幹部，一舉兩得，莫善於此。惜乎甫及一年，而「八、一三」之戰已開，不及發揮此校之特效耳。綜計先生掌滬市者五年又四月，兼任軍職亦兩年有半，當時幹部人才，可稱全國上選。自「一、二八」之前一月，至「八、一三」之前四月，五年有餘，無日不在危難震撼之中，凡政治、軍事、外交，皆兼集先生一身，內與奸匪之反動，外防強敵之覬覦，學潮，工潮，皆因勢而利導之，或弭或解，應變隨機，吐柔茹剛，消息於無形，防微而杜漸，市民依賴先生如家長，先生愛護市民如家人，故雖白髮老嫗，黃口小兒，無一不識先生之貌者，無論遇何困難，但得先生一言，全市無不肅然，而人民之有求於先生者，亦皆各鑒所望，上下推誠，政乃畢舉。先生又舉辦滬市公民訓練，及學生暑期集中軍訓，受公民訓練者，兩年間逾兩萬人，不分富民鉅室，社會名人，工商領袖，有志青年，爭相自備服裝，請求入伍，不避寒暑，恪守紀律，能盡公民之責任。至學生之受軍訓者，計共三期，而人數可以萬計，爲避免日方之嫉視，預移地於蘇州，所參加者，皆滬市之中學生，而盡青年中之優秀也。迨「八、一三」戰起，軍訓學生自動參軍者，更僕難數，祇滬市受訓公民參加戰事者，已六千有奇。分任警戒、諜報、檢查、運輸、爆破、通信、救護各勤務。而持械作戰，增援滬北，保衛南市，掩護國軍主力，因而殉職者，亦數百餘人。故至今公訓同學，擁戴先生，情致殷切，團結合作，久而彌堅。當先生週甲華誕，公訓同學，自期集合，鼓行成列，服役鮮明，共伸慶祝於市中跑馬台前者，已逾萬人，而市民自動參加者，約逾十萬。計先生別滬者九年，而市民愛戴之忱，與年俱進，其感政感人之深也如此。洵足啓後來者之觀感，知廉吏之可爲也。民二十六年春，政府以粵省治理需賢，特命先生，主持省政，上海全體市民，無分中外，咸蒙去思。臨別之日，各國使領，率其軍警，特於江干祖餞恭送，並請先生閱兵，以表榮體，偉大隆重，開上海百年來未有之創舉。蓋五年政績，已使租界當局自歎其侵越感，此非祇先生一人之榮，實爲吾全國之光。

先生主粵，以敬恭桑梓之至誠，勤求民瘼，革新省政，澄清吏治，建設交通，提高文化水準，扶助農村經濟，其成效最昭著者，則督導冬耕以解決糧荒，延長公路以貫通北江是也。當先生蒞任也，不及五月，全面抗戰，即已展開，敵寇窺伺華南，遺機日日轟炸，粵漢、廣九兩路，以軍運重要，

尤遭襲擊。先生力加防備，隨斷隨修，故戰時輪運無間斷者年餘。又復注重政事與軍事之配合，凡備軍實，趕修公路，構築要塞，清編保甲，訓練團隊，封鎖物資，皆殷勤力行。迨至二十七年冬，軍事轉進，省會緊張，先生單急裝備，與軍事長官，皆在最後退守，非久經戰陣，履險若夷，決無若此之沉痛也。先生離省數十里，而敵之輕裝游騎，已迂道而至，衝冒得脫，亦云險矣。而一抵當地，即開張佈署，省府政務，無一日間，戎馬倥偬之際，尤顯先生因應之長也。

民二十八年春，先生由粵至渝，旋奉蔣公密命主持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抗戰，發動民衆，牽制敵軍後方。在港發刊中英文之日報，及各種月刊小冊圖書傳單，宣傳作戰要務，鼓動民心，刊物之多，作業之廣，雖窮鄉僻壤，亦深入普及。於是，民衆抗戰情緒，繼增高，歐美友邦，對我同情，日有表現。民二十九，中央嘉其勳績，特選先生爲海外部長。秋間銜宜慰使命，代表蔣公，宣慰南洋華僑。一曰：爲日軍將侵略南洋，我千百萬之僑胞，新居各地，生命財產，損害堪虞，政府軫念僑民，憂心如搗，故預爲警覺，早籌自衛，望我僑胞，仰體政府德意，澈明中央意旨，加深團結，與友邦當地政府，通力合作，共禦日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鞭長不及馬腹，久而自困，必至敗亡，且天助自助者，自助者，即所以助八也。二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僑胞愛國，向稱熱心，我國在長期抗戰中，自必須大量之人力與財力，源源補充，方可得最後之勝利，當務之急，則輸財參軍也。先生本此兩大使命，由香港而菲律賓，繼歷東印度巴達維亞，及爪哇，蘇門答臘，麻六甲，馬來亞，緬甸各邦，閱時五個月，舟車三萬里，經一百三十城市，講演三百餘會，因人因地，發表傳論，除對我僑胞根據兩大目標，期望輸財參軍外，並對各地人士，闡揚東方文化精神，指斥日軍侵略，有背於人道正義；中國此次抗戰，不獨爲己國之生存，實爲全東方道德文明而奮鬥，進而爲舉世人類和平自由而作戰。故每一廣播，各地收聽。所過之政府，對於先生一致表示歡迎，對我國同情之心，日加深切。而華僑爲政府之德意感動，親炙先生之熱誠，立即響應參軍，加速助餉。及太平洋戰起，各地華僑均與當地政府合作，參加戰守，爲友邦所敬崇。先生之言論感人，有如是也。

民三十年春，先生自南洋回國，爲國華僑與祖國聯繫加深起見，在戰都組織南洋華僑協會，被選爲理事長。又被推爲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而中國國民黨爲加強作戰領導，選任先生爲秘書長。先生乃揭曉抗戰建國之大義，一面致力爲萬意志之團結，一面號召海外華僑之內向，鼓動國民外交增強各友邦之同情，擴大徵求黨員，充實各戰區之力量。並於戰事倥偬中，遵循國父扶持弱小之遺教，輔助東亞菲、韓、越等邦之建國復興運動，其志士之託庇求助者，莫不予以充分之便利，爲戰後東亞之大聯合者，蓋亦預矣。而先生身任數職，精力充沛，推行盡利，抗戰前途，日顯光明。民三十二年，主席蔣公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將予知識份子，優秀青年，開一報國機會，先生居幕僚之長，戮力奉行，憑高一呼，全國響應，凡學校學生，開闢子弟，以及農、工、官室，皆舍其平素之豐厚生活，爭先入伍，而甘於金戈鐵馬乾戈革衣之當募者，匝月而達十二萬四千餘人，超過預定目標，故遠征緬甸者，此青年軍也，勝利受降者，此青年軍也，馳逐東北收復失地者，亦此青年軍也，先生之功，豈不偉哉。

民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抗戰雖獲勝利，建設方始開端，而共匪構亂，又爲腹心之患。國人渴望和平，美友出加調楚，於是有各黨各派協商之舉。惟匪黨根本以顛覆政府爲目的，以拖延掩護其侵略，無妥協和平之餘地，先生早知其必無效果，惟以時勢所趨，參加是役，由渝而京，栗六奔走者年餘，後果不出先生所料。

憲政開始，各省所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多屬優秀賢達，先生亦於粵省選出。召集之始，先生爲衆望所歸，一致擁護先生競選立法院長，適孫科組閣，苦邀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長，兼長外交，並向總統表示非先生同出不拜命。當時朝野衆以兩職均屬國家重任，於先生則宜長立院，而立院同人，有陳勸至淚下者。先生躊躇累日，權衡緩急，卒辭立法委員，加入孫閣。竭力支撐於逆流之中，以迄內閣改組。

近以積勞多病之身，力赴國難，奉命訪日，訪韓，訪印尼，訪菲律賓，先後與麥克阿瑟將軍、李承晚總統、季里諾總統、杜威州長、尼克森副總統

統及美議員諸閣等相周旋。在臺恢復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策動國民外交，以表現我自由中國之實民意，以籲求民主各國之同情援助；又恢復華僑協會總會，爭取海外一千三百萬華僑之內向，團結聯繫，推行國策，共赴復國建國之鵠的；又恢復中華文化協會，期以文化運動，加強中韓關係；並進而組織中菲、中泰等協會，以期東亞各國之密切聯繫。先生所居臺北寓中，座客常滿，或為歸國華僑，或為國際人士，或為黨、政、軍各界同志，討論國家大事，終朝不息。又為提高民主國家人士之警覺，針對時局，著論發表，高瞻遠矚，每為海內外政論家所稱道。先生夙患高血壓及心臟病，友好均勸其杜絕一切，山居休養，先生報國心切，未嘗從也。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先生以心臟病猝發逝世。享壽六十有六，朝野人士，莫不傷慟，尤以海外各地華僑叩首函電，紛如雪片之來，足徵先生平日感人深也。

先生生平，勤於治事，不厭其煩，早興晚休，精力過人。自第二屆膺選中央執行委員，未嘗少息。有暇專運動，或偶拍羽球，或杖策散步。日常治事之外，書報不去手。每日應治之事，昨夜已一一筆之於手冊。親友有求，必一面談話，一面記以某事，成否必有答復。荀力之所能，必竭力以助。自奉素儉，衣服之舊者，修治而服用之，非至敝不忍棄也。喜獎掖後進，門生故吏，從之多至十年二三十年者。尤以對故人子弟，矜恤特厚，不以死生之分，而易其交情。嘗吸卷烟，朝夕不去手，一戒即與斷絕。迄今廿餘年，未一復犯。最不喜酒，然不禁人之飲酒。家人生產之事，概不過問。好友，喜談，歲時休假，常約其親友以為歡。最重舊道德，常言中國名教之中，實有至樂，不可盡廢而專襲他人之皮毛也。舉動不脫略，亦不矜持，雖驟急裝便服，人見之亦肅然起敬。在稠人廣座之中，先生一來，全場為之注目，所謂千人亦見，百人亦見也。善演講說辭，每擬一稿，不論中文，英文，先生口說，倏佐筆錄，完成讀之，即一篇好文章也。積演講文稿等身，中經數次散佚，而所存在尚百萬言也。對人和藹易親，清談中間有幽默語，人聽之不解，及再思之，乃開堂大笑矣。貌常腹腹然，雖兒童見之，亦不畏避。及其正顏色，決大事，剛勁之氣，沛乎四座，雖千百人皆為之辟易矣。先生夙於豐厚，而儉約性自天成，惟於家族親戚朋友之貧困者，則助之無稍吝。早年於平湖鄉自立學校，一以教里中之無資入學者。而親族賴以舉火者數十人，稍有才力者，皆使之就一業。友朋遺族孤寡無依者，必郵助之。同盟會之舊友，老廢退居者，常通函問，或錄其往讀，代向黨國請卹而救濟之。在公無地城門戶之見，超然為多方所重。

夫人馬氏，粵之順德人，相夫治家，於舅姑能盡其孝養，於子弟能善其育教，先生賴無後顧，如夫人楊氏，隨侍先生宦遊南北，二十餘年，護持先生健康，使能勤政不息，戚友皆賢稱之。馬夫人生男子二，長公子幼林，習政治經濟及市政管理；次公子幼良，習電機工程，皆由聖約翰大學畢業，而又留美十年之學者。長公子曾任紐約領事，現任中央信託局副局長，次公子現在紐約唐納蘭尼克公司任研究室主任。女孫三，美雲、樂雲、蕩雲。孫一，乃民。皆幼。（張震西敬撰）

紀念文

(以收到先後為序)

我思古人俾無尤矣

張 羣

政府播遷到臺灣以後，鐵老與我的往還更親密，朋友們談到鐵老便說到我，看到我就聯想到鐵老，把我倆看成永遠離不開的形影似的。其實我何敢與鐵老並稱，我和鐵老的「交情老更親」是事實，而我的不及鐵老處，使我衷心願意把鐵老作為最親切的益友，則為很少人能够體會得到的一宗更真實的事。

鐵老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逝世至今，愈使我常時想到鐵老的所長，恰能補足我的所短。過去雖也覺到鐵老對我個人及對黨國社會在某種環境或某些方面他會發生某種作用，但並未感覺他怎樣的重要，總以為他所能發生的某種作用，別的人也許可以同樣發生，及鐵老一朝長逝，忽忽四顧，纔突然感到他的重要性。尤其當國家局勢正在大開大闢大轉變的今日，這類典型人的重要性更甚。

國父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集會中，不是說到團結本黨同志，不能像蘇俄共產黨那樣的完全靠紀律去約束，更須着重情誼的交融麼？鐵老在這點上，確能充分做到，而且誠於中，形於外，表現得很自然。他無論在這次順沛之頃，或動盪險惡之時，黨內外任何人去見他，他總一例接見，有什麼事去求他，他總給他指示，助他解決，為他推轂，絲毫不感覺厭煩。他對本黨同志，一切可以寬容假借，惟對於革命的主義和行動，絕不放鬆。他的取人，不拘一格，於黨務政務財務黨務軍事黨務文事有一長的，無不善善從長，優加獎進。即令其人滿腹險惡，至於妨礙公事，除招入密室婉予規勸外，不肯遽爾棄絕。其憐才的盛意與陶成的殷拳，常使受責者心悅誠服，蒙獎者愈思自效。不論誰都可以向他盡言，有時爭辯至面紅耳赤，聲達戶外，他亦不以爲忤。只要他人所說的比他更有理由，他可以立即改變自己的意見，信任部屬放手撤去，但須如期辦竣。要是結果失敗了，或引起別的枝節，他仍能代負最後責任，並鼓勵經辦的人要愈失敗愈奮勉。因此，他的幕中，駢馳之材，狷介之士，凌厲剛愎之輩，規行矩步之人，縱橫捭闔之才，好高騖遠之流，僂蹇傲兀之徒，可以交進並馳，這些人聚在一處，幾如前明宣德之爐，斑駁陸離，不可方物。在他則因材器使，以配合辦理各事的需要，而在被用的人，則如群魚跳龍門，且樂受栽培，轉退之所說的「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他確實做到此點。倘遇疑難，尤其約宴僚佐聚談，時出幽默語，靜觀各人的了悟。或長身嶽立，耳提面命黨國大事，或龍犀虎踞於一室中，對世道人心作獅子吼，或發凡起例，引而不發，誘使各人願意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總想在宴談中察知各人的反應與器識，作為匡直輔翼之本。像他這種和易豁達，包羅萬象的氣度，正是治國辦黨的基本條件，僅在這一點上，就自愧趕不上他。我的喜歡與他往還，並不全在志同道合，也實在存着一種見賢思齊的嚮慕之情，不時掀振在心的深處呵！

他生就這副恢宏寬厚的風度，磅礴叱咤的才氣，他就很自然的成為調協各方歧見，促進各種運動的能手。辛亥武昌起義，九江首先響應；袁世凱摧殘國會，贛寧院粵聯兵討逆；陳炯明叛變，沿海民軍群起問罪；粵軍二次回粵後，難集廣州的滇湘豫皖贛各部隊悉遵約束；廣州商團作亂，使軍警救平於一朝；寧漢分裂，復歸於合作；東北易幟，統一完成；汪馮叛亂，東北出師聲討；「二、二八」戰事爆發，淞滬軍民同仇敵愾；「七、七」抗戰展開後，粵省各界戮力禦敵，海外僑胞輸財參軍，後方青年投筆從戎；像這些有關黨國安危的重大問題，無一不有鐵老的血汗沖刷其間，不惜身當其

衡，或為細針密縫的安排，或為大刀闊斧的處理，或為平心靜氣的疏導，雖然一切問題的解決，非他一人之力，然機勢的轉捩，僵局的打開，往往靠他篤厚俊爽的態度，莊嚴並嚴的詞令，及交歡各階層人士的本領，卒使局中人言下頓悟，相悅以解，則為常有的現象。正因為他有此能耐，人緣又極好，所以黨內外人如遇初爭不決的事，只要鐵老居住處不過遠，當事人總會不約而同，脫口而出的齊說：「我們找鐵老去。」亦正因為他到處得人和，所以不分何種集會中，只要鐵老到，就萬頭攪動，各人好像頓時得到一種溫暖，報以熱烈的鼓掌。

他這種調和各方，轉應無礙的外交長才，在他初露頭角時，就顯露出來，到了晚年，便更顯得波瀾壯闊而又老成了。九江起義，他擔任了軍政府的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是他脫穎而出的時期，長江艦隊竟在他曉以大義，指揮若定之下，先後反正了。當他離去上海市長轉任廣東省主席之時，各國使領齊集黃浦江邊送行，依依惜別，如果說忠信篤敬是政通人和和攸往咸宜的要素，那麼鐵老就是一個具此要素的人。抗戰初期，他擔任中央海外部長，遍海而南，宣慰各地僑胞，足跡所至，向心力立即加強，使日方煽惑離間的伎倆，不能得逞。如果認定明季鄭和有開通南洋之功，能使聲勢迄於四海朔南聲，那麼鐵老的所為，也許可以媲美。日本投降後，他奉命巡訪日本、南韓、印尼、菲律賓、宣揚國策，上下其議論，以戮力反共為務，如果說東南亞各國的聯盟，始終是反共的要著，那麼鐵老早已於此一行中盡其端了。他的策動機構，則為華僑協會，國民外交協會，中韓文化協會，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在他逝世前十小時，還在華僑協會與佐理人員商談進行方略，且親筆寫出二十一日上午約請某一歸國僑領晤談一紙條，交秘書函約，雖然這一親筆約客的便條，竟在旦暮之間，變成幽明異路永難把晤的空文，然他始終關切僑胞，薄暮始離協會的鞠躬盡瘁精神，也真堪說得上「死而後已」的了。

他一生事業的成就，除得力於他的休休有容，諄諄善言，能擊刺肯負責的學養以外，還靠他具備一種犧牲自己幫助朋友的一貫風格，及獎掖後進為國儲才的遠大襟期。前者如終始徇徇曾先生的苦志，捨棄衆望所歸的立法院院長，完成行政院的組織，即其一證。後者如他在各機關所用的人，不問親疏派系，只要其人才可以重用，便密薦于領袖，或推介到其方面，俾各翱翔而去，凡可以振拔幽滯宏獎人才之處，總是不遺餘力，已為人所共知的事實。在他死後，我的感觸雖不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的程度，却突然提高了我「今日根本大事，莫大于培植後進」的警覺。我已深深感到，凡像我這把年紀的人，能供黨國驅馳的精力，究已有限，所有四十歲以上的人，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接着又經過六七年顛沛播遷的生活，今已都在五十以上了，由於局促一隅，愈不易使他們都能得到啟歷中外的機會，俯視今日正在大學中學讀書的青年，大都只有二十歲上下，尙留在國外的學生，年齡雖較大，但又說不上有什麼辦事經驗，人數又少得可憐；回顧大陸，則老弱的十之四五，死餓死了，少壯的或正被迫接受毒化教育，或已被迫參軍，命運已注定他們必然傷亡，幸而未傷亡的，日後亦必須經過一番濯磨，纔能回復他固有的人性；每一想到這些情形，讀陳子昂所賦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就情不自禁的直從心靈深處漸漸洋溢乎喉舌間而不能自己，而且使我真想不出如何纔是補救現階段內及今後一階段內人才青黃不接的真正有效辦法。今日及今後國家所最難要亦最感不足的人才，自然是有志有為有守的民主政治人物，而這種人物又絕不能事在畫本中養成，當前最難這種人物的必要機會及基本條件，却又不易多得，如何使我們不焦慮！自鐵老逝世後，我的無心再去看電影聽國劇，並非全由於我的這位老伙伴已離我而去，預防勾起人琴俱亡之痛；我的專心一志，朝作夜思，用盡我每日最後一分的精力，絞盡我每日最後剩餘的腦汁，說盡我所要說的話，接見我每日尚有一些時間接見的人，把革命實踐研究院當作我盡忠補過的最佳場所，孜孜兀兀，戰戰兢兢，以崇實明理，隨分報國為自勉勉人之本，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為自立立人之道，切已反求，無行不與，其他則匪我思存。無他，只想借此縮短人才間斷的距離而已。

我撰這篇感慨萬端的文章，固在悼念鐵老，但同時也在鞭策我自己，古語說：「我思古人，俾無尤矣。」今日的我，就是這副心願。過去我在培植後進方面，自愧不如亡友，但今日一念之轉，一志之立，竊期毋負生平，九原有知，哀此戚思。

追念吳鐵城先生

莫德惠

鐵城先生，於民國十八年多，馳驅於冰天雪地，冒零下五十度之嚴寒，徧歷東北至哈爾濱。時余任中東鐵路督辦，與各機關首長地方士紳開會歡迎於鐵路俱樂部，先生即席致詞，即有「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數語：當時全場莫不動容，其後竟傳為名言。前者先生數度出關，奔走統一，時相晤談，知其對於東北內外環境講求有素，確具真知灼見而為此語，似非僅一時觸動之言也。今者先生驟歸道山，追懷往事，其情其景，有如昨日，不勝愴感。故輒聯云：「見東北之大，知東北之險，振鐸貴先覺，兩語流傳真不朽；以黨國之英，任黨國之重，畢生多偉績，千秋仰望渺難追。」詞雖不工而事尚微實，想先生有知，決不以上述之言為虛構也。

鐵城先生與我

馬超俊

——悼念華僑協會吳故理事長——

予獲締交於吳鐵城先生，肇自辛亥舉義之後，彈指駒光，四十三載。歷國運之遷迤，話酸辛於顛沛，追懷往事，彌有餘悃。茲應本會同人之囑，略述如次：

憶辛亥武漢義旗既舉，黃克強密電見召，予在港赴上海與馬伯麟糾合海外歸僑百〇四人，購械裝糧，自備資斧，偽裝海員經滬、潯、溯江至漢，揭番號曰：廣東敢死隊，予被推為隊長，伯麟為副，初戰於漢口大智門，繼奉調守漢陽兵工廠，清軍數倍於我，苦戰四日，死傷過半，奉命退武昌，增援黃陂，遇敵於洋流，背水而陣，鏖戰經旬，彈盡援絕，全隊僅餘七人，奪小舟突圍循江而下，被九江水上警察廳長何子奇警隊截獲，初視為俘虜，繼知為歸僑，九江都督馬毓寶，乃派員撫慰，來員操粵語，風度軒昂，則吳先生鐵城也。先生語至溫和，傳聲意，擬問吾儕於衛土，予憤然告以吾儕志在革命，並非求官，清社既屋，願賦遂初。先生聞言，亟趨握手詢予家世，知為同盟，曰：諸君志極佳，我當有以壯行色。翌日，携贈銀幣百元，曰：區區非公帑，乃僕與林子超同志釀以奉贈者。又明日，先生親送登江永輪，殷殷慰勉，復切囑江水輪買辦香山吳實輝君，沿途妥為招待，珍重道別，予等俘虜餘生，短程寄寒，得先生贈乃獲備衣服，雪中送炭，至足感矣。

民五，予因籌辦民間飛行學校至北平，訪胡展堂、林子超，而先生適至胡、林寓，乃得面謝前塵。先生與予暢敘五年之別，民物滄桑，宛如隔世，傾談無洽，過從以密，時作西山三海之游，或為評劇聯歡之約，先生談笑風生，莊諧雜作，而談評時政，臧否人物，燭照機先，微言多中，以是知其政治之天才。明年，派政潮澎湃，醞釀解散國會，先生憤而南返。國會既告解散，參眾兩院議員，南下護法，國父組大元帥府於穗，先生任參軍。予受命主持工運，奔走滬粵間，每返穗，先生輒約詢工運概況，多為規劃，關注至殷。先生繼調軍職，予亦奉國父委充粵第一路司令，同參軍旅，聯繫至密。迨先生膺選宰香山，首問略簡，而事涉工運，亦多見助。民十一，陳炯明之亂既靖，孫哲生復長穗市，市屬公安局長一職，議者初擬與予，以不諳警務辭。嗣以先生膺茲任，兼警衛司令。時各省軍隊數十萬，雲集省垣，番號殊夥，軍紀失嚴，索餉索糧，不時滋擾，先生以薄弱警力，平亭其間，應付之艱，得未曾有。予旋奉命長廣東兵工廠，演桂軍需索械彈，日肆欺凌，與先生乃感同一命運，以電話相問訊，殆無虛日，解紛排難，亦交互。

。民十三年，本黨因容共改組，先生與予同膺選總市黨部執委，先生兼常委、宣傳部長，予兼長工部。共匪既入本黨，煽動工潮，社會震憾，公安工運，率速益甚，先生與予，日坐愁城，相依彌切。是年夏，陳廉伯以商團叛，襲擊黨政機關，本黨黨員奉命總動員，率軍警與商團戰，先生司指揮，迅告撲滅，地方秩序，即日恢復，衆以是稱先生能。是年冬，劉父北上，予獲准解兵工廠長職隨行，先生揮淚道別曰：君行我留，若失車輔，赤匪滋蔓，將奈之何？予亦爲之泣下。十四年春，劉父逝世於平，既移靈碧雲寺，孫哲生與予南下至滬，痛感共匪盜吾黨名，滲透各階層，爲患日厲，乃邀集忠貞同志，商對策，決定聯合黃埔軍校同學及南北各公私立大學優秀青年，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宣揚主義，作反共有力團體，函商先生，深得贊助。惟先生堅主本黨先進應集中粵省，共同奮圖。迨孫文主義學會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滬創立，先生於十二月中旬，即親來滬，設宴於杏花樓，苦勸在滬同志返粵，團結一致，協贊蔣公北伐大計。是時，西山會議，議黨於北，孫文主義學會，反共於南，遙相呼應，聲勢浩大。先生復返粵，俄奸鮑羅庭，謀害黨權愈急，十五年春，乃有蔡使李之龍在水豐橋暗殺今，總裁蔣公之陰謀，案發，本黨老同志益駭，古應芬、鄧澤如急電見召，予乃返粵，甫抵穗，即往黃埔，謁今總裁蔣公請示機宜，乘汽艇返穗途中，遭匪小艇十餘艘之襲擊，幸予所乘汽艇馬力較速，疾馳脫險。先生聞訊，立來探視，惜訪諸先進，共籌剿共之策，訂期三月某日，逮捕總共，予以一網打盡。匪事機不密，爲鮑羅庭偵知，先發制人，強我中央免穗市長伍朝樞職，拘先生於虎門砲臺，並將肆毒於予，古應芬、鄧澤如與予潛赴港出國，暫避兇焰。先生幽居於虎門要基，予不克營救，乃囑內子沈慧蓮，協助先生夫人馬鳳岐女士及親屬奔走呼籲，久而獲釋，此爲自民五以還十載之間，先生與予艱辛勞瘁左提右挈之梗概也。

民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既克江左，先生自粵抵滬，予亦從北歸，暫紮於上海白克路，參與清黨工作，克申素志。已而予忝長國府勞工局，主持勞動法起草事宜，先生往來京滬，良晤爲多，於勞動法亦多以卓見相告，嗣粵共匪蠢動，焚掠羊城，民衆團體，紛電先生及予促歸，李濟深通主粵政，以建設廳界先生，以農工廳界予，再三敦聘，先生因與予偕返，兵燹之後，瘡痍滿目，先生釐定建設方案，予整理農工組訓，所事雖殊，開通素切，隨時商討，至稱和諧。先生局量恢宏，包涵者廣，而虛懷若谷，察納群言，遇事作深遠之鑽研，客觀之審究，極爲同僚推服，顧招李濟深之忌。十七年，粵省府奉令改組，以農工廳併建設廳。予方慶釋重負，詎李以予代先生職，予懷然憤外間不察，謂予奪先生位，向李堅辭。先生時在港亟馳歸，召予與張惠長陳慶雲聚於陳策寓所。先生懇懇謂予曰：星機，君與我患難至交，肝膽與共，寧不知彼此之心跡，我與李，祖籍久，求去而無替人，今李以君代我，既孚衆望，亦愜我衷，倘君引嫌不就，轉使人疑我與君有裂痕，萬萬不可，在席諸君，亦詳詳相勸，予始勉允。接事之日，先生又自港趕回，親爲交代，當時官廳更替，前後任多不相見，先生乃獨開前任親爲授印之風，其度量偉大，於斯可見。

民十八年，予於出席國際勞工大會中，卸粵建廳任。復膺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先生亦同此選，議壇聯坐，時有清談。十九年春，汪兆銘倡議大會議於北平，鼓動閭閻之變，中央慮東北附逆，遣先生出關，協助張岳軍先生勸導張學良之歸向，予亦奉中央派赴天津，主持華北九省市鐵路黨務，加強敵後工作，與先生密電聯絡，大收犄角之效。是年秋，閻、馮軍潰，擴大會議亦解體，予事既畢，出關漫遊，訪先生於瀋陽，至則正雙十國慶，東北已易幟，先生之功志竟矣。二十年多，孫哲生長行政院。同日，院會議決以先生長滬市，予長京市，先生履新甫一月，而「一、二八」之難作，予適因事至滬，車阻不克返京，乃謀助抗日方略。先生處政劇變，誓以身殉。當國軍與日寇鏖戰方酣，某夕，予接林煥庭同志告密，謂陳友仁、陳群、王亞樞等，與日軍部勾結，擬組織中華救國軍，由日軍供給械彈，佔據滬市，生俘吳市長。予聞訊，星夜訪孫哲生，邀陳群、陳中孚等至孫寓，責以大義，陳等初尙鼓其邪說，經孫哲生與予，直呼彼等爲吳三桂、張邦昌，痛斥至拂曉，陳等始允棄其謀。事聞於先生，贈予曰：我不懼外寇，而懼禍起蕭牆，此次非君留滬，弭此內變，則我危矣。二十五年，先生調主粵政，入京造訪予，詳商治粵方略，虛心問計，其目標在獎勵僑胞回粵投資，興辦實業，建設新廣東。「七、七」難作，滬戰繼起，首都震動，先生每日自粵以長途電話致予，詢京市情況，八、一三日空軍首炸京市，先生立來電

慰問，良友厚誼，感人至深。首都撤守，予奉命揮涕離京之日，曾接先生一再電邀返粵小住，共商大計，予因奉命赴渝，辭不克返。二十七年十月，廣州撤守，省府遷連縣，予奉命回粵宣慰，經廣州、韶關、翁源，間關萬里，乃至北江。先生聞予至，握手汎汎，淚盈於睫。翌日，集官兵民衆三萬人於星子操場，介予演講，敵機聞訊趕至，彈下如雨。予宿連縣之日，空襲三日未已，先生與予在警報聲中，亦暢談未輟，此爲民十六至二十七年十二戰間，先生與予之萍踪聚散，仍多在艱虞中也。

先生嗣奉調至渝，供職中樞，初長海外部，復膺本黨中央秘書長重寄，以迄勝利還都，遷任立法、行政兩院副院長，予奉職歷在畿輔，與先生晤對乃頻，先生碩制靈鑑，陳謨樞府，大經大猷，待彰國史，無假予之稱述。茲述其一二軼聞如下：日軍寇將及鎮市，中央發動智識青年從軍，先生號召同志，投筆從戎，以爲倡導，集合中央同志，曉譚大義，聲淚俱下。予聞之感動，首先簽名入伍，胡庶華繼予簽名，先生見而破涕爲笑，號於衆曰：「返老還童之馬星樵第一名，長氣過胸之胡庶華第二名，此足爲青年表率矣。聞者歎服，掌聲雷動。先生以調侃之詞，結束嚴肅之局，亦足見其感人者深。先生兩任制憲，行憲中央提名候選委員會召集人，在區域職業提名中，本黨同志，各不相讓，爭執滋多，往往舌敝唇焦，深夜莫決，此一研討，恒歷時兩三月，張鴻良先生，即因此項勞瘁作古，予亦躬參其役，倍感疲憊。先生則大公至誠，協調衆議，折衷其間，克允克諧，足徵其堅定過人，然其體健之損，於斯爲甚。卅八年春，中樞遷穗，先生以粵爲革命發源地，民族性堅強，反共最早，亟思號召全粵子弟，保衛桑梓，以屏障西南，日召中樞黨政人員，及粵省府同人共籌禦匪之策，辛勞彌甚，及粵撤守，茹痛至深。來臺，又日與李君佩及予，朝夕會商，作亡救之計，恒謂：吾儕如不能解放大陸同胞之倒懸，實不免爲黨國之罪人，蓋先生之痛憤深矣。

至於僑務之關切，爲先生素志，民二，本黨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奉 國父命主持檀香山黨務，兼任自由報主筆，即與海外華僑，多所聯繫。迨主粵政，謀以僑資建設粵省，抗戰軍興，未克其志。洎長海外部，關注僑情，倍加懇摯。三十一年，先生奉命訪問南洋，宣慰僑胞，歸而謀發展華僑事業益亟，乃擬創建南洋華僑協會，遂予爲發起人，予力贊其議。是年五月，開成立會於渝，在太平洋戰爭，日佔南洋期間，所以謀歸僑之安置與僑鄉之救濟者，悉力以赴。日既投降，規劃僑胞事業，戰後恢復，所裨亦多。三十六年秋，在南京召開大會，擴業務於全球，始更今名爲華僑協會總會。先生在京，政務倥傯，而事關本會之業務，未嘗不撥冗措理。匪佔大陸，先生來臺，復國紓籌，繁憂總集，而對本會業務之拓展，規劃益勤，曾於三十九年赴菲律賓、印尼、日本、韓國，宣慰僑胞，聯繫僑領，爲大陸淪陷後中樞對海外僑胞作慰勞之款洽。年來全球僑務，大呈蓬勃之觀，雖黨政方面，主持得力，而協贊僑務，鼓舞僑情，本會亦頗有所貢獻，實先生有以領導之。比歲先生以宿疾時發，體力稍遜，每以會務，屬予庖代，自揆棉薄，愧未敢承，先生上月歸道山，本會同人，推予繼其事，衆議難拂，乃勉承之。

嗚呼！以先生遠大之襟期，著豐猷於黨國，其嘉謨偉劃，有待後死之繼志述事者，不知凡幾，而本會爲先生所手創，尤其生平志事最所重視之一環，本會同人，自知益加淬礪，努力前修，以慰先生之靈，而盡吾黨之責。茲以本會編印四十二年度年會特刊，同人囑予爲文以紀念先生，用拉雜書此，以抒其悲而明其志云。

悼念華僑之母的吳鐵老

戴愧生

總理革命時期，得到華僑援助獨多，所以譽華僑爲革命之母。殊不知 總理愛護華僑以及海外同志到至細至微，所以海外同志受 總理公誼私情的感召，無條件的捐個人生命，財產，自由都交給 總理去支配。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 總理即宣言停止一切軍事革命。一班同志奉命復員，

那時，呂渭生同志要回非，但無護照（蓋呂渭生同志來非係避護照，離非後護照已失效。），即由愧生與黃展雲同志，向一個剛建同鄉所創辦的雞公司商為股東，做商人護照入境，但美國總領事館簽證却異常困難。總理親自寫英文信與美國總領事，由廖仲愷先生陪往，總領事即刻照簽。可是呂同志到峽里刺時，移民局不准登岸，其理由養雞公司係畜牧，不是商業，愧生即再電請總理援助，總理親自打電話與美國總領事，而總領事來電請此間移民局無論如何准予登陸。怎麼細末的事，總理能照料這樣周到，因此，就可以看到總理愛護同志之處。吳鐵老：民四年由檀香山回國，經菲律賓，家叔金華為之招待，同時，介紹鐵老到滬與愧生晤會，此愧生首次與鐵老見面者。而鐵老擔任的革命工作，屬於廣東方面；愧生却屬於福建方面，可是鐵老對福建事亦時常關懷。因之，很多福建同志說鐵老一半是福建人。本黨復員以後，愧生回非謀生，鐵老即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服務，總理同國會議員向粵護法，鐵老即隨同南下。未幾，任廣州市公安局長，嗣，任陸軍某師師長。迨民國二十年，中央謀與西南洽調，鐵老從中奔走，成就甚大，所以中央界以上海市長職位。本黨關心海外黨務、僑務首推林故主席子超先生，子超先生自任主席以後，關心海外黨務、僑務的就是吳鐵老。他任上海市長時，華僑遇有困難，總是有求必應，任廣東省主席亦然，及後總裁任命為海外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對海外黨務、僑務有很大的貢獻。他時常說：我們不要看華僑是有錢的，其實華僑是無錢，政府應該扶助他們，使其在海外可以充分發展事業。這是鐵老對華僑特別的見解。他離開僑務及海外部崗位以後，仍不忘華僑，所以組織華僑協會代表華僑發言。他一生只有幫助華僑，却未曾對華僑有何要求或希望。最近計劃建築華僑協會所及華僑招待所，事未完成，人已離去，豈不是華僑一大損失，不亦可悲！

我心坎中的鐵老

梁子衡

我是一個華僑子弟，兒時，我父親從加拿大幾次歸國，因為賺了一點錢，滿心要博一點名，因此，每次歸國的時候，都到處拜會做了官的戚友。父親歡喜帶我同行，我也有意觀光世叔伯伯們的官威。可是每次到了世叔伯伯的公館裡，自卑的觀念老迫着我躲在父親的背後，似乎連倒茶的僕人都輕視了我，使我幼年便起了怕見達官的心病。

十多年來，在社會工作，幼年留下怕見官的一種病態心理老不能褪除，雖然服務黨政機關很久，但對高我一級的長官老怕迴旋，可能這也是不肯低眉的一個劣根性。民國三十八年，我存着這種心理在廣州特別市黨部遇見了吳鐵老，當時握手，我發覺他的手沒有一點熱力，給我留着一個很壞的印象。三十九年，我到臺灣來，因工作關係常常和鐵老接近了，雖然正式見面談話祇有幾次，但每次他都關懷我的工作，我的生活。談話中間，他對每一個友好的狀況都瞭若指掌，且每次都可以讓人高談闊論，我那時對他的印象不但完全轉變，並且發覺他的學問廣博，胸襟廣大，作風民主。鐵老逝世了，在一班朋友發起紀念的今天，我似乎有介紹出鐵老長處的義務。

政治家要成功，最重要是抓着人心。要抓着人心，風度第一。目前在社會上服務的青年最缺乏的便是鐵老所具的長處。紀念一個偉人，不要徒保其姓名於不死，要緊的，是要保其精神於不死，我們應當學取鐵老那博學、寬恕，民主的各種長處來好好做人，切實報國，這樣才不失紀念鐵老的意義。

悼華僑之友吳鐵老

黃朝琴

鐵城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有血性有勇氣的男子，而「吾道一以貫之」，則無論處事處世，都能以熱心腸出之。所以海內外人士，無不認得他不認得他的，都以「鐵老」呼之，因此，鐵老之名遍天下。亦即是他那一片敢作敢為，肯負責、肯做事、肯服務的熱心腸所得來的成績。

鐵老十九歲即加入同盟會，與林故主席在九江策動革命，因此，辛亥年首舉義旗推翻清室時，他才不過二十三歲，便出任九江軍政府參謀次長，並代表江西省出席南京會議，與十七省區代表議定臨時約法，組織臨時政府及選舉臨時大總統，使中華民國於焉告成。其實鐵老雖然生長於九江，原籍却是廣東中山。而此後，他所建立的社會關係，却不限於江西、廣東，而遍及全國及海外。

鐵老在民國二年，因討袁未成，亡命日本，越年，又奉國父命赴檀香山主持黨務，並辦報繼續鼓吹討袁和革命。這可以說是他與華僑發生關係的開始。旋於民五，返國參加討袁之役，從茲追隨國父奔走國是，歷任文武官職，其「勳業昭垂」，殊無庸贅述。惟就與華僑所建立更密切的聯繫言之，就應從民廿六年做中央海外部長說起，在任內，鐵老會奉派為南洋宣慰專使，親以恢宏的風度與華僑相晉接，備受華僑歡迎和擁戴。

鐵老因親受國父的啓示，對於華僑寄人籬下的心情最為了解，處處想為他們解決身受的痛苦。因此，華僑熱心資助革命，雖被譽為「革命之母」，但是他們所希望於祖國的，無非祖國能富強，使他們在海外不再受蹂躪和岐視而已。因此，鐵老逢人便說：我們愛護華僑的唯一辦法，不在恭維他們的愛國熱誠，而在積極使中國富強，使他們在海外不致受弱國的待遇。於是，鐵老更立下決心，要為華僑服務。他此後雖改任立法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總統府資政，但是，始終負責華僑協會，一再任該會理事長，所以華僑無論到重慶、到南京、到臺北，他們始終要找鐵老替他們解決問題，或向鐵老傾訴海外華僑對於救國、建國和復國的意見。因此，鐵老在中國各省都有他的朋友，都與他合作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而他晚年所致力，却是聯合華僑以完成建國的大業。同時，鐵老又以國民外交的姿態，極力聯合華僑和國內人士，在國際上，為反共抗俄運動，而爭取各國朝野人士的支援。所以，華僑協會與國民外交協會，雖名義不同，而在鐵老主持下，却可以得到異途同歸之效。

前年十一月十九日，鐵老以六十六高齡逝世於臺北，海內外知交都同感哀痛。出殯時亦極盡身後哀榮，鐵老地下有知，當可以無憾。惟當茲反攻復國最緊要關頭，鐵老竟先捨我等而去，未能目睹義師北指，固然是件很遺憾的事情，而我等失一良師益友，則茫茫天海，尤不知涕淚之何從，西哲有言：「逝者去矣，而其丰采言行，則栩栩然長留後死者之心中」。我等於鐵老亦應作如是觀。

鐵老逝矣

李大超

鐵老竟于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逝世于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三十八巷五號居所，噩耗傳出，驚動了海內外各界，在哀悼之餘，大家都認為在反共抗俄的鬥爭進程中，有鐵老的重要性，如今實在是一個最大的損失。在鐵老逝世的時候，友好登門弔喪，痛哭於寢門者不知多少。在治喪之期，往弔流淚者也不知多少。海內外各方電唁和送輓聯章花圈者數以千計。鐵老的逝世，予以我們的哀悼和追思最大。友好們在一年中，都認為鐵老的健康較去年進步，最近數月來，精神飽滿，興趣濃厚，想不到遽爾逝世。在鐵老逝世前夕，即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時，尙到華僑協會總會和國民外交協會處理會務，為華僑會館的籌建及時政的檢討，商談到六時五分，才于樓梯口話別，晚間八時五十分，尙有電話交辦各事，決料想不到一夕之隔，竟離我們永訣了！

鐵老雖逝，而他的對人做事處世特出的地方，確有他的特點。他所貢獻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進程，黨的團結和清黨反共的統一和建設，抗戰時期的任務，實行憲政的應付，以及反共抗俄的奔走，呼籲亞洲組織人民反共陣線，展開國民外交，維護艱苦奮鬥的僑胞，都是他畢生努力奮鬥的成就。

，值得給人們永久懷念的。

鐵老在十三年，爲了總理改組國民黨的時候，爲了革命的工作已和北方的青年學生們有了聯絡，那時候，我在北平求學已有了精神上的交往。十六年，在上海的時候，常在海格路望遠談黨的問題，給我們很多的正確指導，有了感情上聯繫和當前革命工作的認識。十九年，爲東北黨務的活動，爲易幟的爭取，在瀋陽的期間，更多的啓示和做法，給我們澈底的瞭解。廿一年，滬市的追隨，乃我在滬市教育局服務的時候，得鐵老的召見，在海格路公館談了很久，要我到市政府去服務，不容我再有所考慮。並且說明，青年同志應該在本黨執政的時候，爲社會爲國家多一點的努力，是爲了實行主義，奉行政策，要發揚本黨的革命精神，要爲國家多一點的貢獻。所以在上海市五年多的服務期間，最瞭解鐵老的政治風度，建設特長，實行主義，與愛護同志的作法和毅力。

鐵老接長上海市後不久，即逢「一、二八」事變，三十餘日的戰爭是在苦悶，他的決心保護上海市的市民和領土主權，即寫下了遺囑。在週旋于戰事當中和停戰的協定，戰後的善後，都有他的決策和做法，奠定了以後抗戰準備和訓練公民的基礎，擴充保安團隊的實力，平民福利和新村的提倡，也表現中華民族不可污的精神，給世界上有了深切的認識和同情，這是值得永念的功績和偉大的成就。建設大上海的實行，是奉行總理建國方略的開始。有了上海市中心區的建設計劃，以六百萬元的公債，就開展大上海的建設，上海市政府的堂皇偉大的建築，有：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醫院、虹口碼頭的新建築，時代化的水電、馬路、市場、公園、學校、衛生所、輪渡等等的設備，表現了我們革命黨人的建設工程，給國際上人士的良好印象和讚佩，確是偉大無比的事功。在社會上複雜環境中，改造社會，應付各國人士的交往，配合黨政關係，扶植黨的革命力量，在上海確有他的特殊作爲，給人們永久不能忘記的功績。

尚有實行總理航空救國運動的號召，發起成立中國航空協會，普遍提高國人航空知識和興趣，有飛行社的設立，訓練人才。發動爲蔣委員長五十壽的獻機祝壽運動，上海市首先提倡即有十八架飛機的呈獻，在元首五十壽辰之日，中正兩字的飛行陣容，引起了海內外同胞的熱烈情緒，不斷的爲航空建設的有力貢獻，也是不能忘的功績。

記得在廿四年雙十節之日，舉行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于大上海市中心區的運動場，全國各省市和海外的選手都踴躍熱烈的參加，不但轟動了全國，且爲世界上所特別注目。運動大會期間各地和全市市民每日在十萬以上的來往于市中心區的運動場，表現了偉大建設的成績，給人們最興奮難忘的運動。

鐵老于二十六年四月，奉命回粵主政的時候，派我和孫仲瑛兄四月初先行洽辦交接，以後隨鐵老同住于東山梅花村，爲了粵政措施，早晚必作最詳細週密的商討，要配合黨政軍的合作，發揚廣東革命策源地的精神，整飭吏治清除貪污的風氣，提携本黨的同志，發展國民黨訓，充實保安團隊，加強警政訓練，調節軍民糧食，改進工業生產，計劃農村建設，實行土地政策，維護僑胞產業，一切爲抗戰的準備，都是鐵老爲桑梓服務，爲革命建設作有計劃的措施。在接任不久就解決了追隨總理的老同志生活和工作，栽培了多少有爲的青年，改進了全省地方自治的制度，可惜抗戰軍興，二十七年十月戰禍臨頭，不能完成施政方針而覺得遺憾的。

鐵老于抗戰緊張嚴重局勢變化當中，爲海外宣傳和黨務僑務的工作，在香港建立起港澳總支部的組織，宣慰僑胞，在東南亞各地加強了黨的組織，團結起僑胞抗戰的力量，訓練青年幹部爲反侵略的鬥爭，在東南亞起了極大的作用。至今海外僑胞認爲最瞭解僑情，最愛護僑胞，最肯爲僑胞出力的領導者。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爲輔弼總裁，爲愛護同志，團結同志，事無大小必爲之解決，也有鐵老特出的貢獻。鐵老的溫情熱愛，使同志們都在懸念他，愛戴他，確爲最可寶貴的。

在抗戰勝利復員之後，爲對共黨的政治協商，各黨派的和協，勞苦特多。行憲以後，爲選舉指導，友黨的商洽，本黨同志的競選，增加了不少麻煩和紛擾。鐵老在黨內不分彼此，真誠應付，祈求黨的團結，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因此，影響了健康，這種忠黨愛同志的精神，也是永不能忘的。尤於共匪擴大暴亂，全國騷動，國際環境不利於我政府，而我政府在戡亂軍事失利時候，黨內又發生紛亂，在岌岌不安的局勢下，輔佐 總裁應付危局，也是最憂勞的一個期間，傷害健康甚大。在 總統爲促進和平統一的苦心要中共翻然覺悟，趨向和平，乃毅然退休，期能達到和談的成功的時候。要鐵老與孫哲生先生組閣來應付當時的危難，同時，要堅強反共鬥爭的力量，而鐵老在維護 總裁，支持政府，不顧一切促成舉黨一致的責任內閣，也足以證明，鐵老沒有個人的私見，確有勇以負責的革命黨人的氣度。

大陸陷敵，赤燄滔天，生民塗炭，山河變色的時候，鐵老在憂憤之餘，奔走于日本、韓國、菲律賓和印尼各國間，爲促進國民外交的關係，維繫各地的僑胞，增強反共鬥爭的力量，已有他卓越的見解和特殊的做法，也爲韓國反共反侵略戰爭有了特別影響的。

鐵老的一生，是爲三民主義而革命的，在追隨 總理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國有了貢獻；在改組國民黨，鞏固廣州革命策源地，貢獻特多。在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也有了功績；在輔佐 總裁領導抗戰，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有了抗戰的勝利，也有特殊貢獻。在今日反共鬥爭中。爲反攻大陸，爲拯救同胞，爭取民主自由的勝利，實在少不得鐵老的關係。從今後在這個大時代的艱苦鬥爭中，任何一個時期，有了某一種的問題的時候，就要想起了鐵老，這也是我們共同的想念罷。

滿天風雨悼吳公

劉兼善

吳公鐵城逝世後，美國合衆通訊社前駐華分社主任高爾雅先生(Mr. Arthur M. Goul)，自舊金山電稱：這不祇是自由中國的損失，並且是全世界各國，凡曾與吳公爲友的，數以萬計的人們之確實損失。即如在美洲，多數會和此仁厚，真誠，而卓著勳勞的政治鬥士接觸的人們，對他均表痛敬，期望甚殷。

高爾雅先生駐華多年，明敏的觀察，正確的判斷，出於維護公義的熱誠，在新聞報導上是如此忠實，在評論世事上也同樣親切。普世道義之士所體驗到的，正具有一致的觀感。早歲從 國父孫總理奔走革命，壯年續在 蔣總裁領導下致力北伐與抗戰諸役，得與吳公晉接的機會甚多，深感其謀國的忠勤，待友的仁厚，臨事的英勇，因此，而景仰特擊。高先生所謂：吳公逝世後，不祇自由中國素共患難的革命志士同深哀悼，即在日本、南韓、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遠東各國首都軍政等界人士，尤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忠貞華僑，亦必共表悲忱，永爲欽式。

世變方殷，民主國家力謀團結以反抗共產極權的好惡侵略，勝敗禍福的共通關係固不限於一國或遠東一區。吳公遵奉 總理遺教，以革命求致世界大同，是以高視遠矚，於黨政文化諸務紛繁中，並肆力於親仁善鄰的國民外交，致力於團結海內外同胞的僑協運動，兼瞻智慮於中韓、中日等國際文化的互流；益以衆望所歸，多年來毅然領導，績效素著，而仔肩因以難卸。積勞過度，吳公遂以鞠躬盡瘁。此誠爲革命志士的典範，亦爲海內外道義之友所同景仰者。

凶奸逞毒，神州陸沉。億萬同胞尚在水深火熱中企待拯救，而韓境與越南的戰禍久延，馬來亞與印度等地深感威脅。海內外革命志士的團結奮鬥，自須再接再厲在 總裁的英明統率下，完成反共復國的偉業。在滿天風雨中，痛念先烈，謹以至誠同悼吳公，並以勵勉海內外無數的愛國青年。

敬悼吳鐵城先生

鄭天棧

我和鐵城先生是同鄉，但是我認識鐵城先生——是民國十年先生回到故鄉競選縣長的時候，當他未競選縣長以前，他對故鄉建設，已非常重視。他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做：「改造香山意見書」。當時白話文尚未十分流行，我們在報館寫論文，還喜歡摹倣桐城派的文體，但先生這本小冊子，已經採用了語體文，把香山地理環境，很詳細的剖析，耕種農田，又很詳細的列舉統計，應如何開拓耕地，以增加生產，整理財政，以裕歲入，均有簡明方案，這些方案，都是獨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後來先生為鼓吹其主張，頗嫌以前所寫的一本小冊子力量不夠，遂集資創辦香山民報，委託陳錦魂、鄭天棧和我，主理編輯；而先生老友陳雁聲在廣州辦廣東群報，黃冷觀在香港辦大光報，兩人各有一枝如椽的大筆，分別為香山民報寫通訊。那時各地方報紙，最多不過出紙一大張，多是內容貧乏，印刷惡劣，獨先生所辦的香山民報，每日出紙一大張半，自設印刷所，採用新五號字，從編排上，內容上講，視港粵各報，都沒有遜色，因此銷路很不錯。直至國父中山先生永豐艦蒙難，陳炯明軍隊進駐香山。（中山先生逝世後，改為中山縣。）先生是忠於中山先生之人，事變之初，先生即在香山民報親自執筆為文，對陳炯明口誅筆伐。因此，不得不掛冠而去，避地唐家灣唐少川氏之共樂園。香山人報同人，亦多倉皇出走，香山民報至是始停刊。

我在香山民報停刊的第二日，即迂道澳門轉往香港，在香港小住約一月，乃遠赴星洲，重理新聞舊業。陳炯明敗走，先生復回到故鄉，重主縣政，我在星洲接到先生一函，很真摯的希望我回去，能够繼續替桑梓服務。不過這時我於鄉事已沒有什麼興趣，對先生這種拳拳的雅意，只有復書婉謝。民十二年冬天，我從南洋回故鄉結婚，先生已辭去香山縣長職，並推薦楊廣達君繼任。我因赴港之便，順道訪先生於廣州南堤小憩，先生方廣公安局長與警衛軍司令重寄，當時漢桂軍雲集市郊，廣州情形，因之有點複雜紊亂，先生事系繁重，尙肯於百忙中抽出空閒，和我討論南洋華僑社會許多問題，每有論列，咸能辨析微芒，獨抒己見。可惜事隔三十年，當日和先生的談話，我已無從追憶。總之，以一個足跡未履南洋的人，而對南洋問題，深切瞭解如此，（鐵老任南洋宣慰特使，是以後的事。）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先生精力過人之處。

我在海外棲遲，先後十餘年，在這悠長十餘年的歲月中，我所致力的，都是教育與文化工作。雖兩年或三年我必返國一次，省視老母起居，可是假期既有一定時間，便不容許我再有餘裕去訪問朋友，直到先生就任上海特別市市長，我從海外携眷返國，漫遊江南，投止海上，再訪謁先生於楓林橋上海市府，先生一見我面，欣然握手話舊，很驚異地詢我從何處來，今年幾歲。憶先生就任香山民選縣長時候，我不過年僅十八歲的小伙子，歲月推移，由小而長，又何怪先生有此一問。我在留滬期間，曾一度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為先生僚屬，先生辭司令兼職，我亦重返香港，勸助陳雁聲君辦理東方日報。抗戰期間，先生交卸廣東省主席職，居留香港，那時東方日報亦已停刊，我轉入國民日報工作。在這段期間，我親炙先生的時間最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夏風夷珍珠港，香港相繼陷落，我以民族大義所在，扶病出走，徘徊於桂林曲江間。先生介弟子祥，適在此時，奉命接任曲江廣東權署，我得先生由重慶來一電以為介紹。稅務一門學問，我是十分外行，但當時敵騎縱橫，凶惡四布，我從香港遁出，間關千里，流離滇尾，徵先生一電之介，貧乏幾無以自存！先生風義甚高，對朋友，對舊屬，與對同鄉的關懷，可以窺見一二。

我避日寇住居曲江數年，先生則在重慶。就我記憶所及，僅與先生通過一次信。我給先生寫信的動念，因為我敬愛的朋友陳雁聲，不幸患不治的痼病，客死曲江，我傷感萬分！猶記當時給先生的信裡，有以下一段話：「黃君冷觀既前卒，雁聲又悲宿草，感故舊之凋殘零落……。」在我當日的心情，一面目睹故舊的零落殆盡；另一面，當年香山民報社同仁中，年齡最小的我，亦不覺已到摒除絲竹，步入中年的境界了，自此以後，我沒有

機會再與先生通信。

三十五年冬天，制憲國民大會開會於南京，我赴京出席，先生約我到頤和路九號寓所，談過好幾次。我與先生黨籍不同，但我們談話，都很率真，先生以執政黨秘書長的地位，同意我的看法：今後中國，應走政黨政治的路。即此一端，足證先生政治立場的光明，眼光的遠大，並非深閉固拒的人可比！哲人其萎，是國家無可補償的損失，又豈止私交的慟痛而已！

（十一月廿八日寫）

吳鐵老名片值萬金

污 漬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吳鐵城先生，猝然仙逝，舉國同悲。各報章什誌，爭相刊出他生前軼事，皆足以鼓舞後學，警惕今人。筆者尚有一則，用作瑣記，亦以紀念哲人爾。

卅五年，在上海極司非爾路靜安寺路轉角的柳迎村中，寄寓了一位江西籍老革命黨人黃先生（他不願露出名字），以在野之身，終日詩酒自娛，收藏金石書畫甚多，一位朋友約我去拜訪，藉以鑑賞他的收藏珍品。

那天黃老先生對我們的訪問，表示十分歡迎，招待很殷勤，把他所藏的珍品——金石書畫，都搬出來一件件指點給我們鑑賞，如同在博物院中參觀一樣的有趣。最後他說：

「我還有一件古董，是一張名片，只化了一塊錢買來，現在有人給我一萬塊錢我還不願賣出去，也請你們甄別一下，它值得不值得？」

當時，我很覺得奇怪！「什麼名片，可以價值萬金呢！」倒要看看它，藉以開闊眼界。一會兒，黃老先生在一個小匣中，取出了一張名片，鄭重的放在桌上說：「請瞧！就是它！」

我們看那是一張普通劣質紙而又細小的名片，僅僅印有三個字「吳鐵城」。

朋友帶着驚失而疑惑的口氣說：「這一張普通名片，雖是吳鐵城先生的，何以能值一萬塊錢呢？」

黃老先生笑了，才不慌不忙的用右手把名片翻了面，向我們說：「請兩位再瞧一瞧。」

又看見了上面批了一行字：「茲因奉命赴前方偵察軍事消息，明日動身，祈借大洋一元以作路費，不勝感禱。此上××前輩晚鑒城上×月×日」。

這時我們才明白它的價值，又因吳先生在黃老先生面前稱「晚」，對於黃老先生更加敬仰。

黃老先生即加以說明，「這是民國前一年武昌革命起義的時候，吳先生在江西參加革命的軍事工作而向我借一元大洋去做偵察軍事消息的經費，當他在上海任市長時，一次我們在議會席上，談起了往事，我說：「你那張向我借一元錢的名片，我還保存着，」吳先生說：「我願以一萬元贖回」。我却不肯，只向他說，我要保存它留傳子孫，知道革命者的成功偉大人物，先要從小事做起，這樣顯明它的價值了。」

我們聽了，非常感動，知道革命偉人的成功，絕對不是微俸而來的。鐵幕關閉了大陸，不知道這位革命老人黃公尚在人間否？若他健在而又聞了鐵城先生的噩耗，一定悲悼不已呢！

悼 鐵 老

端木愷

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我正在忙着整理一宗案情複雜的文卷，準備次日早車去臺中，鐵老忽來電話，爲了國民外交協會的事，約我到他家談談。我婉告當天無法運命的原因，答應等從臺中一回來就去看他。鐵老以一貫開玩笑的口吻，一字一頓的說，「呀——往——臺——中——去。接——了——什麼——大——案——子？」接着他問我去幾天，諄諄囑咐，不要忘記回來看他。在電話掛斷前，他還笑了一聲說，「鑄秋：你居然決心正正經經的做律師。」當時我決沒有想到，那便是我和鐵老最後一次的談話。

二十日早晨，我在臺中地方法院律師休息室看見報紙上鐵老逝世的消息，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一會開庭，我頭腦裡一直縈迴着那條消息和前一天晚上的電話，幾次想退席，但爲了職業的責任，祇得忍耐着。被告與證人，一共二十餘位，審訊了一整天，下午六時才結束。第二天，我原有幾處約會，分別取消了，便乘早車北返。我下車後，逕往殯儀館，瞻仰鐵老遺容，我總算實踐了一回來就去看他的諾言，但是不再有與他談論國民外交協會或其他任何問題的可能了。

我認識鐵老是三十年前事。十二年，在廣州，我見過許多人，有二、三位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鐵老便是其中之一。那時鐵老正在盛年，骨相琬琤，風神俊爽。穿衣服，很少有人像他那麼稱身而大方。他的一舉一動，彷彿都有節奏，却不顯得生硬。他很健談，說話不甚流暢，但富情趣，善以輕鬆的口吻議論重大問題，而不損其意義。我在廣州住的時間有限，和鐵老見面不多，但是在我的腦海中，已留下一幅不滅的影像。

此後十餘年，我與鐵老很少接觸，不過，偶爾相見，總亦莊亦諧的大談一陣，雖在時局極度緊張中，不改常態。

抗日聖戰發動後，在陪都重慶，鐵老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同時，主持國民外交協會，我們見面的機會便多起來。鐵老已五十開外了，鬢邊幾莖白髮，對於他，益增神彩，不減韻致。太平洋事變前，中國獨力抗戰，孤立無援，國際間處境還不如今日臺灣。鐵老倡導國民外交，發動社會的力量，爭取友邦的同情與支持，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更進一步的認識他。

三十一年，中國既對軸心國家宣戰，組織國家總動員會議，策劃人力物力的集中，配合軍事、經濟使用。成立之初，置常務委員三人，鐵老居其一，我在秘書處服務，這是我正式隨鐵老工作的開始。三常委中，鐵老最爲實事求是，平易近民。其餘二位常委，一位到過德國，竭力主張統制經濟；一位嚮往蘇聯，一心推行計劃經濟。二者間，在思想上，似乎有一個共同的哲學基礎，但是意見上的距離，幾不亞於德國與蘇聯之遠。我是一個負責任的幕僚，不敢再搬出我的一套粗淺的自由經濟的論調，增加紛爭。但是，雖然我抱定服從常委決策的宗旨，仍有不知何所適從之苦。在困難的時候，鐵老便是我的救星。

三十七年十二月，孫哲生先生組閣，堅邀鐵老以副揆兼長外交，並決定要我擔任秘書處的職務。那正是徐蚌會戰失利之後，大局日趨嚴重，我不敢推辭，但與鐵老約，他就我就就。應付突變，籌備和談，緊縮人員，遷都廣州，都是極艱難的工作，鐵老給我的指示與鼓勵最多。他那種談笑風生，舉重若輕的神態，我永遠不會忘記。

政府遷臺，鐵老再度從事國民外交。他遍訪日、韓、菲與印尼各國，呼籲組織「亞洲反共聯合陣線」，發表「致東南亞人民一封公開信」與「蘇俄在亞洲還要掠取什麼」一文，喚起日、韓及南洋國家的警覺。爲了恢復國民外交協會，他用了不少心血，也墊了不少的錢。他與友邦朝野，密切的保持聯絡，又發動各地華僑向所在地人民及政府作反共抗俄的宣傳，他的努力，對於自由中國在國際間的地方，直接間接的，都很有影響。四十一年秋，國民外交協會舉行年會，到會會員一致推選鐵老連任理事長，他曾約我幫助處理一點文書的工作。我深感覺鐵老服務的精神是不老的。天不假年，至使鐵老不克目覩復興大業的完成，這實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鐵老的豐功偉業，將來正史必有記載。我就個人與鐵老的關係，追求大概，聊誌哀悼！其實不能形容鐵老對我的關切於萬一。

永念鐵老

李大超

鐵老逝世前一天——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時餘，我們正在開工作會報的時候，他還到會處理國民外交協會和華僑協會總會的會務，並單獨約我商談兩會的會務、時事，及國際情勢，我回到辦公棧時，鐵老不久蒞臨我辦公棧，又囑我和王紹賓兄談兩會的事，他所交辦各事，如今回想起來，似乎是要我們辦理後事。當時爲了國民外交協會和華僑協會年會日期及籌備工作有所指示，他答由你決定籌商好了。而且爲了端木愷兄於十七日函辭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事，於當日陳請決定，鐵老即於十八日上午交下批示，這是鐵老爲國民外交協會最後留下的紀念。

鐵老生平是有主張，有定見，有遠識，有抱負，有計劃的革命者，在艱苦奮鬥中，沒能够達成願望，完成抱負，當然是一個遺憾。在這大敵當前，空前浩劫，赤鋒未消的時候，正是鐵老有機會大展抱負貢獻國家，不料，鐵老竟遽然長逝，從茲永休，這多麼令人惋惜的事！但是鐵老的精神，氣概，做人，處事和遺留下的事業，仍然是給予我們永久景仰的。

鐵老最懂得做人的道理

人與人間的良好關係，是建築在誠信，互諒之上，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所謂恕，就是從本身誠懇敦厚而產生恕以待人的作風。鐵老一生，或週旋於國際壇坫間，或交往於一般友朋間，所給予人們的印象，是熱誠，渾厚，充滿了祥和的情調。雖則他時嚴肅方正，不隨便向人苟同，但，如果遇到某問題言之有理時，他立刻再三反問而表示同意。他有他的定見，但，並沒有什麼成見。每一件事討論中，雖然有點緊張，一到終了，隨即恢復輕鬆融和的風趣，數十年來，很少看見到鐵老遇着嚴重的事態而緊張得不可開交的。同時，在嚴肅中，仍然表露他虛懷若谷的態度，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或有令人難堪的聲言顏色。所以鐵老總給人以和藹可親的印象。

這是鐵老在恕道上所下的工夫，也是他做人成功之處。

鐵老具有革命者的本色

一個革命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但要有大氣魄，大毅力，同時，也要有修己以安仁的修養。從仁的出發點，培養個人的人格，氣度，而孕育了已饒已溺，安人安大衆的責任感。於是乎「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磅礴氣概，發爲行動，沛然莫之能禦了。

鐵老在革命事業上所鍛鍊成的人生觀，和他一生忠於革命，一貫地奉行總理遺教的堅毅精神，無庸多所說明。這裡，略述他在革命過程中，每遇到嚴重關頭所表現革命者的本色，最值我們敬佩。

當徐蚌會戰，共匪席捲長江北岸，嚴嚴乎迫及江南的時候，總統遽然退休，不少人對國民革命的前途抱着杞憂，消極悲觀。鐵老本質堅毅素養，絕不稍緩，他認定革命挫折不足懼，最可怕的是革命黨人的信心動搖。追共匪進薄華南，內而局勢危殆，外而國際形勢惡劣。鐵老在那時候，已沒有負擔政治上什麼責任，毅然以在野之身，遠赴東京訪問麥克阿瑟元帥及日本朝野。又兼趕赴南韓訪問，作國民外交有力的活動。贏得麥帥及日本朝野和南韓的同情，給與我們精神上無上鼓勵和支持。嗣後，相繼訪菲律賓、印尼、南韓、日本，席不暇暖，在東亞所起的潛在影響力，恐怕非熟悉內幕情形者所能知曉。可是，鐵老潛心研究東亞反共問題，呼籲亞洲人民聯合反共，不斷的在努力。這種危而不懼，歷險彌堅的精神，充分表現革命者的本色。

還是最足寶貴的史實。

鐵老與華僑

華僑與國民革命的關係最深，在革命史上所表現的功績，是人所共知的。華僑的背向，即是代表人心的背向，因此，共匪也出其法寶，大力向海外各地華僑爭取。固然，仁與暴，愛與恨的表現上，我海外僑胞有其理智的抉擇。近年來，我們僑務工作加強開展，和僑胞的向心力，其由來有自。我不欲宣揚與老在華僑方面所努力的成就。不過，他自抗戰期間赴南洋宣慰僑胞，以至在港澳總支部和任海外部長期間，最瞭解僑情，最愛護僑胞，加深了政府和華僑間的關係，實為莫大關係。在卅九年春，奉派為賀印尼獨立專使，在這行動中，給印尼及菲律賓各地僑胞，所播下的反共抗俄的熱愛——自由祖國之愛，使僑胞心目中萌生了嚮往祖國的熱情，加強國民外交的活躍，展開了華僑和當地國民外交的關係，由海外各地匯成支持中華民國在臺灣反共反攻救國建國的力量，使國際觀感為之轉變。鐵老在這些貢獻，似乎值得我們永遠回憶的。

鐵老與東南亞反共運動

「國際共產主義之侵略，永無止境，並不以抵達中國國境而斂抑其鋒，勢將逐漸侵進征服全亞，以至全球。」這是鐵老在大陸尚未完全淪陷時，向世界所作的警告。當卅八年夏，共匪正得意於中國大陸時，國際間的近視政治家們，信以為共匪的民族主義色彩，較重於共產主義的色彩，是土地改革革命者，他們抱了一種幻想——毛澤東可能成為中國的狄托，於是乎，亞洲若干國家，認為共匪將止步於華南邊境，忘其所以的向共匪送顏色，打交道，燕幕危巢，不知火之將至。鐵老眼見這一危機，竭力呼籲組成亞洲反共聯合陣線，發表致亞洲各國人民書，痛切指陳利害。是年六月廿六日，又在廣州廣播電臺，向世界播講：「反共國爭與世界前途」，籲請亞洲各國人民趕快起來，組成亞洲人民反共聯合陣線，來救亞洲，救世界。在當時，頗引起了國際間有識者的注意；可是多數人仍懵然沒有警覺。時至今日，鐵老的呼籲，已不幸而言中了。這是，在反共國爭中特別重要的運動，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來展開這有價值的運動。現在，東南亞反共聯盟的組織，在形勢逼迫下，也在倡議中了。雖到現在急起直追，亡羊補牢，尚未為晚，但假如在五年前，鐵老呼籲的時候，他們能劍及履及來做的話，何至有今日越南半島的危急，震撼了整個東南亞呢！

「明者見遠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我想起了這兩句名言，更教我對鐵老銳利的眼光，起了無窮的低徊嚮往。

追憶鐵老數事

閻孟華

予與鐵老相識，時在民國十七年。當時，國民革命軍已克平津，東北各省，尙張異幟，鐵老肩負謀求和平統一之使命，乘節出關，行前邀集東北留京同志，徵詢意見，予遂以一東北黨人身份，亦獲約晤。最初一面，但論言論與風度，已足使人折服，留一深刻印象。因念鐵老之終生，受人愛戴日衆者，信非偶然。

由於東北宣言擁護中央，使全國統一大業告成，鐵老奔走運籌之功，不待言矣。然鐵老與東北建樹關係之深，猶不止此。蓋東北既經易幟，其翌年，各省黨部相繼成立，時適蘇俄來侵，邊患日亟，鐵老乃有再度銜命出關之行，通至遼、吉、黑、哈等地，一面視察黨務；一面宣慰前方。每至一地，必與地方負責黨務同志，懇談終日，指示盡量吸收青年，培養革命力量。東北各省雖處艱危，而黨務工作仍能獲有相當發展，與鐵老此行，實有其

大關係。舉世知鐵老之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即此行歸途中，發表於長春車站。當時，中外報紙，爭先刊載，交相推譽，所予東北人心之鼓舞與警惕，尤至深切。其後「九一八」變作，東北志士青年，風起雲湧，抗日報國，十四年間無止休者，罕非藉發於前，始能激發於後！故東北人士，言念鐵老；而鐵老每談國是，亦必不忘東北。

抗戰時期，鐵老於二十八年春，辭卸粵政之後，受命主持港澳黨務，旋膺海外部長，是為鐵老正式從事國民外交活動之開始。其間，遍歷南洋各地，所至必有講演，卓識偉論，感人者深，故不僅各地華僑愛國熱誠益受激發，或踴躍輸財，或回國從戎，以支持祖國之抗建大業；且於歐美各友邦對我之同情與援助爭取亦多。三十年，鐵老自南洋回國抵滬，旋被推為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即由於鐵老致力國民外交之事實表現，深獲國內所推崇，初非因居要職而有以致之也。

勝利之初，東北同志奉派遷徙參加接收工作者，咸謀與鐵老話別，並請教益，予猶記憶鐵老但以數語對之，曰：「中蘇友好條約之簽訂，我國忍讓犧牲甚大，原期以可有三十年之安定局面，然以當前情形言之，恐已成爲幻想，君等前往接收，願好自爲之。」蓋當時彼蘇俄帝國主義者，方以種種藉口，對我接收工作，橫加阻撓，鐵老殷憂在抱，語重心長。無何，東北各省終未得全部接收，俄寇鐵蹄未乾。共匪繼之入據。同洲大陸之淪陷，實由於東北之失守，東北之陷匪，實又爲蘇俄一手所造成。鐵老之言，已成事實。今者神州未復，而鐵老已撒手人間，撫事傷逝，益增悲愴！

三十八年春，中樞遷穗，鐵老時已交卸行政院副揆，曾在野之身，發表言論，主張東南亞民主國家亟宜組織人民反共聯合陣線，防止共匪侵略。惜當時各友邦多誤以朱毛匪幫僅爲中國內部問題，忽於警覺，坐視匪禍蔓延，致有韓國遭受侵略於前，越戰繼之於後，斯又益證鐵老之高瞻遠矚。其後訪日，訪韓，訪印尼，訪菲律賓，無不以反匪之陰謀禍亂告於友邦人士，籲請通力合作，早爲之禦。返臺以後，更復積極於國民外交協會暨華僑協會業務之鞏固與推進，其奮鬥不懈之精神，以較抗戰期間在渝主持外交協會時代猶有過之，可謂公忠謀國，老而彌堅！

鐵老畢生盡瘁黨國，豐功盛德，俱在人心，當戰史乘，自必垂之千秋而不朽。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以將印行紀念特刊，徵文於予，爰追憶數事，但以紀實，固不足徵鐵老之偉大革命精神與功業於萬一也。

國民外交與鐵老

張震西

石曾先生之言曰：總理青年，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對外宣傳聯繫，得到列強朝野援助，莫不有賴於國民外交；又曰：我輩革命黨人，逃亡外國，唯一革命工作，即爲國民外交，蓋言國民外交。當時實大有裨於革命，亦即革命黨人之對外，均負有國民外交之責任者也。民二，袁氏叛國，大索革命黨人，鐵老逃亡至檀香山，任自由新報主筆，以中英文字，發表討袁言論，袁令駐檀外交官署，控之於美國法院，指鐵老爲無政府黨，犯有教唆殺人之罪，檀埠輿論，爲之嘩然。當鐵老與原告對簿公庭之日，傍聽席上，坐滿中美人士，均不直袁氏所爲，而法官亦不顧外交慣例，竟判鐵老勝訴，各中英文報紙，騰載其事，傳爲美談，雖勝訴判於法律，但外人之同情討袁，實鐵老努力國民外交之效。後在日本與日志士宮崎、犬養謙氏結納，宣傳號召，深得日人對於我黨之贊助。又，鐵老策動革命，在港澳公開活動，言論自由，其與當地政府員司之默契，固亦早盡國民外交之能事矣。此爲民初鐵老致力國民外交之史實。

鐵老生平交遊甚廣，尤喜交外國友朋，遠如歐、美，近如日、韓，其政客學者，莫不與有往來。並能融英雄於草莽之中，如菲律賓之奎松，越南之保大，均於其微時，早結金蘭之契，彼等一旦出秉國政，友誼邦交，更能團結同鳴。於此可見鐵老之於國民外交，不僅臨事周旋，實能未雨綢繆，

高人一着，即在於此。

鐵老饒客場莊，服裝修整，擅於外交詞令，嫻於外交禮節。長滬時，以對日外交著稱；長粵時，對於港澳政府，應付亦甚得宜；在中央時，時與英、美各國外交使節過從，遇事斡旋，均能為政府外交之助。且曾正式兼長外部，出任特使，節兼皇華，名重樽俎，其於外交界中，亦屬第一流人物，較之一般元老重臣，固未可同日語也。

民卅年，中國國民外交協會，選舉鐵老為理事長，鐵老始主持我國之國民外交，正名定分，鐵老遂成為我國國民外交之領袖。以言其實，鐵老個人之致力國民外交，遠在民初，其後相繼努力，未嘗間斷，固不自民卅年始也。抗戰時代，鐵老駐節香港，發表言論，號召歐美及東南亞各國，一致抗日；又親赴南洋與菲律賓、印尼、暹、緬各國政府聯繫團結，終達成勝利之戰果，又數年之前，為挽救亞洲及挽救世界，發表「致東南亞人民一封公開信」，列論西方民主國家，輕視亞洲之非，更強調締訂太平洋公約。旋又撰文「蘇俄在亞洲還要掠取什麼」，分析國際現勢，及蘇俄先亞後歐之侵吞戰略，主張締結太平洋公約，為亞洲反共之團結，及喚起歐美各邦之警覺。至論名言，實有先見之明，中外各報，競相登載。國際人士，重其人並重其言，每於鐵老之言論主張，特別重視，故前後四十餘年聲應氣求，凡所以推進國策，表示民意者，在國際間均獲得良好之反應及成效。而鐵老之於我國國民外交，亦可謂遊刃有餘，躊躇滿志矣。際茲國家多難，反共抗俄既賴國際之正義結合；反攻復國，又待國際之同情援助；凡此，均有賴於國民外交者至殷且夥，乃領導國民外交之鐵老，今竟遽然長逝，其直接於我國國民外交所受之打擊與損失，固無既極；而間接於我反共抗俄復國中興者，更受有莫大之影響。悲夫！

吳故理事長在國民外交方面的貢獻

陳思成

一、引言

本會吳故理事長鐵城資政，早歲獻身革命，與國府林故主席子超先生，遠在辛亥起義之前，即已在贛北領導民衆運動，創辦潯陽閱書報社，以啓發民智，灌輸中外革命思潮；又創辦九江商團，以建立革命武裝，聯絡新軍和各種幫會，以擴大革命勢力。因此，在武漢起義之初，九江遂率先響應。林吳兩公旋即組設軍政府，吳先生任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不費一彈，而說服滿清的長江艦隊，使皆投降革命陣營，對於民國的肇造建立了很大的功績。

吳故理事長盡瘁於革命建國的艱鉅，逾四十五稔，國民政府褒揚令盛稱：「內佐機衡，外膺疆寄，文武兼資，險夷一致；」吳先生在此四十餘年中，在黨、政、軍務紛繁之際，亦幾無時無地不與民衆運動和國際關係發生密切的接觸；旁觀思慮於海內外文教、宣傳、和經濟等事業的振興。這種博大的胸襟，宏遠的視線，濟之以精闢的學識，穩健的行誼，早已為他深切關注國民外交和備運兩大任務上，奠定了堅厚的基礎，發揚熱烈的興趣，而展開其英明的領導。

現在講到吳故理事長對於國民外交的貢獻，要將四十多年中的重要行誼，一一敘述，原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許可。因此，祇能就記者觀察所及，分下列五個階段略作提要。吉光片羽或亦可補充正史，以昭示海內外同胞，為今後發展此項工作的參考。

二、在粵省主政時期

吳先生綏撫東北，卓著勳勞；在上海市長任內，適值「一、二八」事變，折衝樽俎，致力宣傳，爭取與國，情懷裕如，此為世人所周知。記者得隨吳先生從事國民外交，實始于民廿六年夏季，是時抗日大戰初起，粵省接鄰香港，在外交和宣傳兩方面，直接感受到國際潮流的刺激，如何動導日人的輿論，而使覺悟日本侵略造成的危機；如何感化親日的德國駐粵總領事，而使瞭解日本侵華的殘暴；如何說服初期標榜中立，而實際上猶許以戰略物資運日本的羅斯福政府。這在領導民運，並發動輿論以協助政府的外交大策上，都是要集中人才，仔細學問，運用機宜，和種種工具，以作切實的宣傳戰的繁雜問題。

在使美英等國駐粵記者充份明瞭我國抗戰的意義和工作，吳先生經常接見外國記者，並派其秘書李炳瑞、汪公紀等氏，經常任聯絡事項。記者亦參末議，兼任發佈新聞；國府參軍馬坤將軍（Gen. Morris "Two Gun" Cohn 即曾任 國父衛士的「雙鎗將」），亦隨吳先生來粵，並常周旋于外國記者、教育、宗教和各界人士間，助進外交與宣傳任務。這是從政府的立場，對於各國的國民展開外交和宣傳等工作，在原則上，這似乎是很平凡的一項政務；在實際上，值得稱述的，却在做到相當的嚴密。

吳先生當時領導的更具體的國民外交，却在發動輿論，向積極而有效的一方面推進抗戰的國際宣傳。在原則上，他非常關注一般的文化活動；在對外宣傳上，却特別注重扶植英文的報紙雜誌，並鼓勵中英報刊的聯絡發展。這是吳先生在國民外交上早年獨創的作風。他扶植張華領先生等刊行的廣州英文日報（The Canton Gazette），並鼓勵該報譯發中央宣傳部直轄的廣州中山日報有關國際宣傳的社評，以動導或駁斥香港南華早報當時編日的言論或歪曲事實的新聞；並以勸導德、美諸國駐粵人士，使益明瞭抗戰真象。因此，德國駐粵總領事阿登柏博士深受感動，並會直書希特勒助日的失策。香港的英文報紙雖然於粵省宣傳力量的強大，不能不收歛其媚日的輿論。即日人的日華通訊社，也常摘譯中山日報等報刊的社評，揭示粵人抗戰的堅強意志。

至于介紹適當的本國記者如伍宜熹等氏，使參加英文報刊的工作，並使與外國記者或通訊社聯絡，而意義深遠，功效宏大的國民外交和宣傳，乃在不動聲色中隱健的推進。這一項由培養人才，以發展國際宣傳，以助進外交的事工，直到現在，當仍為我朝野人士，在反共抗俄的艱鉅工作上，所應取的策略。

三、抗戰中後期

吳先生於廿七年冬，辭去粵省政務後，奉派主持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發動民衆與海外僑胞，和友邦人士的各種力量，以支持抗戰。這一期的國民外交工作，着重在香港刊行中英文日報，和各種雜誌、小冊、圖畫、傳單，分發海內外各社團，雖鄉僻邑也普遍深入，而歐、美諸國對於抗日戰爭至是亦更瞭解，並加強其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

民廿九年，吳先生調任海外部長，疊召記者由粵往渝，在推進國民外交方面，旋即有五項顯著的工作：

- ① 續在港澳辦理海外通訊社和一般報紙雜誌。
- ② 調訓中央各部會宣傳幹部祝秀俠、莊心在、梁華炎等十人，授以機宜後，派往南洋各地主持報社評論等業務；並籌備在新加坡設指導傳遞和宣傳的辦事處。
- ③ 同年秋，吳先生奉派代表 總裁宣慰南洋僑胞，鼓勵參軍輸財，與自衛衛國的種種工作，閱時五月，歷程四萬餘里，經一百三十城市，講演三百餘會，晉接僑胞更不可勝數。

④ 吳先生由本會理事會推任常務主席後，積極發展會務，初租賃重慶兩路口中三路四號房屋一幢為會所，在招待外賓，發佈國際通訊，舉辦國際問題講習會與時事座談等工作上，切實號召國人，在聯絡友邦，推進國際合作等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現。

⑤ 同時，在發展海內外宣傳的聯繫上，鼓勵青年作家與記者任海外報社通訊，以加強抗戰的舉動，工作近於機密，而成效却至深遠。

民卅年春，吳先生自南洋回國，調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對於推進國民外交兼組華僑協會，更為積極。卅四年秋，抗戰勝利，外交協會會務愈形發展，會員達千餘人。卅二年春，本會在上清寺自建大廈落成後，于會員集會及招待外賓，加強友邦之作戰聯繫，以共致抗日之勝利，更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四、復員初期

抗戰勝利後，本會東遷南京，並在上海設立分會，續聘吳先生為理事長。時因復員伊始，黨、政、軍、諸務百端紛集，中共的軍事暴行與政治陰謀，藉國際共匪的支援而愈形猖獗；藉和談協商的烟幕而愈形奸險；並藉滲透分化等詭計而倍形惡毒。本會在吳故理事長領導下，注重揭發國際共匪的陰謀，暴露中共匪幫的真面目；在積極方面，在廣州等地的會員，記者躬與其事，並在黨、政、軍、教聯合宣言中，宣揚革命建國的大策，而堅決反對與共匪作協商與和談。詞嚴義正，實應能澄清海外人士之視聽。

然而不幸的是：中共匪幫挾其共產國際的龐大宣傳力，在美、英等國境內，不獨劫持一部份的輿論以至文教工作人員，並且滲入其國務院或外交部，以至財政宣傳等機構，如美國的希斯、懷特、拉鐵摩爾、費正清、格拉罕、史沫特來等等，又如英國的柏折斯、麥克令與約翰遜等，均已投入共匪懷抱，或任間諜；或為其同路人；或代為決策以危害民主世界，而舉為中共張目。在國際共黨的龐大援助下，中共遂由華北侵吞東北，轉而南下，直薄長江流域。

卅八年，本會隨政府南遷廣州，在廣州稍事喘息後，正謀積極恢復會務，發動國民外交以協助政府戡亂。不幸，廣州、重慶等地區，相繼淪陷。卅八年夏，本會乃續遷來臺。在輾轉流離之後，本會仍在吳故理事長堅強領導之下，號召會員，恢復會務。

五、在臺省的種種努力

由于吳故理事長偉大的精神感召和堅強的領導，本會會員自卅八年以後，繼續來臺省，參加會務工作者達三百人，絕不以當時局勢的艱苦而氣絀且轉以發揮革命精神而愈挫愈奮。是以各處義務恢復會務，力謀協助政府完成反共復國的使命。

吳故理事長頻年在臺省的顯著貢獻，在領導同仁，恢復會務之外，尚有下列八大端：

- ① 卅八年，吳故理事長向亞洲各國人民廣播，倡議組織亞洲人民反共陣線；並撰發「遠東危機之嚴重性」等文，揭發蘇俄的侵略毒謀，通達海外朝野名流；南洋各地報章亦已廣為刊載。
- ② 同年八月初，吳故理事長率同本會理事汪公紀同志前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元帥，兩度會談，剖析國際局勢，力言民主國家聯合抗戰之必要；此後並與日本各政黨（除共產黨外）領袖作懇切的討論。
- ③ 卅九年春，吳先生奉政府令派為慶賀印尼獨立的特使，前往椰加達，並於公務完成後，和當地僑胞團體迭次交換意見；歸途並與菲國朝野和僑胞聯絡商洽。

④ 卅九年四月，吳先生應大韓民國李承晚總統的邀請，訪問漢城，備承朝野熱烈款待，盤桓五天，公開演講十餘次，對於共產國際的侵略政策揭示極明；回程再經日本，續和麥帥會晤一週；復轉往菲島，在華僑集會上，迭次強調協助祖國反共復國之重要；在菲國各地團體的演講中，並強調反共為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共同目標。

⑤ 同年，回到臺灣後，吳先生發表致東南亞人民的公開信，兼用中英文，並在「自由中國之聲」播發，題為「亞洲綏靖與世界大戰」，列論西方民主國家經視亞洲的錯誤政策，結論更強調團結太平洋安全公約之重要。隨後又發表「蘇俄在東亞還要攫取什麼？」一文，揭發史達林的侵略世界戰略，分發海內外，籲請各國朝野人士和僑胞社團積極宣傳，並號召中、日、韓及南洋各國反共人士，組織反共陣線。

⑥ 在吳故理事長堅強領導下，本會會員連年採取「分工合作」計劃，各就其工作崗位，在立法、行政、監察、司法等院，以至各報社、廣播機關、學校、社團等方面，遵照會章，個別的或聯合的發展國民外交的工作；在實際的任務上，加強與友邦人士的通訊或其他聯繫，並對親共或媚共的各國人物，加以嚴正的抨擊。在這方面：「自由中國之聲」的英、法、日、韓、蘇、印尼、阿拉伯等種外國語廣播，尤能發揮上項宣傳威力，在國民外交上表現積極的精神。

⑦ 在本會會務的經常推進上，吳故理事長和美國的國會議員如諾蘭、麥紐遜、福格森等，政界人士如尼克遜副總統與杜威州長等，函電往還；對於美國的文教工商等界領袖如柯爾柏、柯克上將、前總統胡佛、費吳生先生夫婦，與底特律商界領袖何爾等氏，亦保持極友好的聯繫。四十二年十月，吳先生遂同黨、政、軍、名流，招待諸國參議員於臺北賓館，密談遠東局勢；十一月，聯合臺北社團歡迎尼克遜副總統夫婦，商討反共問題，都有很重要的成就。

⑧ 在吳故理事長積勞過度，體力已感不支，而鑒于當前反共抗俄的重要任務，不惜軀軀盡瘁，勉勉以赴之際，自四十二年十月以至十一月十九日仙逝時，尚有一項重要工作，此即為領導本會會員，積極參加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的繁重使命。本會初任該委員會中的宣傳副主任委員，旋即調任宣傳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援助義士的委員會中，內則策動各社團分別在報刊、廣播、影院、學校等機構推進廣大的宣傳；外則兼對聯合國大會和統帥部，與美、英、法、韓、日、印等國政府，以至義士陣營，不斷作中外文字函電，文告，廣播等宣傳。此項工作之繁重，或祇有身歷其境者始能領略；雖在吳故理事長仙逝後，本會會員猶一秉吳公偉大精神的感召，堅守崗位，以迄本年一月廿三日以後，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安全回國，並繼續協助各社團歡迎義士，慰問義士，達成了援助義士的使命。

六、吳故理事長的遺愛

吳先生盡瘁革命建國的艱鉅事功，留給現代青年者實為其畢生服膺主義，堅強奮鬥，公爾忘私，盡忠職守的偉大精神和英銳的智慮。在領導國民外交方面，遠溯九江起義之前，已逾四十五稔，而主持本會亦達十四年之久，其貢獻實至深遠龐大。中外友好遠聞吳公仙逝，輒多哲人其萎之悲。中外報章雜誌，紛致哀悼之忱。美國台衆社前駐華主任高爾雅先生 (Arthur M. Gorn) 時已回舊金山，聞訊，亦特函臺北的英文中國新聞日報，深致思悼。高爾雅先生略謂：吳將軍的仙逝，不祇為自由中國的重大損失；其他各國中，凡過去有幸和吳將軍接談為友的，數以千計的人們，都同感到真切的損失。在東亞與太平洋區各地，無論朝野各界，吳將軍都有很多的摯友；尤其在美國，數以百計的人士，凡曾和那親善、和易、而極成功的「政治軍人」接談者，均表敬佩和哀思。

高爾雅先生並申言：「不祇在臺灣的各界人士將痛念吳將軍而水留去思，並在日本、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國的首都，以至遠東其他各地，在

多年來遇有困難問題時，曾就吳將軍求教者，殆將倍勝其哀悼的深切。吳將軍在中國史冊中遺留的光輝的印象，很少人能相伯仲。」

高爾雅先生深知吳公，而盛讚吳公。在公務上的商討，以至燕居之暇的接談，他熟悉吳故理事長的仁慈和智慧，經常是談吐溫和，善于勸導，詞義嚴正，而切合現實的理論和旨趣；又偶有幽默的論調，似與肩負黨國重任如彼者，為不易有隨作風，因而感人特深。

高氏的批評是否至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而真正論點却在吳故理事長確已給予海外數以萬計的人們一種永不磨滅的仁慈、智慧、誠懇和英毅的深刻印象，這是國民外交等工作上最寶貴的本質。

懷 鐵 老

包華國

凡是認識鐵老的人，無不喜歡他那昂昂落落的气宇，豁達大度的心胸。倘若接觸較多，則更能進一步了解鐵城先生充沛的熱情，及其民主的風度與懷抱。我認識鐵老雖遠在民國二十二年他做上海市長的時候，但僅是公務上的接洽，並無較深的往還。當時的印象只覺得他是一位很盡職責的官吏，和霽可親的長者而已。直到民國三十年，中央黨部調查重慶大隧道的慘案，鐵老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負責調查的總責，我纔進一步認識鐵老的偉大。當時，訊問各負責人的情形很像「會審」，鐵老每次都自任主席，態度莊嚴，一言不苟，但絕無絲毫驕矜之色，讓每一位被訊者都能盡情陳述；而鐵老每次的發問則均切中本案的要害，使被訊的人無不戒慎恐懼。那時，我因於大隧通慘案後，始覺理青年團重慶支團的任務，對慘案雖無任何的責任，但在職務上，則應代前任毛嘉謨先生應訊。我雖是以「陪審」的資格被審，但對鐵老威嚴的審訊，心中也不無忐忑。訊畢散會後，鐵老對我代替前任負責認真的答辯，頗為贊許。我始認識鐵城先生接後進的熱忱。

行憲後，第一屆立法院，於三十七年，在南京集會，鐵老亦任立法委員，我與先生接觸的機會因是更多。當時，憲政的規範尚未樹立，委員間認識不深，兼以其他原故，致院內時常發生爭辯，與政府間亦多隔閡。是時，本黨在立法院尚無黨部的組織，院內重大問題的解決，以及行政與立法兩院間的溝通，多賴先生從中斡旋。院內同人欽佩先生民主作風的頗不乏人，因此，在孫哲生先生辭去立法院院長後，多主推選鐵老繼任，我也是願効奔走之一人。乃哲生先生堅邀鐵老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屢辭不獲。鐵老遂請助選諸人商談，多不贊成放棄競選。而我發言更為堅絕，竟使鐵老流淚，我當時心中頗感不安，鐵老不僅不加責備，且以我的發言為然。此情此境至今令人傷懷！以後，哲生先生以鐵老入閣為組閣的條件，公證私情俱不容其辭謝，但鐵老仍以同人同意其放棄競選為前提，經同人同意後，鐵老始行入閣。此種民主作風，真值得愛好民主政治人士的欽佩。以後，談及此事，鐵老屢以離開立法院為恨事。我想鐵老個人固然以此為憾，就是對中國的整個憲政前途言，正當我國民主憲政建立始基的時候，鐵老竟不能長時期在立法院內多所供獻，真是國家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想鐵城先生的另一恨事，就是不能看到大陸河山的光復。我於三十八年夏到廣州，因鐵老在野，暇時較多，時往請益，談及國事，先生不僅情緒奮發，且時引總理總裁往事，以證實國家前途的光明。以後，在香港及臺灣屢與鐵老晤談，更無時不以反攻為念。今光復在望，而先生竟與世長辭，我想鐵老生平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其最引以為憾的，當然是在光復大陸的神聖工作中，不能繼續為力。

鐵城先生的事功人格，衆所周知，無庸贅述。僅就所知的幾件事，以表明先生的熱情、風度、與懷抱，可見鐵老的逝世，真是國家的損失。回憶往事，彌增懷念！

從小事中看吳先生

陶百川

我認識吳鐵城先生，是在他任上海市長的時候。我們相識不久，他遽奉命兼任淞滬警備司令。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請那時市政府的秘書長陳鈞到我家去邀我擔任司令部的軍法處長。我當時頗感躊躇，因為我和吳先生前後見面還不滿十次，彼此了解不夠真切，將來未必能有好結果；而且我怕吳先生將來多所干涉，以致軍法處長不能依法執法。我問俞先生：「這是誰的主意？」俞先生說：「沒有人推薦你。這是吳先生自己的主意。」我對吳先生於是發生了知己之感。所以，那個職務雖很艱危，親友都不贊成我去幹，我還是硬着頭皮接下來。在我後來任職的兩年中，吳先生一直讓我依法行事，不加絲毫法外的干涉。有人去為案件說情，他總是回答：「陶處長的信條是『速辦速結，毋枉毋縱。』，不會冤枉人，說情也沒有用。」像他這樣被後進，信任同事的長官，任何幸運的人，一生中難遇見一、二位。知者云亡，能不泣然！

吳先生雖在官場多年，但他毫無官僚習氣。他很有擔當，勇於負責。在上海保安處截獲大批嗎啡後，司令部的參謀長知照我：「保安處今天就要把嗎啡案中的罪犯二十一名移解過來，中央的命令：是要把他們一律槍斃。你去準備一下，最好今晚就執行。」但經我和幾位軍法官審訊結果，祇有三名應處死刑。原來保安處擴大其辭，還向中央報告，所以中央才來這個命令。但參謀長却說：「二十一名中祇槍斃三人，我們不好交代，應該多殺幾個。」於是我們當夜去看吳先生。吳先生說：「中央的命令是說：『一律移解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依法槍決。』這『依法』二字很有意思。依法如不該槍斃，我們不好冤枉人。我看還是把案情詳報中央聽候發落。」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把上級命令像這樣的頂回去，這在軍旅中是很少看到的。電報發後三日，中央覆示：尚有一人應一併槍決。於是一共祇殺了四人。幸靠吳先生的精細，在夾縫中找到了「依法」二字，也靠他的勇於負責，把上級的命令頂了回去，這才在槍口下保留了十七條性命。

一般人祇知道吳先生是功業中人，那知他也是學問中人。他不吸煙，不喝酒，不打牌，公餘之暇，一卷在手，勤於求知。他很重視學術，也常獎勵別人讀書。我在任事之初，就想赴美留學，他最初不肯放我走，後來看我求學心切，不獨准我辭職，而且還給我經濟上的幫助。可惜，我因家累很重，不得不中途輟學，迄今學問事功，一無所成，實覺愧對故人！

臺灣這隻救生艇要在驚濤駭浪中駛登大陸，極有賴於吳先生這樣有肝膽，有經驗，有學問的老航海家來共同努力，方克有濟。吳先生也常以自勉，從不因老自餒。「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見我們哀悼吳先生，並不僅是爲了區區私情而已。

敬悼吳鐵老！

黎晉偉

國民黨元老吳鐵城先生，昨以心臟病不治，逝世於臺北寓所，噩耗傳來，曷勝驚悼！不久之前，當代中國大思想家吳稚老甫告謝世，海內外人士的哀思未已，而現在鐵老復以壽駕歸閻，此爲偶然之巧合耶？何彼蒼之丕遺二老目睹中興一至於此也！

鐵老生平業績，爲世所知，我不想再在這裏作多餘的敘述。我祇覺得鐵老之死，無論是對自由中國或國民黨本身，都是少去了一份相當寶貴的力量。這裏所說的「力量」，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指的「政治地位」，而是就其精神的影响而言。因爲鐵老近年雖然沒有實際的執掌政治，但對於國運的推移，與世局的發展，却時刻留心，沒有絲毫改變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的政治家襟抱。去年，鐵老由臺來港醫療風濕病，因知我年來在本報

執筆爲文，對臺灣各方面都頗能發生一點影響，因此，特地約我談了一次，在此以前，我雖然在其他場合，見過他一兩面，但都沒有詳談的機會，所以這次談話的時間相當長，也使我約略知道鐵老近年的心境。在此次會談中，他有些話使我不容易忘懷，第一是他坦白表示目前那種人才不繼的現象，是自由中國不容忽視的隱憂。因此，他曾經很激動的對我說：像我這種人，還是靠了追隨過 總理這一些關係，然後才不至爲時代所淘汰的。這些話，出於一個歷膺重任的國民黨元老之口，在我聽來，的確不無相當感觸。第二是他自承過去沒有好好的留心人才，提拔後進，應該要負一部責任。這些話，自然也是鐵老有感而發，不過我要在此作一點補充的解釋，那就是鐵老過去也非完全不留心人才的，祇是給他提拔過的人，有些經不起時代考驗，故成就就不大；有些受了政治環境的限制，故終不免於隨俗浮沉。這些，是我所了解的。

記得在抗戰初期，鐵老任國民黨海外部長，那時政府已遷都重慶，沿海地區，均告淪陷，因此，政府與黨，都非常重視海外工作，故鐵老也把香港視作海外工作的重心，經常來往港渝，指揮一切。當時，國民黨的駐港機關叫作「榮記行」，地址在今亞細亞行二樓，裏面包括有海外部、港澳總支部，和若干其他的有關單位，現任臺灣省府主席的嚴鴻鈞先生，也是當時的港澳總支部委員，可想見鐵老幕下人才之盛。時國內若干知名教授，因不甘供職僑利用而遠避來港者很不少，但大都生活艱窘，無以展其所長。因此，鐵老便特別設置了一個編審委員會，以安置那些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這種愛惜人才的用心，我覺得就非許多時賢所能及。

本年夏間，我到臺灣作了半個月的旅行，事前沒有告訴鐵老，祇在旅邸中給了他一個電話，因爲，我素來都有一種不喜歡迎要人公館的脾氣，這祇是起碼的禮貌而已。但是翌日，鐵老即驅車來訪，使我內心感到有點難過，我原本不是有意要「布衣傲王侯」，故一想到這是前輩去看後輩時，總不能無多少歉意。到了我從臺灣南部歸來，鐵老更爲我安排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議會，除了主人和我之外，被邀赴席者，尚有鄭彥棻、俞鴻鈞、葉公超、張茲蘭、馬超俊、張炎元、歐陽詢、鄭介民等許多同鄉先輩，鐵老安排這個議會的用心我是了然的，他一方希望我得藉此機會認識許多先輩，另一方面亦使這許多先輩認識我，鐵老這種獎掖後進，至老不倦的熱誠，真不能不使我爲之感奮。

不過，在這次議會中，我却發覺了鐵老的精神已經大不如前，第一是談話頗見吃力，不及在港醫病時之娓娓不倦，鐵老本來是健談的，這種吃力情形，顯然是健康不良的狀態。第二是這次議會有一味「紅燒乳鴿」，爲全部菜式之精英，因爲烹調得法，所有客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稱道不置，但鐵老本人却不「動刀」（按這次所吃是西餐），這可表示他的消化器官，已呈衰退。第三是當最後上至西瓜時，他不吃西瓜而吃藥丸，這種體力衰弱，而必須借助藥物撐拄的情形，更可顯出他的健康大有問題。我當時在想，鐵老的豪情壯志，可能是並未完全消失的，但是，現在受了體力的限制，也很難再有振作了。

到了我已決定回港的前一天，鐵老又約我作了一次長談，地點是在他公館裏的書室，在他室裏陳設的圖書，所有中西的主要雜誌，無不具備，由此一點，可以說明鐵老的留心世務，確未因離開實際政治而稍減。而在會談過程中，曾有人打三次電話給他，每次他都將其意思告知家人代爲答覆，用意是不想我們的談話中斷，我不知道鐵老是否接見每一個客人都是如此，但在我的個人觀感上，鐵老以此誠懇態度待後輩，也算不很多見了。

此次，鐵老猝然病逝，在他個人來說，勛名功業，長在人間，生榮死哀，自無遺憾。所可惜者，是自由中國從此少了一個忠於謀國的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重大的損失。不過，我却有一個微妙感覺，在國民黨黨史上，一個重大人物之死，每每是否極泰來的象徵，以往事爲例，便是 孫中山先生逝世，而北伐成功，胡漢民先生逝世，而全國統一，林子超先生逝世，而抗戰勝利，這似乎是一種巧合，但事實的確是如此。現在國民黨又在不足一個月之內，而稚老、鐵老俱相繼謝世，這是否足以「預示」臺灣國軍將於明年反攻，收復大陸，我不敢說，如果真的成爲事實的話，我相信鐵老九泉有知，也可引爲欣慰了。

敬悼吳鐵老

李立青

鐵老生於江西九江，在九江同文書院畢業後，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和先外祖羅惲予先生（辛亥革命時，先外祖首先率領九江本黨同志響應武昌義師，出任九江軍政府政務部長，林故主席子超副之，鐵老時任軍政府參謀次長），先姨父徐子鴻先生（本黨先進，民初與宋教仁先生同遭袁世凱殺害），私誼甚篤，今天我以一個革命青年的資格，向本黨元老，敬致無上的悼念！

我很清楚地記得，上月二十二日在松山機場的歡迎會上，您不是以兩手作V字形在呼喊嗎？當尼克森總統訪臺的時候，你中英對照的歡迎詞，不是曾博得這位青年政治家的讚譽嗎？你的聲音笑貌是那樣的風雅有趣，你的精神體力，是那樣的豐饒健康，誰知不到一月，就再不會看見你老人家了，人事滄桑，老成凋謝，這真是黨國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悵悵何極！

今天，我在行囊中檢出這張「民國元年九江國民黨歡迎孫中山先生」的照片，這張照片是一張富有歷史意義的照片，使我能重溫你的笑貌神姿。現請新生報予以登出，照片上除國父和先外祖年事較長外，先生與張繼、馬超俊、王正廷、蔡公時諸先生，當時，均為西裝革履的翩翩少年，今已大半作古，其中三尺之童，現均亦年逾知命。如今大陸變色，赤焰滔天，其碩果僅存尚困居鐵幕者，想已遭受無情的清算迫害。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完成革命，實在後死，願諸前輩與鐵老在天之靈式憑之。

痛念鐵城先生

吳通憲

鐵城先生自十一月十九日逝世，至今僅僅隔著二十餘天，我內心不斷的痛念著；有時還滴下幾點淚來。因為先生生前對我種種關切，有說不盡的熱情，我與先生日常相處，頗瞭解先生之為人，要是說敬仰的話，真有說不出的偉大。雖然先生無論在黨在國那一方面，都有深切久遠的歷史，而且幹下許多多不朽的事功，有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舉世共見共聞，像我這樣敬仰先生的，大不乏人，而觀點不同，自有見仁見智之各樣說法。所以我只就所熟知而最心儀的三、二事，來表示我一種紀念罷。

我記得先生說過：「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這話說了後，不到三、五年間，東北果然被日本軍閥所佔領。先生洞燭機先，固是智慮過人，但這不是他的事功。當革命軍進展到遼北平之後，反革命勢力，雖成了強弩之末，然黃河南北，仍充滿着有待解決的革命障礙，張學良又准有完完整整東北三省的實力，背後呈現着日本軍閥的陰影，這是當時的實況。先生拜命赴東北，與張氏周旋，憑三寸如舌之舌，



（藏青立李）影留父國 迎歡黨民國江九年元國民

說動了張氏輕輕易易，歸籍中央，國家不勞一兵，不費一彈，達成全國統一之大業。使日本軍閥瞠目結舌，莫可如何，建立這種事功，在先生之私心，固足以引為自豪；即在中華民國之革命史上，誰也不能否認是最光彩之一頁。

自「一·二八」至「八·一三」期間，正是國家多事之秋，尤其上海這地方，既是外交使節頻繁之所在，又是中、日兩方主力戰之所在，市長之困難，不問可知。而先生在這種任期內，所有國內國外人士之接觸，從無不愉快之事件發生，一般人只知道先生是個善於交際，長於應付的人物。那時，我正任職於上海，接受先生指導之處甚多，當在危險局面，諸事急迫，豈是表面交際，口頭應付所能了事。我深知全是先生至性過人，處事公允，待人誠懇，故有如此事實的表現。後來，先生入贊中樞，遇黨或政間，雖有不合，凡經先生之折衷斡旋，輾轉歸於一致，事亦順利進行。所以，張岳軍先生說：「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都無不知道他的為人豁達大度。」便可見先生這種風格，絕非往前言場之專講交際應付者可比。

誰都知道：「華僑為革命之母。」何以華僑會是革命之母？說來當然不那麼簡單。總而言之，華僑所以成為革命之母，也要歸功於從事華僑運動的人。我以為先生主持華僑運動，也是先生成功的地方。當先生任海外部長之時，赴南洋宣慰僑胞，所至歡迎之熱烈，空前未有，即如先生逝世，看報載海外僑胞同聲震悼的情形，就可見先生是最得僑胞的信服和推戴。這些事實，就是說明先生平時待人，具有誠懇的至性，故能感人之深切如此。總之，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所至皆有事功的表現，舉不勝舉，只得從略。現在，赤匪披猖，大陸尚未收復，正有待於先生之領導，先生竟奄然長逝，在黨在國，蒙着不可彌補的損失。言至於此，不禁愴然泣下！

何處再找鐵老去！

張九如

吳鐵城先生接蔣仲先生任本黨中執會秘書長的第一天，就給我一個開朗愉快的印象，而這種印象並且是黨內外人士所同有的。當時，我想回到中政會去工作，否則就須辭去中政會職務，不知他從何處知道我的心事，竟跑來對我說：「九如兄，你想走麼？這不行，但我也不會把日常普通公事麻煩你，你應當幫助我考慮如何健全各省市的黨政關係？如何使黨政工作確實能够配合抗戰軍事的要求，上分總裁之勞，下為各地方工作同志解除困惑。」經他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意思開口了，於是一直追隨他到行憲開始時為止，他不把我當幕僚看，我也不把他作普通幕僚長看待，他戲呼我為張九公時。我也和他的朋友一樣，稱他為鐵老。彼此間這種稱呼，直到本月十日下午二時半在他寓所握別時，向未更改過，不想只此一別，遽成永訣，若早知如此，我至少要在這天以後，每天去呼他鐵老千萬遍，並且堅守不去的了。

猶憶九日上午，他給我一個電話，連咳帶笑的說：「喂！張九公，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麼？」我立即領悟他大概要我給他寫一篇紀念總理誕辰的文稿，便說：「鐵老，後天的文章，可不可以不寫呢？」他說：「好，你有新意見就寫，否則你就留下精神來給我寫大文章吧！」十一日正午，我帶了寫好的文稿去看他，却並未給他看，他一見我就說：「我的大文章你是總要寫的，明天的紀念文章，可不勞費心了。我革命工作的回憶，正要接寫總理與我談論革命主義革命行動的部分，因為你熟誦遺教，如我的記憶與總理的志事有出入處，你可以質疑，我可以再行回憶，這總是要你來幹的。」我當然再一次的接受了，誰知道這一次的諾言，竟變成永遠無從償還的文債呢！若早知如此，我一定要從這天起，每天請他口述八九小時他所親聞於總理的名論，甚至夜以繼日的隨問隨錄筆不停揮的了。

我欠鐵老的文債無從歸償，而鐵老給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為國為黨為領袖之作風却愈繫繞我的心頭眼底，在我瞻仰他的遺體時，恰像加速度的電影片，一幕幕從我的心版上拉開，却又零亂的不分前後，只如一本斷碎片，直刺心幕，無從理起。然而他老人家那副和易近人豁達大度的襟容，則依然

如故，毫未改變，只是他已經不能再說話了，我雖然忍淚，默呼鐵老數次，他不再能戲呼我一聲張九公了。

我追隨他的遙長歲月裏爲了有關黨政或同志的事，至少在他的寓所中，向他私下爭辯過二十次以上，我的主張雖未必全對，有時更不免偏執，他却總能靜聽，酌量採納，我很氣盛，辭色常至失態，幾乎不像個部下對長官的講話。可是他總不動氣，只是舉手頻摸下頰，顯出可以考慮的神情。記得有一次，祝秀俠與張潛華因討論一事，主張不合，至於用武，事聞於鐵老，他便約我到寓所問根由，他表示要用黨紀處理，意甚堅，我說：「同志吵架，你不必問。」但他仍堅執已意，我便反問他：「你可知潛華的真名字麼？」他給我問住了，我便告訴他：「潛華應該去掉一個潛字，單叫張華，因爲他喜歡張揚自己的才華，怎得不與同事吵架。秀俠呢，你別聽他那麼瘦猴子的，倒是個有俠骨的人呀。兩個才性不同的人，遇着大小事總會吵的，他們愈吵，愈顯得你所用的人不拘一格，愈可使他們發生互相調劑的作用，你何必問。」他老人家從諫如流，頓時改變了主張。記得還都南京後，黨部實行裁員，凡奉命執行此種工作的人，總不免於吃力不討好，於是首當其衝的汪公紀就陷入圍攻之中了，汪憤而辭職，鐵老問我此事怎麼辦？我表示公紀無不合處，只有你親到公紀家裏勸慰他，然後再邀各部會首長會商查辦滋事的同志。他不待我辭畢，立刻囑我同往，公紀英直而重情誼，只三言兩語，就把問題解決了一半。

他更有一種難能可貴的作風，如決策時未曾想到的因素，或執行發生了的許多問題，他常表示這是他的疏忽，應該由他想法補救，決不隨便歸過於他人，尤其不卸責於上峰，必待問題解決後再行密陳。要是成功一事，也不自居功。他這種作風的由來，固由於親炙總理之數多年，及其個性使然，而他的能够常與同志接觸，極願與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接近，尤爲他認事能通達情僞，處事能切中肯綮的關鍵所在。他每天除批閱公文及開會外，就是見客，辦公處見客，家裏也見客，甚至偶懷小病時還是見客，我感覺他太辛苦，建議將一部份來賓由我們代見，他總是這樣說：「來客十九是同志，他們不能都見。總裁，若還不能見我，豈不更增加他們的苦悶？豈非使同志與黨遠離？」他這種見解及行誼，確是辦黨的基本原則。政協會臨時能聯繫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以救抑中共代表的橫議，抗戰中能使黨務配合軍政，全國舉行大選舉時能使黨內外人才各有脫穎而出的機會，鐵老與有力焉。正因爲他如此，所以那時的黨內外人們遇到了難題，或者所求不遂，總是說：「我們找鐵老去！」而今呢？……

在我腦中還活着鐵老

李樸生

一、認識人的小技巧

鐵老對人的記憶力很強，他又有一套的小方法，增強他的記憶，如他見客時，先把來客的略歷看清楚。他和客人談話，除了公事外，他便會問及客人的父母、夫妻、同鄉的近況，（但他不會把客人的履歷表放在桌上讓客人知道）使客人感到他不只是談公事，而是有人情味的叙談，會建立起一種私人友好的情感！華僑對他這樣的態度，特別感到親切。

鐵老與華僑們開談話會時，（他宜慰南洋時，每到一埠，必開若干次的談話會。）必囑我們把華僑的座位姓名用一張小紙記清楚。他暗拿着這張小名單，當每一位華僑發言後，鐵老必很客氣地叫出他的姓名，然後囑咐我們要將他說話的要點記錄起來。華僑聽到鐵老在這樣新見面的大場面竟然能叫出他的姓名來，往往感到興奮與佩服，他佩服鐵老認識人客得這樣的快，他又覺他是受到鐵老的重視，自然十分高興！

鐵老每見到他記得姓名的華僑，必先叫出他的姓名，和他招呼，華僑往往感到非常高興！有人說鐵老架子大，華僑不會相信，因爲他們和鐵老見

面，鐵老總是那樣的親切，叫出姓名，問候他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像是他們的老朋友。

二、隨身的小記事簿

鐵老身邊有兩本小記事簿：一是記他每日要會見的人，（宜慰南洋時，約會甚多。）和每日應辦的事，以及他所下的條子，見人多，事情多的期間，他每早或晚，用紅鉛筆清理他的日記本，已見的人和已辦的事，即用紅筆劃去。剩有未劃去的，他便追查原因。平常，則他在星期日的上午，清理這本小日記。所以做他的屬員，對於他所下的條子，必要注意。辦妥的要報告，辦不妥的也要報告，總要有一個着落，他最不喜歡一件事情沒有着落，但因為他寬大，對於辦事沒有着落的人，除了發脾氣之外，也就過去了。

另一個小記事簿，是把他所認為重要的參考材料記上。所以他對於某一個問題要研商，處理時，隨時都有數字與材料可根據，絕不空洞。鐵老對世界現況，問題廣泛，都有認識，使人驚佩其材料新與常識豐富，就是會利用這小記事簿。

三、容易接受反對的意見

鐵老的儀表軒昂，神氣十足，初見他的人，往往因此有點怯意，尤其是他的屬員，見到這樣神態的上司，更易有不敢盡其詞的弊病。其實，鐵老是最容易接受他人的觀點的人。你儘管發表和他不同的意見，儘管他對你的意見批評不滿意。你說下去，說下去，他會在你說到結束的時候，說：「好，就可以這樣辦。」他寫好的條子，會撕了去，另寫一張，還和你商量商量文字的寫法。他似乎歡喜有個性的屬員比唯唯諾諾的屬員多些。我常常懷念他的一位秘書高自約兄。在他的衣飾講究，西裝筆挺的屬員群中，高兄終年都是一件吊魚郎當的長褂子，身材矮小，面目不漂亮，說話很急，脾氣頗壞的青年名士，以他的地位、年齡、威望，想不到他對高兄是常容得起硬碰硬的頂撞，常接受高兄不同的意見而修改自己的決定。高兄的正義感與為他的忠心耿耿，真令我敬佩！高兄最對得起鐵老的地方，是他受鐵老這樣的親信，從不利用鐵老的名義招搖，從不憑藉鐵老的力量去取得個人的利益。現在高兄在大陸生死存亡已不可知了。

四、替鐵老辦事的便宜

在鐵老底下做事，有幾大便宜：

第一、只要你做事情能够成功，多花了錢，他不吝惜，不計較。

第二、當你做事的時候，他不會干涉你，如果有人反對你，攻擊你，他會把這擔子挑起來，讓你奮鬥下去，不讓你在半途萎縮。他有「誘導你而不願」的信任。

第三、你做的事情失敗了，又不依照他的指示，他最多發發脾氣，沒有處分，更不會「永不錄用」，你總有第二次的機會。第二次失敗，還有第三次。如果你終竟失敗，是你本身不是孟明「濟河焚舟」的材料，而不是他沒有棄穆公「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的雅量。

因此，追隨鐵老的人，有少少可以自奮于功名，事業，卓然有所成就！也有若干像我這樣碌碌浮沉的人，無所成就！

五、對青年的一個重要指導

有不少青年人問鐵老應讀什麼書？他必會有這幾句話：「應多讀些名人傳略，尤其外國名人傳略與回憶錄一類著述。」他以為一個青年的人格修養與機智，是要從名人上學習，但中國寫名人傳記的人，太過矜持了，往往會把他寫成一個十全十美的理想神人，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缺點的真人，西方的名人傳記比較生動，也常有瑕瑜互見的描述，比較入情理，易瞭解。

所以，鐵老不是要入孔廟，食冷猪肉的道學家。自從本黨掌握了政權，有若干在革命時代像生龍活虎的，敢作敢為的青年，都拉長了面孔，老氣侵尋，以為「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就可以扶持世教于不墜。詎知赤禍滔天，道學無獎籬之固，好古守先之大儒，相繼物化。在思想上不變「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吳稚老，在生活方式上不怕「洋化」之譏的吳鐵老，也在這兩個月先後去世，真够我們這班官廬之外的「中坑」不勝彷彿之痛！

鐵老奔走革命四十年，對黨國有偉大的貢獻，我不能在他的偉大貢獻有所發揮，只就若干親見的事實，感到有趣的寫來，紀念有人情味的鐵老。

六、反共華僑是最重要的力量

鐵老在第二次革命失敗後，曾往檀香山，並曾登臺唱平劇籌款。他又曾于抗戰期間親往東南亞宣慰，他深知道華僑對復興祖國的重要性。他對海外工作有不少遠大的計劃。當三十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後，他在香港，即對我們強調海外工作在反共抗俄，復興祖國的重要，希望我們趕快加強海外工作，他並敦囑一位負有責任的老朋友，速往臺灣，謁見總裁後，即出發海外。

三十九年四月，臺灣形勢緊張，我承鄭彥棻先生之邀，往臺灣，他很高興，但他又顧慮我尚有在廣州舞文弄墨惹是非的脾氣，囑我要沉着實幹，不要隨便寫文章，影響實際工作。我在這裡，有時少不免也要有些意見發表，却不便請他指正。四十一年五月，我接到鐵老的電話，說在香港出版的某刊物看到我關於批評共匪的理論與組織的文章，很不錯，這使我「受寵若驚」，他對僑務委員會及中央第三組這三年來在海外的努力，很是滿意，每和華僑談話及公開演說，都有提及。直到今年十一月本黨三中全會開會，他在加強海外工作提案的審查會中，對鄭彥棻先生加以稱頌。他這樣鼓勵後輩的襟懷，真使人醉忘忘勞！

鐵老對華僑事業，有一個基本的見解，他認為華僑事業是國家事業重要的一部份，不可認為只是私人事業。所以他從南洋宣慰以後，便呼籲國人注意這一個原則性的認識！他在逝世前夕，還到華僑協會籌劃該會的業務，就是這個道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有華僑史以來，就只有鐵老這樣的為華僑服務！我們海外工作者一想到鐵老這種精神，心裡便熱起來！彷彿鐵老還活著在鼓勵我們，領導我們！

悼 吳 鐵 老

汪公紀

一代黨國元勳的凋謝，自有史家來評定他的功過，原不用後生小子來妄事臧否。不過，鐵老先生的逝世，筆者以一個長年僚屬的資格，於涕泗橫流之餘，也有披瀝所感的義務。

世間稱鐵城先生為鐵老，而「鐵老」之名，不脛而走，也不知起始於何時，凡是與鐵老有一面之緣的人，都會感覺到與他接談後的溫暖，有無限的親熱感，所以很自然的確定了「鐵老」的稱呼，而將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除去了。沒有人注意到他的省籍，他在上海人心目中是鐵老，在東北人心目中是鐵老，在江西人、廣東人心目中也是鐵老，而事實上我們的確不能把他局限在任何一个省份之內，他是中華民國的鐵老。我們綜觀鐵老的一生，

冥冥之中，造物在助成他雍容博大的性格，不僅在省籍方面，並且在事業方面都賦與他一個博涉多通的環境。以一個廣東人而生在江西，以記者出身而轉為將軍，以留日學生而亡命在火奴魯魯，由文而武，再由武而文，為政、為軍、為黨、辦報、辦警、辦外交，幾乎無一不涉，無一不通。而在人文的範圍上，北與東北人士結不解緣，南與南洋華僑為代言人，他可以說是國民黨內關係最複雜的人。以他先天的秉賦，配合他後天的際遇，於是形成了鐵老大氣磅礴的風度。鐵老有磅礴的風度，所以能與人無爭，而因為無爭，所以能公正的處事，他沒有任何的偏頗左袒，在黨內祇要有一技之長的後輩，他無有不竭誠引掖，在黨外凡是以友好姿態出現的人，他也無不傾心相與，並且常常以此自勵，在他臨終數小時前，對筆者還慨然的說道：「黨內不能人才輩出，黨外人才未能虛心羅致，所以才有大陸沉淪的一幕，而我本人也應該負責的。」這寥寥數語，真動人心魄，由此，可以窺見他的氣度與抱負，而今竟遺恨長逝，普天下不遇之士，應同聲痛哭。

鐵老追隨 總理有悠久的歷史，總理所給予鐵老的影響，至深至切，在潛移默化中左右了鐵老待人接物的態度，並且領導了鐵老的一生事業。在鐵老繁雜的成就之中，我們可理出三項最重要的功績來，今後將永垂青史：①服務華僑；②為人民謀福利；③在國際間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以上三者，都是受了 總理的啓示，揉合着他特有恢宏的風度，孜孜矻矻，朝夕以赴，成為他的嗜好，成為他的標誌。不論他在朝在野，在地方上，或在中樞，對此三者，從未放鬆過。「華僑為革命之母。」世人都能重視華僑，但能始終不忘華僑，隨時隨地想替華僑解決問題，滅除他們痛苦，身體力行為華僑服務的，當今之世恐怕要首推鐵老了。他反對視華僑為搖錢樹，他常說我們應該注意「與一，而不能計劃「取」。他最了解華僑辛苦營謀之不易，他知道華僑沒有祖國庇護的艱困，所以他積極的想使華僑有發展的機會，消溷的想使華僑減輕負擔。無怪乎，今天我們看見成群的僑胞，在靈前落淚流涕，從今以後一千三百萬華僑少了一位重要的同志了。

鐵老對於華僑的情深義重是有目共睹的，但另外一件事，往往為人所忽略的，就是鐵老任封疆大吏時，也是以同樣熱情為人民謀福利的。鐵老對總理的民生主義，有特殊的了解，每每於茶餘酒後之際，強調應該激起人民對生存的樂趣，必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知識水準，最近他皈依基督教，也是想以餘生造福人群為社會盡力，完成他的素志。

鐵老在上海市長任內，結識了不少國際友人，英、美、法、日知名之士，很多對他有深厚交誼的。但他時刻不忘的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在國內許多的國際親善組織中，他偏自任中韓協會及國民外交協會的理事長，實有其深長的意義的。近三十年來，韓國、越南的志士，沒有一個不受到他的庇護的。韓、越的復國，鐵老有不可磨滅的殊勳，但他從不自矜伐，人也罕知，他深知平等才能產生了解，然後方能談合作。在我們國運最渾沌的時候，他連訪日、韓、菲等國奔走呼號，緬懷當時情形，對於今天反共抗俄的成就中，鐵老也應該有份的。

天不憐這一老，在同憶二十年來追隨歷史時，心上有不可補彌的空虛，茫茫回顧，從今誰還有那風度，能傾聽肆無忌憚的謬論，什麼地方還有老幼難處無拘無束縱情談笑之所，但是，與其說是筆者哭其私，無寧還是為我黨痛惜！

協和團結

鄒志奮

敬悼鐵城先生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我正出席立法院外交、僑政兩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菲律賓政府遞補僑胞案時，葉外長公超先生於席間給我一個字條，始驚

悉先生於晨間逝世。噩耗傳來，悲難自抑，故未待會終，即趕赴先生寓邸弔唁，但已移靈殯館，乃折赴頂禮。念先生昨日尚健旺康強，今竟溘然長逝，實大出人意料之外，淚莫能止。想余追隨先生凡十餘載，予吾人之感召者實多。其對黨國之豐功偉業與名言議論，以及對海外僑胞之愛護德意，素為海內外人士所深誼，固無待論列。惟先生畢生致力於黨國之協和團結，實為對黨國最偉大貢獻之一，為吾人永遠所不能忘懷者。蓋先生愛護同志，向無彼此之別，儘管同志間有人我之見，派系之分，而先生莫不一視同仁，從中協和，務使融洽。記得先生在重慶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對幹部同志之任用，不問其介紹者為何人，關係背景之為如何，祇要忠貞之士，均量才器使，共同努力於抗戰之勝利，建國之完成。三十四年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舉行時，先生所提出之口號，即為：「團結奮鬥」四字。是時一方固屬黨國之需要，一方亦屬先生畢生之素志，以為不獨全黨上下，即舉國朝野，均非一致團結，共同奮鬥，實不能獲致抗戰之必勝，建國之必成。及戰後還都南京，行憲開始，全國大選之初，黨內黨外從事提名候選，先生折衷樽俎，總求融和協合，使無遺才之憾，尤其重視海外僑胞，使其民意有所表達。行憲之後，謀議壇之協調，促黨內之一致，更悉力以赴，始終不懈。至往昔國民革命過程中，若干次為本黨之團結，為國家之統一，奔走呼號，不辭勞怨，其對黨國之偉大貢獻，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現在，先生已別我們而去，但先生崇高大之精神，始終駐留於吾人，以至後世之心坎。先生在日，同志中有稱先生在黨內外有如本草中之甘草者，惟吾以為先生實為黨內外協和團結之象徵，即使先生之軀體已逝，而先生之令名，所遺留於人間者，仍是協和團結之象徵。本來足悼先生之偉大者甚多，余不過於悲痛之餘，僅舉其一端耳！

悼述鐵老生平二三事

祝秀俠

鐵老生平為黨國努力，功業行誼，足垂史冊，無庸區區再贊一詞。茲僅就個人追隨親炙所知的一二事，作片段的敘述，藉表哀思！

一、新聞記者出身的「吳丹」

人向稱鐵老為將軍，後輩多不知鐵老早年還是新聞記者出身。在民國三年杪，他由東京赴檀香山，身份是檀島自由新報的主筆。那時當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國內不能安身，為黨務宣傳起見，便遠赴檀島。他當時是用着「吳丹」的假名，自由新報是黨部辦的報紙，該報總編輯為吳永生。鐵老一面做報館主筆，一面負責黨務和籌款的工作。檀島另有一中興報，為康梁憲政黨所辦，言論與自由新報各樹一幟，筆槍墨陣，時相對壘，鐵老也時常執筆。未幾，駐華盛頓中國公使夏偕復和檀島總領事伍漢竟向華府指控鐵老為無政府黨，要求驅逐他出境，夏公使的指控自然是受命於袁氏政府，袁對革命黨人之在海外活動者，還是一步不肯放鬆。一次革命失敗後，袁曾以一萬元賞格通緝鐵老。有一天，檀島檢察官給他一個電話說：中國政府指控你為無政府黨人，定期傳問，請準備保候訊。他到庭後，才知道被指控的理由，原來是吳丹曾在自由新報發表過一篇文字，裏面有「口誅筆伐」一句話，誅伐兩字即作為無政府黨暗殺的一證據，華盛頓政府勞工部發出拘捕令，交檀島移民局執行驅逐出境，所以檢察官要傳訊他。他請了兩位律師答辯，告訴委託的律師說：「口誅筆伐」一詞，在中文是以口舌筆墨作武器之意，誅字從「言」旁，並非真刀真槍可比。辯論時，律師錄取他的意見致辯詞說：「我並非一個無政府黨人，恰恰相反，我是一個為孫逸仙博士所領導的革命黨的黨員。孫博士如世人所知，他是推翻中國帝制主張民主共和的政黨領袖，他建立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破壞憲法，要撲滅革命黨人，因此以莫須有之事指控。」當時，朝鮮的幾位朋友也到庭作證，證明中國文

半「口誅筆伐」一詞的解釋。經過幾次的詢問，法官終於瞭然。最後，華盛頓審查結果，判決了使中國公使認為失敗的不起訴處分，取消逮捕驅逐令，時爲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四日，這場官司打下來，也糾纏了一年多。

二、與林子超先生締交經過

鐵老早年參加革命，最先是由於和林子超先生發生友誼關係。據鐵老平日言，他少年求學時代，歡喜運動和結交朋友。那時他才二十二歲，在江西九江同文書院快要畢業，他在學校寄宿，課完之後，以生性好動，常請假外出，到晚上照規定時間返校，他之出外，多半是結交朋友。九江附近不少風景之區，每逢假日，結伴遨遊，交遊漸廣。結識爲避暑勝地，每年暑期，少不了他的行踪。就在那年的一個夏天，他在牯嶺遇到一個陌生人。那人的服裝，頗與衆不同，短袍短袖，腳底下一雙短靴。他覺得這人的打扮很別緻，楞着眼去注視，同時，那個人也在注意他，四目交投，彼此交談起來。他問那陌生人的姓名，來牯嶺多久？那人答道：「敝姓林，以前在上海江海關做事，纔調到江西九江開來。」鐵老細看他的相貌：紫膛色略帶方形的臉龐，一雙清朗具有英氣的眼睛，似乎蘊藏着智慧之光，唇上長着兩撇向下垂的鬍子，很是濃黑，年紀大約是四十過外。當下談得十分投契，大家都很健談，從風景說到上下古今，滔滔不絕，真個是一見如故。——這位陌生人就是後來做了十年國府主席，鐵老認爲：「生平風義兼師友。」的林森先生。以後，過從甚密，結爲良友。那時林子超先生年長鐵老二十歲，也可說是忘年之交。鐵老之獲交林子超先生，影響於他的思想和以後的事業很大。他曾說過：「古人之益者三友，子超先生可說是我生平知己，他的遠大的懷抱和智慧的識見，給我很大的影響，我的參加革命工作，是受着他當時切磋商發的益處。從他的雍容丰度和慈藹可親的態度看來，初不知其爲一種藏熱烈革命思想的革命黨人，日久之後，大家披露心曲，才知道他的胸懷大志。」其後不久，他們在九江設立了一所規模頗大的潯陽閱書報社，公開的宗旨爲開通民智，改良風俗，訂閱各地報紙和新出版書刊供人閱讀。實則爲一政治活動機關，藉改革社會運動來吸收有革命思想份子。當時，新軍的許多官長，也參加了他們這一個社。宣傳革命的書報，如「民呼」「民立」等，都居然陳列社中，官廳還沒有發覺干涉，就是因爲他們藉着新軍官長的掩護。鐵老在未結交林主席之先，原想畢業後赴美國或日本深造的，其後，書報社組織起來，又眼看清廷腐敗的現象，非積極從事革命不足以救亡圖存，他便放棄出國之行，以書報社作爲參加革命起點，選擇了革命。他們創辦起商團來，並先成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拉攏當地五十三標新軍的軍官做教練，鐵老也親自參加了訓練班，受軍訓六個月，畢業後，開始辦商團，訓練一批商人，作爲革命的武力。及至辛亥革命號角吹動，武漢光復，九江隨即準備起義響應。鐵老和林主席是當時策動革命的領導人，召集各方面聯絡的同志，分頭向軍警、砲臺、民衆團體各方面策動反正。五十三標標統馬毓賢和砲臺司令徐公度（世法）都給鐵老說服了，準備發動向道府進攻，當時九江道保恒知府璞良聞風化裝早遁，九江便兵不血刃首先反正。九江軍政府成立，林主席是民政部長，鐵老是總參議官。過了幾天，武昌失利，漢陽軍事吃緊，九江扼大江中流，湖口馬當砲臺對於截斷清兵水路接濟至具作用，他們爲確保九江起見，決定出兵南昌和安徽，使九江不致孤立江表。突然薩鎮冰所屬的兵艦從上游開到九江，有海籌、海容等四艦，但祇拋錨駐泊，不見動靜。林主席和鐵老被公推爲代表赴艦探詢來意，他們坐了小汽船駛近兵艦，艦上升旗吹號，排隊相迎，原來薩鎮冰知道大勢無可挽回，已悄然出走，四艦由黃鍾瑛做臨時艦隊司令，是來歸順的。九江的海陸軍力量既充，後此援皖援鄂，聲威將敵人攝伏，影響整個革命頗大。林子超先生在重慶去世時，鐵老緬懷往事，不勝淪悼，多少年來，屢次提起欲爲林主席撰一傳記，來臺後擬寫完回憶錄後，即着手寫林子超先生傳，今則老友天國重逢，良晤亦足共慰了。

三、但開風氣不爲師

在早年參加同盟的革命黨人，自然個性上都是富於創造性和革命性的，他們不畏艱阻開創局面，所表現的就是大氣磅礴的創造精神。鐵老是開國人物之一，他的個性自屬於這一氣質。他以經營九江磁器商人之子，舍棄優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憑他的赤手空拳，開創自己的功業，無論對國家的貢獻和他自己的人生，都是基於這種革命創造精神。他一生的工作，屬於創造性開風氣之先的很多，例如在警察方面；他建樹了許多以前未有的規模，在民國十年，他首任香山（今之中山）縣民選縣長時，即注意警察的改進，舉辦警察訓練班，那時還是一種創舉。其後，他在廣東公安局任內，對警察的質素和編制有了極大的改革，可以說中國的警察是他最先樹立了規範的。又如在他任內，他做了全國首次民選的香山縣長，當時參加競選，一切方式，都是首開風氣的，在香山縣內，又首先提倡兩件事：一是公文改革。他鑒於中國官場公文的繁雜、遲滯、浪費而又無科學管理方法（指檔案、卷宗和收發文件而言）。會致力於改革，原則是簡化格式，節省紙張。譬如：從前公文封套上例須頭尾蓋上大印，封內公文又要蓋上大印，下行的公文更處處用大印。他改為封套上不用大印，下行公文祇蓋私章；公文紙也印成兩種，不滿五百字者一種，超過五百字者一種，以免浪費紙張。其他連收發程序，管卷歸檔的處理都訂有一種檢查管理方法，合於科學管理原則。後來，他在重慶中央黨部做秘書長，復指定人員從事改良公文研究，有所改進。若說改革公文主張，他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人。一是擬辦教育實驗區。當時，他計劃在縣內指定一區為實驗區，在這區內建立一所鄉村職業學校，並且附設農場、鐵廠、工場等，以培植農村幹部人材為目的。同時，這裏的老百姓在農忙以後，可以在農場見習，使能吸收新智識，藉以改良農作。他這種辦法是使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學習與實用不致脫節，是鄉村職業教育的良好方案，雖計劃以環境關係尚未付實施，但在農村教育上已是一種創造性的設計。又當時香山縣的教育局長蕭梅隱係一女姓（留美學生），時學國尚無任婦女為行政主管官者，人多謂創格。其後，他到東北致力統一工作時，提出兩句名言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此語傳誦一時，亦屬具有創見。他對於改良社會風尚，也至為關心，常欲有以改進，他很慨嘆中國數十年來婚喪大禮尚未規定禮式，所奏音樂，無哀樂之分，甚至坊間樂隊，於殯喪時奏「毛毛雨」之類歌曲者，他主張婚喪儀式都須嚴肅，因此，他為人證婚時，必聲明行禮時新郎新娘交換指環須新人親自為之，不能假手僕相，介紹人及來賓致詞，尤不能作自以為風趣的近於猥褻的言辭。他認為結婚是人生大事，亦民族延續所關，儀式務須莊重，對於慣例上來賓或介紹人的譁浪致詞，極不謂然。他在上海市長任內，努力建設大上海，手自經營，欲使上海成為一中國人自建的現代都市，其籌建規模，至為宏大，處處表現他的魄力，也表現他的創造精神。有一年，他提倡獻機祝壽，集慶祝獻金以購買飛機，亦為全國開風氣之舉。

四、他的一本未完成的回憶錄

在十年前，鐵老便有意寫回憶錄。那時，他正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工作繁忙。有一天，找我去公館，說：「我打算寫一本自傳，你可為我擔任紀錄。這本傳記將記述我三十年來身與，目睹，耳聞之事，你以為叫做自傳好還是回憶錄好？」我說：「似可用回憶錄方式去寫。秘書長數十年來生活在生活核心裏面，其中足以反映出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的演變過程，這將是中國歷史的珍貴史料。」當時，我認為：以他半生歷經中國大事，對於人物接觸，事物見聞，都極廣博，若用時代作背景，從他的體驗來紀錄出中國數十年的史實，而不作個人生活流水賬式的瑣記，則編寫此書是一件極有意思的工作，我之承命頗引為榮。但那時，他的職務繁重之至，日夕難有暇晷，那有時候做這些不急之務，我懷疑他或早有積存日記筆記一類材料，但當我問及時，他指指腦袋說：「都在這裏，材料早已散失，祇憑記憶。」過後，又約了公弼、公紀，自約諸兄談過一次。我後來僅將辛亥以來的中國大事和他的經歷綜合編排了一份初步綱目。勝利以後，他返南京，我回廣州任事，一別數年。及我前年來臺，拜見的第二天，他就舊事重提，問我能否不做別事，一心一意，為他完成此願，他還打趣要和我訂立合同。這若干年來，顯然他對外國出版的傳記和回憶錄一類的書籍看得很多，關於他的

這本著作已經決定了很好的寫作原則和範圍。經過幾次詳細討論之後，他和我決定了幾項編寫上的原則，經過一兩個星期，我們草擬了一個綱目，共分十二章：第一章「辛亥革命前後」。內分：「舊社會・新時代」「參加革命運動」「交朋結友」「九江起義」等節目。第二章「民國的革新與挫折」。內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預記」「南北議和」「第一個雙十節」「首次國會」「二次革命」等節目。第三章「海外流亡」。內分：「東瀛負笈」「旅檀之什」「無政府黨」「回國所見的政局」等節目。第四章「援豫十年間」。內分：「護法運動」「當年粵局」「北方軍閥的混戰」等節目。第五章「十三年黨的改組前後」。內分：「初任民選縣長」「我的軍警生活」「黨的改組前後」「戡平商團之亂」「反帝運動」「虎門幽居」「總理北上與逝世」「我所認識的總理」等節目。第六章「東北使命」。內分：「東北與日俄」「張漢卿的生活及其為人」「東北軍政人物素描」「建黨勞軍」「太原及張家口行脚」「九・一八事變」等節目。第七章「在上海」。內分：「倉卒應付滬戰」「大上海的建設」「提倡獻機運動」「日人交涉的困擾」「改良社會風尚接洽」「滬市繁榮的黃金時代」等節目。第八章「十年桑梓賦重來」。內分：「服務鄉邦的願望」「重建農村的計劃與失敗」「抗戰生命線粵漢路」「抗戰措施」「憑吊故人百感生」「敵騎壓境」等節目。第九章「南洋之行」。內分：「訪問東南亞」「華僑血汗的結晶」「第二代的教育」「華僑的前途」「蕉風椰雨記遊踪」等節目。第十章「陪都六年的生活」。內分：「大隧道案」「敵後工作的布置」「十萬青年十萬軍」「政治協商的開始」「黨的秘書長盡職了嗎？」「林主席長眠歌樂山」「惜別嘉陵江」等節目。第十一章「還都與遷都」。內分：「重返丁家橋」「魚龍曼衍的政治協商」「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立法委員政黨提名的紛擾」「協商破裂共黨出京」「爭取和平與戰後局勢」「劃江而治與四國調停」「偉大的領袖 蔣先生」「垂淚別金陵」「上海的防守戰」「政府南遷」「李德鄰飄然遠引」等節目。第十二章「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內分：「新生的寶島」「奉使印尼」「訪問韓國」「訪問日本與麥帥」「韓戰發生與國際形勢轉變」「光明的展望」等節目。上述的章節，我之所以將它發表出來的原故，是因為：一則這些章節，曾經過他幾番斟酌修正的，二則也可看出他這本回憶錄的內容。後來，依據綱目開始撰寫，自四十年八月至四十一年五月，他差不多全副精神都放在上面，每星期我為他筆錄兩次，然後整理。他做事的認真，成了習慣，這本書每一章節的結構，措詞，費去他許多心血，可說是一字不苟，每有不妥貼的詞句，修改再三再四。同時，我發現他記憶力極強，相隔數十年的事仍然絲毫不錯，他可以唸得出九江甘棠湖上烟水亭的楹聯，記得起少年時代普通朋友的別號。他平日沒有日記，偶或隨手記下來的筆記也早已散失，書中的事實都是憑他的記憶口述出來的。當工作開始，他對於回憶錄的書名也研討了很久，起初擬定名為：「一個未完成工作的革命者」，後來覺得書名太長，擬改為：「四十年滄桑錄」。又覺得感慨的意味太重，不適合內容。最後一次改正為：「四十年的中國與我」。他並打算完成以後，翻譯英文、日文。他生怕我不用心整理，完成第一章以後，他對我說：「像這種格式和文詞，是否已臻於完善，將來出版，別人的批評會怎樣？」我對他說：「就材料言，已是山珍海錯。至於我這個野子，工作只是調味，我們作為一個讀者來批評，這本書將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可是，這八九個月的時間，他為這書苦費思索，日夕構思，常致失眠。我起初祇要求他口述事實的材料，結構措詞可由我安排，但工作開始時，我即覺得他連結構詞句都有了腹稿，但他近年來血壓增高，實在不宜勞思過度。那時相助這種工作的還有標慶兄，在寫完第五章以後，他竟害了一場大病，愈後，我們不敢再為他繼續工作，他幾次提起續寫，我和標慶兄要求他改變寫作方式，只要每星期一次口述片斷事跡，由我們整理，口述過後，其他時間不再勞思，否則，我們不願再工作，以免損害他老人家健康。他的太太平時對他日常生活極為用心照料，知道他凡事都認真緊張，也勸他不宜再寫。此後，零碎寫了一、二節，便暫時擱筆，現在在的稿約有十二、三萬字，僅至第五章為止。他的忽然撒手人寰，未能完成此作，使後人獲讀許多珍貴史料，也是一樁大損失。

鐵老雖是謝世了，但他豁達大度的胸襟，軒昂磊落的氣宇，和藹可親的態度，却使人永難忘懷！

凡是認識鐵老的人，對鐵老大氣磅礴，大而化之的風格，無不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實在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因其能放開眼界，見其遠大，故其事業從不限於一隅；因其度量寬宏，胸襟開拓，故其對人從無任何鄉土的界限。其所以能與歐、美及亞東各國朝野人士嚶嚶相應，聲氣相通，致力於國民外交，而又為海外千萬華僑所推崇愛戴者，此乃其最主要的原因。

鐵老獻身革命，服務黨國，凡四十餘年，參預中央黨政大計，卓著殊勳。鐵老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替總裁排難解憂，使黨內人事相處異常融洽；在政治上，各方面的溝通，亦多賴鐵老從中斡旋。最近三中全會，論及敵後工作時，鐵老強調要反攻大陸，必須鼓勵大陸風潮，大陸革命風潮起來的時候，就是反攻機會的成熟時期。因此，誰能鼓動並領導大陸革命風潮，政府即應賦予領導的權責。此一針見血之議論，鐵老能言之，願中央能行之。

鐵老心胸豁達，風度瀟灑，在理應享大年，奈以為國劬勞，有損健康，正當中壽，遽爾人天！值此反共抗俄，復興建國的大業尙待完成，海外僑務擴展更應努力，鐵老竟於此時與世長辭，真是黨國莫大的損失！

深刻的回憶

鄧激濤

鐵老離開塵世去了！可是他祥和的態度，負責的精神，磊落的襟懷，堅強的意志，總是使人不忘記的。

我第一次看見鐵老，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那時廣東省正是民選縣長的時候，也是盜賊如毛，四鄰不靖的時期，許多商業較為繁盛的地區，商民都自動地起來組織商團，來實行自衛。

民國十年，在一個初冬的晚上，天快要亮了，順德縣容奇鎮的商團隊部，突然間，發出了一度緊急召集的命令，我這個小伙子，便替了哥哥，赴團服役，被派在該鎮河邊的平安碼頭，執行守衛的任務。

晨光稀微，得勝河面，一片迷茫的水色，距岸大約有一二百碼的河心，有紅旗紅燈，堅立在浮標下，疏疏落落形成一度防線，這些紅色的燈光，正與天上的繁星，互相輝映。遠望碼頭、大門、馬岡、一帶群山，恍惚像一座圍屏，遙遙拱護。那青雲文塔，在那飛鵝嶺前，筆挺地矗然矗立，山那樣文秀，水那樣恬靜，塔那樣美麗。我雖然瑟縮在寒風的懷中却也想到地靈人傑，感覺到「順德女子」怪不得有這樣的溫柔！

正在胡思亂想的瞬間，忽然看見一艘汽輪，拖着兩艘民船，風馳電掣般，從東邊河面出現了，汽輪兩側的紅綠燈，很像對準我們所在的平安碼頭駛來，同班的隊兵，馬上就用大號電筒，閃爍燈光，向該汽輪要求訊號，可是三次四次，都沒得有回答。我們不得已用播音筒大聲疾呼，叫它停止進行，可是它也像沒有聽見一樣，依舊向我們駛來。我急了！說道：「他們沒有得我們隊部准許，也沒有我們的信號，這樣鬼鬼祟祟，一定是土匪無疑！如果他們衝破了我們河面的戒嚴線，我們就非打他不可了！」大家都贊成我的主張。

衆人的步槍，子彈都已上了！汽輪竟然侵入我們戒嚴線了！

「砰！」的一聲，我首先發了一彈，並且大聲叫著：「打它！不打它是頭等的衰仔！」於是衆人聽了，接二連三的，跟着就爆火，沿堤岸的隊兵，一排一排的步槍，都朝着汽輪方面射擊，槍聲響了大約幾百聲，這一艘汽輪，始終沒有還擊一下，掉轉頭拖着兩隻民船，就向碼頭方面駛去。

天大亮了！隊部派來許多增強的隊兵，河上也沒有什麼事，我們交了班，就回舖中去睡覺了。

當天，正午十二時，商會派了一個人到店上來，說是梁隊長指名要我去見他，有事詢問，因為這一個隊長，就是商會長兼任的，我本是一個學生，偶然一晚替哥哥勤務，因事不去見他，我可以自由的，但是我自己想想，我沒有做錯過事，怎要怕見他？所以聽見之後，馬上就到商會去。

在商會客廳中，有一個年約卅餘歲的人，穿著企領民衆裝衫褲，頭上留髮，鼻架金絲眼鏡，雙目炯炯，正與商會長梁鏡臺談論着；客廳前的天階，還站着幾個手持駁亮鎗的衛士。一種嚴肅的氣氛，却叫人見了便有些生畏。

梁會長一見了我，便攔眉怒目地向我問道：「今天早上第一聲鎗，是你打的嗎？」我看他兇神惡煞的模樣，我便有些沉不住氣，悻悻地答道：「是！」他聽見了便暴跳如雷地罵我，說我是糊塗雞，打錯了吳縣長，着我上前向那穿著企領民衆裝的人道歉，我向來不服輸的，我說：「道歉，應該你去做，我就不幹。」梁聽了更氣得不開交，破口罵我。我乃對梁說：「你不是說過嗎？沒有獲得准許，又沒有信號的船隻，如果，闖入了戒嚴線，不管什麼，都要一律射擊阻止。我今天早上執行你的命令，你現在反來責罵我，你真是個糊塗蛋！」梁氣極了，走上前要打我，那位穿民衆裝企領的吳先生，立即起來，一手把住梁會長說：「這些小事，我却不怪，你倒生氣了！照他說來，他放鎗射擊，是應該的。」說罷，便揮手叫我出去，我便一溜煙地跑回舖中去了！後來，我聽人說，這位吳縣長就是新甯民選的香山（即今日之中山）縣長吳鐵城先生。因為要去接任，所以道經本鎮河面，他的船裝有鐵板，配有機關槍大砲的。我因此對鐵城第一個印象，是感覺他祥和的態度，是十分稀奇。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從上邊這幾句話，我們可以想見到吳鐵城對於東北，是何等關切了！十九年夏季，在葫蘆島築港工程，舉行開始典禮的一天，吳鐵城以中央特使的身份，在典禮中，發表他的演說，他從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說明了東北對於中國的重要；從地理、外交，及國際情形，說明了東北的危機亦即是中國的危機。他指出了我們自救自強之道，是全國一致合力建設，他希望葫蘆島的建設作為國防建設的嚆矢。他那篇演詞，在軍、工、警、政、學、各界方面聽衆一千餘人之中，博得了全場熱烈的鼓掌。我那時正在北寧鐵路局做事，奉派參加典禮擔任招待來賓工作，從會場裏，看見身穿長衫馬褂的吳鐵城，正從鼓掌聲中，向聽衆微笑，點首致謝，然後雍容地步下講壇。我更從廣衆中，聽到了不少讚佩吳鐵城的話，我當時非常歡喜，覺得中央當局，能够派出這一個多麼漂亮的人物。

吳鐵城的吼聲，雖然驚醒了國人對東北的重視，可是日本軍閥急不暇待，也不容許我們奮起圖強，就製造了「九一八」事件，侵佔了整個東北，繼而蹂躪我全國。吳鐵城在任上海市長，及中央黨部的秘書長的時候，他常常對人說：「我對東北，要負責的。」所以他對於東北人士或同志的職業問題，總較別一省人士優先考慮，如果有一個東北的同志，與一個廣東或別省的同志，同時向他求事，他總是先要安置東北的同志的。鐵城一生，最關心的，是東北問題，留存在我們的心目中，真是有不可磨滅的印象。

民國二十六年，吳鐵城奉命轉任粵省主席，到任不久，他老人家要想整理一下省營工業，他準備設立「工業管理處」，委派胡繼賢氏去充任處長，擔任這項工作，我那時適在該署做事，間中替報館寫一些文章，當時偶然看見報紙登載上項消息，我不知因何感動，就寫了一篇文章，在廣州民族日報社論欄上發表，大事批評吳鐵城，那篇文章的大意說是：

「在省府組織法上的規定，省營工業，是歸省建設廳管理的，要想把它劃出來，另設機關管理，應先修改省政府組織法；如果未能修改法律，憑着一己的愛好，另設機關管理，這就是違背法令，破壞制度。建設廳長如果做得不好，儘可以換人，否則不能換人，又要新立機構，覓人辦理

，這就是任用無能之人，與虛耗國家的公帑。吳主席這回要把省營工業，另設機構管理，這是我廣東人民，所不喜悅的，因為這一個措施，就是違背法律，破壞制度，任用無能，虛耗公帑。」

報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却被吳鐵老早上看見了！他打電話找民族日報的社長黃範一到省府去，他見到黃社長，就拿著當天的民族日報，指着那篇社論，對黃社長說：

「一哥！這篇文章，是誰寫的！你看到沒有？這是什麼意思？」

黃社長接過了報紙，他從頭細看，一下那篇社論，他便「特熱衷」地對鐵老說：

「主席，對不起，我昨天未到報館去，這篇文章，現在纔看到的。誰寫的我實不知道。但是，主席，你以為不好嗎？你有什麼意思？」

鐵老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暫時不告訴你，我對於這事，總是要處置的。」

因為經過這一段的曲折，我當時受了嚴署和報社兩方面許多的責備。使我感覺到十分的迷惑。其後不久，省政府便取銷了工業管理處，那些省營工業，仍舊歸由建設廳主管，到那時，我纔鬆了一口氣，深深感佩鐵老的為人，有這樣磊落的襟懷！

三十七年多，孫哲生先生奉命組閣，當時立法院內，經已潛伏了一些匪黨份子，因此，對於政府人員，大事攻擊，「貪污無能」，「官僚資本」，「獨裁專制」，等等名稱，隨便地便加在他們身上；而更有些「天真」的份子，又「以訐為直」，推波助瀾地，幫助那些潛伏的匪黨，高聲叫喊。從這些毫無忌憚的言論，已經造成了社會上人心的不安，政府信譽的低落，有許多忠實的同志，看見了這般情勢，認為要安定人心，維持政府，主持公道，鎮壓反動。我們立法院院長的一缺，必須要一個資望能力，政治經驗，並極豐富的人，來繼任該席，才能阻止這些惡劣的趨勢。一般人心目中，大家都以為吳鐵老最為適當，所以許多同志，都自動起來，替吳鐵老去洽商推選，可是孫院長左右，藉着「一致內閣」的美名，硬要拖着吳鐵老參加孫內閣的組織。到了十二月二十日，我們曉得鐵老無法擺脫那些索縛了！我個人非常地憤恨，寫了一封信寄給鐵老。那封信的大意：就是把當時立法院內的情勢，與大家的希望，請他老人家對於離開立法院，參加孫閣這一件事，重加考慮。這封信寄出了以後，我也未向鐵老辭行，第二天，我便與譚委員惠泉，匆匆束裝，由京轉滬，趁搭浙贛、粵漢兩路火車，回粵去了！

南京陷匪以後，翌年春天，我到廣州東山吳公館去拜候鐵老，鐵老一見我就說：

「很多謝你，你在南京給我的信。我的見解，正和你一樣。可是國家需要孫先生出來組閣。孫先生又一定要我來參加。我只得犧牲罷了！」

真的，鐵老的一生，為人不顧己，是他能融和大衆唯一的特點。他離開立法院的一件事，雖然是失策，或許有惋惜他：「深悔當年輕一諾，未應倉卒嫁孫郎。」但是觀過知仁，却增加我們對鐵老的佩服！

來臺以後，因為鐵老血壓頗高，我們都不敢去常常打擾他，可是，他每每在公衆的聚會場所，碰見面的時候，常是說不去見他，叫我們要到他公館去談談，他那種好客的熱情，常使人們感動。

一天，我與幾位同鄉，去拜候他，我們也進入客廳坐下，大家問候老人家的健康情形，隨便談談一些大陸消息，及港澳情形，鐵老對於反攻大陸，拯救同胞，都是滿具信心的。他娓娓而說，滔滔不絕約有一個鐘頭之久，大家恐他太累了，因此就告辭，他笑對我們說：「我身體近來較好，相信打回大陸之後，總可以捱得十年八年的。」

鐵老對於反共抗俄必成功信的信心，是極其堅強的。我們每一次看見過鐵老以後，總可以把它們心理上的陰霾，掃除一空。他對於同志間的鼓勵，就是他堅強的意志，實有很大的力量。

「昊天不弔一老，黨國遽喪元良。」在本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鐵老竟離開我們歸去了！這是一種損失，任何人都知道是很大的。然而他祥和的態度，負責的精神，磊落的襟期，堅強的意志，總是不會使我們忘記。

（四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於臺北）

悼吳鐵城先生

劉誌軒

古人云：「蓋棺論定。」吳鐵城先生奔走革命四十年來，對黨國効勞，為社會服務，其功績與事業，實足以昭垂於後世；其音容儀型，永存於人間。總統頒賜輓聯曰：「功業昭垂」。最足以相稱吳先生一生的事功。他的突然逝世，給予世人如何的印象？可於國內及海外紛紜疊來的弔唁函電足以觀察到，尤其於大殮之日，予弔祭者以何等的哀感追思之情。吳先生事功固足以昭垂後世，在其個人，更說是成功的。我對黨國元老吳鐵城先生本階下三種意義致其悼念之思：（一）在國民一份子的立場：以吳先生為黨國服務歷會參預中央黨政大計，卓著殊勳。最近於國民黨三中全會發表演說，殷殷相勉全黨同志，發揮自動自發的革命精神，加強反攻大陸的準備。並強調要反攻大陸，必須鼓勵大陸的革命風潮，大陸革命風潮起來的時候，就是反攻機會的成熟時期，這是值得各同志和政府當局注意的。以吳先生的抱負，黨國正深倚畀，但他突然逝世了，這是黨國一大損失。（二）站在桑梓的立場：吳先生無論任職廣東省建設廳長，及省政府主席的時候，對於桑梓的建設，及青年的培植，或任職中樞的時候，對於桑梓的關懷與救助，這是無人不感念的；而今吳先生逝世了，真有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之感。（三）站在僑民的立場：以吳先生一生重視僑胞，在其任職中央海外部長，及南洋宣慰使時，對於僑胞的關懷，極深得海外僑胞的擁護。尤以近年致力於國民外交、華僑協會工作，與歐、美及亞東各國朝野人士，海外僑胞，嚶嚶相應，聲氣相通，其為各該地華僑擁護推崇，罕期其匹。最近，於三中全會發表演說，對於僑務工作，尤殷切相勉，以目前辦理僑務為黃金時代，希望主管僑務者，把握時機，領導海外一千三百萬僑胞，支持政府，完成反攻復國的重任。今大業未竟，而吳先生已逝世了，豈僅我僑胞之一大損失耶。

鐵老護僑之德

李竹瞻

緬甸黨務，自民國二十三年發生糾紛，數年未息，至吳鐵老出長中央海外部後，代表總裁慰問海外僑胞，親至緬甸，召集同志，勸以黨誼黨德，解決了數年未息的黨務糾紛。再，召開第五次全緬代表大會，選舉第五屆駐緬甸總支部執監委員，重建緬甸黨務之基礎。旅緬同志，均感鐵老公正嚴明之德。

日本南侵，太平洋戰事爆發，仰光淪陷後，我以駐緬甸總支部常務委員名義，在緬北八莫，負責疏散僑民歸國工作，追緬北淪陷，疏散返國僑胞，十餘萬之衆，經滇緬公路至昆明，沿途均由政府設站招待，並分別配車遣送回籍，少數撤退重慶者，均由中央黨部成立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及僑民運動指導委員會，分別安置，俾歸國同志，均有職業，此乃中央黨部秘書長吳公鐵城之所提，誠足表現其護僑之德意。

華僑協會總會悼念吳公，出版特刊，謹述所知之事實，以證鐵老生平愛護僑胞之德。

敬悼鐵老

徐晴嵐

本黨先進 吳鐵城先生，遽歸道山，中外震悼。鐵老之逝，對於本黨，是失去了一位革命的元勳；對於國家，是失去了一位成功的人物；對於全世界的僑胞，則是失去了一位最親切的師友。

鐵老一生對於黨國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無庸多說。可是有幾件事，最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提出來作為我們對鐵老的追思。

還在「九·一八」之前，使東北數千萬同胞，在和諧的空氣中，接受了三民主義的洗禮，鐵老是有着不滅的功績的一位。他把握住當時人心思治的願望，一舉而完成了一件本來極艱鉅的工作。為國家的統一，奠定了初步的基礎，避免了無數的犧牲，這是大家同有此感的。

在抗戰末期最艱苦的階段，他又擔任了黨內事務長的工作。使黨內同志的步調，更趨一致；使黨內同志的氣氛，更趨和諧。這在事功的表現上，似乎並不是如何輝煌而動人，可是鐵老當時所費的功夫與所發生的作用，則是我們不難想像的。

但鐵老對於個人的功業，並不感到如何的重要，在他一生中，時時不忘，而致力最多的，則是他對於海外千萬僑胞的關懷。他的一生，也可說是與華僑結成不可分離的關係。在僑胞中間，鐵老起着師保的作用；在僑胞的心裏，鐵老有其不拔的地位。他常認定華僑過去是「革命之母」，今後是反共復國的一大力量，因而，對輔導僑胞的工作，引為其終身事業。抗戰勝利後，他到海外宣慰僑胞，使僑胞更加深了對祖國的嚮往。最近幾年，在國內，還是僑務問題的權威人物，和僑運的精神領導者。鐵老去逝，對於海外的千萬僑胞，其震悼的程度，是可想而見的。

我不敢妄測鐵老的人生觀，但他的謙沖淡泊的襟懷，不耻下問的精神，親切和藹的風度，就可以說明其修養之高超，使任何人一見而傾心的。無怪我們在瞻仰他遺體之前，都不禁泫然心動！

總統以：「勛業昭垂。」四字，題贈鐵老的喪禮，對於鐵老的一生，是最好的論定。「人生自古誰無死」以對黨國的功績而言，鐵老是盡到了應盡和能盡的一切責任，而無任何遺憾的。可是，此時此地，我們却覺得鐵老去得太早了一點！今日來敬悼鐵老，覺得我們今後對黨對國和對海外千萬僑胞的責任，也與我們的哀思同時加重。

憶吳鐵老

柯俊智

鐵老逝世的噩耗，突如其來地傳出，國內同胞與海外僑胞，一致震驚痛悼！在大陸淪陷，黨國艱危，中華民族瀕於絕續存亡之頃，喪此黨國元勳，中樞輔翼，失却倚岸，自是極其痛惜之事。而海外僑胞，失此瞭解最深，啓迪最誠，扶植最力的導師，尤為無可補償的損失。

鐵老與海外接觸，淵源甚早。總理對海外僑胞聯絡，即多由鐵老翹贊。肇和艦起義失敗之後，非島參加同志流落滬上，與鐵老往還尤頻。我獲認識鐵老，是在民國廿九年，他任海外部長以後。其時，我任本黨駐菲總支部書記長，初僅公文上之往還，凡有合乎情理之請求，無不邀准，黨務賴以順利發展。內心即覺鐵老迥非一般陳腐，孜孜以呆板法令文字咀嚼為能事者可憐，依然景仰。追是年，任國民政府特使，遍訪東南亞各國，過菲律賓時，始獲親聆教誨。有所請示，無不作斬釘截鐵之可否決定，絕無一般模稜兩可，迴避責任的官僚惡習。衷心敬服的，更不止我一人。其時，共匪正利用抗戰坐大，菲島華共利用救國名義，發展組織，製造磨擦，分化團結，打擊本黨愛國團體。一般僑胞未識其陰謀，咸以共赴國難，雖不致發生

糾紛，事事忍讓；即本黨同志中，亦有少數感於共匪偽裝宣傳，迷於「開明的」靡靡口號，而被利用，對黨內活躍同志加以逼制。鐵老即予嚴重警告，須省察共匪行徑，及時猛省警惕，不得中共匪陰謀。感服其誠見卓越與氣概磅礴的同志，更不可以數計的。

民國三十年五月，奉召赴渝受訓時。鐵老已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對海外黨務、僑情，仍特別關懷，對外工作，尤能作確切之指示。時我年約尙青，血氣正盛，憤激之言，坦率直陳，鐵老未嘗以爲忤，爲歷舉事實與理論，對切指示，務令體念了悟而後已。於此，足徵其英拔栽培後進之真誠與懇摯。凡曾承鐵老教者，當有同感。大陸不幸陷匪，鐵老隨政府渡臺，雖已不直接擔負政務與黨務責任，而致力於僑運與國民外交工作，我亦已從事報務。每次返臺，渠必殷殷以僑情、黨務狀況垂詢，並審時度勢，作確切深入之剖析與指導，其關切僑務有如此者。以視一般僅作表面敷衍，規避問題，順聞意見而自謂爲關切僑情者，誠不可同日而語。

十餘年來，鐵老和我的關係，由長官而師，而友，由嚴重而輕鬆，由當然而自然，但我內心對他的敬仰，却是與日俱增。而今鐵老逝世，雖精神仍在，但再返臺時，將有無處請益之悲！亦深悔寶貴之平庸與前此之承教不動。以我粗淺的瞭解，對鐵老有左列四點的認識：

①能知人，善用：鐵老接長海外部，異於習常慣例，未嘗帶一特殊關係人入部。所有部中人事，概仍舊貫。以清誠感召，以人格影響，因勢利導，督促工作，幹部咸知遇而用命；不特部中朝氣煥發，影響所及，海外黨務，亦蓬勃活躍。後期抗日，我政府局面雖日就蹙促，海外僑胞敵愾情緒，轉而日告堅強。太平洋戰爭爆發，陷敵地區，仍有華僑游擊隊伍，與敵作殊死搏鬥。共匪漢奸賣國，我政府遷臺，海外僑胞仍有信心。凡此種種，我敢謂其乃當日鐵老知人善用，信任幹部作風所播的種子。

②辨時勢，負責任：抗戰步入中期，我政府之能耐，漸爲世人認識，國際地位相應提高；尤其東南亞各弱小民族，一反其卑視觀感。鐵老奉命遍訪東南亞各地，運用其卓越智慧，靈敏外交手腕，爭取與國，並隨時隨地爲僑胞解除疾苦，消弭內部紛爭。以菲島而言：當時，萊市菲化案，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鐵老對菲故總統，責以大義，動以私情，一語而解除數萬人民生活威脅。僑國糾紛，兩造面對，一言釋嫌。今日僑胞處境，困難重重，而鐵老遠歸道山，有茫茫無依之苦，所以一致懺悼，實亦撫今追昔，情有所必然者。

③信任幹部：鐵老憑其卓越辨識，對於部屬，不獨能知善用，凡經考驗體察，確具工作能力，勝任職務，靡不推心置腹，信任無間，有「總理遺風」。而部屬感恩知己，雖赴湯蹈火，之死靡他。記當菲島淪陷，本黨同志相率潛入地下，堅苦奮鬥，出死入生。稍有國家民族意識者，莫不深切同情，甚或傾家援助，冒死庇護。乃奸共匪謀殺聖才、黃其鼎等滲透份子（當日任軍統情報員，現在大陸任偽職），表面偽裝抗日，暗中打擊忠貞同志。竟冒報中央，誣陷施逸生同志和我「勾結敵人，殘殺僑胞。」總裁赫然震怒，手令查辦。鐵老體察已往，認爲事有蹊蹺。因向總裁請命，緩待時局澄清澈辦。非島光復，奉召赴渝出席六大大會，甫下飛機，現任第三組李副主任，見面執手，即稱：「你來甚好！事後方知遭敵暗算。」一至於此，然而鐵老祇意念在心，並未先提其事。徵鐵老之信任，施同志及我無今日矣。

④大公無私：十餘年間，接觸頻頻，尤其居臺時爲最。每次見面，對於公務，鐵老必不憚煩，詳加指陳利害得失，並多方勉勵，効忠黨國領袖，庶期無忝黨員厥責，未嘗一語及私事私務。雖然鐵老黨性特強，基層黨部對外糾紛，過不在黨，渠必堅持立場，澈底力爭務求是非表白，恩怨分明，絕無有抹煞事實，犧牲幹部之事。以視一味表面虛浮敷衍，冒充開明態度，轉爭取中立口實，否定部屬忠貞，助長敵人威風，滅損基層組織地位，相去奚啻霄壤。

嗚呼！鐵老逝矣。反攻號角，即將吹響，中央有聞聲鼓而思良將之感，海外華僑，丁今荆棘叢生，處境日就艱難危殆之際，更有前路渺茫，無處傾訴之悲；而領導千三百萬華僑參與反共抗俄大業工作，尤苦無繼起。僑胞之悼念鐵老，所以益於國內同胞者，在此。

嗚呼！鐵老逝矣。以上膚淺之見，曾不能增其偉大於毫末，性情之所鍾，有不能已者，爰表而出之，特以自勉，期無負鐵老之期望耳。

懷 鐵 老

周 爾 燭

一個暮秋早晨，我帶着沉重的心，讀紐約時報鐵老逝世的消息。昨天，閱到中央日報十一月廿一日包華國先生「懷鐵老」的文章，使我彌增懷念。特借包先生的標題來寫我對鐵老的懷念。

我見到鐵老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時，他是中央黨部秘書長，我剛從越南歸來。一個懷懷着民族復興遠景，滿腔熱血的年青人，來到戰時的首都，鐵老「和藹可親」和「絕無絲毫驕矜之色」，給我最大的鼓勵和慰藉。

鐵老對海外事情，興趣似乎特別濃厚。我是國民黨黨員，原在西貢領事館服務，那時，因公回到重慶。鐵老不厭其詳地聽我向他報告越南情形，有時還提出問題，要我解答。不久，珍珠港事件發生，我已回到外交部工作，使我朝夕不安的，就是駐西貢領事尹志拯先生和全體領事館人員的安全問題。這當中，我對鐵老的充沛熱情和勇於負責的精神，印象最深，衷心感激。這裏我要聯帶地簡單敘述一段故事。

尹先生是北方人，高高胖胖的個子，爽直、痛快、熱情、誠懇和俠義的心情，可以代表他當時的整個性格。他辦事幹練果斷，機警負責，處處事事顯着有辦法，是我做事以來所罕見的好上司，好朋友。抗戰前半年，駐西貢領事館同人，能不避艱苦，戮力同心，做了許多打擊敵僞和護僑的工作，尹先生領導之功，是值得稱頌的。珍珠港事變以後，尹先生和所有領事館人員，均被法越當局，以保護僑名，斷絕一切對外消息，「招待」起來了。我和尹先生以及其他同仁，曾在一起工作，可以說是共過甘苦的。尹先生把駐在地當作鄉邦，把領事館當作他的家。在越局緊張時期，他說政府派他充當領事，他是「守土有責」的。如果，政府沒有命令，或是當地政府沒有以書面提出促他離開，他不離開職守，他也絕不作撤退領事館的請求。眼看日軍進駐海防，接着南下入了西貢市區，領事館鄰近都有日兵崗位，駐北圻領事館早已撤走了，尹先生仍然堅守崗位。以至珍珠港事變前夕，日軍出動拘捕，尹先生和其他同仁，聞風夜半化裝出走，終於中圻草莽叢林中，被法越當局覓獲，當作「上賓」，「招待」起來了。

當時，我對尹先生等人的下落不明，生死莫卜，至感憂念。我以為這些人都是國家至寶。我們如不積極設法營救，我們真是罪孽深重了。為着良心的驅使，正義的呼喚，我不覺不覺地負起奔走的责任。在無可如何中，我只祈求救於鐵老了。我告訴他，當地的情形，何以應該從速營救和如何營救的具體意見。我因這事，一連見他多次，我心中着急極了。最後一次，他說：你應該報告外交部，報告後應該催辦，你可以催催某某。天哪！我只是一個芝麻大的官兒。但我真不顧一切，膽如天大了。我五天十天搖動筆桿，連上蒼呈，此外，我還有其他催辦辦法嗎？鐵老當然是完全對的，我是外交部職員，營救對象是外交部的人，營救責任和正當途徑，又何嘗不是外交部呢？大概他看到我着急的情形，叫我不要走。他立刻打電話到外交部，他在電話筒中說：「聽說駐西貢領事館人員生死不明，維祺政府和我還繼續外交關係，外交部營救情形如何？尹領事等都是本黨忠實同志，我們一定要把他們下落查明，營救出來，我們一定要緊急辦理才好。」他放下電話筒，回過身來對我說：「你覺得滿意了吧？」我謝謝他。在離開中央黨部的時候，我好像處身另一境界——一個充滿着溫暖的美和愛的境地。我認識了鐵老，我更加敬愛他。以後接連着中央黨部秘書處，還來了二次催詢尹先生等營救情形的文件。

包先生說鐵老：「軒昂磊落的氣宇，豁達大度的心胸。」的確最足使人喜悅。他那瀟灑幽默的神情，也使人易與接近。我記得，在「慶」有一次我又跑到中央黨部見到他時，他大概情緒很好，迎面第一句用英語問我：「你要升官嗎？」當時，我倒怔了一下。接着回答他：「我不想升官，我正在

學做好人，學做好事。」鐵老風趣如此。

我已經十年沒見到鐵老了，他如今與世長辭了。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寫這篇短文來紀念他，也算是我向他表示最後一次的誠懇的敬意吧！

寄於華盛頓

吳鐵老一夢歸真

萬念之

國民黨元老總統府資政吳鐵城先生，於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因心臟病不治逝世。在未滿一個月的時間內，自由中國先後過去了吳稚老、谷正倫及吳鐵老三位出名的人物。其中：稚老，以我國近代一大思想家，聞名於世，巨星隕墜，固極為無數知與不知所同表震悼！但，終因其年事過高，罹患小便閉塞症，輾轉病榻多年，風燭殘年，已早為大家所料。谷正倫先生，則因患胃痛症，住中心診所醫療甚久無效，此一至今尚為世界醫藥科學所感棘手之難症，一旦罹及身，其危險性也是衆所週知的。唯獨吳鐵老的死，到真是極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因為，不僅是由於未聞其患嚴重心臟病而死於心臟病，而且「一夢歸真」的事實，畢竟在世界上還是少見的。再說，這樣一位畢生為革命工作努力，對國家貢獻很大，生平待人和藹，笑口常開的好人的猝然長逝，都是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重要原因。

吳鐵老，不僅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出現於社交場合上，談笑風生，毫無異樣，甚至在死前一天的傍晚，還是身體健康一如平常。十八日下午三時左右，他親自到他所領導的華僑協會（在臺北市南昌路），主持了一個例行性的會議，並曾在會議之後，當場，邀約幾位朋友，日內到他家晤談。大約在六時左右，他從華僑協會公畢出來，登車的時候，他先告訴司機說要去理髮店理髮，但開了一段路後，看看天色已晚了，又告訴司機說：「還是開回家去吃飯吧！肚子已餓了。頭髮又要花一個鐘頭時間，明天再去。」這天晚上，鐵老一生最後一頓飯，也吃得跟平常一樣，雖然僅僅一碗半的飯量，但這已是他十幾年以來的習慣了。

假如，真有所謂「凶兆」的話，那麼，這天下午起，氣象所先後報告的：強烈颱風「葛拉小姐」，可能於當晚，在臺灣西南海岸登陸的消息，對鐵老的死是可以牽連在一起的。鐵老晚餐用畢，將近七點鐘的時候，他獨自在沙發椅上休息，順手自茶几上拿起了當天的晚報，發現臺北市國際戲院，這天，已換了瑪麗蓮夢露主演的「紳士愛美人」的新片，因而，引起他看電影的興趣，於是轉身去抓起放在右側茶几上的電話筒，撥了電話去邀約張岳軍（群）先生夫婦一同看戲去。據說這些年來在臺灣，吳、張二位政要，由於同未擔任實際職務，都比較有閒，加上他們之間本來感情甚篤，所以在環境相同下，過從更密，常常都是一塊兒消遣，一塊兒進出的。不料這天晚上，由於「葛拉颱風」警報的關係，鐵老看戲之議，終被張岳軍打消了。據說，當電話接通的時候，鐵老興緻勃勃，告訴張岳軍說：「今天國際的片子，是瑪麗蓮夢露主演的，很值得一看。」張的回答大約是：「今晚風刮的很大，據氣象所報告，怕有颱風登陸哩！還是改天再去看吧。」鐵老聽對方不同意看戲，於是把話題轉到別的上面去，天南地北地足足閒聊了廿五分鐘之久。想不到那便是一對密友最後的話別。無怪當第二天早晨，張岳軍在鐵老榻前，目睹老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後，含着眼淚告訴人家說：「想不到只是一夜之間的事，早知道這樣，昨夜縱使括更大的風，我也要陪他去看那場電影，也許就挨過了一個厄運也說不定……。」

鐵老放下了給張岳軍的電話之後，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塊巧克力糖，咬了一口，慢慢地咀嚼。人家都說：愛吃糖菓零食，是老年人「返老還童」的顯著象徵之一。這些年來，很多人在公共場所，都常見鐵老嘴巴在動，巧克力糖總是隨身帶幾塊的。嚼了幾口糖之後，也許鐵老想還是很無聊，於是又拿起電話筒撥到二四五〇二號臺北市中華路安樂池去，要他們派一個擦背的人到家裡來。年紀大的人，自己洗澡很費力，而且不易洗乾淨，鐵老

每隔幾天，就要請安樂池的擦背工人到家裡來擦個舒服。不過，以往總都是那位跟他二、三十年的副官阿寶，替他掛電話去安樂池的，獨有這最後的一次，他却是自己親自掛了，這約摸是當天晚上八點半的時候。因此，當一點多鐘以後，安樂池派來擦背的人到吳宅按電話鈴，副官阿寶開了門，起先還說：「今晚沒有人打電話叫你們來擦背吧！」擦背的人答說：「是秘書長自己打的！」（鐵老的親信部屬慣稱鐵老為秘書長，指當年中央黨部秘書長。）這時，鐵老在客廳已聽見了門口的對話，連忙大聲喊說：「請他進來，是我自己打的電話！」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浴室的熱水及肥皂、毛巾等等，都準備好了，家人侍候鐵老入浴，那知下水時，稍感發冷及頭暈，只十幾分鐘，即草草洗罷，返回臥室，並略有嘔吐現象。據說：鐵老在兩個月前，也曾經一次，因洗澡經熱氣一薰暈了過去；結果，是請一位專施中醫針灸手術的吳大夫，在左右頭額各刺了一針後，甦醒過來。因此，這晚家裡人又以電話把吳大夫請來，在鐵老頭額刺了四針後，鐵老自覺已舒服許多了。當吳夫人表示還要請經常替他治病的鄧錫醫師的時候，鐵老說：「時間不早了，睡一夜，也許會好起來！要請醫師，明早再去請吧？」是當深夜一點鐘左右，鐵老照例服了一些安眠藥就寢。一二十年來，吳鐵老睡前，都要服安眠藥少許，才能安靜休息。可是這天晚上，服下安眠藥後，很久還輾轉不能入夢；吳夫人陪侍左右，替他送開水，問寒暖，一直到三時以後，鐵老才漸漸安睡。吳夫人聽到他已發出熟睡的鼾聲，這才為之放下蚊帳離去。

十九日晨，鐵老家裡人派汽車去接鄧錫醫師，八時三刻，鄧醫師到家，掀開蚊帳，竟發現鐵老脈膊已停止，全家人都為這奇突的巨變，驚慌忙亂了！鄧醫師即為鐵老注射強心針，並用人工呼吸；不久，朱仰高醫師亦被緊急電話請到家協助，但卒無法救治。這位畢生從事國民革命的長者，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間是十九日上午八時，但正確失去知覺的時間，由於睡眠的關係，卻沒有一個人知道。

吳鐵老，享年六十六歲，一八八八年（民國紀元前廿四年）三月九日，生於江西九江，可是他的原籍却是廣東中山縣。他早年留學日本和美國，對英文及日文都有相當程度，他的英語是在檀香山學成的，所以說來好像帶着一種不平凡的腔調。鐵老更是一位倡導國民外交最力的人，他死前一個多星期，正當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夫婦訪問臺灣的時候，他最後一次，為國家做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工作，記得在十一月九日中午，他領導自由中國廿一個外賓人民團體，在臺北賓館，舉行盛大的宴會歡迎尼克森夫婦。這天，他以總主人的身份，從頭到尾，以非常適當的風度，週旋於貴賓及甚多外賓之間；最後，還在賓館後園陽臺上，分別用中、英語致詞歡迎。尼克森先生於答詞結尾時，以幽默的口吻說：「我今天特別感覺愉快的，是你們主人之一的吳鐵城先生，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而我却只能說英語；希望我下次有機會到貴國來，雖然中國話不能說得跟吳先生說英語一樣好，但至少也要能對各位說幾句簡單的中國話。」以後，當十二日早晨，尼克森在臺北松山機場跟鐵老握別的時候，又再度提出來說：「啊！吳先生！我下次來跟你講幾句中國話呀！」從這裡，可以看出鐵老在國民外交方面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

十一月三日，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的靈柩，從貴陽路實踐堂，移往中山北路極樂殯儀館火葬的時候，黨國政要，及稚老的景仰者幾百人，都參加送殯的行列，吳鐵老當然也在裡面。當走近中山南路口中央黨部門前的時候，鐵老已經有點氣喘了，和他並行的朋友，如張岳軍、俞鴻鈞等人，都勸他先坐車回家去休息，不必勉強跑路了。但鐵老却答說：「吳老先生這麼大的年紀，又是我們黨國元老，這是最後一次了，不送送心裡過意不去。還是讓我慢慢地跑跑吧！」及至抵達火葬場的時候，這位生來喜歡說笑話的鐵老，又忍不住地跟左右的年老朋友們說：「呀！這地方多好啊！過幾年我們這些老骨頭，恐怕都要送到這裡來了！」想不到一句順口而出的玩笑話，竟會那麼靈驗地給鐵老自己很快就帶來了不吉利的遭遇！

十月下旬，魏道明夫婦，結束歐遊，自日本歸來，那天大清早，吳鐵老也趕去機場歡迎。當魏夫人鄭毓秀博士，發現鐵老的時候，連忙說：「吳先生！這樣早，實在不敢當！」鐵老一面大聲叫：「歡迎！歡迎二姐。」一面把魏夫人手裡的鮮花（小女孩獻給她的）拿過來，又雙手高高地獻過去說：「讓我也來向二姐獻花呀！」談諧風趣，惹得大家都哄然大笑起來。

從張岳軍先生那天在鐵老治喪委員會上，以治喪會主任委員身份，報告鐵老逝世經過的那一段話中，可以讓人瞭解鐵老一生對黨國的貢獻，及做人做事上值得人們景仰的地方。張岳軍說：「多少年來，我們都稱吳鐵城先生爲吳鐵老，連前輩吳稚暉、于右任先生亦稱爲吳鐵老，因爲，吳鐵老四十多年來，爲黨爲國，都有很多的貢獻；尤其，當他任上海市長時，適值「一、二八」事件發生，當時，他會寫下遺書，表示以鞠躬盡瘁的決心，保衛上海。」張岳軍又說：「吳鐵老過去曾在黨內和政府及地方服務，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都知道他爲人豁達大度，對黨政大計，特別是黨或政府有糾紛的時候，他都會盡過他最大的努力。不幸，他在今天故去了，同志們無不嘆聲哀悼！」

吳鐵老自幼一直到抗戰之前，始終是身體魁梧，精神飽滿，且爲運動健將，一向是沒有什麼病的。但自經八年抗戰的積勞以後，他的身體便沒有以前那麼壯健了。記得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鐵老從南京到上海養病，還曾經一度嘻笑着對往訪的新聞記者們說：「這回到上海來檢驗身體，是想把這部『舊卡車』修理好了，還要跟各位青年，中年一樣，同爲國家出力呢！」近年來，鐵老的身體更逐漸衰弱了。去年七月間，一度患高血壓及風濕症，曾飛往香港住院醫療，可是他的責任心重，住了不久，又回到臺灣來參加反共抗俄大業了。

鐵老平生言論散見各報刊，長篇專書並不多，但有一尚未完成的鉅著「四十年的中國與我」，爲生前精心結構之作。該書排定章目共十二編，從第一章「辛亥革命前後」至末編「灑淚別金陵」止，分章敘述，以個人體驗反映中國四十年來歷史，擬寫三、四十萬言，現僅寫至第五章北伐時期，約十二萬言。鐵老生平歷經大事，以及接觸社會人事之廣，見聞之博，分析事物見解之卓越，此稿能完成，將爲敘述近世紀中國歷史之一部偉著，可惜尚未完編。十年前鐵老即有志於回憶錄之作，來臺後燕居稍暇構思措詞，慎重將事，由追隨其十餘年之親秀俠執筆記錄整理，一字未妥，稿箋數易，其撰作之認真，可以想見。去年鐵老血壓增高，暫事擱筆，故未成篇，友好知者亦甚少，僅三數人曾過目。

總之，鐵老生平業績，爲世所知，這裡不必多所贅述，我們總覺得他的死，無論是對自由中國或國民黨本身，都是少去了一份相當寶貴的力量。這裡所說的「力量」，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指的「政治地位」，而是對其精神的影響而言。因爲鐵老雖然近年沒有實際的執掌政治，但對於國運的推移，與世局的發展，却時刻留心，沒有絲毫改變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的政治家襟抱。鐵老的猝然病逝，在他個人來說，動名功業，長在人間，生榮死哀，自無遺憾，所可惜者，是自由中國從此少了一個忠於謀國的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重大的損失。

國事忙壞吳鐵老

魏明珠

吳鐵老的逝世，可以說完全是因爲辛勞過度所致。當十一月九日，二十四個人民團體，在臺北賓館請尼克遜副總統吃中飯時，他作總主席，代表主人致詞，講完中國話之後，還再用英語把自己的話講述一遍。他的聲音很清楚，誰也聽不出有什麼重的病症在身上。可是，深知他的病情的人却頗不以參加各種公共活動爲然。因爲這幾年來，他已患了血壓過高症，經常是在二百二十五mmHg，而且右臂已有發麻現象，常用電療恢復右臂麻痺。最近一年，並且深信中國古代針灸治療法。臺北某一針灸專家的診所中，還懸掛着鐵老贈送匾額。雖說一位留德的鄭醫師治愈了他的高血壓症，但祇是治療法。鐵老由于早年辛勞以及四十年來爲國事操心，始終沒有好好的休養過；加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臨到應該休息的階段，還要組織一個華僑協會以及一個國民外交協會從事對外活動。他就因此，華僑團體回國，外國重要人物來臺，他就來回松山道上，候候風塵的接送着這些外來人物。茶會、鷄尾酒會，更是一個接連一個的出席參加。加上最近國民黨三中全會連續三天在陽明山舉行，他又匆匆的來回趕赴陽明山。這許多因素，終于在十八日的夜間，奪去了此老的生命。

有一位中年的將軍，在為吳稚老送殯以後，說過一段話：「政府應該設法讓身體不好的元老們，及早得到合理的退休制度的奉養，而能安心的過着退休生活。否則，這些元老們！為國家辛勞一輩子，到老來還要以衰殘體力去過勞碌生活，到飛機墜人扶持，上下山需人背負，未免是一宗殘酷的虐待。雖然是一件個人的私事，眼看元老們，如此相繼的謝世，政府實在應該設計出一種使元老們安心隱居的榮譽退休辦法出來。」

這一番話，說了不到二週，元老們之中，就有谷正倫以及吳鐵城謝世。谷正倫因為患胃病，病入膏肓，無法可施。吳鐵老的心臟病，如果好好保養，不讓他奔忙，他決不會這麼快的去世。政府目前，所剩元勳人物，已不滿五十人，實在應該好好的加以照料纔是。

吳鐵老二三事

王業歲

黨國耆宿吳鐵老，自隨政府遷臺後，一度息影家中，埋首創作，採用回憶錄方式，撰寫他的數十年從政自傳。在這本自傳裏，鐵老準備從六歲兒童啟蒙時代寫起，凡參加革命，從政經緯，及主持國民外交經驗，均包括在內。可惜，年前寫到民國十六年止，因心臟病復發，擱筆不寫，今鐵老溘然逝世，不能如願完成巨著，實為一大遺憾。

臺灣實行地方自治，大家一致認為花蓮縣長楊仲鯨是中國第一位民選縣長；實際上，早在民國十年，吳鐵老奉總理命，回返廣東原籍香山（今之中山）縣，參加競選，獲廣民選縣長之盛舉，已開中國地方自治之先聲。所以，吳鐵老才是民國以來真正的第一位民選縣長。

鐵老雖為廣東籍，但交遊廣闊，無分南北，朋友滿天下，絕無絲毫狹隘之鄉土觀念。鐵老以往一再公開強調的兩句豪語：「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偉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風傳一時，至今東北父老，仍不忘懷鐵老這種愛護東北之盛情，許多東北人士，都把鐵老當作東北同鄉，他自己也好自稱是東北人。

吳鐵老與國府故主席林森，交誼甚篤，民國一年，九江起義響應革命的愛國壯舉，即為兩氏所發動者。當時，林故主席任職九江海關理事，鐵老已畢業於同文學院，兩人一見如故，糾合青年同志宣傳革命，他們當年創辦的滿陽書報社，即為維護革命秘密活動的大本營。

民國十七、八年間，吳鐵老經常來往於關內外，曾以極明智的政治手段，促成東北易幟，歸向政府，圓滿達成統一全國的任務，建功極偉。有人認為，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行動。當年，東北各地人民，自動將五色旗扯下，懸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鐵老常以此自豪。

吳鐵老為海外僑胞最歡迎的一位僑務高級官員，他在民國二十八年，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長期間，第一次出使慰勞南洋僑胞時，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僑胞掀起狂熱的愛國潮，自動捐輸祖國，連當地外國人民，目睹此景，也深受感動。

吳鐵老人緣極好，他在上海市長任內，各國外交使節，均與鐵老友善，從未發生一次不愉快的事件；民國二十六年，鐵老離別上海，轉赴廣州，就任廣東省主席的那一天，所有滬上外國使節，均自動到站列隊熱烈歡送，其盛大場面，即為一顯著的明證。

吳鐵老平生最愛惜人材，在他披荊斬棘下提携的後進，不可勝數。像今日政府中很多幹練人員，均為吳鐵老當年慧眼識英雄的傑出青年人材。吳鐵老對人，從不以此居功。許多人材由於鐵老拔薦，發表要職，事後，當事人均有一種唐突之感，歷久，始恍然大悟。

吳鐵老原籍廣東中山縣，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三月九日，出生於江西九江，曾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民國前五年，加入同盟會，隨即赴美國夏威夷展開商務活動，協助國父推動革命事業，故鐵老實為中國主持僑務的第一人，兩日前，從夏威夷回國觀光六十六歲僑領陳阿來，便是當年鐵老在夏威夷最好的一位摯友，兩人在臺北見面，把酒暢談往事時，極多感慨。

外國人常稱鐵老爲將軍，這是因爲他在革命過程中，曾經數度以文人拜將的緣故；還在民國五年，回國參加討袁之役，更當過革命軍師長職務，其後，歷任大元帥府參軍、討賊軍總指揮、及廣東省警務處長等職。

吳鐵老曾任立法院副院長，民國三十七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現任總統府資政及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鐵老一生致力國民外交，並爲海外僑胞所推崇，主持國民外交協會及華僑協會，辛勤工作，以迄最後。

感懷鐵老知己之淚

張震西

鐵老謂曰：「汝從吾久，吾未致汝富貴，吾負汝！」噫！是何言。不才如我，非敢薄富貴如浮雲，實在畏富貴如陷穽，鐵老不富我重我，是知我愛我，非負我也。鐵老爲黨爲國，羅致人才，本天下爲公之義，未可貽私我之請，況介推之祿不及，乃其不自言乎！抗戰勝利，收復失地，鐵老知我能往還遠苦幹，薦任興安省民政廳長，不謂阻於俄共，鐵羽歸來，仍客食鐵老之門，以車魚相累者經年。時，中央舉辦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提名，鐵老詢我何欲，我憚奔競之煩，兩俱放棄，另舉同鄉同志以代，鐵老不爲忤也。後，孫哲生氏組閣，鐵老不能堅拒其邀，任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又欲以院、部參秘相昇，我雖方命，但仍從事專私邸，爲司筆政如故。凡此，固鐵老欲富貴我，而我自樂暴者，曷云負。我初來臺，任高雄縣民政局長，自覺才難勝職，始恍然以往在上之多阻礙，若鐵老崇以高官，不將誤盡吾生乎。是可知鐵老用人，固所棄者公，所見者明，於我又相知者深，相愛者切也。我識鐵老，在民六年，朱慶瀾氏長粵，我在其幕，策動歡迎國父回粵，因得與鐵老締交，相見恨晚；旋，隨朱氏去粵，業經整辦賑濟，與鐵老相違十年之久。民十八年，鐵老棄節出關，知東北與我有舊，戰之後，驅驅遼塞。其後，鐵老長滬、長粵，以及主持中央黨務，前後二十餘年，我由腹心之寄，浸如骨肉之親。近更隨赴國難，侍從朝夕，未嘗一日或離。古人有言：「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又言「失一知己，其憾無窮。」我與鐵老，既辱下交，又承厚植，知己相得，如魚如水，非泛泛者比。際此桑榆暮景，風雨一舟，鐵老棄我而去，人亡而琴爲摧，樹傾而籬安附，創傷在心，不禁淚如雨下！知己之慟，實逾平常而異乎衆。迄今旬月，淚猶未乾。嗚呼！詎有淚乾時乎。此輩迷途，僅及其私。至鐵老之偉大德行、功業、言論、風度、精神，自有民衆口碑，黨國史冊，千秋不朽，無待言矣。

敬悼鐵公

閻石麟

吳公鐵老於中國黨國之貢獻，自有史家秉筆，無庸余有所贅述。但不能已於言者，乃鐵公與石麟之公誼私交，以及對我韓獨立運動，暨我韓僑民皆感鐵老協助扶掖之恩，特拉雜爲文，聊表追思敬佩之意。

一、鐵公嘗語石麟曰：余對韓國人七之接觸，始自辛亥年韓國革命領袖申公植來華參加老同盟會，並參與武漢起義諸役時起，嗣申公組新亞同濟社，聯合中、韓革命同志，發刊韓報鼓吹革命，設立博達學院，培養人才等，凡申公有所需余助力者，莫不盡力協助之。

二、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我韓全國興起抗日示威運動，同時，籌組臨時政府於上海，推選三十三人代表全韓人民，宣佈獨立宣言，並公推李承晚博士爲臨時大總統，李東寧、李始榮、申圭植、盧伯麟、安昌浩等爲其內閣；未幾，李總統以歐、美外交重要，親自赴美主持，並提申公爲我韓臨時政府國務總理，於上海主持一切。當時，除中國朝野盡力協助外，鐵公之助力尤甚于一般。

三、孫總理在廣東組織護法政府時，申公以專使赴粵訪問，並承孫總理面允於北伐告成後，決予協助韓國復國運動之一切助力；所以，當北伐軍事受陳炯明叛變影響而告失敗時，申公副系之餘，痛恨交集，蓋恐北伐無成，復國受障礙，乃奮病復發，藥石罔效，未幾，實志已亡。旋即上海虹口事變發生，臨時政府乃由金九先生領導，我韓臨時政府乃移南京，嗣即由中國當局指定鐵公，何敬之、朱耀先三先生協助一切事宜，該時鐵公因時秘書長職，故出力尤多。

四、抗日戰事發生，我韓臨時政府，隨國民政府自南京、武漢、長沙、廣州、桂林而重慶，尤以，廣州陷敵頃刻，如無鐵公指撥車箱數節，我韓國帶革命人士難以脫險，至今思之，我韓民蒙受鐵公撫掖濟危之惠，無時或忘也。

五、抗戰期間，凡我韓臨時政府有求於中國政府當局者，事無巨細，統由鐵公協助，鐵公之與我韓臨時政府，雖無顧問之名，而有顧問之實也。

六、迫抗日勝利，我韓臨時政府之一切歸國事宜，亦由鐵公協助，頗為便利，是以我韓於一九四八年，在漢城成立正式政府時，特電專邀鐵公，中國政府亦派鐵公為特使赴臨漢城，參與我韓政府成立大典，鐵公蒞韓之時，曾受我韓人士之熱烈歡迎。

七、抗日勝利後，尚有滯留僑民三百餘人，並承鐵公囑張謇、馮宗華二位先生，負責協助一切歸國事宜。

八、綜上所述，凡我韓國在華僑民，無所不受其恩惠，致開鐵公逝世之噩耗，莫不痛哭失聲。

九、不論在重慶與臺灣，鐵公籌組之中韓文化協會，促進吾中、韓兩國之間之國民外交亦不遺餘力。

十、追憶石麟於南京主持我韓駐華代表團時，亦受鐵公一切協助，所有留華僑民，亦得鐵公之助力不少。

十一、近三年來，石麟輾轉於病榻以藥石為伍，尤蒙鐵公特煩張、馮二位先生，時來慰問，感愧尤甚。

十二、石麟之與鐵公，可謂教我如師，愛我如弟，惜當鐵公病逝之日，石麟亦厄于病榻之上，未能親自祭奠，實深遺憾也。

治喪營葬紀要

一、溘然長逝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總統府資政、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吳鐵城先生，在臺北仁愛路二段三八號寓邸逝世，享壽六十有六。當天，中央社將噩耗播發海內外。

先生體魄魁偉，中年以後，摒絕烟酒，生活嚴肅，及來臺灣，以年事日高，復憂心國事，患高血壓及心臟病，手部關節亦常感脹疼。春間，一度赴港治療，稍見痊可；惟病根仍潛伏，西醫、西藥，未嘗間斷，並延中醫，施針灸之法，近半年來，精神體力，均保持常態。逝世一月前某晚，曾在沐浴時，突感不適，經針灸後告癒。病逝之前日，先生神態如常，下午五時許，仍到南昌路華僑協會，處理會務，與會中同人，談至六時許始去。當晚十時，在家沐浴，稍覺頭昏目眩，並嘔吐，命延針灸醫師至寓，施四針，晏然就床休息。至午夜一時許，照常服安眠藥一粒半入睡，睡前曾囑家人，於翌晨請鄭錫爵醫師來診，並擬是日往接韓國前任駐華大使李範奭晤談。三時許，家人猶聞先生酣睡鼾聲，乃為之放下蚊帳。及晨八時半，鄭醫師來寓，甫揭蚊帳，即覺先生面色已變，心臟跳動已停，乃即注射強心劑，並另請朱仰高醫師會診急救，但返魂無術矣。依醫師推斷，長眠蓋在八時許云。一代元良，從此撒手人寰，慈祥瞑目而逝。遺體於十一時半移送極樂殯儀館，方事報喪，友好聞耗即時往弔唁者三百餘人，哀悼多至失聲。

二、治喪紀述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先生畢生盡瘁黨國，功在不朽。即於是日下午四時，在中央黨部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七一次會議，出席者：陳誠、張道藩、谷正綱、黃少谷、陳雪屏、袁守謙、陶希聖。列席者：張其昀、周宏濤、谷鳳翔、謝東閣、唐縱、鄭介民、鄭彥棻、沈昌煥、鄧澄、張炎元、崔書琴、吳忠信、俞鴻鈞、羅家倫、李季芬、馬超俊、陳濟棠。主席谷正綱。當即議決：

(一)組織「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治喪委員會」。

(二)推吳忠信、張羣、何應欽、陳誠、朱家驊、張道藩、張其昀、谷正綱、馬超俊、張厲生、鄧家彥、陳濟棠、何成濬、薛岳、狄膺、桂永清、洪蘭友、謝冠生、蕭同茲、葉公超、蔣經國、鄭彥棻、陳雪屏、袁守謙、黃少谷、羅家倫、俞鴻鈞、余漢謀、陶希聖、倪文亞、唐縱、沈昌煥、黃季陸、黃朝琴、王星舟、陳逸雲、蔣賜福、周宏濤、谷鳳翔、鄭介民、黃鎮球、陶一珊、劉聖斌、孫桂籍、李永新、樓桐蓀、黃國書、齊世英、端木愷、黃珍吾、鄧青陽、鄧憲芳、陳博生、歐陽駒、李大超、張炎元、陳國礎、吳金聘、鄭慶宇、吳煥章、鄭志奮、黃天爵、李模生、張壽賢等六十四同志為治喪委員會委員，並以張羣同志為主任委員，陳誠、張其昀、張道藩、俞鴻鈞等四同志為副主任委員，鄭彥棻同志為總幹事，張壽賢同志為副總幹事。

(三)函請行政院院長陳誠同志轉請政府明令褒揚，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藉示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

治喪委員會即晚九時，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張羣報告先生逝世經過，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報告中常會關於籌辦治喪事宜之決議。張主任委員以沉痛的語調說：「多少年來，我們大家都稱吳鐵城先生為吳鐵老，前輩吳稚暉、于右任先生亦稱他為吳鐵老，因為吳鐵老四十年來為黨為國

都有很大的貢獻，尤其當吳鐵老任上海市長時，適值「一、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吳鐵老曾寫下遺書，表示以鞠躬盡瘁的決心，保衛上海。」繼稱：「吳鐵老過去曾在黨內和政府及地方服務，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都知道他的爲人豁達大度，對黨政大計特別是在黨或政府有糾紛的時候，他都會盡過他最大的努力，不幸他在今天故去了，同志們無不同聲哀悼。」旋討論事項決定如下：（一）大殮日期時間定爲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二）決定遺體用棺葬。（三）公祭日期時間定爲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四）核定訃告文字。（五）決定大殮及公祭程序儀式。（六）決定治喪費用由黨負擔。

會後，治喪委員會辦事處即開始工作，由總幹事鄧彥秦、副總幹事張壽賢繼其成。治喪委員輪流到辦事處照料。輪值時間表如下：

[illegible]

考 件運輸時間表如下：（十九、二十日、二十一日、夜間）

<p>吳孫熊王黃文汪李張周</p> <p>公芹子兆仲朝大大震雍</p> <p>虎池桓槐榆簫繼超西能</p>	<p>下午六時至十一時</p>
<p>鄭吳張朱黃劉鍾汪馮祝</p> <p>錫迺惠惠天光鼎公宗秀</p> <p>輝憲長深鵬斗文紀蓀俠</p>	<p>十一時至上午二時</p>
<p>柯劉侯祝孫李沈金</p> <p>新光華秀宏鳳振</p> <p>民斗亭俠幹起肇韓</p>	<p>上午二時至八時</p>

三、大殮公祭哀榮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先生遺體在橫濱殯儀館大殮。遺體着長袍黑褂禮服，因先生為虔誠的基督教徒，遺體覆以印有白十字架之黑色垂緇中。

殯儀設案供先生遺容，四周綴以鮮花。堂中恭懸 總統頒贈：「勳業昭垂。」輓匾，其兩側為中央委員會敬輓之長聯，文為：「數十年武進文通，推轂贊賢，並以嘉猷堪當此；是一代耆英碩德，瞻瞻前夕，猶抒謫論似平生。」蓋先生於十一月十四日，三中全会舉行時，曾發表意見，認為須發動大陸的革命風潮，強調發揮革命精神，輓聯固甚工切也。其他友好親友、輓聯、禮箋，懸滿東西兩廂四週。遺案上供鮮花兩瓶，案下陳素花大十字架一座，莊嚴肅穆而芬芳。

先生如夫人楊氏，長公子幼林夫婦，孫女二，均隨侍在旁。其元配馬夫人鳳岐女士及介弟子祥夫婦，於二十日從港乘機來港奔喪。大殮時，家屬在靈堂朝夕學哀禮。十時大殮，將遺體安殮入棺，致祭親友依次瞻仰遺容。殮後，由陳誠、張道藩、張其昀、俞鴻鈞四氏以黨旗一面覆於棺上。四氏退出後，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羣主祭，獻花，全體治喪委員在靈前三鞠躬。十時三十分，公祭開始，蔣總裁親臨靈堂，率領中央黨部全體評議委員及委員主祭，祭禮畢，總裁由張羣陪同至靈前慰唁先生家屬，誦勉後人繼承先生之志，十分鐘後始離去。機關團體公祭者：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外交部、內政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華僑協會總會、中國文化協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全國工業總會、中國經濟協會、中國廣播公司、中央政治大學校友會、暨南大學同學會、中國公學校友會、前中央黨部秘書處旅臺工作同志、前上海市政府同人、前廣東省政府同人、前港澳總支部旅臺同志、廣東同鄉會、中山同鄉會、潮州同鄉會、海南同鄉會、吳氏宗親會等，共三十單位。（祭文另錄）除機關團體外，黨國元老，政府首長，海外僑領，各國駐華使領人員，中外友好，以及親屬親友，先後致敬者，共一千八百餘人。收到國際友人及海外華僑團體及僑胞悼唁函電達百餘件。

四時，公祭畢，移靈暫厝橫濱殯儀館後堂，由治喪委員會向先生家屬擇地下葬。

四、營葬紀述

先生靈柩暫厝橫濱殯儀館後，治喪委員會即進行覓擇葬地，俾安窆斂。副總幹事張群賢君及馮宗尊君奔走至勞，終承嘉賓許內先生之助，於四十三年初春，覓得臺北縣成子寮觀音山麓西雲寺前山地一方。地左襟淡江，右倚泰山，峰環水泡，風景幽美。復蒙監察委員邵大鵬先生數次上山詳加勘察，認為適宜風氣靈地。乃擇定元月十四日午刻吉時破土動工。

墓地面積共計三二四·七九三八坪，屬國有風景保安林，由西雲寺代管。旋經洽准有關主管機關同意後勘驗，並發給地籍圖表等件。該地離北市車行約三十分鐘可達，山傍公路，通公路汽車，並有招呼站，交通稱便。

墓園工程設計由續配營造公司陶桂林君主持，自其土工竣工歷五閱月。墓穴以岩堆砌，塗以水泥，後座聳巍，有設竹圍拱。墓週更遍植松柏花木，墓碑題：「吳鐵城先生之墓」，為張群先生所書。計費工料款新臺幣二八五〇二·〇〇元。

墓地經營既竣，治喪委員會即決定於六月九日舉行移靈安葬禮。六月一日在報端刊出啓事，並附啓：「如有致送花圈及其他祭儀者，為永留紀念

起見，經與花店約定以適於墓地栽種之花木代替之，敬請賜治。」蓋先生生前曾言：「喪葬致送花圈，實為浪費。」以花木代之，足留紀念，復有實用，亦繼承先生遺言也。治喪會復擬定移靈安葬程序如下：

(一)安葬日期及時間：六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時，由極樂殯儀館啓靈，五時，安靈封穴。

(二)啓靈：是日上午九時，將靈柩自殯儀館後堂移至靈堂，除遺像外，懸掛總統題額及中央委員會親聯。靈案仍照大殯例，供鮮花，其餘免除。

(三)出殯：啓靈祭完畢，發引出殯，家屬叩謝週知，敬辭執紼。出殯行列如次：(1)開道車——摩托卡八輛。(2)喪旗車——吉普車上懸「吳鐵城先生之喪」白布橫額。(3)樂隊車——二輛。(4)遺像車——遺像四週以鮮花點綴之。(5)靈車——卡車一輛，靈柩覆蓋黑紙，車身略綴鮮花，簡單樸素而莊嚴肅穆。(6)家屬車。(7)送葬親友車——除賓客自備小車外，備有交通車六輛。(8)路線——極樂殯儀館——中山北路——中正西路——延平北路——臺北大橋——蘆洲——成子寮——西靈寺。

(四)安靈：靈柩由山脚移至墳墓，即進入墳內。墳外佈置一靈幛，家屬致祭後，由治喪委員會領導送葬親友舉行安靈祭，禮成，封穴樹碑。

六月九日上午九時，靈柩移至靈堂，親友絡繹前往行禮致祭者，有：陳副總統，及菲律賓、印尼、日本、香港各地回國僑團等千餘人。韓駐華大使金弘一，奉駐華代辦宋才，中國革命老友日人山田純三郎，亦親臨致祭。韓國大統領李承晚氏以駐華大使為代表，致晚辭曰：「以妥幽靈。」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家屬致祭，二時五十分，華僑協和總會公祭，繼由治喪委員會率全體來賓祭告啓靈，由張群主祭，肅啓讀文。三時，發引出殯，靈柩覆蓋鮮花，由八輛摩托車開道，喪旗車、樂隊車、遺像車、靈柩車，送葬親友車，絡繹於途，白馬素車，備極哀榮。家屬以暑天熱，敬辭執紼。但執紼送至山上者仍有二百餘人。五時，安靈，由陳副總統主祭，肅啓讀文。親友等均俟封穴、樹碑、禮成後始下山。家屬竟日均在靈前致哀答禮。

五、治喪委員會報告

治喪委員會奉中央常務委員會命，主持喪葬事宜，先後曾兩次報告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如下：

第一次報告：

一、查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之喪，奉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七一次會議決議：推吳忠信、張群、何應欽、陳誠、朱家驊、張道藩、張其昀、谷正綱、馬超俊、張厲生、鄧家彥、陳濟棠、何成濬、薛岳、狄膺、桂永清、洪蘭友、謝冠生、蕭同茲、葉公超、蔣經國、鄭彥棻、陳雪屏、袁守謙、黃少谷、羅家倫、俞鴻鈞、余漢謀、陶希聖、倪文亞、唐縱、沈昌煥、黃季陸、黃朝琴、王星舟、陳逸雲、蔣賜福、周宏濤、谷鳳翔、鄭介民、黃琪翔、陶一珊、劉聖斌、孫桂籍、李永新、樓桐蓀、黃國書、齊世英、端木愷、黃珍吾、鄧青陽、鄧慈芳、陳博生、歐陽駒、李大超、張炎元、陳國礎、吳金聘、鄭震宇、吳煥章、鄭志奮、黃天爵、李模生、張壽賢等六十四同志為治喪委員，並以張群同志為主任委員，陳誠、張其昀、張道藩、俞鴻鈞、等四同志為副主任委員，鄭彥棻同志為總幹事，張壽賢同志為副總幹事在案。

一、治喪委員會遵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九時舉行會議，當經決定左列各事項：

(一)吳先生遺體用棺葬。

(二)定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大殯。

(三)大殯後隨即開始公祭，至下午四時止。

第二次報告：

一、吳鐵城先生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逝世，所有大殮及公祭情形，前經報告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四次會議在案。

二、鐵城先生靈柩暫厝殯儀館，自應早日擇地安葬，經各方協助，覓定臺北縣成子寮觀音山之陽，墳墓工程，交由陶韻記承造，因陰雨阻延，於五月底始竣工，經決定於本月九日下午三時，由楊榮濱儀館發引啓靈，五時安靈封穴。

三、本會鑒於過去致送花園祭儀，殊不符政府提倡節約之旨，登報辭謝，又恐實效，爰經與花店特約，如有致送花園花籃者，改以植於墓地栽種之樹木代替之，計共收到各種樹木二七二株，總值一六、四四〇元（另代金五四〇元，合計一六、九八〇元）統交由家屬酌定情形，佈置栽植。

此外尚有致送哀輓文字者，由鐵城先生生前部屬彙輯哀思錄，以資紀念，一俟編成，再行送請審核付印。

四、安葬費用開支情形如左：

(一)墓地工程費	三二、三一七、五〇元
(二)佈置費	一、七一六、五〇元
(三)出殯	六、二七一、〇〇元
(四)登報費	三、八一三、六〇元
(五)雜支	一、三二四、〇〇元
合計	四五、四四二、六〇元

以上各點謹報請

鑒察

謹呈

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

總幹事

鄧

彥

蔡 群

四、海外各地追悼情形

先生逝世噩耗傳至海外，各地僑胞及生前友好，同深悲悼！除囑慰函電紛馳外，各地並舉行追悼會以伸哀敬之思。茲分述如次：

A 美國紐約城

旅美各界人士，於十二月十二日，在紐約唐人街華僑學校，舉行追悼吳資政鐵城先生大會，由胡適、于斌、顧維鈞、孔祥熙、孫科、陳立夫、蔣經國、方梅玉璵、方惠連、王耀三、伍天生、伍浩生、伍深鴻、伍雲千、朱貫日、朱燦秀、李德福、李志賢、李覺之、胡世澤、胡世勳、何浩若、翁玉明、徐堪、曾瑞元、杜不朽、陳之邁、陳慶雲、陳孟樞、陳兆璽、陳祚昌、李仰鵬、李頌聲、李嶺明、吳伯端、吳奕襄、何世璽、呂偉才、周重民

周應冲、梁國村、梁龍、項定榮、溫叔章、梅金波、張平群、張小樓、張謙、許帝初、吳其家、黃彥達、黃炳烈、劉選齡、劉智柏、劉錦柏、蔡元、蔡飛凌、蔡子堯、賴瑞、陳光、陳中海、楊普川、方瑞璣、雷家緒、楊文伯、甄卓騰、趙百川、劉錦、劉師舜、陳孟治、陳孔敏、陳冠中、陳以立、陳華瑞、陳斌、陳仰宸、陳兆堂、程其保、梁聲泰、梁民鳳、梁瑞芹、潘公展、潘朝英、潘吉沂、司徒文海、司徒承儒、鄭天錫、鍾天然、鍾泰、楊雲台、譚永昌、譚啓明、關崇煥、楊裕芬、歐世旋、趙容芬、劉維熾、劉鳳高、劉恩初、方雨川、伍澤樞、余鑽棠等，共同發起。

追悼大會依時舉行，司儀溫叔章，奏過哀樂後，即請主祭關張平群、陳之邁、劉師舜、梁聲泰、方瑞璣、吳伯端、許帝初就位，襄祭員是楊普川和關崇煥，讀祭文是陳冠中。先由許帝初代表進香，後由張平群代表獻花。

張總領事致悼詞，說：吳公生前，對黨、政、軍各方面，貢獻至大，對僑胞，尤為關切，我們要打回大陸，才可告慰吳公在天之靈。

陳之邁公使代表大使館全體同仁趕來參加，他說：吳公離開我們，我們心裏十分沉痛，希望僑胞本著吳公過去革命的精神，早日恢復山河。

梁聲泰主席在悼詞裏說：我們在此追悼吳公，每一個人心裏都十分悲痛，吳公生前，對僑胞甚為關切，愛護僑胞，無微不至，我們必須把吳公生前重微而未盡的事完成，早日達成復國建國的目的。劉師舜代表蔣廷黻前來參加。他說：吳公生前的好處多得，其中有四點，最值得我们景仰：①和藹可親，②勇於負責，③求知心切，④忠心黨國。希望僑胞多多向他效法。追悼大會先後收到顧維鈞、孫科夫婦、蔣廷黻、張平群、胡世勳、陳之邁、徐堪、游建文及中華公所屬下各僑團僑領致送的生花五十餘座，輓聯二十餘副，祭文十餘通。

僑校禮堂，佈置得非常肅穆，台前有吳鏡城先生遺像，兩旁掛滿輓聯，並分列生花，禮堂周圍，生花滿目。入到禮堂去，使人有不勝哀悼之感。

吳先生次子幼良，於十一日下午七時許，即在僑校禮堂，協助佈置工作，至深夜三時許，才返家就寢。十二日清晨，又偕同夫人葉氏和姨女和樂小姐趕來華埠答禮。

B 菲列賓

菲列賓華僑各界舉行之追悼會，由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及峨里拉中華商會發起，聯合各僑團百餘單位，於三月十五日晚八時假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大禮堂舉行。到會參加追悼之各僑團代表、國民黨員達七百餘人。大會公推中央評議委員戴悅生主祭，各僑團代表陪祭。禮堂正中懸有吳先生遺像，上題「功業昭垂」四字。兩旁懸大會輓聯：「幾度滄海桑田，頻勞宣慰，一生忠黨國，長懷勛名。」禮堂四周遍懸哀輓文詞。時屆，主祭戴悅生肅立遺像前，與祭者以大站列肅立，奏哀樂，由中山中學銅樂隊合奏，全體向遺像行三鞠躬禮，默哀，獻花，黃濟南讀祭文，王泉笙述吳先生生平事略，繼由陳大使賀平致詞，對吳先生人格勸業備設頌揚，並期望僑界效法吳先生之為人處事，最後由旅菲菲華總堂代表吳宗穆致謝詞，九時四十分禮成。

C 香港

香港舉行之追悼會，由周壽臣先生等發起，於六月九日下午三時，假香港大道東英國循道會教堂舉行。（是日，適為先生靈柩在臺北安葬於臺北縣成子寮觀音山之辰。）三時正開始，追思禮由荷德本牧師（D. B. Wood）主持，秩序有序曲，宜召，會衆唱聖詩，繼由周郁師牧師讀經，黃仲凱牧師祈禱。王正廷博士講述吳先生事略，指出吳氏一生為國家人民服務，宣揚正義，見義勇為，足為吾人所欽敬！吳氏一生從政，盡忠於中華民國，今日開追思會，意義至為深長。繼續由會衆唱聖詩，安迪生博士領詩，繼由家屬代表吳幼強致謝詞，略稱：先伯父靈柩，今日在臺北安厝，承各界友好在港發起追思會，紀念先伯父，又蒙荷德本牧師主持禮拜，周郁師牧師、黃仲凱牧師、安迪生牧師、菲立信牧師助，王正廷博士講先伯父生平，高

說降情，殞存均感。家父子祥、家兄幼林、在臺北主持安厝禮，家兄幼良遠居美國，未能向各位叩謝，幼強謹代表家屬向各位致謝。

會衆唱聖詩後，最後由菲立信牧師主持祝禱，追思會於四時結束。是日，參加追思會之本港名流及吳氏友好親屬等，有：張發奎、林翼中、王正廷、羅文錦、郭順、郭泉、唐海安、謝雨川、陳靜濤、沈慧英、蘇安平、羅香林、伍審、霍寶材、徐季良、馮漢柱、徐亨、鍾天心、謝伯昌、龍偉志、唐惜芬、陸智夫、楊君澤、陳錫餘、鄧天健、葉愛嫻、林賜明、林逸民、何康、馮海朝、李祿超、陳伯璇、黃令駒、林子實、周志剛、李惠堂、陳劍科、陳克文、彭慧研、鍾福英、陳樹桓、何紹瓊、吳文廣、吳光庭、呂治國、屈仁則、劉逸民、鄧剛、賴光、郭翊達、方煥斌、尹述賢、中山僑商會代表梁碧、黃剛拔、劉翰可、馮次洪、曹克安、曹峻安、陳炳權、張榮光、鄧琳、朱子範、張軍光、曾曉峰、陸文瀾、余侍榮、駱光、林介眉、徐憲常、簡澤文、林苑文、陳立人、鄭炳忠、于肇貽、林伯侯、鄧子健、周演明、黃劍豪、韓文鴻、鮑少游、孔憲航、袁帶、林賢現、李應生、杜若蓮、孫滿、胡木蘭、趙劍、許衍慶、謝玉蘭、吳文煒、彭光亞、歐陽萬里、歐陽鍾、羅光漢、梁早如、曾復明等百餘人。

D 澳門

澳門各界僑胞舉行之追悼會，由澳門華僑協會分會、中華自由教師聯合會、粵海大學、中山教育學院、中山同鄉會等五團體發起，組織旅澳各界僑胞追悼吳鐵城先生大會。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假座粵海大學禮堂舉行，出席者有：大會主席陳元屏，陪祭者蔡章成、楊文煥、盧榮錫、李伯顏、李供林、馮百礪、朱瑞石、鄧粵銘、劉紫垣、劉萬章、譚冠之、梁秉剛、王淑陶、譚卓勤、盧怡若等，僑籌備會代表馬君豪、吳堅持、馬文駒及自由團體、學校代表、吳氏生前友好等，約五百餘人。追悼大會設在該校二樓大禮堂，入門處高懸一長約丈餘之藍底白字，周圍綴以白花之「旅澳各界同胞追悼吳鐵城先生大會」花牌，旁懸「元勳長逝；薄海同悲。」四字聯。禮堂正中懸有吳氏遺像，上懸生花黨徽，遺像以榕樹白花環繞，兩旁懸有大會輓聯：「我公爲國父嫡系，革命中堅，才堪比美六韜，使職易藩陽，考績光留青史；當局正風雨同舟，兵車載道，天不憐遺一老，竟館捐臺北，招魂淚滴黃花。」其餘，祭堂正面及四周滿置各界敬送之花圈及輓聯輓詩等。祭堂整個空間以藍白紙條點綴，氣氛極爲哀悼肅穆。時屆，由司儀王杰讀禮如儀，主祭陳元屏，肅立遺像正中，陪祭人員分列左右，各界代表以次站列肅立，奏哀樂，全體向吳氏遺像行三鞠躬禮，默哀三分鐘。主祭獻花，籌備會代表馬文駒恭讀大會祭文，李供林講述吳氏生平事略，對吳氏人格事功，備致推崇，全體人員，均以沈重哀感之情緒，悼念此一代表元勳，其中不少老同志有泣然欲涕者，足見吳氏感人之深。直至下午三時許禮成。

祭告文

中國國民黨總裁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 總裁蔣中正，敬以香花清酌，致祭於
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香山郁郁，聖哲之鄉，地靈人傑，篤生賢良：弱齡康濟，皓首勵勳，悲風一夕，遂隕靈光。翳惟先生，資稟文武，早歲加盟，追隨 國父。奮迹九江，生氣虎虎，患難相從，是承是輔。首膺民選，小試牛刀，管教養衛，以先以勞。繼司警政，兼撫干旄，民懷吏畏，孚於同胞。滬市宣猷，投艱遺大，外抗強鄰，內協羣帥。曲突徙薪，轉否為泰，布置從容，兆民是賴。五年報最，主政鄰邦，旋膺黨命，浩漫明揚。復以才望，奉職中央，高堂遠眺，聲教遐聞。爰長幕僚，盡心翊贊，陳力八年，克支危難。國民外交，邦之衝扞，培之植之，以濟廟算。豁達大度，宜享大年，奈何中壽，遽隔人天。為國盡瘁，乃損彭殤，馨香敬薦，來格凡筵。尙 鑒！

治喪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治喪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
吳故評議委員鐵城先生之靈曰：吁嗟先生，河嶽炳靈，一朝委化，云胡不仁。寢門載哭，百感填膺，飭終令典，豈異人任。匪事既竣，司成亦歸，啓足啓手，循禮無缺。天宇清寧，言歸安宅，宵爽不昧，來歆來格。尙 鑒！

行政院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政院院長陳誠、副院長張厲生、及全體政務委員，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
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之靈前曰：獄獄先生，崛起潯陽，義聲遠播，旗鼓堂堂。開國宏規，於焉大立，出主疆圉，昭其助績。宜勤海外，遠略英猷，四門賓穆，愷澤旁敷。贊畫樞廷，丹誠無改，安雅謙沖，典型斯在。老成凋謝，悲悼同深，靈筵設奠，清淚沾襟。尙 鑒！

立法院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副院長黃國書、暨全體立法委員暨全體職員，謹以香花清酒，致祭於
吳資政鐵城先生之靈前曰：於休先生，邦國弼士，俊傑識時，淵淵其智，穆穆其儀，勇於任事，敏於先知。其在童年，頭角岐嶷，學業遠播，兀兀孜孜。服膺主義，國父是師。同盟革命，奮翅江州，代議約法，民國奠基，邦始有為，具見於斯。其在北伐，參贊軍機，紆綏傳檄，戎馬奔馳，

阻勉從事，險阻不辭。再赴東北，勸宣撫綏，德昭無外，信置誠推，邊圻底定，令公單騎，完成統一，有賴於茲。屢膺民選，制憲釐規，獻可謇否，從會期宜。政協外交，正義堅持，折衝扼要，不抗不卑。赤禍蔓延，幾已先覩，播遷臺省，大厦同支。宸極密勿，倚畀深資，盡誠謀國，公而忘私。重光國土，指顧可期，慟惜先生，遽爾騎箕。雲迷島嶼，日薄崦嵫，臨風洒淚，奠酒盈卮。哀哉！尙 鑒！

內政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內政部部长黃季陸，率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清酌，致祭於吳故資政鐵城先生之靈前曰：開國人豪，靈龍風虎，卓爾不群，乘時自樹。扶桑與盟，潯陽首義，仰命關東，益張才智。春申嶺表，惠澤孔長，宣慰僑士，協和萬邦。功德既懋，大計是資，兩參議席，譽聘其儀。大盜弄兵，神州鼎沸，國仗老成，驚聞鶴馭。總轉陳賔，謹奉清尊，靈其不遠，鑒此芳馨。尙 鑒！

外交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外交部部長葉公超、恭率外交部全體同仁，謹以香花酒醴陳饗之儀，致祭於鐵城先生之靈前曰：烏虜先生，邦家耆英。實我宿彥，達德達尊；赫功盛業，巍巍元勳。惟公在昔，統我袍僚。於時多難，匪徒方高，流毒肆虐，舉國滔滔。人食自謀，公獨守道，受命不辭，弘毅斯抱。持運篤定，舉部式效，殫精竭慮，匡救爲勞。嗣公雖去，威仰蕭曹。而公行健，宏志允紹，不忘繁敦，國民是導。其風所被，譬如偃草，講信修睦，鞏維邦交。騎鯨之前，猶復殷勤，何期遽逝，哲人云邁，馨香作薦，涕泗滋漣。烏虜！尙 鑒！

僑務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副委員長李模生、暨全體職員，謹以香花清酌，致祭于吳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革命圖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先生，而今已矣，國難未平，胡可以死。溯公革命，起義九江，南京代表，用建家邦。錯難紛歧，端緒其慄，銜命出關，促成統一。統一既成，強鄰舉兵，危城上海，抗日先聲。三事烈烈，仗公鐵血。如何復國，公竟永訣。爲公思之，將不瞑目，繼公志事，繼公覆育。團結僑胞，艱難險阻，繼公遺策，復國基礎。風雨凄凄，祭堂穆穆，魂兮歸來，生芻一束。尙 鑒！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
華僑協會總會
中韓文化協會
祭文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
華僑協會總會全體同人等，敬具清酌香花，致祭於
中韓文化協會

故理事長吳公鐵城之靈曰：嗚呼！嶺表挺秀，川嶽降靈，膺期命世，篤生哲人。溯公自獨身革命，而無役不與，至宣勞黨國，則所在有聲。其豐功偉績，固昭垂於史冊，而高瞻遠矚，尤超邁於儕群。運用國民外交，以敦睦邦交，伸張正義，其功蓋乎無名。手創華僑協會，以團結僑衆，造福僑胞，其澤被乎無垠。溝通中韓文化，以加強合作，共賦同仇，其效著乎無形。斯三者乃公之蓄志，爲老成謀國之大經。固隨時配合國策，而力謀民族之再生。蓋公高風亮節，至性純純。汪洋其雅量，曠達其沖襟。足以涵融萬衆，陶鑄群倫。故友邦重其德望，僑胞敬若神明。而其已懷已溺之志，愛民憂國之心，垂老彌篤，海海同欽。所念茲在茲，夢寐不忘者，乃吾千萬僑胞寄人離下，應如何發奮以圖存。猶憶公騎箕前夕，特赴「僑協」，以籌建「華僑會館」相叮嚀。蓋欲使「僑至如歸」，以慰吾海外遊子之望，以堅其歸向祖國之忱。嗚呼！我公愛僑愛國之苦心孤詣，直可格蒼穹，質鬼神。使我海外僑胞聞之，莫不墮淚而潸潸。同人等久蒙煦育，夙荷陶薰。冀長依而永庇，忽怛化而歸真。感悼心而失魄，實乍變而驟驚。悵音容之永逝，歎聲歎其奚聞。緬懷光霽，有淚如傾。今後失其領導，無所遵循。誰爲津逮，孰示方針。痛哲人之不作，恨天道其寧論。惟是吾僑敢堅其信念，矢其精誠。誓必恪遵遺訓，完成遺志，以告慰我公在天之靈。尙 鑒！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陶桂林、暨全體理事、名譽理事及在會同人，謹以香花清酒之儀，致祭於故資政吳公鐵城之靈曰：堂堂吳公，今代耆碩，矢忠革命，垂名簡冊。滌海易轍，義資公力，統一收功，弭憂東北。主政淞滬，獎工惠商，保土衛民，閉關弗忘。迺遷百粵，維桑與梓，宜勞海外，不遑寧止。夙懷僑情，克敦邦交，翊贊中樞，國之大庖。昔因林公，倍荷垂青，渝郊京邸，謂我居停。寶島過從，誼切苔岑，笑言猶昨，遽聞噩音。誠誦遺言，琅琅在耳，老成徂謝，永懷偉史。尙 鑒！

中國警政協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警政協會理事陶一珊等，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智仁勇公。東瀛負笈，參加同盟；奔走革命，投筆從戎。追隨總理，永矢貞忠；翊贊中樞，迭著豐功。羊城臥治，桑梓庇懷，綏符淞滬，通商惠工。黨政三權，著述闡通，交游海內，態度中和。千萬僑胞，翕然從風，警界先進，德孚望隆。天不慙遺，無疾而終，群倫失仰，朝野悲悵。赤誠未報，特命反攻，光復神京，家祭告翁。茲當臨奠，椒漿奉供，靈其如在，鑒此哀衷。尙 鑒！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同全體理事暨工作同人，敬以庶羞薄饌，致祭於故政吳公鐵城先生之靈前而輓以文曰：嗚呼！嶺南毓秀，代出奇英，末造衰世，我公誕生。驅除韃虜，加入同盟，武昌首義，九江稱兵。討袁傾挫，再渡東瀛，銜命赴檀，銓辦新聞。護法諸役，帥府參軍，北伐統一，殊勳蓋焉。立法行憲，讀論罕傳，國步猶艱，尙賴安猷。何期噩耗，竟傳長眠，麥秀漸漸，禾黍離離，嶺表海疆，風雨淒迷。慟失元勳，臨風隕涕，素車白馬，益其來宜。尙 鑒！

中國廣播公司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張道藩率全體同人，敬以香花，致祭於吳監察人鐵城先生之靈曰：懿維先生，南粵之英，乘風壯志，游學東瀛。許身黨國，曾入同盟，起義武昌，在薄響應。民國之成，運籌而定，神奸竊國，誓掃妖氛。大元帥府，出任參軍。旋赴香山，榮膺縣長，官由民選，實所自盼。長才大略，入佐中樞，凡所建樹，咸頌良謀。居恒每云，東北偉大，固本漸遷，名實還播。乃告奮勇，獨自出關，卒免崩析，成功而還。後理僑務，不遺餘力，群情愛戴，罕有其匹。關心廣播，乘諸大公，所施德政，澤及員工。比來臺灣，方期共濟，凱歌未聞，何遽長逝，老成凋謝，可勝傷悲，乃率僚屬，致祭陳辭。風寒素幕，秋歎空碧，神而有知，其歆其格。

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國立政治大學校友余井塘等，謹以香花酒果之儀，致奠於故校務委員吳公鐵城之靈前曰：蜿蜒五嶺，盤紆百粵，靈毓山川，實生聖哲。國父首出，多士從風，代有豪俊，適賢於公，際會風雲，怒濤澎湃，公斯崛起，圭璋特達，清社既屋，鼎命以新，登崇賢俊，秀出群倫。瀾壖殷軫，號稱難治，而公理之，勝其繁劇。公之故里，在於羊城，公修其政，翕然以平，衆皆曰能，上承隆眷，才氣高華，器識宏遠。遼瀋難撫，公任奔走，陸賈寢謀，蘇張折口。安攘一體，出掌外交，折衝樽俎，安重旌輅。綜公一生，敬應中外，令聞遐宣，甘霖廣沛。茲丁浩劫，國步多艱，貞松古柏，方榮歲寒，天不憚遺，遽然遽化，如夢還覺，征魂中夜。國失元良，舉世所悲，況親德教，能不依依，老成日彫，典型獨往，酌酒臨風，伏維，尙 鑒！

國立暨南大學同學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國立暨南大學臺灣同學會，謹以鮮花清香，致祭於母校吳故董事長之靈曰：南瞻鍾靈，匡廬毓秀，天生賢哲，革命先導。追隨 國父，同盟瀝血，辛亥起義，豫章鼓應。締造民國，功勳彪炳，檀島傳檄，帝制告終。北伐騰揚，翊贊籌運，策成易幟，全國統一。淞滬主政，中外同欽，南顧開府，棠棣長春。堅持抗戰，力主反共，黨尊元老，國之干城。懷德倚衆，海外歸心，宏揚儒教，春風偃行，中興在望，遽天景星，謫詢宏謨，永垂冊乘。尙 鑒！

中國公學校友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公學校友會，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故前校長錢誠吳公之靈前，詞曰：嗚呼吳公，國之菁英，風神爽朗，早歲知名。共和肇建，卓著功勳，主政滬粵，遺愛在民。折衝樽俎，中外實聲，兼長母校，生徒莫傾。樂育英才，出諸至誠，本會遷臺，慰勉交並。嘗議復校，期在收京，胡天不意，遽奪老成。行路興悲，況復師生。心喪曷已，涕淚縱橫。謹茲率奠，來格來歆。

中國國民黨前中央秘書處旅台工作同志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前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旅臺工作同志，謹以香花清醴，致祭於故前秘書長錢城先生之靈曰：嶺表雄鷹，賢豪崛起，爲時而生，作國之紀。獄獄先生，矯矯絕倫，志懷霜雪，氣薄風雲。追隨 國父，獻身革命，無役不從，如響斯應。滄陽倡義，遼海輸誠，豐功偉績，光國垂勛。申江建節，羊城開府，頌德堂蔭，驅思召父。宣慰海外，領導中央，黨務拓展，主義宏揚。國步艱虞，海疆播越，操履彌堅，夷險一節。望隆韓范，業重皋夔，萬流仰鏡，海內同歸。噩耗遽驚，賢賢永逝，朝野悼心，遐荒隕涕。黨失坊表，國喪元良，矧在舊屬，慕德難忘，鶴駕歸遊，巴山蜀水，故國山川，當非昔比，弔民伐罪，我後來蘇，誓除凶逆，還於舊都。日月常昭，精神不死，敬薦馨香，靈兮鑒只。尙 饗！

前上海市政府舊屬俞鴻鈞等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前上海市政府舊屬俞鴻鈞等謹以香花致祭於吳前市長錢公之靈曰：烏乎我公，德薄才雄，終始革命，卓著勳功。溯長滬市，通商惠工，一二八役，應付從容；設施市政，地方和衷，建大上海，規模崇闢，獎掖僚屬；恩意殷隆，甘棠遺愛，去思無窮。後主黨政，舉國推崇，共匪禍國，午夜憂沖，言論討伐，舉國風從。昊天不弔，奪我精英，九原不瞑，習恨以終，後死有責，應亟反攻，收京祭告，以慰吾翁。尙 饗！

前廣東省政府舊屬高信等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前廣東省政府舊屬高信等，謹以香花，致祭於吳前主席錢公之靈曰：猗歟我公，國之元老，革命先進，才雄德葆。九江起義，京滬風從，廣州參軍，義帶雍容。出關宣慰，東北易幟，建大上海，躊躇滿志；移長粵省，桑梓敬恭，政清吏治，隔關交通，提倡冬耕，民食賴足，文教昌明，移風易俗，方沐霖雨，忽聞烽煙，敵騎南犯，全粵鼎沸，

公協軍民，合力禦寇。卵石勢成，羊城棄守，父老感泣，隨赴後方。旋使海外，宣慰南洋，歸轉總統，幕僚稱長，幹旋黨政，萬流景仰。立法行政，院務勤勤，折衝樽俎，協和高方。來臺資政，大節懋懋，公志彌堅，公德彌劬，天不慈遺，典型昭垂，萬千哀悼，馨香薦之。尙 鑒！

中國國民黨前駐港澳總支部旅台同志陳素等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前駐港澳總支部旅台同志陳素等，謹具香花，致祭於

故主任委員吳公鐵城之靈曰：嶽嶽嶺嶺，實誕英豪，嚴身革命，鼓起怒潮。潯陽倡義，飲浦馳勞，追隨國父，拱衛百粵。翠葆霓旌，師行北伐，武達文通，動爲世法。奔馳南北，齊憚艱辛，主政歐浦，時論交稱。羊城開府，庶政一新，輔弼中樞，擴張黨務。出鎮華南，國賊是懼，宣勞海外，備歷艱苦。大盜竊國，播越海疆，韓范望重，大計匡勳。昊天不弔，遽隕碩樞，痛感朝野，爰及遐荒，未見收京，奈何永逝，議論猶存，精神不死，謹薦馨香，神其鑒只。尙 鑒！

廣東同鄉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廣東同鄉會理事長馬超俊暨全體旅臺同鄉，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

吳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嶺海之英，扶桑負笈，會與同盟。武漢舉義，石破天驚，潯陽倡義，江表以寧，建業集會，約法甫成，討袁護法，海外宣勤。穗垣開府，軍率羽林，職司警衛，戎狄是膺，俄奸赤賊，却顧逡巡，反共卓識，實揭前旌。出關萬里，東地勞車，遼瀋易幟，寰宇澄清。名都策治，警備泰甲，鄉邦主政，桑梓維賓。功敷建設，志切阜民。入贊中樞，益勵艱辛。綜持黨務，宏展經綸，配合軍政，百度革新。八年聖戰，乃靖塵氛，無論政協，匪思滋深。潢池盜弄，神州陸沉。泊來蓬島，憂憤摧心。復齊在區，必楚亡秦。老成謀國，竭慮殫精，矧聞鄉耗，慘痛無倫。仁懷寧忍，熱淚縱橫。神靈躬降，劇疾頻嬰。支撐風雨，特覩中興。胡天不弔，遽隕晨星，共匪未滅，公目難瞑。後死有責，誓掃虜庭，王師北指，定慰公靈。陳詞致奠無，盡悲忱，神其鑒此，來格來歆。尙 鑒！

旅台中山同鄉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山旅臺同鄉會

黃仲倫
張惠長
唐季珊

等，謹以香花，致祭於

鐵城先生之靈曰：偉哉我鄉賢國老兮，乃當代之典型。隨 國父致力革命兮，不惜舍身而勞形。首膺我邑民選來治鄉邑兮，善政如新發於硯。循聲洋溢乎百里兮，甘棠猶垂蔭於長亭。厥後宣勞於黨政兮，勛望更重乎樞廷。光榮及於我邑兮，是人傑而地亦靈。胡昊天之不弔兮，竟隕北斗之大星。哀傷過於旅臺同鄉兮，揮涕淚以薦椒馨。尙 鑒！

旅台潮州同鄉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北市潮州同鄉會全體理監事暨全體會員，謹以香花之儀，敬獻于
吳故主席鐵城先生之靈曰：革命聖地，南方之強，孕育大哲，開國興邦，是 國父之股肱，是 領袖之智囊。中樞匡策，業昭贊襄；百粵主政，績著
光芒。赤禍橫流，中原板蕩，拯民復國，雖伐特張。嗚呼乘庶，猷猷萬方，深謀勝計，矚目展揚。慨夫珠雲黯淡，嶺海玄黃，一代耆英，不起膏肓。
鄉失導師，國喪元良，懷崩棟折，同茲悲傷，神其來格，敬薦馨香。尚 鑒！

旅台海南同鄉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海南在臺同人王俊等，謹以香花，致祭於
吳公鐵城先生之靈曰：巍巍先生，黨國耆英。昔長桑梓，威震羊城；除弊興利，政治嚴明，勸學造士，生產安氓；開發地利，謀闢南瓊；交通壅殖，
計劃經營，阻於抗戰，惜未觀成。我鄉人士，知受鑑衡，文從作吏，武起將兵，來臺追附，共矢忠貞。胡天不憖，星殞長庚，揮涕陳奠，聊薦蕕錫。

台北市吳姓宗親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臺北市吳姓宗親會吳三連率同全體宗親代表，敬祭於
故資政宗親鐵城公之靈前曰：嗚呼我公，國之大老，革命元勳，學邃德葆，英儀高亮，遠祖泰伯，盛德流光，人之香哲，溫厚謙讓，齒德彌劬。九江
起義，萬里雷風，樹立嶽嶽，震耀無窮。翊贊國父，討伐袁奸，運籌帷幄，屢奏膚功。戡亂抗日，無役不從，締造民國，勛猷百代。廊廟諮政，歷數
十載，功業昭彰，位躋元勳。決策機先，宣慰海外，華僑共欽，四海同歸。赤匪叛國，播遷海疆，公志彌堅，光復念切。大節嶢嶢，誓殄強梁，日月
昭昭，中興在望。天胡不憖，遽赴騎鯨，哲人長往，典型永垂。神其有知，鑒茲清供。嗚呼！尚 鑒！

菲律賓賓華僑各界追悼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主祭戴愧生，謹以香花清奠之儀，致祭於
吳資政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鼓聲聲壯，元老已亡，機槍未掃，斗宿輅光。哀維先生，意志堅強，許身黨國，險阻備嘗。允文允武，軍政咸威，外
膺苞桑，運籌帷幄，決戰沙場，險夷一致，勞績彌彰。其在政也，勵精圖治，不樹威權，不欽名位。政通人和，除弊興利，建設百端，燦然具備。召
伯甘棠，同垂典記。其在軍也，一秉忠貞，蹈湯赴火，斬棘披荆，危疑局勢，奮力支撐，隨機應變，亂賴以平，黨之柱石，國之干城。其感民也，通

及遐方，撫綏東北，宣慰南洋，陳詞懇切，民氣激昂，或參軍事，或助餉糧，忠誠使節，語重心長。一生功績，彪炳輝煌，驟聞噩耗，無限心傷。典型足式，儀表難忘，謹陳花菓，敬獻芻香，靈其如在，鑒此蕪章。尚鑒！

旅澳各界同胞追悼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旅澳各界同胞，假座粵海學院開追悼會，主祭陳元屏，謹以花圈清醴，不腆之儀，致祭於
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中央黨部評議委員、華僑協會理事長、國民外交協會會長。鐵城吳先生之遺像前而誄之曰：哀維吳公，世間之英，孕靈五桂，系出延陵。幼而穎悟，長更精明，潯陽侍父，學業有成。再求深造，負笈東瀛，國父羅致，介入同盟，許身黨國，傾覆清廷，武昌起義，響應先聲。二次革命，功敗垂成，奉孫公令，檀島經營，主持正義，一紙風行。討袁回國，軍長榮膺，翊贊帥府，牧民香城，抑強扶弱，穗市咸寧。國父逝世，悲痛逾恒，奉安典禮，迎機北平，主理陵寢，職責靡輕，舊都策應，兩戰居停。軍事政治，熟悉情形，消除民謠，上達下情。分化軍閥，游說漢卿，東北易幟，鴻圖震驚，大功告竣，元首嘉評。任滬市長，建設恢宏，發展市政，商業繁榮。中央黨部，長秘書廳，繼主粵政，吏治澄清。八戰抗戰，重慶峰嶺，暴日西墜，還都金陵。輔助總揆，外交持衡，安撫初定，赤誠雲騰，沉淪大陸，瓦釜雷鳴，臺灣組府，月輪高擎，評議資政，黨國揚名，抗俄反共，圖治勵精，歲寒久耐，正待春晴，昊天不弔，遽隕長庚，突傳噩耗，薄海淚盈，鏡湖僑衆，追悼忠貞，心香一瓣，清酌三觥，伏祈降格，鑒此微誠。哀哉！尚鑒！

華僑協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馬超俊暨理事同人及會員全體，謹獻香花，致祭於
吳故理事長鐵公之靈曰，烏乎！自公之逝，忽忽六月，此六月間，我海內外同胞，動傷元老，如失師保，悽楚徬徨，莫知所可。本會同人，承公遺志，團結僑胞，推行國策，兢兢業業，勉力前赴，以求肅規曹隨之績，而免人亡政息之虞。所幸年會已順利召開，工作亦得隨時推進，此堪以告慰者一，此次行憲第二任總統就職大典，歸僑團體個人，雲集臺都，紛紛慶祝，是海外各地僑衆，歸向祖國擁護領袖之熱烈，更有事實上之表現，此堪以告慰者又一；再海外各地，遠如歐、美，近如港、澳，以及日、韓、菲、泰、印尼、南北越僑胞，莫不思公舊德，崇公耆勛，先後紛紛集會追悼，並謀所以爲公永懷之紀念者，此堪以告慰者又一。茲值公歸空之日，白馬素車，會集於觀音山之陽，牛眠兆吉，馬鬣崇封，而一代黨國偉人，從此與山川千古矣，同人執紼傷情，臨穴墮淚，敬獻香花，掬忱祭告，惟神靈鑒察之。

啓 墳 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治喪委員會全體同人，敬具香花祭儀，致告於
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逝，降已六閱月矣。靈壽莫接，邈若山河。同人等仰跋遺型，倍增憾感。飾終令典，冀冀賦承。茲

謹奉移靈柩安葬於臺北縣成子寮觀音山之陽。佳城玄宅，穆卜攸宜，程途夙戒，執事惟虔，靈輜既駕，敢告啓禋。尙鑒！

告 奠 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申正，治喪委員會，恭奉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靈柩登穴封土而祭告於靈前曰：懿懿佳城，山清水麗，石闕勒銘，松柏拱衛；窀穸安歸，神明藏閉，臺島崇封，鐘陵迢遞。默佑反攻，王師西濟，慰靈在天，奏捷告祭；光我九州，昌及五世，家國同休，永永罔替。

哀輓文詞

一輓辭

張羣

卓哉斯人，吾黨之傑；委身革命，靈應騰發。四十餘年，神州馳驅；當阻彌堅，臨危不屈。南賢嶺嶠，直北關山；廻翔內外，遺大投艱。台異爲同，弭患幾先；虛懷雅量，守經達權。常託素交，年相等埒；志業相同，襟期相愜。手足同親，肝膽如澈；不圖貞疾，奪我鳳麟。飽更憂患，不共中興；燈亂反正，來診方殷。銜哀陳辭，靈爽庶憑。

張其昀

嗚呼先生，黨國之英；輔弼革命，功績航航。內政外交，竭智殫精；九州仰望，八海蜚聲。天不憖遺，遽奪老成；日月幾何，安葬鯢溟。觀音山側，水秀山明；待期反攻，告慰英靈。

沈慧蓮

繫維先生，夙秉忠貞；早歲反共，司隸羊城。遭敵經陷，羈滯虎門；屬在桑梓，咸鳴不平。從而奮圖，仰若前旌；泊乎清黨，益式盛名。敢歷中外，丕著嘉勳；晚來蓬島，痛切妖氛。老而彌勁，憂國日勤；積勞盡瘁，竟隕晨星。瘳失耆宿，茹歎同聲；精神永在，與國常春。

菲律濱吳讓德堂

猗歟先生；一代偉人；肇建民國，革命維新。才兼文武，位兼樞鉤；宣慰海外，歷菲律賓。歡騰僑衆，愛彼宗親；遠追讓德，後起依仁。修辭聯誼，訊問頻頻；和風吹拂，閩族皆春。曉遠萬里，思慕皆展；耗傳化鶴，凶兆獲麟。方冀復國，遽喪盡臣；綿綿長恨，碧海無垠。

吳煥章

天不憖遺，巨星驚隕，朝野震悼，痛失元勳。願以先生之嘉言懿行，炳如河漢，遠昭宏猷，世莫與京，服膺三民主義，奉總理爲師，致力國民革命，爲總裁股肱。其人其事，備所謂古今完人，天地正氣者非耶。先生當年遠隔東北，力謀統一，對東北青年，偏愛獨多，間嘗以東北友人自許，煥章忝叨宗末，侍教左右，輒以泰伯之德，與季札之賢相昭示，今規言猶存，而徵音已杳，九天警款，愴痛於懷。謹爲文以誌之曰：

猗歟耄耄，曠世耆英；延陵流衍，世澤恢宏。昔從總理，主義服膺；致力革命，總裁股肱。秉節東北，僕僕塵風；早虞外患，屢發警鐘。（當年于役東北，曾有「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名言。）勝利接收，公未能往；一着之差，徒貽悵惘。（東北人民，對公其爲敬仰。勝利後，倘能前往接收，東北民間武力以及有志青年，不致爲共匪所用。）我公偉大，古道照人；犧牲小我，福利全民，遠隔海外，惠愛滿胞；團結反共，國民外交。大陸浩劫，蒼蒼莫問；期挽天心，重開景運。復國建國，謀賴老成；胡天不憖，奪我忠貞。（於戲！黨國元老，功高廟廟，雖不見棄樞機，而協和國是，則迫切需要。此余重爲天下及東北痛者，更不知涕淚之多少。）

鄒豐

五百名世，篤生賢豪；鄉邦望重，黨國勳高。中原沸鼎，群盜如毛；指揮未定，遽失蕭曹。廿載宦遊，追陪杖履；魯殿推尊，泰山仰止。鬱鬱川原，

決決海水；空石以安，精神不死。

菲律賓大中華日報駐菲辦事處主任洪長恭

遺愛海外，震悼僑群；馨香陳食，敬致哀忱。

歐陽詢

航航我公，河嶽炳靈；黨國人傑，鄉梓膏英。早歲加盟，奮翮鴻陽，追隨國父，參贊戎行。整軍治警，警振威揚；首膺民選，蔭恩甘棠。綏撫關外，功著幾先；折衝滬市，遣大投艱。鄉邦主政，遭時困弊；高掌遠矚，海外宣勳。入贊樞衡，率力八載；制憲規劃，從容功倍。赤麟輝煌，播遷海濱；老成謀國，宸極昇倚。吁嗟我公，雅量虛衷；智滿德裕，武達文通。耕鑿率托，卅載肩隨；休戚與共，襟袍相期。心膂互照，手足親同；公諒私情，永鑄五中。不圖小別，竟隔人天；奉我良師，心愉涕漣。雲迷島嶼，日薄旄峨；銜哀陳辭，靈爽鑒之。

束雲章

鐵老云逝，朝野同悲，先生一生之德業功勳，昭昭在人耳目，黨國史乘，自有專傳，而我輩交遊所痛者，既為反政復國行將開始，而元良遽逝，不及目覩九州光復為可悲耳。敬陳以詞曰：

航航吳公，命世之雄；辛亥起義，風虎雲龍。追隨國父，崎嶇嶺東；輔佐總裁，北伐成功。開府滬上，通商惠工；宣慰海外，僑民景從。擬折宣力，樞府盡忠；抗戰告捷，勳業隆崇。赤禍猖獗，遭時困蒙；不忘在萬，資政平戎。老成謀國，人望攸同；云何遽逝，騎箕摩穹。公應不誤，台典飾終；再生申甫，重建寰中。薤歌致誄，懷慕無窮。

余超英

猗歟吳公，休休有容；待人以恕，處世以忠。贊助革命，主義是從；甘棠遺愛，民治丕宏。東北易幟，青史留芳，南天宣慰，大漢聲隆。立法行憲，賴有嘉謀；繼志述事，人和政通。典型永在，亮節高風。

陳松光

功高黨國，勳業昭彰。瞻仰遺容，淚濕衣襟。遵訓淬勵，定復神州。英靈宛在，鎮安天鄉。

（去夏晉謁時，承賚贈「共匪不滅，大難不止。」謹註。）

中國國民黨前中央從政同志會常務理事戴問梅

嗚呼我公，國之元勳，黨之先進，襄贊革命，萬里風雲，艱難締造，百代功勳。東北順歸，尤著宣勞；志成謀國，朝野望孚。匪患方熾，中樞昇殿；胡天不弔，遽捐先賢。消失元良，莫可言宣；典型永垂，追悼茲日，馨香薦之。

痛	國	老	遽	開	勳	老	功	國	鶴	功	卜	佳	老
失	陳繼烈	王繹齋	趙志奎	章嘉	郭驥	崔書琴	余家菊	黃珍吾	喪元	朱懷冰	歸華	陳繼承	在黨
元	喪元	成凋	歸道	濟老	業永	成共	在黨	喪元	喪元	朱懷冰	歸華	陳繼承	在黨
勳。	良。	謝。	山。	成。	昭。	仰。	國。	老。	老。	表。	國。	眠。	謝。

勳業長存。

周啓剛
老成凋謝。

吳修琴 吳道盛

痛失典型。

吳尊茂
失元良。

江一平

遺愛千秋。

浩氣常存。

登謝堯

陸京士

疾
李之行
自

典 型 永 在。

山高水長。

吳惠平

李樹森
昭黨國。

蘇紹文

功業永昭。

黃國樑

鄉賢永式。

譚文彬 王竹祺

國失元良。

張穀年

鐘鼎銘功。

黎少達

哲人其萎。

湯增敷

典型永式。

梅恕會

老成凋謝。

王培基
失元良。

張望庸和抄

功垂黨國。

駱光

哲人其萎。

傅宗岳

功在社稷。

周學湘

永留謨勳。

劉啓光

黨 聖元良

李一升

東白素

老
成
周
謝

鮑德源

勳業炳曜。

費驊

黨國完人。

吳世瑞

哲人其萎。

林霖

哲人其萎。

何健

老成凋謝。

石九齡

哲人其萎。

錢阜倫

畫粹黨國。

胡鍾吾

功在黨國。

陳述經

捕失香賢。

袁子健

秦嶽驚顏。

曹婉珍

功在黨國。

馬紹邦

師表昭垂。

曲直生

老成凋謝。

吳望假

功在黨國。

吳祥麟 陳顯遠 陳介生

山高水長。

袁世斌 黃若瑛

痛失元老。

曾聯直

開濟勳高。

陳松光

勳業昭世。

黃載泰

典範猶在。

範 翀

應行久 趙茂林

返天國。

林可環

爲國盡瘁。

沈慕潛

功垂百世。

李竹瞻

永垂光昭。

朱慎微

功在黨國。

陸福廷

黨國干城。

徐步垣

功德昭垂。

王鳳雄

國失良才。

苗堉成

功在黨國。

李連春

典型常昭。

張宗良

瀛海同悲。

高登科

典型猶在。

黃正銘

海內同悲。

趙憲文

勳業永垂。

蔡章麟

遺範千秋。

林新

杏壇香渺。

羅才榮

哲人其萎。

陶錦

哲人其萎。

葛之覃

黨失元良。

魏道玄

德範長存。

蕭次尹

國喪元勳。

楊宜誠

是謂不朽。

楊爾瑛

老成凋謝。

功	國	國	功	黨	邦	國	浩	動	名	範	典	痛	砥
陳固亭	戴模	李嗣	劉振東	史延程	汪大燮	李士珍	鄧桓	劉陸軒	朱北峯	魏紹微	劉啓瑞	沈思約	林朝陽
在黨國。	元勳。	元良。	國。	勞。	粹。	良。	長存。	芳。	徐國康	永遠。	安仰。	導師。	豐功。

中	永	德	遺	老	功	斗	德	哲	泰	哲	國	老	德
劉述人	唐冠英	程覺民	陸京士	水祥雲	陸幼剛	宿獻	穆超	鄧清之	吳海天	盧宗漢	延國符	蕭贊育	曹廷賢
艾登。	安電步。	常昭。	莫仰。	謝。	國。	光。	昭。	其妻。	梁木。	其妻。	元良。	謝。	常昭。

元	功	國	痛	德	風	功	風	痛	黨	功	哲	珍	功
鮑士惠	吳鴻森	韓文源	李秉碩	蘇景果	劉東巖	成達一	韓駿傑	李江	胡伯奎	劉陸軒	卓東來	段子陵	侯銘恩
不朽。	長存。	賢。	師。	宛在。	存。	國。	琴。	元勳。	師。	李雨田	其妻。	潘瑞瑜	黨國。

功	哲	哲	棟	國	功	黨	黨	風	功	勳	望	痛	一
劉文騰 在黨國。	蕭兆綱 袁則留 人其萎。	趙家驥 人其萎。	沈發藻 賈幼慧 李振屏 折懷 崩。	李龍荔 紅良。	毛恭祥 符滌塵 留黨國。	劉全忠 失導師。	陳子彰 失導師。	曹德輝 梁乃賢 蕭若立 微永念。	饒雲階 在黨國。	劉秉善 業永垂。	余俊賢 重黨國。	顧建中 失導師。	張導民 蔡孝義 代完人。

功	黨	英	忠	景	國	功	功	痛	勳	道	風	典	
溫廣舜 在黨國。	龔夏 失耆勳。	朱宗良 靈不泯。	姚大海 貞永式。	錢用和 行不朽。	梁上棟 喪元良。	丘漢平 在黨國。	韓克溫 在黨國。	李基光 在黨國。	李宇清 失良師。	昭黨國。	施裕壽 範足式。	林品石 顏梁木。	陸軍九一五六部隊長郭永率全體官兵 包華國 型永式。

黨	一	勳	勳	以	勳	功	國	痛	南	德	老	痛	痛
翁鈴 失導師。	代完人。	胡伯岳 業不朽。	陳清水 業千秋。	陳其業 身許國。	劉天可 業千秋。	伍守恭 垂黨國。	黃通 喪元良。	徐中齊 失勳耆。	杜梅和 天木落。	王孝華 業常昭。	江二平 成凋謝。	何競武 失元勳。	蘇泰楷 失師尊。

如	哲	功	德	德	哲	國	黨	典	勛	功	勛	典	典
失師保。	關業 人其萎。	在黨國。 國防大學校長侯騰	臺南師管區司令張其中 業千秋。	吳迪 業千秋。	徐芯萍 人其萎。	相壽祖 失香賢。	劉業昭 失香英。	王孝英 型猶在。	謝慶珪 業永昭。	懋德潤 懋德明 在黨國。	趙觀白 業千秋。	戴仲玉 型永仰。	水祥雲 型宛在。
哀	觀	文	字										

功	典	功	典	勛	浩	永	典	黨	名	老	微	國	邦
在黨國。	會雄 型足式。	徐晴嵐 陳建中 在黨國。	李毓華 型尙在。	王夢雲 業永垂。	何適 氣長存。	齊康 樹儼刑。	劉平 型尙在。	胡純餘 國干城。	崔唯吾 垂不朽。	鍾超如 成凋謝。	杜爲 言遽絕。	萬國賓 喪元良。	熊斌 國殄瘁。

盛	哲	老	德	功	哲	勛	典	典	功	老	黨	國	勛
德不朽。	朱敬春 人其萎。	劉文島 成凋謝。	陳景陶 範常存。	杜維藩 在黨國。	唐國楨 人其萎。	趙自齊 垂黨國。	李應兆 包德明 型永式。	吳幹 型猶在。	毛飛 韓中石 伍家有 楊粹 在黨國。	劉秋芳 成凋謝。	孟廣厚 富靜岩 失導師。	陳成 喪元勛。	史致富 業昭垂。

張明煒 廖 潤 零。
顧耕野 顏 木 墳。
山 陶百川 範 永 昭。
道 吳則中 瘁 同 哀。
珍 蔡屏藩 折 懷 撒。
棟 鄧炳庚 人 其 萎。
哲 藍學洲 業 昭 垂。
勳 凌鴻勳 垂 千 古。
功 王懋功 在 黨 國。
功 謝壽康 謝建華 助。
黨 陳冠澄 卒 黨 國。
盡 劉士毅 則 永 式。
典 李玉階 在 黨 國。
功 李不隱 成 潤 謝。
老 成 潤 謝。

甘其綬 甘舒子寬 壽 全 歸。
顧 何 華 黨 國 痛 喪 元 良。
痛 余伯泉 失 導 師。
道 余凌雲 範 猶 存。
老 萬之覃 成 潤 謝。
鄉 曾三省 國 同 悲。
典 文乃武 何惠吾 型 足 式。
國 曾集熙 喪 元 良。
典 張清源 型 永 在。
典 杜 爲 顏 木 墳。
山 鄧憲文 黨 愛 國。
忠 孫 慶 範 永 昭。
遺 鄭 銖 在 黨 國。
功 劉安祺 昭 黨 國。
功 昭 黨 國。

吳 適 範 常 昭。
黃 麟 書 隆 黨 國。
勳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直屬臺南市支隊長 陳富源 失 良 師。
痛 陳士誠 李元凌 失 元 助。
痛 余凌雲 範 猶 存。
道 寇世銘 顏 木 墳。
山 趙丕成 英 珏 謝。
書 李 鈺 人 其 萎。
哲 陳深德 良 遠 殞。
元 黎尙武 鄭星樞 成 潤 謝。
老 韓漢英 韓漢屏 失 元 良。
痛 沈百先 黨 國 元 良。
黨 劉汝明 懷 賢 哲。
永 懷 賢 哲。

典	一	哲	名	邦	國	淡	功	功	德	哲	功	痛	功	
型	德	華南商業銀行總經理簡萬龜	葉心恒率子教本	徐世賢	徐賢樂	秦幼林	范苑聲	吳雲鵬吳化鵬	宋寶君 袁履霜	呂鳳章	在黨國	范蘭光	張輔邦	張建
在	貞		史。	瘳	勤	明	忘。	昭。	在黨國	其妻。	高黨國	失元良。	張一清	在黨國
望。	純。													

徐實圖

哀 饒 文 字

路	德	我	哲	南	黨	天	國	
鶴	蔣志芳	吳康	金銘	彭鎮賓 王常裕	韓同	張翰書	喪元良	陸宗祺
西	長存。	安仰。	其妻。	星沉。	導師。	不慈遺。	鄭澤光	喪元良
歸。								

二、輓 詩

許君武

細雨陰晴幻，驚聞布計首；光儀猶在眼，（三中全会遺別方值五日）造化果何心？一瞬全中壽，千家望晚霖；西風吹墮淚，木立久沈吟。眉宇存英氣，聲名起盛年；九江義旗舉，異國寶書先，可憐綏桑梓，揚風靖海天；高助昭大筆，四字鼎中鐫（元首褒輓勳業昭垂四字盡公平生矣）。千里巴渝道，前塵十載過；從公微恨晚，譽我不嫌多，鴛鴦書終廢，狐狸事竟訛；還都溫語地，悵悵惠園阿。和衷交洛蜀，遺愛滿江鄉；近歲頻瞻對，平生更付量。休休風自遠，侃侃意何長；一痛還疑夢，分明公在旁。

（鐵老遽謝賓客，驚痛累日，小詩寫哀，祇祈靈鑒。）

徐寶泰

論功黃石更何尋，抱膝空爲梁父吟；東下樓船收反掌（一），北征胡馬得歸心（二）。夷吾九合方張日，申甫重生再作霖；寶劍自懸君竟去，嘹天有鶴播哀音。

（一）辛亥，君策動九江光復，當清海軍戰艦十七艘由鄂東下，在潯與我與塞變方礮轟之際，君奔走涕泣其間，完全招降，遂以半轉趨武昌助戰，半由李協和將軍率領略皖，茲役關係民清成敗者頗鉅。

（二）十八年，君出關說奉張來歸，完成統一。

裴鳴宇

香山水鍾靈秀，國父誕生繼有君；開國會爲經世法，匡時又著易幟勳，申江弭戰消陰謀，粵海治軍獻妙文；一代賢豪今去也，令人能不淚紛紛。同盟黨籍餘春，粵海齊東氣味薰；識我曾爲鮑叔薦，惜其未動桓公聞，才非管仲愧知己，琴碎伯牙哭使君；國破家亡傷怎用，河山誓復慰新墳。

林甫田

傳聞安息去，十字本同工；得果原非偶，歸榮願未空。城頭愁語鶴，海外斷征鴻；最憶南行日，嚴疆論政中。中天一夜隕南箕，噩耗驚傳惻惻悲；從此離巢離失乳，岷江江畔哭吾師。耳提面命感恩深，道德文章舉世欽，回首師門空悵望，弦歌到處有遺音。鞠躬盡瘁見忠貞，宦海長留赫赫名；大陸重光知有日，那堪黨國喪干城。

劉超武

黨國元勳又謝凋，蒼生霖雨感飄蕭；英靈長在憑呵護，滄海終翻反共潮。

龍思鶴

兩地分生死，悲來祇剎那；同盟存有幾，天道謂伊何，血淚凝桑梓，腥羶潤黍禾；風寒鯢水滋，一去不還歌。

關吉玉

總帳首客在，玷壇四座驚；勳名爭日月，諫輓極哀榮，黨國失元老，蒼生望太平；高原悲旅櫬，憑弔想儀型。

關大成

革命推先進，豐功舉世知；不堪櫻木壞，黨國失良師。

劉泗英

鳳凰花放落梅時，衰帶風流想像之；種遍觀音山上樹，綠陰長自護靈旗。

范鵬堯

大難未平敵未靖，哲人已萎痛心驚；功昭黨國名猶在，氣絕河山淚欲傾；往事懷思舊德，素車悵望動離情；愁雲慘澹客何遠，流水嗚咽不住聲。

余高堅

吐哺荆州一代賢，大名照耀海南天；知公志節存家國，我愧襟懷守俸錢；勛業已垂千古範，遺言亦載史乘編；論文風誼空餘恨，北望吞聲思渺然。

文朝籍

一別人天客已杳，爲安寢夢啓靈車；高助照史行行在，遺澤增悲脉脉餘；往事半生承德蔭，忠魂萬古耀丹書；會看馬廐長埋地，應有風雲起太虛。

張震西

爲我華僑協會哀挽吳理事長

華僑協會，爲僑老手創事業之一，抗戰時，鐵老奉命宣慰南洋，所經菲、緬、印尼、越南北各地，備受華僑熱烈之歡迎與愛戴，歸於渝都，創立僑協，聯絡情感，團結力量，一面推行國策，一面反映僑情，不啻於政府華僑間築一橋梁，收效良多，成績卓著。年前政府遷臺，鐵老爲爭取海外千三百萬僑胞，在僑協會員星散，基座蕩然之餘，籌備復會，歷盡艱困，近已恢復業務，並策勵華僑，歸向自由中國，海外各地僑領僑團，紛紛來臺觀光，絡繹道途，而鐵老亦意興欣然，經常蒞會治事。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尚在會批閱文牘，傍晚方歸，不謂午夜之後，竟以心臟病猝發不起，元老云亡，邦國珍瘁，其於僑協，尤爲莫大之損失。海外僑衆，及會員同人，哀傷逾恒，如失師保，爰賦四絕，聊當一哭。

其一

長夜沉沉隕大星，天人雨淚共霑零；昨猶撰案批文牘，一夢遊仙竟不醒。

其二

老成愛國又憂民，未觀中興已泣麟；一電凶音傳海外，望風啼哭萬千人。

其三

領導僑數十年，僑情僑政互傳宣；於今遺愛留南國，召伯甘棠德蔭縣。

其四

運籌復會極辛勞，爭取僑胞識見高；海外人歸多缺望，遺型空自仰蕭曹。

梅公任

英豪俊傑，慷慨精明才氣，個個騰逸胸襟，磊落昂藏掌星儀表，熱情友誼蓬勃，整整疎疎，飛鵬志願，正鵠前程抱負，滬上倉卒首指，精神矍鑠，告語堅強抗戰，悠然永思從容應。革命同盟，東京學業崇高，新心榮耀創國，九江武漢奮起響應，義戰光華日月，轟轟烈烈，會議金陵中樞贊輔，匡襄黨政規模，代表勤勞與師、立法功崇，憂深鞠率華僑，歷史書傳有墓名。

三、輓 聯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數十年武連文通，推轂群賢，並以嘉猷耀當世；
是一代耆英碩德，騎鯨前夕，猶抒議論似平生。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同人

開濟仗元良，勳業千秋，節亮風清傳不朽；
復興參密勿，死生永訣，人亡國瘁痛何如。

中央黨部史料編纂委員會同人

公去何之，望海外三神山，長懷笠屐；
生原非偶，溯滄陽九派水，緬想英靈。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政治有規模，復國應思今日淚；
考終無一語，僑團頓失老成謀。

中國青年黨中央委員會

救國夙同心，群仰中流當砥柱；
狂瀾期共挽，長嗟友黨失賢豪。

僑政學會

匝月未週，長使訓辭成絕響；
返魂乏策，敢無僑論慰先生。

臺北衛戍司令部

黨國著奇勳，一代雄才，千秋風範；
海天凋碩果，萬方多難，四字悲詩。

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

勤勤懇懇，史冊永載；
公忠體國，典範長存。

臺北扶輪社同仁

惟先生松柏貞寒，忽樓折梁摧，頓使群倫空仰鏡；
有令子芝蘭同氣，願節哀順變，相期大雅共扶輪。

哀 輓 文 字

中國警政協會

黨國著殊勳，憶生前鼓動革命遺言，勳關大計；
吾儕欽碩望，念此後整理警政方案痛失導師。

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

德望重耆英，杖履昔曾親教範；
眞靈歸碧落，事功長此炳人寰。

香港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暨全體師生

造化有盈虛，相逢國父蒼穹，輔世匡時，寸心已向人間盡；
乾坤觀剝復，暫秉鐵公遺志，扶危定亂，陽氣當從海外回。

旅臺中山同鄉會

行迹追黃霸，
齊年痛謝安；

臺北市海南同鄉會

黨國著勳勞，舉世欽崇推鐵老；
嶺南留德澤，四方痛哭喪鄉賢，

基隆吳氏宗親會

遺範長存，笑囊弓冶好貽謀，欣看後起
盛德所及，國家僚黨皆感泣，何況同宗。

陳副總統

海外佩訂謀，白髮尙能籌至計；
人間尊節概，黃花終竟抱冬心。

于右任

開國險阻艱難，在當年爲重鎮；
立身光明磊落，本時代一雄才。

王寵惠

魯殿失靈光，革命勳名傳國史；
杜鰲悲落月，畢生言行重鄉評。

賈景德

敦槃奕彥，鼎革勳賢，榮譽卅卅年，風虎雲龍懷往蹟；

出領靈柩，入參極密，靈柩歸一夕，海鯨逐鷗有餘悲。

張道藩

申薦屬纊虞，有勝慨豪情，約略追思存大記；
老成漸零落，正陽春繡景，不堪揮淚感離群。

張道藩又挽

元老溯同盟，一代勳名垂汗簡；
邦家嗟多難，萬方涕淚灑雲天。

何應欽

首義仰元勳，畢生黨國宣勞，卓犖聲名昭中外；
同舟救夙契，一夕青盲作古，淒涼風雨慟人琴。

閻錫山

邊國運深謀，當年曾返遼東鶴；
巖廊參大政，隔夕驚騎海上鯨。

鄒魯 趙淑嘉

申江抗日垂勳遠，
蓬島遊仙御夢歸。

鄧家彥

晤言七宿，遠教五天，噩耗忽傳來，吾黨又弱一個；
篤守三民，儼如十誡，靈魂常不滅，勛勞猶共千秋。

徐傳霖

善氣迎人，古道照人，是我之平生摯友；
熱誠愛國，忠心報國，惟公爲當代偉人。

劉哲

君到瀟水，我駐遼陽，相見幾何時，迢遞關山尋舊夢；
於時無觸，在黨不爭，人生如朝露，淒涼風雨痛招魂。

鈕永建

國運又屬艱難，重望冀匡時，還似當年倡大義；
革命仍須繼續，老成悲謝世，那堪客路哭同仁。

吳忠信

九宵健翮恒奮，負曠代才，建不朽業；
一夕大星忽隕，爲吾黨懷，留青史光。

馬超俊

論交最足話襟期，雅量宏規，政錯卅年眞益友；
報國未嘗知老至，智殫神損，安眠一夕竟遊仙。

朱家驊

一生爲國，長從排難之間，明宣教化；
卅載相知，永念勛勞而外，痛失完人。

張厲生

雲霄一羽毛，籌策遠懷寰海外；
風塵双雪鬢，勛華多在廟廊間。

謝冠生

開國壯猷垂史冊，
匡時大業失儀型。

俞飛鵬

開國著殊勳，反共方期同復國；
傷心增宿疾，收京未覩倍傷心。

黃國書

黨國失助者，功名事業千秋在；
人琴增慟悼，雨絲風片一天愁。

白崇禧

創業最艱難，九江仗劍，立德立功，長留肝膽照千古；
中興勤墾創，四域乘槎，有爲有守，忍見邦家失老成。

顧祝同

逾周甲六齡，是革命前修，內政外交，久彰功業；
竟長眠一夕，正中興作輔，人亡邦瘁，痛失老成。

周至柔

平生竭開濟艱難，雲臺歷歷留勛業；

垂老猶奔動興復，青史恢恢著令名。

郭寄嶠

樞府展談猷，壯志匡時，回首過從猶昨日；
元良重黨國，沉疴遽逝，奠觴遙隔恨千秋。

郭寄嶠又挽

黨國仰元勳，天不慈遺一老；
松楸歸素旆，人其可作九原。

蕭毅肅

論治軍勤政親民，公誠國士；
溯首義草約討賊，同哭先生。

桂永清

壯志可干雲，當年虎嘯龍吟，文治武功，百粵早沾棠棣愛；
箴言猶在耳，隔夕猿崩棟折，公情私誼，南天空悵嶺梅寒。

孫立人

以三寸舌當百萬師，談笑靖烽烟，一夕遽朝朝漢關；
抱饒弱心膺股肱寄，施張成雨露，千秋迴粵實周棠。

馬紀壯

黨乘著殊勳，遺愛萬方傾涕淚；
蓬籌謀國是，靈光千禩仰儀型。

黃鎮球

談笑靜風塵；敬歷廊廟驛圻，儘有勳猷邁陸賈；
經綸餘粵穗，懷斷蕞蕞蘊露，不堪辭誅讀安仁。

黃杰

四海久揚名，公爾忘私，艱危曾遂康時略；
九州悲未合，言猶在耳，慷慨長懸許國心。

蔣鼎文

敬歷遼內政軍事外交，均擅長才，吾黨健者日凋謝；
氣宇兼英雄豪士俠客，夙聯友誼，斯人邈矣風濤其。

蔣鼎文又輓

卜葬有名島，勛業昭垂同宇宙；
關懷在大陸，英靈呵護復河山。

徐永昌

卅載著豐功，即餘事有自治縣長，國民外交，能作始於風氣之先，心傾
遠識知錫然；

一朝成永訣，敏茂績如遼海星軫，申江市政，每受命於艱難之際，言念
賢勞感轍蒼。

何成濬

一夕喪斯人，痛惜吾黨健者；
百年原過客，所傷其志未成。

錢大鈞

革命著勳勞，舊德能光吳太伯；
反攻待告慰，精靈聊伴鄭成功。

薛岳

平生輔世各飛揚，問梓桑敬恭，匹馬後先同負重。
幾日握談猶慷慨，要驅羈廓掃，一星明燭忽沉芒。

陳濟棠

革命憶當年，偉烈豐功昭黨史；
中興猶指顧，神州光復慰英靈。

余漢謀

起珠江霖雨分瀝關山，國事多艱曾共歷；
有廊廟經綸載傳史冊，海隅垂睂望中興。

李揚敬

革命翊風雲，數迴翔臺閣，專閭湖山，更勵外交扶國脈；
老成資策慮，憶共話紛紜，憂時海嶠，忽驚哀輓動滄波。

孫連仲

軍政折衝仰多才，中興頓悲梁木壞；
風雨交迫須共濟，復國應自蓬瀛回。

孫連仲又輓

恩明人不及，
復興衆念深。

萬耀煌

開濟見宏規，百世有光存信史；
感懷傳噩耗，萬方多難失耆英。

彭孟緝

開國紀元勳，名世篤生，武德文功昭偉烈；
中興仗義，妖氛掃，星沉月冷倍傷神。

張篤倫

體國著公忠，一生殊蹟垂青史；
狂瀾資障挽，遽來噩耗痛黃壚。

賀國光

體國秉公忠，緯武經文，青史長昭真不愧；
憂時成疾疫，傾懷折棟，黃圖未復有餘哀。

丁治磐

淅氣感須臾，雨苦風淒傳噩耗；
寇氛猶沈澹，天低月黑悵羈魂。

劉茂恩

公爲黨國元勳，以公益爲懷，不恤殫勞一世；
人固天地寄跡，奈老成凋謝，祇留議論千秋。

楊森

翊贊開國，輔弼中興，革命盛業千秋在；
驍摧採薪，竟致不起，老成云亡薄海悲。

胡家鳳

義轍樹滄陽，偉績嘉謨昭黨國；
大星沉海上，淒風苦雨動耆英。

魏道明

河嶽鍾靈，勳昭黨國；

日星隱曜，痛失老成。

殷鴻鈞

匡時仗義旋驅運之功，國步際艱虞，薄海同聲望霖雨；
受知在置腹推心而上，平生感風義，寢門無淚哭先生。

黃季陸

羊城共事，黨國宣勞，彈指三十年，總爲憂時添白髮；
鯤島棲遲，中原板蕩，驚心千古別，幾回搔首問蒼天。

嚴家淦

政績應書循吏傳；
謳歌早勒去思碑。

程天放

開國著勳猷，四海宣謨匡大業；
老成典垂範，九原遺德策中興。

鄭彥棻

學生對革命盡忠，最近三中策劃，盟國協和，易質未忘迎遠客；
卅載爲華僑服務，猶記海外執掌，南洋宣慰，先日仍宜會務勞。

黃少谷

艱難倚倚元良，每從和雅覩風度；
康濟早紓遠略，已聽嚶鳴報好音。

林彬

經世抱長才，勳業兼隆將相使；
大名知不朽，典型共仰德言功。

史尙寬

黨國喪元良，祇存勳業千秋，碧落蒼茫沉北斗；
邦家摧柱石，警老舟航萬里，滄波漂渺失南針。

謝漢洲

幾經憂患奔馳，曾爲中華開史跡；
每念艱難締造，何堪黨國失干城。

張承熙

白下記同盟，四十年交離棄心，每增時世滄桑感；
草山猶與會，兩三日餘音在耳，竟是幽明訣別詞。

張承熙又挽

今朝淨土永歸，創佩恩酬季札；
他日中原大定，家祭毋忘告故翁。

王煥

黨國宣勞，勳業應標青史傳；
人天頓隔，典型空溯白雲尋。

馬國琳

平生志業輝青史，
一夕滄溟隕大星。

馬壽華

博讀豐功昭黨國，
剛風勁節仰儀型。

楊亮功

開國人豪昭簡冊，
平生風範足儀型。

趙琛

革命仰鴻猷，歎浦珠江欽政績；
訃音傳鯢島，鄉風萬雨助哀思。

許靜芝

易幟仗奇謀，允武允文，早有聲名傳絕塞；
捨身示微疾，救人救世，故應天帝近英靈。

袁守謙

緬當年發軔嶺南，勳靈翺翔，論功黨國推首薦；
慨此日棲遑海上，塵新砥礪，寥落星辰哭老成。

鄭介民

憶昔立憲渾春風，四十年宏猷漸展，助德昭垂天下仰；

迄今在萬矢碩範，九萬里妖氛待靖，元良遺訓肅人哀。

何聯奎

義幟起潯陽，溯往昔讓猷，已垂千古；
寒雲低海嶠，恨當今耆碩，又少一人。

唐縱

早歲預同盟，卓有令名輝黨史；
萬緣歸一瞬，竟無靈藥奏天君。

鄧文儀

開濟揚嘉猷，回首羊城，艱難猶計征東事；
功勛仰元老，聚生鯢島，激昂朗誦劍南詩。

蔣渭川

革命建殊勳，舉世咸稱元老；
匡勳留偉績，萬方痛悼賢良。

柳克述

世載勵忠貞，獨惜濟時心未了；
平生敦志節，共欽謀國識長昭。

陳慶瑜

世德著延陵，矩矱長昭同仰望；
去思留淑浦，榮哀兼備是完人。

鄭通和

政績久交欽，並世鴻勳昭黨國；
老成今頓失，中興遺志費泉臺。

梁泰操

兩月前寶島重遊，猶記岑夜清談，何意竟成千古別；
卅年來中原多難，每佩長期奮鬥，但悲未見九州同。

劉健群

為黨國盡忠誠，對同志無分彼此；
念青春之宛在，痛小別竟隔人天。

洪蘭支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開濟老成心，永昭世式；

平生知已淚，又爲公揮。

蕭鐸

樞府實宏謨，開國以來，眼底勤香餘幾輩；
旅途驚噩耗，謠言猶在，天涯哀悼有同聲。

蕭同茲

大人豪華履肩隨，開濟不愁身困厄；
天下事何堪回首，河山幾處手經營。

狄膺

老來臨更切時憂，瘡口告人，應伸黨義；
大氣魄亦矜小節，真誠勗我，永勒心銘。

葉希峰

愛黨出真誠，語重心長，猶憶哽咽說歸隊；
除奸能決策，提綱挈領，難忘風雨作南針。

黃雪邨

汪洋千頃之波，澄固不滯，搖亦不濁；
瞬息萬變之際，用心獨苦，持義獨堅。

魯蕩平

磊落胸襟，當時善盡籌邊策；
艱難局面，此日空悲幹國才。

陳肇英

功在黨國；
澤被鄉閭。

張強

聲震南浦，望重中樞，東海欲揚波，尤賴元老屏黨國；
宿疾未除，憂心不已，北窗方入夢，豈知一枕隔人天。

蔣勻田

八年抗戰，客子賦歸，吳黨身分受厄家山承公數電方開脫；
五日陰魂，人天頓隔，未及重光首都再登鳳閣千載有餘悲。

玉賢

青史記人豪，碩望長留海外；

赤氣遍禹域，英魂應繞嶺東南。

劉泗英

友黨更相親，苦憶政協渝州，大選白下；
一朝失二老，淒絕吳江楓葉，嶺上梅花。

張知本

武昌起義迎賓，往事追維，不堪回首；
蓬島撫棺紛落淚，人間何世，無限傷心。

辛亥武昌起義君楷林故主席由九江蒞臨余代表民國政府招待於迎賓館斯時君猶翩翩年少也

胡宗鐸

爲黨國先驅，凌烟儀表光垂耀；
恨河山未復，泉路英靈泪不乾。

徐源泉

黨國喪元良，悵望千秋將進酒；
歸人驚委化，常懷五夜可憐宵。

李彌

中外宣勤，志存匡復；
元勳凋謝，國式典型。

浦薛鳳

當代仰芳英，出膺謬寄，入贊樞垣，勳業燦然垂史冊；
曩時凋碩果，哀動輶輪，悲臨海表，風徽實矣重人寰。

陳雪屏

開國紀元勳，仰忠靈孔昭，庶政創規還式黨；
崇朝驚化，料壯心未已，群奸誓剪更亡胡。

鄧傳楷

勳望警朝南，懷恩徧種萊公竹；

哀音動海隅，墮淚空留羊叔碑。

侯家源

是社稷臣，久著殊勳，朝野同聲推波助瀾；
有汪洋度，無慙先哲，海天揮淚哭延陵。

李翼中

杯酒不兼旬，愧我獨虛尊禮半；
散材易飄落，及今空覺感知深。

楊繼曾

曠代挺雄才，並世勛名推大老；
一朝成永訣，漫天風雨哭先生。

施復昌

偉略佐中興，留有勳名垂後世；
反攻已在望，莫忘家祭報收京。

莫衡

九江首義傳青史；
四海同聲哭黨人。

吳三連

卅載革命，勳勞卓著，豈祇國失元老；
數年間數，音容頓渺，何堪我喪宗親。

謝貫一

義幟樹潯陽，激電怒雷動江漢；
大星沉南極，罡風夾雨黯蓬瀛。

關漢慈

開國仰勳勞歷艱與險
交遊滿天下爲公無私

張瑞貴

軍政奇才，黨國元勳，那堪日月不居，頓使鄉邦嗟殄瘁；
俄餒方張，匪氛正亟，太息河山未復，空留矩範寄長思。

哀 悼 文 字

張惠長 黃仲瑜

繼代功勳書策在，
平生溫語夢魂遙。

吉章簡

開濟贊中興，一代元良思召伯；
艱難擎大任，廿年知遇憶春申。

文 群

雷 殷 蕭文鋒 王仲裕 白建民 李雅仙

曾 彥 陳茹玄 王 俊 伍智梅 延國符

馬曉軍 冉寅谷 孫憲西 習文德 李祖謙

張 貞 趙振洲 陸福廷 王兆民 何景察

張一清 陳海澄 王開化 梁 棟 王夢雲

蔡自聲 錢納水 陳 成 唐嗣堯 陳 洪

王澤民 夏景如 周傑人 郭德權 姚廷芳

蔡培火 周雅能 張九如 李慶慶 范苑璧

王廣慶 韓振聲 陳顯遠 劉友琛 榮 照

東雲章 楊一如 潘士浩 吳祥鑄 黃佩蘭

黃振華 汪新民 馮正忠 王德箴 劉階平

滿聲雲 鄧翔宇 許銘勳 楊廷儒 葉叶榮

張廣仁 杜光頃 辜華鐵 王世憲 李公權

壯志誓回天，長瀾市，領粵疆，遺愛在人，令聞永垂千載後；
議壇會接席，維自由，爭民主，訐謫定命，傷心不見九州同。

立法院全體粵籍立法委員

南黨政軍助猷，建百世貽謀，豈獨桑梓彰宦績；
具智仁勇丰度，成千秋偉業，長教朝野倍哀思。

張維翰

黨義本親炙中山，開國資深，前輩且同稱鐵老；
政躬曾許捐上海，衛民績壯，後人應與範金身。

九一

端木愷

平生政績著世界眼光，中外共欽國公風度；
革命勤勞照千秋史筆，古今咸仰賢哲徽猷。

內政部調查局李源溥暨全體同仁

開國於崎嶇榛莽，救國於風雨飄搖，更期以國民外交，完成三期革命；
忠黨而日月經天，重黨而胞與在抱，不愧為黨中鐵幹，長留萬古清芬。

關吉玉

推翻帝制，說服遼東，丹心報國勞霜鬢；
瞬息黃梁，愁添海上，白馬升堂予瘦門。

谷鳳翔

革命元勳，統秀珠江資輔助；
反攻前夕，魂歸鯤島倍傷情。

王冠吾

世論時評，有千秋事業；
文通武達，是百粵人豪。

鍾公來

青年懷遠，拱北為星，颯爽風姿猶紫遼海；
幾日放言，入關者王，謙沖襟宇已兆中興。

莫紀彭

勳業且不論，友誼鄉情公獨擊；
享年止下壽，養生攝服理難知。

李基鴻

追雅老直赴天上，
繼總理早來人間。

但 肅

握手敘衷誠，小別經旬成永訣；
殞星傷海溢，不留一老佐中興。

黃範一

獨憶緒交洲州年以前，友誼相從，感深知己；

驚聞噩耗遽一眠不視，河山未復，痛失良朋。

邱子寄

訂交溯四十年前，憶向為國馳驅，平地展風雲，徒糜彈冠難附驥；
避寇從三千里外，感甚承君款接，浮生真露電，纔欣把袂便騎箕。

劉壽朋

海濱失耆英，億萬戶迭遯閔凶，荊棘銅駝遺恨在；
潯陽張義旗，四二年殫懷前烈，晦冥風雨故人稀。

吳照軒

革命同盟，曾蒙領導，潯陽起義，又共任艱危，精神患難之交，歷四十餘年，回首故鄉悲往事；

反攻復國，正待籌維，寶島扶病，仍不辭勞瘁，把晤傾談而後，僅百有旬日，傷心吾黨失先生。

徐寶泰

五十年前問字隨肩，三徑早荒，愧我鯉庭空應對；
九萬里外臥薪嘗膽，中原未復，哭君麟閣轉悽愴。

劉冀階

卅一年前君任縣長，我當議員，和衷共濟謀自治；
數小時內病入膏肓，魂歸兜率，戡亂建國失元良。

陳季博

知我者早見公平，數十年黨誼互敦，往事追思，何堪回首；
談國情難晤面了，元老望靈光又泯，遺容空仰，祇增傷心。

黃天爵

追念孤軍起九江，酬贊革命，建立民國，最後談笑下遼東，若論偉績豐功，秦吳丙唐李靖無以過之，晚歲歷樞機，瘡口尚猶尋一統；

曾附星槎泛黃海，宜慰僑胞，協和友邦，共仰聲威震域外，是真雄才奇傑，漢張蔣明鄭和乃其儔耳，平生關世局，傷心未及見中興。

劉詠堯

東粵軍籌，早同幕府，中樞黨務，憶接車塵，最難忘諸語關懷，蒲柳先衰添白髮；

封疆重臣，大任履膺，僑政邦交，令聞遠播，痛此日溫顏永隔，桂椒展拜奠清樽。

施逸生

鐵石反共心，從今舉國撲滅赤魔，垂留青史念英士；城破山河在，此後僑胞凱歌還鄉，仰望南針哭導師。

吳金聘

開濟老成，翊贊樞機，勳業長昭垂史乘；英釀遠略，宜勤海外，甘棠餘蔭仰先生。

陳國礎

齡達仰襟期，宜享遐齡，傷心一夕類山嶽；翁和敷愷澤，不分海嶠，汶淚同聲哭老成。

劉西蝶

匹騎撫疆圉，自有豐功昭黨國；平生欽德誼，不堪灑淚向鯢濱。

蔡和安

四十年來文治武功，赫赫長留史乘；八千里外殘山剩水，淒淒共賦招魂。

陳楚楠

老成凋謝，自顧無成，忍說靈光頹頃刻；噩耗驚傳，悲懷曷已，爭教永叔卒同年。

陳仿林 霍逸權

念僑校之飄搖，回溯抗日還南，仗我公鼎力助扶，艱貞既濟；哀民生之多艱，遽聞隕星臺北，痛斯際黨失元老，國喪長城。

梁錫佑

往事憶追陪，魯殿靈光，未覩中興徒祭告；遠方聞遠逝，同盟先友，欲從黨國哭英魂。

劉紀文

謀國流動，倖去何堪多難日；傷心一夕，天涯猶有未歸人。

哀 饒 文 宇

甘珠爾瓦呼圖克圖

曾作舟航利濟大川，遽聞一夕颱風折大木；特爲法雨潤滋蒼生，那堪中天冷月悼元勳。

王德箴

禮士擢才，千萬人永懷知遇感；忠黨謀國，數十年勞瘁老成心。

陳介生 陳顯遠

名位立法，功著外交，十餘年警歎難忘，風雨相隨商處是；路斷嶺南，魂歸海外，一剎那彌留莫挽，雲霄仰望佐中興。

王冬珍 韓振聲

是黨之賢，邦之彥；其生也榮，死也哀。

刁培然 李秀芝

休論兩代交情，痛哭元勳爲黨國；遠播四方風義，追懷遺愛有僑胞。

張岫嵐

平生事蹟留青簡，此日旌旆向碧穹。

余富庠

內外盡讓猷，四十年革命辛勤，云胡不老；中興期輔弼，一餐時大壘殞落，頓失瞻依。

楊君勳 孫軼塵

開國仰元勳，締造艱難垂一代；遺型欽碩德，聲名卓犖足千秋。

梁朝威

木其壤，山其類，乃國家之不幸；言可傳，行可法，在桑梓爲尤悲。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九四

周德偉

正慷慨激昂，一旅中與猶在莒；
遽山頽木壞，九原遺憾未收京。

閻夢華

革命一生，共仰典範常昭，猶憶餘年圖報國；
收京在即，祇悲老成凋謝，未能親眼看中興。

郭德權 孫桂籍 王兆民

輔州中興，垂千秋之亮節；
路遠大度，仰一代之雄才。

喬一凡

高夷千古恨，
嶺表一壘沉。

宋梅村

創業繼中興，畢世功助昭黨國；
歸真何太速，臨風涕淚悼英靈。

何形 謝玉裁

革命早著功勛，湖畢生爲國宣勞，從政治軍無間中央地方，永留軌範；
復興正賴籌策，際全面抗俄反共，鋤奸拯溺仰仗睦鄰和衆，益念維才。

高惜水 臧啓芳

鐵面無私，功標黨國，更意念堅強，反共抗俄，一心似鐵；
城頭爲戒，誓滅讐仇，憑精神感召，沉舟破釜，衆志成城。

陳茹玄

百折難磨滄海志，
一生盡瘁老成心。

林繼庸

華勳懋績傳千古，
黨國元良失二吳。

張炯

數十年爲黨驅馳，同氣相求，同聲相應；
卅六天歸真縹緲，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王鳳階

開國幾人存，靖難方期元老健；
復興遺策在，傷心不見九州同。

黃建中

革命精神公不死；
抗俄大業恨未成。

徐佛觀

三載追隨，一策未繇空浩劫；
崇朝浩逝，寸心難忘豈私恩。

陳石泉

功業永昭史冊，
德澤長流人間。

葛曉東

江戶識荊州，痛恨帝俄陰謀，國事堪憂，反共精神堅如鐵；
蓬萊重聚首，縱談中興大業，基礎奠定，革命衆志必成城。

民國十五年冬，余識先生於日京帝國館，承示革命方略。本年春後，訪先生於臺北寓所，先生嘆云：「革命浪潮前沒後繼，吾老矣！中興大業有待來者。」言猶在耳，遽爾仙逝，謹綴數語，聊申痛悼之忱。

程烈

功勛昭黨國，
風雨悼英香。

洪軌

黨國正艱危，深仗耆英能坐論，
河山終底定，遽聞精爽賦遊仙。

王成章

卅年來勤勞黨國，重鎮聲名昭中外；
一夕間沉痾遽逝，首義勛業震千秋。

朱暉日

出群幹略才猷，論議吳邦驚陸賈；
著蹟疆圉壇坫，風度令人想九齡。

趙恒惕

大任獨膺，匡濟每勞紆遠略；
中興在望，艱難今悼失元良。

朱貫三

百粵人豪開國史，
萬方風雨吊英靈。

張慶楨

革命愈著勳，共仰旂常垂懋績；
中興資碩劄，驚傳黨國失元良。

宋述樵 宋漱石

大勛昭日月，
吾黨失長城。

郭紫較 吳錫人

追隨總理，創建民國，服膺總教，克定大業，黨國稱元老；
剛毅處世，才兼文武，忠恕處人，團結同志，德澤垂千古。

吳澤湘 劉愷蓮

風義欲忘年，愛我生結洛同心，茗席屢分宜室淚；
烽塵連苦劫，溯一老迴旋盡瘁，勛名應冠宋賢碑。

鄭豐

爲中外衆望所崇，況有歸僑瞻大老；
合朝野同聲一慟，豈徒舊榭哭先生。

伍智梅

悼黨國元良，公自大名垂宇宙；
喪全民柱石，我從何處弔先生。

哀 饒 文 字

鄧 壽 靜

杖履久追陪，回憶昔時承教澤；
蓬萊同避地，忽聞噩耗更悽愴。

鄧公玄

一代仰奇才，殊勳早已著中外；
普天悼遺老，餘愛至今在海濱。

張金鑑

黨國凋耆宿，
史乘炳事功。

陳開泗

開濟殊勳存黨國，
歸真太素極哀榮。

段劍峴

老成凋謝，錦繡河山嘆未復；
國土偏安，東望王師又一年。

蔣肇周 馬耐園 許紹勳

春申江畔，越秀樓前，緬想庶績威熙，人欽重鎮；
泰運方交，反攻在即，何圖一朝遽逝，國喪元良。

王澤民 馬曉軍

外膺疆寄，內秉鈞衡，大業幾肩承，青史永應留偉績；
舉國淪胥，蒼黎陷溺，中原悲未復，玉座竟赴有餘哀。

楊覺天 陶奇天

創業廣州，開府上海，立功瀋陽，三顧頻煩天下計；
獻身黨務，致力外交，勤勞僑政，九原應慰老成心。

趙公魯

大雅云亡，生芻一束；
哲人其萎，涕淚千行。

楊肇煥

黨國耆勳，又弱一個；

秋風淒厲，況在五原。

羅奇

德政遍滬粵之間，甘棠遺愛千秋在；
仙馭繼吳谷而逝，薤露彌滿百感生。

鄧亦同

排難解紛之際，猛思長者；
抱殘守闕以終，辜負平生。

陸匡文

制勝於談笑指顧之間，拔職記當年，竟使離藩歸正朔；
論功在樽俎折衝而外，踰鄒方多事，忍見危時失老成。

鄧惠芳

起義記當年，助業長留開國史；
高蹤俄化鶴，艱難敢負老成謀。

吳康

矢志復我河山，豈意墳塋方開，奪吾國老；
戮力慰僑海外，應和火動未集，遺恨黃泉。

張炎元

大業垂成，功在黨國；
哲人其萎，愁結雲天。

苗啓平

黨國獻身，赫赫勳名公不朽；
典型垂世，隆隆德望我難忘。

鄭裕坤

棠森歇浦，帶茂嶺南，碩畫宏規爲世範；
志復神州，魂歸切利，吞聲抱恨別人責。

陳漢平

治行頌無雙，季子榮名傳海外；
天意高難問，虞淵落日痛山陽。

陳鐵 劉啓瑞 陳正修 陳紫楓

黨國著勳猷，一代忠貞昭史冊；

河山悲破碎，滿天風雨哭先生。

王洽民 侯庭賢 鄧大成

河嶽日星，長留正氣，

西南東北，同哭先生。

白建民

體察地利，洞燭幾微，昔年於役濬陽，曾聆偉論；
卓著功勳，咸推元老，從茲歸真遼島，倍覺情神。

李慶慶 王廣慶

匡扶同襟期，記議壇共推雄伯；
勳名在寰宇，爲黨國痛失元良。

許超

憶前日機場握別，方欽豐稔精神，助助中興大業；
痛今朝噩耗飛來，況值艱難時局，凋傷耆德元勳。

吳仕漢

盧車挹清芬，勳業千秋昭黨國；
蓬瀛資坐論，精靈一夕作神仙。

向構父

樽酒定黑水白山，北伐元功，衰帶相期羊叔子；
遺愛遍申江嶺嶠，南州零落，清才更惜許文休。

陳延炯

薄陽會首義，駿烈豐功，炳耀千秋青史在；
鯢島贊中興，深謀遠慮，震驚一夕大星沉。

王大臣

大雅云亡，典型尚在；
老成凋謝，言行可師。

丘式如

功在黨國，
望重份倫，

王民寧

一代完人，堪爲世法；
千秋青史，同仰元勳。

白寶瑾

開國首義，攘侮安邦，謨猷昭中外；
胡天不弔，摧老折動，淒愴動人琴。

陶桂林

開國著勳勳，卅載榮途，尙有風徽傳滬粵；
慰僑周海宇，一朝恒化，猶留遺愛遍瀛寰。

梅達夫

國重元老，勳德昭垂，事業已歸前賢錄；
天不憖遺，靈光遽謝，典型留與後人看。

徐志道

黨國數元良，又弱一個；
剛柔應萬變，允式千秋。

余 拯

勳名光國史，
浩氣護神州。

民族學院董事會代表呂民魂

河山未復，奸匪未除，遽爾星沉摧柱石；
黨國之英，人群之表，何堪雨泣泣元良。

中華理教總會理事長趙東士

勳名垂黨國，千載宗仰；
哲人萎寶島，萬衆悽傷。

李建興

身在山野，心在朝廷，早有貞譽傳寶島；
國失元良，黨失耆碩，寧惟知遇哭延陵。

范澤山

高義炳日星，內爲輿論所宗，外更僑情所附；

哀 輓 文 字

殊勳昭史乘，溯芳流於夙昔，潤貞氣於來茲。

楊管北

外交巨擘，革命元勳，竹帛永留芳，多士心儀瞻北斗；
復國艱難，同舟利濟，船欲橫海老。成仙逝失南針。

熊亨鑑

爲黨宣勞，籌籌在抱，記瞻韓會難併懷，回首延陵感知遇；
謀國盡瘁，大德不渝，勳浮海忽摧山斗，傷心居易失同儕。

蕭祖明 陳鶴齡 姚錫琛 易幼祿

一代模範尊國老，
千秋悵望失勳耆。

杜衍若 楊致煥

自許東北友人，惠愛偏多，天涯獨惜相逢晚；
未見中原父老，勳香遽謝，泉下應知抱恨深。

姬龔川

前幾日尙代廿三團體招待上賓，頓遊仙域殊悲慟；
數十年時爲四億同胞創造佳境，一代勳勞算無多。

池中寬

黨國失柱石，
同仁哭導師。

李立柏

革命仰前型，突世勳名垂史冊；
寒風摧梁木，嶺梅埔草感悽愴。

羅正亮

記從京國，杖履追陪，敦誨親承猶昨日；
悵望雲霄，羽毛漂渺，公忠無敵足千秋。

岳成安

一代功勳震大府，
滿天風雨失前脩。

于敬伯 趙編斐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九八

帝制誓推翻，起義九江，革命元勳邦國重；
老成傷凋謝，歸魂太素，神州遺愛庾樓空。

朱瑞元 李瑞珍

生也有涯，曷不假公數年，階中興而無憾；
天胡不弔，竟爾奪吾師表，念平生以增悲。

楊衡伯

滬市曾相識，宛若家人，永欽德範；
球場欣聚晤，何期一別，遽隔音容。

詹繁悟

樞府早匡持，內政舉，外交修，一代鴻勳昭汗簡；
神京方待復，泰山頽，梁木壞，千秋碩彥仰遺型。

斯頌熙

文武兼全，外交闢士；
黨國幹才，功績足式。

王啓江

未弭餘風，典刑猶在；
追懷遺緒，助烈長存。

王子弦

革命作先驅，羨公勳烈輝煌，長垂青簡；
同舟資共濟，奈此風雲頃刻，遽失南針。

黃天鵬 黃盧小珠

一世功勳，永垂史冊；
滿城風雨，痛失導師。

李炳瑞

廿載追隨承德澤，
一朝永訣失導師。

丘斌存

知遇感平生，溯粵渝京臺，幾度追隨，宏獎苦心期我最；
憂時傷大老，痛居陳吳谷，相繼作古，那堪枯淚哭吾公。

張九如

有豪爽氣，有包容量，有幽默感，有應變才。於鄴陽爲亡秦之陳涉；於遼寧爲變夷大長之陸賈；於淞滬爲外攘內安之蕭何；於渝州爲調協洛蜀朔黨之魯連。敗勿驕貴，成勿居功，一心扶國命，無間窮達險夷。似此忠肝義膽，虎膽龍拳，老子猶堪絕大漢。

爲父母官，爲封疆吏，爲中樞相，爲海外使。論政績如治蜀之文翁；論勳勳如唐室中興之敬輿；論折衝如遠交近攻之范雎；論薦賢如並重智勇辯力之蘇軾。威而不猛，惡而知美，到處得人和，隱繁隆緒物望，豈期碧海青天，樓崩棟折，遺民同哭隕長星。

周雅能

道義同心，風雨相隨，死後死；
公忠謀國，河山未復哭先生。

鄒志奮

公致力革命四十餘年，人盡皆知，忠黨愛國，事總理若父母，事總裁若師長，匡勳開國，討袁討陳，北伐統一，抗日戡亂，功勳勿居，留得千秋青史在；

僕忝託軒轅一十五載，我尤深銘，親民善鄰，視同志如兄弟，視同胞如手足，翊贊中樞，治滬治粵，促進團結，海外宣勤，勞怨不計，自有萬世赤心知。

祝秀俠

托軒轅十八載追隨，知遇恩深，昨尙面命耳提，何堪一夕成永訣；
爲黨國卅餘年奮鬥，功勳世著，今竟山頽木萎，真教四海動哀思。

李大超

廿六年時相隨從，遠隔一宵慟永訣；
五十載功高革命，殞遺重責應同肩。

張震西

蓮幕卅載隨從，近侍宸廬，方待還都襄大業；
竹帛千秋炳耀，開編年譜，那堪輟筆慟完篇。

王紹齋

夙會屬輝軒轅，屈指廿年親杖履；
昨尙商建僑館，傷心一夕隔人天。

陳恩成

曠達襟懷，蒼黎百世思雄略；
淒其風雨，海天萬里悼英魂。

曹志鵬

當年開濟，共仰謨猷，九域賴匡扶，若論懷遠籌邊，合勒鼎鐘銘偉績；
昨夕待談，猶親警款，一輒驚恒化，太息人亡邦瘁，真教遐邇鬱深悲。

高信

公歿猶存，令德足留千古仰；
國仇待報，傷心未見九州同。

文朝籍

義槩早追隨，大老海濱，撰杖猶欣聆訓誨；
剛鐸懋功業，英靈天上，撫棺長痛渺音容。

蕭季璋 孟述美

立德立言，澄清力秉攘夷論；
匡時匡國，勳業長留墮淚碑。

林有壬

啟歷中外數十年，幾度旋轉乾坤，信史敢忘銘竹帛；
扶持黨國無量次，一身繫望朝野，全民驚痛失元良。

鄭善政

親手捲珠簾，指點前程，感恩曾是巢梁燕；
一肩膺重寄，網繆故國，抱憾何期竭海鯨。

吳道南

我宗之英我鄉之賢一代中興資大政
數從於身復從於滬卅年知遇感殊恩

軍動羅剛

四十載革命滄桑，遺恨九州歸大鐵；
一聲時撤手黨國，深悲三戶失長城。

哀 饒 文 宇

孫序池

樞府曾追隨，往事難忘巴子國；
神京猶懷望，貞魂應返紫金山。

孫燕民 李範中

廿年患難追隨，恩膏撫今，知遇曷能忘感戴；
一夕人天永隔，從茲而後，公私難爲正言行。

何 鵬

黨國著殊勛，方期神州光復，旆旌凱歸，再展經綸舒偉抱；
軒轅叨早歲，詎意海嶠星沉，音容永隔，追維風誼愴平生。

陶一珊

一夕感傳衣，青眼併懷，報國願償知己淚；
同舟還誓海，白門猶鼓，收京重慰在天靈。

陳獨真

以不同之氣，爲萬全之謀，滬濱從公，每見從容消禍變；
實吾黨所欽，兼四國所式，嶺南回首，獨於元老想風裁。

張子揚

史乘新懸讀，
開濟失元勛。

滿華雲

爲黨盡責，爲國盡忠，勳勞積一生，革命如公可告慰；
待人以寬，處事以智，提携諸後進，感懷於我能無傷。

黃玉明 陳錫餘 余春華

鄉土未同，鄉賢何去；
國人推重，國父相知。

區鼎新

幕府昔參隨，桑梓敬恭，規劃周詳宏建設；
神州待光復，黎元軫念，心身交瘁失勛賢。

葉尙志

附驥感當年，有負知音慙百里；

九九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賦歸此日，不留戀眼看中興。

葉尚志又挽

和藹可親若父執，

循循善誘是良師。

湯秉華

在昔任封圻，謀國以忠，許我親民分百里；

從今捐館舍，哲人其萎，唯公勛績足千秋。

馮正忠

意遠心長，海天爲念；

才雄略大，東北易旗。

衛權

一夕哀音傳海國，

萬方多難失耆英。

李永憲

開國勛業遺作古，

展食靈幃傷失聲。

葉孟沅

十載記追隨，故都邂逅，約略赴申江，羊城西望情如昨；

數旬欣曼樂，影院消閒，宏聲昭中外，竹塹耗傳感更深。

雷鴻莖

開濟數元良，德業文章同不朽；

扶危抒議論，中原寶島共流芳。

吳適憲

革命仰元勛，當年泥濘相從，教誨提携承惠愛；

中興失耆碩，此日蓬萊永訣，鄉情宗誼總悲哀。

王定華

救國資靈壽，靈耗傳來，豈徒爲天下蒼生慟悼；

策勵垂令範，德音廣被，竟永昭海隅華僑哀榮。

謝景湖

泰山其傾，水盡與源遠後進；

國土未復，特從家祭慰元良。

郭懷壽 何佐治

昊天不弔一老，

黨國痛失元良。

陳子和

痛失碩彥！

國喪元良。

周麗輝

文武兼資，君子從多不器，論盛衰閱歷，百世稱傳昭史冊；

才德並懋，豐稔殊未大年，念春風化雨，三千涕淚失師門。

包煥章

栽成仰沾時雨，受教如坐春風，最難忘瀛海重逢，垂受殷勤承訓誨；

爲國屢展奇勳，在黨百參超羣，痛此日哲人長逝，復興區濟失耆賢。

曾國光

憶昔生死從同，轟炸聲中論國難；

痛今人琴俱渺，耕稼畝失永餘哀。

車啓亮

開國元勳，卓犖聲名昭海宇；

訂交哲嗣，追隨杖履沐風微。

謝兆吉

黨國仰元勳，正期碩勳垂範，胡竟中興完大業；

聲名垂宇宙，不盡嘉猷慰靈，光復失斯人。

劉崇齡

黨國推先進，助飲海外傳；

不堪梁木壞，洒淚哭鄉賢。

曹樹鈞

親見東北之大，力陳中國之危，慮遠謀深，共仰黨國元老；

主持華僑協會，領導國民外交，山崩梁壞，同哭社會導師。

鄭天杭

上爲天下慟，
下以哭其私。

黃振華

偉業溯漢江，文武兼資，姓字永垂開國史；
宏猷協四海，中原未復，瞻依遽失老成人。

陳開泗

政治文章，咸推元老；
功勳德望，永樹儀型。

李國俊

杖履追隨，南嶠昔年仰盛德；
棟梁崩折，中樞此日喪宏勳。

鄧馨棣

平生感教澤，
開國重勳名。

顧南軍

大難云亡，典型猶在；
哲人其萎，我道已窮。

鄧少俠

有功於國；
垂愛在民。

衛魯賢

泣託門牆，祇隔香幃一月；
名高黨國，尙餘勳業已千秋。

王立發

國喪元良，
黨失干城。

吳越潮

開濟殊勳昭史乘，

老成重望式儀型。

趙惠廉

忠貞宏願，虛懷博採；
民主自由，痛失先知。

周宏基

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型留與後人看。

武警彭

聞先生醫藥未嘗，首吝遽逝；
啓後世行藏有道，德範常昭。

梅喬林

錯節盤根六六秋，揭竿起義記勳猷；
蓋棺論定垂青簡，猶祝蘭蕕護不休。

袁良驊

沈家杰

難堪議論，樞府鴻猷，一代英明唯此老；
復國蘇奸，抗俄反共，神流領導失斯人。

吳公虎

維公功德在民，廿載追隨，粵粵港淪供薄役；
易我藝術救國，一朝訣別，淒風苦雨哭先生。

梅友卓

一生功業輝煌，海外盡傾心，竟使僑情失樞紐；
廿載風餐露宿，旬前續別袂，何堪噩耗隔人天。

吳慎機

卅餘年功業輝煌，早歲革命許身，壯日經折碎力，晚來朝贊中樞，更半
生親備若赤，遺愛在人，海外群情惟嚮導；

十五載風餐露宿，曩者椰城迎駕，去秋寶島重逢，前月書傳上閣，忽旅
況聞訃驚心，邇來抱恨，靈前遺體未親瞻。

蔣賜福

卅年爲黨國勤勞，休養未留，自是千秋光史冊；

一生對僑愛護，胞群情共戴，忍聽四海哭先生。

理事 長吳修琴
菲律賓讓德堂 副理事長 吳金磚 暨全體理監事同仁

三讓承風，碩德巍然崇海表；

四維是式，勳名發矣重人寰。

吳尊茂

報國著鴻猷，青史膏勳懷往績；
憂時驚鶴化，黃壚感舊鬱深哀。

王華航

宜撫獨賢勞，萬里浮槎，遊子天涯沾化澤；
辰星悲隕落，四郊多壘，同舟風雨望南針。

黃仲楹

生有令名尊鐵老，
死傳遺稿紀金陵。

余放勳

捫蝨有時談大計，
束芻無淚哭先生。

陳宗鑒 陳宗經

勳業永昭思去後，
典型長在式來茲。

張廣仁 張廣勳

極宿熾光芒，返棹歸真驚遽爾；
元勛傷父執，趨靈展奠倍淒其。

黃劍素

我隨先君，同爲部下員胥，德惠重垂絲兩世；
公輔國父，均是呂中人傑，勳名赫赫並千秋。

關棠

榆關風雪昔宣勞，曾憶下榻延賓，遠路籌邊參末議；

臺島瞻新方克難，忽報山頹木壞，中興討共失元勳。

李繼淵

教益多承，姓氏忝列僚佐錄；
高標頓逝，勳華終並海天迴。

呂哲公

爲黨國、爲同胞，畢生勞苦功高，百折不撓，奈何梁木遽頹，資志遺留
青史恨；

論私交、論正誼，卅載情深誼篤，一朝永別，況是雲山遠隔，傷心更對
素車悲。

黃履中

愧我昔時效命追隨，出死入生，前塵如夢；
悼公今日騎箕歸去，豐功偉績，遺愛在人。

李鈺

余凌雲 周厚鈞

出膺疆寄，入贊中樞，偉績豐功垂宇宙；
待申天討，重還禹甸，孤庭掃穴慰先生。

周宏濤

是革命完人，四遠聲譽崇達識；
待反攻復國，九泉慰志薦英靈。

周兆棠

開國領袖清勳，碩畫尤爲多士式；
中興期後勁，成功定告九州同。

周象賢

宣勞黨國，建設春江，召伯蔭甘棠，我愧隣封欽德政；
避地臺員，常親霽月，樓船規禹甸，心傷舊雨送靈旂。

柯新民

爲國萬賢，中外同欽，我以樗材見已晚；
興邦誓志，老成可數，公如泰岱痛其顛。

蔡作孚

主義是依，黨國爲懷，愧列幀幃承教澤；

匯氣正熾，河山未復，忍聽風雨弔英靈。

蔡森

總角卽論交，憶私塾篝燈共研墨硯，迄東南開府，兼緝兵符，此間曾幾何時，薤露嘆人生，熟透黃梁原一夢；

雄心惟救國，當清廷艦隊逼近潯江，竟單獨登輪，勸歸漢幟往，事已成陳迹，冰霜堅晚節，垂諸青史足千秋。

歐震 陳沛 黃保德

世變感滄桑，大德不移，革命以還推此老；
法權宏棧模，哲人其萎，吾黨從茲失導師。

李雅仙

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型留與後人看。

梁起鵬

開濟何人懷大德；
孤寒有客未酬恩。

于汝洲

歲星候已週天紀；
功烈長留沒世榮。

李鴻文

黨國奮勳，又弱一箇；
南天政績，自足千秋。

孫甄陶

知遇竟難酬，滄海有情應化淚；
心期方默許，夕陽已墜更何言。

孔憲航

黨國重元勳，憶當年幕府南開，宣撫疆陲，歷度關山留史蹟；
英雄肩大任，痛此日將星西墜，王師待發，那堪隔水哭忠靈。

宗孝忱

教邦交如富彥國；

薦賢才媲美希文。

陳義之

鐵幕陷遺黎，囑喚起大陸同胞，從事革命；
城成須衆志，誓遵守抗俄反共，以慰忠魂。

王宜

弔黨國耆宿，
哀革命導師。

劉東巖

謀國竭忠誠，赤冠未平身竟逝；
論交欽學養，鉅星忽墮世同悲。

毛松年

文武兼資，百世勳名光史冊；
萬方共仰，千秋事業繼羣賢。

呂雲章

人天永隔懷耆宿
日月常新著事功

沈階升

憶曩歲申江開府，忝及菲才，迨抗戰至後方，亦輒樞衣承面命；
想他時甲帳還籌，尙資元老，何反攻之前夕，竟先捐館未躬逢。

李謨棟

十載託幃幃，訓誨頻施，風義雲天增感慨；
卅年勤黨國，勳猷永著，聲名中外仰賢勞。

粟直

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博大，來者猶可追；
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機，往者弗可陳。

應行久 趙茂林

功在黨國，

駕返道山。

何世禮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一代碩人悲永逝，
千秋偉業著先型。

保君建

薄倖偏憐，遑遑籌邊，勛業邁前修，緬維默運匡扶，黨國當年崇往蹟；
南美來歸，冬窗夜話，殷勤易後進，每念提攜知遇，海天萬里鬱深悲。

劉建人

人稱鐵老，只緣愛才善捨；
世重先生，豈止仁厚風流。

鄭錫輝

恭以世交，備蒙教誨栽培，身受殊恩難未報；
方待中興，忽驚耄耋凋謝，心傷族纓尙難歸。

楊恩公

疎應仰長才，讀助昔曾騰塞外；
老成傷遽謝，哀思奚止動天南。

張自銘 鍾幹材

膺重任歷數十年，黨幹國楨，出處每關天下計；
傳噩耗于一刹那，山頽木壞，懷哀豈獨故人心。

張弛

國事昔同參，與林公起義九江，勛業永留千古鑑；
遺風今尙在，後稚老驚聞廿日，元良長使萬人哀。

四、唁電

美國

臺北吳幼林禮鑒：聞報驚悉鑾老逝世，曷勝惋惜！尙祈節哀順變，謹電奉唁。張平羣

臺北吳馬夫人賢家屬禮鑒：驚傳噩報，淚滿天涯。尙祈爲國珍重，節哀順變，謹電奉唁。紐約中山同鄉會主席許帝初暨全體同人叩唁

臺北吳馬夫人賢幼林、幼良禮鑒：驚聞噩訃，喪我元良，滿宇銜悲，同揮涕淚。尙祈以黨國爲重，節哀順變，謹電奉唁。楊文伯 楊昔川叩唁

臺北中央信託局汪副局長公紀兄請轉吳鑾老夫人賢幼林兄禮鑒：驚聞鑾老溢逝，國喪師保，黨失柱石。世明夙承教澤，風範宛然，海外傳耗，哀思彌永。謹電奉唁。敬叩禮安！宋世明叩

鄭彥荃兄請轉吳夫人禮鑒：驚悉吳同志鑾城仙逝，殊深哀悼！謹電慰唁。楊剛存 楊福榮 古石雲 何文燭 曹添求 曾店漢 李文恩 楊華國 外交部請轉吳鑾城先生夫人賢公子禮鑒：驚聞鑾城先生逝世。元老凋喪，黨國同悲。追維鑾公功在國家，名昭史乘，英靈常在，無憾人寰。專電慰唁，尙希節哀珍重。顧維鈞

加拿大

臺北吳鑾城夫人、吳幼林先生：驚聞鑾老仙逝，謹電奉唁。劉鎔

秘魯

臺北吳幼林同志禮鑒：尊翁爲黨國柱石，中央倚重方殷，不幸遽逝，殊深悼惜！務期以黨爲重，節哀順變，謹電慰唁。中國國民黨秘書總支部戊有叩
中央黨部第三組轉吳幼林同志兄禮鑒：頃聞噩耗，驚悉尊翁遽爾仙逝，魂歸天府，無任痛悼！去年弟等因公返臺，隨府拜謁，藉聆教益，詎料小別一年，竟爾遂成永訣，尤爲傷感。尊翁爲革命元勳，功在黨國，今雖人琴俱杳，但德範猶存，永垂不朽。務期節哀順變，爲黨國珍重！謹電慰唁，不盡所懷。弟 余劍鳴 周劍平 陳振聲（戊有）叩

坎培拉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驚悉令尊仙逝，曷勝哀悼！尙祈節哀順變，以當大事。謹電奉唁。弟陳岱礎 劉達人同叩

菲律賓

臺北吳副局長幼林兄禮鑒：驚聆令尊翁噩耗，曷勝哀悼！謹電奉唁。弟陳質平叩

臺北吳故委員鑾城家屬禮鑒：驚聞鑾公逝世，元良沮喪，邦國珍瘁，全非同志同深痛悼！謹電慰唁，諸祈節哀。駐菲總支部叩唁

臺北吳故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鐵公仙逝，黨國遭受莫大損失，海外同志素蒙眷有加，聞噩耗，哀悼莫名！特電致唁，尙希節哀順變爲禱。中國國民黨里拉支部各分部及黨宣隊

臺北吳評議委員鐵城家屬禮鑒：驚悉鐵公逝世，至深痛悼！謹電致唁，敬祈節哀。菲律賓奧美支部

臺北吳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鐵公仙逝，噩耗傳來，旅菲粵僑贊同志莫不同深哀悼！謹電致唁，尙祈節哀。菲律賓粵僑各國體聯合會 中國國民黨菲律賓西呂宋支部叩

臺北吳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驚聞鐵公仙逝，元勳沮喪，大難云亡，噩耗傳來，至深痛悼！謹電致唁，敬祈節哀順變。菲律賓仙彬閣冷分部 中華商會

新生學校新生校董會

臺北吳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鐵公仙逝，痛失元良，噩耗傳來，痛悼同深！敬電致唁，諸祈節哀。中國國民黨菲律賓巴西市區屬分部

臺北吳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驚聞鐵公逝世，痛悼同深！敬電致唁，並祈節哀。禮智三福支部

臺北幼林兄禮鑒：聞耗至痛！懇順變，戴愧生叩

臺北吳鐵城同志家屬禮鑒：頃得電訊，驚悉鐵公逝世，本報同人殊深哀悼！尙祈節哀順變。公理報社長王泉笙

臺北吳幼林先生：驚聞令尊仙逝，深爲軫悼！敬希節哀自愛。菲律賓峇里拉中華商會理事長施性水

臺北吳資政家屬禮鑒：驚聞鐵城先生仙逝，曷勝震悼！國家損失元勳，僑胞痛失導師，敬電悼唁，尙希節哀順變。大中華日報社全體同叩

臺北吳資政家屬禮鑒：驚聞鐵公仙逝，本會至深哀悼！敬電致唁，希祈節哀。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同志會叩

臺北吳資政家屬禮鑒：噩耗傳來，驚聞鐵公仙逝，惋惜良深！敬電致唁，尙請節哀順變。菲律賓華僑福利促進委員會主席楊啓泰

臺北吳幼林先生禮鑒：報載令尊吳老先生鐵城仙逝，噩耗傳來，深爲軫悼！謹電致唁，尙祈節哀順變。馬尼刺廣東會館叩

臺北吳幼林先生禮鑒：驚悉令尊逝世，至深哀悼！尙祈節哀順變。旅菲中山同鄉會理事長孫鏡璽

臺北吳資政家屬禮鑒：鐵公仙逝，噩耗傳來，宗人震悼！大雅云亡，元良痛失，敬電致唁，尙希節哀順變。菲律賓廣德堂全體理監事叩

臺北幼林先生禮鑒：驚悉尊翁鐵公仙逝，元勳痛失，各方同悲，敬電致唁，諸祈節哀。姚迺崑 史國銓 蔡功南 施性水 李孝錦

臺北幼林宗兄禮鑒：驚悉鐵公逝世，痛悼同深！敬電致唁，並祈節哀。吳平權 吳尊茂

臺北吳評議委員鐵城家屬禮鑒：驚悉鐵公逝世，噩耗傳來，痛悼同深！敬電致唁。諸祈節哀。菲律賓陳溫良

臺北幼林宗兄禮鑒：驚聞尊翁逝世，至深哀悼！懇節哀順變，爲國珍衛。吳道盛

臺北吳資政家屬禮鑒：驚悉鐵公仙逝，至深哀悼！敬電致唁，尙希節哀順變，謹德堂宿務暨禮智、三福分堂同叩

臺北吳資政宣講禮鑒：驚聞鐵公逝世，至深痛悼！謹電致唁，尙祈節哀。大東廣播社吳宗穆叩

臺北吳故評議委員鐵城家屬禮鑒：鐵公仙逝，軫悼良深！謹電致唁。中國國民黨菲律賓蘇洛支部及各分部

國立暨南大學校友會汪竹一理事長鑒：此次我校友董事長吳鐵城先生不幸仙逝，同學等驚悉之餘，不勝哀悼！懇請台端代表旅菲同學向其家屬慰唁。旅菲國立暨南大學校友會李其昌敬叩

吳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驚悉鐵公仙逝，痛失黨國元老，噩耗傳來，本部全體同志同深惋惜！謹電致唁，敬祈節哀順變爲禱。中國國民黨菲律賓廣東峇里

洛直屬分部叩

雪梨

臺北吳幼林兄：驚聞令尊遽爾仙逝，不勝悲悼！尙祈轉慰太夫人，節哀順變，謹唁。張嘉城

里約熱內盧

臺北吳鐵老家屬禮鑒：痛悼元老！尙祈節哀順變。沈觀鼎 王立本

安戈拉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聞報驚悉鐵老仙逝，不勝痛悼！謹電致唁。弟李迪俊叩

大阪

臺北吳夫人暨幼林兄禮鑒：驚聞鐵老遽歸道山，莫名愴惻！謹電奉唁，並祈節哀。黃克綸叩號

橫濱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驚聞鐵老仙逝，曷勝慟悼！謹電致唁。弟孫秉乾叩

東京

臺北吳鐵城夫人暨幼林、幼良世兄禮鑒：驚悉鐵老仙逝，曷勝痛悼！特電慰唁，諸維珍重。梅友卓 劉紀文叩馬

臺北吳鐵老家屬禮鑒：驚聞鐵老仙逝，公誼私情，同深痛悼。丘念台謹叩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驚聞老伯大人溘然仙逝，國喪元良，痛失師表。仍祈節哀，爲國珍重。弟王慎名 何肅朝 陳錫餘 雨辰叩

臺北吳鐵城夫人禮次：頃聞鐵老仙逝之耗，駭悼殊深！國喪元良，史傳勳業，伏冀節哀順變，以慰英靈，曷勝企禱。董顯光 楊雲竹 張伯謹 鄧友德叩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轉吳故理事長鐵城夫人禮鑒：驚悉鐵公遽爾仙逝，曷勝愴悼！追念我公領導同僑，效命祖邦，赤膽忠肝，功在黨國，雖垢池瀾返，

亦流芳萬世。尙冀節哀順變，以慰先靈。謹電奉唁。順候懿安。中華民國留日廣東會館名譽會長劉紀文會長龐柱琛戊戌叩

曼谷

臺北吳鐵城委員家屬禮鑒：驚聞鐵公逝世，曷勝悲悼！特電慰唁。駐暹羅總支部中華會館戊戌叩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驚悉令尊大人仙逝，元良遽殞，黨國同悲！特電專唁，尙祈節哀順變。弟孫碧奇

臺北吳幼林兄：驚悉令先君鐵城老先生仙逝，噩耗傳來，不勝哀悼！希努力繼其未竟遺志，反共建國，特此電唁。暹羅杜國瑞 劉君俠叩

臺北僑主席：鐵老噩耗傳來，未敢遽信，嗣經證實，慟遽何如！幸代致唁。沈怡

吳委員家屬禮鑒：聞報驚悉吳委員不幸逝世，本部同志，咸表悲悼！謹電致唁，敬維亮鑒。中國國民黨駐暹羅總支部合文支部

新加坡

臺北幼林兄禮鑒：驚悉令尊仙逝，曷勝悲悼！特電慰唁，敬希節哀順變為盼。李振殿 陳楚楠 鄭右悅 李俊承 許生理 孫慶年 黃樹芬 何葆仁 王吉士 胡少炎 莊惠泉 李怡星 宋廷漢 戴佑志 陳期岳 劉澄清 何宜武 陳振亞 梁俊甫 周獻琬 英倫泉 李思軒等

臺北吳鐵城先生家屬禮鑒：驚聞鐵公逝世，謹電致唁。新加坡集華船務貿易有限公司劉梧桐等

臺北吳夫人禮鑒：聞報驚悉鐵城元老逝世，曷勝悲悼！惟望節哀珍重。劉伯群 張珠 王振相 馮相 白成根同叩

僑務委員會轉吳幼林先生禮鑒：據報驚悉令尊因心臟病於本月十九日晨逝世，聞耗傳來，曷勝哀悼！謹電弔唁，並希節哀順變，鑒成大典為荷。馬六甲寄廬俱樂部叩四十二月十一日廿二日

檳榔嶼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悉吳公逝世，曷勝悲悼！吳公盡忠黨國，名留青史，敬希節哀，謹此電唁。檳榔嶼許生理 王景成 林連登 蘇承珠叩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悉吳公逝世，曷勝悲悼！吳公盡忠黨國，名留青史，敬希節哀。魏金榜 王文來 吳基茂 董德輝 駱烏梅 黃春生 駱廷賢同叩（檳榔嶼）

椰加達

臺北吳資政治喪處：痛失元老，謹電致悼。天聖日報朱昌東 張錦銘鍾幹材同叩

臺北吳鐵城家屬禮鑒：聞報痛失老成，不勝悲悼！尙希節哀，特此電唁。印尼丘元榮

吉打

臺北吳鐵城家屬禮鑒：驚悉吳公逝世，曷勝悲悼！吳公盡忠黨國，名留青史，敬希節哀，謹電弔唁。吉打陳榮樹 張鴻日 駱清河 鍾文賢 左廷俊 林有祥同叩

印度

臺北外交部馮司長宗華兄煩分轉鐵老夫人，幼林世兄暨子祥先生禮鑒：鐵老魂歸天國，遠道聞耗，哀慟莫名。鐵老畢生盡忠黨國，勳業永垂青史，成功之餘，無日不以栽培後進為己任，遺愛長在人間。今雖老成凋謝，殆已克盡人生使命，完成一代巨人不業，個人當可無憾。獨惜國勢岌岌如故，大隨難胞待救迫切。元良遽殞，中樞折其股肱，少壯無所師承，國家民族如斯無可補償之損失。雖痛哭流涕，奚能誌其哀思於萬一。謹電致唁，萬祈節哀。晚風崇聖亥敬叩

越南

臺北中央委員會第三組轉吳故評議委員鐵城先生家屬鑒：敬維吳老同志早歲加盟，獻身黨國，虔信主義，歷久不渝，從事軍政，迭著奇勳，比年以來，領導海外僑情，奉行政府決策，抗日救國，尤多建樹。方今反攻期近，凱歌待奏，正賴老成謀國，共促事功。乃以二堅肆獲，頓爾云亡，遺音傳來，毋任淪悼！特電致唁，虔申敬意。並冀節哀成禮，克承先志。駐海防直屬支部執監委員暨全體同志咸號印
中央委員會第三組轉故評議委員吳公鐵城家屬鑒：尊公革命先導，國家元良，艱鉅履歷，內外景仰；今復中樞咨政，倚畀方殷，正賴鴻謀，贊襄復國。茲聞遽逝，木壞山頽。同志等，帶耗愴懷，臨風隕涕。惟念尊公營款難查，精神永存。伏祈節哀順變，勉勵大事，以慰在天之靈，無任翹盼。謹電率唁，敬候禮祺。常務委員許民鋒暨全體同志叩（2）戊梗河。

錫蘭

僑務委員會請轉吳公館鑒：電訊傳來，驚聞鐵公遽歸道山，錫江同僑，咸深悲悼！際此反攻在邇，正奮運用國民外交之時，頓失導師，怡悅曷勝。謹此電唁。中國國民黨駐錫直屬支部暨廿五僑團咸馬叩

香港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聞鐵城先生仙逝，易勝哀悼！謹電馳唁。張敬奎叩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聞鐵城先生仙逝，同深哀悼！謹電馳唁。鄧龍光 徐景唐 穆培南 張楚 馮次琪同叩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聞鐵城先生仙逝，悲痛逾恒！至請節哀順變，謹唁。歐陽駒
臺北吳幼林世兄：遙隔萬里，旅次不及趨奠，悼慕交深！尚望節哀順變為禱。鄧青陽
臺北吳幼林世兄禮鑒：驚聞公遽歸道山，易勝悲悼！特電馳唁，並慰大孝。錢永銘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驚聞鐵城老逝世，僑胞痛失領導，同聲哀悼，特電馳唁。徐季良叩
臺北吳幼林先生禮鑒：聞報驚悉世伯仙逝，特電致唁。胡木蘭 劉世達同叩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聞鐵城先生逝世，易勝悲痛！敬祈節哀順變，謹電馳唁。弟陳子木 陳劍如
臺北吳夫人：驚聞鐵城兄仙逝，易勝痛悼！謹電致唁。弟侯祥子子國傑 國安
臺北幼林世兄禮鑒：頃聞鐵城老仙逝，尚望節哀。陳慕貞
臺北吳幼林先生禮鑒：驚聞南仙逝，驚聞痛失棟樑，公私哀悼！尚祈節哀，勉襄大事，謹唁。陳靜清 黃令駒 陳能方 陳樹桓 陳劍利 陳慕華叩
臺北吳夫人暨公子：鐵城先生功在黨國，勳業昭垂，驚聞仙逝，同深哀悼！余仕榮 余世湛
臺北吳夫人暨幼林世兄禮鑒：驚聞鐵城老噩耗，痛失棟樑，不勝悲悼！尚望節哀順變，謹電馳唁。陳伯旋
臺北吳實政治委員會公鑒：驚聞鐵城老噩耗，謹電馳唁。林伯雅 曾曉峯叩
臺北幼林兄禮鑒：鐵城老仙逝，悲痛何極，功垂不朽，蘭玉競秀，應無遺憾。尚祈節哀順變，以慰九原。潘詩憲 何維垣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臺北吳幼林：驚聞鐵老仙遊，曷深哀悼！尙祈節哀順變。弟一少天

臺北吳先生治喪處：驚聞噩耗，敬電弔唁。曹克安

臺北幼林世兄鑒：閱報驚悉老夫子與公於皓辰偶爾違和，遽返道山，聆訃不勝哀悼！竊念尊大人爲弟之業師，前曾追隨多年，屢蒙培植，師生袍澤，受庇無量，泰山其頽，頽其所倚，國損棟樑，四海咸悲。閣下純孝性成，痛遭大故，更必形神骨立，哀毀逾常。惟念尊大人黨國元老，勞苦功高，勳業永垂國史，自無遺憾於人間。尙祈順變節哀，是所至禱！弟流亡海隅，未克躬奠靈輅，謹電奉唁，即乞代爲，藉表哀忱。並請代叩師母大人、子祥世叔等禮安！弟魏濟中號申叩

吳故委員鐵城治喪處轉幼林世兄鑒：驚悉尊甫仙逝，國喪元老，鄉失先輩，噩耗傳來，曷勝悲悼！尙望勉節哀思，善爲繼述。特電奉唁。至希察存。歐偉國 鄭通市同叩

臺北吳夫人暨公子禮鑒：聞電驚悉鐵老仙遊，喪我元良，實爲黨國深悼！尙望節哀順變，以繼遺志，謹此電唁。岑維休寄

臺北吳夫人禮鑒：驚悉鐵公病逝臺北，噩耗傳來，深表哀悼！公畢生効忠本黨，夙建殊勛，同志欽崇，河山未復，痛失元老，尙望順變節哀爲盼。朱克勤

臺北吳夫人暨家屬鑒：驚悉鐵公仙逝，太柱遽傾，悲悼莫名！謹電馳唁，敬請節哀。香港華僑中學校長古譚賢全體員生寄

臺北吳幼林兄禮鑒：驚聞鐵公仙逝，悲嘆至深！謹電奉唁。弟翁牛 陳國儀 侯或華

臺灣臺北市吳公鐵城治喪處轉幼林世兄禮鑒：吳資政早年置身革命，竭贊 總理，開國建國，卓著勛猷，方期克享遐齡，共襄國是，樹後輩以反共復國模楷，使同志有所矜式。茲聞溘逝，哀悼奚如，特電致唁。尙祈節哀順變，以勸大事。聯義社留港港澳同仁叩

臺北吳故評議委員鐵城先生治喪處轉吳夫人暨幼林兄禮鑒：驚聞鐵老仙逝，噩耗傳來，曷勝哀悼！際茲赤練紅張，同胞待拯，一旦痛失賢良，薄海同悲，尙祈節哀順變，繼承遺志爲禱。謹電馳唁。並頌禮祺！馮海朝敬叩

吳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轉吳夫人馬鳳岐女士暨幼林幼良二公子禮鑒：鐵老仙遊，固是國家之一大損失，中外人士感悼同深。然鐵老立德立功，千秋不朽，且年逾古稀，富貴壽考，得天獨厚，今茲召赴修文，所謂生榮死哀，似可節哀順變，爲國珍重，先業勉承，用慰鐵老在天之靈矣。山河修阻，未克趨臨執紼，抱歉莫名，謹具輓聯，聊以申敬。並電馳唁，統希曲原。順候素履。僑港國醫聯合會會長呂哲公謹代表同人等叩馬

臺北吳故資政鐵城治喪委員會轉吳夫人禮鑒：驚聆噩耗，不勝哀感！吳資政爲吾黨開國元勳，早歲匡隨 國父，畢生革命宣勞，聲名卓著，更爲本社創始人，丁茲國軍反攻大陸掃蕩赤氛前夕，遽失賢良，同人等殊深悲悼！尤盼節哀順變，爲國珍重是禱！謹電致唁，尙希垂察。聯義社香港分社主任委員何友香 委員陳德昭 李石 楊光同叩

臺北外交部馮司長宗華轉陳鐵公家屬禮鑒：驚聞鐵公噩耗，舉世同悲，天喪元良，至深慟悼！尙祈節哀順變，以將大事。謹致唁忱。舊屬黃慶華叩

一月十九日

臺北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轉吳夫人馬鳳岐女士、吳公子幼林、幼良兄禮鑒：驚聞吳故評議委員鐵城先生病逝臺北，噩耗傳來，曷勝哀悼！竊念鐵城先生矢忠吾黨，宣勞國家，盡瘁碩勳，勳業崇隆，賢明領袖，倚畀正殷，赤誠方張，匪氛待掃，方期同舟共濟，共策復國之勳，乃遽爾溘逝，摧我棟樑，何天不弔，萎此哲人，際此滅匪工作，立睹功成，艱鉅大任，在我後死。尙祈節哀順變，繼承先志，共勳大業爲禱。中國同盟紀念會駐港辦事處主任謝德臣 會員陳露田 唐瑞年 陸蘭培 區劍存 黃景泉 林天佑 蔡鶴鵬 馮濟誠 蘇從德叩十一月二十二日印

臺北市吳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轉吳子祥同志禮鑒：鐵公盡忠黨國四十年，功在國家，遠聞逝世，哀悼殊深！特電率唁。尙希節哀順變，爲國珍重！海外流動宣傳團團長彭光西留港全體同人同叩（十一月二十日）

澳 門

臺北吳鐵城家屬禮鑒：驚聞鐵老逝世，國喪棟樑，黨天柱石，痛悼同深！謹唁。陳元屏啓

臺北市吳委員鐵城治喪處轉吳府家囑幼林兄：鐵老仙逝，不勝痛悼！尊翁功在黨國，精神不朽。尙望節哀順變，勉襄大事。張百川 孫毓陶啓

幼林先生禮鑒：述聞鐵公仙逝，哲人其萎，悲悼莫名！尙祈節哀順變，爲國珍重。謹電馳唁，並請禮祺。澳門粵海學院院長馮漢樹暨員生叩（四二）

（戊）（敬）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李秘書長轉吳幼林先生禮鑒：閱報驚悉吳理事長鐵公逝世，方今國難正殷，遽失元老，噩耗傳來，殊深哀悼！尙祈節哀順變，爲國珍重爲禱！敬唁素履。華僑協會澳門分會全體理監事暨會員同叩（四二） 戊啓印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轉吳幼林先生禮鑒：尊甫鐵公捐館臺北，至深哀悼！追維元老忠黨愛國，勤政親民，功勳炳耀，風節清高。爰聯合本澳僑衆於本月十九日假座粵海大學，舉行追悼典禮，同申悼念，以慰清靈。肅電布達，諸希鑒察爲荷。旅澳各界同胞追悼吳鐵城先生大會同人叩（四二） 亥灰印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轉吳幼林先生禮鑒：尊甫遽歸道山，哀悼莫名！追維鐵公通黨國棟樑，南中柱石，功勳炳耀，風節清高。爰聯合本澳僑衆於是日假座粵海大學舉行追悼典禮，同申悼念，以慰清靈。尙祈勉節哀思，爲國珍重。肅電致唁，諸希鑒察。旅澳各界同胞追悼吳鐵城先生大會同人同叩（四二） 亥皓印

（一）亥皓印

驚悉鐵公仙逝。國折棟材，黨失良師，噩耗傳來，公私哀悼！尙祈節哀承志，移孝爲忠，以慰鐵公在天之靈。謹電馳唁，尙祈鑒察。澳門中華自由教師聯合會（戊） 戊有叩

驚聞尊甫鐵公仙逝，國喪元老，鄉失領導，公私哀悼！尙望節哀順變，謹電致唁。中山旅澳同鄉聯誼會理監事暨全體會員叩 戊養孝禮叩

驚悉本會顧問鐵老逝世。國喪元勳，鄉失盤石，哀悼殊深！伏祈節哀順變，爲國珍重，臨風隕涕，不盡依馳。澳門中山同鄉會理事長李供林暨全體理監事叩 戊養

臺 中

吳幼林兄禮鑒：鐵老仙逝，國喪元勳，旅次聞訊，極深痛悼！特電率唁，敬希節哀。弟端木禮叩

吳副局長幼林兄禮鑒：封翁仙逝，悲痛同深！敬希節哀順變，勉襄大事，特電馳唁。弟陳積中叩

臺北樹榮禮儀館吳故評議委員鐵城治喪委員會轉鐵老家屬禮鑒：驚聞鐵老仙逝，黨國元良，痛失典則，噩耗傳來，曷勝哀悼！尙祈節哀順變，以繼遺志爲禱。中國國民黨臺中市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金標暨全體黨員（戊）（馬）印

臺 南

吳鐵城先生家屬鑒：聞報驚悉鐵城老仙逝，無任痛悼！特此電唁。臺南白崇禧叩

吳幼林先生禮鑒：國難方殷，天喪老成，尊翁仙逝，曷勝哀悼！謹電申唁，敬乞節哀順變為禱。臺南市長葉廷珪叩

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鑒聞吳委員逝世，謹致哀悼！臺南市兩廣同鄉會 潮汕同鄉會同叩

吳夫人暨公子禮鑒：鐵城老仙逝，曷勝哀悼！愛仁因事在臺南，未克躬遺容尤悼，尙希節哀。慕愛仁叩

吳副局長禮鑒：令先翁宣勞黨國，勳業彪炳，于致力國民外交與推進僑務，尤著懸績，遽聞噩耗，軫悼良深！尙望節哀順變，厚慰遺慈，謹電致唁。

余高堅叩

高雄

吳夫人暨幼林先生禮鑒：驚聞鐵公薨逝，曷勝痛悼！鐵公勳業昭垂，玉蘭滿階，福壽全歸，已無遺憾，敬祈節哀，謹唁。余春華 趙劍元叩

吳故中央評議委員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轉吳夫人禮鑒：吳公公忠體國，世所欽仰，胡天不吊，遽委哲人，噩耗傳來，同深悼惜！謹電致唁。敬祈節哀為禱。高雄縣議會議長敦良慶副議長黃占岸敬叩

斗六

吳夫人：驚聞老伯流世，曷勝悲悼！特電慰唁，尙乞珍重。晚陳炎生叩

彰化

鄧委員惠芳助鑒：頃聞報載，驚悉鐵城老先生逝世，至為哀悼！弟道遠未及前來執紼，請代致饒章致唁，以表哀思為禱。弟李偉光

鳳山

吳夫人禮鑒：驚聞噩耗，痛失元勳，畢生宣勞，昭業永存，國步方艱，反攻賴謀猷；沉疴遽逝，萬民同一慟。尙望節哀珍攝。高雄縣長洪榮華叩

吳幼林禮鑒：頃悉鐵老逝世，無任慟悼！尙祈節哀順變，為國珍攝。弟藍華華戊馬叩

屏東

吳鐵老治喪委員會：驚聞鐵老仙逝，悲悼殊深！謹電致唁。張山鐘叩

金門

華僑協會總會轉吳夫人馬鳳岐女士：鐵公奔走革命，盡瘁黨國；尤於海外僑胞，更具辛勞。當茲復國在望，而竟與世長辭，耗軼傳來，不勝哀慟！謹電致唁。福建金門縣華僑協會全體同仁戊戌庚金僑叩

五、唁 函

~~~~~ 本省之部 ~~~~~

### (一)

吳夫人禮鑒：聞報驚聞鐵公老先生仙逝，易勝痛悼。還念昔時協助我職復國勳業，不遺餘力，今茲猝然與世長逝，能不潸然。石麟因體孱不健，未克趨靈前一哭，謹具花環一座，用申哀奠，敬希代薦，尚此，肅函奉唁，敬候 體安。

閔石麟 申明浩 謹啓 十一月二十日

### (二)

幼林吾兄禮鑒：昨悉令尊鐵老捐館，無任震愕！尊公黨之先進，國之元良，平日勸導勉勵，宜垂史冊，時艱特濟，哲人其萎，爲國與悲，不僅私痛。台端噩遭大故，毀剝可知。尙祈節哀自重，敬函奉唁，即候 禮祺。

弟 郭寄嶠拜啓 十一月廿日

### (三)

吳鐵城先生家屬禮鑒：頃聞報載，驚悉鐵城先生病逝臺北，國正需賢，老成遽謝，無任哀悼。惟念先生功勳偉著，節終有榮。其企節哀爲國，顯揚鄉邦，特函奉唁，不宜。

羅卓英敬啓 四十二年十一月廿日

### (四)

吳夫人禮鑒：驚悉鐵公仙逝，國喪忠良，民失導師，悲新之情，固屬難免。尙希順變節哀，情身自玉，不勝軫切！專此，敬候 體安。

周錦朝啓 十一月十九日

### (五)

幼林世兄禮鑒：敬啓者，與聞令尊鐵城先生遽逝道山，噩耗飛來，悲悼萬分！正值國家多難之秋，元良頓失，實黨國莫大之損失也。弟與鐵城先生追隨國父，奔走革命共事多年，素親爲最知己者，今世兄喪父，而我失良朋，痛悼之情，曷可甘喻。尙祈節哀順變，至所盼禱！肅此，順請 體安。

梅喬林謹啓 十一月三十日

(六)

鳳岐夫人禮鑒：遽聞鐵城先生逝世噩耗，無任哀悼！不意若此其長辭也。當其生前堪稱患難艱險，為民族黨革命奮鬥犧牲之道義友誼，特撰輓辭，用資紀念之永懷。希節哀憂戚，以善厥後。尚此，即慰 唁思。

弟 梅公任啓 十一月一日

(七)

幼林仁兄禮鑒：頃閱報載，驚悉尊翁大人仙逝，噩耗傳來，曷勝哀悼！尊翁奔走革命垂數十年，勳業彪炳，功在黨國，值此赤嶺高張之秋，正賴老成領導，盪滌中原瑕穢，乃天不憖遺，遽歸道山，海內外同聲一哭，豈惟一家二人之私痛已哉！尚祈節哀順變，勉襄大事，冠歸未增，實吾輩後世之責也。謹此奉唁。順頌 禮安。

李鴻球頓首 十一月二十日

(八)

幼林先生禮鑒：驚聞尊大人鐵老仙逝，哀悼逾恒。道遠不能為禮，謹此弔唁。尚祈節哀！

弟 尹述賢頓首 十九日

(九)

幼林君兄禮鑒：閱報驚悉老伯大人仙逝，曷勝痛悼！伏維老伯大人黨國元勳，功垂不朽，老成凋謝，薄海同悲。弟以先慈見背，苦愧餘生，不克親臨拜奠。敬祈節哀順變，為國珍攝，是所企禱！謹函馳唁，統乞鑒察為荷。祇頌 禮祺。

制弟 趙志堯敬上 十一月廿一日

(十)

子祥先生惠鑒：別二十年，時深懷想。頃閱報驚悉令兄鐵公逝世，國家多難，正賴英賢，矧在於弟，尤切私誼，聞此噩耗，哀痛何如。惜在山居，交通滯阻，束芻未伸，歉疚益甚，尚望代向吳夫人前致唁，並祈節哀盡禮，以慰在天之靈，是所至盼！敬頌 禮安。

弟 朱鏡宙拜啓 十一月廿二日

(十一)

幼林先生禮鑒：閱報驚悉鐵老病逝，曷勝痛悼！想鐵老一生功在黨國，中外欽仰，又得賢昆仲繼志述事，光大門閥，九原之下應無遺憾，所不瞑目者，於將來光復大圖工作中，不能致其力耳，尚祈節哀順變，為國珍重是禱！專此奉唁，並頌 禮祺。太夫人到臺所托名代為慰候。

弟 勒鵬聲謹上 十一、廿二

(十二)

幼林世兄禮鑒：驚悉令尊鐵城先生仙逝，至深痛悼！世兄純孝，遭此大故，定哀毀逾恒。望勉承父志，爲國節哀；且令堂伉儷情篤，遽膺巨變，哀感難已，又須世兄安慰，務必格外保重爲要！尚此致唁。並頌 禮祺！

崔麗華拜啓 四十二年十一月廿日

(十三)

幼林世兄禮鑒：敬肅者：頃閱報驚悉令尊大人遽歸道山，不勝哀悼，令尊功在黨國，薄海同欽，鐵公之逝世，洵爲國家之莫大損失。弟適因身體不適，遲醫囑靜養多日，未克躬親趨府弔唁，抱歉良殷。敬祈節哀順變，爲國自重爲禱！尚肅奉唁，並候 禮安。

劉秉善敬啓 十一月廿日

(十四)

世伯田大人尊鑒：敬稟者：昨閱報章，驚悉世伯大人於本月十九日仙逝，噩耗傳來，殊深悲悼！舉國人士莫不同深哀痛。想世伯大人畢生奔走革命，効勞黨國，其勤功偉績，誠可與日月爭光，江河行地。方茲匪寇猖獗，大陸淪亡，正期世伯大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時，豈知天不假年，倏然星隕，警歎不遑，鶴駕行矣，國有長城，忽焉傾矣，四裔表率，無或旌矣，山河遠道，誰與擎矣，嗚呼哀哉！然念世伯大人昔客難避，懿範猶存，尙望伯母大人節哀舉喪，爲國珍重！世姪因公務羈身，關山修阻，不克躬臨弔唁。謹函致意，用表哀忱。肅此，敬候 福躬康泰！三、六姑均此致意。

世姪 閔布震敬拜 十一月廿一日

(十五)

中央黨部吳故委員鐵城先生治喪委員會請轉吳夫人暨世兄等禮鑒：驚聞鐵老逝世，痛悼良深！豈特國失元良，個人亦失師友，回憶辛亥以前，獻身革命，照軒加入同盟會時，鐵老爲主盟人，迄至辛亥起義，亦共同襄贊戎機，討袁護國之役，均蒙領導，方今赤禍橫流，大陸未復，而鐵老遽然長逝，舉國同悲，夫人及世兄等哀慟逾恆，自意中事，惟鐵老功在黨國，萬世昭垂，而本黨同志亦誓當繼鐵老之遺志，爲反共復國奮鬥。務祈節哀順變，以慰在天之靈，謹此馳唁。並候 苦安。

吳照軒謹上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六)

林、良二公台鑒：尊大人於本月十九日功滿昇天，噩聞傳來，舉國震驚！時晚正工作，爲此而痾瘳良久，茫然失色而不知所措者，蓋晚心已悲之甚矣。尊大人與先考府君有不解緣，府君於三十四年逝世，聞之於公，乃親書墓芬甫先生之墓一帋，孰料會幾何時，公亦拂手西歸，人世遽離，思之莫不慨然。晚本擬親臨弔唁，以報先德，無奈南北兩地，迢迢千里，況晚職賤位低，軍營小卒，抽身不易，乃屬必然，惟有望空遙祭，以表寸心，際茲匪

共國，神州特種之秋，會希 台端節哀，無勝珍情至禱，以上數九喪禮也。因此痛悼，聊以慰問，不勝之禱，希爲鑒諒。尚此，敬叩 臺祺太！夫人均此，仍不另。

晚 莫 德 頓首 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臺南高軍機場

(十七)

幼林先生遺囑：日昨辭世，老世文仙逝之耗，同聲悲悼！吾兄天性純孝，哀痛自不待言，第念人生修短，青關定數，況鐵文年屆古稀，功在黨國，此番歸國天上，當無遺憾於人間。望節哀順變，勉其大事爲要。奉此奉唁！敬問 孝履！弟 葉拜啓 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

港澳及國外之部

(一)

吳夫人禮鑒：驚悉鐵城兄仙逝，噩耗傳來，殊深痛悼！尙望勉節哀思，爲國珍重。謹函奉唁，敬希荃察，並候 禮安。

哀 帶頓首十一月廿二日

幼林仁兄禮鑒：聞報驚悉令尊大人遽歸道山，噩耗傳來，同聲悲悼！尙祈節哀順變，勉其大事。謹電奉唁，即祈亮照爲禱。弟沈熙瑞 張肇元叩號

鄭委員志齋煩轉吳故委員鐵城師座家屬禮鑒：驚悉師座捐館，曷勝悲悼！師座爲吾黨元勳，鼓吹革命，締造民國，翊贊中樞，福利地方，維護僑胞，培育青年，功勳彪炳，內外景仰，吾儕受訓特深，廿年叨蒙教導，值茲反共抗俄大業力圖完成之際，遽爾仙遊，黨國喪賢，吾失良師，恩德猶未酬報，繼後誰賴追隨，謹電弔慰，伏祈節哀順變爲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廣州分校特別班留港澳學生鄭瑞珩 張榮陸 林志君 王紹通 王紹章 林運銘 梁本澄 曹孟強 盧宗敏 何允賢全體同學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同叩

(二)

幼林副局長吾兄禮鑒：別後至爲馳思，頃聞報載，驚悉鐵公心臟病復發逝世，聞之至爲悲悼！兄丁此大故，定必憂傷逾恆，尙祈順變節哀，爲國珍重，專函致唁，並頌 哀安。

弟 孫瑞荃敬啓十一月廿日

(三)

幼林先生禮鑒：報載令尊翁仙逝。鐵公畢生功忠黨國，已勳業昭著，惟際國難中原，反共建國猶賴元老領導。爾類平日復荷提拔，驚聞噩耗，益感悲

傷！先生孝思純篤，遽遭大故，哀毀必殷。尚祈順變，繼述遺志，以成大孝。肅此奉唁。並請 節哀！

馮繼穎 敬啟 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四)

幼林吾兄禮鑒：正深懷念，忽聞報載，驚悉鐵城老伯偶爾違和，道山遽返，奚勝駭愕！吾兄純孝性成，痛遭大故，自必形神骨立，哀毀逾常。惟念鐵城老伯齒望優尊，爲黨國畢生宣勞，雖歸真於天上，無遺憾於人間，肩此赤禍未平，尚祈順變節哀，爲國宣勞，完成尊大人遺志，是所深禱！專此，率囑孝履，維希 珍衛。

弟張長春 符威一 願樹立 敬上 十一月廿日

(五)

吳夫人禮鑒：頃聞臺北廣播，驚聞鐵城兄因心臟病驟歸道山，怡悼之懷，良不可任，以夫人伉儷情深，猝遭慘變，別風離鸞之痛，自難言喻。惟念鐵城兄畢生盡瘁國事，豐功偉績，昭垂人間，往昔流憤，致力新聞事業，鼓吹革命工作，旅檀僑胞賴其倡導，愛國熱忱益用振奮，此日撒手塵寰，定無遺憾，當茲國難嚴重時期，尚希節哀珍重，以慰先靈，是所禱禱！北洪重洋遠隔，未能登堂叩奠，悵數良深。專此奉唁，並候 禮安。

弟 黃北洪謹啓 十一月廿二日

(六)

鐵城先生家屬禮鑒：驚傳鐵城先生病歿臺北。黨失砥柱，國喪元良，巨星殞落，萬方震悼。競風託辭，曾沐恩賜，每憶臨別贈言，諄諄以助成革命大業相囑，年來坎坷，壯志幾消，臨風殞涕，情何能已。專肅奉唁，敬祈節哀。並頌 禮祺。

陳英義敬啓 十二月二十日于美京

(七)

幼林我兄孝履：驚悉令尊考終。一生奔走國事，遺愛永在人間，尚何餘憾。乞節哀順變，以慰靈爽。弟遠隔重洋，難伸輓弔，祇得遙叩靈幃，以盡哀忱。敬候 孝思！

弟 譚伯英拜啓 十一月廿日

(八)

幼林先生禮次：聞報驚悉尊大人遽捐館舍，遠道聞訊，至深悲悼！義在中樞，荷蒙栽植，追隨逾十載，種惟前情，感念無已，以職務纏身，兼因小病，不克親臨祭奠，愴懷曷已。尚希節哀順變，以慰靈爽，是爲至禱！專叩順候 孝履！並叩令堂大人康安。

李漢棟謹肅十一月廿五日

(九)

幼林先生禮鑒：閱報驚悉尊公鐵老元生在臺遠逝，靈光遽隕，喪我國寶，臨風一慟，哀痛無極。追念曩日南遊，叨陪杖履；去歲返國，猶謁榮階，不圖竟隔人天，未及睹中興盛業，他年告墓有故翁之感矣！惟尊公功在黨國，青史昭垂，飾終大典，榮推元老，尙冀節哀順變，以勸大事，繼述有光，忠孝兩重。弟溯先世同盟之志，近承推挹之雅，聞耗悲莫能勝，謹擬輓聯，另紙錄呈，如刊榮哀錄時，乞爲附驥。尚禱，並候禮祺。附錄輓聯一對。

弟 梁錫佑上 四十二年十二月五日

(十)

幼林吾兄禮鑒：閱報驚悉鐵老仙逝。憶弟臨行時曾往拜辭，人尙健旺，何竟成永別耶！老成又弱一個，能不悲悼。吾兄純孝性成，哀痛可想。尙望珍重，爲大事也。專此致唁，順頌 禮安。嫂夫人統候。

弟 田方城拜上十二月二日 內子附候

(十一)

幼林副局長宗兄禮鑒：頃閱報章，驚悉令尊大人仙逝，海外聞訊，殊深感悼！人子情殷，自必悲痛逾恆。惟念尊翁令德昭垂，功在黨國。尙祈節哀，是深企禱！尚函敬唁，順頌 孝安。

宗弟 玉明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十二)

幼林先生禮鑒：近閱報章，驚悉鐵老於十一月十九日仙游，震悼不已。鐵老革命元勳，黨國重寄，名昭中外，功垂百世。值此反攻前夕，端賴老成，忽爾凋謝，曷勝傷悲！惟念先生與幼良先生蘭芷挺秀，光昭遺緒，信足以慰在天之靈。尙祈節哀順變，善自珍攝爲禱！專此，敬頌 禮安。

弟 段茂瀾敬上 十二月八日

(十三)

幼林世兄禮鑒：日昨閱報，驚悉令尊鐵公不幸於十一月十九日遽歸道山，仰式典型，愴然屏涕。竊念鐵公躬膺福祿，功在黨國，塵寰撒手，全受全歸。惟赤禍滔天，離析崩分，誰爲砥柱，轉此乾坤，爲可悲痛，執事孝惟承志，禮重守身，尙祈順變節哀，而於「國軍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爲盼禱耳。專此，率唁孝履，並候闔府禮祉！

鄭振文謹啓 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雪梨

(十四)

幼林先生禮鑒：驚傳鐵公逝世，山頽木壞，濟海同悲！鐵公革命元勳，望隆黨國，值茲國家艱難，又失中流砥柱，南天引領，哀悼曷極。最近聞巨瀾，值因公往內地一行，以致獲悉過遲，尤抱歉疚。尙祈節哀順變，勉襄大事。謹此奉唁，並候 素祺！

張蘭臣敬啓 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十五)

幼林世兄禮鑒：驚聞鐵公仙逝。國難方殷，元良遽殞，海天遙望，哀悼同深！惟望節哀順變，爲國宣勞，以竟遺志。謹函奉唁，諸祈荃察。

徐飛謹上 十一月廿一日

(十六)

吳委員治喪委員會轉夫人馬鳳岐叩鑒：鐵公黨國元勳，革命先導，復國師干，中興砥柱，驚悉易寶，哀悼殊深！翹首雲天，謹致唁悃。

晚 劉次修 劉亞平 何維翰 敬叩 十一月廿日

(十七)

吳嫂馬夫人暨幼林兩世兄禮鑒：讀報驚悉大兄仙遊。痛失賢能，殊深哀悼！付思吾嫂侍夫淑順，四德兼著，待人禮厚，謙儉自持，遐邇稱譽，無忝內助職。吾兄孝思純篤，能述父志，爲國勤勞，況平生盡其歡，殞盡其禮，於子職無稍缺憾，可釋舉魚之痛，敬希順變節哀，以襄大事，是所厚望焉。特修寸楮，代電致唁，尙祈釋原。尚此，敬候 素履！並向子祥二兄致候保重玉體！

鄉如弟 郭秉堅拜啓 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八)

幼林兄禮鑒：噩耗傳來，驚悉鐵老仙逝。天隕巨星，黨喪瑰寶，國崩元勳，鄉沉表坊，同深悲慟！尙祈節哀，爲國珍護。謹電奉唁，至希荃察。

陳永吉叩 十一月二十日

(十九)

佐治先生禮次：驚聞鐵公噩耗，至深感悼！我兄孝思純篤，丁茲大故，其悲痛自不待言。然鐵公豐功偉績，生榮死哀，一朝大覺，了無遺憾。所望兒台節哀順變，勉襄大事，即所以慰鐵公在天之靈也。道遠莫致芻香，謹附函寄上輓聯乙紙，敬祈焚諸靈前爲禱。尚此奉唁，恭請 日安！尊堂大人均此致唁不另。

黃履中拜上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再者：中於本月十六日，曾有信致鐵公，想該函未達到時，而鐵公已仙逝矣，悼念之至。中又啓

(二十)

群公尊鑒：頃聞報載，驚悉令兄鐵老病故台寓。吾公誼篤情厚，情深雁序，草冷池塘之夢，荆妻田氏之枝，重以吾公友于素敦，宜增哀感。惟是鐵老遺事未竟，吾公繼承一切事宜，責任甚重，悲思彌切，靈輿式遠。屬途阻難，念人琴而結痛，憑棺涕泣，勢有不能，謹布區區，尙冀垂矜自珍爲禱。專肅，敬叩。 鈞祺。

馬 陳純農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

幼林 幼良 兄孝履：讀 驚悉令尊大人鐵老於十九日無疾壽終台寓，不勝慰悼！伏思親陳好德之嚮，復得令家之子，即此驚遐邁山，尙何遺憾。惟足下純孝性成，天親遐篤，尙乞節哀順變，以慰靈爽。弟追隨令先尊達二十餘載，本應親臨祭奠，憑棺痛哭，但關山間阻，揮翅難飛，悲感無窮，輾吊難伸，痛腸寸轉，倍覺傷懷耳。臨頤禱德，敬此順候孝思。伏維珍攝。

弟 陳純農 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

吳夫人、幼林兄、子祥志兄鑒：閱報驚悉鐵老撒手塵寰，捨我們以去，無限哀悼！鐵老畢生盡瘁黨國，勳業昭著，本無遺憾，祇以國難方殷，蒼生待救，遽失領導，殊可悲痛耳！尙希勉節哀思，留之餘之精神，繼承鐵老未竟之志，戮力黨國，完成復興大業，收京告祭，慰鐵老於九泉，以盡我輩後死之責，是所至禱！茲特修函奉唁，即希至答。專此，敬候 禮安。

周演明謹啓 十一月二十一日發於沙田排頭坑尾寄影農場

(二十三)

幼林吾兄鑒：閱報驚悉令尊大人歸天遽去。黨大師保，國喪元良，四海同悲，豈惟私慟。吾兄純孝性成，尙祈勿過哀毀，勉襄大事，以慰九原。專此馳唁。並候 禮安！

弟 鄧天健拜上 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四)

吳公家屬各位素鑒：刻聞 鐵公資政在行都逝世，天不慈遺，國柱遽折，噩耗驚傳，無任哀悼！謹付輓詩，用致哀忱。尙祈順變節哀，以慰英靈爲荷！

劉超武叩 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五)



祥公鈞鑒：閱報微悉我公一行，業於昨日安抵臺北，此次公遠兩路池福，凡屬親友同志，莫不成表哀悼！而公以情切手足，自必倍痛逾恒，倘祈節哀，爲國珍攝。昨日爲公在臺大殯之期，此間各親友亦于是日上午十時在港寓舉行致奠，計到祭者逾百人，備極哀榮。茲謹將自公赴臺後到祭及送花圈輓文芳名，列送察閱，並請轉送治喪委員會，統籌辦理。此間各人均好，請權慰念。餘容續陳。肅此，敬請 禮安。

晚 馮 高明邦 程榮森謹上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

鐵城伯母鑒 幼林世兄禮鑒：驚悉世伯仙逝，至深哀悼！並以關山遙隔，未克親奉弔香。惟世伯音容雖杳，精神宛在。倘祈節哀順變，爲國珍重！謹此致唁。敬候 禮安。

伍燕昌謹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十七)

慧貞夫人禮鑒：驚悉公遽蒙主召，魂歸天國，曷勝痛悼！主召之，主召之，吾人生於世上，敬唯主命是從。倘乞節哀順變，勉自珍重爲荷！肅函奉唁。敬候 禮安。

晚 黃劍葵 謝玉蘭敬上 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八)

幼林仁兄禮鑒：驚悉公魂歸天國，曷勝痛悼！鐵公盡忠盡國，功在人羣，主召息勞，定蒙揀選。倘乞節哀順變，勉承其志，是雖死猶生也。肅函奉唁。敬候 禮安。

黃劍葵 謝玉蘭敬上 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九)

子祥仁兄大鑒：弟在病中驚聞鐵老遠逝，悲悼無已！謹撰輓聯二章，希代致奠，聊表謙忱。並祈代唁吳嫂夫人暨幼林世兄等。鐵老功在黨國，中外同欽，唯我元良，更爲百粵惜。請節哀順變，不勝痛悼之至。

弟 龍思鵬拜啓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十)

幼林世兄禮鑒：頃奉電報，驚聞吾師尊鐵公仙逝，哀悼實深！吾兄孝思純篤，自必哀痛逾恒。第念老師春秋已高，畢生爲革命而努力，音容雖渺，精神事業，高風長在，永繫人思。伏維吾兄節哀承志，以慰在天之靈。所遺憾者，黨國多事之秋，雖則反攻指日可期，惟費竭中樞者，何堪喪此黨國元勳，海外諸同志咸以驚傳噩耗，莫不悲動於中。倘希吾兄善慰師母。弟以遠還，不克躬申弔奠，抱歉良深。謹此率情奉履。倘祈珍重！

弟 林甫田拜啓

(三十一)

吳幼林吾兄助鑒：頃閱報載，驚知令尊不幸仙遊，全球華僑莫不駭動，弟更悲惜。因他是吾粵之家長，國家之元老，中央之柱石；際茲反共抗俄之秋，靠他正重，突然夭折其壽，痛心奚若。然死生已矣，徒悲無益，深望吾兄節哀，繼承父志，以報家國，而滅共匪，實厚望焉。並望節哀應變！

弟 黃安定敬啓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三十二)

幼林吾兄禮鑒：頃閱報章，驚悉令先尊翁昨遽仙逝，旅菲華僑不分黨派，對鐵老生平致力革命，爲民前鋒；而關懷僑務，貢獻尤多，聞訊之餘，至深震悼！咸惜爲我黨國莫大損失，但以壽終天年，素稱積福。尙希吾兄節哀順變，繼其遺志，續爲國家效勞，是所至盼！弟以重洋遠隔，未能親往執拂爲憾耳。專此致唁。即請 禮安！順候貴府。

弟 蔡顯祖率內子陳南英同啓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十三)

幼林世兄素履：頃閱泰報，驚悉令尊大人竟以血壓過高，遽爾捐館。國步方艱，老成凋謝，無任感傷！世兄甫自南歸，即遭大故，更必哀痛逾恒。尙祈順變節哀，是所至禱，海雲千里，不克躬詣靈幃，一伸弔奠，深彭於懷，尚此奉唁，順候 禮安。

熊式輝 十一月廿五日

(三十四)

幼林吾兄禮鑒：鐵老仙逝，至深悼惜！吾兄孝思逾恒，諒必更深悲痛。伏望節哀順變，以慰九泉。手此奉唁，並請 禮安。

弟 鄧語章 謹上

(三十五)

子祥同志、幼林世姪均鑒：鐵公逝世，遐邇同哀。本月二十日，曾由本團（海外流動宣傳團）同人，致電弔唁，諒邀青睞。鐵公平日待人以誠，感人至深。此次遽然逝世，黨失忠貞，國失賢良，光亞誼屬同志、同鄉，且屬知己，更爲哀痛，用特以同志個人立場，再函弔唁，尙祈爲國節哀。此間各方友好，爲軫念鐵公之勳勞，自當準備一個盛大之追悼會，以表哀思也。祇請 禮安！並希代向馬鳳岐夫人深致慰問。

彭光亞 十一月廿三日

(三十六)

幼林吾兄禮鑒：驚聞鐵老仙逝，不勝哀悼！尙祈節哀順變，專函奉唁，虔頌 禮安。

弟 司徒德 拜啓

(三十七)

幼林吾兄大鑒：朔風勁厲，北國嚴寒，正懷舊雨，眷戀仁風。驚悉鐵公老伯仙逝，噩耗傳來，駭悼異常。值此國家多難之秋，上仰元老領導之際，驟失南針，不勝恍惚。尙祈順變節哀爲禱。專此拜唁，謹申哀忱，卽頌 時綏。

弟 瞿荊洲 拜啓十一月廿五日

(三十八)

幼林吾兄副局長禮鑒：頃據外國電訊，驚悉令尊大人與世長辭，曷勝悲悼！追念尊翁畢生奔走國事，鞠躬盡瘁，功載冊牘，一旦老成凋謝，誠爲黨國一大損失。特函致唁，尙祈節哀，並頌 孝安。

弟 王季微拜啓

(三十九)

幼林先生禮鑒：閱報驚悉令尊鐵城先生仙逝。本會同人，殊深哀悼！經於昨日專電慰唁，諒邀管照。伏念鐵老先生生前獻身革命，功在黨國，典型尙在，可無遺憾。尙希節哀順變，專此奉唁。順候 孝履！

菲律賓華僑反共抗俄後援會主席 薛芬士

(四十)

幼林吾兄左右：台灣蒞谷，方欣暢敘。奈近閱臺報，驚悉鐵老作故，不勝悲念，弟追隨多年，乃不及再晤，痛憾何似！尙希兄節哀以匡大事，專此奉唁。

莊心在於臺北朱莊站

(四十一)

幼林先生哀鑒：本日突聞訃音，深爲惋惜；茲奉本國岡崎外務大臣來電囑代申表無上之悼意。特函奉達，尙祈節哀順變爲禱！肅候，並頌台祺。

日本國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 芳澤謙吉 謹啓

(四十二)

請轉吳鐵城先生家族鑒：頃聞噩耗，衷心痛悼，謹電致唁。

日本法務大臣 犬養健

(四十三)

好友遠逝，無限悲懷，我黨國對此傑出政治家與此偉大之愛國者之供獻，將永留青史。

徐堪 陳立夫 潘公展

(四十四)

國摧柱石，我失好友。謹致慰唁。

于峻吉

(四十五)

吳幼林先生夫人：完人遠逝，不僅為尊府之損失，誠為全國之所痛悼。

台糖公司顧問 莫史密斯

(四十六)

吳夫人：甫於歡迎尼克遜副總統席上得識吳將軍，不意竟告遠逝，曷勝痛悼，謹當永留紀念。

台糖公司顧問 莫史密斯

(四十七)

中央委員會第三組轉吳資政家屬：駱聞鐵公仙逝，深為軫悼，謹函致唁，尙祈節哀。

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武蘭分部叩

(四十八)

吳鐵城先生家屬禮鑒：駱聞吳先生逝世，不勝軫悼，尙希節哀順變為幸。

楊福榮 謹唁

(四十九)

吳夫人暨家屬禮鑒：駱聞鐵公仙逝，悲悼同深，聞喪元良，哲人其萎，謹屬世交，敬電致唁，尙祈節哀順變。

中國駐檀香山總領事 唐 榴謹叩

(五十)

幼林先生禮鑒：驚聞公仙逝，敬致最殷切之慰唁。

李惠堂

(五十一)

吳幼林先生禮鑒：驚悉尊翁仙逝，衷心悲悼，敬致慰唁。

劉天宏

(五十二)

幼林先生：在東京驚悉令尊仙逝，謹悼殊深，敬致慰唁。

魏景蒙

(五十三)

幼林先生禮鑒：昨日在扶輪會上陳長桐先生報告尊大人逝世消息時，舉座震悼。在前數日，同人等尚見其在歡迎尼亞諾總統時任主人總代表。其一生影響於人者甚多，可稱完人，對其勳業，吾兄真可自豪，謹祈節哀，並申慰唁。

阿諾德（青年）

(五十四)

吳將軍家屬禮鑒：驚聞噩耗，謹致慰唁。

譚伯英

(五十五)

幼林世兄：驚聞噩耗，同人謹致最深慰唁。

項馨吾 孔士勳

(五十六)

吳鐵城夫人禮鑒：緘公仙逝，悲悼殊深，敬致慰唁。

游建文

(五十七)

幼林兄：驚悉鐵公仙逝，謹致最深慰唁，尙祈節哀順變是幸。

陳慶雲

(五十八)

吳幼林先生：令尊仙逝，噩耗傳來，殊深震悼，謹此敬致慰唁，尙祈節哀。外並敬致花圈一個，以表悼思。

王明鎮

(五十九)

吳鐵城先生家屬禮鑒：驚悉鐵公仙逝，同人等謹電馳唁，尙祈節哀順變。

中國國民黨菲律賓怡朗支部

(六十)

吳鐵城夫人禮鑒：鐵公仙逝，不勝悲悼，謹致慰唁，尙祈節哀。

菲律賓怡朗中華總商會

(六十一)

幼林吾兄：驚聞鐵公仙逝，悲悼殊深，敬致最深慰唁。

河內 廖家球

(六十二)

吳幼林先生禮鑒：驚悉鐵公仙逝，同人等謹此敬致慰悼。

菲律賓馬尼刺交通銀行

(六十三)

吳幼林先生：鐵公逝世，噩耗傳來，不勝悼念，謹致慰唁。

陳清文

(六十四)

幼林先生禮鑒：驚悉尊甫仙逝，敬致唁慰。

謝瀛齡

(六十五)

吳鐵城先生夫人賢家屬禮鑒：吳將軍遽過仙逝，實爲莫大損失，謹此馳電慰唁，尙祈荃察。

新聞日報社長 吳重生

(六十六)

吳鐵城先生家屬素履：鐵公仙逝，敬致最深慰唁。

譚紀嘉

(六十七)

幼林世兄：驚悉尊甫仙逝，謹電唁悼，府上各位尙祈節哀順變。

菲律賓中華反共抗俄後援會會長 薛芬士

(六十八)

吳幼林先生禮鑒：驚聞好友尊大人仙逝，不勝悲悼，謹電慰唁，並祈節哀。

廖金興

(六十九)

驚悉鐵公逝世，殊深哀悼，敬請代致鐵城先生家屬慰唁，並煩代表獻花圈於鐵老靈前。此致黃天爵先生

印尼萬隆中華商會

(七十)

幼林世兄：驚聞鐵老仙逝，謹此唁慰，聊表哀悼。

鄭壽恩

(七十一)

吳幼林先生禮鑒：驚悉吳將軍仙逝，悲悼萬分，謹函慰唁。

田實岱

(七十二)

唁 函

吳鐵城先生全集

一二八

吳局長幼林謹鑒：尊翁仙逝，噩耗傳來，公私哀悼，謹致慰唁，尙祈節哀。

陳質平 周書楷

(七十三)

幼林先生鑒家屬謹鑒：鑾老逝世，遐邇同哀，謹致唁慰，並望節哀。

陸育立

(七十四)

吳幼林先生：驚聞尊甫仙逝，殊深哀悼，謹致慰唁。

張寶樹 李駿曜

(七十五)

吳鐵城夫人謹鑒：驚聞伯父仙逝，悲悼殊深，敬致慰唁，並請節哀。

侄女婿 麥偉林

(七十六)

請轉鐵城老家屬：驚聞鐵城先生逝世，不勝哀悼，敬致慰唁。

殷繼祖



## 六、外文函電

肅啓

吳鐵城先生には去る十九日終に御病逝後遊たる趣拜接し哀悼の情切切禁ぜざ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顧みれば私事民國拾壹年より拾五年迄廣東銀行長在任當時、故先生は公安局長の重職御在任中でありまして秘別の御懇親を蒙りし其後上海市長御在任中にも度度拜顔の榮を得且つ一九四九年八月敝國御訪問の際にも東京にある中國代表團長公館に於て親敷拜眉の上種種御高話拜聴の機を得、其後も度度御尊信を賜りましたのみならず臺灣より日本歸來の私友人共にいつも御切なる御傳言を辱うしました、然るに今回忽焉として先生の御訃音に接し未來永劫御尊容を拜する事を得ざることと相成天を仰ぎて只管悲嘆の涙にくれおる次第であります。

今や中日兩國の親善關係は新なる段階に立ち到り英邁なる 故先生の御高配を仰ぐ事最も肝要と存じます際先生と永別の運命に遭遇しました事は中日兩國の爲め絶大なる損失でありまして痛恨至極の事であります、斯の如くで彼を想ひ此を考へ萬感胸にせまり御挨拶の言葉も無之次第であります。

茲に謹んで御吊詞を捧げ切に 故先生の御冥福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恐惶謹言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東京

竹藤峰治

臺北市

故

吳鐵城先生御遺族様

御坐下

昭和廿八年十一月廿四日

日華經濟協會

理事長 大竹平八郎

故 吳 鐵 城 先 生

御 遺 族 殿

吳鐵城先生には榮石効無く御逝去後遊候趣拜承致し洵に哀悼に不堪、謹而御悔み申上候

先生御生前中對日問題に關し捧げられた御努力に對し我我貴國に關係する日本人としては終生忘れる事が出来ず御靈前に對し遙かに深甚なる感謝の意を表し仕候

敬 具

Nov. 20, 1953

Mr. George Y. L. Wu  
38 E. Changan Road, Sec. 1  
Taipei

Dear George :

It was a shock to learn that your great father, whom I had the privilege to meet only the day before, passed away yesterday morning. I could not believe the newspaper I read soon after I arrived here in Hongkong yesterday afternoon. I still remember so vividly the way he wished me success and good luck when I said good-bye to him in front of his house upon his return somewhere. His death is a great and irreparable loss to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is critical stage of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general had done his great share in every struggle of the nation, but sorry that he did not live to see the defeat of the Communists.

I wish to tender to you and the rest of your family my most sincere condolences upon your bereavement and hope that you will restrain yourself from this sorrow.

Very sincerely yours,  
Dapen Liang

---

Taiwan 25 Nov. 53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Taipei

George and may we share your loss and Extend our deepest sympathy.  
Tehchang and Chriskoo

---

Dec. 8 1953

Lt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Company Taipei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sympathy for the passing of your Father  
Chiang Wego

---

541 E. 20th St.  
New York 10, N. Y.  
December 6, 1953

Dear George & May:

We were shocked to hear that your father passed away so suddenly and so untimely. It must have been a great blow to you. It is certainly a great loss to the country. With the Government in its present difficult situation, men of your father's calibre are greatly needed.

We heard from Daniel Lew how you two are getting along in Taipei. We are very proud that you are proving to be such influential figures in Formosa.

Helen and I have been quite well. I am working as usual in the UN Secretariat. We have thought of you often. I have seen Billy once in a while. Please accept our sympathies for your loss and your sorrow.

Sincerely yours,

Monsheng (Lin)  
& Helen

---

THE CHASE NATIONAL BANK

New York  
December 8, 1953

Mr. George Wu  
c/o Central Trust of China  
95 Po Ai Road  
Taipei, Formosa

Dear George:

It was with the deepest regret that we recently learned of the death of your father.

The Officers of The Chase National Bank extend their sincere sympathy to you in your great loss.

Sincerely yours,  
F. X. Driscoll  
Second Vice President

---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c. 9, 1953

Dear George:

We were grieved to hear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distinguished father

a few days ago. I was sorry that I missed him during my last visit to Taiwan. I heard he had not been enjoying good health for some time.

Please accept our heartfelt sympathy and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rs very sincerely,

C. L. Hsia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HENS - GREECE

December 9th, 1953

Dear Mr. Wu,

A few days ago I had sent you a wire offering you my heartfelt condolences on the death of your dear father.

I still can't believe it that your father is now no more. The last letter I had received from him was in March this year. It was in reply to mine in which I had urged him to come to Greece on a vacation as my guest. I had also suggested to him that we both should travel together to Germany and France and consult the best doctors in Europe.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known a kinder man than your father. Throughout all the years I have known him, he has always thought of others first and of himself last. He seemed unwearied in his efforts to help deserving people. He considered no trouble too great in order that he might be of service to friends.

Your father was also a great patriot. When the inside history of the difficult war years comes to be written, I am sure he will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it.

With so much work to do and so many worries and burdens to shoulder, your father would yet always find the time to show extra kindness to friends. Both in his unbuttoned moods and in his official public life, I have never once discovered him to display irritability. Even in temper, he was always a gentleman.

Now that he is gone, I feel that I have lost a true friend. One of the pleasures I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was to return to Taiwan and see him. With him no more, the inducement to return has decidedly become less urgent.

Before the fact of death, one can only bow one's head in silence. Words of comfort seem so meaningless and futile. Nevertheless, if words of mine cannot take away the hurt, at least I want to tell you in your bereavement that I share your sorrow with you.

My wife also joins me in expressing to you and all th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our heartfelt grief.

Yours sincerely,

Wen Yuan-ning.

---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December 15, 1953

Mr. George Y. L. Wu  
Central Trust of China  
Taipei, Taiwan

Dear Georg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letter of December 7, 1953, informing me that you have returned to Taipei.

I was greatly shocked to hear of the death of your distinguished and venerable father who spent so much of his time for the cause of the Republic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has worked so har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Even during his last days in Taipei, it will be remembered, he spared no efforts to convince our American friends that Free China was making determined preparation for the return to the mainland. May I again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o you my sincere and deep sympathy for the loss of your father which is shared, I believe, not only by myself but by all his friends and all those overseas Chinese who know him.

I am glad to hear that all the shares of the Hsinchu Window Glass Works have already been subscribed and paid for. It is wonderful that Free China is able to produce sufficient window glass to meet her own need.

Should there b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here, please let me know and I shall be glad to do it for you.

My wife joins me in expressing to you and Mrs. Wu our warm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Chen Chih-Ping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December 24, 1953

Mr. George Y. L. Wu  
Deputy Director  
Central Trust of China  
Taipei, Taiwan

Dear George:

It was very kind of you to write me on December 7, 1953 in the midst of both a busy and sad period. 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esteemed and beloved father, I hastened to send to you a telegraphic message of condolence. The many thousands of those who had the privilege of knowing the General must be deeply grieved by this tragic news. I, for one, was profoundly distressed as the most cordial and intimate talk he had with me during my October visit to Taipei seemed to be only yesterday.

We shall all cherish the memory not only of a great statesman and patriot but also of a humane, generous and solicitous elder. His untimely death is a tremendous loss to our country and to his friends and admirers. But we can take consolation and pride that his glorious name will live forever.

Due to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I regret that we did not offer your mission here as much assistance as we should have liked. On your part, however,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Let us hope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in the near future.

My wife and I send you and your family our renewed sympathy and warmest regards.

Messrs. Tien, Sun and Lee also asked me to convey to you their kind remembrances.

Yours sincerely,  
S. K. Chow

---

16, Conduit Road  
December 31, 1953

My dear George,

How are you and how is your dear mother? When I saw her off that morning, I asked her to tell you how shocked we were over the sad news and to convey to you our deepest sympathy and condolence.

(一三四)

I was going to write to you; but have been laid up with broncho-pneumonia. I have now recovered, so hasten to write you these few lines to tell you how much we feel over the sad loss of such a dear old friend for whom we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and admiration.

With our warmest regards to you and May and your mother,

Yours ever,

Chang Nien (Chu)

---

BANK OF CHINA

Bangkok  
January 2, 1954

Mr. George Y. L. Wu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68 Yen Ping Nan Lu  
Taipei

Dear George.

Toward the end of last year, I sent my family to Hongkong and spent about a month with them there. Shortly after my arrival, I was stricken by the sad news of Tih Lao. It was such a great grief shared by so many, both personally known and unknown to him, over the loss to our country, in particular to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of one of our outstanding leaders. While travelling, I regret I was then unable to find any better means to express fully my feelings but the short message of condolence.

A few days ago, I got your Christmas card for which I wish to thank you and to reciprocate my most sincere wishes for the bright New Year that is already here with us. With the turn of this new year, I hope there will also be a simultaneous turn of your sorrow over the great loss to a pursuit of more grand achievements.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one of Tih Lao's ardent wishes is to let you continue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and achieve the more successes in your career. There is equally without doubt that commencing this new year and your works will be fully rewarded with bright successes, cumulating in future to no less than what Tih Lao had expected.

With Season's best wishes to you and Mrs. Wu,

Very truly yours,

T. F. Wu

60 Sharon Ave.  
Piedmont 11, Calif.  
Jan. 4, 1954

Dear George:

The sad news of the passing of your father was a great shock to me. I wanted to write to you but couldn't get your address. Until recently Billy gave me the address of your office.

I know how little the note of a friend can do to ease the sadness that has come to you. Still, I want you to know how deeply I sympathize with you in your bereavement.

Being a close friend to you and your dear family, I feel I have this little to say. Firstly, a man like your father who has done so much for our country, and who has received the highest honor from the government, he has done his part. We all are very proud of him.

Secondly, anyone who has reached the high age as your father, it is considered very rare and precious even in our history. So he has lived a full life.

Last but not least, your father has wonderful heirs like you and Billy. His dream of being a proud father has fulfilled. He had a happy family and a perfect life.

So you see, George, you should have a cherished memory in place of present sorrow.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With best regards to you and May in which Lily joins.

Sincerely,  
K. L. (Wu)

---

CHINESE MISSION  
JOINT MILITARY COMMITTEE  
BANGKOK, THAILAND

20 Jan. 1954

Dear George,

I am writing belatedly to express my deep sympathy to you on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good father. I regret profoundly that I had not been able to write you earlier as I was up in the north of Thailand on the repatriation job. I hope you would not be over-distressed knowing that your dear father has found refuge and rest with Almighty God. Do please convey my condolences to your dear mother.

Sincerely,  
Fu Teh (Yi)

(一三六)



MARTIN GOLD

50 Avenue Anatole France, Mexico, D.F.

January 22nd, 1954

Mr.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of China  
96 Po Ai Road  
Taipei, Taiwan

My dear George:

I just learned the sad news of your father which shocked me.

China has lost a good man who had done a lot for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and we hope that when history is written his name will blaze with honor for what he did.

Please convey my deepest sympathies to your mother and brother Billy, as well as to your good wife.

With kindest regards,

Always,

(Signed) Martin

---

19 November 1953

Mr. George Y. L. Wu  
Central Trust of China  
96 Po Ai Road  
Taipei

Dear George:

I have just learned of the sudden death of General Wu Te-chen and I am both shocked and saddened by this unexpected news. I have known your father well for 9 years, ever since our World War II days together in Chungking, and he has always been the object of my deep respect and warm affection.

Words are rather futile at a time like this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have my deep sympathy at this time.

Most sincerely,  
H. T. JARRELL  
Captain, U.S. Navy

(一三七)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Kaohsiung, Taiwan  
November 21, 1953

Mr. George Wu  
Deputy Director  
Central Trust  
Taipei, Taiwan

Dear George,

I want to add my words of sympathy and condolence to the many others I know you have been receiving on the sudden death of your father. It is hard to find suitable words on an occasion like this but I know that your father's fine and honorable record of contribution to his family's and his nation's welfare will always be a source of comfort to you.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st sympathy for you in your loss. Lois also sends her sympathy to both you and May.

Sincerely,  
Harold G. McConeghey

---

November 3, 1953

General Wu Te-Chen  
Taipeh, Formosa (Taiwan)  
China

Dear General Wu:

It is my hope that this letter finds you well. Sunday last Mrs. Carson and I were guests of Mr. and Mrs. Stanley Chin. We recounted many pleasant times of the past and in so doing we recalled my visit to China shortly after I was elected Mayor of Portland. You were then the Mayor of Shanghai.

I remember so pleasantly the luncheon you gave in my honor. It is one of the fond 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Do you remember Dr. Ning Watt a dentist in Shanghai? He was a friend of the Chin's.

Since I have not heard from you since you were at Chungking, it is my hope that you will let me hear from you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With all good wishes and warm personal regards, I am,

Sincerely,  
Joseph K. Carson, Jr.

November 30th,  
Chance Farm

Dear George:

I have just heard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father. Although Jaeque and I knew him only slightly, we both admired him very much and were saddened to learn of his death. Our thoughts are with you and Mae at this time. Please convey our sympathy also to your mother.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plans, we shall return to Taipei in early February and will have a chance to express our sympathy in person then. If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do for you here, please let us know and we shall be happy to do what we can. We shall depart Washington shortly after the first of January.

Sincerely,  
Diele

---

November 20, 1953.

Dear George,

I am grieved to learn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father, General Wu Teh-chen, and hasten to express to you [as well as other members of your family our heartfelt sympathy and condolences in your bereavement. His death is indeed a great loss to the entire nation for whose cause he fought so valiantly throughout the years. I recall vividly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during my visit with the Ambassador to Formosa and I shall always be grateful for the kind way that he received me.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George, and let me know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here.

With kindest personal regards to you and May from us all,

Yours sincerely,  
Joseph Ku

---

November 22nd, 1953.

Dear George:

I was in Central America to preside a special mission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Costa Rica and have returned to Lima last week. This morning I was shocked to have heard the sad news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beloved] father, and my most respected old chief. His passing away is not only a loss to your family, to his friends, but also to the nation. However,

such is life, and I do hope you all, particularly, your mother, would be philosophical.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go I lost my beloved wife, and I know how you all feel.

This is a personal letter to convey to you and your family my deep sympathy. In a few days I will arrange with the party office here and all the Chinese organizations to send official condolence message to be published in Formosa.

Dear George, please write me when you have time. I have been thinking of you all. Give my sympathy and respect to all yours.

Yours very sincerely,  
C. J. Pao

---

BANGKOK, November 27, 1953.

Mr. George Y. L. Wu,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Taipei, Formosa (Taiwan)

Dear Mr. Wu,

It is deeply sorry for me to learn of the death of your beloved father whom I shall always remember as one of the kindest and wisest men that have ever been in our Government. Please accept my heartfelt sympathy over such a great loss.

Meanwhile, if there is anything you want me to do here,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write me and I would be ready to offer you any services.

With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Jersey Chen.

---

Taipei, 21st November 1953

Excellency,

With profound sentiment I heard of the sad news of the passing away of General Wu Te-cheng, Adviser to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kindly convey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my deepest expression of condolence for the irreparable loss of this well-known great statesman.

I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Your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signed) J. M. Ferrer  
Charge d'Affaires

To

His Excellency Dr. George K. C. Ye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23, 1953.

Dear Madam Wu:-

I have been away from my office for a few days and hence the delay in this note in which I wish to convey to you the very real sympathy of Mrs. Howard and myself in the great loss sustained by you and your family.

As you know, my friendship with your husband was of long standing and no phase of our visit to Taipei last spring gave me greater pleasure than the opportunity to renew our old acquaintance. Mrs. Howard and I will always recall, as one of the high points of our visit, our evening spent in your hospitable home.

In the passing of your husband, Nationalist China has lost a powerful and loyal supporter and we Americans, who have come to know General Wu over the years, have lost a great friend.

With renewed expression of our sympathy and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from both Mrs. Howard and myself, I am

Very sincerely yours,  
Roy W. Howard

---

BUF74 SVL1317 Athinai 21 28 1530

Lt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Taipei

Have today learnt with deepest sorrow your dear father's death November nineteenth heartfelt condolences letter following.

Wen Yuanning

---

November 25, 1953

Dear George:

Upon my return to the office this morning, being home sick for the past week, I was grieved to learn of the passing of your father, and wish to extend my sincerest sympathy to you and the rest of your family in your great bereavement.

Mr. S. W. Hsiang of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New York, N. Y., phoned during my absence from the office and left the message for me of your father's passing.

With kindest regards,

Sincerely,  
CHAS. F. MORAN

Sarino Hotel,  
Akasaka, Taniake,  
Tokyo,  
29 November 1953

My dear Madame Wu: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General Wu has grieved me deeply, and I wish to offer you my sincerest sympathy in your great loss.

Like all others who were privileged to know General Wu, I felt for him the deepest affection and highest admiration. He was not only great, but kindly and learning, and it was always an inspiration to see him and talk with him.

He has served his country well in times of great peril, and his memory will always live in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love Free China.

Indeed it may be said of him, "Well done, thou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enter thou into the joy of thy reward!"

Again assuring you of my deepest sympathy, I remain.

Very sincerely,  
David D. Barwelt

---

40 Cameron Road,  
1st floor, Kowloon.  
December 1, 1953.

Mr.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of China,  
Taipeh, TAIWAN.

Dear Bro. George,

We were extremely sorry to hear of your father's death and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Fraternity, I wish to convey to you, your mother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our heartfelt sympathy. We do hope that you will find consolation in the thought that in your hour of bereavement our hearts are with you.

If we could be of any assistance in any way,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all on us.

Fraternally yours,  
Jack Y. H. Yuen  
Chairman.

Nov. 21, 1953

Dear George:

It was a great shock when Billy telephoned me of the tragic news about your beloved and esteemed father. I am trying to do what little I can to console him and I want to extend to you too my deepest sympathy on your bereavement. Both of you have the sympathy of many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Your sad loss is also a loss to us all, because your father was a friend to so many and a leader to many more. Our country loses a great patriot and statesman, and the mill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join in this sorrow. The Chinese newspapers in New York are full of this sad news, but full, too, of his praise.

Please accept this humble expression of condolence, George.

Yours,  
Daniel Lew

---

Dear George:

I was shocked to read in the N. Y. Times of the passing of your father. Please accept my deepest sympathy and convey the same to your mother.

With warmest regards also to May.

Irving Hsi

---

20 November 1953

Dear George and Mae:

It was a great shock to read of the death of your beloved father yesterday. Although I have known him only these past two years, I fully realize what a great man he was and how devotedly he served the cause of Free China.

Please accept my deepest sympathy in this great bereavement and please call upon me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do to be of assistance to you.

Most sincerely,  
Sue Buol

---

N.Y. Nov. 23rd 1953

My dear George;

I send you these lines in haste to express to you my deep sympathy for the terrible loss befalling you and your family in the person of your illustrious father who has now entered History. I read the news with emotion and I send you a Newspaper cut, similar article appeared in nearly all the papers. Everybody paid tribute to our veteran statesman and one of our leaders.

Yours sincerely,  
Augusto Hoo

Dear George;

With great difficulty I can express my sentiments at the sudden death of your father.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kind and highly sympathetic attitude blended with the acute sense of statesmanship of your father whose death is an irreparable loss not only to your famil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to all his countless friends.

Kindly accept my most profound condolence and be assured of my most sincere participation in your sorrow.

J. M. Ferrer  
Charge d'Affaires

---

Dear George:

Nene joins me in sending you and May our deepest sympathy for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father.

I lost one of my best Chinese friends in his death.

If Nene and I can be of any assistance to you and May,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Sincerely yours,  
Manuel A. Adeva

---

My dear George:

Please accept our deepest sympathies and condolences for the sudden demise of your beloved father.

His passing away was a great shock to us. The Chinese people lost a good and distinguish leader whose deeds will always live in the hearts of every peace loving Chinese both here and abroad.

My wife and I join you and your family in your bereavement.

Very sincerely yours,  
Leonardo T. Maciano

---

Mrs. Wu Teh Chong:

It was shocking and with deepest sorrow to know in Hongkong on the way for Formosa, the lamentable happening to General Wu. Believe all Koreans join with me in missing a great friend of Korea. His demise is the great loss



not only to you and your people, but also to whole Asia. Sincerely wish that an overwhelming grief will not hurt your health and all my prayer is for the bliss of the deceased general. Hope be able to see and console you in person before long.

General Leebumsuk  
CAM; Mrs. Wu Teh Chong C/O Kobassi Tp Leebumsuk  
1344/20th Ut

---

Lt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Taipei

News death your father surprise. Was at airport with us. Deepest condolence

Senator Puyat

Cfm Lt Puyat

---

Kuomintang Wu Tie Cheng:

Okuyamis Kyoto Kagekikagko.

---

Lt Madae W umTe-Chen:

Mrs. Greene and I send deepest regrets.

Sandy Tittmann Greene

---

George Wu:

Deepest sorrow unable accompany dad to his place of Rest.

Billy Jeannine

---

Lt Wu Yu Lin:

We are exceedingly sorry to learn your father General Wu passed away. We sincerely sympathise with you in this terrible loss.

Chinking Wonsokhin Dongshuyin  
CFM . . . DF178/NMB561/Lt Wu Yu Lin 5, 38, Lane Yen-Ai  
Road, Chinking Wonsokhin Dongshuyin

George Wu:

Please accept my most sincere condolence on the loss of your noble and distinguished father.

Albino, Sycip

CFN DF3 George Wu Central Trust Taipei

---

Dear George:

I hardly like to intrude upon you in your great sorrow, but I cannot resist telling you how much Mrs. Guillen and myself sympathise with you. We were notified in Hongkong on November 19th by telegram despatched by my office in Taipei of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beloved father and were shocked, as we had not even heard of his illness.

I recalled that when I met your father in Canton in 1949,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kind manners and acumen states of man. He was looking so well when we last saw him during the reception of the Panamanian National Day this month, that we were fully surprised to hear of his death.

The passing away of your father is not only an irreparable loss to your family but without any question also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by everybody.

With the expression of the most profound condolence of Mrs. Guillen and myself, I remain.

Yours very sincerely,  
Mario E. Guillen.

---

Dear Madame Wu:

The news of your husband's sudden death has come as a great shock to all of us who knew and admired him, since it seems only yesterday that he obliged his American friends by introducing our Vice President at a luncheon in Taipei. Your loss is indeed China's loss.

General Wu's contribution to the birth of the new China in 1911, and the many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ositions he held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well known to American student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 is indicative of the strength of his character that he continued to contribute, until the very day of his death,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is not yet over.

My wife and the members of my staff at the Embassy join me in sending you sincerest condolences.

Sincerely yours,  
K. L. Rankin

November 21, 1953

Dear Mr. Wu:

I wish to send you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the following message cabled by Mr. James L. Atewart, Director of Operation for the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and a friend of your late Father for many years: "Please convey to the family of the late General Wu Teh-chen condolences on behalf of our Committee and also my deep personal sympathy at the passing of a great Chinese patriot and longtime ambassador of goodwill to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May I add this message my own sympathy and sorrow at your great loss, which is also a loss to all those who had the opportunity of knowing General Wu. His death has come as a shock and a very real sorrow to the entire foreign community here and to those many Americans who came to know him either in China or abroad. He will be sincerely mourned and long remembered.

Very truly yours,  
Ward Smith

---

Dear George,

I was profoundly moved and deeply shocked at the news of your Father's death.

He was one of China's truly great men and he played a leading and memorable par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He was also a truly good man, and you and your brother Billy can indeed be proud to have had such a man as your Father.

I share in your grief, as do countless others, but I also rejoice that China had such a man during the years of her great struggles and trial. The Republic is more firmly founded because of his selfsacrificing life and work.

With deepest sympathy to both yourself and Mae and also to your Mother, believe me.

most sincerely yours.  
G. A. Fitch

---

George Wu:

My sincere condolence.

Yksze

(一四七)

George Wu:

Our deepest condolence.

Fisher Francis Jimmy

---

George Wu:

My sincere condolence.

K. P.

---

Dear George:

It was with deep sorrow that I learned this afternoon of the death of your father.

Please accept my condolences over so great a loss.

Sincerely,

Ying.

## 七、香港追思會彙集哀輓文詞

陳誠

邦國耆賢，憂勤著績；隣省黃壤，追思無極。

俞鴻鈞

於穆先生，秉心塞淵；助商黨國，望重范韓。四海皆欽其德量，九域猶問其貌年。遭神州之板蕩，途海隅而播遷；乃收京之有日，忽騎箕而上天。世失坊表，國喪耆賢；緬懷風誼，有淚如泉。

王寵惠

勳商黨國，望重士林；清名令德，學世同欽。悲與鄰笛，痛感人琴；回思曩日，涕淚盈襟。

張群

勳業之盛，德量之優，實繼義哲，於今誰儔。暮年死別，邈矣千秋；我思良友，有淚難收。

何應欽

當代論才略，如君實少倫；風雲早開濟，黨國仗經綸。壯志期嘗膽，長眠竟不晨；九原若可作，彌念老成人。

張發奎

獻身革命，建樹不朽；志堅行篤，示範千秋。

陳濟棠

國喪元良。

余漢謀

功在黨國。

梁寒操

數月前燕北重遊，難忘永夜深談，何意竟成千古別；卅載間中原多故，最佩長期奮鬥，但悲不見九州同。

伍廷芳

六十年中大夢回，神州今有陸沉災；早知心病難求藥，敢謂春光故棄材。國難欲紓寸尚在，人生何苦念俱灰；魂招此日憑三戶，可趁歸師渡海來。

周埈年

黨國楷模。

李樹芬

行吟金石，固已卓如；以貞以幹，不釁不錮。天不慙遺，魂返太虛；臨風懷想，能勿歎歎。

李應生

梁木其顛。

徐季良

偉哉中山吳公，我黨我國之雄；早歲參加革命，追隨總理孫公。九江揭旗起義，憤示投筆從戎；同慶民國肇造，光復中華有功。袁氏竊位稱帝，又起討伐義軍；事後東渡日本，宣揚主義是從。北伐革命完成，出使東北建功；榮任上海市長，一意提倡航空。回粵出主省政，設施嘉惠工農；歷任中央要職，夙夜匪懈從公。推動國民外交，體察僑胞苦衷；一度駐節香港，爲國宣揚仁風。溫情熱愛待人，永銘僑胞心中；大難忽焉變色，赴臺追隨總統。出任元首資政，原期早觀反攻；不意心臟疾發，鞠躬盡瘁以終。嗚呼天不假年，痛失一代賢宗。

馮漢柱

吳公鐵城，嶺海英賢，鄉邦柱石；匡時奏績，遺愛在人。去冬臺島還真，香海朋儕集會追思，老成雖遠，典範猶存。謹成二截句藉誌哀思：

桑梓敬恭遺愛澤，中樞輔弼著機宜；畢生功業千秋在，一代耆勛百粵思。五嶺鍾靈有自來，謨猷黨國譽雄才；何堪大業艱難日，喪我元良最可哀。

謝伯昌

淵淵其行，穆穆其儀；豈弟君子，德音永熙。甘棠垂愛，靡有子遺；修文遺召，薄海同悲。

陳靜濤

霜松厲節，良玉潤身；殊勛在國，棠愛在民。歲厄龍蛇，老成遽謝；九州將同，倍念賢者。

林翼中

王陳當年早論功，晚來高義塞蒼穹；宣威定遠機歸國，化碧長弘遠表忠。赴節蹈仁輕水火，震風陵雨憶軒轅；遙望九點齊州在，晴爽真知鶴駕通。

張達

於維我公，薄海共崇；委身黨國，克盡厥忠。勛業彪炳，如仰衡嵩；世失賢節，愴痛何窮。

徐景唐

赫赫吳公，黨國之雄；追隨國父，烈偉功豐。蜚聲海外，僑衆所崇；天奪賢哲，悲愴無窮。

鄧龍光

薄海追思。

黃麟書

赫赫威聲，濯濯清風；正位居體，含章可貞。利物和義，與時偕行；革命有密，泰階九升。柔遠能通，萬邦咸寧；存神過化，維國之楨。

李煦賓

明德留聲。

古鼎華

博望乘車出塞時，精誠一片固藩籬；舌端却有回天力，身後長留報國思。公去楚才同敵帶，我愁髀肉益豐肌；海隅猶憶樽前語，熱淚潸然落酒卮。

馮次洪

名垂青史；

功在黨國。

錢永銘

志師來君叔，風儀裴令公；籌邊多碩望，開國有豐功。談笑疑猶昨，英靈夢倘通；雲霄嗟萬古，遺愛在江東。

易君左

鐵老去秋赴港診疾時，過予寓樓，談談至樂、泊予返臺，而公忽已長逝，痛故人之不見，展遺像而如生、援筆賦此，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牟大超

笑談遠憶數帆樓，千里嘉陵一望收；抗戰八年餘夢影，哲人其萎海東頭。四海溫情仰盛名，歲寒松柏益堅貞；遙知天上英靈護，羯鼓鼙鼓返玉京。

胡木蘭

廿載承擘教，知公唯我真；持身清似水，接物豁如春。令德垂千古，勳華第一人；愴懷思往事，無限意酸辛。

張瀾洲

大陸尚沉淪，未睹中興知有憾；典型同仰望，完成統一憶殊勦。

龍思鶴

兢兢吳公，爲國之英；贊翊革命，締結同盟。討袁護法，奇功早成；替衛羊石，七地不驚。單車出關，大難收平；服官滬粵，百姓以寧。講信修睦，練達備情；經邦論道，倚若長城。見危受命，更勵忠貞；鞠躬盡瘁，照耀汗青。

陳劍如

生死參疑信，驚悲祇剎那；同盟仍滿眼，天道謂伊何。血淚啼桑梓，腫腸悶黍禾；風寒鯤水上，一去不還歌。遽聞安息去，十架本同工；得果生非偶，歸榮願未空。城頭愁語鶴，海外斷征鴻；最是南行日，嚴疆論政中。豈惟東北大，吾亦愛吾僑；輕易珠崖棄，淒迷楚些招。身殲忠難在，邦瘁老成凋；往事徒追憶，寒泉帶酒澆。

伍蕃

殄瘁痛宗邦，緬經國緒綸，難得海濱等大老；

張之英

功業在富范之間，休休有容，屢以壯猷駭下走；

劉鞠可

年壽斬韓白而上，悠悠莫問，不教元老佐中興。

十年前有片面緣，香海重來，此情可待成追憶；

半月內喪二老者，天涯一慟，世事從今不願論。

香港追思會集哀挽文詞

一五一

烈烈吳公，吾黨之雄；以身許國，奮志從龍。歎歷中外，善政流風；尤文尤武，樽俎折衝。乃乘國鈞，優優有容；見危受命，靡辱鞠躬。民元回溯，燕京游踪；志同道合，患難相從。死生契闊，悲來從中；追思遺德，薄海欽崇。

李祿超

天降大任，器重九江；革命前導，響應武昌。黨政軍旅，輔翼中央；勤勞國事，世稱元良。外交內政，南方之強；豐功偉績，中山之光。與君同志，共事同鄉；宿聞星隕，後死悲傷。山頽木壞，中外愁腸；先生之德，山高水長。

李供林

吾邑特稱模範，憶曩時實施訓政，與君並列委員，何期歷劫桑榆，更分隔雲泥，地北天南傷久別；中原同感淒清，溯八年抗戰受降，轉瞬又遭赤族，正待救民水火，竟倏聽電耗，山頽木壞倍哀思。

趙超

大東北莫挽淪亡，為念易轍懲勛，遺憾應無忘佐命；一成旅尙能匡復，正賴運籌深算，耆英痛失舊參軍。

尹述賢

忍讓為國，竭志盡忠。

劉超 武中解

黨國元勳痛謝陶，蒼生霖雨感飄蕭；英靈氣壯河山復，人海憑欄革命潮。

何名澤

澤於吳公，少列門牆，長承陶淑，浮沉聲勢，建白毫無，黨國多艱，而我公忽已千古，值茲追思之會，勉成一律，以誌哀感：

當年陶育感生平，不待思維誤已傾；卅載德垣慚素抱，幾回臺島見衷誠。（旅臺還歸時，公於念舊懷鄉愛國傷時之感，出諸肺腑也。）每憶模範銘真賞，同為鄉邦哭老成；珠海門牆遙悵望，江流日夜有悲聲。

何紹琮

遺愛在鄉邦，南國化行思召伯；

大名垂黨籍，中樞開濟媿溫公。

唐惜分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在。

王亞明

鐵城先生之音容風範，和藹而隨和者也，其革命意志之堅強剛毅，則皎然如日月之永恒而不可移易。余於其生前，每與晤談，感觸之餘，輒憶及昔人所輯一聯曰：

壯思風飛，逸情雲上；

和光春滿，爽氣秋高。



管仲，以時之而未果，孰知竟弗及矣。

### 陳鐵庵

維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適我吳故實政憲北安曆之期，南海後學陳鐵庵參與是日僑港各界追思大會，爰致追思之詞曰：

於戲鐵老，維我贊勳。國父革命救國之師宗，其間討袁護法北伐抗日者；辛勞國事，執不為然而景從。彼於黨於政，夙夜匪懈，鞠躬盡瘁者；不顧職厥功，其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而以弘以毅者；寧不畏仰此亮節與高風。已矣哉，賢哲人兮，是天其不慈遺；嗟彼美之云亡兮，瞻國步之艱危；羌神州之未復兮，孰令吾儕以式微；痛匪共之竭張兮，茶毒華夏，枉導直尺者其誰與歸。於戲鐵老，靈爽來格兮，魂兮歸來。

### 任學明

少年曾記馬前文，去日何堪座上酬；卅載風雲嗟錯落，滄番信使謝殷勤。客中頻道歸來見，意外翻教別後聞；差幸渡河聲已起，中興時節敢忘君。

### 李建豐

訂交書鄙縱橫聲，處世新添鬼魅驚；季札何曾皮相誤，武陵常有袖中賢。空留百粵千鍾約，竟欠三臺一見緣；我已齊成興國頌，他朝携取到墳前。

### 陳家駒

回想當年共策勛，尤文尤武且肅勤；老成凋謝民憔悴，噩耗傳來不忍聞。

### 崔龍文恭

天降鞠謫於我國，蠻夷狄狄疊來撲；自宋迄今僅千年，金元清繼凌華族。天生豪傑衛吾邦，中山秀發鍾靈毓；孫公首出振華魂，吳公股肱輔弼篤。民國未幾基未牢，竊位項城憤大慾；帝制復辟辟紛爭，未嘗一日得寧局。天南開府護法成，參贊戎機勳業興；檀島星輅宜盛德，梓鄉琴案播清聲。五羊警政資謀劃，穗市民齊訟太平；黯黯風雲忽改色，珠江禍變生肘腋。推心置腹竟作仇，反顏瞋目相凌逼；公獨仗義憤填胸，救平禍亂展謀力。穩定大局不居功，奉命勞軍赴東北；北洋軍閥多醜態，感以至誠野心戢。屈子堅貞忽過謫，賈生才調蒙不直；黃鐘瓦釜世未分，砥礪瑜瑛當難識。幸逢元首日月明，洞達奇寬為反側；重掌帥符鎮遼瀋，熾燄薄浴化淳良。力為農民籌建設，驅除城市遠鄉村；增強家國精團練，調節人天首儲糧。東隣封豕貪婪已，一二八變乘時起；週旋戰陣守危城，日夕辛勞常不寐。折衝樽俎獲又安，薩護團圍無遠邇；至今歌頌滿春申，人人盛道吳公智。世變紛紛靡已時，家園重返謫邦畿；華南烽火連天起，粵北狼煙激地悲。守土宵分鬚髮白，携民心切淚如縈；八年艱苦回天日，強寇低頭喜上眉。方期安享和平樂，竹杖芒鞋朝五嶽；東門學種故侯瓜，西冷閒調處士鶴。人民未許試尊羹，朝廷肯令披寶箬；心欲閒時身未閒，外交重責紛寄托。重洋遠涉慰僑胞，披星戴月聽驚角；熱情溫語至感人，頑夫為廉懦夫覺。彼蒼尚未佑吾華，浩劫忽臨億萬家；國滅黃魂有難利，毒然赤嶺口如花。人多不察蒙其毒，邪說入腦如醉麻；智識分子亦如是，紛紛蠢蠢曷勝嗟。甚有身膺疆寄者，通電附和催下野；一朝投身入牢籠，罪名罄竹難盡寫。貴人挾資走美邦，禍可避兮責可卸；文人結舌陶言商，惟恐一言是非惹。嗚呼世道竟如斯，無怪農工盡受欺；歲寒松柏蒼顏顯，亂世眞儒勁節奇。鐵肩道義誰擔負，責任吳公毅不辭；臨危投命跨海峽，奮臂高呼舉世知。自由陣勢形成日，人類妖魔投首時；殘暴終非仁義敵，復國興邦已可期。公復四海率行旅，撫慰僑胞齊義舉；五洲感動盡傾心，光復宗邦互期許。義傳遠邇赴修文，未率王師復舊國；何事大功將告成，獨新一膽故國土。造化玄冥莫能明，我欲問天天不語。

### 黃朗正

建無限統一救世之功，畢世忠貞，正氣歌聲懷信國；

酒不盡憂國傷時之淚，滿胸伊鬱，端陽鼓咽哭靈筠。

黎青偉

一飯未酬恩，空懷知遇感；  
十方同帶戚，爲失老成心。

謝錫年

畢生革命，功高黨國，正待反攻完成，何期遽歸天國；  
處世仁愛，望重群倫，今方敬祭如在，定祐早復中原。

李惠堂

黨國中折一坤樞，體育圈去一保母。鐵老生平功業，人但知其率心力於黨國，而鮮知其對體育事蹟亦有殊勛，同道中藉其奮勵策勉，能底於大成者，指不勝屈，今值追思會在港舉行，書此以誌景仰，順表哀思。

陳克文

革命平生志，番番良士才；謀猷宣黨國，勛業著三臺。老成今萎謝，遠範永垂楷；廿年兼師友，我痛有餘哀。神州揚赤燄，在萬逾三載，王師今未出，何以慰公懷。

歐偉國

潮自排滿變政，以至反共抗俄，革命終其身，一貫勛勞光史冊；  
親及戰勝建成，並見功立名途，匡時完此志，九州底定慰忠貞。

鄧子健

畢生勛業，國史昭垂，一夕喪斯人，痛惜鄉邦傷大老；  
客歲言旋，山村枉顧，卅年真益友，那堪海角哭吾公。

周一志

我同吳先生的年紀，大約相差十六歲；在黨的資歷上，我是一個後輩。二十五年以來，我們時相遷徙，暢論一切，有時他對我說：小老弟，不要火氣太大；我們之間，也許可謂「忘年交」了。五年來的中國，中共佔據大陸，可謂天翻地覆之變，所有朋友們的立場及見解，頗多距離，交往的情形，自然成爲一道鴻溝了；吳先生身居臺灣，我雖居九龍鄉間，彼此不通音訊。我承認吳先生是一位聰明而熱情的人，長於交際，在國民政府二十多年政權中，他的功勛也不小，假定政府仍在大陸，他的政治生命，必定有所不同。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突然因心臟停止而逝世，對國家是一種損失，他不及看見復國中興，在天有靈，必然引爲恨事。中國事情，基本上並不悲觀，不過演變的過程萬分曲折，惜乎吳先生已無法參加這個艱苦的工作了。痛哉！

陳玉泉

嘉惠僑胞，半世勛名傳海外；  
調和國事，一生功業紀關東。

劉蔭蓀

粵東僑業紀孫勛，志切同心，回首前塵悲若夢；  
臺北遺言成永訣，緣慳一面，愴懷此日痛追思。

劉棟材

復國未成，同遭悲悼。

胡朝俊

節駐幾旬兵謀三度，嗟我當塗項禮奚從，記曾論廿四朝，混一寰區未嫌突起異軍，逆耳言忠言，深知相反相成，借鏡興亡承首肯；  
劍磨卅載銷鋒九州，問公故國月明何似，說是曉曉萬劫，大千世界終見同登彼岸，笑談關恨事，長使可歌可泣，揚鑒分合與聲符。

黎鐵漢

忠貞弘毅。

周游

竭智盡忠。

胡建人

助德俱隆。

袁帶

黨國仰耆勛，一生主義堅貞，讓烈光垂昭史乘；  
梓桑承熱誼，殫番河山劇變，腐稿悉勿託聯幃。

周演明

拯我於危。

陳伯旋

學貫中西，才兼文武，百年培植後賢，素仰相交肝膽布；  
父事中山，弟隨奉化，一旦傾危大厦，何堪摧折棟樑材。

黃華表

豐功炳在國家，曾經北定遼東，南安嶺嶠；  
一事應難瞑目，未見重光漢室，還於舊都。

陳伯莊

當孫哲生先生出任行政院長時，鐵老任副院長，鐵老問我俞大維如何人？我答：學問、見識、才能、都是第一流。後來，他們同事一兩月後，大維語我：吳鐵老極其聰明。又吳一飛嘗言：鐵老不論窮通靈順，氣概總是昂昂的。前年鐵老來港，談及一般問題，他說：第三勢力如要發生號召力量，他們要有他們的黃花崗才行。十餘年來，屢與鐵老縱談國事，他的胸襟見解，可惜都不便寫出來。鐵老實在是有革命性的男子，有服善心的君子，我希望

望將來史家注意到這一點。我曾疾言厲色責備過鐵老幾次，他的表現不獨是有容，而且的確是有服善心的。願筆書此，以爲追思紀念。

陳孝威

延陵之裔，南海之潮；地靈人傑，篤降英奇。黟公弱冠，投筆匡時；獻身革命，戰戰兢兢。入贊樞府，是琛是吝；出鎮封圻，以撫以綏；主持備收，勞之來之；中外啟歷，勛業昭垂。豈意碩德，天不慙遺；邦喪元老，民失導師。緬維家國，風雨凄其；海天遙誄，神其格思。

陳能方

志潔行堅，鞠躬盡瘁。

丘國維

正氣猶存。

鄭炳忠

黨國有棟樑，耿耿孤忠，垂老依然勤大政；  
春申留樽俎，鱗鱗亮節，匡時信不負平生。

孫滿 孫乾

永垂不朽。

呂煥銘

革命推翻滿清，具一世元勛資望；  
苦心調和國事，是平生大業成功。

孫毓陶

居憂我際不塗日，凶問無由哭寢門；兩代交深哀以慟，廿年知遇晚彌溫。心危東北言終驗，風舉勛勞道已尊；國步漸舒歸櫟路，奚煩楚些爲招魂。

馮百礪

資政吳鐵城先生，于民國七年，由夏威夷回穗，予亦適由菲律賓回，同寓於長堤東亞酒店，由是識面，偕同渡河，過大元帥府普謁報到，總理待以客禮，適任命吳君爲參軍，予爲參議，殷殷問僑情，此與吳君結識之初也。吳君在旅店，手一紫竹香烟管，長及咫，予甚愛之，吳君立舉以贈，性極豪邁；日常赴大元帥府參謁外，即促膝共話于旅館，覺吳君識識見遠，志大言大，予受益不少。至民十二，孫哲生爲廣州市長，予任總務科長，一廳六局公事往來，皆歸總務處理，吳君時任公安局長，因此，交往愈密，予甚佩其才氣縱橫，視爲畏友。但吳君所任多武事，予所任多文事，途徑遂分，而爲國則一，然吳執干戈衛國，出死入生，而予久事筆研間，功業上望塵弗及矣。民廿七主粵政時，遇張夷略華南，彼此遠難香江，吳君受命辦僑務，乃賃得亞細亞大廈三樓，作辦公處，設榮記商行，邀予共事，而同事中有孫仲瑛、鄧介民、鄧彥藻、陳慶雲、李思軒、鄭孝則諸君，相助爲運，嘗命予作通函，印寄各埠，鼓勵僑民爲國熱情；吳君更親走各埠，安撫慰問僑衆，形神交疲，心力弱而血壓高，且患輕微風濕症，臥床多日。民四一夏秋間，病更劇，予因赴臺過港，聞吳君到港就醫，訪之，傾瀉別況，並問病狀，而所思一與予同，輾轉詢服何藥，如何調運，予居臺月餘，比返，吳君病亦漸痊，返臺，不意又月餘而凶問猝至，不禁震悼！是日，午飯不能下咽，嗚呼傷哉！馬交同志乃開會追悼，予有輓語，今香江故舊又舉行追思會，因詳述吾二人交誼，及錄當日輓語以寄，嗚呼吳君之死，豈特吾儕失一良友而已哉，國家喪其元良，其損失之大，尤無算也。輓聯附錄：

病正相憐，香島問刀圭，一室晤言如昨日；  
天胡不弔，北臺沉斗宿，萬方多難哭斯人。

沈慧英

天不慈遺，邦之殄瘁，感念清魂，愴然舊誼。

鄧大璋

黨國干城。

黃深田

浩氣長存。

胡昌煥

九江起義，專制推翻，喋血捐軀，換取民國，香英齒德遠每能有幾；  
五年主政，肇創建樹，勵精圖治，翊造新猷，清瞻身名俱泰執如公。

黃令駒

卅載荷垂青，猶記誨言在耳。

千秋成永訣，那堪楚些招魂。

許衍重

霽月光風，元助高節；力竭股肱，志存稷契。天胡不遺，遽將棟折；隕涕海隅，永懷芳烈。

何振

起義江西，成功東北；革命精神，終始如一。

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理事長馮恒監事長吳九賢全體連監事同人

吳公鐵城，黨國之英。早年革命，推翻滿清；討袁護法，彪炳勛名；廣州應變，亂事救平；輔弼元首，卓絕堅貞；職掌黨政，遠播聲靈；僑胞愛戴，  
心正意誠。夙夜匪懈，國賴以興；抗俄反共，努力不停。二暨作享，公竟棄鯨；哲人其萎，儀範永生。

僑港膠鞋業職業總工會理事長郭玉屏九龍分會主任袁靜筠暨全體會員

黨國干城。

郭謝達

海外繫僑情，清苦未除難瞑目；

國中懷碩果，艱難過去最傷心。

區國良

攻錯多時尙故吾，鉛刀共冶愧同爐；淮王仙去餘雞犬，賴有題烏許濬塗。輕裘緩帶昔賢風，遺教心傳氣自雄；率使片言能易轍，千秋麟閣紀豐功。

趙孝忠

哲人其萎。

鄧詒章

今日復何時乎，噩耗傳來，遐邇親疎齊下淚；先生其竟去也，英靈宛在，晦明風雨有餘悲。

郭玉屏

鐵城先生，精神不朽；革命導師，工人保姆。

簡福祥

與型巍峨千古在，  
功勛昭著萬斯年。

陳松年

哲人已遠，追思在我心。

黃浣生

以毅以弘；

允文允武。

石繩琛

功在黨國。

陳本

復舉關上記從遊，寬厚待人，平居能獨樂其心，吾黨益推重洛陽君楚；反共聲中呼勝利，艱難轉國，大局當沉寔之會，蒼生方屬望江左夷吾。

鍾婉如

勁節丹心，天涯盡瘁，橫傾橫折，海角同悲。

（童年時嘗承 中山先生之介紹，獲識先生於廣州大本營，轉瞬廿載戰於茲矣。其間而上海、廣州、香港，都蒙指示抗日方針，華南婦女與青年因以增強其對國家民族之熱誠與行動，厥功至大。先生離世息勞，化作真如自在身，與天同壽，然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於臨風噴涕之餘，聊綴數言，用申蓋棺之論云耳。）

莫昌葵

勛名常留。

覃庶

公乃建國元勳，兼革命先進，何期反共抗俄大業將成，遽然撒手魂歸天府；我為中央舊屬，亦忠貞義民，此刻流離失所群黎待拯，不禁天聲淚向黃泉。

唐樹強

功垂黨國。

葉恭綽

馳驅黨國卅餘年，不避艱難護利權；光復山河應不日，反攻正賴策安全。蒙公識拔德難忘，知己感恩報未遑；今日參加追悼會，仰公遺像淚沾裳。

張劍影

南國星隕。

葉蔭民

功在黨國。

蘇張文華

孝思垂萬古，流芳餘百世。

鄭善猷

十載記追隨，吹噓每感春風力；  
一朝聞噩耗，支柱深嗟樑木摧。

蔣國光

國步艱危，赤匪未滅，大仇未報，壯志正鴻圖，誰料先生撒手；  
群情怒吼，反攻在即，河山在望，老成忽凋謝，尤增我輩傷心。

方德華

匪劍韓燈細柳營，卅年前轍記東征；南關蒙難渾無事，麟閣題功豈足榮。德服還寧完北鎮，政勳偏紐食南京；水深火熱神州劫，太息中原圯鐵城。

丘國珍

志繼中山，功昭黨國；星沉臺海，痛切神州。

李元炳

粉榆碩望，黨國元勛；克岐克嶷，允文允武。天方存慶，胡不慙遺；收京昭告，靈爽在茲。

甄春年

憶當年追隨國父，力行革命，推翻清廷，肇造中華民國，功勳彪炳，不朽英名光史冊；  
思今日緬懷故人，駿德克明，痛恨赤魔，誓黎傀儡政權，未遂壯志，何期遽爾喪元良。

柯景濂

助績著鄉邦，是為國豐儀，汾陽福澤；  
大名垂宇宙，有皋夔事業，韓柳文章。

伍燕昌

世變日亟，人事推遷，轉瞬之間，不勝感慨。回憶七年前，鐵丈六十壽辰既過，燕昌正爲主編開甲榮壽特刊，其時世界大戰結束，國家聲譽日高，全國人民皆抱無窮希望，而危險情形亦使人無限隱憂。鐵丈就在此七年歲月中，國家榮辱，生死關頭，勤勞盡瘁，去年多月以心臟病與世長辭矣。今年六月九日，旅港親友爲鐵丈開追思會，燕昌忝屬世交，既未能渡海會葬，感人生之無常，念良機之易逝。爰述所懷，以誌追思。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痛哉！

林仁超

隨護南天日，倏機折翼時；廿年餘教澤，風度補尋思。

李宗理

聰明厥賦厚天資，革命贊助是始基；黨國功勞同景仰，文章道德足堪師。討袁排滿功成昨，反共抗俄力濟時；臺北星沉悲薄海，東粵遙望展哀思。革命開端資運籌，推翻清室著微猷；名留漢族千秋史，民選中山百里侯。粵海申江曾主政，方壺蓬島遠仙遊；老成凋謝同深惜，國士重光孰與謀。

蘇民

抗俄反共著奇勛，春秋永祀弔忠魂。

利國藩

青史名留。

何輝

鞠躬盡瘁。

香港德明中學校長陳樹桓暨全體員生

黨國喪元良，僑港儒林齊痛哭；

海濱尊大老，聞風士庶盡歸心。

香港僑光中學校長孔憲航

治平第一，遺愛千秋。

香港梅芳中學校長陳鐵一 吳敏翹

經濟文章舉世驚，蕭曹千古並勳名；甘棠遺愛今猶在，雪涕天南望典型。

澳門崇實中學附屬小學梁彥武 梁惠林

爲黨爲國，鞠躬盡瘁；澤及僑胞，惠民福利；盛德難忘，追思不置。

澳門慈惠學校校長鄭晚生蔡德誠

助發昭著，耀粉扇風仰，嘉猷翊贊，中山勸種黃；

學額獻呈，作花供長延，遺澤永留，鏡海育青年。

聯義社香港分社同人

精神不死。



### 小廬同志社留港同人

敬事愛群，爲黨翼衆。

### 海外同志社同人

胞與爲懷，不忘在遠。

### 華僑協會澳門分會理事長馬君豪監事長馬文顯

我公遠行總道遺教，早歲擢實中樞，勤政愛民，況復頻年領導詳倫，四海歸心紆國難；母會仰仗先生創立，十載經營孤詣，睦鄰慈幼，太息今日首登隔世，三號揮淚哭元勛。

### 留港印尼僑聯會

大雅云亡，邦國殄瘁。

### 朱子範

隴府南疆地，桐鄉著令名；不墮睢刺日，猶聽鼓鼙聲。忍死紆籌策，投軀矢老成；幾回懷海國，淒絕哭旌旌。

### 鄭天健

琴堂侍筆愧鉛刀（民十，公爲香山縣長，下走爲秘書。）；草檄濠江氣尚豪（民十一，陳逆叛變，下走隨公走澳門，公旋奉命爲中路討賊軍總指揮，下走爲秘書。）；絕憶登樓共東指，松山鬱鬱旌旌旄。遂轉泥沉廿七年，舊時賓客散如烟；豈知鳳閣還相假（民卅七，公爲行政院副院長，下走爲秘書。）；日寫山公啓事箋。徐蚌諸軍未解圍，隨風烏鵲亦南飛（隨公由京飛穗。）；雲中回首江如練，虎踞龍蟠事已非。執手香江痛陸沈，還聞壯語似雷音；終憑倒海移山力，一慰中原父老心。年年憂國終成幻，忽報騎鯨下大荒；一事知公難瞑目，九州未復海茫茫。高節元勳實堪憐，志丹存契已千秋；風前危涕寧私勸，滿目江山滿目愁。

### 七二優異林警現

責任未已，鄉黨爲重，子又追隨總理于天國，必仍須繼續努力。

### 馮海朝

維我吳公，本黨之英；革命救國，夙建殊勛。穗長公安，刷新警政；追任法委，東北勞軍。籌持黨務，厥功告成；出長滬市，深得民心。回主粵政，庶績叢脞；躬身內閣，竭贊中樞。抗戰軍起，宣慰僑胞；親駐香江，輔導工運。大隨易手，棲臺資政；正昇榮才，匡濟時艱。天不假年，積勞疾終；薄海悼惜，痛失斯賢。謹爲蕪詞，彰紀前勛；用表追思，藉昭後人。

### 羅香林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留存」（新約提摩太後書六至八節）。

### 金湛霖

摩頂識聖童，壬寅年薄游匡廬，奄忽落落晨星，主於君家情在眼；事功徧華夏，黃鶴堂重依召蔭，乍見疎疎庭樹，淒然臺省賦招魂。

鄧剛

談笑定遼東，赫赫勳名垂宇宙；  
息勞歸樂國，煌煌旌表足千秋。

麥震甫

制憲昔追隨，多公慮患百年，能爲生民立命；  
慰僑會滯止，虧我緣慳一面，空懷去國憂思。

曾復明

病失銀丸力，天何奪此君；國家多難日，風雨八方雲。  
史乘光千古，衣冠哭此墳；一尊遙相酌，春草自騰芬。

郭上庾

星落臺灣冷，  
霜還粵海寒。

徐亨

勳華史冊。

周天民

舊侶憶同盟，何堪破碎河山，垂老尙揮憂國淚；  
大名應不朽，留取忠貞勳業，千秋如見故人心。

馬義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林介眉

獻身黨國早馳驅，羞世勳名重一時；故里甘棠歌勿伐，異方僑梓愛無差。  
政施穗穗遷維危局，軍勞遼陽息禍機；天不慈遺斯一老，那堪回首弔豐碑。

梁德公

繼齡革命，起義九江；討袁護法，無役不當。折衝樽俎，完成統一，聲衛廣州，枚平叛逆。  
抗倭禦侮，反共驅俄；一心一德，有終有初。竭其股肱，死而後已；忠貞偉業，照耀寰宇。緬懷賢哲，德音不忘；精靈永在，萬世流芳。

陳德昭

哲人其萎。

吳肇鍾

風雨乾坤黯，斯人嘆溘然；思仍東北展，心祇國家懸。  
疾病磨高壽，烽烟急大川；菖蒲香與薦，杯酒達重泉。

蔡鶴朋

當國著勳猷，溯當年粵海申江動治爲勞，曾是蜚聲桑梓。  
中原正浩劫，念此日蒼生黎庶倒懸待解，忍教撒手蓬萊。

呂哲公

天地鍾靈產異才，同盟建國實枚枚；中流砥柱精忠類，大局經綸本末賅。君已勛名垂竹帛，我偏事業委蒿萊；神交卅載驚長別，回首公私不盡哀。  
聚散由來似梗萍，在朝在野各行行；艱時莫補傷針砭，國事能匡仰旆旌。方冀紅羊更劫運，會當皓首續詩盟；奈何遽赴修文召，隣笛驚聞淚暗傾。

鄭通甫

公家縣家，我隨紹學區中，此後京滬渝韶示範華模，一是協恭鄉國事；  
基聚滄陽，業用宏圖宇內，那堪黨國軍政山頽木壞，同聲痛哭老成人。

香港海軍船塢覺群機業職工會

氣壯山河。

香港中山僑商會同人

巍巍吳公、表表人英、靈鍾五桂、系顯延陵、功高黨國、績著賢聲、胡天不弔、殞此忠貞、悲叩薄海、痛謝老成、英靈未泯、默祐中興、梓桑誼切、  
願鑒微誠。

陶桂林

天不慈遺，鐵老之歿，識者均悲懷不能自抑！蓋其爲人，大氣磅礴，有昔賢黃叔度之風範，所謂不見叔度，鄭吾復生者是也。茲承香港追思會徵文於  
予，因拈題如右，所以怨天，亦實有邦國殄瘁之感！所望我輩後死者，共承鐵老之遺志，以同濟國家於富強康樂之域，是則鐵老形骸雖非，而精神永  
生！此當爲追思發起諸公之微意乎。

葉開燦

渡河留守三呼壯，  
零淚蒼生半壁憂。

劉子清

爲天下慟。

梁雨平

名傳中外。

潘應堃

於戲先生，吾黨先德；爲國宣勞，不遺餘力。偉績豐功，史不勝述；指揮若定，無嫌稷契。

方乃斌

沁園春悼吳鐵城先生：維我元良，卓絕堅貞，生氣凜然。憶中原統一，繫乎東北，群雄向化，端賴周旋。廣播三民，飄揚黨幟，河北當時頓改觀。遙  
七七，更中樞翊贊，經緯萬千。華僑夙仰高賢，似鐵般千城道義驚。看昔年滬市，羣歌尙在；于今羊石，遺愛猶存。世變傷心，風霜聚聚，爲國宣猷

百歲壽。蓬瀛上，讓延陵二老，相率成仙。（吳稚暉先生先公一月而卒）

黃煥新

山河變亂展奔波，事業功勳水不磨；東北早知中國大，安危尤繫九州多。少從江右曾遷鼎，老去臺灣尚枕戈；十四年前相聚處，今朝庭露竟悲歌。

鄭源深

國喪元良，  
倚失導師。

沈毅

近數名流，緬懷黨國賢勞，曾記推袁延沈約；  
遠聞訃告，太息邦家殄瘁，偶因薦賈識吳公。

呂治國

黨國干城。

陳慕貞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趙漢一

黨弱元勳，國失干城；僑民領袖，吾哀哲人。

林伯雅

勝利前西城遠征，猶記壯語贈行，故鄉情幾句聞話裏；  
復員後南京隨仕，每欽片言解困，天下事撫掌談笑中。

梁衡平

賢賢共悼。

尹斯安

獻身黨國功難名，憶昔制憲首都，忝列同寅聆偉論；  
裨益僑民德不朽，看今追思香島，竟從異地動哀情。

歐陽鍾 葉有成

無我無私宏揚主義，革命畢生，完全服務大眾；  
爲國爲黨一片丹心，鞠躬盡瘁，總是羣衛中華。

伍小璞

薄海同悲。

李恩榮

國家柱石，社會棟樑。

吳熙文

我公畢生，黨國倚庇；東北之行，功勳無既；救平亂事，不知凡幾。上天棄祐，哲人先萎；楨樑遽，萬民失寄。

黃君復

大名垂宇宙，

德望冠鄉邦。

羅桂芳

啓鼎開元，玲瓏八面；

鞠躬盡瘁，了結一生。

了中江 丁燕石

追思先生，欲哭無淚，化悲憤爲力量，光復神州，以慰先生之靈。

林世恩

板蕩著松堅，歷仗賢勞，共仰宗風承季扎；

棠歌興梓里，旬宣德化，人將位業媲虞翻。

陸桂芳

懿歟先生，吾黨柱石；竭智盡忠，爲國努力。宏濟艱難，共見偉蹟；革命成功，何愧稷契。

譚卓勳

憲憲令德，勛華卓犖；濟世匡時，功垂黨國。血熱心丹，浩氣磅礴；哲萎星沉，痛哉先覺。

張百川

鐵老之喪，邦國之厄，梓桑之痛也。今夏香江朋儕集會追思，勉成一律，以誌哀感：哭公無語更無詞，此日追思淚暗滋；畢生黨國忠貞處，幾度鄉邦

費力持。一老不遺天莫測，百身能贖幾何辭；胡塵未淨天良遠，薄海同仇五嶺悲。

楊繼芬

偉哉吳公，黨國柱石；長粵滬市，愛民若赤。淞滬抗日，樽俎折衝；遠慮深謀；高擲遠瞻。繼長海外，華僑風從；熱誠宣慰，體國公忠。翼贊中樞，

和洽萬邦；赤禍橫流，忠貞不貳。夙夜憂勤，力圖建樹；反攻復國，此志不懈。昊天不弔，老成遽逝；精靈不昧，每懷垂涕。

李傳唐

是民族俊傑，是黨國元勳。

邵鏡人

政海騰聲濟時有方冊載炳爲革命；

議壇論事補天無術三年碌碌愧同遊。

麥孔禮

爲黨國，爲家鄉，三十年餘提示憑公，往事不堪回首；  
言工兵，言政警，千秋史策積勛可考，來茲難緬赤心。

陳魯慎

黨國柱石，儒業導師；艱危世運，益切瞻依。胡天不弔，遽喪勳耆；追懷碩德，八表同悲。

何惠民 陳佐仁

維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九日，爲 吳故委員鐵城追思會之期，惠民等謹，以清齋香花，致祭於 吳公之靈，爰爲文以弔之，其辭曰：幼承賢哲，負笈東洋；還清末葉，起義九江。推翻專制，響應武昌；討袁之後，仰命檀香。整頓警政，制度改良；出長滬市，執掌莫違。獻獻令德，有勇知方；立法行政，多所贊襄。擇節壇坫，維時騰揚；奉使宣慰，發揚國光。反共抗俄，振臂八荒；鞠躬盡瘁，追思神傷。魂有靈兮，來祀來嘗；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鄧晴隆

黨的柱石，國之長成。巍巍勳業，俎豆斯馨。

林耀寬

何堪黨國失賢良，客裏驚聞淚兩行；天地留公竟去河山還，我我空忙。宏謨尙憶追隨際，薄海應爲凋謝傷；千古名言論東北，發人深省最心長。

李伯倫

神州民物久沈淪，指日澄清，端賴謀猷恢大陸；  
黨國勳耆忽凋謝，臨風憑弔，弔同傷匡復失干城。

高明邦

吳公鐵城之喪，海內外同人深哀悼，明邦隨侍多年，迭經喪亂，眷戀不忘，尤爲悲慟。港中故舊開會追思，瞻望靈爽，更不知涕淚之何從也。爰書一絕，以誌哀悼；國家多難喪元良，薄海同悲我倍傷；廿載追隨感知遇，愧無史筆聞幽香。

鄭子頤

革命導師。

湯炎光

痛失完人。

章家佐

橫梗摧折至堪哀、大業中興仗偉才、我自滿懷家國恨、一勝遺像一低徊。

張榮光

黨國干城。

黎國培

功在黨國。

林運銘 曹孟強 莊啓烈 歐裔明 林志君 鄭瑞珩 張榮健 王紹章 梁本澄 王紹通 林業善 嚴詩成 麥樹榮 黃世全 韓偉衡 林慶澤  
張啓端 何 允 蒙仲山 陳師尹 廖桂清 盧宗敏 曾拔群 范少階 司徒蔭 李敬文 區伯端 韓汝智 李寶豐 王德勝 趙華棟 羅星如  
阮功炳 馮建祚 趙鼎勳 歐陽鐘 馮子直 陳啓正 黃廣強 梁 蘇 潘德祥 陳有恒 蕭紹綱 劉鏡城 何華文 劉禹卓 溫國光 黃冠賓  
黃 華 周耀東 林見明 黃居堃 葉浩霖 張劍魂 蔡 常 劉治鑑 彭邑周 毛兆乾 梁蔭廣 黃翠珍  
痛失良師。

何福 鄭宏柏 黃劍白 葉汝明 楊正邦  
東海趙玄蹤，不爲蒼生愁乙老；  
南山空仰望，猶留偉業式千秋。

廣大學院院長黃毅芸

鄉之碩望，國之元功；旬宣輔弼，布漢龍鴻。東都既過，獻替彌隆，惟茲黃髮，耿耿精忠。生聚方盛，九州未同；天奪何速，永闕幽宮。聲昭昭告，六月車攻；禹甸重光，靈其毋怙。

珠海書院全體員生

其饒不忘，正是回國。

香港大同中學仿林中學 同濟中學 西南中學 知行中學 培英中學 華僑中學 壽山中學 德明中學 廣大中學 嶺英中學 嶺東中學  
開府南疆記昔年，去思遺愛兩燦然；絕世變饒三事，許有人歌戴二天。實志應難離爲慟，樂博弓劍史能傳；遼東化鶴歸來日，較左依稀酌酒泉。

廣僑書院全體員生

薄陽射龍，先贊革命；追隨 國父，翼黨規政。民賦宰官，賢於類聘；家國艱鉅，克任儼儼。李德鍾氣，外柔內勁；篤志聖功，蒙以養正。既食邦危，復蘇民病；羊碑召棠，諒辭祇敬。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

民胞物與，在遠不遺。

儒港漁船工友總會

永昭青史。

中山旅澳同鄉聯誼會

痛失良師。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理事長吳文廣

山頽木稼。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

紆策廟堂，久著勛猷昭史乘；

香港追思會彙集哀挽文詞

素懷遠域，猶垂髮範在人寰。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監事長吳光庭  
乘鶴騎箕。

鄒氏宗親會理事長鄒蕃昌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華林西河堂總會主席林賜明

翊贊革命，勞苦功高；率心黨國，旦夕持接。完成統一，有賴宏箱；以弘以毅，鐵嶺之豪。職任副揆，明謀睿智；折衝樽俎，才名溢美。宣慰僑胞，廣同仁被；蔚然人傑，精神不死。

廣東省留澳新聞界聯誼會

功垂民國史，聲蜚海內外。

香港中南日報同人

鞠躬盡瘁。

中山新聞通訊社

痛失干城。

世界日報鄭樹棠謝德生

黨之健者，國之完人。

中山之聲出版社彭汪洋

一老南天竟不遠，剖心報國情誰知：九州未復空歸夢，萬口埋愁有痛詞；忍向茂陵尋舊稿，但歌楚些寄哀思、中山泉壤如相見，莫再當年說所期。

集成圖書公司

功在黨國。

中國國民黨前港澳總支部香港第一分部同人

黨務箱中樞，撒手難忘提命日；

魔氛靖故國，傷心無共步趨時。

中央各軍校同學海外青年聯誼總會

功在黨國。

黃吹翼

憲憲令德，大哉汪洋；聲臨天地，道學衆長。當機明敏，治平所向；言無極，弔此元良。



## 八、澳門追悼會彙集哀輓文詞

旅澳各界僑胞追悼吳鐵城先生大會

我公爲國父嫡系，革命中堅，才堪比美六韜，使轍易藩陽，政績光留青史；  
當局正風雨同舟，兵車載道，天不慈遺一老，竟捐軀臺北，招魂淚灑黃花。

華僑協會澳門分會

我公奉行總理遺教，早歲躬贊受樞，勤政愛民，沉復頻年領導群僑，四海聯心紓國難；  
母會仰仗先生創立，十載經營孤詣，睦鄰慈幼，太息今日肯容隔世，三號揮淚哭元勳。

澳門中華自由教師聯合會

執戈從革命，尤獲僑胞，炳炳具奇勳，顧天不遺二老；  
秉鐸覺斯民，每懷有道，哀哀聞流涕，同人淚落千行。

聯誼社澳門分社

効忠黨國四十寒暑，無限辛勞，大功聿昭，永光歷史；  
致力革命半百春秋，不避水火，中興有待，同哭元良。

容有略

大陸正翹瞻旌旆，國待重光，何期元老云亡，執紼未遑揮熱淚；  
致我公會服務桑梓，碑留去思，此日處堂學步，嗚琴深願踵前修。

盧怡若、盧榮錫

數十年作革命前鋒，黨國早著賢勞，羨當代皆稱元老；  
四五載悲沉淪大陸，鼓鑪正思將帥，惜中樞遽折良材。

中山同鄉會

問黨國元勳有幾人，何期一月內我公繼稚老歸真，當時台府舉喪，黨國棟樑再遭挫折；  
數中山俊傑無多士，豈意廿年來總理與少翁作古。今日鏡湖追悼，中山桑梓又哭先生。

中國國民黨中山縣黨部

是我黨棟樑，是我邦柱石，方期頤享遐齡，明年救敵除奸，重建新中國；  
有賢師豐度，有基督慈悲，遽爾訣別晚輩，他日質疑問義，又少一先生。

台山同鄉會

海宇待澄清，正期克難臺灣，噩耗傳來，長使英雄齊墮淚；

澳門追悼會彙集哀文詞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人天成契濶，聯合獻芻蕘，精靈永在，重光國土再招魂。

廣東流澳難胞同鄉聯誼會

勳績憶封疆，政事成功，早爲國家資砥柱；  
威名著籌策，內安外攘，何堪風雨哭斯文。

華僑救國總會澳門辦事處

仰先生爲黨國元勳，迭任巨艱，恨昊天遽喪斯人，大陸沉淪悲此去；  
願後死作干城，義士維持正理，衛社稷驅除共匪，神州早復慰將來。

澳門四邑同鄉會

黃巢入洛，割據據燕，風雨黯神州，正資賢良扶世運；  
張良輔漢，蕭何說楚，功勳留史乘，追溯耆碩倍心傾。

廣東省公職人員聯誼會

卅載奔走，黨國辛勞，於今共匪披猖，戡亂八荒願未遂；  
一朝違和，蓬萊歸隱，明茂黃龍痛飲，澄清六合恨當平。

澳門中華自由工會

大雅云亡，西州抱慟；  
老成凋謝，北海祭思。

澳門華人機器總工會

金箭國東傳，將官大陸反攻，已逐胡騎去遠；  
玉棺臺北厝，倘念衆人追悼，休教侯嶺鶴歸先。

澳門工團總會整理委員會

是僑民領袖，黨國元勳，懋績碩籌垂萬古；  
爲我輩導師，革命先進，嘉言景行足千秋。

澳門酒樓茶室職業公會，西業綢包自由工會

畢生爲黨國馳驅，靈爽獨懸孤月朗；  
大業留史乘光耀，旅魂應駕玉雲飛。

中國旅澳青年互助會

爲僑胞保姆，爲群衆導師，華夏凌夷，流寇方張思長者；  
是黨國元勳，是嶺嶠物望，邦家多難，老成凋謝慟斯人。

澳門炮竹自由工會鞋業自由工會 呵聯少獅體育會

僑衆賴助扶，痛矣！功尚未成人已渺；  
河山猶待復，嗟乎！靈如不爽鬼當雄。

中國留澳河國軍集中營全體官兵  
黃元首抵奠中原，一代勳功留黨國；  
痛哲人陪傳鏡海，千古愴懷仰典型。

澳門石業自由工會

黨國喪耆英，曷勝哀悼；  
僑民懷德澤，同賦招魂。

中央軍校特別班留港澳全體同學

地慘天愁，黨國同悲傷柱石；  
山頹日晦，吾儕共痛失導師。

古玩什架業自由工會

珠海淵沒，鐵城磐嶺，靈氣所幸，乃誕我公。克岐克嶷，矢孝矢忠，早隨國父，風虎雲龍。政績漸著，百僚景從，抗日機亂，並作前鋒。收京未報，歸神闕宮，四海同悼，互盡遺容。淞江爲位，涕咽流東，追悼會啓，同伸仰宗。願鑒衆悃，雷驚威風，反攻迅克，滌彼腥紅。澄清寰宇，殲厥元兇，以鞏民國，以進大同。嗚呼哀哉。

羣力刊社

三年改造吾黨維新，邦國仗賢豪，一代文章騰北斗；  
萬里驚聞斯人作古，山河悲破碎，八方風雨哭南天。

澳門小販工商聯合總會

國事正燭瞎，何圖泰岳傾頽，痛失千城持大局；  
共禍猶彌紙，豈意哲人萎謝，誰當砥柱挽狂瀾。

澳門聯義體育會陳成賢全體同人

建立共和，完成統一，國事正艱心慘怛；  
肇始中興，忽喪元老，僑胞無主淚汎瀾。

澳門建築商會全體同人

愛國精神，僑胞景仰；  
忠義肝膽，浩氣長存。

澳門西樵同鄉會理監事暨全體同人  
黨國賴扶持，天道難知，此際遽摧元老；

澳門追悼會彙集哀文詞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一七二

王師招喚渡，人心思復，幾時還我河山。

美洲中國同盟會流亡澳門難胞總會

當代一人，是潞國豐儀汾陽福澤；

大名千古，有景陵事業韓柳文章。

青年書局同人

爲軍國行政治軍，歷膺大任，信一代賢豪，勳業早光青史葉；

導僑民協心同力，推吳鴻圖，誠中流柱石，嘉名且見路人碑。

澳門茶居粥粉麵飯餅業自由工會

忠節仰儀型，勁草疾風留美譽；

英靈同國祚，斬荆浴日復河山。

澳門香業職業自由工會

勳業垂遠，畢生致力助黨國；

九泉遺恨，沒世未見復中原。

澳門世界日報

亮節凜冰霜，至計未竣攀轡去；

傷懷驚宇宙，同寅公奠迓魂歸。

澳門工團總會同人

服膺主義，遺愛在民，月冷荒山，長者已隨黃鶴去；

領導僑胞，以身許國，雲低野渡，同人遙望素車還。

潮州同鄉會瓜菜農自由工會

是僑民領袖，黨國元勳，懋績碩綱垂萬古；

爲吾輩導師，革命先進，嘉言景行足千秋。

中山旅澳同鄉聯誼會同人

建國奏奇勳，助革命，誅共匪，決策方殷，一旦長辭，遽然英魂歸天闕；

經邦懷遠志，操警政，衛桑梓，感恩知遇，今朝永訣，難禁涕淚灑江濱。

澳門音樂職業工會

先生爲國宣勞，堪稱柱石；

後死承公遺志，冀挽狂瀾。

中華婦女會全體理監事

黨失碩彥，國喪賢良，差幸遺澤長留，繼志助時同努力；  
德炳日星，功高河嶽，遽竟老成凋謝，臨風隕涕有餘哀。

友聯體育總會同人

立德立言立功，千古英名長不朽；  
有志有爲有守，一生政績自重昭。

粵海學院院長馮漢樹賢全體員生

尤武尤文，名留國史；  
必恭必敬，澤被群庠。

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賢全體員生

造化有盈虛，相逢國父於蒼穹，輔世匡時，寸心已向人間盡；  
乾坤觀制復，誓秉我公之遺志，扶危定亂，陽氣應從海外回。

仿林中學校長朱權賢全體員生

從國父，助總統，獻身革命，智勇忠勤，舉凡推翻帝制，易幟遼東，折衝上海，屏藩百粵，聲榮大端，無不卓著鴻猷，如此彪炳事功，允稱南天柱石。  
匡時艱，挽狂瀾，贊助中樞，和平寬厚，尤以砥礪官箴，探求民隱，宣撫僑胞，伸張正義，彰彰偉績，且見良讓碩訓，于今長留浩氣，何殊萬古清忠。

中山中學校長陳德和

翊贊樞樞，元老模猷垂黨國；  
折衝樽俎，先生風範著友邦。

澳門慈惠學校校長蔡德誠賢全體員生

黨國崇勳，召伯甘棠留美蔭；  
几筵陪盛祭，徐孺生芻愧彌恭。

香港德明中學校長陳樹庚

黨國喪元勳，一老不遺，豈獨儒林齊滌淚；  
海濱懷碩德，萬方多難，且從媽港賦招魂。

崇實中學梁彥武 梁惠霖

海宇震動名，際茲外患頻仍，正待匡時安社稷；  
中樞思輔弼，當此內憂迭至，誰堪定亂挽乾坤。

澳門崇新小學全體員生

爲華僑導師，爲總裁特使，常易同胞齊復國；

是先生遺德，是蒼天昏暝，不留元老看中興。

李大超 李秉碩

黨國著功勳，紀當年揭曉轉清，駐節遼東，大計輔戎機，建白珠海申江，馳騁新邊蜀道，金陵決策，寶島宏規，晨夕仰瞻天下事；山河仍破碎，痛今日堅子恣睢，老成凋謝，中懷滿悽惻，低徊昏燈客館，惆悵冷月寒溝，魂夢依稀，耳語隱約，餘生難領老人言。

李供林

吾邑特稱模範，憶曩時實施訓政，與君並列委員，何堪歷劫滄桑，更分隔雲泥，地北天南傷久別；中樞深假艱危，數八年抗戰受降，轉眼又遭易手，正待救民水火，乃聽聞噩電，山積木壤倍哀思。

李震濂詩

昨悼完人吳稚暉，又哀鐵老遽西歸，邑侯首選居膺任，東北易旗勞豈微，嘗聞一二八之後，立下遺言死守滬，但惜張巡志未酬，名歸蔣蔡恨千古，羊城聚守詎公罪，港澳總支有微勞，可恨華南光復日，不予優缺賞功高。

徐學傳

史冊應登元勳傳，鄉閭頓失老成型。

譚卓勳

扎之賢才，起之勇略，玠之彪炳功名，一死黨中大損失；文能經邦，武能定國，德能愛護僑衆，萬人海外哭先生。

孫寬陶

知遇竟難酬，雲海有情應化淚；心期方默許，夕陽已墜更何言。

李寶田 鄧勝隆 何心源

國史留名，紀念元老；

濠汀開會，追悼偉人。

葉向榮 王紹通

在黨國是元勳，立業建功，長留青史；悲同胞罹浩劫，拯民戡亂，痛失英豪。

李江

黨國著忠貞，秋肅疾風懷勁草；

靈昭扶長祚，雷收霽雨肇中華。

李伯顏 吳弼臣 潘偉乾 譚鐵麟

是國民黨元老，是澳協會導師，生榮死哀，當無遺憾；  
於政治家損賢，於大中莖失士，勛名功業，長在人間。

李守一

革命四十四，已成其志；  
華僑一千萬，同惜斯人。

王杰 謝德生 鄭樹棠

助功史職銓，當年越海吳江，利國福民多湛澤；  
樞輔臺島盾，此日中山濠澳，思賢追懿存馨香。

葉淦泉 吳仲謀 吳之廉 陳卓氏

畢世率三民，護黨忠公，陸降精靈隨總理；  
卅年勛大績，激亂建國，澄清污黷剿群奸。

張百川

名濟宰輔，澤遍扮檢，不唯勳業經綸成推物重；  
譽著黨中，聲華海外，卽論襟懷豐範長繫人思。

葉恭信

平生亮節挺寒松，主義宗三民，立德立功立言，日星不朽；  
此後遺文滋露草，招魂同一食，在上在傍在右，雲霧腰膺。

譚冠之

無限傷心悲舊侶；  
兩行悽淚悼丹公。

梁慶年

負濟世宏才，許黨以身，有功於國，有功於民，卓著千秋偉業；  
綜生平政績，大書其事，或布在方，或布在策，留傳萬古盛名。

李鏡湖

懋功在國，遺愛在民，百千萬僑戶謳歌，竹帛旂常名不朽；  
吾黨之師，桑梓之彥，三十載感恩知遇，香江鏡海淚同深。

梁垂閣、徐偉卿

天方祚漢喪元勳，傷哉！吾粵人才弱一個；  
義不帝秦欽志士，苦矣！中原父老望三軍。

劉天翊

出爲方叔，入爲名公，一代元勳天所賦；  
澤在僑胞，功在黨國，千秋事蹟史必書。

程一鳴

功昭黨國，名重鄉都，同聚已多年，久仰潛德幽光，令譽早馳謝衆口，  
聞疾臺中，旋航異地，別來曾幾日，駭悉老成凋謝，悼公應矢繼遺言。

胡友椿

十餘載追隨，獻身黨國，領導僑胞，何期寶島仙遊，遽失南天一柱；  
六七年遠別，溯跡海隅，團結同志，祇恨中原亂寇，誓教故土重光。

歐帝琰 劉紫垣

以禮傳家，以道傳子；  
其功在國，其德在民。

蕭真兆

黨國大星沉，計報濠江增慘淡；  
家鄉寒雨襲，耗傳岐海倍悲哀。

朱瑞石

公贊中樞已多年，德被黔黎，回溯生平政績，萬古名留，珠海泱泱棠蔭在；  
我離寶島纔兩日，驚聞噩耗，緬懷卅載相知，一朝永訣，雲天寂寂暗神傷。

袁瑞庭

論革命殊勳，保持亮節高風，不失帥府倚爲肱股；  
痛昔容遽杳，遙獻香花清酒，那堪故國如許支離。

古 譚

謀國以忠，衆所共仰；  
鞠躬盡瘁，誼海同悲。

蔡文軒

大地遍雲霧，南極晦冥星不見；  
老成凋謝，蓬山縹緲澤長留。

麥孔楨

爲黨國，爲家鄉，提示憑公，三十餘年，往事不堪回首；



言工兵，言警政，積勛可考，一朝棄世，來茲誰繼赤心。

鄭逸雄 劉萬章

戴士未還，哲人其萎；  
海天悵望，寰宇同悲。

譚 森

努力一生，功在黨國；  
含哀舉主，足見人心。

盧怡若、盧榮錫

數十年作革命前鋒，黨國早著賢勞，羨當代皆稱元老；  
四五載悲沉淪大陸，鼓鑒正思將帥，惜中興遽折良材。

馮百謨

病正相憐，香島問刀圭，一室晤言如昨日；  
天胡不弔，北台沈斗宿，萬方多難哭斯人。

戴 立

功垂黨國，譽滿遐荒，魯殿圯靈光，老成凋喪；  
義重故交，德昭後世，杜陵悲落月，矢雅云亡。



# 賻贈祭獻

## 一、祭、幛

陳能才 樂篤周 何學林 黃珍吾 尹仲容 關漢濤 賀其金 周賢頌 丘秉敏 邵麗榜 周君亮 唐季珊 石志泉  
石鳳翔 顧儉德 張仁滔 蔡愛仁 呂成

## 二、花、圈

總統暨夫人 林德甫 李清注 李仁義 林景現 張鳳蘭 趙沛鴻 劉西蝶 陳岳輝 陳國旗趙明珠 林玉葉  
張名宗 蔡和安 張瑞生 蘇孝先 梁四箴 馬秋至 蔡俊彬 張榮光黃 流 林福來 N. B. JACOBS. EOSA TRAI  
I. ROBERT BOST. 林頂立 羅萬俾 英國遠東軍事學校 在臺全體同學 富綱侯 施季官 陳納德 陳香梅 時壽彭  
中國廣播公司全體同人 蔣鼎文 翁澤民 陳其 甘家璧 盧德 薛岳 周宏濤 谷鳳翔 謝東閣 張其昀  
張伯華 張道藩 董顯光 羅學濂 吳道一 曾虛白 王新衡 王鍾 歐陽駒 歐陽萬里 張心洽 阮德標 陳才英  
鄧桂堂 郭永威 賈新保 葉潮中 東雲章 香灼瑞 余鳴傳 陳桂板 皮作瓊 陶桂林 朱家驊 國立暨南大學同學會  
汪竹一 任覺五 汪祖華 劉瑞恒 周象賢 查石村 菲律賓大甲 華日報駐臺辦事處 趙葆全 黃通 吳金聘  
中國農民銀行董事監察 菲律賓實德堂 中國農民銀行全體同人 丁順寶 鄒傑夫 潘劭昂 陳希平 中華國樂團 周世恩 袁國樞  
陳誠 黃鎮球 毛騰霄 菲律賓駐華公使艾德華夫婦 傅良駿 季源溥 王華航 錢思亮 黃紹章 陳仙洲 蔣堅忍  
王華 僑港粵籍新聞界同國致敬團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 華僑協會總會 馮自由 吳惠平 汪仲讓  
梁子衡 李穆堂 李菊休 董世芳 李之衍 趙雅慶 諸季甫 蔣賜福 梅友卓 中央信託局全體員工 邵毓麟 向前  
黃朝琴 張叔良 陳清文 東西影業社 黃國書 黃仲榆 陳秉鐸 張彼德 唐際清 錢大鈞 陳訓念 周兆棠  
胡健中 葉公超 王叔銘 胡慶育 徐康良 時昭瀾 徐煥昇 楊若安 唐傳宗 俞叔平 羅克典 楊清 李嘉隆  
徐觀餘 吳開先 梁顯明 陳瑞甫 龐松舟 陳長桐 陳良 陳恭藩黎名鄒 陸德波 章憲章 陳勉修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許曉初 謝惠元 臺北市吳姓宗親會 中西女學校友會 劉翠珍 徐柏園 陸德波 章憲章 陳勉修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張茲蘭 徐培根 連慶東 宋鏐 監察院 陶一珊 黃金壽 張靜愚 徐鼎 章憲章 陳勉修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蕭錚 委內瑞拉駐華代辦費悅剛 林為恭 歐陽運銓 羅企圖 復興航空公司 林榮基 郭澄 陳逸雲 張寶棧 梁承章  
江南鐵路公司 曾西盛 中央信託局購料易貨處同人 月光鉛筆公司 周賢頌 林榮基 郭澄 陳逸雲 張寶棧 梁承章  
王寵惠 紀萬德 謝耿民 徐秀春 中央信託局信託處經理毛恭祥暨全體同人 臺灣第一 商業銀行 徐梓 陳保泰 王明鏡  
金克和 李炳瑞 李任秀芝 趙樹東 馬君助 張汝煒 韓華生 萬先發 唐雄傑 吳有松 上官業佑 鄭南渭 魏景崇

賻贈祭獻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一八〇

- 陳翰芹 蔡孟堅 吳慎機 吳宏光 張惠長 印尼華僑同鄉觀光團 中央信託局代辦獎授物資 小組經理林伯芳及全體同人  
中山縣全體同人 何繼炎 許季柯 國際獅子會中國分會 李振五 蔣經國 羅慶祥 方慶 劉牧群 虞仲言 朱芷文  
葉明勳 鄭寶光 中央信託局會計處 高松 李炳瑞 馮季新 江杓 王家棟 中央信託局產物保險處全體同人  
臺灣省農會 賀良德 續克昌 韓駐華大使金弘一 錢其琛 胡光熙 閔石麟 申明浩 黃均道 錢昌祚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駐臺代表黑坂胖 游建文 游建昭 章翔 中德文化協會 馮仲達 唐紹成 宋子文  
趙培金 趙培榮 黃炳坤 陳慕貞 王蓬 陳恩霖 徐恩會 費俠 陳熊文 溫明超 遠東紡織公司徐有岸 趙鐵章  
朱棣章 趙聚鈺 李盤如 農教電影公司李素 王庸 顏春輝 楊文達 謝徵宇 吳陳適雲率子元德元義 朱慎微  
劉廷蔚 吳元俊 彰化銀行林翰龍 日駐臺大使芳澤謙吉 日本外務大臣岡崎勝男 日本副總理大臣緒方竹虎 譚嶽泉 黃鏡奎  
王希文 邦景云 王祥 董玄洲 任慶佳 吳秀瑛 杜照新 程付源 胡浦清 徐冰 郭克儉 吳楊明 莊漢開  
盧崇善 陳翰幸 王健海 何蓋民 張希哲 陳素 潘衍興 顧欽賢 李德齡 中央財務委員會 牛天文 李曼現  
新竹玻璃廠 許孝炎 許靜芝 桂水清 沈鶴年 朱家驊 高廷梓 伍根華 李琢仁 林作民 陳茹玄 沈家杰  
習之德 黃佩蘭 錢永銘 馬洪煥 關集臺灣同人 初敏梅 關頌聲 王正廷 西川秋次 宋才 吳福祿 臺北市黨部 徐潤勳  
鄭道儒 王世杰 黃仁麟 楊驊 姚守中 羅福林 王同叔 岑維休 李煜瀛 楊家駱 李鶴球 劉雅慶  
石覺 唐守治 鮑魯教 費吳生 呂光 殷之浩 聯合網球會 日本經濟考察團團長上野十藏 萬國賓 林國長 陳積中  
張選模 王屋舟 霍思華 日本大使館 曹峻安 林震中 柯景濂 呂康榮 陳靜濤 郭順 陳伯旋 蘇濂文 章國光  
熊茂昭 鄧乃灼 彭慧妍 彭惠賢 歐陽誠 范祖培 黎鐵漢 陳能方 曹震東 韓貴豐 何名澤 黃開榮 陳量海  
李殿祥 麥鍾麟 宋寶鑾 范如康 范淑珍 黎國培 鄧詒章 孫毓陶 孫毓沛

三、奠儀

李自強 陳發 朱文德 壹百元 許丙 壹千元 陳清沙 壹千元 陳能方 港幣伍拾元

四、墓園花木

| 姓名  | 樹木名稱 | 數量 | 姓名  | 樹木名稱 | 數量 | 姓名  | 樹木名稱 | 數量 |
|-----|------|----|-----|------|----|-----|------|----|
| 樂萬周 | 樹木   | 二株 | 何星林 | 龍柏   | 一株 | 徐柏  | 龍柏   | 一株 |
| 王培基 | 鳳凰木  | 一株 | 黃節文 | 鳳凰木  | 一株 | 陳長桐 | 龍柏   | 一株 |
| 徐寶泰 | 鳳凰木  | 一株 | 汪公紀 | 樹木   | 一株 | 郭純亮 | 樹木   | 一株 |
| 尹仲容 | 龍柏   | 一株 | 吳則中 | 鳳凰木  | 一株 | 刁培然 | 樹木   | 一株 |
| 孫邦華 | 鳳凰木  | 一株 | 趙聚鈺 | 黃枝花  | 一株 | 傅宗岳 | 樹木   | 一株 |
|     |      |    | 趙觀白 | 鳳凰木  | 一株 | 胡光熙 | 龍柏   | 一株 |

劉存良 章錦珍 周煒芳 黃朝琴 廣潘社 菲律濱大東 堂律濱德 吳少華 吳宗穆 侯家源 國軍平劇 工商協會 菲律濱華僑 顏文凱 張希平 陳能才 趙鐵章 何縱炎 何世禮 梁起熊 袁則留 符濤陵 段子陵 蕭兆祥 毛兆祥 季源博 賀其葵 周賢頌 周君亮

贈  
贈  
贈  
祭  
獻

按樹 按樹 按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鳳凰木 楓樹 龍柏樹 大王椰子樹 扁柏樹 按樹 龍柏樹 楓樹 樹蘭 黃枝蘭 樹 大王椰子樹 龍柏樹 樹蘭 樹蘭 黃枝花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二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二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顧祝同 鄧聖治 余伯泉 李頌陶 章煥章 何應欽 謝冠生 王寵惠 鄭豐銖 王豐谷 丘秉敏 田金福 趙永耀 諸季甫 司復興航空公 龔壽彰 時壽彰 錢永銘 陳立夫 莊心在 陳啓猛 陳尙文 周世恩 郎永俠 陳錫廣 林芳伯 王慎名 楊煥斗 勞遠培 相壽祖 高素明

龍柏樹 龍柏樹 扁柏樹 大王椰子樹 龍柏樹 黃枝花 黃枝花 黃枝花 鳳凰木 大王椰子樹 按樹 龍柏樹 按樹 龍柏樹 扁柏樹 扁柏樹 黃枝花 樹蘭 龍柏樹 按樹 大王椰子樹 黃枝花 扁柏樹 按樹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四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三株 二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王新衡 蕭同茲 吳三連 鄭彥豪 金弘一 侯銘恩 雷鴻堃 沈維經 汪樹仁 江元仁 陳光甫 黃其鯤 謝沿 毛騰霄 桂永清 黃宏鑄 林榮基 全體同人 中央信託局 黃少谷 俞鴻鈞 鄧南澗 劉航琛 羅克典 唐宗榮 唐白健 會子健 袁子健 陸光鳳 浦薛鳳

一  
八  
一

龍柏樹 龍柏樹 扁柏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黃枝花 黃枝花 黃枝花 龍柏樹 大王椰子樹 黃枝花 龍柏樹 龍柏樹 黃枝花 黃枝花 龍柏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龍柏樹 黃枝花 龍柏樹 按樹 鳳凰木 按樹 龍柏樹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三株 二株 一株 一株 一株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梅邨 | 洪長恭 | 柯叔寶 | 柯俊智 | 莊金朝 | 吳吟聲 | 駐菲總支部 | 中國國民黨 | 中國農林銀行 | 中國農林銀行 | 中國農林銀行 | 吳強 | 潘光裕 | 徐有庠 | 富網侯 | 馮克昌 | 錢克珽 | 殷之浩 | 唐際清 | 胡健中 | 阮毅成 | 王叔銘 | 全體職工 | 中央日報社 | 賈景德 | 蘇泰楷 | 施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鵑花 | 杜鵑花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黃枝花 | 楓樹 | 鳳凰木 | 大王椰子樹 | 黃枝花 | 扁柏樹 | 樹蘭 | 樹蘭 | 黃枝花 | 龍柏樹 | 黃枝花 | 龍柏樹 | 鳳凰木 | 鳳凰木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二株 |
| 十六株 | 九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合總會 | 菲律賓華商 | 梁大鵬 | 梅必敬 | 湯虞華 | 劉國暹 | 宋錫根 | 徐培 | 蕭毅肅 | 周至柔 | 銓敘部 | 袁克安 | 劉世達 | 吳公虎 | 周少梧 | 朱家驊 | 巫琦 | 張健 | 彭孟緝 | 張翰蓀 | 吳開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鵑花 | 黃枝花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 九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菲律賓議 | 唐季珊 | 汪竹一 | 楊志 | 刁實 | 梁長 | 邱如南 | 吳聚 | 謝澄 | 丘漢 | 陳文 | 莫衡 | 厲昭 | 徐昌 | 考選部 | 許世英 | 陳仙洲 | 葛之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杜鵑花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大王椰子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龍柏樹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鳳凰木 |
| 九株  | 一株  | 四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一株  |





永懷幼耆

于右任





鐵城先生逝世十年矣。讀明儒呂坤先生  
呻吟語：「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  
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  
定其心應天下之變。」惟鐵城先生足以當之。  
敬書此以懷故人，並以勵同儕。

何應欽



五十二年  
十一月



往事拾遺記

忽數十年往事成塵大都遺忘  
偶與知友話舊或讀書報觸動記  
憶其中不乏珍貴故實爰再筆之  
於冊無異拾遺所遺失者

民國四十年六月

吳鐵城



# 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

|               |   |    |    |
|---------------|---|----|----|
| 前塵重拾，十載人天（代序） | 張 | 羣  | 一  |
| 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     | 莫 | 德惠 | 二  |
| 鐵城堂記          | 張 | 其昀 | 四  |
| 懷念韓國之友        | 金 | 信  | 七  |
| 鐵老在上海         | 沈 | 怡  | 九  |
| 擔當道義精神永垂不朽    | 馬 | 超俊 | 一三 |
| 教人長憶的吳鐵老      | 鄭 | 彥荃 | 一七 |
| 懷念鐵城先生        | 唐 | 縱  | 二〇 |
| 我認識的吳鐵城先生     | 蔣 | 勻田 | 二二 |
| 最瞭解華僑的鐵老      | 戴 | 愧生 | 二九 |
| 感念鐵老生平        | 梁 | 寒操 | 三一 |
| 紀念吳鐵城先生       | 謝 | 瀛洲 | 三二 |
| 在廣東追隨鐵公一段緣    | 高 | 信  | 三三 |
| 追念鐵城先生        | 梅 | 友卓 | 三五 |
| 鐵老的風範         | 吳 | 金聘 | 三七 |
| 華僑導師吳鐵城先生     | 劉 | 伯羣 | 三九 |

|              |     |     |
|--------------|-----|-----|
| 文采風流想像中      | 張九如 | 四一  |
| 三十五年來我與鐵老    | 周雍能 | 五六  |
| 鐵老陪都六年片斷     | 張壽賢 | 六二  |
| 懷鐵老談革新       | 蕭贊育 | 七四  |
| 鐵城先生與東北協會    | 齊世英 | 七七  |
| 鐵老與東北        | 吳煥章 | 八〇  |
| 吳鐵老與東北       | 孟廣厚 | 八四  |
| 鐵城先生留給我的印象   | 黎東方 | 八九  |
| 與鐵老的一段情      | 卜少夫 | 九一  |
| 紀念鐵城先生       | 張國興 | 九四  |
| 鐵老逝世十週年追思    | 李大超 | 九六  |
| 香花坳的片斷       | 任畢明 | 一〇一 |
| 星槎隨行追記       | 黃天爵 | 一〇三 |
| 鐵老在重慶的國民外交工作 | 潘朝英 | 一一四 |
| 吳鐵老二三事       | 芝翁  | 一一五 |
| 題詞：于右任       | 何應欽 |     |
|              | 黃國書 |     |
|              | 謝冠生 |     |
|              | 傅秉常 |     |
|              | 薛岳  |     |
| 林慶年          | 連震東 |     |



## 前塵重拾·十載人天（代序）

張 群

鐵城先生之生平業績，與中國國民革命共其波瀾。群忝託素交，心儀盛德，襟期相許，憂患同經。自播越來臺，蹤跡愈密。不圖貞痼，奪此賢豪。其所撰四十年回憶錄。除身親之重大經歷外，於當時之政治社會情況，敘述亦詳，允爲珍貴之史料。惜篇章未半，而年壽已迫。茲值其逝世十年之期，友識爲編行此集，藉誌景念，兼備將來國史之蒐採。披卷懷往，前跡如新，敬題兩絕，實不足盡其胸臆也。

大心雄略兩崢嶸，歷盡艱危志愈貞，一事九天遺憾在，餘生不及見收京。

風義平生重久要，每從槃錯見高標，前塵重拾殘篇裏，十載人天歎寂寥。

## 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

莫德惠

二

歲月如矢，吳鐵城先生之逝世，轉瞬間已十易寒暑矣。先生之道德事功，人人樂道之，不多贅其詞，僅述個人所深知者數事以爲紀念：

民國九年，國父在廣東時，曾謂縣爲地方自治單位，縣政爲民治的基礎。並派先生籌設縣政研究委員會。因此先生深切了解國父重視縣政之意旨，遂參加中山縣長之競選，當選就職後，測量土地，計劃都市，整理交通，繁榮地方等等，均有規模，我每詢及先生治縣之措施，先生以我民初曾三任縣長，所以對於管、教、養、衛諸端，輒不厭其煩，娓娓道之，與我之過去經驗，加以印證，頗多不謀而合，因此深佩先生邃於縣政之修養，故先生在中山，雖爲時不久，而措施裕如，治具畢張，固其來有自。

民國十二年，國父以先生爲廣東公安局長兼警務處長時，客軍雲集，分子複雜，互相猜疑，危機四伏，先生以誠懇敏捷之言行，應付裕如，得以相安無事。十三年廣州商團叛變，群情騷動，危及國本，先生卒以警衛力量，迅速弭平，廣東基地，賴以穩固。廿一年淞滬戰起，先生時爲上海市長，督飭警察安撫後方，市民得以安心支援前線，卒使強敵挫退，先生以我少習警察，從事警政多年，當晤對時，每喜討論禦外必先安內之道理，結論有一共同感覺，禦外必先安內，而安內則必賴於警察，我過去對於此事，既曾竭盡棉薄，更觀於先生在粵定商團之亂，在滬抗頑強之敵，則此理可得明證。

民國十七年，中央與東北，均力求和平統一，惟國際間情勢，非常複雜，其中最爲強鄰注意者，厥爲易幟，曾以書面向東北地方當局表示意見，中央與地方均十分焦慮，先生代表中央，參預其事，我則對於地方，實負其責，先生對我曾謂：「現爲一致對外之時，所謂一致者，不但中央與地方要一致，而地方上下更要一致，至於赴日如何商討，乃係行人之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幾句話，使我融會

其意，幸得說服強鄰，先生仁言利溥，洵不虛也。張岳軍先生，在先生回憶錄序中，有云：「鐵城先生僕僕奔走關內外，遂以促成東北之易轍」。實即指此。

民國十八年先生視察東北，親到哈爾濱，適值我任中東鐵路督辦，設宴款待，先生致詞有：「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之名言。先生遠大之識見，固將永恆地活在吾人心目之中，在中國近千年歷史上，東北之得失，關係中國之存亡，歷宋元明清，而無一或爽，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爲論據者，不數年，而「九一八」，又六年而「七七」，又四年而「一二八」，是已至爲顯明？先生可謂燭照機先。

以上各點係倉卒記述，深愧簡略，回憶前塵，惟有效法其剛強弘毅之精神，以告慰於老友。

# 鐵城堂記

四  
張其昀

吳鐵城先生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歿於臺北寓廬，今天適爲其逝世十週年紀念。中國文化研究所同人爲追懷這位革命元老，於本所大成館之四樓，闢室曰鐵城堂。以誌景仰。

鐵城先生血性男子，古道熱腸，海內外識與不識，皆以「鐵老」稱之。前輩如吳稚暉、于右任諸先生亦稱爲「吳鐵老」。鐵老之名遍天下，這實在是他肯做事、肯服務、肯負責、敢作敢爲所換得來的美稱。

外國人常稱鐵老爲將軍，因爲他曾經數度以文人治兵的緣故。民國五年，他從海外回國，參加討袁之役，當過革命軍的師長。其後歷任大元帥府參軍，討賊軍總指揮，廣東省警務處長，淞滬警備司令等職。

鐵老致力革命，爲開國名人。辛亥革命的時候，他以年僅二十三歲的青年，代表江西省出席南京會議，與十七省區代表議定臨時約法，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而中華民國於焉肇造。

鐵老一生經歷，則爲黨、爲政、爲軍、辦報、辦警、辦外交，幾乎無一不涉，無一不通。而在文人關係上，北與東北及韓國人士相結納，南爲南洋各地華僑所信賴，他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交遊最廣的人物。

鐵老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位民選縣長。廣東香山（今之中山）有全國模範縣之稱，民國十年實行民選縣長，開地方自治之先聲。鐵老以桑梓碩望，公開競選，得人民一致擁護，獲膺首任民選縣長。

北伐成功以後，鐵老經常往來於關內外，以其敏活的政治手腕，促成東北易幟，歸向政府，達成全國統一之目的。十八年元旦，青天白日旗遂飄揚於東北各地了。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一月間，東北吉黑二省，先後發生中俄戰爭，當時鐵老馳驅於冰天雪地，冒零下四十度之嚴寒，遍歷東北，直至哈爾濱，宣慰前方，鼓勵士氣。

民國二十年冬，鐵老就任上海市長，在他任內，努力於大上海的建設，草創經營，使其成為中國人自建的現代都市，規模宏遠，處處表現出他的魄力和創造精神。

大上海計劃，從市中心區之建設開始，以六百萬元公債，着手興工，包括市政府大廈、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醫院、虬江碼頭等建築，以及水電、馬路、市場、公園、學校、衛生所、輪渡等設備，二十三年元旦，各項建設，大體完成，市府各機關遷入新址，中外人士觀感一新，祛除以往重視外國租界之自卑心理。

民國廿四年，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運動員來自邊疆各省區及南洋各地，表現全民族的大團結，尤以東北四省青年，在領土淪陷之後，敵軍深入之際，仍能踴躍參加，故最受歡迎。此次大會，人數達十萬以上，其交通秩序，與表演節目，佈置周詳，有條不紊，論者謂鐵老有政治家之頭腦，兼具軍事家之組織能力，洵為不可多得云。

鐵老為廣東省中山縣人，乃華僑之故鄉。他曾幾度出洋，宣慰華僑，他發起並主持華僑協會總會，臨歿前夕，還在該會處理會務，真有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概。他最瞭解僑情，最愛護僑胞；他傾其心力，加強了政府和華僑間的橋樑。

鐵老一生坦白真摯，待人誠懇，處事公允。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莫不稱道其豁達大度。他有磅礴的胸襟，堅強的意志，和靄可親的風度，軒昂奮發的氣宇，和不恥下問的精神，令人永遠不能忘懷。

鐵老久居於樞機的地位，對盤根錯節的事情，或為細針密繆的安排，或為大刀闊斧的處理，或為平心靜氣的疏導，雖然一切問題的解決，非他一人之力，然機勢的轉捩，僵局的打開，往往靠他篤厚俊爽

的態度，莊諧並發的詞令，及交歡各階層人士的本領，卒使局中人言下頓悟，相悅以解，則爲常有的現象。鐵老爲協調各方歧見、促進各種運動的能手。當茲國家正處於大開大闢大轉變的時候，像這類典型的人物，需要倍感殷切。

鐵老生平愛惜人材，喜獎掖後進。今日政府中很多幹練大員，爲鐵老當年所識拔者；他對人從不以此居功。在臨終數小時前，他對友人說過這樣一段話：「黨內不能人才輩出，黨外人才不能虛心羅致，所以才有大陸沉淪的一幕。而我本人也該負責任的。」這寥寥數語，是着眼於教育與文化，可以窺見他的氣度與抱負。

舉世皆知之鐵老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此乃民國十八年鐵老視察東北在長春車站所發表的談話。當時中外報紙，爭先刊載，予全國同胞以極深刻的認識與警覺。

鐵城堂爲大成館第四層東面的樓閣，其用意既在紀念此一革命元老，亦使國人深念鐵老名言，而以光復錦繡河山，重覩祖國風光，爲神聖之使命也。

## 懷念韓國之友——吳鐵城先生

金 信

吳公鐵老離開塵世到現在已經十年了，但他的聲名和德意永遠留在我們韓國人的心底裏。

從個人的立場講，吳公是我的長輩，因為先父生前在中國大陸從事革命運動即和他有着深厚的公誼和私交，而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合作得更為密切。

從國家的關係上說，他是我們韓國人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我們在患難中的一位良師益友。

吳公對韓國在華人士的接觸，開始於辛亥年，那是我們韓國革命元老們前來中國參加老同盟會的時候，隨後就一直協助我們在中國進行抗日獨立運動。

在任職上海市市長期間，吳公不避自身的一切困難，不畏日本的干涉阻撓，毅然盡一切力量暗中協助韓國在華的臨時政府，使革命運動得以前仆後繼的進行。

上海虹口事變發生，臨時政府改由先父領導遷往南京。吳公不久亦改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而對韓國事務出力之處就更多了。

在抗日戰爭期間，凡我臨時政府有求於中華民國政府當局的事，無分巨細，均由吳公熱誠協助，而最令人難忘的是當廣州陷敵，吳公指撥車輛數節，供給我臨時政府隨國民政府撤退，使滯留在廣州的韓國革命志士得以脫險，他那急公好義，撫掖濟危的精神，永將遺留在韓國人的記憶裏。

抗日勝利後，吳公更協助韓國在華臨時政府及旅華僑民的一切歸國事宜，這些史實，儘管那時我還是最弱冠之年，如今不能一一道其詳，但已是我們從事獨立革命的韓國人和我們的家族所念念不忘的事，同時也是一般熟悉革命運動經過的韓國人所不能忘懷的，因為韓國今天所以能獨立自主，雖然是先烈們拋頭顱，洒熱血和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以及全國人民上下一致所努力的結果，但是中國朝野的全力協助

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吳公就是那時在 蔣總統領導下中國官員中支援韓國獨立革命最直接最得力的一位。

所以，我們韓國人對吳公鐵老的崇敬正如 貴國人士敬愛他對中華民國所貢獻的豐功偉績一樣。我韓國政府爲酬謝 吳公對韓國的助勞特追贈勳章一座，由外交部長崔德新將軍在本年初訪華時親自頒給他的遺族吳幼林先生，這也正表示了我們韓國人對他的敬愛。

今天當我們韓中兩國再度攜手合作來對付一個歷史上最頑強的敵人——國際共產主義，尤其在 貴國反共號角即將響起，正義之師整裝待發的時候，中華民國人民一定有聞擊鼓而思良將之感，而我們韓國在努力於統一建國的現在，也愈益使我們懷念當初協助我們獨立建國的一位良師益友——吳公鐵老了。

在這吳公逝世十周年紀念，我抱愧寫不出十分生動的紀念文字，但是我亟願意借這個機會重申我個人以及我大韓民國人民對吳公由衷的敬意和真摯的懷念



## 鐵老在上海

沈 怡

鐵老逝世十週年紀念集徵文，我早誠心寫文應徵，初以為我在上海市政府十年，鐵老是市長中我所追隨最久的一位，隨手拈來，可寫的材料必然很多，尤其看到鐵老的回憶錄「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雖自第七章以下，未及撰寫，但目錄已備，如第八章「在上海」，那就是我從鐵老工作的開始，因思何不即依鐵老手定回目，作一點補充，但甫一嘗試，便發覺並不如想像之簡單。大致寫紀念文字，最大的困難，亦即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無法不牽涉到自己和被紀念者的關係；講多了自己，便不是回憶他人，而變成寫自己的回憶錄，雖然提到自己是無法避免的事，但必須注意筆端到處，無一字不是為回憶的人，這樣便不致犯賓主倒置之病。

當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即宣布上海為特別市，第一任市長黃膺白先生，第二任張伯璇先生，第三任張岳軍先生，鐵老是第四任。二十年冬，在他接任之前，上海各校學生因學生失踪案包圍市府一日一夜，風潮過後，岳軍先生立即辭職，中央遂任命鐵老繼任。

鐵老的音容，我每一念及，即宛然在目。還記得二十一年正月七日鐵老就上海市長職，那天他穿的是藍袍黑褂，西褲革履、服裝修整、丰度瀟灑、確是不同凡俗。他說話的音調似乎較人為高，普通官話說得極為流利，但多少總帶點鄉音，有時他還故意講幾句廣東官話來博人輟顏。鐵老有一特點，極少作冗長演說，他的就職辭即非常簡短。那時上海市政府還在滬南楓林橋，連一個禮堂都沒有，市長就職典禮就在樓下走廊前舉行，所有來賓和觀禮的人，全都站在露天院子裏，那天他的精練簡短的演說，確是大受人的歡迎。

上海市政府自成立時起，就奠下了一個良好的人事制度，從此市長縱有更易，人事幾乎沒有變動。

鐵老到任，除將代理秘書長職務已久的俞鴻鈞先生真除以外，就是把公安局長換了溫應星先生，財政局長換了蔡增基，此外則秘書處的秘書科長稍有些微更動而已。鐵老在上海，可以說完全和過去幾位市長一樣作風，使這個人事上的優良傳統，得以維持不墮。

鐵老在上海就職不到一月，即發生「一二八」事變，他的回憶錄第八章第一節手定題目「倉卒應付滬戰」，指的就是這個。在戰爭進行期間，市政府各局已無事可辦，但爲配合軍事，須緊急處理的事情却着實不少。最初數日，大家都在鐵老家集合，這是一所兼中西格調極其精美的別墅，地點在滬西海格路，但天天在這樣一個所在聚會，畢竟不甚方便，不久就在法租界租到了一座花園洋房，對外稱「聯社」，實即市政府的臨時辦事處。當時鐵老和俞秘書長日以繼夜的忙着對外，內部的事由各局少數幾個人分負責任，人數不多，但辦事效率頗高。未幾淞滬停戰，上海四周規定不得駐兵，即使有軍隊過境，亦須向對方報告，當時政府的委曲求全，不僅不能邀民衆諒解，而對方的無理可喻，咄咄逼人，這種忍辱負重的滋味，真是虧鐵老受的。可惜他沒有把「日人交涉的困擾」那一節寫下來，否則其中必有許多珍貴史料，可以垂諸久遠。

鐵老有渾厚的賦性，爽直的胸懷，又能從善如流，和他做事甚是容易。鐵老最使我心折，亦即他最偉大之處，就是對人不問過去有無關係，是否認識，一概推心置腹，絕不加以牽掣束縛，至少我個人有這親身經驗。他尤有人所難能之雅量，凡是歷任市長對建設上所製定的方案，已付實施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無不照舊維持，積極推動。例如新市區的市府大廈，在岳軍先生任內奠的基，開工不及三月，即發生「一二八」戰事，新屋適在戰區之內，工程完全停頓，其時大家都很擔心，這一停頓，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繼續。那知戰事一經結束，鐵老立即指示，不但市府大廈應即復工，還要發行公債，從事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醫院等一連串建築物的推動。上海新市區建設，能在短短數年內，粗具規模，不能不歸功

於鐵老這一勇往直前，大刀闊斧的作風。

上海市體育場即在今日看來，都還是一個規模宏大具有國際標準的建築物。體育場係由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三部份，合組而成，佔地二千餘公畝。單以運動場而論，長三百三十公尺，寬一百七十五公尺，四周都是看臺，可容觀眾八萬。看臺高十公尺，其下爲運動員宿舍，可容運動員二千五百人住宿。這樣一時無兩的建築，在瘡痍滿目，戰事甫告結束之際，設無鐵老的魄力，恐是很不容易實現的。運動場落成以後，全國運動會即於二十四年双十節在此舉行，鐵老回憶錄稱這次的全國運動會爲第四屆，實係第六屆之誤。當運動會舉行之日，人山人海，把整個看臺擠得滿滿的，真是盛況空前，怪不得鐵老要在回憶錄專爲它寫一節了。

在上海市政府時代，常替鐵老寫文章的是章淵若先生，寫應酬文字的是張震西先生，專司交際的則爲唐士煊秘書。鐵老在上海，對於交際確是非常鄭重認真，凡是人請請人，都由唐秘書專司其事，但在事前，事無鉅細，仍是要不厭其煩的親自指示一切。中菜一向由杏花樓承辦，西菜則是鐵老府上自己的廚子，無論中菜或西菜，都經過他自己精細的鑒定。在上海，特別是西人社會，後來凡是聽到吳市長請客，無不異常歡迎。鐵老對於各方交際、不分國籍、不問界限、從不稍有偏頗，甚至對自己的部屬亦然。有一個時期，每星期五中午，各局局長必在鐵老家中聚餐一次，雖僅一菜一湯，每次都吃得很有滋味，所費時間不多，又可兼收有吃有談之效，許多事情就在這吃談之間，交換意見，得到解決。這是講普通的餐敘；至於大規模的招待，多數在市中心市府大禮堂舉行，那氣魄之大，布置之美，迎送應接之有條不紊，都經過仔細研究，我敢說，這一切在當時，確是稱得上全國無兩。因此上海市長的地位，無形中爲之大大提高，聲譽益見響亮，至少使市長在上海成爲一位中外所重視的人物，這是鐵老以前幾位市長所不及的。在抗戰前數年，滬市呈現一種欣欣向榮的局面，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鐵老雖把它歸功於「

官民合作」，但若不是他這樣一位舵手，又何能致此！

在「七七」和「八一三」以前，鐵老已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有一次他由廣州來上海訪問，還親自檢閱了在他任內一手建立的保安隊。這一枝以保安隊爲名，而正規軍其實的精壯隊伍，曾在「八一三」一役中，爲捍衛國家盡了很大的責任。「八一三」之戰，國軍在上海苦撐三月，便逐漸退向後方，上海市政府於二十六年十一月間，亦即無形解體。自此以後，凡是由上海到內地的市府同人，經過廣州，沒有不受到鐵老的親切招待，那時他仍是省主席。上海市政府成立於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初期市府旅港同人發起「七七月會」，其時鐵老亦在香港，這「七七月會」由香港、而重慶、而臺北、至今存在，過去每逢聚餐，借鐵老家舉行是常事，而且總是鐵老請客的回數居多。

大陸淪陷，政府遷臺，當我每次由國外休假歸來，必往訪鐵老，傾談今昔。鐵老在講得起勁時，常喜把手在你身上輕輕一拍，意思之問，你以爲他說的對不對。這種藹然可親的神情，加上他那贛粵兩種方言混合的口音，如今回憶起來，令人仍有音容宛在之感。

## 擔當道義精神永垂不朽

馬超俊

爲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作

鐵老作古，倏忽十年。緬念音徽，耿耿心目，哲人其萎，道範常存。值茲宜祭之辰，益灑山陽之淚，爰述所懷，用抒悲感：

凡獲納交鐵老者，莫不謂其豁達大度，勇於負責。我以爲鐵老獲此普遍之讚譽，實由其擔當道義之精神，感人者深。語曰：鐵肩擔道義。鐵老允足當之。緣其具此精神，故襟懷博大，智慮周密。臨大敵，犯大難，中無畏葸，惟義是從。粵軍二次回粵後，總理將穗垣軍警兩權交鐵老司其拱衛。民十三年，本黨容共伊始，跨黨分子，氣焰熏天，衆莫敢撓，鐵老是時與孫哲生、黃季陸伍智梅及余等同膺選穗市黨部執委，於領導民運工運中，察覺共黨滲透民衆基層，不擇手段，企圖劫奪本黨領導權，陰謀日肆，難任鴟張。鐵老顧念公安，防微杜漸，乃時約梯雲哲生及余常在南隄小憩寓所，密謀對策，設計至周，爲吾儕所讚佩。穗垣民運工運，於以堅壁清野，未爲奸匪所乘。嗣總理誓師北伐，行次韶關，以鐵老代理參軍長，率軍隨行。鐵老預測陳廉伯商團之變，先期以密令臘封，預發所部軍警分局，戒曰非有非常之變交通隔絕時，不得開視。及商團變作，總理令鐵老統軍回省戡亂。鐵老奉令星夜統軍返省，所部軍警分局，預收之密封至是啓視，則爲赫然作戰命令。凡戰鬪序列，進退攻守，彈藥補充等，瞭如指掌。受令者既驚其周密，而亂徒亦駭其有備，乃望風披靡，觀其預發動員令於事變未起之前，所表現勇於負責精神，令人震駭，而卒賴其力，弭平巨禍於崇朝之間。民十五年春，李之龍逆謀劫持永豐艦案發後，鐵老曾與余偕訪本黨諸先進，共籌剿共之策。訂期三月某日，逮捕穗共，予以一網打盡。此一石破天驚舉，人多有難色，而鐵老毅然任之。此事嗣不幸被匪黨偵悉，由鮑羅廷先發制人，強我中央免去穗市

長伍朝樞職，並幽繫鐵老於虎門要塞。此一盡捕在穗匪黨偉舉之未竟厥施，殆由氣數使然。吾人於惋惜慨歎之餘，對鐵老除惡務盡，力任艱劇之肩擔道義風規，實深具景仰之忱。

鐵老出膺方面，入贊樞府，其碩劃豐猷，貢獻於黨國者，當俟諸彤史，不待吾人縷述。茲就其三十八年來臺以後，以在野之身，不自暇逸，而純從公道正義之出發點，披肝瀝膽，熱血奔騰，以發揮其公忠謀國，真誠救世之志業，而或不爲人所措意與瞭解者，茲就所知。略述如次：

鐵老來臺以後，全部精力，貫注於倡導國民外交與推進華僑協會業務二者，一期喚起國際的正義支援，一期導致僑胞的效忠祖國。皆屬精神上的號召，道義上的努力，從普遍的內心深處着眼。唯物主義的共產匪徒，否定人類的心靈作用，遂行欺騙淆惑，陷舉世於迷惘。今日欲圖挽救，端須把握道義立場，從事於斯二者，始克有濟。且斯二者，爲鐵老於抗戰期間，行之最著功效之正確途徑。當抗戰初期，鐵老主持粵政，即集中人才，發動輿論。使美英等國駐粵記者充份明瞭我國抗戰的意義和工作，並派員周旋於外國記者，教育、宗教各界人士間，助進外交與宣傳任務。迨抗戰中後期，鐵老主持港澳黨務及任海外部長，則發動民衆與海外僑胞，和友邦人士的各種力量以支持抗戰。並於民二十九年秋，鐵老代表總裁宣慰南洋僑胞，鼓勵參軍輸財，與自衛衛國的種種工作。僑胞經此鼓勵，紛起響應，貢獻彌多。迨日軍侵略南洋，該地區僑胞協助當地政府努力抗日，大增我國國際聲譽，此皆抗戰中鐵老策動之國民外交與推進華僑業務所著之偉大績效。基於此項效果，故鐵老來臺後，益思本其豐富經驗與夙昔聲望，於國民外交與華僑業務方面，爲黨國盡其最大的努力。是以三十八年在臺，首向亞洲各國人民廣播，倡議組織人民反共陣線，並撰發「遠東危機之嚴重性」等文，揭發蘇俄的侵略詭謀，遍送海外朝野名流。同年八月鐵老又偕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汪公紀前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元帥，兩度會談，剖析國際局勢，力言民主國家聯合抗戰之必要，並與日本各政黨領袖作懇切的討論。民三十九年春，鐵老奉政府令派爲

慶賀印尼獨立的特使。公畢和僑胞團體交換意見，歸途並與菲律賓朝野和僑胞聯絡商洽。同年四月，鐵老應大韓民國李承晚總統的邀請赴韓，公開演講十餘次，對於共產國際的侵略毒策揭示極明。回程再經日本與麥帥會晤一週，復轉往菲島，在華僑集會上，強調協助祖國反共復國之重要，及反共爲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共同目標。同年，鐵老在臺發表致東南亞人民的公開信，兼用中英文，並在「自由中國之聲」播發，題爲「亞洲綏靖與世界大戰」，列論西方民主國家輕視亞洲的錯誤政策，結論更強調太平洋安全公約之重要。旋又發表「蘇俄在東亞還要攫取什麼？」一文。揭發史達林的世界戰略，分發海內外，籲請各國朝野人士和僑胞社團積極宣傳，並號召中、日、韓及南洋各國反共人士，組織反共陣線。復督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會員採取「分工合作」計劃，各就其工作崗位，個別的或聯合的發展國民外交工作。鐵老於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會務之經常推進上，時與所識之美國國會議員，政界人士，及文教工商等界領袖，保持極友好的聯繫。猶記鐵老逝世前十天，適值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夫婦訪華，鐵老在臺北賓館主持廿二個全國性民衆團體聯合歡迎之盛大宴會，曾分別以中英語發表婉轉激昂之歡迎詞，剖析世界大勢，揭露中俄共侵略陰謀，強調中美傳統友誼合作，對於世界和平貢獻之重要性，說來娓娓動人，頗使尼克森先生爲之動容，對中美共同防禦共黨侵略增厚其認識。在此宴會中，鐵老體健已遠遜於前，而猶賈其餘勇，在國賓前作此動人演講，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以身許國之精神，實昭昭在人耳目。

綜上所述，鐵老對海外所發偉論宏議，動關世界局勢，其對共黨的嚴正批評，尤足發人深省。而不憚跋涉辛勞，足跡遍東南亞地區，所接觸皆各友邦朝野名流與華僑領袖，其對國民外交之推進與華僑業務之聯繫，可謂竭盡所能，不遺餘力，擔當起道義上的偉大任務。而或者不察，竟予忽視，甚至用輕蔑口吻說：這些努力，究竟所得之效果如何呢？按之精神號召之價值，表現於群衆心理方面，是不同於物

質數量，吾人不能用計量方法，加以衡量的。但這多年來，友邦朝野人士對我國的正義支援，與海外僑胞對祖國之傾心內向，雖因素甚多，要不能謂非鐵老在道義上的精神號召，有若干因素，這正是鐵老精神永垂不朽之所在。吾人可以說，鐵老道義上的偉大志業，在國民外交方面，已有驚人的成就。惟對華僑協會業務推展方面，尙未能達到預期，此因華僑協會業務，實務較多於理論，而該會地位，祇是一地方性普通社團。局限方隅，在實務推進上，頗多形格勢禁之點。鐵老生前，對此已多慨喟。鐵老逝世後，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遺缺，協會同仁猥以余承其乏，自愧德薄能鮮，十載以來，黽勉朝夕，略無寸進，所遭之杆格愈多，所增之慨喟愈甚，斯則瞻仰鐵老遺容，彌增愧對故人之感。惟愧咎之餘，未忘惕勵，一息尙存，此志不懈，舉以自勗，敢告天靈。



## 教人長憶的吳鐵老

鄭彥棻

民國初年，當我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附屬師範讀書的時候，便熟聞鐵老的大名。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楚的，是民國九年鐵老當選爲香山縣的第一任民選縣長時，在報上先後看到他的政見和各項改革的措施，使正在讀書的我，不勝仰慕。至於我和鐵老的第一次見面，則是民國十二、三年間，他掌領廣東全省警務兼省會公安局局長的時候。當時我是以甚麼身份和爲了甚麼事情去公安局拜訪他，現已不復記憶；但他接見我時，身穿獵裝，脚着皮靴，氣宇軒昂，談吐爽朗的神態和氣度，却永留在我的腦海。

其後，我在高師畢業，赴法留學，直到民國十八年回國參加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又有機會見到鐵老。記得有一次當着他和我交換黨務意見的時候，還在我的記事簿用鋼筆親自寫上他的姓名和通訊地址，一筆不苟的每個字都寫得非常整秀有力，給我留下永不能忘的印象！他還囑我回法國後常常和他通訊。到了民國廿四年，我應國立中山大學鄒校長之聘，辭了日內瓦國際聯合會的職務，由瑞士回到廣州，在母校法學院服務，民國廿六年，鐵老也回粵主持省政，因此我們也曾晤面。迨至抗戰軍興，我先後在武漢，重慶和粵北參加抗戰工作，鐵老則宜勤海外，直到民國三十二年，我辭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職務，回渝服務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鐵老當時任本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我才有機會多聆教益。至於我追隨鐵老工作，則由民國三十四年調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開始；我曾兩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都是在鐵老領導下工作。行憲後鐵老和我都在粵省同選區當選爲第一屆立法委員，其後鐵老應孫哲生先生之邀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所遺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也是由我繼任；所以，一直都有很多機會得到鐵老的指導和指點，對鐵老的思想言行和爲人處事的風采態度，也有更深切的體認。

我追隨鐵老工作的時間雖然不很長，但鐵老給我的指導啓示和影響却很大，他值得我們效法和學習。

的地方的確太多了！對我印象尤深的有下列四點：

第一是顧全大體。鐵老那種恢宏寬厚的風度和渾重磅礴的才氣，使他很自然地成爲協調各方促進團結的能手；他那坦純軒爽態度和莊諧並發的詞令，更是他使人悅服和翕從的本領。所以，他不論到什麼地方，在什麼場合都受到大家的歡迎和尊重。而更重要的，就是他無論對什麼事，都能顧全大體，都能爲人而不顧自己；而且隨時隨地都表現出一種有主張而無成見，有抱負而無野心的風格。他之能融和大衆，善結人緣，多半是得力於此，而絕不是偶然的。單拿東北易幟一事來說，當時奉使前往說服張學良的要不是鐵老，怕未必能够這麼容易達成任務呢！又他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兩度擔任制憲和行憲的中央提名候選委員會召集人之一，當時同志之間並不是沒有歧見和糾紛的，有時，對某一問題開會至深夜，互相爭辯，仍僵持不決。我在旁邊常常看到鐵老怎樣一本大公至誠的態度和顧全大體的精神，運用他的長才，來斡旋肆應，協調各方意見，解決各項糾紛。這樣的才能和襟懷，真非平常人所能及的。

第二是重視情誼。鐵老常引國父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話說：「本黨的團結，不能像蘇俄共產黨一樣全賴紀律的約束，必須着重情誼的交融。」所以，他很重視情誼。例如他到過東北，有過「不到東北，不知中國的偉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的危機」的名言，嗣後即注重東北人才的培養和提拔。他對僑胞和老同志，更是殷殷眷顧，無時或已。對部屬，更是知人善用，推心置腹，信任無間；所以，曾追隨鐵老的人，無不深受感召，奮發效力。民國卅七年，鐵老徇哲生先生之邀，捨棄衆望所歸的立法院院長，參加孫閣，更充分表露他對情誼的重視。

第三是愛護人才。鐵老對於用人，不但有兼收並蓄的長處，更有提拔後進爲國儲才的抱負。他的幕下，常羅致各方各樣的人才，無論黨務，政治、財政、經濟、軍事，只要有一學之專或一技之長，他無不優加獎進。他對部屬不同的意見，更樂於聽取和採納。他在各機關所用的人，只要其才可用，他都樂

於收錄或推介，使能各展所長。他那愛才若渴的熱情，無所不容的海量，軒昂磊落的氣宇，和易豁達的風度，凡曾隨鐵老工作的人，無不留下難忘的印象。

第四是熱心僑務。鐵老一生對僑胞的愛護和對僑務的熱心，是有目共睹的。他曾任海外部長，曾主持港澳黨務，曾創立華僑協會和國民外交協會，他曾爲了抗戰和反共，兩度訪問東南亞各地，聯絡僑胞，爭取友邦。他那軒昂磊落的氣宇和和易豁達的風度，贏得僑胞一致的敬愛。這一點對我印象尤深，因爲本黨改造後，我先後奉命主持海外黨務和僑務，在這一段期間，我是經常向鐵老請教的。我每一次見到鐵老，他和我談到僑務，常有許多寶貴的意見和指示，也充分表露他對僑胞的關切和愛護。他最瞭解華僑的艱困和僑務的重要，常說對華僑應注意「與」而不能僅計劃「取」。對我更多勉勵和期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鐵老逝世前數日，本黨舉行七屆三中全會，我在會中檢討過去海外工作的得失，提出今後加強海外工作方案；鐵老看了，非常讚許，認爲是一個很完備的方案，並在審查會中，慷慨陳辭，要大家重視海外工作，力主通過此案，更勉勵我要全力執行，切實推進。不料這案通過後五日，鐵老即歸道山，每一念及，便越覺後死者責任的重大。

鐵老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我這個曾追隨鐵老工作受教良多的人，却一直沒有寫過紀念文字，這固然是因爲在鐵老逝世時，由我擔任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事繁心亂，無從執筆，也是因爲自知拙劣的文筆無法寫出我心中的哀悼，更無法寫出鐵老的偉大；但一直耿耿於懷，無時或已！現在，當鐵老逝世十週年紀念，我終於寫成這篇短文，雖然仍無法表達我心中的哀悼和鐵老的偉大於萬一，只是藉此警策自己，要和大家一樣地更懷於後死者責任的重大，益勵忠貞，以慰鐵老在天之靈而已。

## 懷念鐵城先生

唐 縱

二〇

吳鐵城先生逝世，忽忽已十週年，在時間上，十年的光陰似令人感覺很容易的消逝過去，但鐵城先生留給我們的人格精神和事業典範，却在這時間經歷的考驗下，更光明偉大而常新，更倍增我們內心的景仰與懷念！

鐵城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在早期革命時代中，創造了他的革命人格，同時，在他的革命人格基礎上，更完成了他一生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所以他四十年來的對黨國努力的紀錄和遺留下的勳績，幾無一不是對我們構成為革命教育本質上的啓示與實證！

革命締造，有賴於大仁大勇的精神力量，因為必先有人飢已飢，人溺已溺的仁心，所以纔能有殺身成仁的勇氣，從而在行動過程中，纔能有負責、冒險、果敢、奮鬥等美德的表現，發揮出大勇的威力，以打破艱難的環境，完成艱鉅的革命任務，鐵城先生一生獻身革命，功在黨國，人徒讚其忠義的行爲，而不知其仁勇本質的深厚，即舉幾項事例來看，如北伐統一的初期，有東北易幟和內向問題，與粵境反共等過程，先生無不躬與其役，隻身奔走，冒險犯難，卒完成使命，廿六年對日作戰期中，先生在粵與駐軍共存亡，當時先生主席粵政，原不同於軍事主官，且早奉疏遷的指示，但先生仍堅決守至廿七年底在日軍砲火下始行離開，廿八年主持港澳及粵閩黨務，經常深入後方，奠定地方反攻基礎，廿九年主持海外黨務時，經歷南洋城市達一百三十餘處，宣揚國策，團結僑情，使海外華僑遂得發揮其支持抗戰的偉大力量，他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團結各方意志，發動國民外交，輔助菲律賓、韓國及越南等復國建國的運動；這一串的努力，其用心之周密，肩負之重大，機應之困難，收效之宏碩，在其高瞻遠矚，雄渾的步伐表現上，像以上所說的這些忍苦奮鬥於無言，而奏效起功於無形中的曲折造詣，有

非局外人所易覺察的！

鐵城先生氣度的恢宏，魄力的偉大，向爲人所樂道，其實乃其大仁大勇境界的最高表現，唯其仁，所以誠、誠能感人，人爲所用，於是祇有邪正之辨，而無門戶的隔閡，祇有敬事仁民的選擇，而無個人利害的考慮；他在粵主政時，正值抗戰發生，明知處境甚危，但仍不斷的一方面督導冬耕，急救飢民；一方面趕築公路，將路線延長，打通北江，以作根本應變之計，這種決心和毅力，纔構成了這忠誠仁愛上的碩果。

誠然，鐵城先生鞠躬盡瘁的精神和事實，非一時筆墨所能盡的，我們一般常說：「哲人其萎，吾將安仰」，但我於鐵城先生，却以爲應該是：其革命人格，垂百世而可慕，其革命精神歷百歲而永生！

## 我認識的吳鐵城先生

蔣 勻 田

我認識吳鐵城先生，是在當時政治協商會議舌戰的陣線上。由今思昔，不能不說是一幕悲劇。所以我於接到張岳軍先生等爲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冊徵文啓時，不禁無限的愴懷！時光流水，瞬轉十年，情不由已的念出杜工部的兩句詩：「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鐵城先生爲人平易，辯論問題時，每出之以詼諧的詞令，使對手縱不願接受，亦甚難反駁。在他的舌戰表情中，總是輕鬆圓融，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嚴重到不能商談的樣子。他在會議席上，發言的次數雖多，向無長篇大論，每以三言兩語，打開了僵持的局面，而獲得最後的結論。三十五年夏張君勸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憲法十講」，指明現行憲法二十七條「爲吳鐵城條文」。我正好乘寫紀念鐵城先生文時，將這段經過簡略的敘述出來，以證明我前面所描寫吳先生在舌戰場上的練達長才，不是藻譽，而是寫真。

當時的憲草審議會，是根據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由各黨派的代表組織而成，內中包括有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與秦邦憲。秦邦憲到憲草審議將即完成時，乘美國飛機赴延安報告，飛機失事而死，後由李維漢代之。秦識憲法爲何物，而李則遠遜矣。當憲草審議工作進行到二十七條時，秦邦憲尚在，周恩來每次亦皆出席。在那個時候，蘇俄尚未交東北日軍投降的武器於中共，他們對軍事發展尙無把握，還想假憲法以暫時保護生存；所以對於憲草的審議，非常認真；雖一字一句之差，皆不肯輕讓。

國民大會的組織，依政協憲草小組所協議對五五憲草的十二項修改原則，爲無形的國民大會：即包括全國地方與中央的民意代表組織的選舉團，以選舉總統副總統而已。任務完成，即行散去，類似美國的選舉團，非一常設機構，故曰無形的國民大會。政協閉幕，憲草審議會尙未召集，國民黨與共產黨先

商得協議，改無形的國民大會爲有形的國民大會，事後又分別徵求其他黨派的同意而定議，所以始有現行憲法第二十七條的條文。憲草執筆人張君勸先生所指此條爲「吳鐵城條文」者，實係指「關於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除前項三四兩款規定外，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行使之」而言。這就是鐵城先生當時以諛諧的態度，具體的意見，三言兩語的打破相持了三四天的僵局，而贏得了「吳鐵城的條文」。

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乃孫哲生先生。鐵城先生係代表國民黨出席的委員之一。當時國民黨代表本中山先生對於五權憲法的遺教主張國民大會代表受人民之付託，除行使選舉權外應增複決創制兩權。按此係中山先生於民十講五權憲法時提出之主張，民社黨與青年黨當時以爲複決創制兩權，係直接民權，由國民大會代表行之，還是間接民權，難免與立法權衝突，而廣土衆民之中華民國，亦殊不易效法瑞士實行此類直接民權，若先試之於縣市，未始不可。當時共產黨及親共代表的反對心理，起於考慮憲法之法理者少，而起於疑慮心理者多。他們預測第一屆國民大會總是國民黨佔多數，現若規定授國民大會以創制複決兩權，則第一屆國民大會集會之日，即五五憲草復活之時。所以互相堅持，各不肯讓，而造成甚久的僵局。鐵城先生斟酌三方面的意見，以諛諧的態度，懇切的措辭，提出以上的折中條款，獲得三方面的同意，而成爲今日憲法的條款。余細考之，鐵城先生這個折中的意見，還是本於中山先生於民七講心理建設第六章時所提出的主張。當時中山先生指明「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官之權」。而未言及省。故鐵城先生當時肯定指明「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行使之」，而不說各半數之省，證明鐵城先生對於中山先生之遺教皆爛熟於胸中，所以能運用自如，而不着痕跡。然非出之於他那樣練達圓融的詞氣，亦恐不易引起人的同情，使論爭之焦點，頓時渙然冰釋也。

三十五年四月終，憲草審議完竣，共產黨代表李維漢即席聲明說雖然我們對於憲草參加逐條討論，我現在正式聲明這不就等於憲法草案，只能算是會議記錄云云。鐵城先生立即回答說：草案就是記錄，記錄經政府正式提交制憲國民大會，才是憲法草案。答的異常恰當，說得異常輕鬆，引致大家哄然大笑而宣布散會了事。對於這樣場合，鐵城先生表現得真是無比的優越。

五月還都之後，共產黨得蘇俄之助，已掩有東北的全面，惟幾個大的都市，如長春，瀋陽尚在國軍手中。七月中我自桂林接眷回我離別八年的故里——蚌埠，路過南京小住，我看共產黨的態度完全變了，和平的商談已等於中斷，我知道局勢更嚴重了。八月初我在蚌埠故里奉到黨召，即過返上海，拜見主席張君勸先生，始知黨的總部要設在上海，派我為駐京代表。我與上海也分別八年了，就便留在上海，多住幾天，分訪舊遊，以話契濶。忽然接到周恩來的請箋，這是在重慶常有的事，我也不以為怪。當天被邀的客人，除了現在北平附共的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等外，尚有青年黨的李幼樁、左舜生，及本黨主席張君勸與我。共產黨出面招待的為周恩來、李維漢與陳康。周恩來除說明與國民黨和談的難點外，並報告馬歇爾將軍到滬訪他的經過，請他重回南京，繼續商談；但因對於馬歇爾一個文件所用「Carry out」一詞解釋的不同，弄得不歡而散云云。在那次宴談的一幕中，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維漢與左舜生的對話結果，發現他們的湖南故居，相距僅十八里之遙。於是李維漢說：左先生，我們是切近的同鄉，以後不要再罵我們了。他當時用的第二個「我們」，可以推想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因為李即是毛的井隣。左先生當時一笑置之，並未答覆。我想若是吳鐵老當之，或可回問一句：共產黨還講同鄉的封建觀念嗎？

不意隔二日的時間，鐵城先生偕邵力子到滬，分訪民青兩黨的領袖商談與共黨恢復和談的問題，我始領悟周恩來的請客，是事前已知道國民黨將要派人來邀請繼續和談，故對於當時的所謂第三方面，將



停頓談判的責任作個交代，更希望能藉杯酒聯歡，培植情感。這是共產黨在鬭爭階段中，最注意的兩件事。所以李維漢對左舜生的攀談，更顯明其政治意味了。鐵城先生與各方接頭之後，也在其海格路私邸望廬設宴邀請各黨參加商談的代表，周恩來與李維漢亦被邀赴宴，當晚鐵老作主人，談笑周旋，動中繩墨。那晚的宴會，互相了解的問題甚多，無論各方的心理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作到大家盡歡而散。我現在還保持有當晚在望廬攝的合照，也可說是歷史的陳跡了。當晚約定次日下午共集範圍君勳先生寓邸，磋商是否赴京的問題，並約在張寓晚宴。所以當天下午，我到張寓甚早，擬代為招待客人。孰知我到的時候，黃炎培已先我而到了。當時黃確甚主張勉強挽回周回京，重開和談之門。不時周恩來即到，談到同赴南京問題時，周恩來毫無猶豫的說：君勳先生，只要你肯去，我一定追隨，毫無牽強之態，此乃使人痛快之心戰。等大家齊集時，只是商議乘何工具去京，並無其他問題待決了，也可以說那天晚上，大家是盡歡而散。第二天我們同鐵城先生乘中央飛機赴京，李維漢、陳康與我們同機。周恩來則單乘美國飛機飛京，外表在策安全，實則表示信託美國，亦係一種心戰。無論如何，鐵城先生此行，總算完成任务了。

到京之後，由聯合的第三方面為主體，每日聚會於交通銀行樓上，擔任會商主席的即今日的考試院長莫柳忱先生。進行的步驟，係由第三方面先商得某項一致的意見，然後分向國共兩黨的人士磋商。迭次所遭困難的焦點，都在東北，此乃雅爾達協定之所賜也。商談一月，可說毫無進展。乃由梁漱溟集國共兩方可以勉強相同之見，而串以第三方面的見解，寫成一個方案，推舉代表分別交給國共雙方。因方案中有一句話：「所有東北鐵路由中央派警接收」，使梁漱溟被周恩來指面痛罵為出賣朋友的東西。不過周在憤怒之下，也說出了一句真話：「這樣方案，不要說我不敢接受，你問毛先生能接受嗎？」這證明東北當時的問題，由史達林背後作主。所以我說是雅爾達協定之所賜，諒不為誣。當結束這幕商談會

議時，沈鈞儒，章伯鈞皆分別將在那方案上已簽之名抹去。在這場合之下，左舜生先生即席聲明青年黨將重行考慮立場，因君勳先生已早返滬，我也起立發言，要回滬向黨中報告，以決定將來的立場。至此乃攝影而散。莫柳忱先生尙存有這張照片，三年前曾携至舍間，囑我提字，令人閱之，不盡滄桑之感。這些人中，有的在大陸作偽政權的高官了；也有被清算的；有的在臺灣作高官了；也有被打擊的；有的在香港繼續反共；也有在那嚴厲批評政府的。兩個月前，我和成舍我先生郊居詩一首，曾被徵信新聞發表，中有一聯云：「靡常人事友成敵，失策仇同蜀伐吳」！當年極力爭取民青兩黨共同制憲的鐵城先生在天之靈，豈亦有同感乎？！

我任駐京代表二年，使我最傷神的一件事；也是使我至今最追思鐵城先生的一件事。那就是民社黨所提三百名國大代表候選人，始終遭同鐵城先生與我商談這項問題的陳立夫先生之婉拒，他只說：你們有兩百五十名足夠分配了，而不說理由。鐵城先生只是笑而不言，迭次會商，都是這樣。拖延到青年黨與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名單都公布了，而我們的名額問題尙未解決，未免使我黯然傷神。我與本黨住在南京的徐夢巖先生商議的結果，箋請鐵城先生共餐，作最後的努力。鐵城先生也明了已臨攤牌的時候，他偕一位與我們都極熟的秘書同去赴宴，未終席而先辭去，說明留其秘書與我們商談。在商談的過程中，這位可愛的秘書先生很坦然指着恰巧也在座的某君說：爲銷除兩黨間不必要的緊張氣氛，而加強今後合作的信心，我有義務向你們說明名額問題拖延的真因，就是某先生早將貴黨常會議決的二百五十名最低額告訴了立夫先生，立夫先生回貴黨的函稿，即出某先生的手筆。鐵老認爲共敵當前，宜速說明這個問題，永奠兩黨合作的誠信；不願留有此種暗影存在；更不許以後再有此類可以引起互疑的事件發生，囑我坦直的奉告貴黨。不過今天爲保持兩黨的友誼，很對不起某先生，希予原諒。徐夢巖聽罷，即向鐵老的秘書道謝，而手指某君說：「你真是荒謬絕倫」。寫紀念鐵城先生的文章，而敘述此一非問

題者，所以彰鐵城先生對人真實，見識深遠，不容避而不宣。他常說：即引爲友，不容相蔽，實爲三黨當時合作的精神基礎。此一問題廓清後，使三黨在南京時代，解決千差萬種的問題，而始終合作無間。盼望這樣精神繼續存在，使我由衷的懷念鐵城先生。鐵城先生乎！您所信任的秘書，現已榮任次長；而今日在臺的朋友，尚有國大代表楊浚明、陽明山第二次會議代表楊毓滋、總統府國策顧問崔心一、立法委員王世憲、反攻大陸設計委員劉中一諸先生，都是當時在座之人，可以證明先生對友黨交往的誠信。我爲「發潛德之幽光」，不得不乘尚有很多的證人，而將此段經過作個梗概的報告。此事揭穿了第二天，陳立夫先生派洪蘭友先生與我會面，允增民社黨十名國大代表候選人而結案。立夫先生現雖在美，想亦能同意我爲紀念鐵城先生而寫出此一幕戲劇。可惜當時君勛先生獲此報告，只圖寬大爲懷，而忽養癰貽患。我現已屢函君勛先生言之，民社黨今日的紛擾，不能專責外感，應悔留有內因。鐵老往矣！好事難再。今日所以追懷前賢的善例，正欲挽救渺茫的前途，而盡同舟共濟之義。想爲鐵城先生在天之靈所樂許也。

三十五年五月，我自渝繞道桂林携眷返蚌，因八年的離別，親友的會晤，朋儕的宴叙，雖係極無意義的應酬，而爲社會所最難避免的人情。因此惹人注目，不知我有何組織行動。於是當時的市黨部乃派人化裝跟踪；並通知地方工商團體，指我爲異黨份子，勿與往來。對我這些謠言，在蚌埠如何能發生效力呢？弄得大家義憤填膺，頗使我增加煩惱。我乃函告執政黨的中央秘書長鐵城先生，他接到我的信，即一面電阻市黨部對我的行動；一面電知防衛司令夏威將軍加意保護；一面又由蚌埠市商會轉電慰我。蚌埠工會所選的國大代表陳協五先生，現在臺灣，可以證明此事。現任鹿港中學教務主任的夏育齋先生，也可證明。慰我之電由商會轉交，不但一舉盡掃浮言，且收平熄衆怒之效。設計之恰，用心之深，非老成練達的鐵城先生，孰能出此？當時我讀罷慰電，瞻念國事前途，真是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此情此

境，記憶猶新！而十年前忽驚鐵城先生的噩耗，悲老成之凋謝，傷國步更艱難，又使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我當時追思往事，哀悼前賢，曾挽鐵城先生一聯，現在還可以代表我的懷思，錄呈以爲本文的結束。

八年抗戰，勝利歸來，曾因異黨身份，受厄家山，承公數電方開脫。

五日陞違，人天頓隔，未及光復首都，再登鳳闕，英靈千載有餘悲！

## 最瞭解華僑的鐵老

戴愧生

駒光迅速，鐵老離開我們已經十年。回想他在辛亥、北伐、剿匪，抗戰諸役的偉大貢獻，豐功偉績，長留在中國每一個人的心版上，永不磨滅。

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任中央海外部長及中央黨部秘書長時，倡議海外僑胞獻機運動，曾約我們到李子壩公館數度會商，日夜計議，因此在總裁五十華誕及抗戰時期，華僑有數百架飛機捐獻，當然是總裁的精神感召，而鐵老的設計籌劃，平時聯絡華僑，愛護華僑，以及革命同志向海外無孔不入的奔走，不無影響。鐵老常說我們不應以為華僑都是有錢的，其實華僑裡富翁並不多，而且捐獻的多是窮人，這是他對華僑深切的瞭解。

鐵老的真誠氣度非尋常人所能學到，凡與共事者靡不佩服，抗戰時期，各被壓迫民族都有代表駐重慶，皆由鐵老與張壽賢同志招呼，他因對人友愛誠摯，國際人士和他都一見如故，所以能盡到國民外交的責任。

他曾說僑務重要性在東南亞而不在歐美，故此命愧生在東南亞致力，民國三十年命愧生往菲律賓、馬來亞、印尼整理黨報，臨行時對愧生說：「太平洋戰爭蘊釀時期已過，一觸即發，而戰事發生是日本人先動手。」果然不到二星期就珍珠港事變，菲律賓、越南、星加坡、緬甸、泰國、香港、印尼先後被佔，愧生淪陷在菲三年八個月，痛苦不堪，終於能脫險無恙者，皆鐵老精神支持的結果。

民國三十六年，中央命愧生往東南亞宣慰華僑，他問愧生此行有什麼準備？愧生反問總理扶助弱小民族口號可以使用否？他答復恐怕時間還未到。愧生所到的地方對各民族的領袖都去拜訪，只有印尼蘇卡諾總統在日惹，因戰事交通阻塞，荷蘭政府不發護照未達目的。

鐵老因大上海建設計劃成功而引起更大的抱負，本擬集中華僑資力，建設廣東福建爲模範省，並逐步準備經兩三年之久。同時創立華僑協會，以往華僑社團的組織，多由海外部僑務委員會發起，但華僑協會則是由華僑自己發起，一切經費由會員負擔，不用公款，上海中興，華僑，廣東各銀行及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公司，華菲、南洋兄弟二烟草公司，虎標永安堂皆加入上海分會，會址設在永安公司六樓。會務正在開展之際，不幸共匪猖獗，大陸淪陷，一切理想皆歸幻夢，否則因東南亞狹義民族主義之發展，華僑飽受迫害，倘有家鄉可以投資建設，何樂不爲？香港亦無今日畸形發展之機會，由此可見鐵老眼光之遠大。

當我們撤退到臺灣的時候，鐵老奉命往菲律賓召集南洋各地同志開座談會，並領菲律賓華僑來臺慰勞三軍，士氣因之極爲振奮，此皆鐵老無時無地不忘革命，不忘救國的明證，鐵老偉大的革命精神及對人的誠懇，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 感念 鐵老生平

梁 寒 操

——爲鐵老謝世十周年而作——

鐵城先生謝世，倏忽十周年，百身莫贖之悲，親舊同之矣。然鐵城先生生平爲人用世之德業，固永留人間，而長垂不朽也。

人生德業，固因乘時用世而達其功名，然必有賴蓄德養志，乃能成其久大。鐵城先生少受知於國父中山先生，壯邀國父親近之信，北伐以後，追隨今總統蔣公，著績於統一抗日行憲大業，抗戰先後，受命本黨秘書長，翊贊總裁，綜持黨務，凡十有餘年，功在黨國，固無待贅言。今欲有所追憶者，唯鐵城先生生平之德望。古來論人，三不朽以德居先，蓋德之流行，正與立言立功同其遠且大也。

當世社會人士於先生，無論識與不識，喜以鐵老尊之，非以序齒，實敬之也。鐵城先生親炙國父最久，深體國父謀國精神，因而先生之處人對事之寬厚容忍雍容風度，每爲常人所不能及，非偶然也。因其志者大，故無所不能容，因其愛者博，故無所不可忍。所謂宅心於仁，內忘分別，焉有不能容不可忍之事物哉，推而利澤於人，自更無待論矣。

吾於先生之能大，能寬，能容，深致其景佩，蓋真能善體國父偉大人格，有以致之，誠吾人所當取法者矣。今值先生謝世十周年，緬懷盛德，敬表而出之，以就教於景企先生者，想亦當有同感也。

## 紀念吳鐵城先生

謝瀛洲

鐵城先生粵東中山縣人，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來臺，齎志以沒，迄今不覺十週年矣，吾黨同志擬編印「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以誌不忘，因略述所知如次：

民國十四年廣州市第一屆特別市黨部成立，共推鐵城先生與孫哲生先生等主持黨務，哲生先生任組織部長，鐵城先生任工人部長，是時共黨勢力極度膨脹，青年思想爲之動搖，聰明俊秀之士多被吸收，鐵城與哲生兩先生思有以挽回之，招余加入工作，任青年部部長，此爲余與鐵城先生共事之始。先生意志堅定，襟懷灑落，不拘拘於小節，余得其指導，協助對於一切黨務之進行極爲順利，當時廣東總工會、廣東機器工會、廣東油業工會、廣東學生聯合會、廣州市學生會、爲工人及學生之最大組織，余均導致於國旗幟之下，與共黨對抗，卒使共黨份子宣告失敗，先生任人不貳用人不疑，殊有足多者，大敵當前若當時稍有疑忌或掣肘，則黨務前途不堪設想矣，惟其有曲江風度，誠信孚人，故市黨部同事無不樂爲盡力，同時先生從事政治，歷任廣州市公安局長，上海市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及外交部部長，亦以風度見重於當時，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吾於先生有同感焉。



## 在粵追隨鐵公一段緣

高 信

鐵公逝世十年，他的功業永留人間。他在各方面對黨國的貢獻，固無待贅述，但在開國五十年間，像他這樣文武兼資，才識俱備、有眼光、有魄力、有爲有守、從辦黨、治軍、從政、以至外交，僑務等均卓著功績的人才，實所罕有，而尤其是他廣事接觸各階層，待人謙誠，處事敏慎，獎掖人才，究心世務，真是無美不備兼具衆長。今日執筆爲文紀念，真不知從何說起，無已，謹就年青時初識鐵老並隨他在廣東省府任內工作一段經過，略加紀述，以誌永懷。

民國三十五年，兩廣還政中央，廣東省政府改組，黃慕松先生出長省府主席，當時我在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任教，黃主席約我到省府地政局任副局長，當時地政局長爲吳德芳先生，他是一向追隨黃主席任測量工作的。數月後，黃主席一病不起，中央任命吳鐵城先生繼任廣東省府主席，人事更新，我正打算回到南京重過教書生涯，因爲許久沒有返廣東，這數月間，一切都覺得很陌生，朋友也很少，而且做慣研究工作的人，驟然踏上政途，亦覺得沒有什麼興味，正躊躇間，吳主席到粵履新，當時地政局長一職，傳說紛紛，大小各報，尤其是港報，均預測人選，因爲吳德芳局長爲黃主席老友，且年事已高，早有去意，所以局長一職，逐鹿者多。我知道自己初入仕途，學驗均不足，且地政局是與廳平衡的一個省府直屬機構，人人也認爲地政局是省的一個肥缺，而大家以爲吳主席從上海市長調任而來，一定會在上海帶了大批人馬南下，因此省府舊人未免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

不料出乎意料之外，吳主席到職沒有幾天，他在河南基立村第一次召見我，他的記憶力非常強，他還記得我初從德國留學回來，在上海市府會接見過我，因爲我回國那年，是由我同船返國的胡靖安同學（現陷大陸）和我的同鄉林桓（前年病逝紐約）陪同往見鐵老的，初次拜見時，我的感覺是，一個上

海市長政務如何繁忙，如此大人物，會在百忙中抽暇接見一個無名小卒的回國留學生，實在難得。見面時，他竟沒有一點官架子，我讀書做學生時，一直對官並不十分好感，以為官下一個字便是僚，官僚是有架子，會打官腔的，不料這位上海市長，對我很客氣慈和，問及留學情形及今後工作問題，關懷備至，表示至為親切，所以我對鐵老最初的印象就非常敬服，認為他是一個親民之官，並且必是為群眾擁戴的，因而我對官的想像，就有些覺得不對。

其後，我到南京教書，一直就沒有機會再見他，這次是回到廣東再次相晤。他非常爽朗，寒暄幾句之後開門見山便對我說：「廣東地政局長吳德芳呈請辭職，我打算不日批准他，遺缺由你來升任。」我聽了這句話，一時覺得茫然，心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能有機會用其所學，懼者事出意外，感到責任大，恐怕負不起而誤事。我沉思一下，就懇切的回答鐵老，說我年輕識淺，（那時我祇有三十二歲）且初負行政工作，經驗不足，恐負期望，主席見愛，仍以任副席為宜。鐵老却說，你不必推辭，你是學地政的，用其所學十分適合，至於經驗。就是因為廣東對於土地整理弊端頗多，我正需要像你這樣一片清白的人，所謂有經驗的地政老吏，我反而不會相信，我已決定如此，請不必客氣，希望你努力去做云云。我回來想想他的話，他的氣魄，不覺衷心佩服，因為我根本和他沒有任何關係，後來知道他會看到我幾篇批評吳尚鷹的土地法的文章，覺得頗有見地，他知道我是一個研究土地問題的人。但他用人如此公開，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和效法的。鐵老對於青年人的鼓勵和提拔，的確盡了心力，他常說培養人才為治國理政要圖，人才輩出，才可使國家興盛，他對青年的熱情愛護，和他胸襟的寬大永遠使人難忘。我時時想來，我們現在也替國家負小小責任，但許多地方還是使我學不到他萬一，他的為人、處世治事、在在足以示人模楷。古人說：「見賢思齊」，我現在想起鐵老這位先賢，要時時學習他的長處，才是紀念他的真意義。

## 追念 鐵城先生

梅友卓

時光如駛，鐵城先生逝世已忽忽十年矣，友卓與先生相交數十年，其做人與做事之偉大練達，深爲友卓所敬佩。茲值徵文紀念，謹記其犖犖大者，藉表追念之忱。

**忠愛黨國** 先生一生盡力於革命工作，早年追隨總理，艱苦備嘗，革命初期，流亡海外，廣交人士，鍛鍊身心。在廣州時，主持公安工作，遺愛猶在。在上海時，建設大上海市，政績昭垂。先生隨同總裁北伐，統一全國，贊翊良多。及後抗日反共，供職中樞，夜寢夙興，尤宏獻替。其對黨國歷久彌堅之忠貞精神，誠足爲吾人所效法。

**非常材幹** 先生不獨文武兼資，且長使聘，例如當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謀我之際，東北風雲，異常緊急，加以當時東北當局，尚在關外自主，先生奉命出關，曉以大義，卒使東北歸順，服從國府領導抗日。誠以處非常之時期，貴有非常之措置，亦惟有非常之材幹，方能奏非常之事功。東北使命圓滿達成，微先生之力不克致此，國人亦早已洞知，咸加贊仰。

**愛護華僑** 國父嘗謂「華僑爲革命之母」，先生自少年時即僑居海外，洞明僑隱，熟悉僑情，是以對於愛護華僑之工作，不遺餘力。而於華僑教育，特加重視，以期在海外保存我優良之道德，發揚我中華之文化，其後倡組華僑協會，親往南洋各地宣慰僑胞，加強海外歸向之心，益勵僑胞捐輸之力。故當先生之逝也，海外僑胞，同深震悼、足見先生愛護僑胞之篤，與夫僑胞景戴先生之殷。

**培植青年** 國家之命運在於不斷之進步，而進步之樞紐，則在於下一代之青年。先生對於人才，異常珍惜，凡有一技之長者，莫不量材器使，加以鼓勵。而於負國家生命新血輪之青年，更爲注重，多方培植，使成人才。現在海內外事業成功之人士中，不少爲先生所拔植者。其爲國育才之苦心與遠見

，昭昭在人耳目，固不僅爲友卓個人所稱道也已。

嗚呼 先生去世已十年矣，默念此十年中，正爲吾國憂患最深生聚教訓之時期。所幸 領袖英明，軍民合力，反視匪敵，衆叛親離，瞻望前途，曙光在望。應如何遵照 先生遺志，奮發淬勵，早日反攻復國，解救倒懸同胞，友卓不敏，竊願繼續努力，追隨先進及賢達之後，共策其成，以慰 鐵城先生在天之靈，然後紀念之作爲不虛矣。

## 鐵 老 的 風 範

吳金聘

時光易逝，鐵老逝世已經十週年了，鐵老主持海外黨務有年，和海外同志有極深厚交誼，時間不能沖淡人們的記憶，鐵老生前的風範，在菲律賓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戰以前，當菲律賓的計順總統時代，鐵老當時曾以上海市市長的身份訪問馬里拉，獲得菲國朝野的盛大歡迎，在此以前，中菲的官式訪問並不多見，所以菲律賓政府是以國賓之禮隆重款待鐵老的，船到碼頭時，菲政府各高級官員均親赴碼頭迎迓，當時人山人海，萬頭鑽動，歡聲如雷，震達雲霄，其場面的偉大，和情緒的熱烈，破中菲官員正式訪問的紀錄，且提高菲島華僑的地位不小，老一輩的僑胞對此耳熟能詳，談起來尚津津有味，至今每個僑胞都留有深刻的印象，認為我國對菲外交的一大成就，現在中菲邦交密切，官式訪問頻仍，洵足表現鐵老當年高瞻遠矚的政治見解及外交眼光。

民國三十八年，時局逆轉，政府退出大陸，鐵老於隔年四月間邀約新加坡、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地黨中主要負責同志，在菲律賓夏都碧瑤舉行黨務座談會，這是政府播遷臺灣以後第一次召集東南亞的同志集會，我們以整整三天的時間，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策劃今後海外黨務活動的方案，及配合政府反共復國的步驟。

鐵老平時是幽默而健談的，但是當時政府退居臺灣，百廢待舉，本黨和政府是以忍辱負重的心情開始重建的，所以在討論期間，鐵老是以沉重和嚴肅的態度，為我們周詳分析國際大勢，並鼓勵華僑各界回國勞軍，他闡明組團勞軍，不但表現菲島華僑愛國行動與効忠元首熱誠，並且足以提高政府三軍士氣，使海外各地華僑聞風響應，同時可以提高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鐵老說：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本黨同志更要義無反顧，以實際行動來表現華僑傳統的愛國精神，我們許多人從他感人肺腑的語言中，都體

會出他爲國爲民的心情，於是我們立刻發動全面的勞軍救災運動，並籌募菲幣三十三萬多元同時組織華僑考察團一行四十八人，於民國三十九年八月抵達臺北，向 總統致敬，表示効忠，並展開慰勞三軍活動，除撥交大陸救災總會菲幣十萬元外，其餘悉數充爲勞軍的用途。當時鐵老歡愉之情，溢於言表，在許多公開場合中對海外華僑的愛國熱誠，備加鼓勵，其實，菲律賓華僑回國考察團的行動，實在是由鐵老不斷鼓勵支持所促成的。

在我的印象中，鐵老自弱冠追隨 總理 總裁革命，功績彪炳，而他「談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個人修養，更是他一生最爲卓越的特質，這一種崇高的人格，是普通人所望塵不及的，事實上，我們在海外工作，只顧耕耘，不問收穫，海外同志犧牲精神物質，完全超脫於名利之上，這一點是鐵老最爲明瞭的，古人說：「涓涓不息，乃成江河」，鐵老在工作崗位上的成功，是積年累月的結果，絕非倖致，大家對這位黨國元勳的懷念與追思，不是偶然的。

## 華僑導師吳鐵城先生

劉伯群

歲月無情，時光易逝，吳鐵城先生離開人間，轉眼間已經十周年，而先生的墓木亦當已垂拱了。可是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以及先生噩耗傳到海外時一般華僑哀傷失依的情形，却仍歷歷如繪，久而彌深。

先生一生盡瘁國事，歷任黨政要職，其豐功偉績，真是有口皆碑，不過就一個僑居海外的華僑來說，我們並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黨國元老或達官貴人而悼念他，主要地因為他是一位華僑的導師而敬慕他。我們知道，散居海外各地的華僑為數達一千餘萬，這樣多的一群黃帝子孫遠適異國。寄人籬下，大部份都得不到祖國的保護和提携，全憑各自的努力，作生存的奮鬥，正像失去慈母撫慰的孤兒，浪跡於天涯海角，其心情的孤苦淒獨是可以想見的。可是政府中的負責官員，多半不了解華僑這種心情，而少數了解這種心情的人，又或因忙於國內的公務，無暇為華僑提供必須的指導和撫慰。而先生在這一方面正為黨國彌補了一個缺憾，填充了華僑心靈的空虛。他不僅在擔任海外部長的時候，也不僅在處理有關僑務的公務的時候，可以說，不論身居何職，身處何地，無不以最大的關切來注意華僑的問題，增進華僑的福利。而每一位和先生接觸過的僑胞，也無不受他那種彬彬君子循循善誘的風範的深切感召。所以我們尊他為華僑的導師，先生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同時，也必引以為榮的。

先生之所以對僑胞特別關切，並因此受到華僑導師的尊敬。固然多少或與他所曾擔任的公職諸如海外部長，中央黨部秘書長等等有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他出生於僑鄉，而又常常樂於與僑胞接觸，加以他具有一副悲天憫人的古道熱腸，在深切了解了僑胞處境的困難和前途的艱險之後，自然地激起他拯溺扶傾的熱心，以至不能自己，這是他對僑胞關切的基本動機和力量源泉。

十年來，僑胞寄居地特別是東南亞一帶的政治經濟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化，華僑的處境可說更爲微妙更爲艱難，我們這一群像孤臣孽子的僑民，北望破碎的大陸山河，引領臺灣的先生墓木，怎能不泫然欲絕，痛哭失聲呢？！不過，就先生本人來說，他的遺愛無疑仍深植於僑胞的心中，先哲有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先生音容雖杳，但先生的德業和精神却仍存於人間。



## 文采風流想像中

張九如

### 一

十年來，一個修碩的身材，軒寬的頭額，順勢後掠的斑白密髮，廣厚的耳輪，近鬢的眉角，秀深的目眇炯炯逼人的瞳光，從玳瑁色的眼鏡框裏直射出來，威儀總像莊嚴不可侵犯，其實愷悌慈祥，和易近人，更不立崖岸，眼鏡梁下，穩垂着準隆而豐，下更廣平，幾如三角形的鼻子。遙墊着上下停勻，兩端尖直的雙脣，啓齒時聲朗氣堅，間以氣管炎似的喉音和片刻的停頓，越顯得語調不驟，聲款可親，抑揚頓挫，金聲玉振；有時雖也發出一陣喑啞咄叱之聲，却並不令人震懼，反使人對他越加愛敬，加上他的起坐從容步趨昂然詞令莊諧，舉止瀟灑，更使人樂與往還。肩臂濶長，又使人想像他擔得起艱鉅使命，確能拉攏各色人等齊作黨國干城。這樣豐儀的一個人物，往往在落月屋梁之時，暮雲春樹之下，特別是在十一月十九這天，活現在我的心頭眼底。他就是離世倏已十稔，人家都稱他鐵老的吳鐵城先生。

這不是我一個人對他獨具這樣深刻的印像，而是凡與鐵老經過幾度往還的人，都是如此。只因我有至今感慚益甚的一件事，我的被人稱爲「九公」，好像要與鐵老比肩是的，則自鐵老開始。鐵老是稱我爲「九公」的第一人，是至今猶餘音繞梁的第一聲。而我的尙能自愛，並得以廁身朝端，與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其始琢磨我的品德，開闢我的初程者爲張岳軍先生，其後使我漸能脫穎而出，不至時歌長缺者，則爲鐵城先生。

### 二

當民國三十年鐵老接任本黨中執會秘書長後的第二天，我正在寓所早餐，忽聽到沉重的脚步声，觸

地的手杖聲，伴着「九公」「九公」的叫喚聲，問訊聲，從樓下傳到三樓上來，我以為這個人是找二樓中人的，因為這種聲音，向沒有聽到過，而且我又不姓「戈」，或名叫「戈」，那種讀九（yī）像狗（ㄍㄨ）的廣東音，我那裏了解？若竟有人叫我「狗」，却又尊稱為「公」，世間又怎會有這樣滑稽頑笑的事？正在猜測，這個人竟上樓敲門來了，開門一看，似曾相識還沒想定他究竟是誰，他已經開口了，先說了一聲早安，隨即自己介紹「我是吳鐵城」，我只得慌忙請他坐下。他不待我動問，就對我說，「我是特爲來請老兄回到秘書處去幫忙的」。我頓時感佩其爲人，洞明其來意，正陳述我將回中政會及宣傳部原任的因由，他已經心誠口快地說「你能給葉楚傖先生幫忙難道我就不值得幫忙麼？你必須回去。我決不會把瑣碎事日常公事麻煩你，只請你擬辦總裁交辦文件，寫些重要文章，商量些黨國問題，你是一定辦得了的。你要是早飯已經吃完，我的車在門外，就請老兄跟我去，好不好？」他的話爽朗乾脆，態度又和樂慈愛，宛如惠我春風的歐永叔，照人秋月的李延平，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像他這樣有磁性熱力的人物也就心悅誠服地跟他回黨部去了。

從這天起，一直追隨他多年，從重慶回到南京，總在一處工作，到了臺灣，還是他家裏的座上客。他了解我像野馬一般，所跑慣了，最怕羈勒，又和葉楚傖邵力子先生共事久了，書生脾氣甚重，不畏強禦，羞於逢迎，並愛放言高論，面折他人過失，對我始終優容，並曾開照秘書處若干人，「你們要另眼看待張九如」潘公弼兄向我述及鐵老曾如此囑咐以後，更使我不知怎樣圖報纔是。

## 三

當我留任秘書處專門委員室工作之初，主任委員是新來的潘公弼兄，是我初次見面的一位老報人，陸續從外來，或由秘書處各單位舊員昇遷的專門委員有黃天鵬羅香林趙君豪祝秀俠周雍能汪公紀鄒志奮

張潛華葉尙志周芳岡侯標慶汪大燮莊心在張佛干溫叔萱李模棟呂曉道及幹事梁聲泰蕭汝灼謝泌余霞諸兄，較以前僅有盧逮曾委員一人和幹事二三人局面，開廓的多了，工作也就發展開去。當我接任主任委員之時，有些同事早已調任秘書處其他職務，有些人則已從政，有些人則隨後進來，這個專門委員室，可說是黨內部份人才的吞吐港，也可說是魚龍雜沓，各有短長，天空海濶，鸞飛魚躍的俱樂部。我曾幾次批評他用的是流水幹部，甚至說他像孟嘗君門下珠履三千中有雞鳴狗盜之士在內，他總是欣然同感，不以爲忤，並且垂詢我對各人才性的觀察，我把管中之見說出後，他慨然說：「黨務要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纔幹得出成績來，這就要靠儲備大批三教九流，三山五嶽，到處鑽得進，兜得轉，幹得開的各種人物了，只是我還沒有包羅萬象的氣魄，秘書處也不能有這麼大的容量。你曉得吧？我是會對付三頭六臂的人的，我也有利用雞鳴狗盜之徒的一些經驗。如果真有這種人，我倒很歡迎。要是聽任這種人在外面亂闖，是會發生亂子的，把他們收到我的身邊來，反而好些，可是我還沒有做到。你還要知道，辦黨和幹政治不完全相同。辦政治的人，無論大小官吏，都要賢良正直，纔能具備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條件，辦黨務的同志是革命的開創的打天下的，就不能對他們求全責備了。只要他們不違反主義政綱政策，不嚴重破壞黨紀，就都可任用，也都可寬容」。他這一席話，真使我感覺勝讀十年書，我的拘墟之見，固不值鐵老的一笑，而王安石不深味眉山蘇氏極言智勇辯力四種人如不能一一量才器使，必致擾亂天下的文章，竟搖筆譏評孟嘗君，似更有黨同伐異借題發揮的嫌疑。

#### 四

那時秘書處許多人，既如前明宣德之爐，斑駁陸離不可方物，各人仁智各執之見，和一時意氣之爭，也就在所難免。鐵老知其如此，同時又灼知當時各人生活艱苦，飲食粗劣，交通工具也很缺乏，就由

秘書處出錢辦伙食，每天中午集各處科室主持人在處中會餐，名爲聯繫飯，藉機交換意見。解決難題，自然是一個公私兼顧的措施。可是有一天，糟透了，張潛華竟和祝秀俠大吵，始而口角，繼而拍桌子，擦碗筷，彷彿演了半幕鴻門宴。當時是爲了什麼，我遺忘了，僅記得被鐵老知道後頗爲震怒，問我誰是誰非。我笑着說，「這是小兄弟吵嘴，無關黨紀，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老人家不必理睬」。他霍地從座上站起，猛揮兩臂，大聲說：「不行，這不是同志同事親愛精誠的表現，我雖然可以寬恕他們這一次，可是必須瞭解錯在那一個人。」我幽默地說：「據我看，張潛華不潛，祝秀俠真俠，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張潛華華而不潛，祝秀俠俠而欠秀，請秘書長想去吧」。他不則聲，只是凝視着我在那裏出神。我料他同意我的觀點，即進一步說，潛華愛吹牛，又巧言令色，甚至自吹楊虎城的太太謝氏也很歡喜他，倘係事實那就請秘書長對他的前途留些神吧。鐵老忽然回敬我以「那麼張潛華就叫他改名張華吧」一句幽默話，我立即抗議，「不行，我堅決反對，我家姓張的只有著作『博物志』的張華，只有做晉武帝中書令，又做度支尚書，後來因伐吳有功，晉封侯爵的張華，沒有過華而不實的張華」。他笑了，並撫摸下顎沉思了。這也許我觀察錯誤，論人過刻，但潛華沒有到臺灣來，秀俠則在鐵老逝世之夕，尙隨同在華僑協會辦公，現在並在中信局再保險處幫助鐵老的哲嗣幼林兄辦事，却都是事實。

跟隨鐵老工作的人，不分名義職務，他都視爲同志，平等看待，工友亦不例外。儘管有時惱怒了他，不由他不聲色俱厲，現出老虎面孔，激起大獅子吼，畢竟掩不住他的菩薩心腸，甚至自己紆尊降貴，做僚屬隊裏的和事老，他處理群眾圍攻汪公紀案，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勝利還都後，必須緊縮黨事，還政於民，承辦裁遣部份員工重任的是汪公紀，中央各部會處內將被裁遣的工友，自認爲雖無功，總有勞，一時群集秘書處院落中，要求解釋理由，聲勢洶洶，群集矢在公紀頭上，竟至高聲喊打，公紀憤而辭職。鐵老聞耗匆忙回到秘書處來，要我放下飯碗，同往公紀家中挽留，並商量繼續進行方法，公紀感

於鐵老的誠摯，工友也回復了理智，一陣暴風濁浪，也就雨過天清了。這在鐵老慣於融會歧見，汎應群倫的全部歷史上，原祇是一件小事。

## 五

曾經和鐵老打過交道，現任立法委員的不少同志，還互相談論着「鐵老真有一手，他的人情味極重，凡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不感到親切溫暖。譬如從前方回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同志，他一見面，總是先問你住在那裏？有錢沒有？若聽到住的是小旅館，一定說這太壞了，讓我開照交際科給你找好些的住處。若又聽到餘剩的旅費不多，一定說我叫會計處先給你些零用錢。隨即按叫鈴，要跟他多年的副官韓慶祥去請交際科會計科的科長來。縱然找不到比較好的旅館，或者給的錢不太多，却沒有人不由衷感激。」又說，「某同志被派到敵後工作時，鐵老要他開一筆工作費來，那時同志都視工作重於生命，何況錢財估計所需的經費，總是儘量減列，鐵老却另有想法，對他說，敵後用費不可能照常例估計，匯兌不通，你也不能隨時請求款項，我還是照你開的賬加五成到七成吧，你看怎樣」。又有人說：「我在天津市黨部做主任委員時期，有人向中央控告我，我到中央報告一年工作，請示今後方針時，鐵老親手打開文書保險箱，找出控告書，再和悅地對我說，這件事總裁已經瞭解了。你一切措施並沒有錯，你必須回去，決不可辭職，如果今後還有什麼容易被人誤會的事，你放心吧，我仍會向總裁解釋，給你負責的。」像這類緬懷往事感念鐵老的話，不時在立法院咖啡室裏聽到。

如果說鐵老另有一種使人看了莫明其妙而確是可敬的胸襟，那便是鐵老的認為同志個個可愛，即使其人被他人認為幹得太過分，太使鐵老為難，彼此都厭惡他譏笑他，鐵老自己也不免躲避他，然而仍是接受他的要求，使本人都感覺意外的一種表現。在全國大選舉進行期間，各地許多同志，紛紛奔集中央

，開始爭提名，接着爭選票，鬧的鐵老坐臥不寧，寢食無時，本是無可非議的行動，亦非不擇手段的競爭。獨有一位東北籍的女同志，幹得未免太兇悍了些，她因為始終找不到陳立夫先生，以為鐵老好欺，就困住鐵老，幾番從鐵老山西路的家裏，要挾到了家橋的秘書長辦公室裏，又趕回他的家裏，無分晝夜追逐不捨，其後竟堵住黨部大門，不讓他離去，鐵老只得改從側門逃走，自以為渡過這座娘子關了，自以為像沛公一樣的偷離鴻門了，沒防她比自己要乖覺，汽車剛開動，已發見她站在車身旁的板上，高叫秘書長我陪你去。這時鐵老除報以苦笑外，忙命司機煞車，然後親自打開車門，請她進來坐好，允許她再想法，並請她到家裏吃中飯。事後鐵老對秘書處的同志說：「我真搞不過這個女英雄，她硬是要得，比我還聰明，她先潛伏在側門附近看清我上車後，一個箭步一手搭住車頂，就站立在踏腳板上了，好像軍閥車旁邊的衛兵一樣。你們知道麼？我們國民黨人就是靠這種精神打天下的吧！不要以為她這種做法要不得，老實說，真正要不得的，是根本缺乏這種精神的同志。她有她的可愛之處，你們不要討厭她，也不要認為我是怕她，怕她的威脅」。我即問，「秘書長你怎樣安排她？」鐵老把手杖向地板上點觸幾下，連說：「我有辦法，我總有辦法！」

鐵老這種熱愛同志的真實感情和表現，是做作不來的。所以他偶爾一言半語，常會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永銘心版，或流出熱淚。有時他雖僅招招手，拍拍肩，也會使人感到情意稠密。

## 六

他提拔人才的手段方式，和他辦理黨務一樣，向不包攬把持。他雖然以推轂人才為樂事，但他常對請求培植的同志說：「你們如果是在水裏的一條好船，我容易做推之挽之的工作。即使我照顧不周，中途給別的大船撞翻。只要有機會到來，我還是會把你拉向前進的。要是像擱在唐家坨的爛兵艦，我就是

用盡力量。還是不能拉你們前進。如果確是一條好船，但自己不善於運用機會，發揮力量，我仍然沒辦法」。他所言如此，所行亦確是如此。

在遴選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時，我已由江蘇省政府依法提名推薦，自信必然蟬聯，鐵老也拍胸擔保決無問題。不料遴選結果，榜上無名，而由我促請鐵老注意的蕭一山張維楨兩同志，則均選出，我因此憤極了，三天不到秘書處辦公，鐵老親到我的家裏說明內情，「吳稚老力薦薛明劍，你的大名就由省政府收回了，這是我會後查知的，推薦名單上沒有你，我無從爲力，請你諒解」。又說：「以後我一定在職務地位和參政員差不多的方面，補償你的損失。你以前在參政員會議席上，在你主編的時代精神雜誌上，盡力指責新四軍事件，總裁也是知道的，前途機會有的是，到那時候，我一定給你進言」。最後並說，「張九公這是我第二次登門請你，你再跟我走吧！」果然抗戰結束，各省市設置臨時參議會，他不待我請求，就推薦了並在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席上通過了我擔任江蘇省的參議員兼副議長。這就可證鐵老對同志。不但肝膽相照，並且說到做到的一班。

在舉行縣長資格銓敘時期，我既勸專門委員室的幹事謝泌同志去銓敘，江蘇省政府成立後，又請鐵老向王東成主席保薦謝泌當縣長，當時鐵老問我，「謝泌言語不多，辦事勤慎我已知道，只是他沒有做地方官的才具呢？我不清楚，你看究竟怎樣？地方官是不容易做的」。我又一次發揮我好臧否人物的習性，提出我對謝泌年青有爲却不妄爲，亦很耐勞虛心的觀察，並說明「清慎勤三字如果依然是做父母官的基本條件那麼謝泌是具此條件的，」鐵老就隨手用紅鉛筆將謝泌的姓名寫上便條紙，並說：「好吧，讓我發電報給王主席吧」。果然，王主席委任謝爲漂水縣縣長，兩年治績，確實不錯，便又調升他爲鎮江首縣縣長，直到匪軍渡江他纔携印冒險到上海。來臺後竟被向未一面的總政治部蔣主任羅致去了，任處長多年，勤慎過人，頗資倚畀，現正擔任聯勤總部政治處副處長主持執行重任。至今謝泌猶念念鐵

老提拔之恩不置，一如他贊佩蔣主任的出於衷誠。

在大選期間，虎虎有生氣，哈哈常大笑的李大超兄，正主持港澳僑民選舉事務，他的資格與機會均極好，要取得立委監委國大代表任何一項的提名決無困難，可是他竟一項也沒有份，鐵老也沒法在中央給他補救，除代他惋惜外，並對他的熱朋友當面笑他像廣東俗語所說的「姜太公封神忘了自己」。原來他大意了，只忙着給他人安排，自己却沒有決定究竟準備在港澳地區或在廣東原籍競選，等到兩地都已決定了人選，他便一處也插不進了，這叫做「大意失荊州」，「亦可比做，「駱駝跌在橋背上，兩頭落空。」

要是鐵老有包攬把持的作風，那麼他身居黨的要樞，總有辦法使我不在三屆參政員的遴選中落選，尤其能在職業團體或不能直接選舉的共匪盤踞地區中另給李大超安排。又正因為他不屑包攬把持，經常尊重任何方面客觀的意見，所以他平日雖未與謝泌直接接觸，也許謝泌的姓名和面貌他都黏合不來，但僅憑我幾句話，就負責推薦他了。

## 七

一個從事革命多年，迭任內外要職的人。常不免養成幾分子智自雄，師心自用的驕傲習慣。鐵老却不然，任何人可和他抬槓，只要你的道理比他強，他總能接受。這並不是因為他視黨部工作人員都是彼此平等的同志，黨的秘書長就應該禮遇部屬，俯採衆議，而實在是出於他無論爲封疆大員或黨部幕僚長以及年青時期出任縣長公安局長的一貫作風。

他在臺北市南昌街華僑協會爲了要不要繕發一封信的小事，也會和祝秀俠兄由討論而爭辯至於各不相下，竟動了氣，當我依照侯標慶兄的電話，馬上到會裏看鐵老時，只見他一面捲袖，一面走向理事長辦公室氣急敗壞，連說「不上算！不上算！」我纔了解標慶要我來的用意，立即幽默地向他說，「您怎



麼學河西獅子吼？吼得壁上懸掛的總理遺像也在笑您。鐵老！走吧！」他剛坐上椅子，又站起來，餘怒未息地問我，「你說什麼？只有河東獅吼，那來的河西獅吼？」又問「走什麼！走到那裏去？」我說，「照您以前約我共同坐在汽車裏開到中山北路盡頭，沒有下車走一步，就算已經散步完畢，打道回府的辦法，再來一次，好不好？你若問河西獅吼，那就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變化呀。」他笑了，真個照辦了，部屬和他頂撞是常有的事，把他頂撞的頓口無言，也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不過是我眼見他最後一次的事而已，他如果是個剛愎成性，頤指氣使慣了的人，又誰敢老對他如此。

我是多次和他爭辯得很激烈，有時明知理不直，口却不服輸的一個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並且至今還自覺愧對鐵老的一次大爭辯，是行憲國民大會揭幕於首都時期，我這匹野馬脫繮亂跑的一幕。當時我曾根據自己直覺的決定，充當副總統競選場邊的啦啦隊，左袒僅有一面之緣的競選人，被他發現後，特地找到他的家裏去，面加訓責，我除強詞解說外，不願改弦易轍，他霍地站起，打開室門，厲聲說：「你走你的獨木橋去吧，請走請走！」時中央通訊社蕭同茲兄在座，看的呆在座上。待選舉揭曉他又命人事處長侯標慶兄同着專門委員室幹事蕭汝灼兄找我回部，我雖然羞見他，却甚感激他，硬着頭皮走到他面前時，尚沒有來得及向他道歉，他已經似嗔若笑地說：「你成功了，賀你成功，但是以後看吧，現在你可以回來了吧！」當時我雖然十分感激他的優容，熱淚奪眶而出，可是他在三十幾天前開門趕我走開的情景，也跟着襲上心頭，便不由自主地仰視着他說：「秘書長，你真個還許我回來麼！」他很聰明，了解我這句話的由來，立即走近我拉住我的手，慈祥地說：「九如兄，黨部的大門是永遠敞開的」，他這句話說的很自然，很有力，又似很感慨，使我再也回不出片詞雙語來，只得緊緊握住他的手，並向他深深一躬鞠，回到專門委員室原位置上工作去了。及在京中央委員在中山路華僑招待所開談話會，商談對付共匪的狂妄要求問題，我曾對所謂和議代表及在場人員憤切陳辭，希望依照十三年到十五年本黨

曾經走過的歷程先北上談統一，再北伐貫徹目的，意在指明和談決無結果，只有征伐纔是生路，散會時，鐵老特地走近我，翹起大拇指贊許我。我便乘機對他說：「有一個消息想報告你，」他也許認爲是件機要性的消息，忙向我低聲說：「你等着跟我回去再談吧」。跟他回府後，我立即告訴他，「昨夜做了一個怪夢」，他唏了一下說：「我以爲你有什麼大消息咧，原來如此」，他既在百忙中容許我聊天，我就把昨夜夢與黃季寬談話，醒後清楚記得曾向黃詠詩兩句，「臣朔飢欲死，先生將何之」這件事講出，並約略解釋第一句是東方朔對漢武帝說過的成語，第二句是宋碇聞秦楚構兵，將往勸和，孟子笑他徒勞往返，關頭喝問的措詞。鐵老略一沉吟，就說：「你倒不是夢話，真在夢裏，又真會餓死的，恐怕是那幾位到北平去的朋友啊」。接着又問：「你認爲李代總統能應付這個局勢不能？」我誤會他又想揭我的痛疤，本不敢置一詞，却又負氣如故，立即發出「鐵老還有工夫算舊賬麼」這麼一箭把他射回去，他除報我以極不自然的苦笑外，沒再說什麼。

每到中全會開幕前，他總是要我起草本黨工作檢討報告，他字斟句酌，絕不放鬆，我也很佩服他的見解，總是當面照改。可是對六全大會的報告稿，我認爲應該而且必需把黨務的缺點和盤托出，提高大家的警惕，加重大家的責任，他却怕過於暴露會得罪人，硬要刪除稿中某些指摘的話，至少也須改得含蓄些，我和他辯論甚久，他雖說不過我，却還是要我遵辦我急不擇詞，竟對他悻悻地說：「那麼請你老人家自己去改吧，我走了」，他見我動了氣，終於接受我的意見，並且表示「我一定照你的原文講」。像他這種容許部屬對他面折廷諍的習慣，和從諫如流的器度，也就養成了部份部屬不問對象如何，到處拿出「說大人則藐之弗視其巍巍然」的態度，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公紀秀俠亦非例外。

在鐵老擔任黨的最高幕僚長時期，並不是自己毫無主張，凡事不置可否，專以承上啓下爲準繩的。他對總裁的獻可替否，事關機密，我自然無從知道。但他對於我提供參考的若干黨政方案，或對一些小事的批評，往往別有他的高見。即使採納一部份，亦未必盡能使之見諸施行，留中不發的更多。見諸事實的就我記憶所及，只有一件大事，但也是經我反覆說明及向各方游說，纔由「帷幄上奏」的。

當六大大會，籌備期間，我曾向他建議，應該擴大代表及中委名額。我的理由是：「大會已經十年未開，十年來的同志，論年齡都到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時期，論功勞又都可觀，非及時擴大名額，決不能適應當前需要。倘再就今後黨的趨勢與需要看，亦非如此不行。抗戰勝利後，民族主義方面的最大敵人已經打倒，民權主義亦可貫徹在憲政實行以後，只有民生主義的實現，尙待努力。但我們這一代人的體力，心力已經用的太多了，其勢只有靠後一代人繼續努力。在這種情勢下之，本黨一定會有全力實行民生主義的全面貌全分子出現。不過要促成這種新陳代謝的作用，首先得造成一種形勢，使同志日益感覺舊頭銜已經沒有價值，擴大中委名額就能發生這種作用。這正如通貨膨脹到某種程度以後，價值必然跌落，改革幣制發行新通貨的要求，自會發生」。鐵老曾河漢我言，說「這是折濫污的辦法，是故意先撞破舊房子再等着造新房子的辦法，是故意先沖毀水壩再等着開新河道的辦法。在黨務上、政治上、勢將造成龐雜紛歧現象，要是各圖私利，互爭雄長，那更不易收拾。黨員和青年團員已經鬧的够麻煩了，要是再跑出幾百個中央委員來。你想不是又加上一大團亂麻，再分裂成許多小團的亂麻麼？你不要一廂情願吧！」當時他的批評。根據其後的情勢核對，實在不爲無見。及他聞知我仍在各方面鼓動此事，並寫信給果夫立夫布雷先生採納此計，且此種構想已有成爲事實的傾向，他又對我說：「你真努力，真蠻幹，中央委員一定有你的一份子，不過，名器也不可太濫，一切聽總裁去決定吧，他老人家是最能權衡利害輕重緩急的。你最好不要再向許多人上條陳呀」。

政府還都南京時，我是最後一批凱旋的。一到丁家橋，眼見黨部辦公房屋，修繕一新，並有美侖美奐的新建築，頗爲驚異。及我巡訪南京街頭巷尾幾天，灼知物資缺乏，民生困苦，而全面叛亂的共匪，又日見猖獗，就指着秘書處的華廈對鐵老感憤地說：「前人曾有銅駝荆棘之歎，我怕這座漂亮華麗的房子，不久也許會遇上這種災難，爲何如此粉飾太平呢？」他直捷說：「這自然是我的欠斟酌，但所費並不過多。在百業蕭條時候，使瓦木匠有工作，也是好的。在人民久不見本黨的旗幟和威儀時候，也可表現一下。曾國藩也會在南京克服以後，恢復秦淮河畫舫，他自己也去游船吃花酒，只要大家有朝氣，肯苦幹，這座新房子，一定還需要擴大的」。他說得很起勁，很自信，居然使我精神一振。潘公弼在旁湊趣，笑迷迷地對我說：「我向來敬佩秘書長的氣魄。九如兄，總裁是漢高祖鐵老也比的上陳平、陳平能用錢，能拉攏他人，鐵老也有這一手」。鐵老摸着下顎說：「算了，不要再恭維我了，你這個上海人！」這是他別有所見，而爲我尚能憶及的一件小事。

## 九

如前所述，鐵老是一位確能愛護同志，宏獎群才，諒恕僚屬過失，嘉納各方意見，尤能仰體領袖意旨。分擔其憂勞深明黨國政策，促使其貫徹的人物。他的能够這樣做，所以這樣做的基本觀點及最大目標。據我看，他是在於愛民，在於爲民，在着眼於三民主義裏的一個「民」字，和中華民國國號上的一個「民」字，也就是助成「以建民國」所必需的工作和做法。

當敵機大轟炸，造成大隧道慘案的翌晨，他不顧路途破斷，很早就去李子壩黨部，我遲至十時多纔往，他一見面就問，「你家裏有沒有損失？附近的老百姓怎樣？」我說「還好，恐怕大隧道裏死傷的人很多，也許還有我們的同志在內」。他搶着說：「我最關心的是老百姓呀，同志自不必說」。僅此立談

數語，我就看出他視民如傷仁民第一的心腸，並窺見他是一個認識三民主義是「基本於民」的主義，也是了解「咨爾多士，爲民前鋒」原始意義的人。惟其具此認識，所以他許多作爲的出發點，無非爲人。他愛護領袖及同志的種種表現，看似平凡而實在用意深長，也出發於此。我每天看到他接見許多同志，有些同志並沒什麼大事一定要由他親自接見，曾對他進言，「何苦自勞如此？爲什麼不讓我們代勞一部份？」他却說：「這不可以，同志不能個個見到總裁，如果他們連我都見不到，更失望了。儘管他們沒有什麼事一定要我幫忙，我也不可以躲懶，彼此見見面，拉拉手，談談家常，也不完全是沒用的，他們到這裏來是回家呀，我當總管的要是把他們擋在門外，不讓他們來和我談家務，是會使他們變成普通客人的，普通客人是不會關心我們這個家裏的痛癢的」。又說：「我對回家的同志來者不拒，一概接見並不是想搞什麼小組織，只是借此增加他們對黨的情感。使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以後，都能把這種情感用到人民身上去，給人民服務，使人民也由此對本黨發生情感。我是情感驛站的大夥計，只恨我的運輸工作，並沒有做好，怎可以再偷懶。要是由你們分見，那麼回家的同志，就和當家長的總裁更隔離一層了，是不可以的。」他這番話說的極認真，在李子壩住宅的花園裏，邊說邊走了二三周，纔說完我除敬愛他外，不能贊一詞。就中「不搞小組織」一語，其後也另有一則新聞爲證。勝利回京後的一次聖誕節晚上，他的好朋友張岳軍俞鴻鈞先生，坐在他家中的火樹銀花之旁擺龍門陣，愛開玩笑的鐵老對岳軍先生說：「人家都說你是政學系，我想你的徒子徒孫，在這政黨政治時期，可派用場了吧」。岳軍先生也打笑他，「你當秘書長好多年，天天拉攏這一派，接近那一派，左右兩手都掌握着組織同志的好機會，比我得到的空頭銜，強的多了」。俞鴻鈞在旁說，「你們都是我的老上司，都比我的運氣好，鐵老有組織的機會，我沒有，岳公有政學系的頭銜，我沒有，我不知參加你們那一邊最好？」他們老友的這番笑謔，是潘公弼兄告訴我的，我也就笑問公弼，「你參加政學系呢？還是參加鐵城黨？」他說：「我都參加」。

戰時散佈於前後方百十萬的黨員團員，對工作都很努力，但也因為各顯神通之故，不免發生摩擦，鐵老雖感痛心棘手，但除根據他「超然象外」的一貫立場，應付之以「得其圖中」的手段，隨時排難解紛以外，也會為年青的一代講更多的話，這也並不是他不重視年老一代的革命功勳和辦事經驗，降低他敬老尊賢的熱誠，而是在培植黨內青年幹部的大政策之下，希望老一輩的同志都能在觀念上行動上言論上愛護後起之秀，善盡其老大哥的義務。所以他曾指示我，「如有黨團糾紛互相控告的文書，交你查意見和辦法時，必須先與中央有關單位負責人洽商，但不應看輕年青人的才能，尤其要想到他們都是今後最有希望的國民」，他對這類問題向不多言，這雖是寥寥數語，我已了解他的言短情長，苦心孤詣之處。

在抗戰前後甚至在抗戰期間所謂「學潮」的學生運動，不斷發生，由於共產份子的滲透煽惑，最易流於暴烈。有責任應付這種運動的中央黨部，特別是發動指揮中央地方有關機構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每從運動醞釀之初，直到解散之時，總是極度憂勞，需要整天半夜，會同黨內負責人員，根據紛至的情報，共籌疏導的步驟，指揮部內部外的幹練同志分頭行動。雖然有時非採取強制手段不可，但他在電話指揮中或面授機宜時，總是強調不許傷害一人，如果造成不幸事件，一定從重處分。我見他疲勞的可憐，曾勸他別太緊張，他往往把「搶救青年」這類的話堵我的嘴，並曾說過「要我的老命不要緊，千萬不可傷害老百姓的小命。」

## 十

十年前如是我聞如是我見的種種聲音笑貌，每一想及，都如昨日事，但如要再度親炙鐵老的聲教，則已不可復得。距今約二十年前，鐵老因為同志怕辦中央日報，一時找不到總主筆，曾找我去問，「你

的膽量怎樣？我要試你一下」，他這沒頭沒腦的一問，把我問的呆住了，實在摸不着頭腦。只得反問他，「秘書長是不是要我到前線去打仗呢？那我不會放槍。」他搖手說：「不是放槍，是拿筆桿，我想推薦你去中央日報當總主筆，我知道你有這種能力，只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當時我靈機一動，想出個金蟬脫壳的意見，曾對他說：「若要找老報人，可分別去請葉楚傖邵力子先生，若要用年富力強的，潘公展程滄波陶百川都是好手，你幕中的潘公弼黃天鵬也可放出去，遠在浙江的胡健中也可調回來，若要網羅群才辦到中央日報凌駕大公報之上，那麼把這些老兵壯丁一齊請來，組織一個社論委員會，就更先聲奪人了。」他想了一下，揮手說：「這很好，容我考慮進行吧」。這番話，至今猶如聞其聲，如覩其貌。距今約十七八年前鐵老知道我在國民參政會時期，尙與參政員張瀾相處得來，並與他的秘書兼策士范樸齊是在蘭州的老同事，我的老上司張岳公又正任四川主席，老朋友顧希平正任成都軍校政治部主任，就要我借講學軍校的名義，乘間去游說張瀾不要高唱那些「聯合政府」「川人治川」的調子，他這次對我再度的考驗，我欣然接受了，只是費時雖近一月，還是繳了白卷。這件事，至今猶感遺憾。距今十二三年前，鐵老幾次提到「秀俠給我起草的回憶錄，如寫到有關本黨的主義政綱政策時，須請你來參加意見」，我總表示願意效力，這個諄囑雖欲報命，已無從爲力了。

一坏黃土，長埋白骨，倏忽之間，已經十年。十年前臺灣瘡痍未復，共匪窺伺如故，於今已是經濟繁榮，國防堅實。北定中原即在眼前，家祭告慰自無問題。我這篇「識小錄」，雖不足以概鐵老行誼的萬一，尤不足以爲鐵老的宗族交游光寵，惟人琴並未俱亡，知音尙滿天下，必可在輯梓的「紀念集」中獲得徵信，而老成人的典型復可在「紀念集」外隨處可見，亦無俟多述。

## 三十五年來我與鐵老

周雍能

民國六年夏，總理率海軍南下到廣東，宣布護法，組織大元帥府。一時革命志士雲集廣州，有一天，朱卓文先生約我同往西濠酒店訪黃大偉，朱先生說：黃在比利時研習軍事成績優異，而且儀表非凡，在南京總統府時大家稱讚他是人才。我們在黃處談了一會，忽見隔壁房間一位住客自外回來，身穿白色西裝，頭戴巴拿馬帽，拿着鑲銀圓頭手杖，履聲喀喀，神采奕奕，朱黃兩位見是鐵城先生即為介紹，握談之下，我覺得吳先生儀表英俊，談吐大方而且熱情洋溢，比黃更屬非凡，遂油然而生敬仰之心。越二日，適在珠江日報梁楚三社長處，又與吳先生相遇，談次注意到其手杖鑲銀圓頭上所刻有英文 General Wudan 字樣，異之，吳先生答謂：旅行時常用「吳丹」之名，以避人注意，西友以此名相呼，贈杖時亦用之。

民國十一年秋，總理自永豐兵艦蒙難轉到上海，我被旅居美國與古巴的華僑同志推為代表回國！慰問總理。致敬。不久，滇桂軍東下，陳逆炯明退出廣州，總理命我為秘書於十二年二月隨同赴粵。到粵之初，總理用廣州東郊農林試驗場為大元帥府臨時辦公處。那時局面未定，險象環生，一切都要從新佈置，大元帥府內人事，多未派定，鐵城先生當時雖係粵軍討賊軍第一路司令，但每天必很早到府，不管內外事常時自動地幫忙一切。我們久別重逢，在那種環境之中，共同工作，倍加親切，祇是為時不久，他便回任軍警要職去了。兩個月之後，總理忽對我說：「朱卓文於討陳逆時集合有幾千民軍在香山縣，他們紀律不好，地方紳士向我訴苦！我要卓文將軍隊交與許汝為，他堅不肯從，你是他的好友，趕快去勸他，並警告他。」我跑了兩趟，最後由總理決定以卓文先生專任香山縣長，努力建設地方，仍保留司令官名義，以資統率。並以我會習陸軍，打過硬仗，委我為第一旅旅長負責將該項軍隊改編



整訓，聽候調用。卓文先生完全接受。但他對於地方紳士向總理訴說一節疑爲由於是鐵城先生的慫恿，未免因誤會而影響友誼。經我奔走解勸纔漸冰釋，鐵城先生知我苦心，對我情好益篤。

民廿四年夏，行政院長汪精衛發表王克敏爲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我覺得兩三年來在黃郛委員長領導下用心血所研討的各項行政計劃不能實現，深感痛心，遂決然離平。過南京時，好友陳兄請我到首都招待所晚餐，並邀有美麗舞伴，在那裡看見張學良少帥偕一美女在舞池共舞，姿勢美妙，衆目共注，等到次回音樂響時，我的舞伴拉我跳到張檯子面前，細賞少帥的英俊，與舞伴的美艷，發現吳鐵城先生和其他政要與張同座，（那時期京滬舞廳，時有達官貴人光臨，事屬平常，並無不合，不似今日的大驚小怪，）不免好整以暇，寒暄一番，越數回，鐵城先生舞近我的檯子，對我說聲「到上海後來家談談」爽摯情辭，霎時扣上我的心弦，過了一個禮拜，我即到海格路鐵城先生公館拜訪，他殷勤問我近年情況，及今後打算，異常親切，他說：上海市政府是你的老家，裏裏外外你處得很好，市政府現有一參事出缺，如今的參事，在市政會議上是出席者，有表決權，我要請你擔任，我雖謙讓未遑，但終於被他所感動，只得慨然拜命，這是我政治生活歷程中忝屬鐵老幬幬的起點。

廿六年四月，鐵老榮調廣東省主席，俞鴻鈞兄升任上海市長，大家談好，我留滬復任市府秘書長。不久，八一三對日戰事發生。十二月，滬市棄守，我辦完了市府善後工作赴粵。鐵老即聘我爲省府顧問。其時，日軍到處濫施轟炸，省府各廳局處擇地疏散，鐵老原係主席兼民政廳長，因民廳散遷在省河之南，指揮不便，命我駐廳代爲照料。十月日軍佔廣州，省府遷連縣，十二月省府改組由李漢魂任主席。我隨鐵老經湖南廣西貴州至抗戰中樞的陪都重慶。鐵老主持廣東省政一年有半，時局雖十分艱危但內事建設，外戢寇氛，功在國家，有口皆碑，因其用人以選賢任能爲主，不存地域之見，一掃過去排斥「外江佬」之惡劣心理，而行政則以勤政愛民爲務，不事閑逸，尤不稍貪瀆，故能日起有功。當省府遷連縣

之初，小住於縣衙之時，日軍轟炸機十八架忽然在天日晴和中飛臨縣城上空，猛施轟炸，地既偏僻，城尤卑窄，奔避者一時擁塞各城門、各小巷、各樹蔭下。鐵老與我不及出城，又不識路，只有靠城牆腳且走且伏，共蹲石級旁邊，聽候生命之神支配，其時，彈如傾盆而下，爆炸聲、倒屋聲、呼號聲、充滿空間，慘不忍聞，我等以為必難倖免，但心甚鎮定，並不怕死。日機去後，我們循牆走到縣府，方知剛纔蹲伏之處，即是縣府左邊後牆，當轟炸目標之旁，若非置身稍左必已與在縣府右方避難之人同歸於盡了，當時各人心情都有少陵「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之感。

廿八年，英國對德作戰，國際情勢緊張，中央以香港地當要衝，派鐵老駐港組織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聯合港澳同胞，並策動南洋華僑共救國難。那時廣州早已淪陷，中等以上學校多遷至澳門，學生數萬人，難民亦不少，鐵老要在澳門設立黨部，以組織學生與僑民免為敵人漢奸誘惑，自屬急務，澳門本是中山縣屬的一塊彈丸之地，葡萄牙人無力保衛，致漢奸隨日軍勢力充塞其間，鐵老雖不忍使我置身虎口，却又無其他適當的人可派，我只得臨難不避，受命前往，為便利組織港澳僑團計，鐵老又呈請中央加派我兼任廣東僑務處處長，我到澳門纔數星期，即被澳門總督巴波沙派武裝八人，於拂曉將我從中德中學捕去，若非鐵老的德望，同志拚命救援，商會決議罷市，則我早已被引渡給日軍作鎗靶子必無可疑了，脫險後，鐵老要我留港相機策進，幸得上蒼默助，巴波沙病死，新總督德拉賽軍人出身，性情爽直，天主教同志復從中佈劃，我乃得重回澳門，並與新督結為好友，昔日之階下囚，忽變為總督府中座上客。一切工作便由此開展，就中最值得回憶的當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初，中央各部分在港私設的電臺全被日軍抄毀，鐵老立即指示我在澳設電臺，隨時利用澳督關係，搜集日方消息及因港同志動態報告，故當時重慶皆謂中央黨部吳秘書長處為消息之總匯。向之問訊者踵相接，旋被澳門漢奸偵知乃設計殺我，我被迫化裝夜渡石岐，而江門、而清遠、沖過日軍戰線達於韶關乃得抵渝。而繼我留澳門辦黨的林卓夫梁彥

明兩先生則先後被漢奸狙擊喪命了。言念及此，曷勝痛悼。這一幕在港澳工作期間有不少驚險鏡頭，本身及全家兒女幾度瀕於死亡邊緣。

卅一年日軍佔據菲力賓星加坡馬來亞群島，各該地僑領逃難至滇緬一帶，鐵老請准中央盡量歡迎他們至渝，妥爲安頓，並于重慶發起組織「南洋華僑協會」及「國民外交協會」發揮各方面潛力於抗戰大業參加者至爲踴躍。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南洋華僑協會」經鐵老提案大會決議改爲「華僑協會」會務推廣及全世界，凡有華僑足跡之處都在其內，不僅南洋而已，一切部署與策劃，都對着全體僑胞福利而定，會務正在蓬勃之際，不幸大陸淪陷，乃隨政府遷來臺灣，鐵老以海外僑胞千數百萬，熱心愛國，實力雄厚，亟欲展開僑務工作，以利反共大業，會所遷定在臺北南昌街之後，鐵老常常到會，親自督導進行，操勞殊甚，心臟病發，忽焉長逝，痛悼何極。其在會所最後一次所寫的字，爲「籌建華僑會館」，蓋當時臺北新式旅社太少，又無其他適合之僑胞招待所，鐵老恐愛國僑胞遠道回來無舒適之住處，不能安居，故念念不忘，當時雖十分疲乏，仍要寫下籌建華僑會館字條交會速辦。假使天假之年那末他這種綢繆牖戶宅中圖大的志事，何致時經十載尙未開工，仍是一片荒土。十年了！鐵老的墓木早拱，僑胞的處境愈苦「華僑會館」應當早日建築完成，「外交協會」應當早日發展工作，顯然是我們後死者不容再事蹉跎的職責。

卅五年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開會，代表一千七八百人議定選主席團主席四十五人。由各選舉區代表自選十分之一爲候選人，彙綜由大會投票決選之，江西代表五十六人中選出我與段錫朋桂永清甘家馨王有蓉五人，我雖得票最多，但鐵老仍不贊成我競選，我質詢再三，始知中央黨部已內定一名單計四十二人，將密交代表中之黨同志遵照選出，且事實上可競選之名額只三名，陳誠陳立夫朱家驊三位先生即在此三名額中競選，情勢如此我要參加競選，真是不自量力，故鐵老堅不贊成，但我竟僥倖當選主席

團最末之一名，鐵老在主席團開會時，常常私自叮囑我「少說話」，愛護關切，無微不至。有一次主席團開會時，孫科主席特約溥儒先生到會陳說憲法中應加列滿族字句，尊重滿洲人地位的提案，大家相視無語，我看不妙，忍不住慷慨陳詞，大義相責，把溥儒先生的請願打銷了，事後，我笑問鐵老，你屢次不要我說話，今天我說話時，你爲什麼鼓掌？他說：今天是需要你的勇氣啊！我和鐵老相處在這樣的心情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請讓我再講點在立法院一幕吧！

卅六年夏，我由財政部請假一月回江西贛北區，作立法委員競選巡迴演說，到景德鎮時，忽得鐵老電報，謂行政院僑委會副委員長出缺，已與岳公院長商定派我接充云云，我勉強遵命，次年正月，我再回江西作競選決賽，鐵老勸我放棄立委競選，專任僑委會職務，他說前途較好，可以建樹，我以「動盪殊甚」却之，卅七年五月，立法院成立，憲政實施，我們要在議會裏爭取議席，策動組織政團，那時有四個政治力量聯合組織「民主自由社」得二百六十餘席我是鐵老之代表人，當選爲四幹事之一：正在展開工作爲鐵老競選立法院長之際，孫科先生硬要鐵老到行政院擔任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我勸之無效，不久蔣公引退，大陸沉淪，鐵老亦隨孫科先生下野，假使鐵老留在立法院則院長一席非他莫屬，立法院有他綱維其間精神當不同了。這是立法院的損失，也就是國家的損失。記得有一次在臺北閑談說笑，鐵老說：總統有咨文到立法院請立法委員三年期滿後繼續行使立法權，你這個立法委員可以再做很多年，你當年硬要做立法委員的看法，算是「對了」。我說：我「不幸而言中」那「不幸」兩字，就是您離開了立法院，使立法院與國家俱遭不幸啊！以上瑣屑之談，是我與鐵老三十多年來交往中一些可回憶的事。我與他在名份上前十餘年是朋友，後十餘年是部屬，但以鐵老愛國忠忱，誠懇態度，及責任觀念各點看來，我在做他的朋友時，精神上實在早已把他當作長官了，而在作他的部屬時，又覺得我是他的家屬之一員。我在他部下作事好幾次，好多年，從沒有絲毫想望能遷升爲榮，可圖利爲樂，就是因爲他經常

把誠懇與熱情給我，使我覺得久處溫暖快慰之中，沒有虛名與浮財之需要。這是鐵老對我有感化的力量，是他的偉大。非一般長官所盡能如此，也非一般部屬所盡能如此。劉玄德諸葛亮所謂「如魚之得水也」就是這種境界。

鐵老在我腦海裏印象極深，他逝世今已十年，聲音笑貌，我一閉目就盡現於眼簾。我不覺得他真死去，我不爲他死去而徒然作長沙之痛哭，我只在愁思如何能發展他的遺志。

## 鐵老「陪都六年」片斷

張壽賢

鐵老逝世，倏忽十年。親友僚屬，議以文字爲紀念。並相約各就鐵老回憶錄未完成各篇，各記所知，以補足鐵老未竟之遺志。本篇所記，未能盡鐵老重慶時代生活之萬一，識僚屬之一之懷念而已。

### 一、大 隧 道 案

重慶開始被日本飛機轟炸，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日。當時來襲日機十一架，以國民政府爲轟炸目標，彈落曾家岩與大溪溝之間，損害不重。惟中央黨部職員許蔭松同志全家九口畢命於一彈，肢體不全，血肉模糊，極人世之至慘。自此以後，重慶市防空工程，積極進行，以中央黨部而言，後雖經過無數次轟炸，上清花園直接落彈，防空洞頂命中三枚，但並未再有傷亡。

是年五月三、四兩日，日本飛機，大舉轟炸重慶，市民死亡甚多，房屋被燬一千餘幢。都郵街較場口繁盛區域，全部被燬。以後重建街道定名爲五四路，並在街道四達中心，開闢廣場，建立精神堡壘，以淬勵抗戰精神，留永久紀念。

大隧道慘案發生於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夜。先是重慶已經過大轟炸兩次，空襲警報，夏秋之間，每日都有，或近或遠，不大不小的轟炸，市民習以爲常，不以爲意，重慶市警報系統，一天比一天進步，防空工程，一天比一天深厚，對於日本飛機轟炸，已無動於衷。由於這一種心理上的惰性，發生了一次意外而巨大的慘案。

大隧道開鑿在石灰市較場口都郵街大樑子小樑子街道之下，共長十餘里，有好幾處出入口，可容納避難市民二十餘萬。某處市民，一聞空襲警報，應進入某處隧道，都有規定。歷次警報，都非常有秩序

。這幾天因爲日本軍閥實施疲勞轟炸，進襲飛機分成若干批，一批一批的連續轟炸。警報時間，從上午十時起，一直到夜間一二時才解除。天氣又特別熱，連續幾天之後，市民見轟炸情形不嚴重，在防空洞悶熱難堪，對於防空洞守則警報未解除，不能出洞的規定，市民及警衛，都不十分嚴格遵守，因而常有在洞中的人，不聞頂上有飛機聲，即走出洞口，聽到機聲，甚至有人要看到飛機才再進洞。於是在容納衆多的大隧道各出入口的秩序，就不容易維持了。

六月五日夜間，日本飛機特別多，警報時間特別長，天氣特別熱，洞內市民因不耐悶熱而向外擠，在外面的市民因飛機臨頭而向內衝，內外擁擠，堵塞了洞口。洞內嚴重情形，外面不知道。警報解除後，有幾處出入口無人出洞，才發現洞內已因自相踐踏窒息死亡了無數避難市民。次晨清理死亡，而隧道出入口陳列一排一排屍體候人認領。這一嚴重慘狀，震動了全國。蔣委員長聞訊視察出事地點，立即下令懲罰主管防空人員，組織大隧道窒息案調查委員會，澈查真相。另召集黨政高級人員會報，研究善後及改進疏散改善防空洞管理等辦法。

鐵老以中央黨部秘書長身份，爲大隧道窒息案調查委員會的召集人，連夜開會，分頭勘察，並函請各負責人到中央黨部備詢。記得委員人數不多，祇有四五人，有謝冠生先生，其他已記憶不清。委員會的秘書，是程滄波先生。被詢的負責首長有衛戍總司令劉峙，防空司令胡伯翰，市長吳國楨等。鐵老爲了請各负责人到中央黨部被詢的函稿，斟酌數四，稿經數易。因爲體制上，此一委員會並非法定機構，無審判之權，但蔣委員長的手令，及當時的情勢，則此一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將爲平息危疑震撼流言百出局面的唯一有效力量，不能不負起安定社會安定人心的責任。但是防空軍警無疑在敵機瘋狂轟炸，疲勞轟炸中，已竭盡其職責，亦不能有求全的責備，所以在函稿文字上，襲用當時參政會及中央黨部全體會議常用「請政府首長列席報告並備詢問」的字眼，用「被詢」二字。同時爲了佈置詢問的場所，亦煞費

周章。上清花園的房屋經多次轟炸，已殘破至僅蔽風雨，（其實雨已不能蔽，瓦片已全部震碎。）其他機關情形相同，祇有利用比較完整一間會客室。茶几沙發，當時本來亦不多，祇有用幾張三抽屜的辦公棹，拼一個口字形蓋上陰丹字林布。主席及委員坐中間，對面為被詢問的首長，兩旁為秘書及速記。

詢問之後，委員會又開過幾次會，調查報告就公佈了，是程滄先生的手筆。文字不長，但非常簡潔而有力，澄清了兩點：一是說明了窒息的原因是因洞內外情況不明，互相擠踏而發生的意外。二是說明死亡人數為八百九十餘人，（其確實數字，已記憶不清）而非外間所傳說有幾千幾萬之多。此一報告，雖未判明有關首長的責任，但政府即根據此報告予各首長以革職留任的處分。

鐵老在此一事件結束之後，有一次鄭重其事的對我說：你知道大隧道慘案根本原因是甚麼？我答不是調查報告已說的很清楚麼。鐵老說：外國人公共場所建築，規定門戶必須向外開，以便有緊急事情發生時，門內的人可以向外衝出。如果向內開，恰好擋住了向外衝的路。這是常識，經過無數次血的教訓才有此規定，你要千萬記住。

## 二、敵後工作的部署

中央黨部關於敵後工作，由中央組織部特設一戰地黨務處主持之。另外有調查統計局，受秘書長之指導監督。朱驥先先生擔任秘書長的時候，總裁會命令秘書長兼任調查統計局長。後來才由徐恩曾先生擔任局長，副局長兩位，一位是郭紫峻先生，一位是顧建中先生。郭副局長往來敵後，顧副局長則經常與中央各有關部會協調聯系。

當時中央黨部秘書處主持了幾件後勤工作，一是與敵後電臺通訊的密碼編製及印發。一是敵後經費的調度匯劃，在上海天津，各有幾處掩護的商行，負責供應敵後工作人員的費用。至於敵後工作人員之



派遣，則由中央組織部及調查統計局分別遴選，報經秘書長核准提報常會。

關於南洋各地敵後工作，因為鐵老曾任海外部長及上海市長的關係，英法方面都樂於以鐵老為合作對象，所有合作條款都由鐵老出名簽約。譬如馬來亞方面敵後工作，在重慶選拔青年，至印度接受訓練，以至由潛水艇派遣進入馬來亞，鐵老始終全神貫注，期望他們能發揮效力。林謀盛同志即殉難於馬來亞，英國人為紀念林同志在敵後工作的貢獻，特立碑以資紀念，並對林同志家屬及一同工作的同志，都有相當的報答，以示酬謝。

又如泰國方面，我們敵後工作人員曾把自由泰重要使節後來擔任首任泰國駐華大使塞古安，接運到重慶，俾與盟軍有更密切的聯系。

又如安南方面，我們協助支持越南國民黨及越南革命同盟，與我安南特派員協同聯絡，進出敵後，迎接安南遜王保大到重慶，晉見蔣主席，共商復國大計。不幸後來我入越軍政幕僚人員誤認越南國民黨領袖阮海臣，不堪支持，才令越南革命同盟領袖胡志明坐大，終於造成南北越分裂之局。鐵老對於此一失策，最感痛心。民國三十六年春，入越參加受降中將參謀蕭文到南京，鐵老有意扣留法辦，未果。蕭文終於在三十八年與胡奇偉李潔芝等一同在潮州叛變。外交部所派入越參加受降的人員凌其翰，則於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時在巴黎大使館首先叛變。一着之差，影響及於鄰邦，擇人不慎，禍乃如此。

### 三、十萬青年十萬軍

三十三年冬天，抗日戰事瀕臨最艱苦的階段。日本軍閥在西南戰區作垂死之掙扎，由湖南進攻廣西，由廣西進攻貴州。十二月五日，獨山陷落，貴陽吃緊，陪都震動。國軍精銳部隊，在滇緬戰區的，無法抽調。在西北的湯恩伯胡宗南兩兵團，因交通關係，還沒有來得及運到前線，重慶的民氣，陷入抗戰

以來最低潮。

鐵老在此時期做了兩件安定後方秩序，振奮民心士氣大事，一是發動大規模慰勞黔南傷兵難民運動，一是發動青年從軍運動。

慰勞黔南傷兵難民運動，係由貴州籍的中央委員谷正綱張道藩劉健群諸先生等領導，擔任正副團長，下設幾個分隊，由中央黨部中央團部高級人士率領。汪公紀先生就是分隊長之一。出發的時候，正是歲暮天寒，雨霰紛飛，中央黨部同人送他們出發，由上清花園到望龍門碼頭，看他們擊揖渡江壯懷激烈，頗有易水悲歌的悲壯風味。此一運動，對於挽回黔南戰局，有重要的貢獻。至少，就當時中央黨部工作人員的情緒看來，他們的生活與生命，與前方戰事已經連結在一起。忘記了恐懼，忘記了逃難。安定後方人心，起了相當的作用。青年從軍運動，是蔣總裁手令中央黨部承辦，目的是十萬人。當時徵兵發生弊端，兵役署長因此而槍斃。一方面勝利在望，廣大的戰區，在在需要人力的支援。一方面黔南戰事惡化，人心恐慌，學校青年，無心求學。蔣總裁命令在此時期，飭各地各級黨部團部，發動青年從軍運動。募集登記的工作，由黨部辦，總負責人是中央黨部秘書長。青年軍訓練的工作。由軍事委員會辦，負責人是羅卓英將軍。

鐵老奉命之後，除了準備文告演講及一應部署而外。爲了口號標語，特別召集了一次高級人員座談，研究幾個口號標語，要簡單響亮，容易說容易聽，而能發人深省，永久不忘。大家苦心思索。不得交卷，最後還是鐵老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年青年十萬軍。

就是這兩句口號，打入了無數青年的心坎，憑這兩句口號，鼓動了各級宣傳人員無比的勇氣，和堅

強的活力。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 蔣總裁交給他的使命。

鐵老這兩句簡短有力的口號，與他在東北所發表的：『不到東北，不知東北的偉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的危機。』同樣的將流傳不朽。

#### 四、政治協商的開始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以照會託由瑞士政府，轉達中美英蘇，請求投降。十五日，四強正式宣佈，接受日本投降。蔣主席向全國軍民發表廣播演說：勉國人於勝利後，勿驕勿怠，努力建設，並不念舊惡，勿對日本人民報復。先一日並電邀毛澤東至重慶共商國是，此為政治協商的開始。

三十五年一月五日，國民政府公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辦法，明定協商範圍為和平建國方案，及國民大會召集案。但是此一政治協商，却中了共匪統戰的陰謀。共匪一方面爭取自己的席位，一方面扶植民主同盟，另一方面威脅青年黨及民社黨，遂行共匪壯大自己，拉攏中立，打倒敵人的策略。縱橫捭闔，得心應手，共匪此一策略，非常成功。在會議外面，共匪利用國際共黨同路人作它的宣傳，處處顯得共匪是土地改革的實行者，是進步份子。國民黨則是頑固份子，貪污無能的集團。

鐵老是國民黨代表之一，又是與青年黨民社黨聯絡人之一。日以繼夜的會議、會談、謀求政治協商的成功。本黨中央，頗有委員自始對於政治協商表示不同意見，因此在黨的會議席上，對於本黨代表有很嚴厲的指責。記得，鐵老曾慷慨指陳國內的形勢國際的壓力，及總裁之指示，講到沉痛之處，聲淚俱下。

在當時國內外形勢之下，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為是為非，將來歷史自有定論。當時本黨代表確曾盡

了他們的智慧，以與共匪相周旋。最後，破壞政治協商的是共匪，共匪拒不出席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爲了尊重第三方面的意見，延期開幕，延期開議，以冀第三方面斡旋，能使共匪翻然悔改。但一切均屬無效，共匪已決心全面叛亂了。

這一時期，鐵老心情最沉重，眼看八年抗戰勝利統一局面，瀕臨毀滅。一切困心橫慮，忍辱負重，無補於大局之糜爛。最最使鐵老痛心的是國民大會開幕前夕，由選舉而造成的各種糾紛，深夜把鐵老請到國民大會，商量弭縫次日開會的難題。現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因無法改選而任期無期延長，而當時苦心孤詣締造國民大會能如期開會的負責人之一吳鐵老，則逝世十年，墓木已拱矣。

##### 五、黨的秘書長盡職了麼？

鐵老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一直做到三十八年一月蔣總統引退，政府遷廣州，爲止，共有七年十個月之久，是黨的秘書長最久於其任的一位。

鐵老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在重慶這一時期，可能是他生活史上最光輝的時期。中央黨部秘書長，地位本來很崇高，自二十七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全黨一致決議，修改總章，設置總裁，推選今總統蔣公膺任，蔣總裁重視幕僚長制度，將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地位，一再提高。尤其鐵老本身的條件，在黨內是選舉總理爲臨時大總統的代表之一，是中國國民黨更名時總理提名中央委員之一，當得起元老的資格。在軍政方面，他做過軍長、總司令、市長、省府主席，中央黨部歷任秘書長具備鐵老同樣條件的還不多。以鐵老本身的資望，領袖的信任，處理抗戰時期多方面的決定性的具有領導性的大事業，其資料之豐富，可供後人研究學習取資的地方，自是非常之多，可惜鐵老未能竟其志，寫出來流傳後世。歷任

秘書長的道德與文章事功，各有千秋。我對鐵老在秘書長任內幾項特點，謹就記憶所及，略述如次：

(一)交遊面的廣濶 鐵老生性豪爽，氣度寬宏，喜交遊，愛朋友，一面之交，終生不忘。凡認識鐵老的人，都認爲一見鐵老便有親切之感。鐵老平生交遊，有人分析可分下列幾類：

1. 老同志 鐵老早年參加革命，在總理身旁做事老一輩的同志，幾無人不與鐵老有往來。
2. 廣東同鄉 鐵老在廣東做事最久，廣東方面軍政警學商各界，都有淵源。
3. 東北華北人士 鐵老奉命在東北工作，時間雖然不久，因爲工作特殊，在短期間即結識許多東北及華北軍政名流，以後中央對於東北方面老年一輩，青年一輩的聯絡招呼，鐵老始終居於重要地位。華北方面與國民政府有淵源的人士，與鐵老亦經常保持關係。
4. 上海工商界 鐵老做上海市長，亦是歷任市長最久的一位。大上海的建設，噲炙人口，與上海人士相處，有如水乳，上海人對於鐵老特別有好感。
5. 國際人士 鐵老當上海市長，華洋雜處，國際性的應酬，特別頻繁。凡是到過上海與鐵老有酬酢的國際人士，對於鐵老的從容周旋，談笑風生的儀表與才華都留有很好的印象，而交誼日篤。
6. 華僑 鐵老本身是廣東人，與華僑天然有密切關係。對日抗戰鐵老擔任中央海外部部長。又親自訪問南洋各地華僑。後來又發起組織華僑協會。華僑之對於吳鐵老，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7. 黨團同志 鐵老當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時代，正在黨內人才輩出的時期。一方面各地黨部工作範圍擴大，需才孔殷。一方面青年團勃起，年青一輩同志，更有效力黨國的機會，鐵老以超然地位，量才提挈，無不各如其意而去。

以上多方面的關係，鐵老嘗自稱爲宗祠司鑒，爲大家加油點火，使香火旺盛，蒸嘗百世。是自謙，亦實情。

(一)治事的嚴謹 汪公紀先生紀念鐵老文章中，曾提起鐵老有隨身二件法寶，一件是約會時間簿，一件是隨筆記事簿。鐵老與人約會時間，無分刻之差。他經常每日約見客人一二十位，他嚴囑交際科通知被約客人時，不能籠統祇寫幾點鐘，一定要寫明幾點幾分鐘，以免客人久候。他同客人談話到了時間，一定起身送客，不空談費時。由他主持的會議，一定事前準備資料，先行過目。重要文稿，口授要點，甚至一字一句的斟酌。在談話中，在會議中，應該注意的事項，或受人請託的事件，一筆記，傳承辦的人，當面分付，某事如何辦，某函如何寫。口授完畢，要承辦的人複述一遍，他再叮囑一句：「此事交你辦理，我筆記本記事註銷，辦理結果，你負責報告，」然後以紅藍鉛筆在筆記本記事劃一粗線，以示交待完畢。

鐵老參加重要會議會報之後，立即召集各部會的主任秘書，宣佈會議情形或總裁指示，分飭轉報首長應遵辦者遵辦，應注意者注意。如無時間性，則留到每星期一次的會報席上報告。

當時似乎有人批評鐵老接見客人，時間如此刻板，對各部會主任秘書，呼來喚去，近乎搭架子。以鐵老一人一日之精力，處理這些方面的事務，如果不能把握時間，如何使事務不至於積滿？亦有人引用論語上的話，形容鐵老：「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鐵老受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第一次召集我們開會，我對上面的形容頗有同感。後來慢慢覺得聽其言也厲之後，往往有幾句極有風趣，極富人情味的幽默表現。常常在送別的時候，在你肩膀上重重的一拍：說一句：「老弟，回去問候你太太好。」或者說：「老弟，你的事，幾天以後聽回音」。在酒會或稠人廣坐中，鐵老會從人叢中輕輕的用肩膀向你一撞，然後低低的告訴你一件事，分付你一句話。在嚴謹中不失其風趣。鐵老有焉。

(二)獎掖人才 中央黨部原來沒有專門委員，鐵老任秘書長，特增設專門委員室，相當於各部會的董事

室，或研究發展委員會，先後擔任專門委員的有潘公弼先生（已故）盧遠曾先生（已故）祝秀俠先生，張九如先生，王立哉先生，鄒志奮先生，羅香林先生，趙君豪先生等。之數人在當時均不難有更佳的機會，獲得更好的職位，由於鐵老的誠意維繫，樂於屈就，爲鐵老效力。當時鐵老每一重要問題的演講文稿，每一專門性議案的分析，都經過專門委員的研究或起草，「馭衆智以爲智」，鐵老真能用人之所長。

中央委員，各省市黨部委員，各省政府委員，甚至主席廳長市長局長縣長，出於鐵老推薦的不知凡幾，亦有人批評鐵老薦人太濫，曾向鐵老進言。鐵老說：我身爲中央黨部秘書長，我不推薦同志，尙有何人提拔同志。爲黨國登庸人才，使處之囊中，脫穎而出，不正是秘書長分內之事麼？此種負責的態度，求之當世，亦屬難得。

## 六、林主席長眠歌樂山

鐵老與林主席交誼深厚，鐵老在回憶錄第二章第二節已特別寫出是「平生風義兼師友」的知己，並且寫道：「我的思想、及我以後的一點事業，都受着他當時切磋啓發的益處」。

鐵老和林主席同爲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江西省代表，一同選舉國父爲臨時大總統。以後，袁世凱稱帝，他們又同時亡命。在鐵老的回憶錄中間，有不少次提到與林主席的關係。

民國十八年六月國父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典禮，又是林主席和鐵老奉命赴北平佈置一切。移靈南下平時看到鐵老對於林主席的親切，和往來翰墨開頭稱謂的恭敬，可推知二人交誼的深厚。

林主席逝世，中央委員輪流在林主席官邸守靈，鐵老有一次談到曾勸林主席不要隨便逛街。鐵老說：當時報紙很贊美林主席平民作風，常常一個人逛夫子廟古董舖。鐵老不以爲然。鐵老認爲一國元首，

體制有關，不能隨便。元首有元首的風範容止，平民有平民的揖讓進退，林主席輕車簡從，沒有架子，固然是美談。但元首畢竟有元首的尊嚴，元首畢竟有元首的排場。據鐵老說：他曾向林主席進言過，林主席雖然沒有接受，但在重慶時期，街道狹仄，亦沒有古董舖可逛，林主席並沒有再隨便逛街。

林主席是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逝世的。先是五月十二日上午林主席在國民政府接見外賓後，回山洞雙河橋（一名和尚坡）官邸，在途中座車避車撞上電桿木，林主席從車座震落座下，隨車副官急停車扶持，折回國民政府，延醫生診視，認為不宜搬動。決定在國府療治，後來怕空襲警報，進出防空洞，仍然要搬動，又移回山洞官邸。病況一直未好轉，延至八月一日下午七時四分逝世。遺囑：（一）勗勉國人一致服從蔣委員長命令，努力奮鬥，俾國族早日復興。（二）捐私人積蓄五十萬元，資送研習自然科學生，出國深造。林主席沒有兒子，親屬分配的遺產，都一一有遺囑寫明。另外紀念物品及書畫等件，寫明交鐵老處理。林主席自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迄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逝世，整整做了十一年又七個月的國民政府主席。

林主席逝世的晚上，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臨時開了一次會議，決議：（一）組織治喪委員會，為林主席治喪。（二）由國民政府命令全國下半旗三天誌哀。（三）選任蔣總裁為國民政府主席。

林主席遺體，就安葬在雙河橋官邸不遠的墓地。這一帶原本是荒草沒人，亂石嶙峋的地方。林主席住去以後，公餘退食，親自率領工人，開闢草萊積土為丘，湫石為池，經一二年經營，已成為風景之區。林主席在整理山地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個天然石洞，甚為奇突，洞並不大約可容五六十人，洞形自上而下，洞底有樹，透過洞頂，直長而上，從空中從四周都看不出有洞。林主席發現之後，稍為整理，另闢出入口，在洞壁開鑿一間石室，放上一榻一几，備空襲躲避及夏間納涼之用。

抗戰勝利還都，鐵老把林主席遺物，陳列在南京石板橋林主席私宅，以留紀念。



## 七、惜別嘉陵江

鐵老在重慶寓邸，先在嘉陵新村是中央海外部長任內賃居的地點在嘉陵江邊，半山之上，小樓房一幢庭院不大，而風景甚佳，俯瞰嘉陵江，風帆上下，饒有畫意。後來林主席山洞官邸新建落成，林主席把李子壩官邸讓鐵老住。李子壩寓邸是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的產業，四川軍人巨商，多有豪華的住宅，如李清花園是范紹增的產業，除一部份爲中央黨部辦公外，孔祥熙先生錢大鈞先生各住了一幢，可見其大。鐵老李子壩寓邸在化龍橋附近嘉陵江邊，四川稱壩者，江邊有一片平地之謂，如飛機場之珊瑚壩，中央大學之沙坪壩均是。大約整個李子壩，都是李氏產業，住宅以外，皆菓園菜圃。房屋中西合璧，相當高大，樹木森森，顯得有些幽沉，鐵老好客，賓朋不斷，熱鬧的氣氛，沖破了陰黠的環境。鐵老家中，經常住有兩位長客，一位是羅醫生，一位是曾任總理衛士的加拿大人馬昆。這兩位都只會英文，不會中國話，鐵老亦同他們用英文交談。可是苦了用人，飲食起居，種種不便，不免背後討厭。

鐵老離重慶回都，大約是四月底五月初，正確的日期，已記憶不清。鐵老到南京之後，即赴上海一行，然後再到南京參加五月五日盛大的還都典禮。

鐵老在離開重慶之前，對於還都的準備，一一部署，人員及重要文卷，由飛機分批東下，當時空運能力薄弱，機位不多，還都的日期，由日本投降至正式還都，差不多經過八個月之久。正式還都以後，還有不少留守人員及眷屬待運。鐵老特別把中央黨部辦事最得力的一員馮宗蓀先生殿後，責成他要等到所有工作人員及眷屬都運完，房屋及器具交割清楚以後再離開重慶，馮宗蓀先生真不愧大樹家風，以他當時的職位，他原應在第一批還都之列，他眼見各機關人員爭先恐後，搶奪機票的擾攘，以身作則，接受鐵老的分派，毫無怨言，實在難得。

## 懷鐵老·談革新

蕭贊育

本黨革命前輩世稱鐵老的吳鐵城先生，四十二年逝世至今，瞬屆十週年。每懷風儀，中心嚮往之情不能自己！

余生性疏慵，不好奔走，實亦不願擾人清靜，添人麻煩，故平日對於長輩朋友間，不多往來。余與鐵城先生，認識相當早，民國十三年，我在廣州做學生時，他已是廣州警察局長及警衛軍講武堂校長。但與鐵老接觸較多的一段時間則為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間，正當抗戰勝利的前後。時鐵老任本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余則服務於名義上隸屬軍事委員會的中央聯秘處，聯秘處會議時之主席，則規定為中央黨部秘書長，秘書長缺席時，主席為中央組織部長。在這一段時間，聯秘處經常有集會，故與鐵老見面談話，交換意見時比較多。因此對於鐵老不但認識相當深，且在私人情誼上，亦很有親切之感。世人凡與鐵老有交往者，都知道他待人親善，講話爽朗，處事明快，手面大方，有一種即之也溫，威而不猛的天生氣質，故樂與之遊。而最使余感到值得回憶，令人興奮也令人惋惜的一件事，為我們當時在聯秘處時代所提倡發動的革新運動。所謂聯秘處，是中央黨政軍各部會如黨部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及調查統計局等，政府如教育部、社會部、外交部、軍政部及軍統局等機關，除每單位指派高級人員經常在一起辦事會報外，並由各單位首長，按期集會，共同商決有關問題。可以說是一個交換情報，製訂方案，統一對策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主要的對象，則為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利用抗戰機會，只顧擴充勢力，製造鬭爭，破壞團結，種種陰謀活動，層出不窮。政府為顧全大體，遇事容忍，而對方陽奉陰違，變本加厲。當時有識之士，無不引為深憂。而政府各部門，處置有關共黨問題，每多各自為政，無堅強一致之對策與行動以資應付。聯秘處之組織，即基於此項情勢的發展與需要而來，目的在加強對共黨的研究

，而爲防範與對策之準繩。惟是共黨倒行逆施，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之行爲，固堪痛恨，而領導抗戰建國之本黨及政府，不重視思想，不善用宣傳，不注意研究，不統一行動，本身力量，不能集中團結，全國人心，任其分化破壞，凡此本身缺點，實亦需要根本改正，方足以發揮力量，阻止外邪。故我們在聯秘處工作同仁，從實際工作之經驗與體認，經過多次檢討研究之後。認爲根本之圖，實在此而不在彼。故提出革新計劃，以備發爲運動，共謀救亡圖存。余曾以此意，商陳鐵老之前，鐵老不假思索，極口贊同，並囑余會報時，提出向總裁報告。同時對於黨內同志不能仰體總裁意旨，力求團結進步，而或存門戶派系之見，故步自封，引爲深憾！余受此啓示，果於一次會報席上，首先由鐵老略加說明後，即由余提出本黨必須革新進步，加強組織動員，方足以制勝共黨之意見，向總裁報告。由於此一意見所發起的革新運動，當時雖未能從上到下，普遍展開，然在黨內已發生相當的影響。當時如谷叔常（正綱）梁均默（寒操）蕭青萍（銓）賀君山（衷寒）康兆民（澤）吳夢燕（鑄人）等，都是比較熱心於此一運動之同志，他如張道藩、張少武（厲生）余井塘、劉健群、唐乃建（縱）等，或參加發起，或參加集會，由重慶而勝利回京，直至大陸撤守，此一運動，繼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在黨的發展史上，是值得回憶值得提出的一件事。

本黨中央及政府來臺後，痛定思痛，初有改造運動之施行，惜爲效亦不彰，五十年十一月本黨八屆四中全會上，總裁乃又提出革新、動員、戰鬪三大號召，喚起全黨同志以昨死今生的決心，從精神心理到生活行動，從新檢討，從頭做起，並以中央徹底振奮革新來領導全黨的全面革新，由黨的革新，來完成政治的社會革新。

由於總裁鄭重的指示與四中全會交付的任務，五十一年元月，本黨中央通過了「本黨推行革新工作綱領」，劃時代的檢討批評制度，亦經決定建立，逐漸推行，將以全黨動員的戰鬪精神與貫徹革新結

爲一體，以求達成全面革新完成復國建國的目的。

此一革新運動，現在正仍在按部就班繼續推行中。今後如能鍥而不捨，持之以恆，由黨而及於政治、社會，普遍深入，日新又新的努力下去，不難化腐朽爲新生，變沉滯爲活躍，人人有更新積極之精神，人人有效力貢獻之機會，將救亡圖存反攻復國的大責重任，分擔在每一個人的肩上。從此走上群眾路線，由思想、研究到行動，是全面的，是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普遍一致的，發揮集體力量，真正動員起來，戰鬪起來，再沒有少數人太勞而不免顧此失彼，多數人太逸而致有用變無用之現象，其於人心之振奮，局面之轉移，必有預想以上的效果，此可以深信不疑者。

今當鐵老逝世十週年紀念，正值本黨中央號召革新運動，建黨復國，生機在望，特將鐵老十七八年前期待革新的殷切熱情，表而出之，事雖不成，全黨同志，如能體認總裁今日對於吾人革新、動員、戰鬪之指示與領導，是正確的！是必需的而普遍一致奉行，不再徘徊觀望，淺賞輒止，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三民主義的革命，終將獲得最後勝利的。黨內同志以今日新的努力和成就，告慰鐵老在天之靈，吾知鐵老必將欣然含笑，揮手示意，引爲無上的快慰，是吾人今日的紀念鐵老，其意義與價值，將不限於私人的懷念與文字的頌揚而已！

## 鐵城先生與東北協會

齊世英

我和鐵城先生，公私交誼約有三十五年。今逢他逝世十週年，紀念籌備會要我寫篇文字來紀念他。我考慮了再三，覺得可以寫出的往事很多，但是莫如記述一下我們共組東北協會支援東北義勇軍抗日，以及協導東北同胞展開地下秘密工作的一段為最重要。因為這段事蹟，是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中國抗日戰爭最具影響勝敗作用的重要資料之一。此事真相，外界知者不多，特別是東北協會後期的工作，只有鐵城先生和我兩人實際負責；今天如果我不追述一下，那麼這段史料很易埋沒失傳，也可說是研究近代史者的一點損失。

大家都知道，民國二十年日本軍閥製造所謂「九一八」事變之前，他們以為，只要摧毀了東北軍，便算大功告成。因之他們所籌訂的軍政策略，都沒有料想到東北地區會有抗日義勇軍的出現，或任何人民反抗的行動發生。關於這一點，不僅驕縱蠻橫的日本少壯軍人料想不到，即在我們中國方面來說，也有很不少的中國人認為東北同胞受了日本長期侵略勢力影響的結果，很不可能發生反日抗暴的事情。然而「九一八」大變局爆發後，日本軍隊所最感恐懼和困擾的，不是中國的軍隊，却是東北的人民。一批批的農民和知識份子拿起木棍土槍上了山，一次次的襲擊驚碎了日軍的統治美夢——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人民自己的力量來反抗外國暴力侵略的革命行動。

這雖是一種地方性的革命行動，却驚醒了全國的同胞。最敏感的政治經濟中樞——上海，首先計劃如何給東北人民抗日行動以緊急的支援。當時很多人有一種看法，說「國家既然保障不了那一地區的人民，那麼讓他們一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拿性命去碰日本軍閥的機槍大砲坦克車，未免太過慘忍」。然而東北人民就是不怕硬碰。他們並不傻瓜，只是為了生存。他們明白，非反日抗暴不能爭取自己的生存。

所以在上海發動支援東北義軍之後，東北同胞不負所望，戰鬪的果實一天天培養起全國同胞的振奮和信心，群起響應支援東北人民抗日，遂使東北義勇軍的勢力發展極快，日軍侵據的兇鋒爲之大挫。

上海的這一支援機構，名稱叫做「東北協會」，公推五個人主持會務。這五個人是：林康侯、王曉籟、史量才、鐵城先生和我。那正是鐵城先生擔任上海市長的時期，而東北協會這一純屬民間的機構却獲得了很多在工作上的便利。鐵城先生在這個期間，爲東北協會的工作開展十分盡力；從策劃到行動，從募捐到調配，處處都表現了他的熱誠和智慧。可以說，東北協會得益於鐵城先生的，實在很大。而東北義勇軍由於東北協會的支援，聲勢大振，不但摧毀了東北地區日軍若干的實力，遏制了他們的兇鋒，打擊了他們的高壓統治，也更使其他各省同胞（甚至我們政府的各級官吏）從此樹立了一個新的觀念——抗日，是能以進行的，而且能廣泛進行的。這一觀念，對於全國同胞堅定抗日信念，特別是六年後「七七抗戰」的決心，其因果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民國二十六年，東北協會由上海遷到南京。工作在積極進行，工作範圍在日益擴大，中央的指導協助也更加多。後來因抗戰情勢遷到武漢，再由武漢遷到重慶。在重慶八年的期間，除了繼續接濟東北抗日武力之外，同時並派遣大批工作人員潛赴東北各地，建立了全面的地下工作組織系統，對日軍和偽滿作全面有計劃的鬭爭。這時期，東北協會的工作性能，已經不是單純的支援接濟了，而是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的廣泛戰鬪。

不過在這期間，我們原來的五人中，已只剩了三人——我和鐵城先生以及王曉籟先生。其餘二人，林康侯留住香港，史量才早已故世。因此，我和鐵城先生在這時期的接觸更多，我們合作的效果也更大，我們的工作責任也更重了。

東北地區的抗暴事蹟和奮鬥精神，曾贏得了全國的重視和讚佩。東北協會的一切工作，直到日本投

降，永遠是站在第一線上進行的。這一段長達十四年的合作經過，今天我回憶起來，更使我懷念鐵城先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他的功績，像東北英勇抗日的同胞一樣，在歷史上應該具有永恒紀念的價值。

## 鐵老與東北

吳煥章

八〇

鐵老棄我們而去，已經十週年了！這十年，在個人生活史上，是最值得珍惜的歲月！假如我們不孤懸海上，在這一段悠久的時間內，我們在勝利之餘，自能有相當的表現。乃竟因共匪潛竊大陸，沐猴而冠，倒行逆施，既苦了大陸同胞，也使多少人有志難展，抱恨終天！回想我們撤退到臺灣以來，這十年當中，有多少相識之人，知名之士，相繼辭世而去，固然科學昌明，有許多新發現的病，都是我們從前未聽到過的，而這些患不治之症的人，所得的病，不是什麼什麼癌，就是血栓、狹心、血壓高、肝硬化等等……追溯其病因，多半是由於抑鬱而來的。不說別人，就以我們最景仰的鐵老而論，如果到臺灣後，鐵老仍然能像在大陸上那樣為黨國奔忙，也就不會得那種無疾而終的病。這並不是說鐵老一生作了許多大事，到晚年還會熱中什麼功名，而是因為他老懷彌壯，深感到臺灣天地太小，而無用武之地了！說到這裡，不禁令人氣填胸，大罵一聲，萬惡的共匪！你們不過是一群殺人越貨的匪幫，對整個國家來竭澤而漁罷了，究竟有什麼能力來管理國家大事，已經把整個大陸交給你們十多年了，還看不出你們有什麼高著來把大陸搞出一點樣子來，可見你們這群小人不可大受，連你們的爺爺（他們會把蘇聯的頭子史大林呼為爺爺）的繼承者黑魯雪夫都不能相處，簡直是不惜以天下為敵，其亡可立而待！一念及此，下筆不能自休，不覺說了這一段廢話。

鐵老與東北，在逝世前算起，可算是東北三十年的老友。鐵老曾幾次深入東北，對東北有整個的認識。曾有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鐵老不僅對東北青年有愛護、誘導、提拔的偉大仁慈的精神，也有感召地方當局，使之擁護中央，接受黨的領導的熱力。東北出兵使擴大會議烟消雲散，東北黨部的成立，同志能公開活動，都是鐵老「以誠感人」的結果。



猶憶民國十九年，中央決議中委分區視察黨務，筆者當時在中央訓練部工作。因曾於民國十六年秋，任第二集團軍前敵政治部文書及宣傳工作，在河南省境內活動有半年之久。十八年冬又追隨何敬之先生去河南討伐西北叛將，駐鄭州擔任宣傳工作，故對河南的民運工運較有經驗，因此中央決定派筆者隨中委程天放先生到河南去工作。在未動身前，忽然接鐵老由瀋陽來電，囑筆者持電向中央陳明後，即轉往東北。當時的中央訓練部部長爲馬星樵先生，因當時不便加派人員赴東北，故又攔了許久，經鐵老再電馬部長，方得中止河南之行，而首途東北。比抵瀋陽後，鐵老見面即稱，你不必幫助我的黨務視察工作，中央已派你任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你已取得了被視察的身份。筆者當時不明此中經過，曾向鐵老請示，他竟笑而不答，我當即表示東北環境特殊，黨務不易推行，仍願在他視察工作完畢後，隨其返京。鐵老當即面責：你們自己不回家來辦黨，別人來更不相宜，本黨同志要有大無畏的精神，爲主義和黨受點委曲，是應該的。總比總理當年對付滿清的情形容易的多。說得我閉口無言。後來聽隨鐵老到東北的王星舟同志說，你不能再表示不願回省工作，因爲鐵老已批評你只願作官，不願意辦黨；同時據王同志說：鐵老說你對家鄉事是有辦法的。我當時不知道何以鐵老會背後說我對家鄉有辦法，經仔細檢討過去一切，可能因爲擴大會議被東北出兵驅散以後，中央即請東北當局來中央共策大計，並表示熱烈歡迎，東北留京同鄉爲配合中央意旨，對東北當局亦表示歡迎，當時氣氛非常和協。會後東北當局，曾約筆者暢談了一次。離京前還一再囑咐，對家鄉如有何興革意見可交外交次長王家楨轉送東北。過了不久，我曾寫了一篇意見書說東北公開黨務，不惟對地方政權無損，反而能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意見，同時在邊疆上爲鞏固國防，有黨部隨時喚起民衆共起禦侮，比地方政府公然用命令來組織民衆好的多。當時是在中俄戰後不久，東北當局痛定思痛，故對筆者的建議，深爲重視，所以在鐵老到達東北後，在斟酌東北黨務指導委員人選時，東北當局曾提及，何以吳煥章同志未隨鐵老來？鐵老當時正力求能找些爲東

北當局所知道的同志，來指導黨務之推行，以收人地相宜之效，故迭電約筆者到東北工作，由此可見鐵老爲處理東北事，用心無微不至！其實筆者籍屬黑龍江省，大學畢業後，即南下參加北伐工作，與東北當毫無淵緣，如果說有一點關係的話，也就是前述的那兩點經過。

鐵老僕僕風塵，數次奔走東北，其結果不但使東北地方的力量歸中央運用，更進而使本黨同志得在東北公開活動。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九日中央依鐵老在東北策動的結果，經中常會決議改派東北五省市黨務指導委員及特派員，計遼寧省黨務指導委員爲張學良、朱光沐、邢士廉、彭濟群、康明震、李紹沆、湯國楨。吉林省黨務指導委員爲張作相、熙洽、石九齡、韓介生、林常盛、顧耕野、陳士瀛。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爲萬福麟、王憲章、王秉鈞、呂醒夫、吳煥章、楊夢周、潘景武。哈爾濱市黨務特派員爲張景惠、鄒尙友、周天放、臧啓芳、徐箴。熱河省黨務指導委員爲湯玉麟、李元著、于明洲、譚文彬、張驥濤、卞宗孟。同年三月二十六日東北五省市黨務人員全體齊集於瀋陽，在遼寧省舊省議會議場舉行宣誓就職典禮。由鐵老代表中央監誓，其典禮程序之莊嚴爲東北向來所未有，即宣誓人舉右手宣讀誓詞一節，亦足以使東北各省市當局之兼任黨委者深爲警惕！

鐵老以監試員身份致訓詞，茲就記憶所及，摘要述如下：「各位同志！今天爲東北四省及哈爾濱市黨務指導委員並特派員就職典禮，同時又爲遼寧省黨部成立之典禮，是很隆重的。將來在救國建國上，亦必佔光輝燦爛的一頁。東北黨部雖遲至今日正式成立，但東北同志，東北民衆，參加革命已二十年，所以對於革命行動，東北曾爲革命貢獻很大的力量，促成今日統一和平。黨部爲何遲至今日方纔成立，實因前年中俄戰事，去年中原變亂，東北同志在這三四年來，一方爲國家除外患，一方促成中國統一，所以遲遲也。鐵城代表中央參加典禮，很覺榮幸。現代表中央說幾句話：中央同志知道東北同志努力參加革命之過去歷史，知道東北同志努力的很大效果。東北在中國具有很大的力量。東北民衆同志對國家

努力犧牲，雖然中間曾發生過隔閡，而精神仍然貫徹。東北黨部於今日成立，中央希望東北努力於精神方面同物質方面兩項革命。過去目的在破壞，用兵除去障礙，現在軍事時期過去，要和平奮鬥救中國，……」接着鐵老對三民主義，黨的使命及黨部與政府的關係，均詳加闡述，最後向就職的諸位黨委員賀喜。

來賓方面，因張溥泉（繼）先生由北平趕來參加典禮，致詞的要點，說他是河北省人，係東北的近鄰，東北與河北的關係非常親切，根據日本在鴉子窩發掘古墓的事迹，證明在秦漢之際，東北即有漢民族，延續至今，成為優秀民族，前途希望非常遠大等語。

最後是宣誓人答詞，由遼寧省黨務指導委員張學良代表五省市黨指委及特派員答詞，並發表就職宣言，以忠黨、愛國、救鄉三點以相勉。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此時此地，想起了鐵老深入東北的英明偉大的精神，真不堪回首！

鐵老！昔日東北青年，今已白頭，背井離鄉，漂泊海上，何日重返故鄉，紀念鐵老的遊蹤，再造大好河山！

# 吳鐵老與東北

孟廣厚

爲鐵老逝世十週年紀念作

## 一、鐵老風範之特點

——重黨誼，無官氣——

吳鐵老逝世十年了，但鐵老謙冲和藹的風範，與彪炳不朽的事功，却永存於國人及同志的心中。我在北大讀書時，便聽到鐵老的大名，直到抗戰時期，參加復興黨政高級班第二期受訓時，始在重慶上清寺中央黨部的秘書長辦公室中，得到與鐵老會談的機會。那是一次很親切的談話，從家世，學歷，到現職與對黨政之意見，足談了二十分鐘。在談話中，鐵老那種和悅的笑容，與帶點沙啞的語音，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使我難忘的直覺感應，便是鐵老寬宏謙和人格的偉大，在初次會面時，就能使人如沐春風，在精神上，好像家人父子兄弟一樣，消除了心理間的距離之感。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過的情感經驗。真可說是親切的同志愛的表露與感應。如果有人問：你對吳鐵老的觀感如何？我將毫不遲疑的回答說：在我所接觸過的黨政要人中，只有吳鐵老，在第一個印像裡，便使我感到他是一位重黨誼而無官氣的革命先進。由重慶到南京，我曾爲我自己及內子靜岩競選立委提名問題，數次晉謁鐵老，都承鐵老熱誠全力玉成。但我們未曾請鐵老吃過一次飯，或送過半點禮。做到黨的最高幕僚長，這樣高潔廉介的作風，怎能不令人感到值得我們永遠的仰慕，追懷，與師法！

## 二、鐵老對黨國的最大貢獻

### ——和平統一東北——

在鐵老遺著：「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一書中，只寫到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十四章，僅有標題，而未完成。第七章的標題，便是：「東北使命」。這部未完成的自傳，不僅傳記文學上的一宗憾事，也是有高度現代史料價值著作之重大損失。鐵老長逝了，這種損失與遺憾，已無術補償。若就東北問題言，這一段自傳文章內容，雖未寫出，但鐵老促成東北和平統一的偉績，却已長昭清史，功不可沒了。

本黨十七年北伐成功後，兵力僅達榆關。東北在日本軍閥侵略威脅下，自非武力所能解決。那時中央便定下和平統一東北的大計，但完成這項偉大使命的，却是鐵老的首功。那時，鐵老僕僕風塵於北平瀋陽旅途中，幾經折衝，始排萬難，說服東北地方當局，達成易幟協議，完成和平統一大業。

這種和平統一東北的演變，自然種下刺激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之潛因。但鐵老却早已慧眼如炬，看到這種未來危機發展的可能性。這就要提到人人共曉的兩句鐵老名言：「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在那時，鐵老便大聲疾呼，提出：「東北之危」這一警語，足證鐵老早已料到日本軍閥有在東北採取直接軍事侵略的陰謀企圖了。這種對國際政治演化趨勢之深遠洞察力，殊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由於日本軍閥之愚昧狂妄，雖使九一八事變，及全面侵華戰爭，終不可避免，但和平統一東北的達成，却為國家保存國力元氣不少，頗有助於抗戰實力之增強，及最後勝利之贏得。所以，鐵老和平統一東北任務之完成，對於抗戰勝利之獲致，是有密切因果關係的。鐵老這項偉大成就與貢獻，國人與同志將永誌不忘。

### 三、感慨沈痛一夕談

——抗戰勝利後，東北決策犯了双重錯誤——

三十八年四月上旬，我和內子靜岩到廣州參加立法院集會。在四月中旬的一天，鐵老邀我們到他公館晚餐，並派自用車到東亞酒店來接。我們帶着不滿三歲的勝利兒同去赴宴。鐵老很喜歡小孩，送給勝利兒一盒港製糖菓。席間並無他客。飯後，鐵老便談起東北問題。很沉痛的陳述他對東北問題的意見與評論。足談了三個小時。待我們告辭，又派車送我們回東亞酒店，已是十點半了。那一晚鐵老談話的要點，我還清楚記得，茲擇要條述如次：

(一)我們今天對共黨鬭爭的失敗，主因在於抗戰勝利後，對於東北決策之錯誤。而且犯了双重的錯誤。

(二)抗戰勝利後，對於東北決策的第一大錯，是採用中央武力直接接收政策。用中央精銳部隊新一軍及新六軍，與林彪匪軍進行消耗戰，種下中原大會戰挫敗的遠因。如果我們採取以東北地方武力，去消滅東北共匪的政策，便不至演成今天這樣的危局。

(三)對於東北決策的第二個重大錯誤，是不肯收編偽滿軍隊，將日本替偽滿所訓練的大量中下級軍政青年幹部，逼上梁山，投入共匪陣營，使東北共匪武力，加速壯大，變成中央進駐東北國軍之勁敵。這項人才上的損失，是我們對共匪鬭爭之致命傷。這批人才，成為共匪建黨建軍之重要幹部源泉。

(四)林彪匪軍，係在蘇俄掩護下，以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武器，裝備我們不肯收編的偽滿軍隊，所編組而成。這批速成的烏合之眾匪軍，竟能牽制並消耗我中央精銳部隊於東北一隅，予華北及華中匪

軍以坐大致勝之良機。終至形成我們今天退守華南之險局。

(五)最後鐵老很感慨的說：「爭天下，所要爭的就是人心與人才。失掉人心與人才，就不免要丟掉天下。」對東北採取了中央武力直接接收政策，勞師遠征，師老無功，士氣渙散，兵連禍接，人民痛苦，民心喪失。頹勢便已形成。尤其拒收東北青年軍政幹部，拒編偽滿軍隊，爲淵驅魚，逼迫數以萬計的東北青年幹部人才，投入共匪懷抱，間接助成了東北共匪軍政勢力之加速成長與壯大。我們今天失敗的命運，在這兩項政策決定時，便早已鑄定了。

(六)在談話時，鐵老曾強調說，東北佔我國領土八分之一弱；重要資源，蘊藏於東北者，佔總額百分之七十以上。尤以地理位置重要，兼爲資源寶庫及國防重鎮要區。爲國防政治軍事爭雄角逐之焦點所在。故情形極端複雜。在這樣地區，試用武力解決，總是不易順利成功的。過去如此。今後恐亦不易改變這種歷史性的客觀局勢。

那一夕的談話，鐵老始終以很遲重而低沉的語調，敘述他對東北問題的意見，中間有多次間歇沉默，似有若干保留，而不願盡述所懷之意。我一面傾聽，有時加以追詢，懇其罄述所知所見。最使我驚愕難忘的一段話如下：他問：「你曉得是誰主張用新一軍及新六軍去接收東北嗎？」。我回答說：不曉得。他遲延沉默了良久，才憤然說道：「那是劉爲章（即劉斐）的意見呵！」他是要把我們中央的精兵，調離中原，集結東北，用關東軍的日本武器，配合東北偽滿部隊，來消滅牠，替毛匪消除心中大患，打下了共匪在中原會戰的致勝基礎。

我們告辭臨行時，我曾問：「鐵老今後作何打算」？他淒然的苦笑說道：「到不得已時，恐怕只有到臺灣去再說了」！這一夕的談話，使我那夜很久不能入睡。因此，那天鐵老談話神態之感慨沉痛，至今記憶猶新。

#### 四、鐵老逝世的消息，我們一直不願相信

——鐵老將永遠活在國人及同志心中——

十年前，十一月二十日晨，在報上看到鐵老逝世的消息使我們異常震悼悲痛，但同時又有種詫異之感，不願相信這消息是真的。因為在那年四月間，在中山堂堡壘廳一次集會中我們看到鐵老，還是神采奕奕，精神充沛，笑容滿面，談起話來，還像從前重慶時代一樣，沒有半點病相表現，怎會遽歸道山呢？當然，這消息不會是假的，但我們一直不願相信。像鐵老這樣寬和謙沖的偉大革命先進，將會永遠活在國人及同志的心中。尤其我們東北同胞，不會忘記他和平統一東北那項偉大貢獻，使東北人民免去一次軍事行動的災難與劫運。深望將來負責決策的人，勿忘鐵老對東北問題之意見與評論，在將來光復大陸，決定東北大計時，不再蹈過去的覆轍與錯誤，那就不負鐵老所賜給我們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了。歷史經驗與教訓，須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始能綜合，把握，吸取與陳明，使一般人能够了解，從而知所警戒。我想，鐵老對東北問題之卓識遠見與評論，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永誌弗忘的。



## 鐵城先生留給我的印象

黎東方

鐵城先生在辛亥年所出的力，我們這一代的同志很少人知道，何況以後的一代？更何況一般的同胞？

我開始聽到鐵城先生的大名，是在民國十三年五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以後。那時候，他帶兵。他所帶的兵，在當時是本黨武力的精銳。年青的我，很覺得他的名字「鐵城」兩個字十分有勁，因此而更加對他景仰。

其後，在狂風暴雨式的革命高潮之中，我在華中華北是成千成萬的無名小卒之一，雖則是也算盡了一點心，而鐵城先生艱苦備嘗正如展堂先生以次的若干黨國前輩一樣。

我沒有機會見到鐵城先生，直至抗戰期間他當了中央黨部秘書長之時。雖沒有機會見到他，卻常常聽到有關他的消息，尤其是他在東北策動張學良入關討馮的一段。這一段是歷史，而將來是否能有翔實的記載留在我們的「正史」之中，真是問題。因此之故，我懇求蕭同茲王星舟二兄抽出時間來寫，寫得越詳細越好。

民國三十三年夏天，鐵城先生在中央紀念週或宣傳會報上，提到我，說我賣票講三國，講了許多不利於共黨的話，而老百姓情願花錢買票去聽，比起官辦的若干宣傳活動，黨部花了很多錢，而老百姓無動於中，真是相去很遠。我特地爲了答謝他的如此鼓勵，到中央黨部去見他。在此以前，我見過他，他卻不曾認識我。我見過他，是在公共場合，他怎麼會認識我呢？

這一次，我們大概談了十分鐘左右。他講話，開門見山，要言不繁。他提到，我把「三編會」（三民主義叢書編輯委員會）的報銷辦得快，在每個月的五號左右便把上一個月的冊子與單據繳到，「很好

！」中央規定了十號爲限期，而事實上各單位拖到月底，拖上一兩個月的比比皆是。（他不曾提到，我的報銷從未有一張單據被「剔除」。這是芝蔴綠豆的細節，只有會計處的同志才記得。）

第二次我見鐵城先生，是在抗戰勝利以後，民國三十四年秋天。我想去美國看看，卻請領不到一張護照。找張，張推；找李，李推。在無可奈何之下，我請星舟兄帶我去中央黨部找鐵城先生。見了面，他便用英文說，「What can I do for you?」我說，「I would like to see the States. Could you help me get a passport?」他說，「好，你應該去美國看看，給華僑講講中國歷史。」我拿出賽珍珠女士寫給我的信，他看了，很高興。立刻，他就打電話給海外部部長陳慶雲先生。

幾天以後，我便領到了護照。

論關係，我只是一個極普通的黨員。論交誼，我更不够。鐵城先生的氣魄，在這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上，充分顯出。他的智慧高，決斷快，事情能准便准，不能准當時就說不能准。簡截了當，毫不含糊。

像鐵城先生這樣的大才，如果我們再有幾位，中國的革命決不致遭遇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在軍，他是名將；在政，他能權衡輕重；對黨國，他忠；對人，他誠。

他逝世已有十年，在我們的記憶之中他音容猶在。往者已矣，願他的一生嘉言懿行常爲我們及後起的同志奉爲楷模！

## 與鐵老的一段情

卜少夫

在鐵老一生的交遊中，我和他淵源最淺，不够資格在他逝世十週年的紀念冊中出現。但因為鐵老生前與我有一段文字姻緣，所以今年五月間在臺北第一飯店召開的一次紀念籌備座談時，幼林兄也邀了我參加，決定編印這本紀念冊時也來函徵文了。

我和鐵老有什麼一段文字姻緣哩？那就是他的回憶錄「四十年的中國與我」，最初是在新聞天地上發表的。其經過情形如下：

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鐵老逝世兩週年紀念日，新聞天地第四〇五期（這一期用鐵老的照片作封面，並有「遺愛永在人間」的標題）開始刊載了他的「四十年的中國與我」。刊載此文時，我寫了這麼一段前言：

「今天是十一月十九日，是鐵老的逝世兩週年紀念日，我們爲了紀念這位一生爲革命事業奮鬥的元勳，特從本期起，刊載他的生前遺著「四十年的中國與我」，又名「吳鐵城回憶錄」。

鐵老決心寫回憶錄，以及撰寫經過，在本刊全部連載結束時，有祝秀俠先生一篇「我和鐵老整理回憶錄的經過」，作爲連載之跋，向讀者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了。至於這部回憶錄爲什麼能在新聞天地上發表，使新聞天地獲得這份無比的光榮，這是有了一番曲折的。

遠在民國四十一年之春夏之交，我因業務上的需要自港去臺。有天下午，到仁愛路的鐵老寓所去看他，在他那間狹小的書房裏，一談便談了三小時。談話的範圍包括很廣，而談得較多的，是關於他的回憶錄。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已蓄意甚久。我說：「鐵老，你目前比較清閒一點了，爲什麼不將你過去的一生經歷寫出來，供給後人作一個參考哩！即作爲民國肇建以來的一種裨史，也是極有意義極有價值

的。

我們常常覺得，中國的政治人物，在臺上時，「爲政不在多言」；下臺後「事過境遷，明日黃花」。他們一百二十個不開腔，因此湮沒了無數極珍貴的史料。這種造成歷史空白的責任，應該由前述的以及「怕得罪人」的觀念擔負。不說既往，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各國而論，就不知出版了若干種還活着的風雲人物的回憶錄。爲什麼我們如此矜持謙抑？佗佗覷覷？

我誠懇地希望鐵老利用目前比較清閒的這一段時間，把自己過去的生活與工作寫下來，如果新聞天地被認爲適當，新聞天地願獲得發表的光榮」。

鐵老頻頻點頭，回答說：

「我早已準備了，而且已在開始了，新聞天地如要，就給你發表好了，不過，英日文版將來由我自己決定。」

民國四十二年夏季，我又去了臺北，我又重申前請，請鐵老實踐諾言。他說已寫好六章，他並親自把全書綱目交給我，問我有什麼意見。我主張邊寫邊發表，他主張整個寫好了才發表。他的態度非常認真，說還要仔細地校正一遍。我當然尊重他的意見，未再堅請。離臺前夕，他還在家裏請我喫了一頓飯，記得還有陳澤華、汪公紀、祝秀俠、李大超諸先生在座，我事前並點了炸乳鴿那味吳公館的名菜。

萬萬不料那次分手便成永別，我至今懷念到他那爽朗的笑聲，歷經錘鍊的慢吞吞說話，以及愛護青年人的那份親切自然態度，每感無限愴痛。前輩風儀，真足令我等後人景仰。

鐵老逝世後這兩年間，我曾不斷請求其家屬友好，完成鐵老此生前遺志，也了我個人心願。直到此次在臺，才與負責整理此書的祝秀俠先生洽妥，並決定於鐵老逝世二週年紀念日開始刊載。在此，謹向鐵老家屬及其友好致謝。

最後，需要聲明的，全書預定十四章，截至鐵老逝世前止，僅寫成六章零兩節，共十三萬字，故本刊亦僅能發表此十三萬字，餘八章從闕，鐵老泉下有知，想不無憾憾，我們後人恐更將引以為憾罷！（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在臺北）』

以上是八年前新聞天地刊載鐵老的回憶錄時我的一段說明，同時也交待了我與鐵老這段文字姻緣。非常難過的，鐵老回憶錄僅發表了三章：「童年時代的回憶」「辛亥革命前後」「民國的初生與挫折」，（四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新聞天地第四一二期）便中止刊載了。原因是鐵老的一些生前友好，覺得不如出一單行本於是新聞天地刊出了祝秀俠先生的一篇「我和鐵老整理回憶錄的經過」，作為暫時結束。今年五月間，吳幼林兄邀集的談話會上，大家曾談到鐵老回憶錄這件事，有人仍主張廣徵博諮從容慎重，先編印紀念冊以紀念鐵老逝世十週年，回憶錄容緩圖之。

我再看到此次徵文函中所附的回憶錄目次，在第七章前面印着「以下各章尚未撰寫」。我知道這本書和八年前一樣，並未增寫一個字。

能提供鐵老回憶錄資料的人，現在至少年近六十，沒有幾個十年再可拖延了。全書十四章的綱目，為鐵老生前所擬定，我們盡可能的依照這範圍去搜集資料，何時截稿，何時整理完畢，規定一個進行步驟，甚至最初刊印一種未定本也無妨，這比諸遙遙無期懸擱着總要好得多。事實上，天下很少有盡善盡美之完書，鐵老如在世，出版了他的回憶錄，也許他自己看看不一定百分之百滿意哩！

我既未與鐵老共事，又未做過他的部屬，公誼私交都談不上，在他眼裏是一名小記者，是一個 Young man（他常如此喊我），祇是撤退臺灣之初那幾年有數度接觸，承他厚愛，以回憶錄初稿交我發表，就憑這段情義，我願在此呼籲，鐵老的友好們，應盡道義上的責任，從速完成他這一遺志，以安鐵老地下之靈。

## 紀念吳鐵城先生

張國興

吳鐵城先生逝世，已屆十週年，對吳氏而言，我是後生晚輩，不足以言先生之德。昔張岳軍先生序吳氏回憶錄，言先生之爲人，有云：「豁達大度，而邪正之辨仍嚴；機智過人，而誠信之心無替。」張、吳二氏，締交半世紀，山陽死友，其言當可爲吳氏論定。

目前，世亂仍殷，世俗亦仍澆漓，因此，我特舉：「豁達大度，而邪正之辨仍嚴；機智過人，而誠信之心無替。」爲今之從政者勉。

吳氏生前功業，昭昭自在，不必繁列，唯吳氏生前致力海外僑民事務一點，在今日的形勢下，宜有所闡揚，抗戰初，鐵城先生以海外部長身份，週歷南洋華僑居留區，不僅代表政府，宣慰僑胞，且爲僑胞解決若干現實難題，進而促進僑胞與當地政府之關係。太平洋事變後，海外僑胞，與各地政府合作，從事抗日，鐵城先生之致力，功不可沒。

鐵城先生以華僑爲基礎，從而致力於襄助菲律賓、越南、韓國等之復國運動。其舉事之明，着眼之深，典型是仰。再以今日我們所處的環境，僑務多方，實宜師法鐵城先生潛移默運之方，而以豁達大度及誠信之心以處事。

更有一點，鐵城先生對於文化事業，備致關懷與輔助，國內刊物報紙得其鼓勵與支助者頗多，他對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也至表尊重和親摯，尤其對於海外文化事業，精神與物質的鼓舞支助至多。在他任海外部長和中央黨部秘書長時，美洲、東南亞、以至香港各僑報，都極力予以輔助，檳榔嶼的光華日報，印尼的天聲日報，緬甸的仰光日報，印度的印度日報，以至後來的香港時報，他都盡力予以擴充或舉辦，藉以加強海外文化宣傳。許多海內外的報業鉅子，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誼，亦無不對鐵老由衷敬服。

他的目光能够透視到各階層，他的事業也灌注到各階層，無論各地區，各階層的人，他都廣大接觸而且親摯相處，情感交融，在曠代中鐵老人緣之好，算來難與倫比，他的眼光、魄力、風度、言論、在舉世中，足稱為第一流的政治家。

## 鐵老逝世十週年追思

李大超

歲月易逝，人事滄桑，時局多故，擾攘不寧，鐵老安息，忽忽十年了。我們追念鐵老爲人、處世、做事的風範，時時在興起無窮嚮往之思。

鐵老智慧特高，機警過人，眼光遠大，胸懷開濶，有真誠熱愛的本性，有豐富積累的經驗。他有定見，無成見，更無私見；而且平易近人，極能接受他人的意見，也能爲人謀，樂於助人。鐵老這許多美德，永遠深鑄於人們的心坎，所以平日友朋間見面時，多談到鐵老；在黨的關係上，同志們也常常想到鐵老；在時局變化中，任何方面發生了問題，人們也莫不追思鐵老善以應付變亂的幹才。我常常經過臺北市仁愛路，即不期然想念着鐵老在一條環境幽美道路邊的故居，它是鐵老生前友好們經常留連的去處。每當夕陽西下，在仁愛路上散步談笑論事的情景，回想起來，令人低徊不置。我常常說在這風雲變幻的時候，能够靜中帶動比較好，不要太消極，也不要太積極，這就是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了，鐵老亦爲點首不置。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爲鐵老逝世十週年紀念，友好們商談紀念鐵老，需要編印紀念集，把鐵老生平言行，足以風示後人者，抒寫出來，當有重大意義。就我個人來說，在上海市府追隨鐵老的時候，有幾樁事至今印象猶新，用爲摭述，以作紀念。

一、民國廿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全國騷然，上海市爲我國工商業神經中樞，其所受時局影響的緊張狀況，不言而喻。當時張岳軍先生任上海市長，他爲了另有特殊任務，辭去上海市長職，由鐵老接任。記得在楓林橋上海市政府就職的時候，時局已極爲險惡。因爲日本軍閥在東北得手後，繼在各地耀武揚威，製造事件，作爲其侵略藉口，其野蠻無理的行動，刺激人心特甚。上海華洋雜處，情勢尤爲可



慮。鐵老受命於危疑震撼之秋，應付日本軍閥可能之挑釁，隨時在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作必要之準備。廿一年一月廿八日，日本駐軍，藉口三友實業社事件，展開侵略行動，向我駐開北防軍進攻，爆發了全上海市區的戰爭。雖則在我軍英勇抵抗下，日軍屢次受挫，損失甚重，我全國各界亦人心振奮，熱烈支援。但日本軍閥繼續調動大軍，參加作戰，對上海市及我軍之壓力，日形加重。鐵老身負重責，一方要盡量使上海市避免遭受重大損失，一方要發動市民力量，支援防軍作戰，及鼓勵士氣，發揮高度戰意。此中之聯絡運用，煞費周章，鐵老以沉着、堅毅、容忍、機警，周密的精神與手腕，應付這場戰爭。他日間坐鎮市府，頻與市府所屬機構及各界聯絡，夜則駐於法租界西愛咸斯路，不斷向中央報告請示，及與前線軍事指揮官聯繫，常在深夜會商應付戰局的辦法。的確做到黨、政、軍、民團結一體，共同禦侮的境地。從一月廿八日至三月三日，我全軍撤出市區至崑山止，在卅多天的堅苦戰鬪中，挫敵侵凌氣焰，阻敵武力擴張，保衛了上海市民的生命財產，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更爲五年後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這是我親身體驗了鐵老在應付艱危局面中運用自如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二、經過「一二八」戰爭之後，鐵老爲了實行「國父的建國方略，開始環繞上海的公路和加強與軍事有關的建築。根據大上海的建設計劃，設立了上海市中心區建設委員會，以完成第一任市長黃膺白先生所計劃的江灣爲上海市中心的藍圖。由於獲致全市各界的擁護，發行六百萬元建設公債，吸引了三千多萬元備供運用。於是堂皇壯麗，宮殿式建築的市府大廈，便煌然出現。其東西兩旁，有市府所屬各局處，及宿舍，其他如圖書館、博物館、醫院、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學校、公園、市場、碼頭的建造，以及中國航空建設協會飛機型建築，乃至道路、水電及下水溝的構造，均爲現代化的。我個人參與這一偉大建設工作，深深了解鐵老所具革命黨人氣魄和毅力。凡事之始也難，其畢也巨，鐵老建設大上海的情形就是如此。

三、民國廿四年雙十節舉行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其會址就是上海市中心區的運動場，體育館及游泳池。這次運動會我政府鄭重其事，集合中央主管首長及各界四十三人，成立了籌備委員會，鐵老擔任主任委員，這是我們歷史上規模宏大，設備完善的運動大會。全國各省市參加的有三十四單位，和海外四單位，參加運動人數二千七百五十三人，每日蒞場參觀各種運動的市民不下十萬人。鐵老主持這一運動大會的籌備工作，事前的周密籌劃，開幕後各部門的安排，都井然有序，使運動會圓滿完成，於此又足見鐵老處理一般民衆運動心思之周密。

四、民國廿五年十月卅一日爲今總統 蔣公五十壽辰（當時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全國各界爲表示擁戴 領袖的眞誠，均在積極籌備慶祝，鐵老認爲擁戴 領袖即是愛護國家，而當前國防最需要的是飛機，因此提議進行獻機祝壽運動，經中國航空建設協會通過後，於是年三月十日約請各界在市政府商討進行。隨決定籌款一百萬元，購機十架，編爲一隊，定名爲「中正隊」。籌募辦法分普通捐款及特別祝壽禮券兩種。以天地中正和平福祿壽喜十個字爲捐款字號，自一百元至一萬元。並決定組織上海市募款購機呈獻政府爲蔣委員長五十壽辰紀念委員會，推各界領袖卅二人爲委員，設常務委員五人，由我兼任總幹事，設會址於八仙橋青年會，展開籌募工作。在各界熱烈響應下，如期籌足一百萬元購買客克斯戰鬥機十架，編爲中正隊，於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在龍華機場舉行命名典禮。各機的命名是：「滬市府」號、「滬黨號」、「滬警號」、「滬商號」、「滬寧波號」、「滬旅業號」、「滬民食號」、「滬香誠義號」、「滬禁煙號」。命名後飛杭州編隊，於十月卅一日飛南京參加獻機典禮，由上海市推舉十一人爲代表，呈獻 蔣委員長祝壽。這一在明故宮機場的盛大獻機祝壽大會，是由鐵老擔任主席，那種興奮熱烈情況，特別是表現民心士氣，堅決擁戴領袖的動人情緒，至今仍爲人們所想念。而鐵老以提議獻機祝壽者的身份，擔任獻機祝壽大會的主席，尤具意義。

五、民國廿五年秋間，上海市各大專學校學生三千多人（內有女生三百餘人）集結於北火車站，要全體乘火車赴南京請願抗日，這是幕後對政府有一套陰謀的行動，學生們不過被利用而已。這三千多學生分佈於車站建築物內外和佔據車廂，作有計劃的阻撓開車，滬寧鐵路爲之停止通車者兩天，影響交通，情勢嚴重。鐵老身爲上海市長，維持治安秩序與交通，是責無旁貸的。鐵老命令我在鐵路管理局與黃局長伯樵會同軍警首長應付學生們的行動和聯絡工作。當時中央限令一天內要通車，負責衛戍和公安責任的人，向鐵老建議一種強制解決的辦法，那就是派軍警七千多人，每兩人夾持一個學生，或加用消防隊水龍頭來冲散集結的學生，並決定在當晚執行，完成任務。我深深瞭解學生的內情和此一行動的背景，知道這一強制辦法，必然會造成流血慘案，恰恰中了共黨和其他野心集團的奸計，替他們製造搗亂的機會。心所謂危，乃電話報告鐵老，陳述意見，期期以爲不可。當時鐵老頗怪我阻碍已經決定的執行計劃，經過我陳述連日夜所目擊的實情，及與學生們接觸中所探悉的內容，認爲萬不可中人家的圈套，激起青年學生的憤怒，造成血案。我同時知道學生在車站在路軌上已僵持了兩晝夜，在他們疲憊飢餓的情況下，易以分散其力量。如能將火車分別開出各站，一段一段的加以解決，比較容易。鐵老經過一番考慮後，立即採納，隨即電知軍警依照我的建議去辦。再經我向軍警負責人詳細解釋，終於把火車開到南翔、崑山與蘇州之間各站，分段停留，再由我跟學生代表們談話，大家知道了政府對抗戰的準備和決策後，他們均願意回學校去了。從這一件事，可知鐵老爲人做事的態度，值得我們效法的。

六、民國廿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全國震驚，世界亦爲之轟動，這是東北軍部份被共黨利用的一幕悲劇。鐵老於獲得事變消息後，立即跟我們幾個人密談，認爲妥善應付事變，使得領袖能安全回京，是主要問題。上海一地關係甚大，第一步要安定人心，維持金融，並須注意國際關係的聯繫。在倉卒中命令我邀請各界首長數十人，在一小時之內，大家都齊集了，鐵老除報告事變經過及領袖安全情形外，提

示維護上海市安寧的辦法，要大家提高警覺，共同應付未來的演變。隨後破獲了主持事變者的電臺，他們的陰謀是擾亂上海市金融，騷動人心，動搖政府等等，結果在鐵老機先處置下，粉碎了共黨和反動集團的陰謀，安定了上海也鞏固了中央的基礎，這又是鐵老在應付緊急事變中機敏鎮定的榜樣，值得人們效法。

## 香花坳的片斷

任畢明

這是追憶鐵老在粵北連縣三江香花坳的片斷。

香花坳是一條背着一座小石山而建築的小農村，離連縣城可三十華里，離三江墟約里許，面前是湟川。此地具峯巒之勝，風景絕佳。去三江墟不遠，爲鹿鳴關，氣勢雄奇，據說爲清代防徭而設。附近爲八排徭，徭人逢「四，九」下山趁三江墟。

粵省府臨時辦公處，設在村前一所泥磚建築的唯一兩層小房子（佔地僅五六百尺，後改爲鐵城紀念小學）各廳分賃民居辦公。可想而知的那時我們的生活和鄉下人一般，閒來只有和耕田老打打交道，逛逛三江墟，假日則或到連縣城去玩玩。

鐵老於晚飯後，總喜歡到村前路上散散步，和村人談談，有時也踱到三江墟去。記得有一次，鐵老坐汽車到三江墟去，給當地青年工作隊開其玩笑，於當路處貼了一條「一滴汽油一滴汗」的標語，鐵老笑笑，他說：「這標語是給我一個警告呢」。馬上下車步行。

這個青年工作隊是鐵老要我和秀俠兄組訓的。記得當時我們擬了一個計劃和預算，預算定的是三千元。鐵老改爲五千元。他說：「孤寒辦不出大事來」。這個工作隊組成後，鐵老把這群青年（包括當地的，逃難來的）當作子弟一般，不時接近談笑，青年們也把他當作父兄，了無隔閡。上述這條標語，後來鐵老還當面嘉獎了這群青年。

香花坳並不是一條富庶的農村，房屋建築簡陋，人畜雜居，村內通道偏仄，牛豬糞到處多是。省府到了以後，衛生改良了一些，但格於環境，不可能大事更張。有一次在躲警報中，一位美國留學的同事

，大談美國農村的好處，建議把香花塢改造成爲美國式農村，以資紀念。如規定房子格式，劃定街巷寬度，設置衛生文化娛樂等機構。鐵老聽了笑笑，「可惜這裡不是美國！」他這樣輕輕地說了一句。鐵老是富於幽默感的。例如有一次，所約的人過了時才到，他故意瞧瞧自己的腕錶，向那人道：「是不是我的錶出了毛病？」

在農村裡，可吃的東西實在太少了，鐵老所喜歡吃的菜，大概就是一味肥豬肉蒸鹹菜。他不但自己喜歡吃，也要同席人一樣對那味菜讚頌，他會向着那味菜勸人下箸。我也曾套用他的名句：「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偉大」，說了「不到農村，不知村女的蛾眉」，「不吃肥豬肉蒸鹹菜，不知道肥豬肉蒸鹹菜的美味」。

由於鐵老的經常和當地人民接近，所以人們見了他來，就會向他聚攏，連馬坤（他是一直追隨着鐵老的）也成了人民開玩笑的對象（馬坤的樣子，在農民們看來，是够滑稽的）。值得紀念的一事，就是八排侬民們結隊下山向鐵老拜年，彩衣繽紛，大跳其土風舞。可惜當時沒有活動彩色攝影，不然到是一幕熱烈有趣的紀錄片。

鐵老離粵主席職後，省府搬到曲江黃崗，香花塢這一段新史，即告結束。後來我曾兩度經過香花塢，添得無限懷思。

## 星槎隨行追記

黃天爵

吳鐵老的名字我最先是在黨史上看見的，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四全大會在南京舉行前一、二天，他在華僑招待所招待海外代表，那時我剛從菲律賓濱回國參加大會，才第一次見着他本人。民國廿五年五月間，我奉派參加以凌冰爲團長的「中華民國赴暹羅親善訪問團」。在經過上海時，承他招待中飯，才第二次和他見面。民國廿七年三月臨全大會於京滬相繼淪陷後政府西遷時在珞珈山召集，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厲生先生和許多元老也認爲在抗戰期間要大量取得海外精神及物質的支援，有恢復設立海外部之必要，因此設立海外部案便在一中全會順利通過。我也就轉往海外部工作。想不到，第二年的冬天，這個曾經我擬定組織規程初稿而因人力經費關係幾次刪改編制不甚合理完美的海外部，由總裁提名吳鐵老接替陳樹人先生的職務。其時我正被海外部派赴昆明工作，即得鐵老電召回渝，後來海外部人事室主任現任立法委員李繼淵兄告訴我，鐵老初到海外部，一連發過三封電，都是給你的，第一封電請你回，第二封電因發現你已遷移住所重發。翌早見你來電便發第三封電。在此以前，我從未和鐵老做過事，準備一見面就提辭呈，誰知他不待我提出，就教我不必例行來這一套，反而要我立即提出改進海外黨務意見。起先海外部同仁以爲吳鐵老先後任過上海市長廣東主席，夾袋中人物不少，許多人準備捲鋪蓋，他却一撫慰，要大家共同努力，人事雖有調動從未辭退一人，爲了工作關係，雖然先後物色增添許多人，但若干隨他而來的秘書，在他離開海外部時，也隨他而去，以此大家認爲他是最能尊重人事制度的人，甚至反對他的人，也不例外，一樣容納，確是難得。鐵老除海外部外，在香港仍另負有一個重要責任，就在翌年春節左近，鐵老自渝飛往香港，我每天在部內辦公，事前竟毫無所知，直到他飛港第二天，他的機要秘書高自約兄才送了手條給我。要我在兩星期內辦妥赴南洋護照候電赴港待命。我乃於二月中赴港

。奉示先赴馬來亞菲律賓視導，並即取道西貢前往，這些地方，抗戰前我都已走過，除了輕便行李外，什麼公文都不帶，因為所要接觸的人們，多數很稔熟，但到底還帶了鐵老兩封信，一封致陳嘉庚一封致胡文虎，當時南洋尤其星馬的愛國運動，顯然有陳胡兩壁壘，站在中央立場，大家自願見其調和融洽。而當時陳嘉庚還準備率團回國勞軍，自應力促其成。我到達新嘉坡時，正是三月初旬，南洋籌賑總會回國慰勞團已經組成，團員已陸續出發，陳嘉庚也就要動身經緬回國。他見了我和鐵老的信甚表欣慰。不過一般老同志以陳左右分子不穩，要我轉陳中央注意。我在馬來亞大概工作了將近兩個月才轉往菲律賓，在那裏又工作了一段時間，回到重慶已是八月。南洋籌賑總會慰勞團回國，在當時算是一件大事。各方也深感海外工作的重要，大家都要爭取陳嘉庚。爲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恤提供不確實的攻擊資料取快一時，有的甚至捏造某人有攻擊陳嘉庚的種種，以求取信討好，共產黨更是大造特造謠言，離間挑撥，無所不用其極，恰巧陳嘉庚回閩時對陳公俠主持福建省政，關於兵役驛運貿易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未能立即反應改善，遂使這位執拗老人改變態度，這是後話，最近李樸生有篇文章登在傳記文學提及此事，暫且不去提它，前次我會屢次獻議，若要做好海外工作，必須慎選派赴海外工作人員，尤其中央大員，要親往視導，方易收效，因爲在興中會同盟會時代許多親炙過總理和黨國元老的同志仍多健在，年紀太輕職位太低的人，實在無法領導他們，鐵老深以爲然，因此決定親自訪問南洋。是年八月底九月初，他照例飛港主持業務，到港後又照例經由他的機要秘書親交手條要我再度赴港候命。這一次是吳部長以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代表的身份出國訪問南洋。同行者五人，除本人外有章淵若、李炳瑞、蔣家駒，還有一位英國籍猶太人馬坤（他曾任 總理護衛，）訪問南洋計劃定後，章李蔣和我先搭船赴岷里拉，時間大概是在九月中旬，經與當地領館黨部及僑社負責人洽談後，電請鐵老於九月下旬飛往馬尼拉，當時坐



的是水上機，馬坤同來，華僑前往歡迎者途爲之塞。菲律賓總統奎松也派有代表，僑胞更覺體面，歡迎益趨熱烈。

我們在菲律賓時間前後大概兩個星期除馬尼拉及馬尼拉與碧瑤往返沿途經過各地外，還到過宿務怡朗兩地。中間以住岷時間最久，也有幾次重要集會。第一次是各僑團領袖聯合在東方俱樂部歡宴，席間鐵老致詞報導祖國一面抗戰一面建設大勢，由我譯成閩南語，因爲當時國語還不普遍，旅菲僑胞十之八九是閩南人，廣東朋友也都學會閩南語，所以就不再傳譯爲廣東話了。最重要的是一次是在青年會廣場宣讀蔣委員長慰問書，各僑團學校主持人及青年幹部到的極多，大家都很感動，另一次是在中國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大禮堂，各地支分部代表都擠滿了，鐵老就將連日各地支分部負責人或代表個別晉見時提供的意見，分別歸納協調提出總答覆和今後處理的方針，最後未了問題授權給我負責辦理，總算沒有出岔子。由馬尼拉赴碧瑤往返途中，沿途經過各地，也都有集會，鐵老總是那麼親切地和僑領同志教師學生傾談，凡接觸過他的人，無不表示衷心感佩，我雖然因工作上關係經常和廣東朋友接觸，甚至有人以爲我是廣東人，但仍很少說廣東話，旅居碧瑤的廣府人最多，因此在碧瑤僑衆大會席上，鐵老即以廣東話致詞，要我傳譯閩南語，事到臨頭，推辭不得，勉強還可達意。

鐵老真是交際能手，凡與他接觸過的人們，對他都有良好印象，國際知名人士和他也很談得來。菲律賓總統奎松先生在鐵老到達岷埠之後就派了菲國H坐車交他駛用，還請他遷往馬拉干鄚宮招待所盤桓幾天，大家因怕氣候炎熱及禮節上拘束，除了李炳瑞外都沒有跟去，後來奎松總統在馬拉干鄚宮舉行招待午宴，菲國政要和幾位華僑領袖都會參加，席間奎松總統致詞開場白，頗有風趣，他首先說明多年未和鐵老見面，此次把晤倍覺年青，他誠懇邀住馬拉干鄚宮，殊不知兩天後藉詞他去，我以爲他已是走了，却又特地來參加今天午宴，我想這一定是我這位一回相見一回年青的國際高貴友人，恐怕住在宮內拘束

，所以偷偷地開小差溜走了，……這類富於友情而有風趣的宴集，是不多見的，以此在座的中外人士都深感愉快，事後鐵老告訴我們，在民國十三年本黨一大會後不久，奎松總統曾經訪問廣州，由他引見總理，從此建立友誼，在他上海市長任內奎松總統羅哈爾議長也曾赴美道經該地，彼此訪晤，所以這回賓主特別諗熟，一號座車也一直用到離岷日爲止，沿途憲警，看到這一座車經過，都致敬禮，僑胞們以鐵老受菲總統如此禮遇，也引爲殊榮。當時副總統兼教育部長奧斯敏那本係華裔，素與僑胞感情敦睦，也特地招待過鐵老，密切懇談。奎松總統於一九四六年太平洋戰事發生，美菲軍自巴丹撤退後偕同麥克阿瑟經過澳洲赴美，不久病故。事隔一、二十年。當時奎松總統的秘書長根道。後來膺選奎松松省長，我於民國四十七年初陪同金門八二三砲戰陸海空英雄訪問該地時，承情被招待在其公館居停，我偶然提及此段故事，他不禁感慨萬分。菲島光復後，奧斯敏那繼任總統，他一直活到八十多歲，確是一個溫厚敦雅東方型政治家，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是在（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我從宿務飛往岷城，偶然和他同機，不久他就就謝世了。

當然，鐵老在菲期間也曾和奎松總統，商談許多正事。第一告訴菲律賓友人日本南進跡象之顯，希望他們警覺。早作準備，共同抗日。其次當時菲律賓濱國會正好通過各國移民往菲每年限定五百名，中國最受影響，奎松總統對此曾坦誠相告，謂此舉主要目的，在防止日本人大量移殖，菲華傳統友誼良好，自當格外施仁，如果限額已滿，仍可以總統特令開放，藉資補救，第二年底，日軍攻菲，奎松總統自然也沒有爲此特令開放，但經此次鐵老當面折衝，在戰時以難民身份赴菲探親的華人七十餘名的居留問題，奎松總統却全數予以解決批准，猶記當鐵老赴菲宣慰前數月，我外部因恐壯丁藉故出洋有電致岷總領館，停止接受難民申請書，僑界特要求鐵老電請外部准予繼續辦理，嗣經外部覆知並未停止難民赴菲，僅指令不得對赴菲難民收費而已，總算完滿解決，最近幾年來中菲兩國爲了三千多名逾期遊客問題，頗

彼此不甚愉快，因此今日旅菲僑衆不禁更加懷念有遠見的政治家奎松總統和吳鐵老呢！奧斯敏那可能因爲本身是華裔，對僑胞向有好感，再經鐵老這次在菲聯繫，彼此更加融洽，因此在他後來總統任內，始終不曾簽署任何菲化案。吳鐵老在宣慰南洋僑胞的同時，還做了許多外交工作，主要的目的，在太平洋永久和平之建立，民國三十五年七月菲律賓獨立大典舉行時，他曾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的身份向當時大總統羅哈示致賀，在賀詞中會有如下的透露，『……一九四〇年，余與貴國偉大鬥士計順（即奎松）總統在菲暢聚，相期共同努力建立太平洋上之永久和平，現記憶猶存，而老友已作古，惟此一抱負終於達成巴丹（指描達安）戰役及無數次之奮鬥，碧海斑斑，永垂萬古，此獨立自由之代價，已獲得至高無上之光榮……』鐵老的理想，就是要中菲增強友好關係，密切合作，所以賀詞中又有「中菲兩國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均曾以最大之堅忍力與強勁之意志，抵抗侵略者，而與同盟國家併肩作戰，卒底於成，吾人深望吾人之友好關係，從此益見增強，彼此間之合作彌爲密切……」等語。

我們因爲行程關係，於十月初七、八日乘荷蘭船離岷，在宿務怡朗兩地各有一晚停留。船抵宿務時已在夜間，僑胞及僑生們執着火把在碼頭區佇候歌唱歡呼的情形，至今猶縈迴腦際，其愛國熱情，實在使人感動。

十月中旬，我們到達孟加錫時，該地有我國領事館，由領事王德榮登輪迎接，我們前往領館時，已有許多僑領在館迎候，內中還有一位湯瑪腰，荷蘭人當時管理荷屬東印度，訂有甲必丹和瑪腰制度，直至一九二八年始經「人民議會」通過法律取消，但當時他還擔任收稅等工作，據說祖籍福建漳州，雖然未履國土，却能處處表現熱愛祖國，後來日本人南侵荷印。他全家六人都犧牲了，據說日本佔領軍要他宣誓效忠，他的答覆是任瑪腰時已宣誓效忠荷印政府，不能失節，確是硬漢。孟加錫是西里伯斯省會爲東印尼重要都市，是椰乾香料集散地，華僑五六萬人，閩籍最多，社團有四、五十個單位，黨部工作，

也很活躍，可惜其負責人李慕青李志宏兄弟竟於日寇南侵時被殺，但該地僑胞並不因日本的殘暴而屈伏。一向擁護中央，直至日本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僑胞意志都是一貫的，這不能不歸功於王領事的領導。民國四十年共匪派領進駐該地，華僑都不肯租讓房子作館址，僑領困居旅社，無人理睬，竟至請求當地印尼省府要徵用該地魯班行，僑胞先發制人，即席開會決議設立義務學校即假該行開學，然後以既成事實，報告當地省府，請其取消徵用之議，共匪僞領也就無可如何了，荷船在孟加錫寄泊時間不久續向泗水前進，路經峇厘時，凡旅遊觀光客均可以小汽船駛登彼岸遊覽，然後渡過峇厘海峽以旅運汽車開往泗水，登上原輪轉往巴城等地。峇厘是有名的「詩之島」土人信奉婆羅門教，大異於其他各地以信奉回教為主，華僑則多數信奉佛教，兩教對宗教儀式，極為注重，而峇厘少女以袒胸露乳爲美，觀光人士視爲勝地，故乘客過此，以登陸爲原則，隨船海行爲例外，我們因有責任在身，且值對日抗戰期間，不敢自逸，終未登岸直往泗水。

泗水是一個天然軍港，爲當時荷印海軍根據地，也是全國第二大商埠，東爪哇的省會，我們到達時有當地曹領事和僑領們招呼，駐巴城總領事葛祖熿也特地趕來見面，以巴城爲首府所在地，無論對荷印政府往還，或是推動僑運，都應先往巴城策劃。因此我們在泗水只有短期間逗留，便匆匆轉赴巴城，泗水僑胞衆多，約十多萬，僑領如葉立庚楊少珍多是朋友，姚文鄰林生地等向來出錢出力，貢獻極大，猶記第一次在僑界歡宴會中，大家聽過鐵老演講後，大受感動，有人建議即席捐獻，當場便捐了幾十萬元。我們此行，本無籌款任務，經過菲律賓時因目覩該地抗敵後援會到處有機構，努力籌劃捐獻，有特捐，有月捐，航空扣及儲蓄公債源源寄匯祖國，徹底實行新生活，在公共宴會除偶然供應啤酒外，從不以洋酒敬客，婚嫁喪葬節約餘款，盡量捐獻，至今蔚成風氣。故在菲律賓比較易籌愛國捐款地區，從未開口要他們多捐，我們深信僑胞們已經盡力了，泗水僑胞這一自動自發的捐獻運動，後來也蔚成風氣，在我

們還未到達時候，僑胞們已經預先擬議捐獻數目，俾能於吳部長到達時有所表現。泗水僑團衆多，我們不能一一訪問，經與領事及當地僑領商量，只視導一些比較重要僑團僑校，當地吳姓族人衆多，延陵堂頗具規模，大家都希望鐵老前往拜祖，但權衡輕重，確實騰不出時間來，延陵堂族長們甚至透過我向鐵老要求，只要他老人家肯過堂一訪，他們願再捐獻十萬元報國，可見大家對鐵老的景仰和期待的熱切，可是鐵老要我安慰他們，中央所深望於僑胞的是要大家精誠團結密切合作，而不是要他們捐獻這一筆錢，假如他沒有任務在身。以個人身份到此，自當恭謁祠堂祭祖與同族們敘舊暢聚。大家也就諒解了，因為各地僑胞們，已紛紛雲集巴城迎候，我們不能再在泗水耽擱，便於次日午後搭乘火車過程前往巴城，即今之椰嘉達，其時日本的小林，也正在泗水一帶活動，其所住旅舍，且爲之升掛日旗，因為荷蘭人需要敷衍他，所以日人氣焰頗盛。在我們開赴巴城的隔鄰車廂中，也有許多日人搭上班車，泗水僑領們恐怕這些日人或者可能是故意來搗亂的浪人，有若干人主張，我們搭下班車，可是鐵老非常鎮靜，要我轉告僑領們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不必擔心，夜車沿途經過各地。靠站停留時間，幾十分鐘或數分鐘，雖在深夜，仍有許多僑團代表及僑胞麇集車站，或登車勞問，或想望風采，我們也興奮的整夜不曾入睡，後來再經許多地方，認爲當時荷印僑胞最爲單純熱情，這恐怕也是他後來一度選擇遷居印尼原因之一。泗水當時有僑報數家，我們自離菲航行，已多時未見報紙，船上每日只有電訊簡報，孟加錫也似乎無僑報，一直到泗水才看見華字報。許多僑胞們都說該地大公報有親匪份子，態度不頂好，但也有人替他解釋，後來大陸淪陷，該報居然爲匪張目，可見僑胞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巴城是荷印首府，荷蘭總督即駐於此，向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華僑數十萬人，以福建及客家籍爲最多，經營進出口，土產，洋貨，雜貨，油，米等業，財力雄厚，冠於全島，我們住的地方，是曾經總領事館及僑團細心安排過，即在距市區不遠的丹笠望一位華僑的別墅，環境幽靜，園庭整潔，門窗地板

都是大理石，設備也很齊全。除了訪問僑團視察僑校外，經常接見來自附近各處的僑領，因為在預定行程中，不能到婆羅洲去，以此該地區僑領除非就近準備前往巨港訪晤外，其他地方特別是南婆羅洲僑領，都不期集中到達當時的巴城。印尼當時的宗主國荷蘭，已被德國佔領，但他仍不許荷屬東印度華僑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而僅准組織慈善總會，一切愛國捐款以用於購買醫藥及日常用品救濟傷兵難民爲限。荷蘭人統治印尼，向來採取高壓政策，對華僑入境，比較歡迎工商人士，對智識分子尤其黨政工作人員向不表示嘉納，戰前陳公博曾以實業部長身份前往，被禁不得發表演說，此次吳鐵老前去，却因爲曾任上海市長與荷蘭人士頗有交情，當地政府不敢拒絕，且頗有禮貌，一切言論行動，絕對自由，所以我們一到巴城，僑胞十分熱烈歡迎，愛國運動，做得有聲有色，無論在黨或僑衆的集會上，僑胞們都盡量捐獻，如丘元榮陳興硯等都捐有巨款，後來莊西言等由於參加南僑籌賑總會回國慰勞團任務完畢後返回荷印，也不斷出錢出力，在宣傳方面以天聲日報社長吳慎機和到任不久的主筆祝秀俠兄出力最多。荷印僑校，開辦最早，國語推行，相當普遍，不過老輩僑胞，多與土人結婚，子女甚至不懂閩粵方言，有時竟須覓人翻譯巫語。而這些僅僅巫語的僑生，有些是荷蘭回國留學生，智識份子，有些是累代勤儉的鉅富地主，都是我們爭取的對象，不能不遷就些。僑生中甚至有些是民會議員，對政治頗有影響力，就中有位柯全壽思想見解均不錯，他是一位醫生，是後起之秀，在淪陷期間，表現不錯，可惜後來心臟病死了，僑生與僑胞向來格格不相入，唯獨這次鐵老週旋其間，彼此十分融洽，確是難得。

我們在巴城住一短期間後，便又分赴茂物蘇斯甲斌媚展至萬隆井里後三寶壠直葛北加浪岸瑪琅等地宣慰各地僑團，大都仿照巴城泗水成例，每次集會後，即席捐獻鉅款，記得由斯甲斌媚出發往萬隆途中，僑胞歡送和迎接的汽車，就有五、六十輛之多，一路上浩浩蕩蕩，僑胞及土人，扶老携幼，盡室而出，夾道圍觀，許多向來不回鄉不過問國事的老僑生們愛國的熱情也鼓舞起來了。在茂物的時候，我們曾

經在一位僑生的府上休憩，他年紀已近七十，屋舍清潔，布置精美，衣着十分齊整，據他親口和鐵老說，他家遷居爪哇，及身已十八世，渠已有孫數人，若一世以三十年平均計算，足有六百多年，其先代南移，可能要追溯到宋元朝代了！在一般人心目中，黨國元老中，衣着最考究的要算吳鐵老朱駱先，這一位老僑生，便是鐵老宣慰僑胞後回國經常提起向人介紹的陳澤海，後來日軍佔領荷印，陳澤海也曾一度被拘禁，據已故茂物僑領陳奮澄的南冠百感錄，日人於民國卅二年元月審問他時開口便問：「……吳鐵城部長來茂，幹些什麼？你有參加否？某人出錢多少？某人捐獻若干……」就中還特地指名指姓，要問陳澤海捐獻多少。由此可見吳鐵老確是僑生們的偶像。

萬隆的鄭志春楊輝蘭吳揚明楊純美等，井里後的黃有成等，三寶壠的張添聰等以及各地黨部同志以至一般智識界僑生，在那個時期，領導各該地愛國運動，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不過事隔二十多年，一切文字紀錄，皆已無存，有許多可飲可泣事蹟和人名已經在個人腦海中湮沒，不能一一詳記了，我們到達三寶壠後，算是在爪哇島上最末的一個工作環，因為日夜疲勞工作，僑領們建議前往史略達山頂休息一晚，當時在爪哇島上還有日惹及梭羅兩小土王，為避免荷印政府的疑忌，避免與蘇丹往還，鐵老座車特地迂道繞過兩小王國前往，我却和其他同行起個大早取道梭羅，順便參觀土人慶祝回年盛會，土王儀仗土酋陸見的盛況，到達史略達山中時，夜已將半，一日之間驅車十九時，本來想休息，結果自討苦吃。嗣後我們於返回巴城後不久，便取道爪哇西端的孔雀港渡海到蘇門答臘南端的南榜的鹿勿凍，當地有商會有黨部，愛國活動也很熱烈。由的鹿勿凍有鐵路通往巨港。巨港亦作舊港，與中國關係最早，明朝洪武年間，陳祖義便已佔領該港，永樂四年，曾遣其子入貢。明朝也派過施進卿為舊港宣慰司使，直到萬曆末年，張璉又據舊港為船長，福建漳泉多附之。以此該地漳泉籍僑生特多。當我們還在南榜，當地僑團已推了許多代表過埠接洽引導赴港。因為舊港是一個水都，交通便利，不但以生產石油著名，同時也



是印尼橡膠，咖啡，胡椒的集散地。以此附近各地如明古倫，占碑，檳港，丹戎班蘭等地僑團代表，都約齊到巨港集會，熱烈捐獻。我們宣慰荷印僑胞，最後一地是棉蘭，該地是蘇東首府，距馬來半島的檳城，只有十小時水程，市區幽靜，附近以出產烟葉著名，僑胞熱心愛國，不下於其他各地，文化水準亦高，僑校辦理甚有成績，單是蘇東中學在十餘年前連同小學分校學生七千餘人，這是海外學生最多的一個僑校，殊不多覩。在由巨港赴棉蘭途中，因機位不夠，我未隨鐵老同行，單獨繞道新嘉坡前往，鐵老負有外交任務，若是一同繞道新嘉坡，勢將勞及當地政府人員，三日之間兩度迎送，彼此皆有不便，所以我個人飛到棉蘭的時候，鐵老和同行諸君已早到半天了。第二天在蘇東中學操場召集的僑衆大會，場面非常偉大，參加僑胞，十分熱烈，捐款也頗不少，不過手邊無資料，數目不能記憶了，大會過後，我們還會驅車一遊勿勞斯達基山，這是避暑勝地，遠勝馬來亞的金馬崙，還有人以爲比較日本中禪寺湖更出色呢！過此以後，我們便到新嘉坡馬來亞，緬甸，經過昆明飛往香港回渝，計自民國廿九年九月出發至翌年二月抵港，歷時五月，所經百餘城市，僑胞自動捐獻逾三千萬——所有捐款，我們都不經收，要僑胞直接匯交中央或慈善機構——而精神上的收穫，更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在新嘉坡與馬來亞這一段，李樸生兄在傳記文學雜誌上曾有一文片段提及，我尚有資料可以補充，連同緬甸部份，當以俟之異日。

總之，在追隨鐵老南行的幾個月中，工作雖極疲勞，精神却頗痛快，同時我們也體認鐵老許多長處，確爲我們所不及，鐵老記性特好，在許許多多的僑胞中，凡是經過接談的，在第二次見面時，很少需要再行介紹，他能直接叫出來訪者姓名，我曾經用心體察過，發現他在第一次和陌生人見面時，雖在短暫匆促時間，也必把這陌生人的姓名籍貫經歷詳細詢問，因此印象深刻，永記心懷，這易使人親近。他對後輩僚屬生活，經常關切，使人樂於爲用，凡爲求職請介而來的，即使無法安置應命，也必好言相慰，我們有時覺得毋需敷衍的，他總是說，凡來找我的，縱使無辦法，也決不可使其太失望，他對人誠懇



，所以各色人等，歡喜和他接談，無論男女老幼同鄉親友僑生，都一視同仁，有一次在吉隆坡時，陳永先生就曾向鐵老道過，「我捐獻五十萬元，請你勸我兒子一句話，」鐵老問是那一句話，他說「您只勸他趕快結婚好了」。前三年陳永先生有位兒子來到臺北，我問他是指的那位兒子？據答可能就是指他本人，他現在已有許多兒女了。鐵老胸襟開闊，不念舊惡，儘管陳嘉庚因共黨挑撥對他有許多誤會，但當民國三十年代，太平洋戰事掀動後，他的幼子國慶於候輪赴美深造淪陷香港，跟着大家跑到舉目無親的老隆，電請海外部戴副部長愧生設法接濟時，恰巧戴副部長又先期離渝於赴星途中自己淪陷菲律賓，函電由我代為處理，我立即報告鐵老，他毫不猶豫的電請粵省府設法着人找尋備款接濟，鐵老喜歡獎掖後進，尤其海外僑生。而海外許多僑生，也往往被他的風範所吸住，樂於效命聽其驅策。現在在新嘉坡市政府前豎立有豐碑紀念的林謀盛先生，便是其中的錚錚佼佼者，當日軍南侵，林謀盛及其他同志所領導的義勇抗敵運動，一直支持到最後不能有效抵抗，不得已單騎出走，油料用盡徘徊海上時，始被英艦救往印度輾轉至渝。鐵老得知此事，甚感欣慰，總算南洋之行，沒有白跑。後來還鼓勵林謀盛和英國人合作，兩度以潛艇進入馬來亞，發動游擊戰，可惜末了一次，林謀盛被共黨出賣，在日軍手中犧牲了。鐵老精神健旺，工作時非常緊張，小小枝節都不輕易放過，甚至深更漏夜，在沒有旅館的地方也和我們一同睡在火車廂中，但工作過後却也善能選擇時間，稍為鬆弛好好思考一下。在和他共同生活的幾個月中，每次臨睡前，都預先將明日要做的事，一一寫入紀事冊。第二日逐一檢查，已辦妥的用紅筆劃去，未辦的不斷追詢。據他說，這是總理治事的方法，不但他自己如此，還要我們同樣的做。猶記在新嘉坡時，我們都住在 Meyer House，有一次他和馬坤上街帶回十多本小冊子交給我，他說是親自特地定製，要我們依着總理傳授的方法照做。慚愧得很，過了一些時候，我故態復萌，又不用小冊子記事了，可是他曾經休息過的地方如菲律賓的碧瑤，爪哇的史略達，蘇島的都柏湖，馬來亞的金馬崙，緬甸的眉苗，我却處處跟上了！

## 鐵老在重慶的國民外交工作

潘朝英

民國三十一年春，我從美國辭了教課回到重慶，原本在祖國抗戰的陪都逗留一時，再定行止，鐵老其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幾次約見宴談，他要我留在重慶相助他辦理國民外交工作，我答應了他。

當時外交部長爲宋子文、吳國楨以次長代理部務，而外交決策，鐵老實參與其事，尤其對無邦交之國家，以國民外交方式接觸，多由鐵老策劃主持，茲就記憶所及，略紀數端：

一、法國政府當時流亡英國，有戴高樂派及反戴高樂派，其駐重慶代表愛斯加拉與我方聯繫，鐵公認爲戴高樂將來必能掌握法國政權，爲民擁戴，主張多與聯絡，今日思之，眼光實爲遠大。

二、對韓國革命人士金九李承晚等多所援助，鐵老認爲李承晚最有力量，多方支持他，後來李返國後，曾請其第一任外交部長林炳稷邀請鐵老赴韓一行。韓人至今認爲鐵老乃支援其復國運動最有力的朋友。

三、對緬甸支持杜美瑪仙，中緬關係，多由鐵老策劃進行。

四、對印度切實支助，曾多次經由中國銀行匯款並與尼赫魯聯絡。

五、美日在珍珠港突襲事件前來西赴美談判，鐵公即認爲日本必有陰謀，談判必無結果，曾發表談話，可謂洞燭機先。鐵公對政治，軍事，黨務，僑政，均具長才，其對外交，貢獻亦多，上述僅以追隨所及，紀其一二，雖吉光片羽，亦能見其大也。

## 吳鐵老二三事

芝翁

吳鐵城先生，逝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六十六歲。算來今年恰恰是十年了，他是華僑協會總會的創辦人，該會爲表追思，在他七十五冥壽誕辰之日，舉行紀念儀式，並往觀音山吳的墓園致敬。鐵城先生畢生對革命盡忠，四十載爲華僑服務，是深值得國人感念不忘的。

當年在台噩耗傳出後，各方致悼的聯句甚多，張岳軍先生的誄詞，爲「卓哉斯人，吾黨之傑！委身革命，霆震颺發。四十餘年，神州艱危：當阻彌堅，臨危不屈。南暨嶺嶠，直北關山，廻翔內外，遺大投艱。合異爲同，弭患幾先。虛懷雅量，守經達權。幸託素交，年相等埒；志業相同，襟期相愜；手足同親，肝膽如澈。不圖貞疾，奪我鳳麟，飽更憂患，不共中興。撥亂反共，來軫方殷，銜哀陳辭，靈爽式憑」。徐夢巖輓：「善氣迎人，古道烈人，是我之平生摯友；熱誠愛國，忠心報國，惟公爲當代偉人。」張蕓鷗輓：「黨義本親炙中山，開國資深，前輩且同稱鐵老；政躬曾許捐上海，衛民績壯，後人應爲範金身。」馬星樵輓：「論交最足話襟期，雅量宏規，攻錯卅年眞益友；報國未嘗知老至，竭神殫智，安眠一夕竟遊仙。」蕭同茲輓：「大人豪幸獲肩隨，開濟不愁身困厄；天下事何堪回首，河山幾處手經營。」孫立人輓：「以三寸舌，當百萬師，談笑靖烽烟，一夕幽薊朝漢闕；抱飢溺心，膺股肱寄，施張成雨露，千秋滬粵寶周棠」。以及俞鴻鈞的「匡時仗幹旋默運之功，國步際艱虞，薄海同聲望霖雨；受知在置腹推心而上，平生感風義，寢門無淚哭先生。」從這許多哀悼的，詞句裏，便可以知鐵老畢生功業的輪廓了。

鐵老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在江西九江，早年讀書於九江同文書院，後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

幼時，即儻不群，富有正義感，即不關他的事，如果他認爲不對的，便不恤與人爭辯。徐夢巖原是老同盟會會員，和鐵老的尊人是莫逆交，他自幼便有一擲千金的豪爽脾氣，遇到需要而不能在家裡拿到錢時，便和徐商量，徐對這忘年小友，總是替他設法的，以後徐代表民社黨在南京時，他爲了篤舊情殷而屢加照顧，所以稱他「善氣迎人，古道照人」的。鐵城與孫哲生之能念舊，常爲國民黨前輩所稱道，閩粵旅外僑胞參加革命熱愛國家者，尤其老一輩的僑界耆宿，到南京後，以認識的不多，他二人每出其私財來照顧來招待，他們在南京時，有一度同住過，兩家都住着不少歸國的僑賓。

辛亥革命，鐵城與林森首義於九江，其響應武漢爲最早。民國二年，討袁革命失敗，乃亡命於日本。民國三年，奉 國父命赴檀香山辦報。民國五年回國，在上海住一段時期，那時候同志們生活，自是極度艰苦，他總是不改其樂，外表的整齊，一時無兩，口才敏捷，而能把握到要點，與其儀表的漂亮而相得益彰，足以說明他內心的和平，與對革命前途的充滿信心。其後赴粵參加討袁，擔任過警衛軍軍長，討賊軍總指揮，大元帥府參事等職。十一年，任中山縣第一任民選縣長，後改廣州市公安局長，他是國父最親近の後輩，和孫哲生處得很好，但他是知道用錢而又好用錢的人，中間曾被人造謠過。居覺生先生某次和人談起當年，曾提到他，在廣州時一度爲人所中傷，說梁士詒曾以金錢賄買他，且給以香港匯豐支票，誘使他刺探南方消息。三人市虎，連國父也將信將疑了，自然也多方面對他稽察，以後水落石出，確定是一種無根之言，才還了他本身的清白。後來，聯共時間，他又以反共的堅決，而受到更大的打擊，至被羈居許崇智之粵軍總司令部內。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他初到時，和孫哲生最接近。其第一個任務，是奉安委員，除他之外，尚有林森與鄭洪年，即是奉派北上恭迎 國父在北平西山碧雲寺的靈柩，移至南京新建的中山陵安葬。當時由中山陵寢委員會主持其事，造陵的預算是八百餘萬元，奉安費另編。鐵老以奉安委員名義

，留居北平，即奉有參與北方軍事政治的特殊任務，非如林森之僅爲奉安而來。

那時北方殘餘軍事勢力，正醞釀着反對南京政府，他目擊此種情勢，想對北方政局有所安排，其議論與策劃，爲最高當局所賞識，因於奉安以後，再行北上赴平，這時，本擬給以北平市長職任，後因閻錫山堅欲保薦人選，遂改任了張蔭梧。

民國十八年九月以後，國內局勢異常動盪，蘇俄在東北侵援，馮玉祥又公然稱兵中原，汪精衛也成立所謂「改組派」，地方軍人因反對編遣而附和反動派，及軍閥殘孽齊燮元等以謀亂，而有所謂擴大會議，在北平中海懷仁堂出現。鐵老以在北方二年之經驗，揣摩熱了北方政治的手法，對北方局面洞若觀火，因而他奉了派駐東北代表之命。

民國十九年，閻馮軍的叛亂，平漢、津浦、隴海各線，均發生戰事，中央不得已用武力來制裁，這個史所稱「中原大戰」展開後，火線延及豫魯皖，爭鬪甚烈，鏖戰半年，如再持續下去，勝負固不可知，而國家元氣却受到重大的耗失。這時，在關外的張學良，對時局大有舉足重輕之勢。鐵老認爲這一顆棋子，應該要動一動，才可以結束這危害國家的內戰。輓聯中的「以三寸舌，當百萬師，談笑靖烽烟，一夕幽薊朝漢闕」者，即指此。

可是，說來容易，做却不免有許多關碍和困難。東北自十七年底易幟後，政府以張學良爲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並以號稱東北元老派的張作相、萬福麟爲副，這一塊廣袤的國土，久爲日俄兩國所垂涎與不斷的爭逐，民國十八年九月，中東路之戰，東北軍奮勇拒敵，韓光第壯烈殉國，戰事持續了三個月，東北軍李振聲、萬福麟、王樹常、胡毓坤四個軍團，和鄒作華的砲兵旅，在張作相指揮節制之下，均能以守土衛鄉的精神，奮勇殺敵。後以德國的調停，才停止武裝衝突。但拒了狼，還有旁邊視耽耽欲逐逐的虎，日本對東北歸順中央，曾兩次阻止過，均歸無效，心窄手辣的日本軍閥，嫉忌新中國的茁壯，又

疑慮東北的强大，銳意將大陸政策付諸實施，而亡清宗社黨的餘孽，和關東軍黑龍會一班特務頭子又狼狽爲奸，張學良繼承他父親的餘蔭，新膺策命之後，駐守邊陲，在拒俄之後，又須防日，自也感到吃力，所以中原混戰時，奉方諸軍政首要，原定下不入關與守中立兩項原則的，就東北當時環境而言，自也有它的必要。

鐵老在奉到派駐東北代表之命時，曾踟躕不敢遽行，第一、他考慮到如何能說服張學良率兵入關，討平反動武裝，瓦解改組派在北方的擴大會議；第二、單憑三寸不爛之舌，是不够的。他知道當時中央代表之在東北的，有北平行營主任方本仁，行營經費每月僅有二萬，所以無法活動，遂至不起作用。爲要達到任務，應該花費的還得要花費，當時方在用兵，財政相當困難，機密費一項，須得有主管財政的支持，才不致捉襟見肘，因此，他便找宋子文商量，得到宋氏應允之後，始定行期。然金錢之支出，事後須經過追認才能報銷，爲自表清白起見，乃請准以中央黨部秘書蕭同茲偕行，代爲管理機密與收付事宜，其佈置的周密，處理之適當如此，故深獲中樞諸人之信任。單憑這兩項來講，鐵老處事亦是高人一等，所以能收「合異爲同」之功，而蕭先生和鐵老偕行，也確收紅花綠葉之效。

瀋陽三經路，有一家歐式旅館，叫做凌格飯店，建築和設備，都是現代化的，鐵老一行到瀋後，便住這飯店裏。那時原在北洋政府任職過之過氣要人，如湯爾和、沈瑞麟、章士釗諸人，也都住在這裡。以後張岳軍先生也來過，名義是送副總司令印信，自然也是和鐵老住在一起。因爲奉派元老策士們，主張暫時不動，所以張學良也未即時接受，一時關心時局者，不免着急，甚至慍怒他們之不受抬舉，惟鐵老始終樂觀，沉着運用他的交際手腕，但，更成功的應該說是他對朋友的慷慨和信用。他不作諾言則已，一經說好了，日後都能兌現，所以和他做朋友的，都稱他能做「耐久朋」的，所以在岳軍先生與方本仁離瀋返後，吳蕭二人仍住在凌格飯店，以高度機巧與經權大義，說動張學良改變了原定計劃。果然

，在十九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並在瀋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之職，舉兵入關，吹散了烏烟瘴氣的擴大會議與北京偽府，閻馮軍退出冀豫，鎮定了華北。

中國幅員廣大，各省份的人民，由於風俗習慣，各有不同，個性也有差別東北過去是滿清的豐沛故鄉，八旗子弟一個個「家信造化，人冀高官」，其後一般暴發戶而成的世家，既富能教，子弟發迹後，「大門上貼天喜報子，墳頭上豎双斗旗竿」，也不期然而然地龐然自大起來，積習成風，這地方民性，說好聽點：有志氣，有毅力，有耐性；說不好聽的，即氣燄甚高，還帶若干排他性的倔強或固執。這是就一般來講的。至於民國以來，張家一系，十餘年來，雄踞關外，問鼎中原，當年的張少帥即是富有少爺脾氣的四公子之一，特別有其個性，如何運用機巧，而使其欣然從命，非有高度機智是不容易達到任務的。鐵老之說動奉軍入關，自然也費了不少心機。但局外之好事者，會有種種不實不盡之傳說，謂他在東北如何爽氣花錢，在賑災會上以四萬元，拍賣下來一朵少帥夫人所製的紙花；又稱其與諸軍要作豪賭，故意輸給數十萬等等，都是不合事實的外行話。北方玩政治的，固離不開伶妓與賭博，以及酒肉徵逐，但豪賭之風，僅在民國初年，往往一夕數十萬輸贏，到民國十年以後，大家都精明起來，豪賭已幾絕迹，張學良雖好玩，但不大賭，酒後小賭，亦僅是一二千元作消遣而已，何況要搬兵豈是數十萬元搬得動的？鐵老是絕對精明的人，即小道亦有可觀，在酬應無虛夕裏，他和軍政要人們，總是玩到適可而止；至到東北時，則携眷以行，生活更正常了。

當時住在凌格飯店的湯爾和們，無所事事，每常相聚以打牌來打發日子是真的，其消極可知；但這班要人雖過氣，有時說一兩句話，也可以影響到軍政界的意向。鐵老在飯店裡住，自免不了和他們酬應，筵讌之餘，也隨和着和他們消遣，他的麻將固精，賭起牌九尤豪興畢露，常把大家的錢都贏了去，輸家的心理總多是不服，下注也漸漸大了，他總是笑嘻嘻地說：「不要賭得太大。」大家受到刺激，更引

起不服，他做莊催人下注的口頭禪爲：「跪齊了沒有？」好整以暇地開了牌，他又贏了，大家屢戰屢北，最後他贏了幾千元，他又在哈哈大笑聲中，把所贏的錢，全數還給大家，祇留五百元作爲當日酒席和賞錢的開支，這都可以說明是遊戲，然也是縮短彼此感情距離的一種巧妙作用。據聞顧維鈞湯爾和以及朱光沐沈祖同等。對鐵老之時局看法，與東北軍之應否入關爲中央效力，是十分傾服的，其影響力自然足以佐成他的任務了。

那時，中央爲裝備需要，曾向東北兵工廠定購步槍五萬枝，以當時日本三八式步槍價格，爲二十五元一枝，而東北的價格則在日本價錢的一倍以上，鐵老主張，寧多花些錢，在東北買，而不可外溢，宋子文也支持這說法，由鐵老接洽，鐵城且續定了五萬枝，使東北那些人，格外高興，這豈能說是浪費？而巧妙即在其中，所以以後宋子文和張學良的私交特密，爲之拉攏而代打基礎者，鐵老東北之行也。

鐵老富於機智，又嫻於口才，應對敏捷，有條理而恰能把握到重點，可與其儀表的漂亮相得益彰。其日本語文固會說會寫，而英語的流利，可以做駐英美的外交官而無愧。他有手不釋卷的習慣，與孫哲生二人，深得國父的遺風，稍暇常找英文書看，在東北亦無日不看書，對講述蘇聯格別烏組織的英文書，也看得津津有味，他一向辦警察的，自然注意及此，可是其他的書，也是一樣聚精會神，這可以說明他的廣泛知識，不悉由於天才，而多半爲其努力的結果，故能運用在當世之務。而其和易近人，處心平正的內在美，乃由於盎然的書卷氣培養出來的。至於國父的慈祥之性，與忠恕之道，他也多多少少受到感染。和他做朋友以及做過他部屬的，都能受到他長期的照應，而他一擲千金的豪氣，亦能養得住人，且往往獲得朋友的好感。最難得的，是他的返精爲渾，其才華不外露，其精明亦不外見。

鐵老在東北任務完成後返南京，旋出任上海市市長，他提出大上海計劃，上海市行政費，從他任內起，曾感到拮据，有些人詆他爲敗家子，但不做事不用錢，多做事自然也多用錢，在他任內着實做了不



少事，其手筆之大亦是無庸諱飾的。

岳軍先生曾說過：一二八時期，鐵城先生曾寫下遺書，表示以決心保衛上海。……亦即張蕓鵬所說的「政躬會許捐上海」。那年一月八日，東京櫻門外發生朝鮮李泰昌狙擊日皇事件，上海民國日報，以「不幸僅炸副車」為新聞標題，日方認為大不敬，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吳市長「謝罪」，封閉民國日報，連帶要求市府壓制上海市民的愛國運動。繼之，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實業社事件，日本村井總領事，向吳市長提最後通牒，第一項還是要市長謝罪，蠻橫的態度，叫人難堪，接着便打起來了。這是過去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呆板步驟，非理可喻的，鐵城身當其衝，比任何人都為難，從戰事爆發到三月停戰，這其間戰況之激烈，犧牲之浩大，足以表現我民族精神。其後八一三之役，鐵城雖已去職，而市長是鐵老推心置腹的俞鴻鈞，也一樣地蕭規曹隨，賴而爭取至到外援的。

至於說「他的為人，凡是和他共過事的都能知道。……對黨國大計，特別是黨政之間有糾紛時，他都會盡過最大的努力。……」這是包括他的脫離西山會議，西南事件等等而言，鐵城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確有排難解紛的若干事實，記憶猶新不必枚舉，而到了臺灣之後，還促成碧瑤會議，「河山幾處手經營」，他確是熱心愛國的！逝世前一年，到香港去醫治風濕的手，還是念念國事，忠於國民黨，忠於蔣總統，他的革命精神，是自動自發的。通常一般人批評革命黨人為氣慨粗豪，熱情奔放，有類於曾國藩所說的「鄉氣」，鐵老以有縝密計劃著稱，不特很少鄉氣，而且頭腦始終保持冷靜，守經達權，因此和他志業相同襟期相愜的，都被疑有某種系別，實則他們的志業確同是「親炙中山」，其他種種虛無縹緲的擬劃，都是齊東野人的無稽之言。他在香港時，聽到若干人惡意批評政府，或聽人談起第×勢力等等，他憤慨時也一反平和寬大的素性，流露出先天的粗豪與熱烈的革命本真，大聲吼着：「國民黨革命是有血有肉有汗的，這些人以口舌爭有什麼用處？」是知其謹慎冷靜處，多半是後天修養所得，到激動

時偶亦矜持不住的。不幸風燭殘年，以身體漸衰，憂思國事棄世，馬星樵先生輓句之「竭神殫智，安眠一夕竟遊仙」，真是痛乎其言的！

日月云邁寒暑十更言念伊人墓木已拱  
追懷往蹟記憶猶新溯當清季加入同盟  
奔走革命手胼足胝民國締造遺大投艱  
奉使東北建黨勞軍完成統一智竭力殫  
出民滬市促進繁榮旋縮省政澤被梓桑  
謳謠四野遺愛甘棠中樞倚畀翊贊勳勩  
不辭勞瘁貢獻良多天胡不慈遽失耄成  
同身風雨愴然神傷黃壚增感青史流芳

鐵城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

謝冠生敬誄



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

人真天挺氣恢宏 智略真如擁鐵城  
樽俎打衝勞借箸 廟堂謀斷賴和羹  
屏藩克壯山河色 謔笑曾麾方鎮兵  
太息人亡空弔影 不堪回首溯同盃

傅肅常



鎮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

# 功昭黨國

黃國書題



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

觀之望古

公以是式

敬誌



吳公鐵城紀念集

國之元功望隆宰輔  
陸賈回軍中華一字  
開府臨民作福越土  
巍、典型永昭千古

連震東敬題



荷嶽降神 俊之鍾、學優登仕 一秉忠誠 子從東北 早有兩成  
出長流市、史贊經營 強即歷境 抗戰軍興 獻機昭懷 振奮興情  
南洋諸同 備受歡迎 敵漢佈道 青島維軍 綜持完務 事取和平  
協商破裂 痛創金陵 難滿盡撤 危難南行 印尼出使 殊致民生  
奔走國事 迄未少停 鞠躬盡瘁 連失千城 雖逾十載 尚留哀榮  
獻詞紀念 藉表微忱

鎮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

林慶年拜題





吳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集

張 羣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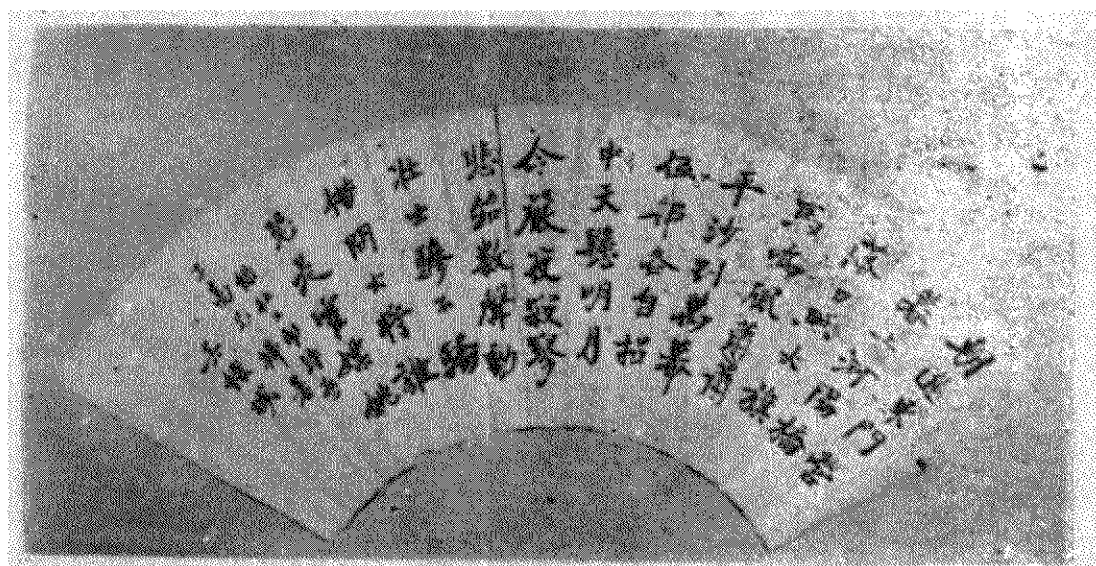




吳鐵城先生

往事拾遺記  
 忽，數十年，往事成塵，大都遺忘  
 偶與知友話舊，或讀書報，觸動記  
 憶，其中不乏珍貴故實，爰再筆之  
 於冊，無異拾遺所遺失者  
 民國四十年六月 吳鐵城

吳鐵城先生筆蹟



## 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目錄

|                      |           |    |
|----------------------|-----------|----|
| 氣度恢宏的吳鐵老·····        | 陳立夫·····  | 一  |
| 鐵城先生對國民外交的成就與影響····· | 谷正綱·····  | 六  |
| 追懷吳鐵城先生·····         | 張其昀·····  | 一〇 |
| 為紀念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述舊····· | 蔡培火·····  | 二三 |
| 鐵老活在衆心中·····         | 鄭彥棻·····  | 三〇 |
| 追思吳鐵城先生·····         | 梁寒操·····  | 三五 |
| 隨鐵老撤離廣州的一段回憶·····    | 高 信·····  | 三七 |
| 吳鐵城先生獎學金的意義·····     | 陶百川·····  | 三九 |
| 吳鐵老與南堤小憩·····        | 黃 範一····· | 四三 |
| 追懷鐵老二三事·····         | 杭立武·····  | 四五 |
| 吳鐵老的一插話·····         | 沈淪新·····  | 四七 |
| 鐵老啊！鐵老！·····         | 吳煥章·····  | 四九 |

|                   |          |     |
|-------------------|----------|-----|
| 鐵老與上海保安總團·····    | 吉章簡····· | 五二  |
| 敬悼吳鐵老·····        | 柯俊智····· | 五六  |
| 抗戰勝利前夕·····       | 孟廣厚····· | 五八  |
| 吳鐵老與抗戰期中的南洋·····  | 莊心在····· | 六二  |
| 我與吳鐵老二三事·····     | 汪竹一····· | 七六  |
| 鐵老風範使我終生不忘·····   | 黎晉偉····· | 七八  |
| 鐵老在重慶的國民外交工作····· | 潘朝英····· | 八三  |
| 吳鐵老知人善任·····      | 徐思曾····· | 八五  |
|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   | 侯庭督····· | 八九  |
| 懷念鐵老談往事·····      | 王紹齋····· | 九三  |
| 追念吳鐵老·····        | 閻孟華····· | 九八  |
| 吳鐵老二三事·····       | 梅恕曾····· | 一〇一 |
| 鐵老在東北·····        | 王星舟····· | 一〇四 |

|                  |          |     |
|------------------|----------|-----|
| 鐵老與印尼·····       | 吳慎機····· | 一〇七 |
| 追思鐵城先生·····      | 方治·····  | 一〇九 |
| 仰念革命先進吳鐵城先生····· | 趙自齊····· | 一一一 |
| 長懷風範·····        | 梅友卓····· | 一一四 |
| 卅五年來我與鐵老·····    | 周雍能····· | 一一六 |
| 懷念鐵老·····        | 卜少夫····· | 一二三 |
| 吳鐵城先生·····       | 雷嘯岑····· | 一二五 |
| 大氣磅礴的吳鐵城·····    | 魏紹微····· | 一三〇 |
| 豁達大度的吳鐵城先生·····  | 鍾正君····· | 一四四 |
| 永念鐵老·····        | 魏景蒙····· | 一六三 |
| 懷念鐵師半世紀往事猶新····· | 蔡勁軍····· | 一六六 |
| 鐵老精神永在·····      | 李大超····· | 一七一 |
| 懷念革命先賢吳鐵城先生····· | 穆超·····  | 一七六 |
| 鐵公逝世廿週年紀念感賦····· | 何善垣····· | 一八八 |



## 氣度恢宏的吳鐵老

陳立夫

吳鐵城先生在國民黨第二代中應該是接觸人物最多，交游範圍最廣的一位。

鐵城先生在開國之初，即在國父左右，與當時各方革命志士，交游往還。其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國父領導之下，再接再厲，不斷的爲革命而奮鬥。鐵城先生做過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的中山縣縣長；在動亂的廣州局面中，當過公安局局長；帶過兵，負責警衛革命政府的安危；能文能武，與老一輩的革命同志，雁行並列，年青一輩的同志多受其指導提携，在廣東的革命行列中，始終居於重要地位。

鐵城先生在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東北易幟，及勘平中原戰事中受命到過東北，不但於談笑中解決了最棘手的軍事政治問題，促成了全國的統一。並且首先以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偉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大聲疾呼提醒國人。東北人士中，無論老一輩的，或年青一輩的，都認識吳鐵老。

鐵城先生擔任上海特別市市長，任職期間，遠較黃膺白張定璠張岳軍諸先生爲久，蒞任之初，正值日本軍閥發動一二八上海之戰；卸任之時，又值七七事變，全面戰爭開始。鐵城先生在此時期，坐鎮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國際局勢，呼吸存亡，五方雜處，瞬息萬變，責任之重大，肆應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鐵城先生在中樞決策之下，忍辱負重，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使全國有喘息備戰的機會；一面以建設大上海的口號，穩定上海千萬人心，加倍努力，加速生產，以積集抗戰資源。全國人民，

都知道日本軍閥，得寸進尺，全面戰事，迫在眉睫，但上海一隅，却在歷年兵災水荒之後，享受了五年繁榮的歲月。鐵城先生在此時期中所接觸的人物，除開各方黨政軍人員路過或小駐上海，均做過鐵老座上嘉賓，及工商領袖、金融巨子經常保持密切而融洽的氣氛外；駐華各國使節，因北京東交民巷已不復存在，南京新都尚未積極建設，羣集上海，敦盤交錯，裙展翩躚，上海成爲國際外交中心，鐵老隱然在市長以外，成爲外交對手。尤其使上海人士衷心悅服的是租界過去殺人綁票目無法紀的特殊勢力，因爲鐵老的折節相交，虛心接納，而大爲改觀。此固由於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一股熱力所匯成的趨勢使然，但亦何嘗不是鐵老的外交手腕，使租界當局與市政府充分合作儼成一體；社會方面，工商發達，致富發財，自有正當途徑；自然而然無人再甘心爲非作歹，爲虎作倀。

以上是鐵城先生未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以前所接觸的各方面各階層。自接任中央黨部海外部長及秘長而後，範圍更爲廣濶，氣象又是不同。

我與鐵城先生起初接觸不多，相知並非甚深，自抗戰開始，鐵城先生由上海市長轉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又由廣州淪陷，鐵城先生在香港成立榮記行，秘密主持港澳黨務，才與我的工作日漸發生密切關係。

先是，中央爲了要動員海外僑胞力量，一致對日抗戰，一方面加強僑務委員會的功能；一方面將中央黨部組織部的海外科，擴大成立中央海外部，並於海外適當地點，設立海外辦事處，以便指導並策動僑胞作抗敵後援種種活動。鐵城先生做了海外部長，我的部屬成了鐵老的部屬，我們一起開會，



一起討論，因此對於鐵城先生的風格，有日深的認識與瞭解。

鐵城先生在海外部長任內，曾親去南洋菲律賓各地宣慰華僑一次，把國內軍民一心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勝利的把握告訴華僑；亦把華僑擁護祖國出錢出力的熱忱，帶回重慶；一批一批的華僑青年回國讀軍校，駕軍車；一筆一筆的華僑捐款，源源不斷的匯到財政部中央銀行；鐵城先生發起成立華僑協會總會，各僑居地成立分會，負擔起海內外一條心的橋樑工作。

鐵城先生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時候，我由組織部長調任教育部長，後來又由教育部長復任組織部長，工作雖有時不在同一機構，然而我們見面開會，策劃討論的機會，同樣的多。舉例言之，如國民參政會開會時期，爲了指導黨團活動我們幾乎每日必聚會共餐。又如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了開好大會，我們又差不多經常密切聯繫。我們的意見，不完全相同，我爲了多年主持黨內組織工作的關係，不免要爲黨內同志多講一些話；鐵城先生爲了照顧各方面意見起見，自要從多方面考慮。但是儘管有不同的看法和作法，最後終是和衷共濟，簽報總裁核定後，共同負責執行。

鐵城先生和我所遭遇最大最困難的問題是抗戰勝利後所面臨的局勢。黨爲了要實踐還政於民的諾言，決定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際友人爲了早日結束戰事謀求和平，強迫與共產黨談和。於是產生了政治協商會議，我對此類會議是不贊成的，但是我和鐵城先生都被中央指派爲代表之一，與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及社會賢達的代表共同協商憲法草案，政治、軍事……等等問題。無日無夜的開會，舌敝唇焦的討論。黨內的意見，要不憚辭費的求溝通；友黨的意見，要接納

，要讓步；共產黨的意見，要爭辯，要駁斥；國際友人的意見，要尊重，要解說；直到國民大會開之的前夕，我和鐵城先生簡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況，這一段經過，真令人不勝感慨系會。

鐵城先生對於韓國獨立運動，有莫大幫助。韓國臨時政府流亡上海的時候，鐵城先生經常予以照拂。虹口公園炸死白川大將炸掉重光葵一條腿的一幕，是鐵城先生在上海市長任內上演的，後來抗戰勝利，韓國臨時政府首腦人物回國，重慶上清花園舉行盛大的歡送會，派專機，選專人送他們到上海，換乘美軍專機返國。仍舊在當年的虹口公園由旅寓上海的韓僑和我國的友好們舉行空前的盛會，歡迎並歡送他們臥薪嘗膽、飽經流亡的領袖，從天而降，這一幕亦是鐵老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所策劃導演的。

抗戰時期，鐵城先生還有許多外面人不大知道的工作，譬如現在矗立在新加坡的林謀盛烈士紀念碑，就是鐵城先生與英國海軍當局合作，從事敵後工作壯烈成仁獲得英國政府最高崇敬的一例。又如越南遜王保大，曾接受邀請來到重慶，亦是鐵城先生在越南所做工作的表現。他如印度、緬甸、泰國等，鐵城先生當時身為中央黨部秘書長而却以海外部長的名義，與他們的秘密使節，接洽、合作，曾至簽訂條款共同抗日。

凡此種種都可以見鐵城先生接觸人物之多，交游範圍之廣，一時殆無與倫比。而何以鐵城先生在此一時代林林縱縱的人物中能博得大家尊稱他一聲鐵老？我想應該是他一生氣度恢宏有以致之。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是他逝世二十週年，歲月不居，音容如昨，撫今追昔，謹以此文作為紀念。

——完——

## 鐵城先生對國民外交的成就與影響

谷正綱

鐵城先生是我國的革命先進，他一生中，在黨政軍各種不同的崗位上，為黨國建立了很多的勳績。然而，在現階段國際形勢晦暗不明，國家總體外交亟待開展，民間反共組織日趨壯大的時期，我們表揚鐵城先生具有重大成就而富有影響力的工作，當要推崇先生畢生致力的國民外交運動。

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國民外交體制的確立，以及其有系統的作業，可以說以先生為濫觴。遠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初起時，鐵城先生自上海市長調任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本來地方行政長官，對於外交事務，可以說既無官守，又無責任；然而先生高瞻遠矚，認為中日間的戰爭，不但要演變為長期戰和持久戰，最後終必發展我為國際間的大戰。為了加強國際聯絡與宣傳，使國際人士瞭解日本軍閥侵華的殘暴罪行，懾悟日本的武裝侵略所造成的世界危機，以及消除部份友邦人士妥協中立的幻想，鐵城先生遂在廣州擬定國民外交計劃，佈署人員，從事對媚日的英人，親日的德人，和希圖中立自保的美國人士展開有力的說服工作和廣濶深入的宣傳，同時利用文化出版等事業，作為對外活動的武器，加強推行這種民間的外交活動。當時在香港一帶外文報刊，受到廣東民間宣傳的影響，大大收斂了他們的媚日的論調。先生開始從事國民外交活動，便發生重大的功效。

先生在民國二十七年冬，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職務，奉派在港澳一帶，主持黨務工作，並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工作之責，仍本其一貫方針，在港積極發行中英文日報，和各種抗日雜誌書刊。同時

發動民衆與海外僑胞，全力支持我抗日國策；由於工作的積極而深入，使歐美各國的政府與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持久抗戰的意義，逐漸有了正確的瞭解。

時至民國二十九年，抗戰正進入最艱苦階段時，先生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這時他以實有攸歸，於是更全力推行國民外交的活動。除以港澳一帶爲根據地，積極展開文化宣傳活動外，他更建立了海外通訊社，擴大工作的範圍和影響。逐漸將工作的目標，指向東南亞南洋羣島各國家，先生又不辭勞瘁，前往南洋各地，代表總裁，宣慰僑胞，聯絡各國人士，鼓勵僑胞從軍輸財，以支持日趨激烈緊張的抗日戰爭，南洋之旅，歷時五月，經過了一百三十餘城市；各國人士及僑胞，對於中華民族大無畏的精神力量以及中華民國的堅苦奮鬥，皆給與重大的支持和鼓舞。先生認爲如欲擴大工作影響，獲致更深遠的成效，勢須集結更多人力，共同推展工作。於是乃倡議組織國民外交協會，以確立國民外交的工作體制，從此，國民外交，便在先生指導下有計劃的活動，對於國家，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鐵城先生自南洋回國時，適當民國三十年，奉調爲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雖然黨務叢脞，但他對國民外交運動，更作進一步的規劃與推動，先生又倡組華僑協會，以與國民外交協會，在工作上互相配合支援，共同對抗戰後期中，許多涉外宣傳、交涉、聯絡事宜作更有力的促進。因此，國民外交協會，遂在先生鼎力支持下，日益發展，直至抗戰勝利，會所西遷上海，又在國共和談前後，從事揭發國際共黨分化、滲透、顛覆的統戰陰謀，以及其武裝叛亂的毒計，暴露了中共匪幫的真面目。

同時，廣爲傳播堅決反對與共匪妥協的理由，與我革命、戡亂、建國的基本方針，對於海內外的視聽一時澄清不少。

大陸陷匪、政府播遷前後，是鐵城先生以全力推進國民外交活動之時。那時他已辭去第一屆民選的立法委員，內閣職務又因行政院改組而解除。先生鑒於當時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美國白皮書發表後，國內的惡劣局勢，乃毅然以在野之身，從事各亞洲國家的訪問，爭取同情與支援。

先生於三十八年八月，首先訪問日本，在日與麥克阿瑟元帥，兩度懇談，剖析國際形勢，力陳民主國家必須聯合反共的道理；並與日本各政黨領袖人士分別晤談，獲得美日兩國重要人士的同情與瞭解不少。此後又先後訪韓、訪印尼、訪菲，在蔣總統與韓菲兩國元首會談而倡議組織「亞洲人民反共戰線」後，這一段時期，先生曾有重要文章多篇發表，如：「遠東危機的嚴重性」，「亞洲綏靖與世界大戰」，以及「蘇俄在東亞還要攫取什麼」等各類專論，揭穿了當時中共與蘇俄勾結的真象，以及它們狼狽爲侵略亞洲的陰謀，以號召中、日、韓、菲及南洋各國，意圖促使反共聯合戰線的早日實現。

先生一生交遊廣濶，國際人士與其情誼素篤者，不乏其人。來臺之後，曾先後與美國國會議員政要如諾蘭、麥紐遜、福格森、尼克森、杜威、柯爾柏、柯克上將、胡佛、費吳生等人面相錯商國際大計及函電往返。先生曾於四十二年十月，約同黨政軍各界名流，招待諾蘭參議員於臺北賓館，密商遠東局勢。又於同年十一月，以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身份，聯合臺北各社團，歡迎尼克森副總統夫婦，

，協助當時韓國停戰後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選擇自由，當時正綱亦在坐，曾面致函件給尼克森副總統，請其協助依照美國自願遣俘原則使中國戰俘能達成回歸祖國的願望。由於各界的全力贊助，使此工作，終於獲得了圓滿成功，成為閏動國際世界的一大事件，正綱每憶先生的大力襄助，猶深感念。

鐵城先生逝世業已二十週年。目前世界形勢，波詭雲譎，混亂不堪。國際姑息逆流的衝擊，大國強權秘密外交對於中小國家權益的犧牲，導致若干現實而短視的國家，有的與虎謀皮，承認中共匪偽政權，有的則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妄圖藉妥協中立以求自保。然而在最近一年中，國際間的反共形勢，却正發生有利的變化，將漸由低潮轉變到高潮，這不能不說是年來國民外交配合政府外交，所發生的巨大影響。

今天紀念鐵城先生，我們除了追懷他的風範和為國家所建立的勳業之外，尤其對他一生致力國民外交的成就與影響，表示景慕，「高山仰止，景仁行止。」我們願以更大的努力，推動全亞洲以及全世界的民間反共活動，以完成鐵城先生留下的宏大意願。

## 追懷吳鐵城先生

張其昀

吳鐵城先生，廣東中山縣人，前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三月九日，生於江西九江，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逝世於臺北鐵廬，享年六十六歲。

鐵城先生血性男子，古道熱腸，海內外識與不識，皆以「鐵老」稱之。前輩如吳稚暉、于右任諸先生亦稱爲「吳鐵老」。鐵老之名遍天下，這實在是他肯做事、肯負責、敢作敢爲所換得來的美稱。

外國人常稱鐵老爲將軍，因爲他曾經數度以文人治兵的緣故。民國五年，他從海外回國，參加討袁之役，當過革命軍的師長。其後，歷任大元帥府參軍，討賊軍總指揮，及廣東省警務處等職務。

鐵老致力革命，爲開國名人，吾黨元老。其一生經歷，則爲黨、爲政、爲軍，辦報、辦警、辦外交，幾乎無一不涉，無一不通。而在文人關係上，北與東北人士結不解緣，南爲南洋華僑的代言人；他可以說是國民黨裏交遊最廣的人物。

鐵老真正是「華僑之友」。他曾幾度出洋，宣慰華僑。他發起並主持華僑協會總會，臨歿前夕，還在該會處理會務，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概。他最瞭解僑情，最愛護僑胞；他傾其心力，加強了政府和華僑間的橋樑。

鐵老一生坦白真摯，待人誠懇，處事公允。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莫不稱道其豁達大度。他有磅礴的胸襟，堅強的意志，和藹可親的風度，軒昂奮發的氣宇，和不恥下問的精神，令人永遠不能忘懷。



。在他逝世兩週年的時候，想念元勳，不勝泫然。鐵老爲調協各方歧見、促進各種運動的能手。當茲國家正處於大開大闢大轉變的時機，像這類典型的人物，需要倍感殷切。爰述先生行誼，以誌崇敬。

鐵城先生是一位九江商人之子，舍棄優裕的家庭生活，而盡瘁國事。年十九歲，即加入同盟會，與林故主席森在九江策動革命。辛亥革命的時候，他年才二十三歲，便出任九江軍政府參謀次長，并代表江西省出席南京會議，與十七省區代表議定臨時約法，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而中華民國於焉肇造。

鐵老的故鄉，爲廣東省中山縣平湖鄉，耕讀傳家。父玉田公，經營磁器業，母同邑余氏。先生誕生於九江之張官巷。長乃就學於九江同文書院。當甲午中國戰敗之後，他痛心於我國割地賠款的恥辱，憤清廷之腐敗，隱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

先生與已故國府主席林森（字子超）交誼至篤，自稱爲「生命風氣兼師友」。辛亥革命，九江起義，即爲兩氏所策動者。兩人相識時，林公任職九江海關錄事，鐵老已畢業於同文書院，心應氣求，一見如故，乃糾合青年同志，宣傳革命，創辦潯陽閱書報社，以掩護革命秘密活動。

林公長於鐵老二十歲，可說是忘年之交。鐵老曾說：「子超先生是我生平知己，給我很大的影響。我之參加革命工作，是受着他的啓發。從他的雍容慈祥的風度看來，初不知其爲一熾熱的革命黨人，日久之後，大家披瀝心曲，才知道他有鴻鵠高翔的壯志。」他們以爲倡導革命，必先開通民智，而潛發民智，則有資於書報，故有潯陽閱書報社之創設。當時革命書刊，如東京的民報，上海民呼、民

立等報，莫不藉以普及內地。鐵老並因林公之介而加入同盟會。

林公與鐵老又以爲實行革命，須賴武力，乃創辦九江商團，並先成立一個軍事訓練班，鐵老親自加入，受軍訓六個月。畢業後，開始辦商團，訓練商界同志，作爲革命武力的始基，一面與新軍將士陰相結納，三年之間，稍有規模。九江鉅商，粵籍居多，鐵老爲粵人，又饒於資，故頗收居中策劃之效。

辛亥武昌起義，九江首先響應，既組軍政府，鐵老任參謀次長兼外交部長。九江扼大江中流，湖口、馬當等要塞，足以截斷清兵水路交通。清海軍艦隊四艘，由湖北黃岡下駛至潯，林公與鐵老，徒手登海籌、海容等艦，曉以大義，先後反正。於是長江艦隊，不費一彈，爲革命軍所掌握，後此援皖援鄂，聲威大振，其有助於戰局者至鉅。

二次革命時，鐵老偕居正（字覺生），奉國父命至贛，贛督李烈鈞首先發難，皖督柏文蔚、粵督胡漢民相繼響應。迨二次革命失敗，袁氏曾以二萬元賞格通緝鐵老，因東渡日本，入明治大學，專攻法律。民國三年，國父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鐵老率先加入，逾年奉派赴檀香山主持黨務，並由華僑自由新報聘爲主筆。鐵老當時係用「吳丹」筆名，對袁氏叛國稱帝，口誅筆伐，不遺餘力。袁氏嗾使駐華府中國公使館指控鐵老爲無政府黨，要求驅逐出境，在美國法院糾纏年餘，鐵老據理力爭，終獲勝訴，中外人士皆傳爲美談。

民國六年，國父以護法號召西南，國會開非常會議，舉國父爲大元帥，鐵老曾任參軍。民國

十年朱執信在虎門遇難，鐵老奉命代理討賊軍總指揮，誓師石岐，進入省垣，任大本營中將參軍。

國父方圖北伐，駐節桂林，命鐵老留守廣州，倚畀至殷。其時鐵老曾領廣東全省警務處兼管省會公安局，建樹地方武力，以固革命基地。中更陳炯明叛亂，及陳廉伯商團之役，皆能鎮靜應變，警衛國父，克服危局。

鐵老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位民選縣長。廣東香山（今之中山）有全國模範縣之稱。民國十年實行民選縣長，開地方自治之先聲。鐵老以革命元勳，桑梓碩望，公開競選，得人民一致擁護，獲膺首任民選縣長。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黨的改造，改組之後，鐵老曾任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旋歷兼青年、宣傳、工人各部部长，從事民衆運動，致力基層，氣象一新。

北伐成功以後，鐵老一度擔任廣東建設廳長。民國十八年，復膺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十七、八年間，鐵老經常往來於關內外，以其敏活的政治手腕，促成東北易幟，歸向政府，達成全國統一之目的。有人以爲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十八年元旦，青天白日旗幟遂飄揚於東北各地了。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一月間，東北吉黑二省，先後發生中俄戰爭，這是我國統一以後第一回遭遇到外來的阻力。鐵老於民國十八年多，馳驅於冰天雪地，冒零下四十度之嚴寒，遍歷東北至哈爾濱，宣慰前方，鼓勵士氣。舉世皆知之鐵老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即在此行歸途中，發表於長春車站。當時中外報紙，爭先刊載，予全國同胞以極深刻的認識與

警覺。

十九年夏季，葫蘆島築港工程舉行奠基典禮，鐵老以中央特使的身份，發表演說，他指出我們自救自強之道，在全國一致努力建設，他希望葫蘆島的建設，作為實行 國父實業計劃的嚆矢。可是一年之後，九一八事變就爆發了，

民國二十年，日軍侵略東北，總統（時任國府主席）呼籲團結禦侮，要求廣東方面少數同志，共赴國難，鐵老從中調洽，成就甚大。二十年多，鐵老就任上海市長，在他任內，努力於大上海的建設，草創經營，使其成為中國人自建的現代都市，規模宏遠，處處表現出他的魄力和創造精神。

鐵老出長滬市，甫一月而有一二八抗日戰役，他曾寫下遺書，誓以必死的決心，保衛上海。淞滬居民，同仇敵愾，伸張民族正義。鐵老以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應變赴機，力爭先着。又注重宣傳，爭取與國，俾中外人士，明瞭曲直。故鏖戰一月，敵終不得大逞，知難而退。

大上海計劃，從市中心區之建設開始，以六百萬元公債，着手興工，包括市政府大廈、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醫院、虬江碼頭等建築，以及水電、馬路、市場、公園、學校、衛生所、輪渡等設備。二十三年元旦，各項建築，大體完成，市府各機關遷入新址，中外人士觀感一新，祛除以往重視租界之自卑心理。

民國二十四年，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運動員來自邊疆各省區及南洋各地，表現全民族的大團結。尤以東北四省青年，在領土淪陷之後，敵軍深入之際，仍能踴躍參加，故最受歡迎。此

次大會人數達十萬以上，其交通秩序，與表演節目，佈置周詳，有條不紊。論者謂鐵老有政治家之頭腦，兼具軍事家之組織能力，洵爲不可多得云。

綜計鐵老在任五年又四個月，兼任軍職（淞滬警備司令）亦兩年有半。當時幹部人才，可云全國上選。（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市民信賴鐵老如家長，鐵老愛護市民如家人。雖白髮老嫗，黃口小兒，鮮有不識鐵老之音容者。

二十六年春，鐵老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上海全體市民，無分中外，咸繫去思。臨別之日，各國使領，率其軍警，特於江干祖餞恭送，並請閱兵，以表崇禮。

鐵老主粵，本於敬恭桑梓之意，以革新省政，其成效昭著者，爲督導多耕以解決糧荒，延展公路以貫通北江。而其志願，尤在鼓勵僑胞回國投資，興辦實業，建設新廣東。蒞任不及五月，而聞蘆溝橋砲聲，抗戰由此開始。

二十七年十月，廣州撤守，省府遷粵北之連縣。二十八年春，鐵老奉調至重慶，初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復膺中央秘書長之重寄，以迄勝利還都。行憲後，又任行政院副院長。供職中樞，前後達十年之久。

鐵老由粵至渝，旋奉今總統密令主持港澳黨務，經常往來於港渝間，指揮一切。二十九年，初長海外部，奉派爲宣慰專使，宣慰南洋華僑。他以恢宏的風度，與華僑相晉接，備受僑胞歡迎愛戴。由香港而菲律賓，徧歷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緬甸各邦，閱時五個月，行程三萬里，經歷一百三

十城市，講演三百餘次，名言議論，感人甚深。各地華僑受其感召，或踴躍輸財，或回國從戎，以支持祖國之抗建大業。

民國三十年春，鐵老自南洋回國，在陪都重慶成立南洋華僑協會，被選爲理事長。三十六年秋，在南京召開大會，業務擴至全球，乃更名為華僑協會總會。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亦爲鐵老所手創，並任理事長之職。三十二年春，重慶上清寺該會自建大廈落成。在抗戰時期，輔助東亞韓越菲諸邦之復國運動，其志士受鐵老愛護覆庇，影響至鉅。

三十年五月間，鐵老繼葉楚傖之後，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擔任黨內幕僚長的工作。他替總裁排難解憂，使黨內人事趨於融洽和諧，在政治上則溝通各方面的歧見；特別是黨與政府有糾紛的時候，他曾經盡過最大的努力。三十四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舉行時，鐵老提出口號，是「團結奮鬥」四字。在抗戰勝利復員之際，鐵老參加對共黨的協商，及各黨派的協調；行憲以後，又參加黨內同志選舉指導，及友黨的商洽，中間有過不少的困惑紛擾，鐵老總是精誠應付，勞苦特多。在表面上，無赫赫之功可言，但是他所費的功夫和所耗的心力，則是我們不難想像的。

憲政開始，各省選舉第一屆立法委員，鐵老亦自粵省原籍當選爲立委。立法院召集之始，鐵老以家望所歸，爲理想的院長候選人。適孫科組閣，苦邀鐵老任行政院副院長，兼長外交，並向總統表示，非鐵老同出不拜命。那時候立法院內已經潛伏了一些匪黨份子，對於政府人員，大肆抨擊；更有

些「天真」的份子，「以訐爲直」，推波助瀾，社會人心不安，政府信譽低落。有許多忠實同志，看到這種情勢，認爲要挽回大局，主張公道，立法院院長一席，必須要有一個資望能力、政治經驗並皆豐富的人物，而以鐵老爲最適宜。許多同志，都自動起來助他競選。可是孫院長方面，硬要鐵老參加新聞，終於無法擺脫了，這是三十七年冬天的事情。

徐蚌會戰之後，總統毅然引退，不少人消極悲觀，對國民革命前途抱着憂惶的心理。鐵老以其質樸堅毅的素養，絕不稍餒。他認爲革命挫折不足懼，最可怕的是國民黨人的信心動搖。三十八年春，中樞遷穗，鐵老時已交卸行政院副揆，曾發表言論，主張東南亞民主國家亟宜組織人民反共聯合陣線，防止俄共的侵略，他以在野之身，遄赴東京訪問麥克阿瑟元帥及日本朝野人士。又赴南韓、菲律賓、印尼訪問，作國民外交的活動。這種危而不懼、歷險彌堅的精神，充分表現革命者的本色。

三十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後，鐵老在香港，即強調海外工作與反共抗俄復興祖國的重要。他曾撰文題爲「蘇俄在亞洲還要掠取什麼？」分析蘇俄先亞後歐之侵略政策，主張締結太平洋公約，鞏固亞洲反共團結，並以喚起歐美各邦之注意。

鐵老來臺後，任總統府資政，與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他仍積極從事於國民外交協會與華僑協會總會業務的推進，經常蒞會治事。此二會雖名義不同，而在鐵老主持下，可收殊途同歸之效。中韓兩國的關係的促進，爲鐵老所特別關心者；中韓文化協會，爲抗戰時所籌組，政府遷臺後亦恢復活動。鐵老在臺，雖政治上未負實際責任，但對於國運的轉移，世局的發展，却時刻留心，沒有絲毫改

變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政治家的懷抱。他與老友張羣、李文範、馬超俊等過從最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黨舉行七屆三中全會，鐵老發表演說，勗勉全黨同志，加強反攻大陸的準備。略謂：要反攻大陸，必須鼓勵大陸的革命風潮；大陸革命風潮起來的時候，就是反攻大陸時機的成熟。崇論閎議，長留人間。

鐵老體魄魁梧，英姿颯爽，健康良佳。及來臺灣，患高血壓及風溼病，手部關節亦常感脹疼。四十二年七月，一度赴港電療，稍見痊可；並延中醫，施針灸之法。逝世前一日，下午五時，尙到華僑協會總會辦公，午夜以後，心臟病猝發。以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在臺北仁愛路寓邸逝世。朝野人士，莫不傷悼，尤以海外各地華僑弔唁函電，紛如雪片，足徵鐵老平日感人之深也。

四十三年六月九日，治喪委員會安葬先生於臺北縣觀音山西雲寺傍山地，前臨淡江，峯環水抱，風景幽美，離臺北市公路約半小時可達。墓周圍遍植松柏花木，墓碑題：「吳鐵城先生之墓」，爲張羣所手書。

鐵老追隨 國父有悠久的歷史， 國父所給予鐵老的影響，至爲深切。他重視學術，勤於求知。我們看見他公館裏書室，陳列着中西文主要雜誌，大體具備。他不吸煙，不飲酒，有暇喜運動，或策杖散步。鬚際幾莖白髮，對於他，益增神采，不減韻致。

鐵老好友，喜談，歲時休假，常約宴親友以爲歡。舉止不脫略，亦不矜持。在稠人廣坐之中，鐵老一來，全場爲之注目。各人好像都得到一種溫暖，而報之以熱忱。他每有論列，常能辨析微芒，獨



抒己見。他在剛正之中帶有幽默感，人驟聽其語或不解，及再思之，乃歡然大樂。世人論鐵老者，多謂其風度好，能抓着人心，他可說是黨內外一位協和團結的象徵。

鐵老在黨國久居於樞機地位，對盤根錯節的事情，或爲細針密縷的安排，或爲大刀闊斧的處理，或爲平心靜氣的疏導，雖然一切問題的解決，非他一人之力，然機勢的轉捩，僵局的打開，往往靠他俊篤厚爽的態度，莊諧並發的詞令，及交歡各階層人士的本領，卒使局中人言下頓悟，相悅以解，則爲常有的現象。

鐵老生平愛惜人材，善獎掖後進；對於部屬，能推心置腹，信任無間。今日政府中很多幹練大員，爲鐵老當年所識拔者；鐵老對人從不以此居功。許多人才由於鐵老薦舉，發表要職，事後，當事人均有一種唐突之感，歷久始恍然大悟。在臨終數小時前，他對友人說過這樣一段話：「黨內不能人才輩出，黨外人才未能虛心羅致，所以才有大陸沉淪的一幕，而我本人也該負責的。」這寥寥數語，真動人心魄，由此可以窺見他的氣度與抱負。

鐵老生平交遊甚廣，喜結識國際友人。經常接見外國記者。近三十年來，韓國、越南的志士，沒有一個不受到他的庇護的。韓、越的復國，鐵老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一生，或週旋於國際壇坫間，或交往於一般友朋間，所給予人們的印象，是誠實、渾厚、和藹可親。他有他的定見，但並沒有什麼成見。每一件事討論過程中，雖然有點緊張，一到終了，隨即恢復輕鬆融和的風趣。在嚴肅中他仍然表露虛懷若谷的態度。一般人都認爲祇有到鐵老那裏，才是一個老幼雜處、無拘無束、縱情談笑的

所在。

鐵老來臺後，擬採用回憶錄方式，撰寫他的數十年自傳，題爲「四十年的中國與我」。在這本自傳裏，鐵老準備從六歲兒童啓蒙時代寫起，凡參加革命，從政經歷，及主持國民外交經驗，均包括在內。可惜僅寫到民國十六年止，未能如願完成巨著，讓後人獲讀許多珍貴史料，這是一樁無可補償的損失。

鐵老逝世後，總統頒賜輓額曰：「功業昭垂」。政府的褒揚令稱其「內佐機衡，外膺疆寄，文武兼資，險夷一致。」這可以概括鐵老一生的事功。他「交情老更親」的老友張羣，有一段話，足爲鐵老的全人格的寫照，茲節錄如下：

「國父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集會中，不是說到團結本黨同志。不能像蘇俄共產黨那樣的完全靠紀律去約束，更須着重情誼的交融麼？鐵老在這點上，確能充分做到，而且誠於中，形於外，表現得很自然。他無論在造次顛沛之頃，或勳望隆顯之時，黨內外任何人去見他，他總一律接見，有什麼事去求他，他總給他指示，助他解決，爲他推轂，絲毫不感覺厭煩。他對本黨同志，一切可以寬容假借，惟對於革命的主義和行動，絕不放鬆。他的取人，不拘一格，於黨務政務財務警務軍事吏事文事有一長的，無不善善從長，優加獎進。即令其人蕩檢踰閑，至於妨碍公事，除招入密室婉予規勸外，不肯遽爾棄絕。其憐才之盛意與陶成的殷摯，常使受責者心悅誠服，蒙獎者愈思自效。不論誰，都可以向他盡言，有時爭辯至面紅耳赤，聲達戶外，他亦不以爲忤

。只要他人所說的比他更有理由，他可以立即改變自己的意見，信任部屬放手做去，但須如期辦竣。要是結果失敗了，或引起別的枝節，他仍能代負最後責任，並鼓勵經辦的人要愈失敗愈奮勉。因此，他的幕中，駢馳之材，狷介之士，凌厲剛愎之輩，規行矩步之人，縱橫捭闔之才，好高騖遠之流，偃蹇傲兀之徒，可以交進並馳，這些人聚在一處，幾如前明宣德之爐，斑駁陸離，不可方物。在他則因材器使，以配合辦理各事的需要，而在被用的人，則如羣魚跳龍門，且樂受裁成。韓退之所說的『至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他確實做到此點。倘遇疑難，尤喜約宴僚佐聚談，時出幽默語，靜觀各人的了悟。或長身嶽立，耳提面命黨國大事，或龍拏虎踞於一室中，對世道人心作獅子吼，或發凡起例，引而不發，誘使各人願意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總想在宴談中察知各人的反應與器識，作為匡直輔翼之本。像他這種和易豁達、包羅萬象的氣度，正是治國辦黨的基本條件，僅在這一點上，就自愧趕不上他。我的喜歡與他往還，並不全在志同道合，也實在存着一種見賢思齊的嚮慕之情，不時掀振在心的深處呵！」

鐵老逝世後，美國合衆通訊社前駐華分社主任高爾雅先生 (Mr Arthur M. Goul)，自舊金山電稱：吳將軍的仙逝，不祇為自由中國的重大損失；其他各國中，凡過去有幸和吳將軍接談為友的，數以千計的人們，都同感到真切的損失。在東亞與太平洋區各地，無論朝野各界，吳將軍都有很多的摯友；尤其在美國，數以百計的人士，凡曾和那親善、和易、而極成功的「政治家軍人」接談者，均表

敬佩和哀思。

高爾雅先生並申言曰：「不祇在臺灣的各界人士將痛念吳將軍而永留去思，並在日本、韓國、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國的首都，以至遠東其他各地，在多年來遇有困難問題時，皆就吳將軍求教者，殆將倍感其哀悼的深切。吳將軍在中國的史冊中遺留的光耀的印象，很少人能相伯仲。」高爾雅先生深知鐵老爲人，在公務上商討，以及燕居之暇的接談，使他熟悉鐵老的仁慈和智慧，經常是義正詞嚴，又偶有幽默論調似以肩負黨國重任如彼者，爲不易有的作風，因而感人特深云。

## 爲紀念吳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述舊

蔡培火

本人有幸得親近吳鐵城先生，是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中，在陪都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鐵老任秘書長的時候。本人現在爲紀念鐵老逝世二十週年，所要陳述的舊事，或者是屬於密勿不易爲外人所知者。雖然，與此事有關而知其全部或一部份之人士，本人所知尚有鐵老當時的三位秘書鄒志奮先生，張壽賢先生，汪公紀先生，又當時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先生，當時宣傳部的直接當事人羅克典先生，諸位諒必還有多少記憶。

事情是這樣的，滿州事變以後，日本內部除少數善鄰和平的政治家，以及有遠見的元老重臣外，全國的輿論悉爲軍部所控制，幾位重臣終被少壯軍人所擊殺，國會幾遭解散，言論窒息，平素敢言之士不是被捕入獄，就是隱匿逃亡。有一當選爲代議士十數次，又是日本國會之父尾崎行雄之同行老友，名叫田川大吉郎者，是本人所屬教會的長老，平素同情朝野臺灣人在政界受委曲，常在日本國會代爲發言。此人因其反對日本之大陸政策，深受政敵與軍部之厭惡，大有被殺或被捕之危，乃逃亡至上海，依靠早日在東京曾受渠招呼之朝野人工業家生活。另於蘆溝橋事變前數個月，本人在日本東京提筆起稿，事變後一星期始由岩波書店出版一書，名曰「東亞之子如是想」，此書之主旨，在勸阻日本對中國用兵。因此，日本政府懷疑本人爲中國國民黨之地下工作者，拘捕本人拷打四十天，本人不予招認。幸有岩波書店主人岩波茂雄（貴族院議員），及政界人士如安部磯雄等幾位，爲我保證方得

不被起訴而釋放。迨中日戰爭擴大爲太平洋戰爭，日本重兵已深入中國內地，日本消耗太巨而不能持久，敗象畢露。民國三十一年秋，日本國內微有和平暗流，前記之岩波茂雄，安部磯雄，及後藤文夫（前內務大臣，大政翼贊會會長），伊澤多喜男（前臺灣總督，宮中顧問官）等，深知本人自早提倡中日親善，又以本人稍諳中國語文，合力鼓勵本人進渡大陸尋求和平。本人亦以爲是乃自己素志，不過覺得時機已失，恐難有其成效。本人當時已年過半百，在東京開一臺灣菜館，爲子女之糊口計蓋不得已也，絕非忘却匹夫職責而甘作隱遯生活，三思之後乃決然接受諸君子之鼓勵與囑託，置子女七人於異鄉而不顧（前妻已於七七事變前五日在臺灣去世）。以後藤文夫之保證，使警察自黑名單中塗消余之甲種要視察人名義，獲得外務省之出國護照，於民國三十二年一月末由長崎出發，單身不顧前程之安危（斯時每三條船只可能有一條安全到達），竟能安抵上海。離開日本時，身上只能帶日幣三百圓，到達上海舉目無親，只得依賴田川大吉郎之關係，起初近一個月間，與田川同受朝鮮人工業家之接待而得立足。本人抵達上海約一個月後，漸明臺灣同胞在上海的活動情形，又連絡上多位久住上海之臺胞朋友。其中有位臺南縣北門人王麗明醫師，久在法國公園附近，營業痔科醫院頗具聲譽，此君知我生平爲人，視我如其親長，一定要我搬入其家同住，直到本人參加田川被邀進入重慶計劃實施爲止（即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下旬），本人受王君之照顧過着安閒生活。本人登上大陸最初幾個月，頻頻往返於上海南京之間，密尋和談路線，竟如在日本所料，四面碰壁全無空隙可通，乃發一函給東京之後藤文夫，明告計劃絕望而與斷絕通信。

以上是本題的預備說明，似過詳細一點，却不全是廢話，敬請原諒。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經由朋友的介紹前來見我，他說得一口標準的閩南廈門話，彼此覺得非常親切，第一次見面沒有提起什麼，只是幾句初交的客套而已，第二第三次來訪是單獨相見，就提出正題來了。據他所說，他是奉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之命，要密接田川大吉郎去到重慶，爲政府做工作，亦是對日本方面好的工作，但因田川對中國語及英語等外國語言都講不通順，乃查知本人與田川在日本就有深交，又知道本人的生平爲人可靠，故欲本人居中來與田川接觸。本人起初以爲事關生死問題，不能輕率亦不能與朋友商量決定，乃深入詢其計劃與經過之詳情。這位年青人名叫吳旭初，儀態相當清俊，受過高等教育的樣子。他以極坦誠的態度告訴我，他離開重慶已經有幾個月了，他假冒身份爲內地的商人，來到上海辦貨，中途經過多次日軍的盤問，日人以懷疑的眼光相看，曾被拘留一個多月察看。幸有潛伏在日人中間的後方人員，暗中維護，最近才被釋放自由，然而不能逗留太久。我問他有什麼上峯的命令憑證，他說所有的憑證都通通毀掉了，只有地下連絡的人證，他說我們在敵人佔領區內到處都有連絡人員，但都是極其機密絕不隨便露面，大家之間有暗號爲憑，多數是通過暗號互相認識遂行使命。青年又說，他敢對我表露身份，是因已充分查證了我的爲人志向，始有信心對我採取坦白，遂行使命，可以說他已經將他的生命交在我的手裏，這就是最大的憑證！他說得十分坦誠而真有道理。我再問要田川到重慶，要如何去法，不是非常困難又危險嗎？就是平安到達重慶，真的有那麼有價值的工作可做嗎？吳旭初答說，日本的敗戰已經是很明顯的，不過重慶中央似乎

在想，留在大陸的日本軍民，是否因其本國敗戰，就乖乖地在我大陸上放下武器而投降。中央似有此顧慮，爲避免無謂的犧牲破壞，中央知道田川在日本是很有先見和有聲望的人士，因此，要請他到重慶去，爲善後而工作，特別是要他向日本廣播，趕快結束彼此的災禍，預料田川亦必樂意做的。田川若同意決心到重慶，就要儘速離開上海，田川要化粧爲中國的鄉下佬，陸路先到福建內地的建甌，那裏有中國的軍用飛機場，從建甌坐飛機就到重慶。本人聽完吳旭初的話，信其具有真實性，尙且具有重大意義的冒險性，本人的內心爲之熱血奔騰，而答應接受其信任，願意同渠向田川勸駕西行。當時的田川雖是七十四五歲的老人，身體還算結實而意氣亦甚軒昂，因爲他是真心要救日本，是一個不怕死的愛國者，所以他一聽到我與吳的說明，不但表示深信不疑，而且說雖屬危難的行動，却是十分有意義的。渠只掛慮途中的安排與接濟，是否妥善無憂。吳旭初表示他有信心，途中到處有人接濟，不需多帶什麼，最有危險的地點，是杭州附近的日軍防守線，要越過此線真是不容易，吳謂最無把握的地方，就是這一處而已，若得安然越過此線，以外到處都無多大問題，只是辛苦一點。田川老人面露微笑說，他信賴吳君的保證而不擔心了，至於杭州的防線他本人自有打算，該處的安全由他田川自己負責！原來駐在杭州的日本總領事就是田川老先生的親戚呀！！他老先生的打算，就是放在這個親戚總領事的身上咧。大計就這樣決定而於最近的幾天內離開上海。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幾日記不清了，我們三人都穿中裝的便衣褲，田川老人的尊容頗黑，真像一個廣東的鄉下佬，我們各有化名，都稱是南方人，清早搭普通火車，擠在人羣裏離開上海。在上海



有人護送，到杭州站時亦有人接應，田川與我都感覺吳青年的話有交代，增加了我們對他的信心，我們被接到一所大家庭裏，晚飯相當豐盛，使我反有一點過份享受的感覺。可惜睡眠的時候，我受大羣臭蟲的襲擊，幾乎不能入睡。我與田川老人同房不同床，我以為老人家比我更怕臭蟲，一定也不能入睡，但是他竟然發出鼾聲，手脚也不微動，睡得很甜的樣子，自己雖不能睡，因看老人睡的很好，感覺很大安慰。翌早他反問我睡得好嗎？我老實告訴他，昨晚我幾乎沒有睡，他說臭蟲對他沒有興趣，他在上海就有經驗。我也就想出從前有人說過，人肉對蚊蟲是有甜苦之分。這次我真是得到證實了，翌日整天田川老人單獨往日本總領事館探親，傍晚回來相告，總領事將用其自己的汽車，送我們三人越過防守線，說是要往錢塘江邊參觀六和塔及之江大學。我們愉快地過了第二宿，翌晨日本總領事的自用汽車，開來接我們三人動身，汽車開到防守站，司機停車向站崗的衛兵略打招呼，諒必是衛兵認得是總領事的御車，並不加予檢查，一揮手就讓開走了！！我們三人雖不敢出聲，但都禁不住露出了笑容。那個司機一定是總領事的親信，由總領事豫先說好的，我們沒有到六和塔，亦沒有到之江大學參觀，車到一個地點吳旭初就叫停車，我們就下車了，田川老人向司機說了幾句話，車就開回去了。我們走了幾步路，就有人來接，還有轎子在等候，乃請田川老先生上轎，我與其他的人步行，不多久就到江岸，有船在等候，我們三人即上船。江面很寬，船舉帆順風勢，走之字形的航線溯江直前！我與田川老人對吳青年的話更有信心了，因為他的表現，好像欽差大人，正如他所豫告的，到處有安排有接濟，什麼都不需多帶，所需要的樣樣都有，都很順利！！

錢塘江是中國大陸中部的一條大江，流域相當長而且曲折，船行了幾天就要更換，再過幾天就不能用帆，要用大繩由很多人來拖。大約是七月下旬，我們才到達淳安鎮，說是浙江省的一個大鎮，吳旭初說我們不再前進，要暫時停在此地待命，我們的住宿地方雖不寬大，但每頓的膳食都很好。我們一直靜待了一個多月，於八月中旬知道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九月三日在南京舉行受降典禮，淳安的官民大放爆竹，我和旭初爲體貼田川老人的心情，都不表露太過高興，使他難堪。到九月中旬突然在淳安行營，戴雨農將軍請田川先生用午飯，本人作陪當翻譯。戴將軍慰勉接待，席上告訴田川先生，不需再向福建的建甌進行，因在那裏已經沒有飛機起飛，可即轉回南京，向何應欽總司令請示，是否須要前往重慶，若是須要可由南京飛往重慶。因此，我們三人即趕回上海南京，九月下旬在南京行轅晉見何總司令，有鈕先銘少將在座作日語翻譯。何總司令指示，我們要再等候些時，才能決定行止。到南京後最先接見了羅克典先生，經羅先生的說明本人才更清楚了解，要接田川先生去重慶的底細。原來這計劃是由中央黨部吳秘書長鐵城先生所主持，而責成中央宣傳部執行計劃。不然的話，那裏會牽涉到戴將軍，給我們指示變更路線，而今又能在南京晉見何總司令，聽其指揮呢。依羅先生所說，鐵老秘書長非常重視田川老人的此行，羅先生在重慶曾受其面諭，田川抵達陪都後，要以日式的設備接待，使他安居。吳秘書長的用心至此程度，真是盡忠謀國的楷模。田川老人與我再在南京靜候指示至十月底，何總司令才面告田川先生，現已決定毋須勞駕赴重慶，並告中國政府對他的思想道德，至表欽佩，他在中國的時候，給他的待遇與一般的日本人不同，請他自由快樂生活，他要歸回日本的時候

候，亦有特別的安排，不與遣返的日人同在一起。至此田川老人與我的工作結束，本人不與老人同行返回上海。因為臺灣已不是日本的領土，已是光復於祖國——中華民國的懷抱，我應該於此時恭赴陪都，一來向中央政府致敬，聊表感謝祖國八年抗戰犧牲，拯救臺胞脫離了奴隸生活。二來亦可奉告臺灣的情形以資參考。本人乃特請何總司令，賜給飛機坐位直飛重慶，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本人即赴陪都，幸獲克典先生提前告知重慶方面，在機場受丘念臺兄等幾位鄉朋的迎接，送我至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先生公館爲座上客。經過沒有幾日，承蒙吳秘書長在中央黨部召見，並賜共進午餐，秘書長對臺灣的情形垂詢甚詳，態度甚爲懇切，使我銘感五內，至今不忘。茲值 鐵老逝世二十週年，謹將 鐵老謀國之深，處事之慎且切，就本人親歷的舊事，謹述如上以爲紀念。

## 鐵老活在衆心中

鄭彥棻

——紀念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

吳鐵城先生生前，人人都尊稱他爲「鐵老」，其實，「鐵老不老」。現在鐵老離開我們已有二十年了，他的儀表神態却仍活在我們心坎中。

記得鐵老逝世十週年時，我曾寫了一篇「教人長憶的吳鐵老」，記述我在民國十二年，前往廣東省會公安局初次謁見鐵老的印象。當時我究竟是以什麼身份和爲什麼事情去謁見，已不復記憶，但鐵老那時身穿獵裝、脚着皮靴，氣宇軒昂，談吐爽朗的神態和氣度，却仍舊存在。如今又是十年了，這印象仍清晰猶新。

我在中央黨部追隨鐵老服務，曾兩度擔任他的副秘書長：第一次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至民國三十五年九月，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至民國三十八年一月。雖然前後合起來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這一段時期，却是國家多故、狂風暴雨、驚濤駭浪的時期。勝利復員、共匪作亂、政治協商、制定憲法、實施憲政、黨團統一以至共匪公然叛變等一連串的事故，都在這時期先後發生。鐵老在這時期爲全黨的幕僚長，備極辛勞艱苦，也充分表現了他老成謀國的忠忱、調協各方的才能、恢宏寬厚的氣度、任勞任怨的精神。我在這時期追隨他工作，自己得益至多，但却很慚愧對他沒有多大幫助。

我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長調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到職後

不久便值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全國歡欣鼓舞，黨即時便要策劃復員和還都工作。鐵老馬上便協調各方，策劃督導，辛勞備至。這時候我因為曾奉命先後隨同領袖到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巡視，並辦理人民陳訴函件，所以對鐵老的工作幫助不多，但看到當時鐵老對復員和還都工作擘劃的周詳，指導的精細，真不勝敬佩。尤其這時共匪包藏野心，到處勾收作亂，政府爲了戰後與民休息，極力忍讓，與之進行政治協商。鐵老奉派爲本黨代表之一，一面要和共匪及各黨各派周旋，往往由日至夜，不停的會商會談。而在本黨的會議中，又要耐心的向本黨同志解釋和說明本黨忍讓的苦衷，更是艱辛萬狀。

在政治協商期間，鐵老雖然心情萬分沉重，事務也備極辛勞，但他始終保持他那從容不迫的風度，也充分表現他肆應調和的才能。許多問題都賴他的調協勉強得到解決，往往在笑談中以三言兩語使一些盤根錯節的問題獲得解決。好像當時的憲草審議會，鐵老也參加，其中爭議至多，爭執至烈的是國民大會職權問題。有人原主張國民大會爲「無形」，後雖同意改爲「有形」，但堅持其職權以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和創制複決憲法修改案爲限。國民黨同志則依國父遺教堅持國民大會直接行使四權，尤其創制複決權不應以對憲法修改案爲限。幾經爭執，各不相讓，後來還是鐵老提出「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行使之」的折衷條款，才算達成協議，後來張君勱先生曾把憲法第二十七條的上述規定，稱爲「吳鐵城條文」。由此一例，便可知鐵老的苦心孤詣，雖然明知政治協商必無效果，也盡最大的努力來謀求調協，以明責任。

民國卅五年五月還都後，鐵老回到南京，中央黨部也遷回丁家橋辦公。沒有多久，三民主義青年

團在廬山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奉調回中央黨部任副書記長，便於同年九月離開了中央黨部，但在這時期仍時常和鐵老接觸，也仍時常得到他的指導和提點，可以說事實上仍在追隨他服務。因爲第一、當時黨團之間由於組織和工作的發展，常發生許多問題，我常奉派和黨部調協。第二、同年十一月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我也是制憲代表之一，並被推爲第六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在這期間，我更要常常秉承鐵老的指導，參加制憲工作，也看到鐵老在制憲國大中的辛勞和貢獻。第三、三十二年四月，中央黨部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我被任爲委員之一，並於七月奉派爲這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更常要回到中央黨部開會和辦公，隨時向鐵老請教。所以，事實上仍在鐵老領導下，爲黨效力。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我再度回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是由於黨團統一的實行。因爲當時黨團之間，時生磨擦，力量難免相消，爲期力量集中，便決定黨團統一，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成立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籌議實行黨團統一組織。鐵老和陳誠、陳立夫、劉健羣四先生爲召集人，余井塘先生和我兩人任秘書。研擬了實施辦法，便於九月九日，召開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和黨團聯席會議，通過黨團合併，並首先統一中央黨部和團部的組織，我被選爲中央常務委員之一，並奉派爲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再度追隨鐵老服務，而在黨團統一期間，鐵老更充分表現了他的恢宏度量和調協才能。許多問題，他都能從遠處大處着想，接納別人的意見，調和各方，力謀團結。所以，黨團統一能順利實施，黨的力量能團結集中，鐵老貢獻至大。

我回到中央黨部時，黨正全力準備實施憲政工作，最傷腦筋的便是中央民意代表的提名，一面要

和各黨協商，一面要在黨內協調。鐵老是提名委員會召集人之一，在中央黨部往往日以繼夜的開會，時常爭辯不休，僵持不決，這時往往有賴鐵老的調和，因為大家都知道鐵老大公無私，而且辯才無碍，有時爭論終日，得鐵老片言而決。而在會外，當時各地許多同志都來到中央，爭取提名，個個都要見鐵老，更鬧得他坐臥不寧，寢食無時。有一位女同志曾一連多日，纏住鐵老，由家裏到黨部，由黨部回家裏，追逐不捨，使鐵老困擾不堪。但鐵老却仍保持他的恢宏大量，從容不迫，毫不生氣，還對人說：「我們黨是幹革命的，這種鏗而不捨的精神便是革命精神。」這固然是他的度量過人，也可見他對同志的愛護。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集會於南京。在開會期間，鐵老更備極辛勞。直到開會前夕，許多由選舉所造成的糾紛，還有待調協解決，會議的進行和選舉，更需要盡力調和。鐵老都一本大公至誠的態度和顧全大體的精神來謀求解決，使大會終能如期完成。接着第一屆立法委員集會，鐵老和我都是當選的立法委員。由於民選立法院成立伊始，一切都無成例，所以在集會前先成立籌備委員會，鐵老為主任委員，我也是委員之一，並被推為議事規則的起草委員和立法院組織法的整理委員。大家在鐵老領導下，很快的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使立法院能如期集會。

在政府和本黨全力實施憲政的時候，共匪却在各地擴大叛亂，並在我們的內部積極進行分化和破壞。到了三十七年多，徐州失守後，戰事日益激烈，全國情勢已非常緊張，孫哲生先生在這時奉命組閣，堅邀鐵老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並向總統表示非鐵老同出不拜命。當時立法院情形也很

複雜。哲生先生原任院長，現奉命組閣，大家都希望鐵老繼任立法院院長，各方都咸表擁戴，使鐵老左右爲難，尤其許多立法院的同志，對鐵老苦勸，有甚至淚下者。但鐵老經再三考慮，權衡緩急，終以國事之急爲重，辭去立法委員，加入孫閣。當時，誰都知道爲個人着想，鐵老自以獲選爲立法院院長爲宜。但爲了顧全大體和篤念情誼，鐵老竟毅然捨棄立法院而參加內閣，這是何等磊落的襟懷和犧牲的精神！

也是由於鐵老參加了行政院，對中央黨部秘書長一職，無法兼顧，乃簽請辭職，並請在新秘書長未到職前，指定我暫行代理。不久，總統宣告引退，更在離京前，以總裁身份提名我繼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經常會通過，我便於三十八年一月正式接替了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鐵老留下這千斤重擔，在當時，我是不配也不敢接受的，但爲了時值危難，我不能臨危而不受命，也爲了要解決這一急待處理的人選問題，我不能不承擔鐵老交下的棒子，只好以萬分惶恐的心情，接受這一任命。

現在，鐵老離開我們已廿年了。上面追述我追隨鐵老服務期間的一些事情，更都距今廿餘年，但鐵老的風采音容，却宛在目前。尤其我一向待人處事，較爲嚴謹。追隨鐵老服務後，看到他那和易豁達的風度和融洽各方的才能，使人自然悅和翕從，對我啓迪至多。雖然很慚愧未能效法鐵老於萬一，但我在遭遇有什麼疑難或拂逆時，便很自然的想到鐵老來，以鐵老的優容寬厚自勉。尤其在這黨國多難之際，想起鐵老一生的忠黨愛國，更覺得後死者責任的重大。在我的心目中鐵老是永遠活着的。



## 追思吳鐵城先生

梁寒操

黨國元勳吳鐵城先生逝世，倏忽二十年矣。回首往昔從遊，常親警欬，聲容笑貌，猶在眼前，而人天遠隔，竟已二十年之久，世事無常，曷勝感慨！二十年來國之大老，先後作古，最近病歿者，即有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暨總統府資政李煜瀛先生等人，老成凋謝，後起乏人，而河山未復，歸骨無期，尤令人不能不深置嘆惋！

余於鄉先生吳鐵城老生前行誼，夙所心折者乃爲其黨性之強，任事之勇。在記憶中有三事雖爲世人所共悉，惟仍足資一述：

一爲鐵城老早歲留日研習軍事，而一生所任，多爲文職，折衝樽俎，尤著事功。民國十七年啣命赴東北，不避艱險，留駐張漢卿幕中，日夕遊說其左右，終使少帥心向中央，毅然易幟。此舉至少使我國統一之局，提前實現不下五至十年，倘非鐵城老之機智過人，豪邁絕倫，恐不足以致此。

二爲鐵城老自民國十八年至「七七」、「八一三」抗戰前夕，擔任上海市市長達八年之久。上海爲十里洋場，五方雜處，素稱難治。而其時適當外侮日亟，強鄰日本，時啓釁端，鐵城老肆應其間，既使日閥無所施其技，且亦不失國家立場，誠非易易。至於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猶其餘事。

三爲鐵城老自追隨政府，退處臺灣後，雖以在野之身，然日擊國運迍邐，愀然心憂。乃不顧年事已晚，僕僕風塵，北赴日韓，南訪菲越，運用其個人影響力量，爭取助力，其後麥克阿瑟元帥及李承晚

總統於我風雨飄搖之際，相繼來臺，與此不無關係；而非律賓、越南諸邦，始終對我友好，亦非無因。

舉此三事，可見鐵老爲國盡瘁之一般。今者又當國際姑息逆流洶湧激盪，國家處境之艱，猶過於昔，正需有能如先生任事之忠勇者，爲之繼述。追維往跡，尤使人低徊無已也。

## 隨鐵老撤離廣州的一段回憶

高 信

時間過得很快，講起來又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民國廿七年十月間，侵華日軍在廣東惠陽境大鵬灣登陸，大鵬灣距離廣州只有一兩日的路程，當然我們在惠州一帶，還有軍隊節節抵抗，但是制空權却全在敵人之手，且武器懸殊，只好保存實力，逐步後撤，因而使得廣州居民，一時人心惶惶，競向北撤，或疏散下鄉。當時，省府主席，是我們今日爲文紀念的吳鐵城先生，我是省府地政局長，列席省務會議，由於軍事局勢失利，省府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如何撤離。其實，當局早在粵北之連縣，佈置後方，所研究者，僅行動步驟而已。

在敵機頻頻來襲，大家顯得驚惶失措之際，我們的省主席吳鐵老，却從容鎮定，章法絲毫不亂，逐案予以討論，各廳、處、局長要員，心中却急得有如熱鍋螞蟻，鐵老還告訴與會同仁：「不要慌，慌則亂，這正是戰鬥的開始，我們要作長期抵抗，來督勉大家。」

會議結束，即依次行動，各廳處人員物資爲數頗多，因恐日間有遭受空襲危險，乃利用夜間行車，第一日到達粵北之翁源，翁源是粵北的一個貧瘠縣份，人口既少，糧食也不足，不是一個可以駐紮之地。鐵老和省府同仁只住了一夜，即驅車經曲江赴連縣。粵北多山，且多崎嶇的羊腸小道，車行其中，實在驚險萬分，鐵老與省府同仁同甘共苦，從容就道，歷兩日一夜，始抵預定的省府後方辦公地點連縣，席未暇暖，越日凌晨，便有敵機九架來襲，投彈數十枚，死傷省府職員平民六十餘人，地政

局職員亦有三人殉難，鐵老當時仍坐在縣政府的後座，鎮定如恒，縣府未曾中彈，真是吉人天相，而此種臨危不懼的大無畏精神，至今猶歷歷在眼前。

數日後，旋遷入連縣三江一個名爲香花坳的小村，因爲該處依山面河，風景優美，且有天然石洞可避空襲，於是安定下來。鐵老每日上午均召集省府高級人員，商談省政推動計劃，救濟撤退難民，工作倍形繁忙，而其精神則越見奮發，更因他的指揮若定，使大家對「抗戰建國，必勝必成」，益增信心，省府同仁，雖在艱苦處境中，亦從未在工作上有所懈怠。

從這次遷撤當中，我認識了鐵老是個有膽識，有勇氣，臨難不苟，臨危不亂，正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置生死於度外的革命精神表現者，其一生事業彪炳千秋，實非偶然。吾人今日爲文紀念鐵老，也要效法他這種偉大精神，才有意義。

## 吳鐵城先生獎學金的意義

陶百川

在一次頒獎典禮中致

我現在代表吳鐵城先生獎學金委員會和吳府家屬向這次得獎的五位同學道賀，並致欽佩之意。因爲諸位是從幾所大學和獨立學院推薦的好多位優秀同學中，經獎學金委員會鄭重審查和選拔出來的，都是品學兼優，很可欽佩。

這個獎學金是吳府世兄吳幼林和吳幼良二位先生所捐贈的，每名金額是臺幣三千元，以大學或獨立學院研讀外交或市政的學生爲優先，但也考慮外文系和政治系的學生。

吳府是書香門第，昆仲二人，俱在美國受過高深教育。幼林先生現任中央信託局副局長（編者按，現已辭職）並兼中央再保險公司董事長，幼良先生一向在紐約經營工程公司。

吳鐵城先生生前很重視教育，他在做上海市長時，曾經辦過大規模的識字教育運動，派我做識字教育委員會總幹事，兩年中教育了約一百萬文盲，他們因而能識八百個常用字。

不僅做過上海市長，吳先生允文允武，參加辛亥革命，協建民國。北伐前曾任廣州公安局長，警衛師師長，在上海市長任內兼任淞滬警備總司令，（我做他的軍法處長）。這些是他的武職。但他不是軍人。他所擔任的文職，計有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部長，廣東省政府主席，中央黨部秘書長和海外部長。對國事和革命貢獻很大。

吳先生生前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我在被邀擔任軍法處長前，與他見面不過二三次，並無深交。後來我赴美求學，也很得他的經濟補助，我記得數目也是三千元國幣，可是那時的幣值却遠大於今日。接續吳先生重視教育的遺風，吳府昆仲乃捐設這個獎學金。

今日三千元臺幣的數目並不算多，但對清寒學生還是很有幫助，請讓我講一故事以代說明：

記得幾年前我去參觀新竹少年監獄，周震歐典獄長陪我參觀了少年們的寢室，時當冬天我發現被褥似乎不夠禦寒。典獄長說，他們現在急需的，不是身體的溫暖，而是精神的溫暖。前者常蒙慈善團體捐助被服，可以勉強過多。所可憐的，他們一進監獄就被社會看不起，他們也從而產生自卑感。這就大大的損傷他們幼小的心情，也損害了他們的前程。

我問他有何補救辦法，他說他想募集一些獎學金，表示社會沒有忘掉他們，沒有看不起他們，仍要鼓勵他們上進。

我問他詳細辦法。他說尚未訂定，大約是每名每學期一百元臺幣。我說這不是太少麼！他說不然。他將以此贈與優秀少年，每月二十五元，作為菜金的貼補，一百元可用四個月，其餘二個月是假期，他們可做些生產工作，略謀收入。但獎學金最大的作用，是在鼓勵。

我那時認捐六百元，每班每學期一名，作為倡導。社會人士有遠在海外的頗有響應，可惜為數不多。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指出，三千元還是一個大數目，因為那是三十個一百元，現在社會還有寒冷

的角落，正待大家去「送炭」，希望諸位學成之後也能負起給與溫暖的責任。

六十二年十月寫於日內瓦

## 吳鐵老與南堤小憩

黃範一

民國五年夏護法之役，國會議員北洋艦隊南下，國父設大元帥於廣州士敏土廠。同時鐵城亦南返，位於西濠酒店。我始與鐵城認識，而至來臺，垂三十餘年。在三十餘年中，彼此相知最深，成爲摯友。惟鐵城對人之誠，處事之周，殊令人感佩。茲承鐵城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函索事蹟以彰潛德追維往蹟實不可以無言，顧惟不文且鐵城對國父對總統爲黨爲國凝猷盛烈早昭史冊，無待詞費。

茲所欲言者民國十一年滇桂兩省聯軍兼程分兩路由西江東下剿滅陳炯明的叛逆部隊，同時國父又回粵開府士敏土廠，爲大元帥府的大本營。是時滇桂軍自持功勞而分據廣東各縣富庶之區，各地設籌餉局，開放煙賭截留稅收，絕不解繳。是時廖仲凱爲廣東省長，楊西岩爲財政廳長，伍學舫爲監運使，林警魂爲沙田管理處長，孫哲生爲廣州市長，鐵城爲公安局長，但此四機構，財政收入有限，應如何籌措解決大元帥府的財政困難，協助國父革命進程，鐵城提說現在有許多關於財政與政治各種問題，急需解決，最好每日午餐敘會商討，即假南園酒家午餐，數日間，鐵城又覺得隨從人多酒家人雜，若談機要，又虞洩密，旋又改到伍學舫的監運使署午餐會談一次，不數日，鐵城又認爲亦非長久之計，而且監運使署，亦難以爲繼，有日鐵城、哲生、仲凱與我談及，最好覓一個如俱樂部的組織，固定場所，較爲方便，伍朝樞、傅秉常、楊西岩、伍學舫、林警魂，均表贊成，適時有胡公武君中山人，係上海大東酒店管事，彼此都是認識，即着他找尋地點，數日間，就在太平沙口覓得兩座相通的



洋樓，爲最合的地點，鐵城即提出以十人爲基本會員，每人以三百元爲基本金，即口哲生、鐵城、仲凱、伍朝樞、伍學舫、楊西岩、範一、傅秉常、林警魂，並邀廣州商會會長鄒殿邦參加，以足十人爲基本會員，着胡公武從速設計裝修，佈置完成之日，鐵城命名爲「南堤小憩」。以後加入者爲普通會員，每日午晚兩餐，均敘商於此，而南堤小憩，竟成爲軍政黨學工商集敘之所，鐵城時說日常見面，精誠團結，感情融和，事無大小，甚至最困難之事，彼此商談，都是即日解決，絕無推拖之嫌，因此共產黨人挑撥離間，說南堤小憩係太子派，以鐵城爲首領。其實，當時大家都以解決種種困難問題，協助國父革命之進展，絕無派系可言。

又如各省之同志如謝持、田桐、周道庚、劉成禹、張繼、覃振等，到廣州，亦有住於南堤小憩者。更有陳友仁、宋子文，亦爲小憩的長年食客，由此可知更無黨派之分，十二年共產黨在廣州甚爲活動，俄共之鮑羅庭亦已到廣州，國父有容共之意，其時南堤小憩各人咸表憂慮，但又未敢面謁國父，旋請馮自由謝英伯兩謁國父，力言反對容共，國父以時勢所需，未予接納，不久國民黨宣佈容共政策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此後鐵城哲生梯雲各人商議，今後應如何對付共產黨，南堤小憩變爲一個反共集團，鐵城之被扣虎門，亦由此也。

民十四年，我自臺灣抵達上海，住於大東酒店，始知許崇智、孫哲生，亦已到上海，這時居正、謝持、張繼、覃振、鄒魯、居正等西山會議後，正擬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此係本黨常設之機構）召集上海各省同志，繼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而反對共產黨在本黨內之盤據，哲生亦已贊成

，在籌備開會當中，鐵城恢復自由，突然抵達上海，亦住於大東酒店，有一晚，我問鐵城，此次突然來滬之目的及意思如何？他說此來擬請哲生等回廣州，我說哲生等回廣州，又爲共產黨磨折又如何？鐵城很沉痛說：如果哲生等不回廣州，而使共產黨強據黨內，國民黨亡無日矣！十五年北伐成功，抵達南京後，寧漢分裂，此時形勢至爲惡劣，但鐵城在南京上海漢間，奔走不遺餘力，努力斡旋，而使寧漢合作。

十六年胡漢民、譚延闓、居正、鐵城等議非清黨不可。鐵城種種安排，籌謀清黨各種進行。但鐵城說：此次必有很大之變動，結果廣州變動至大。民十七年，鐵城又奉命往瀋陽勸策張學良易幟歸順中央，以統一全國，而又成功。鐵城對黨國，數十年來身任艱巨，處事應變之慎密，縱橫捭闔之長才，對黨國豐功偉績，使人欽佩已極。去年哲生問我南堤小憩現存有幾人？我說在臺只他與我兩人。在港有鄒殿邦一人。現哲公辭世，在臺只有我一人。回憶前塵，真不勝感嘆！玆尤有回憶者，鐵城獲任民選香山縣長時，兼任護沙統領。這時周之貞亦爲順德縣長，因沙田收費之爭，香順兩縣獲沙隊竟兵戎相戰於容桂之間，香山護沙得勝回師，但鐵城認爲彼此同志致力革命，應爲遠者大者，而竟因事至於私鬭，深爲不值，即向香山人民辭去縣長，忍辱退讓，他將護沙部隊擴充爲警備師，自兼師長，以歐陽駒爲參謀長。其中下級幹部多是陸軍學生中年才俊，該師之軍風紀嚴肅，服裝軍械配備齊整，甚得民衆的愛戴。鐵城以一文人而又能兼軍旅，對政治軍事，都是用人唯才，提拔青年，此亦鐵城一生之遠者大者，特補錄之。

## 追念吳鐵老二三事

杭立武

鐵老之名適如其人，錚錚有聲，志氣恢宏，精神偉大；革命本乎主義，從政不計利鈍。自中央以迄邊陲，由海內以至海外，遺範長存，貢獻深遠。而其熱忱毅力，更爲世所樂道，此鐵老之所以有聲於當時，而其英名不朽於身後。

愚初識吳鐵城先生乃其任上海市長時，但僅謀面而已。嗣先生任中央秘書長，以愚負責若干國民外交團體，如中英文化協會、中緬文化協會，並參加國聯同志會、中印學會、中美文化協會等工作，而先生對國民外交悉力推動，故愚常爲其座上客。先生倡組國民外交協會，遂亦備位於其常務理事會，因是益得親炙先生之教。

論及國民外交，就愚記憶所及，此一名詞似在陪都時始被沿用，而使愚印象最深者，爲民卅年愚協助組團訪緬，在重慶機場登機時送行者甚衆，其中赫然有于右任先生，手執一旗上書「國民外交親善大使」八字，愚至感興奮。此後國民外交四字乃漸流行。

先生德業兼備，記述自有專著，愚之所能補充與佐證者，一曰知人善任，例如其在上海市長任內，其秘書長及各局局長均係一時之選，此衆所週知也。其後主持國民外交協會，因中央秘書長本職之地位，乃常能兼爲一般對外事務計劃推動，每於討論或決定人事時，在在表現其知人與善任。及其任副揆兼外長，遴葉公超先生爲外次而信任甚專，葉先生嗣後在外交上之貢獻，亦可謂先生知人善任之

## 最佳例證。

先生之幽光潛德尙有提携後進一事，值得後人景仰亦爲愚親身所經歷者。試舉一例，二次大戰結束後，南韓建國，李承晚博士由美返國途經南京，首都復員之初一切從簡，中央臨時邀宴於國際聯歡社，先生與張岳軍、朱驥先諸先生數十人均在座，愚亦敬陪末座。餐畢應屆致辭歡迎，元老互相推讓，先生乃高聲指愚名囑代表主方即以英文致詞，愚不得已立即應命，旋李承晚亦以英文致辭答謝，事後回想愚實不免僭越，而先生之提携後進固其一貫作風也。

先生待人爽朗，愚每有事請見，先生恆以高聲稱某某博士。先生亦喜於談話中夾雜英語，有問必答，從不模稜。先生享名好客，愚亦間常爲其座上客。不特酒菜特佳，且有時僅三數人，使賓至如歸，倍加親切。

先生道貌岸偉，氣度雍容，着長袍馬褂時尤顯華貴。先生畢生爲國，其豐功偉績固將垂諸久遠，愚之所記僅其鱗爪耳。

先生哲嗣幼林先生容顏舉止頗肖先生，愚樂與之遊。而其爽朗好客着意國民外交，則亦先生之遺風也。

鐵老初受老之尊稱，似在其任上海市長時其時，未及半百而人咸樂稱其老，蓋兼有尊敬與親切之意，且兩字相聯，音調響朗，適如鐵老之爲人焉。

## 吳鐵老的一插話

沈淪新

民卅八年八月初赤禍正將蔓延大陸時，美國務院竟發表批評中國的白皮書，使國人憤慨。此時我駐日代表團亦抱同感，但朱團長（註一）及其親信幹部如吳×藻夫婦、吳×農等，除斥美對華政策外，且批評黨國；傳朱氏曾召其親信組長等集會秘密討論時事，有所密籌，致有代表團不穩的風聲。

時筆者任副團長，僅襄理對外政務，並擔任對日公務，不涉及團內事務，更不問全團私人言行，故未明風聲的內容。當時團員與外間的通訊及出入境均受嚴密的管制，所以這個「不穩」的消息雖似被國內情報機構聞悉，真相莫明；於是中央特派吳鐵老於八月下旬到東京查明，並考察日本政情。

鐵老偕汪公紀先生乘軍機蒞日，對迎接的筆者，諒因世誼（註二），格外和藹可親。次夕朱團長設宴歡迎後舉行座談會，由團幹部參加，公紀兄列席。

首由朱團長致詞，略謂：近日部分同人除對白皮書深表憤慨外，對黨團頗有微辭，彼亦認為黨國政策似有應加以反省之處，究竟如何，宜共同討論，並請教於鐵老。旋即由兩吳相繼發言，語多詆黨親共，吳×農尤主張國民黨應即交出政權，謝×光隨聲附和。筆者乃提異議，強調反共抗俄的國策實屬必要而正當，憶鄧顧問友德兄似曾表同感。

末由鐵老訓話，曉以大義，勉勵全團同人奉渢在外，其言行代表國家，應共體時艱，對國家重大問題，宜遵守國策，勿妄作主張，貽笑外人。當時鐵老對懷異志者未加譴責，却諄諄訓導，一團和氣。

，但義形於色，足使作妄想者懸崖勒馬。

是年雙十節前夕朱團長奉令回國述職，似因最高當局據吳鐵老復命而擬加以面訓，由筆者暫代團長，據報，兩吳等密籌「陣前起義」，甚至謠傳有於國慶日扯下國旗的陰謀，經筆者於舉行國慶典禮時致詞，將鐵老月前對代表團幹部的訓話傳達給全團，結果大多數團員似均動容，使少數親共分子孤立，他們的陰謀幸未得逞。

後來兩吳兩謝（註三）均先後靠攏，但朱團長雖被免職，繼續居留日本，却未聞有何越軌情事，諒因感最高當局的恩誼並受鐵老的感化。朱氏被免職前，曾誤信兩吳纔言，對筆者施無理壓迫，備加苛待，使外交部於卅九年春將筆者他調。迨四五年春筆者返駐東京，朱氏尚居日本而在逆境中；筆者對他却以德報怨，固係秉承 總統的寬大政策，亦係私淑吳鐵老於卅八年晚夏對代表團親共分子的態度，足徵鐵老感人之深。

尤其是那一年雙十節前後，如未賴鐵老的德望化險為夷，東京的局面當不堪設想！那一段的插話，在鐵老罄竹難書的豐功偉績中，不啻滄海一粟，但其影響所及，似值得留錄。茲遵紀念會諸公之囑，草此拙稿，聊資追念，而共尊前賢。

（註一）文武雙才，借為人衝動。多疑。

（註二）先父演公久居廣州，與國民黨要人交游頗廣，鐵城先生任廣州警備師長及省府主席時期，時為舍間上賓之一。又民廿一年一二八事變前夕，筆者任外部亞洲司司長，為面洽應付暴日事宜，曾赴滬訪吳市長聆教一兩次，後年亦屢獲教益。

（註三）吳×漢妻姓謝。

## 鐵老啊！鐵老！

吳煥章

時光如馳，不得恭聆鐵老警教二十年矣！上月（九）中旬奉到吳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籌備會十六位發起的朋友來函，閱後深感慚愧。因我遠居臺中，不得與這些朋友常相聚首，竟把這件大事都忽略了！猶憶民國三十九年春在鐵老府上午餐。他忽然問起我：「煥章你今年幾多歲？」我答還小，剛好五十歲。他老很驚異的說：「怎麼你都年半百了！」我笑稱：「鐵老，誰規定的只許年高的先生們增壽，不許青年們長歲數呢？」當時座客爲之闕堂，而鐵老亦大笑不止。這雖是一個笑話，現在回憶起來，有如鐵老仍然坐在面前栩栩如生，但他已作古二十年了！能不令人撫今思昔有張岳公所云：「我思古人，俾無尤矣。」之感嗎！

鐵老高瞻遠矚，對定國安邦須注意籌邊，早已熟慮，故對來自邊疆的才俊青年，隨時拔擢，尤其對東北青年特別愛護。記得民國十六年多一般東北同志在上海創辦新東北報，推筆者任總編輯，曾將出版報章，每天均寄送各先進同志，請爲指教，因而獲得中央津貼經費，方能維持。後又兼辦東北通訊社，亦經推由筆者任社長。除每日發稿送往各大報刊佈外，並於每季發行東北消息彙編，亦均分別寄送。鐵老因素注意東北問題，故對該報及通訊社負責同志甚爲注意。民國十八年五月筆者奉中央派任中央訓練部民衆訓練處仲裁股總幹事，因感於家鄉在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情形下，滿懷壯志，無由展佈，乃往謁鐵老，面陳有關東北問題，頗蒙鐵老嘉許，並切囑以後要時常聯繫，以便繼續研究有關

問題。民國十九年因鐵老策動東北軍進關，驅散擴大會議叛份子後，中央召東北當局到京共策國事。當時一般在京東北同志，因黨性堅強，不欲有何表示。鐵老因東北擁護中央，化險爲夷，係彼與張岳軍先生所促成，今值張氏應召來京，東北旅京同鄉應有所表示，使之得到鄉誼的溫暖，而消除東北同志與地方當局永久格格不入之殭局，對國家統一的維持，是有重大的意義，乃囑我發動東北同鄉開會表示歡迎。當時張氏在京下榻於鐵湯池宋子文先生公館，爲安全計，即決定在該處開會。屆時筆者經同鄉公推爲主席，並即席致歡迎詞，頗承張氏重視。故於其北返離京前曾約筆者談話，稱：「我此番來京承旅京同鄉熱烈歡迎，甚感欣慰。中央決定起用東北多人，可說內政、外交、軍事我們都有人參與，可見中央是推誠相與，惟因家鄉人初到中央服務，對政情不熟，你要和他們時常取聯繫，俾能遇事有所準繩。」並囑筆者以後時常與他通信，將中央黨政大計推展情況向其報告，以免家鄉進步遲緩，致落其他各省之後。凡有重要函件，可交外交部新任次長王家禎用火漆封好轉給他等語。事後筆者當將張氏所囑一切，報告鐵老，他當即表示非常欣慰的說：「這是你爲黨作重要工作，爲家鄉服務的好機會，要好好的把握和運用。」當時東北當局與中央的關係，雖經鐵老與岳公拉攏的較爲密切，但對本黨公開活動，仍持遲疑不決的態度。爲促進東北黨務早日公開推行，筆者商承鐵老給張氏寫一詳細報告，力陳黨務公開活動之重要，不僅能協助地方組訓民衆，而地方遇有困難亦可透過黨方上達中央迅謀解決辦法，何況東北深受赤白帝國主義的威脅，更應從速組訓民衆，以作抗敵禦侮的準備，故公開推行黨務，對家鄉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在此報告脫稿後，筆者即持呈鐵老指教。鐵老曾細看



多時並即改了幾個不相宜的字，說：「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東西，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敲門磚。你要趕快加封送給王次長妥爲轉寄給張漢卿。」這是鐵老在促成東北易幟，統一中國後對黨務公開又一遠謀，以後在鐵老又奉派去東北視察，與張氏見面後，果然一拍即合，而東北各省黨委即於二十年春在瀋陽就職。筆者係奉中央派任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兼書記長，在離瀋前，張氏曾公開說，吳同志是否可以留在瀋陽協助推行遼寧黨務，筆者當答稱，因奉派兼黑龍江省指導委員會書記長，必須先去齊齊哈爾將黨部工作安排就緒，方能來瀋工作。此一段往事過去在寫紀念鐵老文字時，曾略爲提及，今於鐵老逝世二十年後合盤托出，用表鐵老當年對東北黨政軍策動之一斑，亦可見鐵老深謀遠慮，運籌帷幄之雄才大略也。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敬撰於臺中

## 鐵老與上海保安總團

吉章簡

### 一、前言

上海爲世界重要商埠之一，亦爲我國商業經濟的中心，其地位之重要不亞於政治中心之南京。日本帝國主義者，素懷侵吞我國之陰謀，又見我國革命政府統一全國，且舉國上下在英明領袖領導下，一心一德致力於富強康樂新中國之建設，如不及時發動侵略往後將無機可乘矣，故於九一八之後隨即出兵攻我上海，乘我建設尙未完成之際妄圖達成侵佔迷夢，我以抗戰時機尙未成熟，乃忍辱負重，僅對侵略者稍加抵抗即行簽訂停戰協定，該協定規定上海不准進駐國軍，只能以少數保安部隊維持治安，但如領導得人，訓練成精良部隊，亦可替代國軍擔負國防任務，惟不幸上海保安部隊領導權落入上海幫會首領楊虎之手，其既昧於所負國防重任，復假借權勢擴充私人勢力，官兵也因領導非人，上行下效日漸腐化，泰半官兵均携家帶眷，妨碍職務甚巨，無眷者在紙醉金迷之上海亦多染患惡習遊冶享樂，因之病弱充數，精神萎靡，無鬪志可言，國防重責固難期望，地方治安亦難維持。

### 二、上海保安部隊改組情形

上海市長吳公鐵城，鑒於上海地位之重要，但國防上因一二八停戰協定不能駐軍，而數量有限的保安部隊領導非人殊難達成政府所付重責，是時余長憲兵第四團進駐福建，福建素爲民軍土匪巢穴，共匪遍地潛伏，甚至滲透至政府機構，日本浪人、臺灣義民憑藉條約掩護，無惡不作民不聊生，余以

大刀濶斧之霹靂手段予以肅清，深得鐵老之賞識，遂請調來滬，出長上海保安總團，到職時晉謁鐵老，請示整編及防務機宜，鐵老以興奮言詞表示歡迎，繼以沉重語氣指出：「上海受停戰協定之限制不能駐軍，對國防上形成一大漏洞，首都屏障盡失，敵人可任意入侵，目前之保安部隊治安尚難維持，在國防上欲有所作為非澈底整訓不可，再者，原保安部隊之領導機構為保安處，今縮小為保安總團，其目的為減低敵方注意力，嗣後必須遵照 總理對革命軍人訓示：「做到以一當十、以十當千的革命軍人。」來充實上海國防力量，並審時度勢佈置防務，萬一敵人來攻時，必須固守上海附近之吳淞、江灣、大場、北站、真茹等地，掩護國軍進入上海與敵人決戰，對官兵待遇問題，因上海華洋雜處，物價較昂，戰時要求士卒效命，平時則應對其生活多行照顧，使其精神上、物質上較為滿足，因此整編後官兵待遇可稍提高，以較國軍高三分之一為限，經費方面，勿需顧慮，只要合情合理，同時要知強兵在將的道理切實努力，我一定予以支持。」言詞懇切，余深為感動，力遵實行。

### 三、上海保安總團之整訓

上海保安部隊因領導非人，積染惡習甚深，非澈底改革不足言功，整頓之道，首為汰弱留強，遵鐵老意旨派員至湘、贛、浙、豫、粵五省徵募有志報國之智識青年補充員額，成立軍官訓練機構，灌輸革命精神及戰鬥軍事技能，整編完成之部隊移駐郊外加強訓練，於重要據點構築半永久工事，派隊進駐，對日本派出之間諜實行追蹤，監視與扼止，同時派出諜報官兵收集情報，紀律方面嚴格執行典範令所規定，有眷官佐規定外宿時間，無眷官兵為使其精神生活有所調節，由醫務人員講授衛生常識

，發給衛生工具，此舉使患病者銳減士氣爲之大振，此項細節均爲鐵老所面授，鐵老在上海公務繁重，但仍能時刻注意保安部隊之細節，其顧慮與指示之週到，有如父母之對子女者，故能於短期之整訓，成爲精壯隊伍，鐵老調升離滬前曾檢閱一次，最高當局派員兩次校閱均認爲整訓成功，大爲獎賞，且原有陳舊之武器一律換發與國軍相同之裝備，輕重機槍迫擊砲等之配備尤較國軍充實，八一三抗戰我能以二個團及一個特種大隊，完成掩護國軍進入上海並協同國軍在滬作戰三個月之久，此種成就均爲鐵老辛苦指導與愛護之功也！

#### 四、保安總團八一三抗戰前後之部署及參加戰鬪

日本軍閥爲貫徹其軍國主義侵華迷夢，於華北造成緊張局勢，我上海保安總團預料日本於華北發動侵略戰爭之同時，必向上海蠢動，此時日本駐滬敵軍集結於北四川路敵司令部及豐田紗廠爲數頗衆，其增援部隊，推斷將由吳淞及江灣等地登陸之可能較多，因此我沿北站經中山路、八字橋、愛國女校迄江灣、吳淞之線秘密貯備沙包、活動鐵絲網等防禦器材，並於吳淞、江灣、大場、閘北、眞茹等地擇要構築水泥鋼筋堡壘、八一三前夕亦即八月十一日午夜、進入預定陣地構築工事，並守備北站至江灣、吳淞之線掩護我強大國軍進入上海、八月十二日下午我第二團將佔據北站至江灣、吳淞之線移交國軍八七、八八、三六等師接防，我則移駐大場至閘北之線構築第二線防禦陣地，繼又受令進入上海市區，擔任攻擊部隊預備隊，我第一團則佔領江灣、吳淞陣地，阻止敵人登陸，鏖戰終日，敵以艦砲轟擊，我陣地全設，官兵傷亡慘重，我二團則暫歸八八師指揮，擔任北站至北四川路之線守備，與

敵作巷戰達三月之久，嗣後大場友軍陣地被突破，我三六師馳援大場，我又奉派以第二團第一大隊至江灣接替三六師陣地守備，大場棄守，該大隊擔任掩護國軍轉進南市，任務完成後正集結於四行倉庫附近，我上海地區作戰總部命令派隊作孤軍固守四行倉庫，我當時力爭由我上海保安部隊擔任，但八十八師則以不願被人譏為犧牲別人之指揮道德，爭得守備四行倉庫之使命，該大隊復受命至蘇州河南岸掩護未能及時撤退之國軍進入南市，敵軍於金山街登陸成功後，我上海總團後行擔任掩護國軍撤離上海之任務後，集結崑山，胡宗南將軍以我部隊英勇善戰要求編撥該軍，余於完成交接後率編餘官兵至江西組訓第六預備師，後該師在武漢外圍保衛戰中仍能發揚上海英勇作戰的精神，傷亡幾達十之八九，該師在吉安組訓時，鐵老在廣東省主席任內，不時以函電慰勉及指示，並饋贈英造大卡車等各種車輛及大批衛生器材充實軍用，鐵老又以海南島地位重要，發表余爲海南行政督察專員，後以其他任務未能繼續追隨，至今仍感遺憾。

## 五、結論

上海保安總團能在短暫時間內化弱爲強，整訓爲戰力雄厚的堅強部隊，與國軍併肩作戰，戰果輝煌，此等成就均爲鐵老精神所感召，謹就記憶所及，草錄鐵老與上海保安總團一麟半爪，以資悼念。

## 敬悼 吳鐵老

柯俊智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是鐵老逝世廿週年的日子；每年此日，我都是懷着一份悲愴的心情，來悼念這位對黨國「勛業昭垂」的革命元勳。

我認識鐵老是在民國廿九年，以後的十多年間，不論是在重慶、南京、臺灣，都會有過多次見面的機會，在每次的晤談中，鐵老總是以親切、真誠、懇摯的語氣垂詢我在菲律賓的工作情形，他不僅關注黨務，更且關心僑瘼；而每當我率直地剖析問題時，他的真知灼見，真是使人衷心敬服。有時，因談得過久而超過用膳的時間，他也常和霽可親的留我一同進餐，簡單的菜餚，却給予我永恆的追憶；翹望雲天，撫今思昔，能不令人泫然心慟？！

鐵老一生，致力最多的莫過於對海外僑胞的愛護，以致在僑胞的心目中，他那謙沖淡泊的風範，大義凜然的作爲，實事求是的精神，堅貞剛毅的鬪志，不但已深嵌在僑胞的腦海，也鼓舞了僑胞同仇敵愾，共抒國難的情操。時至今日，僑界人士絕大部份都能堅定反共立場，砥礪革命志節，何嘗不是當年鐵老所播下的革命種籽！

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人數，佔全球華僑總人數的比例甚大，雖然極少部份由於共匪欺騙和宣傳的蠱惑，難免沒有媚共懼共的心理，然而，不爲勢刼，不爲利誘之士，仍是佔絕對多數；當此國際形勢混亂，共匪內訌日亟之際，正是我們積極團結海外反共力量之時；鐵老典範不遠，如何審時度勢，妥加

運用，本諸鐵老愛僑護僑的精神，厚植海外反共復國的潛力，誠爲負責海外工作當局所應深思熟慮的。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革命的途程雖多曲折艱險，但是，祇要我們都能恢宏志士氣慨，負起自己對國家應負的責任，堅定爭取最後勝利的信心，我們就一定可以在 總統英明的領導下，於蔣院長日求新的大作爲中，開創國家民族否極泰來的機運，也唯有如此，才足以告慰鐵老在天之靈。

## 抗戰勝利前夕

孟廣厚

### 鐵老召集東北同志的一次座談會

#### 一 鐵老指示東北同志要負起三項任務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七月上旬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九點鐘，有二三十位在渝的東北同志，應鐵老之召集，到上清寺中央黨部禮堂，開一次座談會，討論接收東北應注意的問題。鐵老對大家說明座談會宗旨後，請大家發言，貢獻對於接收東北的意見。那天發言的人很多；筆者那時因患慢性消化不良症，健康不佳，所以只靜聽大家的高見，未曾發言。

那天早晨是個晴朗的天氣，我起得很早，穿件香港衫，八時便由響水橋青年里住所，沿南紀門馬路，徒步走到上清寺中央黨部，時間是八點四十五分。當我走進禮堂會場時，鐵老已在那裏與先到的同志寒暄談話，我給鐵老敬禮後，便找個後排的座位坐下，因我不想說話。

鐵老聽過大家發言後，綜合大家意見，特別提出三點指示，現在想起來，鐵老對東北這片國土的熱切關懷，與深遠的卓見，使我們永久不能忘懷。那天發言者，有數人一再說到：「不要使東北封建勢力復活，這句話，使鐵老感到特別激動，不甚愉快，（註）他老人家，因而再三叮囑東北同志，要不分新舊老少，精誠團結，不可有內部派系紛爭，以免妨礙東北的接收工作。鐵老鄭重提出下列三點



指示，希望東北同志能遵循確守，達成接收的任務：(1)要接收人民，特別要接收人心，不可使人民失望。(2)要接收人才，不可有新舊界域之見；更不可歧視曾在偽滿治下作過公務員的人們，他們都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我們都有喪失國土之責；不可指斥他們是漢奸，使他們有被歧視，被排擠的感覺，憤而投入共匪的陣營；那將是爲淵驅魚，造成人才上的大損失。(3)要在操守與工作效率方面，特別注意，努力作軍隊與民衆間的橋樑，溝通軍民感情，作到軍民一家，方可順利完成接收工作。

可惜，勝利後，東北接收工作的實況，並未能作到鐵老這三點指示。有些人的行動，洽與這三點指示背道而馳，使東北接收工作，陷入一團糟的亂局。大家都忙於接收有形的物資財產，爭取房地產汽車洋樓，高官厚祿；很少有人注意到人才、人心、操守及行政效率等問題。無怪人心盡失，一敗塗地，將東北大好山河，拱手送給林匪彪的四野，讓匪徒們輕易的規奪了八年抗戰的勝利成果。

## 二 鐵老對接收東北之難局，似有預見。

鐵老那天說話的口氣與神態，非常凝重嚴肅，與平常滿面春風，一團和氣的風度，大不相同，顯出心情的沉重。他並不像一般人那樣，以爲勝利即將來臨，因而輕心的放懷樂觀。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不愧爲愛國愛民，以主義信仰來領導革命同志的黨國先進楷模。

東北接收的實況，盡人皆知不必詳述。第一個最大阻力，便是蘇俄紅軍，捷足入侵東北，佔領各重要城鎮據點，阻撓我行政人員之接收。並以所獲日本關東軍之大量軍火武器，移交林彪匪軍，助其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吳鐵老與抗戰期中的南洋

莊心在

中山吳鐵城先生，時人皆尊之爲鐵老，開國元勳，功業彪炳。綜其平生，四項德政，特著輝煌：（一）東北易幟；（二）疎解內部加強團結；（三）折衝樽俎協和萬邦；（四）領導僑胞促成勝利。凡此均足垂蔭後世，遺愛廣被，令人思念無涯。

可惜鐵老自述回憶錄，甫及開篇，未克終帙，而其他記載，亦復簡佚，因此我們對於這些迴邁羣倫的皇皇偉跡，難以悉明梗概。就祇以領導僑胞促成勝利一項而言，拿星州南洋商報一九五一年所出版的「南洋年鑑」來說，蒐羅鉅帙，因主編者觀念左傾，有意將國民黨有關的部份大加刪略，而於鐵老宣慰南洋一段，竟付之闕如。即我中央委員會所編印的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下兩大冊，也止於在第八章十一節內略誌三四行。南洋爲我僑胞薈萃之中心，尙且資料難覓，其他各區自更散失，言念及此，能無悵憾。

筆者於鐵老抗戰期中宣慰南洋，曾參末議，於馬來亞一段，尤身預其事，雖資料搜集不易，尙幸記憶猶新，爲敢不揣譾陋，謹就鐵老與抗戰中的南洋一片段，抒述成篇，期爲整理此方面史料之嚆矢。尙祈海內外賢哲，多賜補正。

### 一、壯行前的形勢

鐵老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回渝就任中央海外部長，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七中全會閉幕以後，即

以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代表的身份，銜命到南洋去宣慰僑胞。在此以前有兩件事情，不能不加敘述。

第一，是鐵老在就任中央海外部部長以前，原任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港澳當時的地位，居海外各地與中國沿海各重要港口，對中國內地戰時陪都重慶間的樞紐，非常重要。爲適應時勢，港澳總支部不便露面，而另設崇記行於皇后道，頗具規模，內設有海外通訊社（由朱家讓主持），函授學校等以與海外各地聯繫。當時我方在香港的報紙有國民日報，由陳訓愈主持，這兩個機構，在抗戰時期海外工作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當然，那時候共匪早在積極策動「南進」，所以香港正是各方面明爭暗鬥的要衝，各種機關林立，本文不及詳誌。

另一樁事，是陳嘉庚以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主席的身份率團回國勞軍（副團長爲印尼忠貞僑領莊西言）。當時南洋各地僑團，爲響應支援祖國抗戰，聯合組織了南洋華僑籌賑總會，總會設於星加坡，推陳嘉庚爲主席。而共匪在積極策動南進陰謀之下，盡力爭取陳嘉庚，陳是一位個性剛愎執拗，自以爲是不容違忤，易爲煽惑的人，共匪運用了打進核心四面包圍的手段，使李鐵民成爲陳左右的秘書，而且在陳比較接近的同鄉友好上大做功夫，用盡了種種煽騙的技倆，陳嘉庚已經有些先入爲主地迷惑了。加上他回到故鄉福建，聽了許多同鄉逞私攻訐的閒話，對當時閩省主席陳儀，建設廳長徐學禹所做若干措施大事不滿，因此他到了重慶，言語之間，都已先懷成見。及至到了延安，共匪已有充分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同上

怡保

霹靂日報

梁華炎

留英博士

印尼

吧城

天聲日報

祝秀俠

廣州市教育局

緬甸

仰光

仰光日報

廖崇聖

以上人員均先出發，約於鐵老宣慰團到埠時分別會合。

鐵老宣慰團隨行人員則爲：

章淵若 名教授名學者

馬 伸（德人）曾任國父中山先生隨從武官

黃天爵 中央海外部處長

李炳瑞 英文秘書，曾任王寵惠先生秘書，英文著述頗負時譽

電務人員等

另外戴副部長愧生、中央海外部處長李璞生等，也分別奉派赴各地區視察，約期會合。越南則另派孫甄陶駐彼工作。

### 三、遠遼三寶太監下南洋

這樣一個堂堂陣營，益以今 總統蔣公（當時是蔣委員長）的崇高德威感召，及鐵老歷任上海特別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的積望，揚國聲、振國譽，此行在南洋華僑的心目中，其隆盛遠逾於明代三



寶太監下南洋，不但是空前，抑亦爲幾千年史所未有。

鐵老宣慰團由渝經港，第一站是菲律賓的岷尼拉，奎松總統與鐵老爲故交，親款於馬拉干鄺官，邦交私誼，融洽無間。全菲各地僑胞歡迎熱誠，直到今日，旅菲僑胞與祖國關係最爲密切，還是那時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十月中旬由菲轉印尼孟加錫、泗水以達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當時印尼尚在荷蘭人支配之下，向不歡迎中國政府有關人員，一方面由於鐵老的聲望，以及上海市長任內與荷國人士之交誼，剛巧又適值日荷談判破裂，因此得以順利地展開了在印尼的全盤活動，也更激起印尼僑胞的向心崇本意識。

鐵老一行由印尼轉向星加坡，已爲二十九年的十二月。那時星馬還未分家，星加坡爲馬來亞首埠，可是我華僑份子，却最爲複雜，地域幫派紛歧，黨有幾位老同志如李振殿、鄭古悅等，已都漸歸衰頹，因此黨在當地僑社中，起不了如何領導作用；同德書報社和晚晴園，只成了一塊老招牌。但是吳鐵老到了星洲，駐在地總督盛會款接，以中國銀行爲辦公處，各幫派第一流僑領（以經濟實力來衡量）都踴躍參予歡迎，駐當地各國外交使節，紛相款接，竟導致了史无前例的華僑大團結愛國熱潮，籌賑成績躍達驚人數額，把我駐星洲領事館（總領事爲高凌百）的地位，無形中提高了很多。

#### 四、鐵老與陳嘉庚一席談

這裏要特別寫一下鐵老宣慰團在檳榔嶼的一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起了團結抗戰的熱潮，抵制日貨愛用國貨及籌賑輸捐工作的熱烈展開，遠及於鄉僻，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及領袖玉照，更觸目即是。

不但星馬如此，影響所及，聲華所被，使泰、越、緬、印尼、印度鄰近各地的工作，亦隨以益見奮昂。

吳鐵老此行爲什麼能夠如此空前成功？以筆者的觀感，主要的因素在於鐵老待人的坦誠真摯，言辭的爽朗明切，莊嚴中時露和藹，豪爽中不忘週至，有器度，有魄力，有擔當。素重鄉誼，難泯幫派觀念的僑胞，幾乎沒有一個人存着鐵老是廣東人之想，而一致視爲僑界的長者；尤其是福建籍華僑，可謂絕無一人對鐵老會有「他是廣東人」的感覺，這是最難能可貴感人深遠的事。

當然，行前部署的週密，臨事處理之審慎，局勢環境的把握，各方配合的妥善，更使鐵老此行，舉重若輕，馭繁似簡，完成了這回艱鉅的使命。

吳鐵老在星洲渡歲時，一方面將在南洋已有各項部署作一個總檢討，配合人、時、地，以加強聯繫，改進工作；一方面就親歷目擊所得，另行擬訂一個加強南洋工作的新方案，這可以說是一個既大又新且實的計劃，所需經費也很龐大，當交李漢生處長由星趕返陪都，陳請中央核示，約至仰光復命。這項大方案，中央鑑於南洋華僑工作的重要，不計財政艱困，特予核准。可惜鐵老由仰光回到重慶不久，日本先則進佔越南，旋又發動了太平洋事變，逞蠻南進，致使此一完善方案擱置不及實施。如在時機上能有充分的施展，那南洋的內在局情，將會有另外一副面目。現在說來，真是明日黃花了。

## 六、馬來亞文化戰

共匪的南進陰謀隨着它在國內破壞統一，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的相繼襲擊國軍，侵佔地區，相互呼應，而大事擴展。它以香港爲跳板，積極向南洋策進，而把星加坡作爲中心，以配合森林礦場的游擊滲透（游擊武力領導是以陳平爲首腦）；大捧陳嘉庚，口口聲聲「陳主席」，利用陳的關係搶奪南洋日報的地盤，於是在馬來亞的報壇，掀起了一場激烈的是非正邪文字戰爭。

馬來亞的報壇，南星（星加坡）北橫（檳榔嶼）是兩大埠，因爲檳城的報紙北銷吉達，越海達棉蘭，其影響力僅次於星洲。其他吉隆坡、怡保兩地雖亦在鐵道線上，總難與星橫相競。這是地理上的分佈。

至於人事上的分佈，已往不以政治立場，而僅分幫派關係。在星加坡的南洋商報因董事會人多係閩僑，且與陳嘉庚有淵源，故屬陳系；新國民日報原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但後來因主辦人傅无悶亦屬陳系，故後來由星遷馬，態度漸漸曖昧，中央原派之總主筆周寒梅，終於被迫脫離，改赴星洲另創大華報（週刊）。

另一系稱星系報，則屬胡文虎所辦，在星有星洲日報，在橫有星橫日報，均有晚刊。現在且把這一時期內星馬各報陣營，表列如次：





淪日，不再看到他的任何謬談妄論。

另一件是檳城現代日報，天天刊載定報讀者像片姓名，以示他的報紙「是大眾化的，獲得廣大羣衆的支持」。可是光華日報却在其間發現了同樣的像片，隔了一段時間，以不同的姓名間雜在現代日報上出現，因此寫了一篇短文，予以揭發，由以指責左派宣傳的虛偽欺騙。現代日報羞惱無地，聘請了一位在星馬頗負名望，華文名叫「虎眼」(Tiger)的律師，在殖民地法庭，控告光華日報的代表人經理和總主筆。心戰文戰擴為法戰，這場官司，在僑界也頗轟動。但一直打到日本軍南進登陸，終成為一場沒有結果的官司。

#### 七、不盡的迴響

鐵老此行，歷時幾達半載，經地七十餘埠，大小城一百五十餘處，演講凡三百次，所獲致的影響，真可以說是「德威深被，四海歸心」。這裏只舉馬來亞一地區為例以概其餘。除了出錢出力，簽字獻金數字的劇增，以及華僑機工青年回國效力就學的日衆以外，很多僑領回到了祖國陪都，投資興辦輪胎廠等企業，如何葆仁、王謨仁、王景仁、劉伯羣、王振相、李孝式等，於華僑回國投資，作了前驅示範的表率。

馬來亞淪陷期間，很多愛國僑胞，慷慨殉難，更有莊惠泉、林謀盛等組織了義勇特攻隊，二度潛水進入馬來亞發動游擊戰，林氏且以身殉，壯烈可歌可泣的事蹟，長為馬來亞僑胞，留下光榮的偉跡。



及至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宣佈投降，全南洋第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於八月十五日由筆者以中華公報社社長的身份，在檳城麗澤學校前，主持昇旗典禮，三年餘南洋地區隱蔽未彰的國旗，重又在南太平洋海岸飄揚招展。嗣後光華日報（檳城）、建國日報（怡保）、中國報（吉隆坡）、興中日報（星洲）相繼復刊創刊恢復，並展開「揚大漢之天聲」的工作。

及至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間，筆者約同王重吉、蘇承球等幾位僑胞，組團回國，向蔣主席祝壽致敬，於十月一日在南京晉謁吳秘書長鐵老，重行把晤，相對泫然，幾同隔世。筆者向鐵老陳述：「今天這一個祝壽致敬團，也還是當年鐵老宣慰南洋的迴響。」溯憶當時，徒增神往。

五十七年四月五日寫於臺北





## 鐵老風範使我終生不忘

黎晉偉

生平晉接當代賢士大夫，雖不甚多，亦不太少，惟能使我終生不忘的，吳鐵老是其中少數人之一。鐵老和我，在情感上說，是「感恩知己」，但以事實言之，却又拉不上「關係」。這便使我對他產生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即是一、恨相知之晚。二、他是我平生不可多得的知己，故雖未獲追隨左，亦可無憾矣。

鐵老事業的輝煌時代，第一階段是出國說服張學良易幟，使東北內附而完成全國的統一。第二階段是出任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市長，充分發揮了他應肆八方的長才。第三階段是連任十年中央黨部秘書長，對黨政關係起了匪易人任的「調和鼎鼐」的作用。鐵老不可及處，是他能以天下胸襟用各方人才，故附驥尾而名益顯的，頗不乏人。就我所知，如陶百川先生原與陳立公甚有關係，鐵老任上海市長兼警備司令時，陶先生任市黨部委員兼「晨報」（黨部）主筆（社長爲潘公展先生），因言論風采爲鐵老所賞識，以陶先生畢業上海法學院，乃委他任警備司令部的軍法處長。時「上海聞人」杜月笙，門下不少鷄鳴狗盜之流，一次，警備部破獲一宗販毒案，移送軍法處法辦，杜月笙使人向陶氏關說，如肯「法外施仁」將以鉅金爲酬，陶氏堅辭不受，事爲鐵老所聞，益爲刮目相看。後鐵老出任海外部長，奉中央命在香港籌辦國民日報，陶氏於上海淪陷後，亦轉赴武漢，出版「血路」周刊，鐵老立即邀請陶氏出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而我之得有機會追隨陶先生，亦係由於這一點因緣。又如高廷梓

先生，原與朱驥公甚有關係，鐵老任海外部長時，最初並兼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而海外部的重心實在香港，故港澳總支部亦不啻爲海外部的「海外司令部」，當時書記長一職，即委由高先生擔任，高氏曰「可」，鐵老不會曰「否」，其信任與對陶百川先生同。由此可知，鐵老用人無畛域之念，無「派系」之見，而且，如幹部中有其他人事關係者，則向其上級推誠相與，稱爲「借用」，如此胸襟，余生也晚，愧未多見。

「唯人才賞識人才」，這句話，對我感受最深。我之見知於陶百川先生說來使人不相信，他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時，已是國民參政員，亦爲青年團中央幹事，時我方因抗戰之難，流亡香港與陶先生素不認識，祇係經常撰寫小品、論文投稿於國民日報，如是者數月，陶先生即邀我擔任國民日報之副刊編輯，初入國民日報時，陶先生要我和他對桌而坐，對我耳提面命，督導甚殷，同事中多嘖嘖稱異。但那時，我尚非國民黨員，現任招商局總經理的張恩駿兄，時方執教香港某中學，任分部委員，和我經常敘首，屢次邀我入黨，我自知「人事背景」薄弱，入黨未必適宜，一再支吾以對，直至香港淪陷到了重慶，在中央日報任編輯兼文書組主任，才由陶百川、潘公展兩先生聯名介紹入黨的。

在這幾年間，我一直都是鐵老的「間接下屬」，雖已見面過三幾次，仍然拉不上「關係」。記不清楚是否三十二年，廣東糧荒空前嚴重，省參議長林翼中先生到了重慶，「廣東新聞界留渝聯誼會」邀他報告鄉情，我根據他的報告事實，寫了一篇「血淚縱橫話粵情」的文章，發表於成舍我先生主辦的世界日報，這篇文章，曾經引起過不大不小的風波，據說，李伯豪先生之丟了廣東省主席，和我這





愧，唯唯而已。頃承祝秀俠兄相告，鐵老逝世將屆二十週年，囑我爲文，以資紀念，緬懷往事，宛然如昨，高山流水，徒憶人琴，誠不勝山陽聞笛之痛也。



## 鐵老在重慶的國民外交工作

潘朝英

民國三十年秋，我從美國辭了教授工作回到重慶，原本在祖國抗戰的陪都逗留一時，再定行止，鐵老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承于斌主教介紹，鐵老幾次約見宴談，他要我留在重慶協助他辦理國民外交工作，我就答應追隨服務。

當時外交部長爲宋子文吳，國楨以次長代理部務，而外交決策，實由鐵老指導，尤其對無邦交之國家，以國民外交方式接觸，多由鐵老策劃主持，茲就記憶所及，略記數端：

一、法國政府當時流亡英國，有戴高樂派及反戴高樂派，其駐重慶代表愛斯加拉（Jean Escara）與我方聯繫，鐵老認爲戴高樂將來必能掌握法國政權，爲民擁戴，主張多與聯絡，今日思之，其眼光遠大殊堪欽佩。

二、對韓國革命人士金九李承晚、李青天等多所援助，鐵老認爲彼等必能脫離日本統治，恢復獨立，故多方全力支持，後來李返國後，曾請其第一任外交部長林炳模邀請鐵老赴韓一行。韓人至今認爲鐵老乃支持其復國運動最有力的朋友。

三、對緬甸支持杜美瑪仙（Dornay Masin），中緬關係，均由鐵老策劃進行。

四、對印度切實支助，曾多次經由中國銀行滙款並與尼赫魯聯絡及派軍事政工人員赴印主持工作。





他對我的工作，亦常常有所指示，有所交待。在這一段雖不算太長亦不算太短的歲月中，在我生平中，實在是最愉快，最值得回憶的時期。

鐵城先生最令我欽佩的是目光遠大，胸襟廣闊。鐵城先生有歷史有地位，接觸的人物多，經歷的風浪亦多，他的見界可能高人一籌。又因為氣度恢宏，各種不同的意見他多能耐心聽取；各種不同的人物，多能虛心接納；所見所聞，自可供他在決大計，定大策時的參考。

其次鐵城先生知人善任愛護部屬的長處，亦令人有廣陵絕響之歎。我同鐵城先生在地域上，在人事上，都無淵源，調查統計局又是一個非相知極深不能付託的一個單位。鐵城先生交游廣四海，夾袋中有的是人才，想取我而代之人亦有的是。可是鐵城先生對我信任之專，愛護之深，令我至今不能忘懷。鐵城先生從未介紹一個人到調查統計局，亦從未交待調查統計局為他做一些私人事項。處處顧大局，事事為黨國，他所殷殷囑咐我的是對人要絕對的謙和，處事要絕對的公正。錢財要絕對的清白，他說，除此外，一切由他負責。我想，現在追隨鐵城先生做過事的人一定很多，一定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前面提到我與鐵城先生在海外工作方面，有不同尋常的接觸，事實是當日本軍閥席捲了東南亞以後，新的獨立革命運動紛紛而起。這些國家，華僑眾多，與我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有深厚的淵源，原因是中國國民黨一向不但在求自身的獨立平等，同時願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日本軍閥侵略東南亞各國，西方國家，自顧不暇，無力東顧，各國民族革命份子，風起雲擁，一面對付日

本軍閥的侵略，一面乘此機會，謀求獨立自主，當時由於我國奮勇抗戰，獨力支持，已爲全世界人士所崇敬。比及太平洋戰事爆發，中國戰場，與全球戰略，連成一氣，蔣委員長成爲遠東戰區最高統帥。東南亞各國革命領袖，先後突破封鎖，間關來到我國戰時首都重慶，請求支持與援助，同時，西方國家既與我國結盟同仇，對於東南亞各國敵後工作，亦渴望我國策動華僑，加以適當訓練，與彼合作，以獲取情報，破壞後方秩序，以加速侵略佔領軍的崩潰。這些看似矛盾，實相表裏的複雜而秘密工作，有的是調查統計局在各地區工作同志連接上的關係，有的是總裁交下來的，有的是鐵城先生個人聲望接觸而來的，彼時重慶儼然成爲東南亞獨立運動的搖籃。鐵城先生承上啓下，措置裕如，以中央海外部長的名義，接見代表，簽訂條款，而實際工作，則大部交由調查統計局來承辦。

這些秘密工作，外面知道的人不大多，所遺留下來的檔案，可能亦不會完全，前幾天有一位曾經參與其事的同志來看我的病，談起抗戰時期，調查統計局曾經與英國情報當局合作，在印度藍姆加地方訓練一支以中國海員爲成員的秘密部隊，曾經在馬來亞敵後建立轟轟烈烈的功勳，領導人物林謀盛同志等多人壯烈成仁，獲得新馬中外人士的崇敬，爲他們建立一座紀念碑，多病之後，記憶不甚清楚，親交亦多疏遠。聽說當時鐵城先生所物色擔任訓練隊長王天雄同志現在臺北；曾經與林謀盛同志一起受訓學跳傘的鄧念慈同志在臺北，莊惠泉同志在新加坡。還有當時擔任英文秘書的張彼德同志則歷任駐外使節，至今尙堅守外交崗位。

鐵城先生逝世匆匆已二十週年，我到臺灣來以後，一直在病中，屢次想把對鐵城先生的景仰，就





對地方選舉糾紛的態度，表示非常強勁，鐵城先生正顏厲色的說，大家都是患難與共的革命同志，任何爭端都要和平解決。鐵城先生對同志們有不同意見時，總是以家長身分調處，同志們也都服從他的裁決。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五日，北平學生請願，軍警彈壓，打死了五名東北籍學生，當時北平的最高軍事長官傅作義宣佈戒嚴。依戒嚴法第三條規定，地區陸、海、空軍最高司令官得依法宣佈戒嚴，但事後應呈報總統，提請立法院追認。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總統依法宣佈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北平戒嚴案經總統提請立法院追認時，東北籍立委羣情激昂，認為學生請願，不是發生叛亂，傅作義不應宣佈戒嚴，於是對北平戒嚴案未予追認。本案在立法院表決時，五百多位委員，祇有六人舉手贊成。

立法院否決了總統提請追認的戒嚴案，是一件重大事項，當然，立法院的情緒，完全是對傅作義，並非有意與總統為難，不過對立法委員有影響力的政要，還認為有復議的必要。乃由吳鐵城、陳立夫、朱家驊三先生出面邀請東北籍立委談敘。鐵城先生和立夫先生當時也是立法委員。在商談席上，我是主張不必在立法院提出復議案的立委之一。我向鐵城先生陳說，傅作義宣佈戒嚴，打死學生，是給共匪製造機會，使共匪藉機攻擊政府。我說：「鐵老一向愛護東北同志，東北同志也一向尊重鐵老，服從鐵老，但是這件事，我不能同意提請復議。即或今天答應鐵老，屆時在院會我也要發言反對！」鐵城先生氣了，指着我說：「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說完，鐵城先生笑了，大家也都笑了。北平



戒嚴案以後也就沒有提請立法院復議，在立法委員抨擊北平戒嚴案最激烈的時候，傅作義曾有一封長電報給我和孫桂籍兄等六位東北籍立委，我們未予理會。

鐵城先生和東北同志關係深，是因為鐵城先生代表中央處理東北事務，能得到東北同志的信賴，如果不是鐵城先生，也許東北易幟不會那樣快，鐵城先生個人的影響力，超過百萬雄兵，這都不必我說了。

民國十八九年間，東北上流社會對於道德文章有修養的尊長，或是長官，總是在稱呼上殿一「老」字，鐵城先生和當時的東北政要相處得非常要好，頗有私交，於是東北政要也就稱鐵城先生為「鐵老」，以示親切之意。其實，當時鐵城先生不過四十二三歲，並不「老」。鐵城先生之被稱為「鐵老」，自東北始，這是張衡若先生告訴我的。衡若先生歷任東北各要職，民國十八九年間，任遼寧省財政廳廳長，和鐵城先生很要好。衡若先生是國大代表，去年在臺北逝世。

來臺後，有一次鐵老微恙，我和關大成兄曾去看過鐵老，也祇是普通的問候，鐵老還談些我國政治制度，與英國政治制度不同的問題。鐵老病逝之日，我正在中央黨部和周宏濤兄談事，宏濤接個電話，放下聽筒說：「鐵老逝世了！」當時我心裏非常難過。在民國史上，化干戈為玉帛，像鐵老這樣胸襟開闊的偉大政治家，實不多見。

四十六年鐵老哲嗣吳幼林兄以「吳鐵城回憶錄」見贈，我一口氣讀完這部極具近代史價值的偉大著作。可惜讀至第七章「東北使命」以後，祇有章目，文字尚未撰寫，鐵老就與世長辭了。鐵老享年

僅六十有六，上天何妬斯人！在追懷鐵老草此短文時，又浮起四十多年前聆聽鐵老講演時的景象。

## 懷念鐵老談往事

王紹齋

每年三月九日鐵老冥誕和十一月十九日鐵老死忌，凡老舊屬，必齊集赴墓園致敬，風雨無阻，二十年以來，人數雖因陸續凋謝而減少，但今年三月九日仍到有五六十人之多，並未因時間沖淡，如非鐵老在生感人之深，焉得有此局面。

鐵老使人如此懷念，自與他的寬宏大度及待人處世有關，鐵老爲黨國元老，迭居高位，但他和易近人，凡與他接觸過的人，無分長幼貴賤，均蒙和藹相待。如有事請託，必記入隨身攜帶小日記簿，定期答復不誤，尤其對於部屬不但能信任而且愛護備至，故至今尤令人懷念不已。記得李樸老曾在紀念鐵老文內形容鐵老的雅量云：「替鐵老辦事有三種便宜，一、他只要你做的能成功，多花錢他不吝惜，不計較；二、當你做事的時期，他不會來干涉，你如果有人反對你或攻擊你，他會把擔子挑起來，讓你奮鬥下去，不會使你半途萎餒；三、如你做事失敗了，又不依他的指示，他最多發發脾氣，沒有處分，更不會永不錄用，你還有第二及第三次的機會。」以上情形我想凡是跟鐵老做過事的人，都有這種共同感覺。

我國十六年張定潘先生做市長的時期隨周靜齋先生進入上海市政府工作，中經張岳公市長任職三年餘，鐵老繼任市長時正值中日情勢緊張之際，即一二八的前夕，我對鐵老始初毫無印象，當時我是在市府第三科擔任審計股長，旋俞鴻鈞先生奉令代理秘書長時，曾指調我代他核稿，故每日上下午

抽空到秘書長室辦公，鐵老任市長消息發表後，俞鴻公首次去拜見他，請示移交日期，我記得鴻公回來之後很高興的對我說：「我與鐵老初次見面，不但獲慰留繼續任職，而且要真除代秘書長，」鐵老即事後，我被調離第三科，改任助理秘書，專在秘書長室代鴻公核稿，因此我與鐵老接觸機會較多，鐵老到任後，一改過去市長的作風，他與秘書長相約，公文不必送給他看，如果認為必須他看的才送給他看，所以我當時代秘書長核稿（重要者仍由鴻公親簽），須要蓋兩個圖章，並要在市長名下寫一個代字多了」一番手續。記得重慶時鴻公與我閒聊曾感慨的說：「我在上海代理了一二年的秘書長，初未料鐵老一到任即獲真除，而且推心置腹，信任有加。」言外之意係鴻公對鐵老深深感激的表示。

上海自一二八以後，日人氣燄囂張，環境更趨複雜，中央鑒於外侮日急，令各省市舉辦壯丁訓練，上海自不能例外，鐵老鑒於上海環境特殊，建議中央上海市改稱為「公民訓練」，獲中央特准後，即令社會局主辦，是時社會局長吳醒亞先生在江西廬山養病，市府增設公民訓練處派吳局長兼任處長、副處長由軍訓部派李驥騏先生擔任，（李係黃浦軍校一期畢業）下設總幹事綜理會務，鐵老當時叫我到辦公室，對我說：「上海公民訓練很重要，但上海環境特殊，一出差錯，會引起中日外交糾紛，吳局長現在生病，李副處長係軍人，對上海情形不熟，你在上海多年，你去擔任總幹事比較適宜，可以幫助李副處長應付一切，只要事辦得通，不要因此引起糾紛，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有問題可找我」，就這樣簡單明瞭的幾句話，責成我負責這工作。我當時不知如何是好，走出市長辦公室後去告訴鴻公秘書長，我說市府人員很多，我又未習軍事，市長何以派遣我做這工作？鴻公說：「你最年輕，

頗有幹勁，你好好地去做吧！」不久吳局長在贛逝世，李驥騏升任處長，我升任副處長，取銷了總幹事，陶一珊兄任總隊長，李處長和一珊兄負責訓練，我負責行政和公共關係，我們分工合作，幹得到有聲有色，前後二三年，一共訓練了五六萬人，每次結訓時假龍華飛機場舉行閱兵式，鐵老必親臨檢閱，在訓練期中，幸未發任何差錯或引起糾紛，實爲幸運之至。鐵老榮調廣東省主席時，公訓處曾集合結訓公民數萬人，恭請鐵老檢閱，表示歡送之意，鐵老當時極爲高興，曾蒙嘉勉。

民國四十年我初由香港入臺，蒙鴻公派一閑職糊口，某日忽奉鐵老召見，他初詢問我工作暨生活情形，旋說：「我要請你來幫我的忙，但是沒有薪水的，」我當即表示鐵老叫我做事沒有錢更加不能推辭，鐵老微笑說：「那好，你先去代我看看情形吧！」他繼續將創辦華僑協會的經過，及來臺復會的情形告訴我，並云：「現在該會收入毫無，我已墊了許多錢，外面還欠了許多債，現只有基地一塊，是否將此項基地質押還債，如果不能維持，趕緊代我結束，因爲我的經濟情形不許可再墊款，你看過了以後再來報告我。」我辭出後逕往南昌街會所，首先查閱賬冊，除工作人員欠薪不計外，外間欠債約一萬餘元，而欠債中最大的一筆是傢俱，約佔債務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再檢查傢俱發現最大一筆是大櫥兩只，而這兩只大櫥在會中並未充份利用，於是我靈機一動，找傢俱店老板前來談判，我告訴他，本會將結束，傢俱款無着落，請你全部搬回。傢俱店老板當時面有難色，經我徐徐的磋商，他始允退回大書櫥兩只，於是解決了會中債務的一半。我續走訪土地銀行陳總經理探詢押款事，陳總經理會允押借一萬元，但質押的手續很繁。次日我將詳情報告鐵老，我主張繼續維持不應結束，鐵老考慮後

復云：「如果五千元可以解決，那就不必將土地去質押，我可以交你五千元，但是以後不能再向我要錢。」我當時即應允鐵老，負責以後不再向他要錢。鐵老即付我現款五千元，我拿到錢後，首先發欠薪遣散職員，並將債務清償，只留工友一人，一切自己動手做，並和大超兄張震老商量開源辦法，除加緊收取會費，維持日常開支外，並着手徵求新會員，旋請鐵老出面請客，籌募基金，不久募得基金六萬元（華僑協會及國民外交協會各三萬元），由束雲章先生介紹，交接管廠存放生息，於是每月有利息千餘元的收入，足可維持華僑協會與國民外交協會經常開支，同時徵求會員亦獲得大宗收入，會務日漸展開，我當即置備摺椅百餘張及茶會器具等，有時舉行茶會歡迎歸國僑胞，或舉行演講會，並曾發行僑訊一種，是時鐵老心情亦頗愉快，每星期必到會二三次，同時計劃籌建新會所。在鐵老逝世的前一日，下午三時左右，鐵老曾到會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旋大超兄亦到，他最後對我說：「有一筆華僑捐款美金一千元，明天我交給你，你去設法存放生息，作為建會所基金。」說完他立起來要走，大超兄問他去那裏，他說要去理髮。不料次晨即聞鐵老逝世消息。他去世後在他西裝口袋裏找到一千元美金支票，即係次日準備交給我的那筆捐款，後已由幼林兄轉交後使用掉了。

鐵老逝世後，華僑協會改選，推馬超俊先生繼任理事長，我以為對鐵老所交任務已完畢，辭却了華僑協會職務，經將信義路二段土地執業證一張（計九百餘坪），基金三萬元存單一紙，（另三萬元交國民外交協會）暨各種傢俱器皿造具清冊移交後任接收。初未料繼任者未滿匝月即將基金提出動用，不久又將九百餘坪基地出售，公私不分，糾紛迭起，幸最後由僑委會出而主持，始有今日的自己的

會所。假使鐵老在世能多活一二年，我想華僑協會的新會所，可能已在信義路二段口或中山北路一段中建築，決不會在現在的地方。

## 追念吳鐵老

閻孟華

鐵老逝世，忽忽二十年矣。

鐵老畢生獻身黨國，効忠領袖，其勳業、德望與夫謙恭容物獎掖後進之偉大精神，舉世能詳，青史永垂，非淺陋如筆者所能歌頌於萬一。惟筆者自早年參加革命，獲識鐵老，時接警款，深承誨教，歷時二十餘載，以一東北同志立場，最不能忘懷者，其爲鐵老生平特別關懷東北之史實。爰就追憶所及，記述一二。

鐵老曾於民國十八年及十九年兩度銜命出關，足跡遍歷東北各地，於東北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留有深刻印象，而目睹強鄰侵略，亦深引爲危，曾有「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之名言。故於「九一八」事變後，愛屋及烏，對於流亡關內東北人士，無時不深致關切與勗勉。當「一二八」事變時，鐵老任職上海市長，於戰事結束後，撫輯流亡，重建市政，原已苦費周章，而對當時流亡上海之東北人士，猶能殷切關懷，多方照顧，或予羅致市政府或予轉介工作，使之既能維持生活，復獲精神上無限之慰藉，益堅効命黨國之決心。時筆者自粵赴滬公幹，旅居上海之家鄉同志親友，無不對鐵老口碑載道，備極感敬，因於謁見鐵老時，道及此事，鐵老慨然謂曰：「東北淪陷，三千萬同胞遭受敵僞壓迫，中央至感負疚，我輩同志，自亦抱同樣心情。兄言東北旅滬人士對余甚爲感激云云，此與其謂爲我吳某關懷東北，毋寧謂爲余謹代表政府關懷東北更屬切合事實。」



「筆者聞之，感動不已！而對鐵老爲人之真正認識與崇敬，以及其後二十餘年間，每於個人出處滋生困惑而願聽從鐵老一言爲決者，實自此始。」

抗戰期間，鐵老由海外奉調回渝，主持中央黨部，對於追隨政府抗戰之東北人士照顧尤多，當時無論在前方或在後方之東北人士，莫不以獲識鐵老爲榮，鐵老對於東北人士之趨謁，亦莫不願予接見而以同仇敵愾爭取抗戰勝利收復東北相期許。抗戰勝利後，筆者奉任命爲松江省政府委員，於隨同省政府前往東北接收前晉見鐵老辭行時，言及東北淪陷十四年，此次個人回到東北，希望能多爲故鄉做事，而非志在做官，以一省府委員，易於投閒置散。鐵老乃曰：「省府委員參與省政之興革，不能以閒散職務視之。且東北資源豐富，甲於全國，敵僞所建立之工礦事業，頗具規模，中央因地制宜，原則決定東北各省政府建制，除民財教建各廳外，可另設實業廳，兄已內定爲松江省實業廳長，接收之後，即可明令發表，是兄將來主持松江實業，力謀發展工礦事業，正可爲故鄉多所建樹，達成兄之抱負，又何有投閒置散之慮。」鐵老勗勵同志之深，有如此者。迨筆者抵達東北，阻於俄軍之遲不撤退，並掩護共匪侵擾東北各地區，俄方復以不能保護爲藉口，迫使我政府接收人員不得不撤離長春、哈爾濱等地；筆者由哈爾濱取道海參威撤退上海，備經艱危，其後由滬赴京，謁晤鐵老報告此行經過，鐵老以堅定口脛，勸勉切勿氣餒，靜候時機再往東北接收。然由於東北之惡劣情勢，鐵老對國事憂心忡忡，自其表情上亦可以窺見。

三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軍相繼光復遼寧、安東、遼北、吉林各省，松北各省政府接收人員亦奉命

集中瀋陽，待命隨軍前進。筆者抵達瀋陽之後，以松江接收有待，奉派在瀋兼任東北合作事務局長，時以工作情形馳報鐵老，鐵老每有復書，無不慰勉備至。其後共匪在東北各地蠢動不已，東北情勢日非，三十六年多全國大選，筆者赴京以擬競選家鄉立法委員面陳鐵老，鐵老甚表贊成，惟對東北之遲未整個收復，收復地區又多陷於匪手，致不能於抗戰勝利後迅即發展東北之實業，深引爲憾。

行憲後，共匪全面叛亂，時鐵老亦由粵膺選立法委員，筆者赴京出席立法院會議，復得朝夕親承誨教，私衷竊引爲幸，而衆望所歸，當時立院同人咸認爲鐵老爲最理想之院長人選。適因孫哲生先生奉命組閣，堅邀鐵老相助，且表示非鐵老同出不肯拜命，鐵老躊躇累日，權衡輕重，卒辭去立法委員，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長外交，苦撐時局於逆流之中。其後中樞南遷廣州，立法院在穗集會，時以總統引退，大勢全非，政院一再改組，在穗每謁鐵老，談及時局，筆者恆不勝悲憤之情，然鐵老則以「我輩同志如能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服從總裁領導，匪患必能戡平，反之徒事消極悲觀，適足更予共匪可乘之機」相激勵，此可見鐵老之革命信心始終如一。迨政府撤離大陸，東北人士追隨政府遷臺者甚夥，尤以東北籍國民大會代表及立、監委員大都來臺，鐵老對此深引爲慰，斯又可見鐵老關懷東北者亦復始終如一也。

茲者中興在望，而鐵老墓木已拱，追念國之大老，感慨之餘，彌深景仰！

## 吳鐵老二三事

梅恕會

我認識鐵城先生，是在民國十六年的七月，當時我以黃埔軍校的政治總教官的身份隨同黃埔學生由廣州乘招商局的海船到了上海，海輪共有四艘，我乘的一艘，名叫廣大，同行的有老友王啓江，他在總司令部服務，其他的另有數位，名字已不記不起了。我一上了岸就到楓林橋上海特派員公署拜會外交特派員郭泰祺（復初）後，即偕同到海格路望廬拜見吳先生，因為他是黨中的先進，這一次見面，談得非常久，他詳詢我在德國的情形，我很坦白告訴他，我們那一班自信為信仰三民主義的忠實份子和那些跨黨份子在德國鬭爭經過，我不憚煩瑣告訴他：共產黨份子又加入為國民黨黨員的高語罕、孫炳文、朱德及同路人廖煥星、章伯鈞等危害本黨及國家的種種行為，以及他們所使各種陰謀鬼計（第二次全國代表會），他就也很誠懇的表示，將來決不再讓他們得逞，他眼中露出真摯的光芒，言語音調堅強有力，分析事理深刻周詳，我深受感動，他伸手出來與我定交，我雙手緊握着止不住心中的激動。

以後我們有自己的任務，不大見面，可是彼此是心許的，民國廿三年他任了上海特別市市長，照政府決定，在江灣一帶建立一個新的市中心區，所謂新上海建設要與當時租界相媲美，那時江灣一帶是一片荒蕪榛莽之地，建設繁榮，非有極大的魄力與手段，真不容易辦到，因為他的想法在一片空白之上，一切構造如道路、住宅、商業區、博物館、圖書館、運動場、游泳池以及市府大廈等，都是經

過理想的設計與安排，這需要一班人士來支持，我當時住在上海，且不負政治責任，即在新市區購置住宅及興辦商場，市中心區住宅及公共建築都是市政府指定上海市興業信託社經辦，由名工程師董大猷設計，我在民憲路購置一幢花園住宅，空地與房舍，佔地約三畝大小，花木扶疏，住戶生活上各種舒適的設備，則應有盡有，舍親祝味菊及同鄉盧作孚等因我的宣傳均在新上海的範圍內，購置地皮住宅。現居臺灣的朋友沈怡、李大超等當時都在那裏居住，民國廿五年的全國運動會，即在此市中心區的運動場上舉行的。吳鐵老的大手筆，處事敏捷而有決斷，一般朋友都是嘖嘖稱道的，我在鐵老鼓勵之下聯合若干朋友親戚，籌備設立一大規模的中心百貨公司，如美國的 *Safeway* 之規模，即今日臺灣遠東百貨公司經營項目，有些類似。但是那時中心百貨公司所佔地區，如此間之遠東公司加設伙食部及菜場，並在新上海各區內設立分公司，是一個大企業的藍圖，開辦不到三年，八一三戰事一起，爲日寇所佔有了，勝利復員以後，我再到上海，到江灣遊觀，已經是榛莽滿目，不勝今昔之感，我曾經在故墟上徘徊，迴想鐵老當年處事之氣魄，以後的人，很少能望其項背的。

民國卅五年，我們部份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鑒於當前民主同盟份子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等猖狂無忌，爲共匪的應聲蟲，特辦一報爲對付我們的武器，預定名爲民主日報，我們聽了，大家氣憤之下推舉了我和祁志厚、何適、段劍岷、孫慕迦等分別任總編輯、總經理、主筆，也辦一報，以爲對抗，我們從籌備到出版，祇花了二天的時間，四十八小時而已。我們的主張是反對協商，而沈鈞儒等的報紙，便祇得去掉一個「日」字，名之爲民主報了。我們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而沈等與我們打了一場大的

文字戰爭。我們當時有那樣的勇氣，吳鐵老對我們的精神支持與鼓勵至大，因為我當初把我們的計劃口頭和他商談時，他斬釘切鐵的說：「幹！不錯的，你們要我作什麼，即刻照辦。」

總之，吳鐵老對朋友坦白熱忱，對同志有信心，處事肯負責，有擔當，值得後輩所效法的。至於眼光遠大與學識廣博，乃其餘事了。

六二、十、十

## 鐵老在東北

王星舟

——值得紀念回憶的幾件事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東北易幟。十九年三月馮玉祥等叛軍南犯，中原大戰爆發，十月六日救平。當十月三日，我軍克服開封，主席蔣公以國內討逆軍事結束，允宜召開國民會議，以副全國人民之望，並奠定全國永久和平與真正統一之基礎。因於軍次電請中央召集國民會議，並請於最短期間，先開本黨三屆四中全會，決定此重要問題。

中央依以上提請，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行四中全會，決議於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並交常會趕速制定國民會議召集方法轉國民政府公佈之。

四中全會後，主席蔣公爲重建東北黨務，慰勞東北軍隊，暨宣揚召開國民會議之意義，特派遺鐵老爲代表赴東北完成上項使命。此爲鐵老東北易幟後第二次赴東北，人人皆以吳代表尊稱之。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央設訓練部，下設民衆訓練科，嗣改爲民衆訓練處，職掌全國人民團體之組織與訓練事宜。當時筆者任該處主任，鐵老洽商訓練部戴部長、何副部長借調筆者任臨時秘書，隨赴東北。

鐵老此次東北之行，第一階段係由上海經南京、天津、山海關而至瀋陽。第二階段係由瀋陽經吉林、長春、哈爾濱而至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爲時數月，幾繞行東北一週。一言一行，可爲楷模。茲逢

鐵老逝世二十週年紀念，謹將其值得紀念回憶的幾件事，簡述如后：

### 一、重建東北黨務

東北易幟，黨務公開。鐵老負重建東北黨務之使命，責任綦重。一方面秉承中央意旨，一方面參照地方意見，擬具名單，電請中央參考。經中央核定任用張學良、邢士廉、彭濟羣等爲遼寧省黨務指導委員，張作相、顧耕野、石九齡、韓介生等爲吉林省黨務指導委員，萬福麟、王憲章、王秉鈞、吳煥章等爲黑龍江省黨務指導委員。委員發表後，乃定期於瀋陽原省議會舊址，舉行東北各省黨務指導委員聯合宣誓典禮，並邀請省垣各界代表觀禮。中央派鐵老爲監誓員，鐵老指定筆者爲司儀員。典禮進行，隆重嚴肅。此爲東北黨務公開後唯一的盛舉。亦爲東北各省黨務委員集中一地唯一的聯合宣誓就職。迨同年五月五日國民會議開幕，十七日閉幕後，祇四個月時間，而日本侵華九一八事變發生，黨務工作又轉入地下矣。

### 二、拒受滿鐵車票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當局擬完成東北本國鐵路幹線系統，並計劃修築新線。首先修築者爲東西二大幹線鐵路：東線以海龍爲中心，由瀋陽至吉林完成東線幹線交通。西線由奉天至黑龍江齊齊哈爾，並另計劃修築齊克鐵路完成西線幹線交通。

鐵老對東北本國鐵路之修築印象極爲深刻。在未離瀋陽北上以前，有一天，日本駐瀋陽總領事來訪，晤談甚短。事後鐵老對筆者請：「日本駐瀋陽總領事聞余不久將赴吉林、黑龍江一行，爲表示親

善和歡迎，擬贈送滿鐵車票，當即嚴詞拒受……」。鐵老對於日人之口是心非之卑鄙行爲非常厭惡，乃決心搭乘本國鐵路由瀋陽經海龍而至吉林。再田吉林轉長春，搭乘中東鐵路經哈爾濱而至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回程則搭乘齊齊哈爾鐵路經洮南轉四平街而返瀋陽。

### 三、發表議論名言

東北二字範圍係指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區域而言。根據地理學上之地理單位來說，確爲一很大之自然區域。疆界遼濶，資源豐富，「遍地的大豆、玉蜀黍、紅高粱、滿山的金、銀、銅、鐵和煤礦」。至於石油等能源，鈾等核子原料均有豐富的產量。不僅在我國民生工業國防工業上，而且在太平洋國際政治經濟，暨戰略形勢上，亦具有極重要之地位。且東北在日俄兩國侵略下生長，不僅爲太平洋問題之一，亦爲世界上問題之一。其地位之重要性，不僅爲中國之生命線，亦爲世界和平安危之關鍵。

鐵老第二次到東北，時與同志交談，或向民衆發表講演，無不強調東北之地大物博，及揭發日俄之侵略野心。二十年春由黑龍江返瀋後，向東北大學師生講演時，言詞精闢，聽者動容。其警句有：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

議論名言，四海傳播。春返京覆命而秋九一八事變作矣。觀「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之田中奏摺所稱，益證鐵老之真知灼見洞燭機先也。



## 鐵老與印尼

吳愼機

吳鐵城先生一生對於黨國的豐功偉績，及其對人處世的慈和平正，已爲國內外許多人士所共悉，也經由鐵老許多朋友部屬所表揚，無待贅陳。茲僅就鐵老對於印尼有關事蹟，概述三項如次：

(一)愛護天聲日報 椰嘉達天聲日報，爲本黨同志所創辦，歷負弘揚三民主義，擁護政府決策，討伐軍閥共匪反抗日本侵略之宣傳任務。自民國十年創刊以後，鐵老即對該報一直關懷愛護，備加贊助。並於民國二十九年，特別指派祝秀俠先生前往該報，主持筆政，鐵老且於黨務政務繁忙中，時加指示，對於抗日反共之宣傳，發揮更大之威力，深獲印尼僑胞之贊譽支持，確立該報後來發展之堅固基礎。鐵老對於天聲日報之愛護，由此可見一斑。

(二)宣慰印尼僑胞 鐵老於民國廿七年海外部長任內，曾奉派代表中央，前赴印尼（原爲荷印），宣慰當地僑胞。當其抵達荷印首府吧達維亞（後改爲印尼首都椰嘉達）及其他各埠時，備受各地全體僑胞之熱烈歡迎；即當時荷印當局，亦以最隆重之禮節，予以盛大接待。當時，鐵老以其高雅的儀表，誠摯的態度，酷愛黨國的熱情，懇切動人的言辭，給予印尼僑胞與荷印當局極深刻良好之印象，激發全體僑胞愛國愛黨之熱誠，加強全體僑胞抗日反侵之忠勇行動，圓滿達成宣慰印尼僑胞之任務；即我國對於當時荷印當局之外交工作，亦經由鐵老此行，而獲致重要之成就。

(三)祝賀印尼獨立 印尼於第二次大戰後，脫離荷蘭三百年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自由，而於一九

四九年十二月雙方正式交接政權。鐵老復奉派爲我國祝賀印尼獨立及接收政權之特使，又赴椰嘉達，參加是項典禮。當時，吾人原擬乘此機會，經由鐵老之外交長才，加強中印雙方聯繫，促進中印兩國正式外交關係之建立。惟當時正值大陸淪陷，匪僞竊據政權初期，印尼內閣業已決定與匪共「建交」。因此，雖以鐵老之外交長才，多方努力設法，亦未能改變印尼當局之決定。不過，此次鐵老之蒞臨印尼，却在當地僑胞方面，發生鉅大作用與影響。蓋因大陸淪陷之初，海外各地匪共及親匪份子，得意忘形，梟張橫暴，對於僑胞，肆加迫害，遂使部分僑胞，不免感到徬徨。適於此時，鐵老以中央之特使大員，蒞臨印尼，顯示我中華民國堅強屹立，我政府仍在。蔣總統領導之下，繼續反共討毛誓必光復大陸河山之決心。加以鐵老親問印尼僑胞，轉達蔣總統懇切慰問嘉勉之至意，益使印尼僑胞無限感動，堅定信心誓爲反攻復國而奮鬥。故以後，印尼僑胞特別表現忠貞不渝，堅強反共之精神與努力，鐵老此次印尼之行，亦爲一主要因素。

由上所述三端，具見鐵老與印尼之重要關係，對於印尼僑胞，益顯示其影響之重大，而鐵老之精神，亦永留於印尼僑胞心坎中。

## 追思鐵城先生

方治

鐵城先生逝世已廿年，功勳在黨國，遺愛在人間，國史黨史自有光輝紀載，無須贅述，惟先生待人之誠摯、處事之縝密，與夫日常生活之謹嚴，足資今世效法者實多。余從事黨政工作卅餘年，對黨中德高望重學深識廣之長者，一向崇敬；而於追隨服務親受提示之先進，尤多知遇之感。回憶往昔任職中樞，適值先生歷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海外部長、上海市長等重要職，公務承教接觸既多，私誼情感亦因與日俱增，對先生公私生活、處事精神，待人態度體會既深，了解亦切。茲值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之辰，略述感懷，以示追思。

先生天性最愛清潔、整齊、效率、功能，雖衣履領帶，經常重視顏色調和，整齊樸實；其笑貌容光，藹然煥發，從無倦困現象；其辦公場所、私人住宅，均係淨几明窗一塵不染，舉凡書籍文具，無不排列有序，取用便利，而期增進其使用效率與功能，尤其先生以其律已之生活習慣，竟以之在黨務方面、國事方面發生其莫大影響與其最大效能，無論主持黨務或從政、治軍，凡屬重要公務，必由其考慮周詳，自定原則，擬定綱要，再交編擬計劃，科員政治，向所不取。在其執行計劃，必也步步踏實，實事求是，手法明快，始終如一，往往採取突擊檢查辦法，考核工作進度，藉以激勵同人，鼓舞工作情緒，是以凡由先生主持之業務，均有其輝煌之成就與卓著之效果，蓋亦以先生之天性發展所使然歟。

先生待人坦白真誠，和藹厚道，富有感化力量。在余所知，凡屬來見先生者無論識與不識，一概親切招待，詳詢所談事由，使盡其詞，而且一一予以有效及負責之解答；如非預約之客亦必延見，握手爲禮，另請改期晤談，毫無拒人千里之官僚氣習，時人樂與交遊，蓋有自也。縱使接見之客或僚屬交談意見各有出入，亦曾未見其盛氣凌人，剛愎自用，人之所言，如有獨到之處，亦必虛心接受，從善如流，有功不爭，遇過不諉，故人樂於爲用，上下有情感，階層無隔閡，此所以先生在黨在國能有其卓著之貢獻。例如：奉命前往瀋陽策動張學良易幟之行千迴百折，舌敝唇焦，終以至誠愛國之心，感動東北全體軍政人士，一致悅服，易幟輸誠，促成全國之統一，先生能完我此種艱鉅重大之使命，蓋亦以先生革命性之大無畏精神，誠摯感人之力，與夫百折不撓果斷之勇氣使然耳，其行苦矣！其功偉矣！

昔者余服務中央，前秘書長葉楚傖先生，後爲鐵城先生，葉、吳二老，均係雍容爾雅，與之相接，如坐春風，素爲余之衷心折服，始終尊敬之長者，有人笑稱：楚傖先生係黨中甘草，有其融洽調劑之功能；鐵城先生爲黨中生薑，有其發揚激勵之功能。先後二老，相得益彰，今日同志之中，往往不名鐵城先生，而稱鐵老者，蓋仍懷念生薑之意歟。

茲值國步多艱，老成凋謝，緬懷先生之高風亮節，與其忠黨愛國之精神，謹抒一己之思，藉資以小喻大，以微顯鉅而示敬長之忱。

## 仰念革命先進 吳鐵城先生

趙自齊

日月不居，歲已廿易，吳鐵城先生逝世已屆二十週年矣。於此二十年之悠長時日中，世局波詭雲譎，國際間公理正義不彰，道德力量式微，姑息逆流，汹涌氾濫，確使我國遭受最嚴重之考驗，幸賴我全國同胞於 總統英明領導下，生聚教訓，遵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之訓示，精誠團結，無憂無懼，在艱彌厲，愈挫愈奮，卒能突破橫逆，樹立屹立不易之強固基礎。目前共匪即將土崩魚爛，姑息者之脚步已至日暮途窮，而我則若黎明前之一刻，剝復之機，轉瞬即至。緬懷先賢，感念何似！爰記數事，以誌仰思。

先生乃曠代人豪，文武兼資，智勇皆備，臨大勇，決羣疑，凜然不移，卓乎可見，忠黨愛國，無我無私，或統率軍旅，或綜綰政務，或主持黨務，或宣慰僑胞，無不求行求新，慎謀能斷，用能肩負大任，宏濟艱鉅，深爲 國父暨 總統所依畀

民國十四年春，英商買辦陳廉伯，乘 國父誓師北伐遠離廣州時，勾結地痞流氓土產商團，騷雜持械作亂，先生以代理參謀長之重任，奉國父手令，即返省垣平亂。事實上商團之叛，先生早已洞燭其奸，故於北上出師前，曾以密令臘封，留交所部軍警單位，並戒以「非有非常之變交通阻絕時，不得開視，違者懲罰」。及其奉令回師，省城已進入戰爭狀態，交通阻絕，命令莫能盡達，此際所屬各部，啓視密封，赫然乃一作戰命令，凡戰鬥序列，進退攻守，彈藥補充，傷亡救護，均有詳細規定

，此固使受者驚服其料事之神，尤使叛徒震憾，其早有準備，故不崇朝而肘腋之變，卒告枚平。當安分商民。額首稱慶，中外稱譽之時，先生適於辦公室挑燈處理要公，忽爾槍彈穿窗而入，雖幸未命中，則羣爲驚恐。惟先生則仍低首治事如故，誠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不爲所動，其平素修養功夫之深，實令人折服之至也。

民國十九年，汪、馮等逆於北平舉行擴大會議，陰謀叛亂，當即分遣游說份子，密結各地軍閥政客，擬以縱橫捭闔之術，冀其合污，其中尤以東北軍爲其爭取之重要對象。先生受命代表中央政府，迅赴瀋陽，由於其與東北軍政人士信誼相孚，使全部逆局，立即扭轉，此後復有張岳軍先生之赴遼，二賢合作，相得益彰，日與張學良密計出兵方略，或海濱垂釣，或推誠懇談，俟部署完成，一聲令下，東北軍迅即出師，不遺一鏃，而叛軍則悉數瓦解矣。遠道宣勤，完成使命，否則，兵連禍結，冀、魯、皖、豫、秦、晉等地，必致歷劫，於此可知賢者一身之所繫，豈下於百萬雄師乎？！

先生於「一二八」之前一月至「八一三」之前四月，擔任上海市長五年餘，在危疑震憾中，凡政治、軍事，外交之重任，均集於一身，內弭奸匪之反動、外防強敵之覬覦，所有學潮、工潮，皆因勢利導，防微杜漸，或弭或解，應變隨機，吐柔茹剛，消滅於無形，尤以備戰設施，使上海固若金湯。因而市民之視先生如家長，先生之愛市民若家人。上下推誠，政乃畢舉。又在滬辦理公民訓練，及學生暑期集訓，凡富民巨室，社會名人，工商領袖，有志青年，均爭相自備服裝，請求入伍，實施兩年，受訓者約三萬餘人，迨「八一三」戰起，多數受軍訓之學生，均能自動參軍，已受訓之公民參戰者

亦有六千餘人，爲保衛南市，掩護國軍主力而殉難者，亦有數百人。凡事預則立，驗諸事實，至爲確切。由於滬市市民之愛戴先生，故於民國三十六年先生週甲華誕時，全市學生自動集合，鼓行成列，共申慶祝於跑馬臺，民衆之自動參加者，更逾十數萬，雖先生離滬已逾九年，然市民愛戴之忱，則與日俱增，即此更可充分證明廉吏之可爲，尤足以啓後來者之觀感也。

綜先生一生，其治軍也，洞燭機先，當機立斷，遠識深見，謀定而動，恩威並用，信賞必罰，因而所部將士，湯火不避，樂於用命。其治事也，明所本末，知所先後，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公正堅定。勞怨不辭，苟事在可爲，雖困難重重，必悉力以赴，若認其不可行，雖舉手之勞，亦所不爲。其待人也，寬寬仁慈，光風霽月，寬和大度，休休有容，凡與其接觸者，無不受其涵濡，而潛移默化。誠所謂：以仁存心，以義行事，以和待人，以寬接物，其所爲後世矜式者，絕非個人能道其萬一也。

當前我國家之處境，又若辛亥、東征、北伐、抗戰成功前之一刻。仰念前賢不屈不撓之革命精神，與堅定恒一之革命志節，實予吾人以深刻之啓示，謹此默禱在天之靈，佑我中華民族，早日反攻大陸，消滅毛共匪幫，以完成光復河山之神聖使命。

## 長懷風範

梅友卓

鐵老辭世，倏忽廿易寒暑，但對於一位像他這樣英氣不凡，器宇渾涵的人來說，時間並未沖淡大家對他的追憶，其對黨國的貢獻與懋績，自有史乘記載，其為人處世，則凡屬親友故舊，共事同僚或時瞻采風，對者其察事之明與任事之勇，禮賢惠衆的行誼，莫不津津樂道，足見其襟懷朗潤，才識卓越，直如清風慧日，大火流金，說是宇宙的眞人品，殊不爲過，在我所讀到的紀念文字中，無不情見乎詞。

我與鐵老論交，溯自對日抗戰初起，國難方殷，他正秉承今總統蔣公之命，主持港澳黨務，指導閩粵兩省抗敵宣傳，鼓舞民心，旋就任海外部長，我則居美，忝爲國民黨美洲總支部代表，並主持美洲日報董事會，所謂交往，亦僅在海外抗敵宣傳工作推展方面，有所接觸請示，尤多見諸書信文字。民國卅二年間，我因公遄返戰時陪都重慶，鐵老時爲中央黨部秘書長，征塵甫卸，立即受到親切的接待，且被安排住在李子壩他的公館裏，居然一見如故，日夕把晤，頓成忘年知己，往往雖長談二三小時，了無倦意，一則由於他對海外僑情，極爲關注，凡屬問題，巨細無遺，都欲透澈瞭解，探討癥結，對僑社動態，更時時流露他的繫心之切，例如有些人與事，在工作上可能無關宏旨，但他却極具耐心，傾聽細說，他的平易近人處，使我留下不可磨滅印象。其表裏如一的熱誠，與乎肝膽相照的恢宏氣度，有如一片春陽，無人不煦，更會我景仰心折。



卅九年，我初次來臺，又得與鐵老暢敘契濶，並應邀每日在其寓所共餐，偶因酬應，或隨興小遊，未及趕返，以致爽約。雖座客常滿，要務凡百，比見，即殷殷垂詢行止，過蒙錦注，每於笑語間，俱見真性情，而其謀國之忠與治事之勤，不惜殫精竭智，執行決策，調協人事，自憲政實施以還，歷膺當局重寄，今日思之，實不惟無因也。

四十二年十一月廿日，我正旅次東京，下榻於旅館，侵晨，劉紀文兄突來拍門，大呼「不好！」告以鐵老心臟病猝發，於十九日過世了，突然聆此惡耗，我頓時楞然，半響無詞以對，想問些什麼，竟也爲之語塞，在千山之外，一宵光景，兩地陰晴，自覺我所失去的太多了！

廿年來，國運又幾經歷劫，風雨如晦，駭浪驚濤，無時或已，所幸英明領袖，示國民以莊敬之道，修明政治，力行革新，萬民擁戴，四海歸心，際茲剝極必復，貞下起元之日，鐵老之忠藎風範，尤更令人追思。

## 三十五來我與鐵老

周雍能

民國六年夏，總理率海軍南下到廣東，宣布護法，組織大元帥府。一時革命志士雲集廣州，有一天，朱卓文先生約我同往西濠酒店訪黃大偉，朱先生說：黃在比利時研習軍事成績優異，而且儀表非凡，在南京總統府任參軍時大家稱讚他是人才。我們在黃處談了一會，忽見隔壁房間一位住客自外回來，身穿白色西裝，頭戴巴拿馬帽，拿着鑲銀圓頭手杖，履聲咯咯，神采奕奕，朱黃兩位見是吳鐵城先生即為介紹，握談之下，覺得吳先生儀表英俊，談吐大方而且熱情洋溢，比黃更屬非凡，遂油然而生敬仰之心。越二日，適在珠江日報梁楚三社長處，又與吳先生相遇，談次注意到其手杖鑲銀的圓頭上所刻有英文 General Wudan 字樣，異之，吳先生答謂：旅行時常用「吳丹」之名，以避人注意，西友以此名相呼，贈杖時亦用之。

民十一年陳炯明叛變，總理蒙難，我奉旅居古巴與美國同志之命，回到上海代表慰問。總理。未幾，滇桂東下，陳逆炯明退出廣州，總理命我為秘書於十二年二月隨同赴粵。到粵之初，總理用廣州東郊農林試驗場為大元帥府臨時辦公處。那時局面未定，險象環生，一切都要從新佈置，大元帥府內人事，多未派定，鐵城先生當時係粵軍討賊軍第一路司令，本職很是繁忙，但他仍很早來到帥府，不管內外事自動地幫忙一切。我們久別重逢，在那種環境之中，共同工作，倍加親切，不久他回任軍警要職去了。約兩月後，總理忽對我說：「朱卓文於討陳逆時集合有幾千民軍在香山縣，他們紀

律不好，地方紳士向我訴苦！我要卓文將軍隊交與許汝爲，他堅不肯從，你是他的好友，趕快去勸他，並警告他。」我奉命往香山跑了兩次，最後由 總理決定以卓文先生專任香山縣長，努力建設地方，仍保留司令官名義，以資統率。並以我曾習陸軍，打過硬仗。委我爲第一旅旅長，負責將該項軍隊改編整訓，聽候調用。卓文先生完全接受。但對於地方紳士向 總理訴說一節懷疑是鐵城先生所慫恿的。因誤會致影響友誼。我奔走解勸，鐵城先生知我苦心，對我友情益篤。這是日後。他願意給我工作，而我願意爲他盡心工作之張本。

民廿四年夏，行政院長汪精衛發表王克敏爲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我覺得兩三年來在黃郛委員長領導下用心血所研討的各項行政計劃不能實現，遂決然離平。過南京時，好友陳兄請我到首都招待所晚餐，並邀有美麗舞伴，在那裏看見學良少帥偕一美女在舞池共舞，姿勢美妙，真堪欣賞，等到次回音樂響時，我的舞伴要我跳到張柏子面前，仔細欣賞少帥的英俊，與舞伴的美艷，發現吳鐵城先生與張君和其他政要同席，（那個京滬舞廳多有達官貴人光臨事屬平常並無不合不似今日要大驚小怪）不免寒暄一番，越數回，鐵城先生舞近我的柏子，對我說聲「到上海後要談談」，過了一個禮拜，我到上海海格路鐵城先生公館拜訪，他殷勤問我近年情況，及今後打算，親切異常，他說：上海市政府是你的老家，裏裏外外你處得很好，市政府現在有一參事出缺，如今的參事，在市政會議上是出席者，有表決權，我要請你擔任，我謙遜一番，但終於被他的誠懇所感動，乃慨然拜命，以後在職務上我是吳鐵城先生之部屬了。我的政治生活中這是一件大事啊！

廿六年四月，鐵老榮調廣東省主席，俞鴻鈞兄升任上海市長，大家談好，我留滬復任市府秘書長。不久，八一三對日戰事發生。十二月，滬市棄守，我辦完了市府善後工作即赴粵。鐵老聘我爲省府顧問。其時，日軍到處濫施轟炸，省府各廳官處擇地疏散，鐵老原係省府主席兼民政廳長，因民廳散遷在省河之南，指揮不便，要我駐廳代理一切。十月日軍佔廣州，省府遷連縣，十二月省府改組由李漢魂任主席。我隨鐵老經湖南廣西貴州至抗戰的陪都重慶。鐵老主持廣東省政一年有半，雖時局十分艱危，但成績優越，有口皆碑，蓋因其用人方面以選賢任能爲主，不存地域之見，一掃過去排斥「外江佬」之惡劣心理，而行政則以勤政愛民爲務，不貪圖閑逸，更不貪贓枉法，故爲遠近所悅服。而冥之中亦似有庇護者；遷到連縣在縣政府內住下，僅數日，正晴空萬里之良辰日軍轟炸機十八架突然飛臨縣城上空，大施轟炸，縣城窄小，一時逃命者擁塞各城門、各小巷、各樹蔭下。鐵老與我要指揮應變不及出城，緊急間又不識路，十分困迫之時，只有沿城牆下走避，蹲伏石級旁邊，聽候生命之神的支配，其時，彈如傾盆，爆炸聲、倒屋聲、呼號聲、充滿空間，慘不忍聞，我等以爲必難倖免，但心甚鎮定，並不怕死。日機去後，我們竟未死，乃循牆走到縣府，方知我等蹲伏之處，就是縣府左邊後牆，好在我們蹲在左邊，否則與在縣府右方避難之人同歸於盡了！這次死傷甚衆，損失慘重，我與鐵老得免於難，真是冥冥中有神明庇護啊！

廿八年，英國對德作戰，國際情勢緊張，中央以香港地當要衝，派鐵老駐港組織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聯合港澳同胞，並策動南洋華僑共救國難。那時廣州早已淪陷，中等以上學校多遷至澳門，學生

數萬人，難民亦不少，鐵老要在澳門設立黨部，以組織學生與僑民免為漢奸誘惑，但因為澳門原本是中山縣屬之一小角落，葡萄牙人無力保衛，全在日軍勢力之中，漢奸充塞其間，鐵老不願我置身虎口，但又無其他適當之人可派，我只得遵命前往，負責推進，鐵老當請中央加派我兼任廣東僑務處處長，以便組織港澳僑團，我到澳門纔數星期，即被澳門總督「巴波沙」派武裝八人，於拂曉將我從中德中學捕去，若非鐵老之德望，同志拼命救援，商會決議罷市，則我早已被引渡與日軍作鎗靶子了。脫險後，鐵老要我留港相機策進，幸得老天相助，「巴波沙」病死，新總督「德拉賽」軍人出身，性情爽直，我得天主教同志之力重回澳門，與「德拉賽」結為好友，日新月異，工作大有進展，昔日之階下囚，今變為總督府座上客矣。尤其是在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初，中央各部分在港所私設之電臺全被日軍抄毀，鐵老命我在澳設臺，充分利用澳督關係，搜集日方消息及困港同志動態隨時報告，各事進行甚為順利，故當時重慶皆謂中央黨部吳秘書長處為消息之總匯。但澳門漢奸漸亦偵知，設計圖我，我被迫化裝深夜偷渡石岐，而江門、而清遠、沖過戰線至韶關，平安抵渝。而繼我辦黨留澳門者林益民梁彥明兩位主要人則先後被漢奸狙擊喪命，言念及此，曷勝痛悼。這一幕，港澳工作同志有不少驚險鏡頭，幾乎本身及全家兒女傷亡，並有各種景色，人靜之際，常常回憶。

卅一年日軍佔據菲律賓星加坡馬來亞羣島，各該地僑領逃難，至滇緬一帶，鐵老請准中央盡量歡迎他們至渝，妥為安頓，並於重慶發起組織「南洋華僑協會」及「國民外交協會」發揮各方面潛力以貢獻於抗戰大業。參加者至為踴躍。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南洋華僑協會」經鐵老提案大會決議改

爲華僑協會」，範圍推廣及全世界，各地華僑都在其內，不僅南洋而已，一切策劃，都對着全體僑胞福利而定，會務正在蓬勃之際，不幸大陸淪陷，乃隨政府遷來臺灣，鐵老以海外僑胞千數百萬，熱心愛國，實力雄厚，亟欲展開僑務工作，以利反共，會所遷定之後，鐵老常常到會，親自指導各項工作進行，操勞殊甚，心臟病發，遽爾長逝，至堪痛悼。其在會所最後一次所寫者，爲「籌建華僑會館」，蓋當時臺北新式旅社太少，又無其他適合之僑胞招待所，鐵老恐愛國僑胞遠道回來無舒適之住處，不能安居，故念念不忘，雖十分疲勞之時，還要寫下籌建華僑會館字條交會速辦。鐵老爲僑務備極關心，只可惜我們後死者未能都遵照遺志，努力同心，故須經十餘載與惡勢力奮鬥，賴鐵老在天之靈，才使華僑會館建築告成，言念及此痛憾萬分。

卅五年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開會，代表一千七百人議定選主席團主席四十五人。鐵老不贊成我競選主席團，其時規定主席團由各選舉區代表自選十分之一爲候選人，彙綜由大會投票決選之，江西代表五十六人中選出我與段錫朋桂永清甘家馨王有蓉五人，我得票最多，但鐵老仍不贊成我競選，我質詢再三，始知中央黨部已決定一名單計四十二人，將密交代表中之黨同志，必須遵照選出者，事實上可競選之名額只三名，而陳誠陳立夫朱家驊三位先生即在此三名額中競選，如此而我要參加競選，真是不自量力，故鐵老堅不贊成，但我竟僥倖當選主席團最末之一名，真所謂「末將」了。在主席團開會時，鐵老常常私自叮囑我少說話，我感激他好意關切，一次主席團開會時，孫科主席特約溥儒先生到會陳說應在憲法中加列滿族字句，尊重滿州人地位，大家相視無語，我看不妙，我即起立忍不

住慷慨陳詞，大義相責，把溥儒先生的請願打銷了，事後，我笑問鐵老，你屢次不要我說話，今天我說話很多，你爲什麼鼓掌？他說：今天是需要你的勇氣啊！鐵老對我，真是關切備至，愛護備至，我們相處在這樣心情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請讓我再講點在立法院一幕吧！

卅六年夏，我由財政部請假一月回江西贛北區，作立法委員競選巡迴演說，到景德鎮時，忽得鐵老電報，謂行政院僑委會副委員長出缺，已與岳公院長商定派我接充云云，我勉強遵命，次年正月，我再回江西作競選決賽，鐵老勸我放棄立委競選，專任僑委會職務，他說前途較好，可以建樹，我以「動盪殊甚」却之，卅七年五月，立法院成立，憲政實施，我們要在議會爭取議席，策動組織政團，那時有四個政治力量聯合組織「民主自由社」得二百六十餘席，我是鐵老之代表人，當選爲四幹事之一；正在展開工作爲鐵老競選立法院長之際，孫科堅要鐵老到行政院爲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我勸之無效，不久鐵老亦隨孫科下野，假使鐵老留在立法院，院政一席當然是他，立法院有他領導必有精神，觀感就不同了。這是立法院的莫大損失，也就是國家的損失了。記得有一次在臺北閒談說笑，鐵老說：總統有咨文到立法院請立法委員三月期滿後繼續行使立法權，你這個立法委員可以再做很多年，你當年硬要做立法委員的看法，算是「對了」，我說：我「不幸而言中」那不幸兩字，就是您離開了立法院，使立法院與國家俱遭不幸啊！

上面所說，是我與鐵老三十多年來交往中一些可回憶的事，我與他在名份上前十餘年是朋友，後十餘年是部屬，但以鐵老愛國忠忱，待友誠懇及責任觀念各點看來，我在做朋友時候，精神上就把他

當作長官了，而在作他的部屬時，精神上則又覺得是他的家屬之一員，這就是因為他總是誠懇親切待人！我在他部下作事好幾次，好多年，我從沒有絲毫想望升官爲榮，拿錢爲樂，就是因為他經常有誠懇與熱情給我，使我覺得久處溫暖快樂之中，沒有升官發財之需要，忘却了升官發財之美夢，這是鐵老對人有感化的力量，也是他的偉大處。不是一般達官貴人所盡能如此，也不是一般幕僚部屬所盡能如此。古人所謂「如魚之得水也」就是這種境界。

鐵老在我腦海裏印象極深，他的言動談笑，我一閉目就盡現於眼底。因此我不覺得他真死去，我不爲他死去而徒然效賈生之痛哭，我只在愁思如何能作點事以發展他的遺志。這些年來我不避嫌怨，不顧衰病，不遺餘力地爲華僑協會與國民外交協會策進，就是此意啊！



## 懷念鐵老

為鐵老逝世二十週年紀念而作

和鐵老熟悉，還是從大陸撤退到臺灣以後的事，以前雖也見過好多次面，大都在官式的場合，比如甚麼酒會、紀念會、宴會等等，彼此握握手，點點頭而已；此外，我從未做過他的部下僚屬，也未和他共過事，所以與他的歷史淵源很淺，談不上了解他。

可是就在逝世前那短短的三數年中，幾乎我每次到臺北時，必與他有一二次相聚，而且往往一談二三小時。承他熱情愛護，看得起我這個後輩，每次談話，主題都是海外問題，他非常關切海外情況；認為我身居香港，對海外動靜必十分清楚，蒐集資料也十分豐富也。

也就是這一期間，他決定將他的回憶錄交給新聞天地發表，可惜中途有了挫折，未能完成，未能刊印專書問世，以致成爲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在民國史上無可否認地是個重大的損失。不僅在我，他的所有週圍的朋友也將爲此而抱憾罷。

鐵老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我能領略到的，是他的仁厚精神與恢宏氣度，作爲一個國民黨黨人，他代表了黨的早期傳統，優良的傳統，而具有如此品格與氣質的後輩黨人中，似乎不多見了。

關於這一點，在他的一生立言行事中，例子太多，追隨他的人都能侃侃而道。

國民黨的本質應該代表中國文化，繼承中國文化，與共產黨迥不相同。它是革命的，但仁厚，它

是戰鬪的，但涵容。

鐵老的風範使我們後輩景仰，也使我們後輩爲之惶悚慚愧。

我想起抗戰後期鐵老在香港主持「榮記」的事。

那個時期，香港的地位和處境，甚至比今日香港還要險惡，上海業已淪陷，日本正積極大舉從事南進計劃，日本和偽組織的特務佈滿港九，暗殺暴行隨時隨地可以發生，英國的態度與今日之趨炎附勢講求現實沒有兩樣（封鎖緬甸路即其傑作），香港政府自然隨之軟弱，妄圖苟安了。在這種局面下，鐵老坐鎮香港，用「榮記」這個商行的名義，擔負起五花八門極爲複雜繁重的工作，包括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比如與淪陷區及東南亞各地的聯絡與情報，日本與各國的動向，搜購物資，指揮及輔導僑務、抗日宣傳……而延攬吸收各樣人材，也蔚爲大觀，……許多才俊之士，都會在這個機構工作過，所發揮的力量，對抗戰的貢獻，也許在政府的紀錄裏，在黨的檔案裏，可以找出一部分來，然而這都是從未公開的，當時的蔣委員長和少數人知之甚詳罷。

今天香港甚麼情況呢？

廿四年來，我們在這裡做了些甚麼，我欲何言？

懷念鐵老，因爲在香港，不由不想起「榮記」，他的公忠體國、冒險犯難的精神，他的對上不蒙蔽欺騙，對下不刻薄猜忌，實事求是，兼收並蓄，和諧的團結，精誠的合作；他在香港留下了這一段令人難忘的紀錄，然而這不過是他個人一生的一個片段而已。

（癸丑年中秋後一日、香港）

## 吳鐵城先生

雷嘯岑

吳鐵城籍隸廣東香山縣——後改名中山——而於一八八七年誕生於江西九江，他的父親在九江經商，落籍當地，吳亦就生於斯。啓蒙識字成童後，即入九江美以美會設立的同文書院肄業，攻讀西方文化的近代書刊，因而諳習英文，與一般舊社會的知識份子有別。

但吳於同文書院畢業後，并未出外升學，曾經計劃赴日本讀書，而乃父須俟其完婚之後，方許遠行。他賦性好動，即與九江青年蔡公時、蔣羣等，組織「潯陽閱書報社」。時在光緒末年，滬漢各地的報紙言論，多對現狀不滿，傾心革新運動，吳日濡月染，思想不復守舊，旋與九江海關監督革命黨人林森（子超）——即後來的國民政府主席——相識，頻頻往還，思想更趨激進，矢志革命了。宣統元年吳廿二歲，奉父命結婚，不復作升學之想，而與蔡公時、蔣羣等從事革命工作。既而辛亥武漢起義，九江聞訊最先，吳與蔡公時等在林森領導之下，力謀響應，擁戴總統馬毓寶爲九江都督，吳被推任都督府參議官，年方二十四歲。另由蔣羣赴南昌策動駐防新軍總統吳介璋反正，全省皆告光復了。

迨革命各省派遣代表集議上海，協商組織臨時政府時，吳與林森、趙士北三人，被推爲九江都督府代表，爲全體代表中之最青年人物，後來南昌都督又加派代表湯漪、俞應麓二人，但各省代表名額雖多寡不一，然每省只有一票的投票權。吳以籍屬香山，當時頗受國父孫公青睞，而其一生從事革命事業不輟，亦即肇基於此。既而孫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撤消，吳以革命有功的青年志

士，如要求粵省或贛省都督，斥公費赴外洋留學深造，決無問題，但他無意於是，投身政治界多所活動，隨時馳驟於京津滬漢之間，嶄露頭角。民國六年孫公在粵擔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吳受命爲參軍，專負軍府與議會暨省府之間的聯繫任務，亦是適才適事的工作，足以展其所長，成績殊不惡。因此，民國十年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與粵軍合力驅逐粵督莫榮新之役，民黨幹部朱執信以討賊軍總指揮赴虎門調解民軍糾紛殉難後，孫公即命吳承其乏，隨後又擔任警衛軍司令和改編後的師長職務，中間曾一度膺選爲中山縣長，越民國十三年擔任粵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中外人士皆以吳係軍人出身，一致稱之爲「吳將軍」，殊不知他原是個習讀西文的文士書生呢！

吳在廣州作警衛師長與公安局長時，尙兼任廣州市黨部委員兼組織部長，對當時跨入國民黨的共黨份子，決不妥協，鬭爭甚力，已大遭蘇俄顧問鮑羅廷之忌，旋有廖仲愷被刺事件發生，共黨指定香山縣人朱卓文係教唆犯，公安局長職責所在，同受攻擊，而卓文與吳又係小同鄉，平日交誼甚篤，尤爲共黨所指責，未幾吳奉命解除師長與公安局長各職，且被囚繫於虎門砲臺，爲的就是廖案。朱卓文於對日抗戰時期，在中山縣擔任建設局長，曾在其創辦的「中山日報」上發表談話，敘述當年刺殺廖氏的兇手陳瑞一千人，事前赴東山鮑羅廷住宅附近，查勘地形，因廖常來鮑公館，擬乘機予以刺殺。詎這些人在茶樓品茗之際，公言不諱，被公安局密探聞及，急報告吳局長，吳即以電話懇囑朱卓文轉達陳瑞等不要胡來，使他爲難，陳瑞等乃改變計劃，刺廖於黨部門前，朱卓文聞訊，以港幣二百元交付陳瑞，囑其趕快赴香港避禍云（詳見拙著『卅年動亂中國』）。觀此，更足以證明吳被解除軍警首

長職權，并招致縲紲之災的重要原因，必係鮑羅廷藉廖案迫使政府當局幹的。這時孫公已逝世，當道諸公對鮑顧問與中共人士，力求妥協遷就，而吳乃做了第二個公治長，無可申訴。吳在虎門幽禁時，與前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同一囚室，朝夕攀談，尚不寂寞，越民國十五年多，即由「國母」宋慶齡保釋出獄，恢復自由了。據吳自撰的前半部回憶錄，認為他之所以被囚，是李濟琛從中搗鬼，筆者却認為鮑羅廷與中共份子構煽之力居多。

國府奠都南京，實行清黨後，武漢政府亦歸併於南京，譚延闓、孫科率先由武漢至金陵，仍任政府要職，吳當年在廣州時與孫哲生很接近，世人稱之爲「太子派」。此時孫與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在上海的「大東旅館」闢有長期房間，每逢週末，南京諸政治要人，皆來滬上憩息，而以大東旅館的長期房間爲集中之所，有如俱樂部，吳亦常常涉足於其間。孫哲生對吳素有好感，旋於民國十七年推舉吳隨同林森、鄭洪年北上遷移國父孫公靈柩南來，卜葬於南京紫金山。是時民黨已實行反共，吳一貫與共黨不兩立，不愧爲本黨忠實同志，且具有昇應環境的長才，甚受當道器重，而於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役，偕同張岳軍代表國府赴東北游說張學良擁護中央，卓著功績，奠定了他的後半生在黨政事業上的輝煌基礎。

吳擅長交際，能言善辯，對人絕無官僚習氣，一片和易近人的風度，應酬豪邁的手法，允屬上選的行政人才。十九年中原大戰時，馮玉祥、閻錫山亦派代表薛篤弼、賈景德到瀋陽游說。可是，薛、賈的才幹固不及吳、張遠甚，同時他倆在瀋陽的交際應酬費用，每月規定不超過五千元，然吳、張二

人的費用却在百萬元以上。因此，吳、張可以隨時走進張少帥的公廨或寓邸洽談一切，而薛、賈須事先登記，等候張少帥抽暇延見，雙方勝負之數，昭然可覩，果也張學良一紙通電擁護中央，而馮閻軍即告崩潰了。吳建此殊勳，回到南京不久，即奉上海市長之命，非偶然也。他接任市長後，即遇日本軍閥進攻上海的「一·二八」戰役，市政建設一時無從談起，而應付各方以及協助國軍作戰的種種事項，殊不易易。迨蘆溝橋事變發作，中日大戰八年中，吳擔任中央黨部海外部長暨秘書長垂六七年，對於港澳方面的黨務工作，尤悉心規劃，甚著成效，如日軍進攻香港時，駕艇協同少數英軍與日軍海戰受傷的陳策，就是吳派駐香港的黨務負責人。民國三十四年多，毛澤東應邀至重慶與國府從事政治協商之際，爲着「校場口」慶祝政協的民衆大會發生鬭毆，各在野黨派的代表赴中央黨部與吳理論，而國民黨黨員朱學範竟作總發言人，對政府狂加攻訐，吳大爲驚詫，當夜即找杜月笙談判——因朱係杜的門生——認爲咄咄怪事，杜亦從此對朱深致不滿，終告日漸疏遠了。

對日抗戰結束還都後，政府頒佈憲法，實施憲政，首先辦理國大代表與立監委員選舉，吳與陳立夫先生皆膺選立法委員，陳、吳二人隱然具有立法院正副院長的聲望。詎孫哲生就任行政院長伊始，強邀陳、吳二人入閣作政務委員，立委資格依法註銷。假使陳、吳不入閣，立法院長即輪不到童冠賢之流，而李宗仁後來爲着改組立法院的政潮亦不致發生了。人的關係在政治上實有意想不到的作用，陳、吳之改任政務官，就當年的政治情況設想，是失策的。

越民國卅八年夏間，筆者南來廣州，曾聆吳在中樞紀念週會上演說，以粵語「幾大就幾大」，「

唔作衰仔」這兩句話，勸勵大家一致奮鬥，其詞激昂慷慨，聽者深為感動。政府遷移臺灣後，吳於一九五〇年曾來香港，寄寓半山麥當奴道某大廈五樓，時自動電梯初設，尚不普遍，我去訪吳，走進電梯內，許久無人來挽掣開動，認為電梯已停，乃步登五樓，具道經過，吳大笑，說我是鄉下佬，馬上偕我出來，同乘電梯下去再上來，指示我挽掣的方法，甚為詳細，可見其遇事不馬虎的個性。我與吳僅止於相識的關係，談不上交誼的，但他對我很表親熱，且贊許我在「香港時報」所寫的社評和專欄文字，又將他當時游歷新加坡、印尼的經過情形見告，他謂印尼蘇加諾總統之親共態度，是為我最高當局抗日戰爭勝利後對全球的廣播詞中，沒有提及印尼的話，耿耿於懷，他曾剴切說明理由，並對蘇加諾甚表折服。

綜觀吳的學識與智能，以之作太平宰相，必卜勝任愉快，在國家多事之秋，却以擔當外交任務為適宜。世間沒有全能的人，實在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耳。吳在現代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中，算是具有民主精神與作風的佼佼者，愚故樂為記述焉。

## 大氣磅礴的吳鐵城

魏紹徵

——追念前輩並述受命工作的梗概——

看到了它光芒四照，

我認識你所帶的金鍊，何等寶貴；

體會你的心，充滿着愛的定力，

我知道你會受烈火的鍛鍊。

最剛毅的靈魂，生於危難，最偉大的人格，都帶着傷痕。

殉道者的冠冕，都閃着火花。

——錄自「荒漠甘泉」詩句——

中國國民黨輝煌歷史之綿亘延續，國父的偉大，三民主義的廣博精深，與總裁的繼承領導有以致之，而先烈的慷慨堅貞與前輩的恢宏風範，實為其凝固壯大的原素。

廣東香山的吳鐵城先生，自北伐以來，尤其是抗戰時期，為諸前輩恢宏風範之著者。中國地域習



慣的觀念，是南方之秀，北方之強，鐵城先生雖南人，而身軀偉岸，講話朗爽，個性更是豪放，其磅礴之氣，爲特有的秉賦，時人均所共認，一般稱之爲「鐵老」而不名，此稱呼不僅表示尊敬，且有親暱之感。

鐵老對黨國的貢獻，豐功偉績，其最膾炙人口的，一爲民國十三年遵行總理決策，平廣東商團陳廉伯陳恭綬之亂，一爲啣總統之命，與張岳軍先生赴關外，策動東北易幟成功。此二者對國民革命之發展與國家之統一，關係至巨，但這篇小文無從加以詳細的敘述，且筆者有一原則，紀人紀事，非親所見聞的，不在寫作之列，我的親炙鐵老聲教，是在鐵老於民國三十年在重慶接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後，當時筆者在中央宣傳部服務，秘書長辦公在上清寺，宣傳部在美專校街，兩者相距很近，但各部會工作同志很少有機會和秘書長接近。在此之前，鐵老對筆者並無認識，祇是中央在前一年（民國廿九年）爲加強督導四川省黨務時，筆者被選派參加工作，有幾個工作報告在秘書處存有檔案而已。

在鐵老接任後第二年，有一天，筆者接到秘書處交際科的通知——奉秘書長諭定期接見，當即依時前往，那天好像客人很多，而工作同志被接見的僅筆者一人，進了秘書長辦公室，鐵老用手示意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坐下，當時秘書長辦公室並不大，也沒有什麼特殊擺設，但鐵老坐在辦公室，自有他的威儀，峻利的眼光，從架在鼻樑上的玳瑁眼鏡中透出，廣東官話帶着點四川腔調，談話時頭向左右微側，他面前好像是放着筆者的資料卡，問問話，看一看，再問問話，好像是印證什麼似的。那一

天談話並不長，祇有十來分鐘，沒有提出問題，也沒有什麼指示，筆者辭出後，有幾句話却深留腦際，他自動的告訴筆者，他也是新聞記者出身，在海外做記者時的名字叫「吳丹」現在抗戰時期新聞宣傳是很重要的，鐵老這幾句話，也許因為筆者濫竽新聞宣傳崗位已逾十年之久，是給予同志一種親切感，也提示了我的責任感。

大概過了十來天，鐵老再次接見筆者，這次他凝重的告訴我，中國幫助韓國獨立運動的重要，韓國現在重慶有臨時政府，另外還有韓國光復軍，這都是韓國朋友自己在奮鬥，我們各方面也應該協助韓國朋友來共同推進發展，因此有發起組織中韓文化協會的必要，而且也是有助於抗戰建國的。這件事由你去負責籌備，並且先去和司徒德（其時任立法委員並兼任孫哲生院長對外聯絡秘書工作）聯絡。

筆者在宣傳部服務的單位，在職掌上有輔助文化團體發展這一項，因此與重慶各文化團體均有接觸，如謝仁釗、汪竹一就是因國民外交協會而過往，尹葆宇、陳堯聖就是因反侵略協會而相識，洪鈞則是因中蘇文化協會而交遊，但筆者並未參加發起籌備過文化團體。鐵老也許知道我工作職位的關係，前次的接見，有當面審察的用意，經過考量後才交付任務，鐵老大氣磅礴而處事却是很精細的，奉命之後，即與司徒德見面洽商，才知道鐵老事先已與孫院長談過，並推請孫院長指導。我們籌備工作進行的第一步，先分別的請韓、中兩國從事文化宣傳方面的朋友擔任發起人，組成籌備會，次一步就是找中韓文化協會的會址，這在當時的重慶，是件很難的事，中韓雙方朋友分別奔走，定時在兩路口

小茶館碰頭交換消息，記得當時韓國方面碰頭最多而奔走最熱心的是王海公，最後總算在大樑子青年會隔鄰租到相當寬敞的一層樓，會址找到了，籌備工作也大致就緒了，於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下午召開中韓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由孫哲生院長擔任主席，司徒德報告籌備經過，選舉鐵老等擔任常務理事，韓國的王海公也是常務理事之一，自此之後，韓國朋友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機會多了，韓國的獨立活動也拓展了。這是奉鐵老之命第一次所做的工作。

## 二

民國三十二年盟軍反攻勝利，麥克阿瑟對日用兵有逐島登陸的計劃，中央宣傳部製佈「將戰爭移到日本本土去」的口號，在宣傳上戰略與戰術都需得有新的觀念和作法。宣傳部自播遷到重慶後，對推動全國戰地和敵後宣傳，曾頒有「戰地宣傳方略」和「戰時宣傳技術須知」，此時爲配合盟國戰略宣傳，對各戰地與敵後的宣傳工作，有實地普遍視察加強改進的必要，於是由筆者起草視察計劃，並擔任由重慶出發轉西北在山西風陵渡河至河北平津再轉漢口而返重慶的視察工作，當我已到成都正準備去西安的時候，忽奉部電：「速返」，當即匆匆趕回重慶，到部之後，才知道鐵老有命。於是理髮沐浴休息了一天，因爲鐵老是講求整潔的，第二天去晉見鐵老鐵老，開門見山說：「前次你籌辦中韓文化協會很可以，我另外看過你在四川各處工作的工作報告（參加督導四川省川東區黨務和參加教育視察川西區教育視察工作），以及各方面的觀感，你適合我需要派遣的人選，不必去視察戰地宣傳，

我派你去西康，到劉文輝那裏去看看，幫助推進下邊疆文化工作。」我受寵若驚，因為這是一道難題，當即表示恐不能勝任，鐵老當即說：「年輕人要有幹的精神。」不便再辭，祇得承擔了下來，鐵老所交的任務，並沒有說得十分明白，但明瞭他的用意，因為當時正配合盟軍使用新B二九空中堡壘直飛日本轟炸，在成都新津興建大機場基地，因之如新津、雙流、崇慶、大邑這些縣份的少數村莊須加以搬遷，而農村習慣是安土重遷的，若干野心份子藉此攻擊當局，傳說當時四川所謂「七師長」之流有慫恿劉文輝（大邑是劉的家鄉）有所表示之說，鐵老派我去，用意是瞭解情況，並傳達中央意旨（交有重要資料）。但去西康談何容易。前曾有由吳一峰率領的黨政考察團去西康並到了康定，出來剛離開西康省境行抵四川名山，就遇上了搶劫，衣服財物沒有散失，但所搜集的資料文件卻沒有了，再另有單位視察人員進到康定出來後，到了峨嵋資料皮包也被偷走了。

因此，筆者再回到成都，並不急於去西康，要先了解下劉文輝，於是在成都住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黃季陸先生約吃飯，席間遇見中央黨政考核委員會的林品石，他是被派往西康作年度考察，已到了雅安（進入西康的第一站），又折回成都。他聽說筆者要去西康，就拿出一通電報給我看，並說恐怕祇能到雅安為止，電報是劉文輝由成都給他的，電文說：「邊地苦寒，不宜先生久住。」（這時是農曆陽春三月）筆者看後苦笑着對林兄說：「如有這封電報，我也就回重慶覆命了。」口如此講，心却不甘，對動身去雅安之前必須作週全的準備。

這次是第四度到成都，以前來過三次，有一次曾勾留一月以上，這時運用了些關係，找到了點線

索，劉文輝有兩個智囊此時在成都，一位是參政員張緝，他是代表劉對外聯絡的；一位是西康省議會秘書長周儒海，他是代表劉調和內部的，筆者以「言忠信，行篤敬」的態度分別拜訪了他們，由張周處得知了西康的梗概和劉文輝最近的措施，尤其是周儒海給了我一本劉文輝在西康省訓練團的講詞：「建設新西康十一講，廿四開本，厚厚的一冊，大概有二百來頁，我窮兩晝夜之力，將它看完，並將重要之處加以摘錄，劉文輝在這本講詞中是很自誇的，並有些獨創詞句，例如：「西康有省，自我成之；西康之省，自我爲之；西康成省，衆人享之。」同時，自誇如何平定西康匪亂、蕃亂之類。我有這些了解，知道可以動身去雅安了。

### 三

到雅安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劉的司令部（劉當時是什麼邊區綏靖司令、文職是西康省政府主席，實力是第廿四軍軍長）投遞名片登記求見（中央的公文早就發出了）。下午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十時接見，我提前十分鐘到達。走進司令的會客室，已坐着十來位軍官，官階有中將、少將，在抗戰時期，掛中將官階的很少見，少將也不多，而在邊區司令部竟會有這樣多少將和中將，劉的任意作爲，可以想見。同時，我想如果依次會客，今天午餐可能會「免」了，一會兒出來了一位軍官，接着進去了一位，等這位軍官出來時，副官也就請我了。

我見到了劉文輝，這時劉剛戒掉鴉片，不像以前在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樣瘦削，紫醬色的臉膛，胖

篤篤的，剃着光頭，像一位喇嘛，我對劉說：「吳秘書長知道劉主席綜理省政有很好的治績，關於邊地（劉在中央開會是如此講的）文化，應如何推展，特命前來聽主席的指示協同辦理。」劉昂坐挺胸交叉兩手說：「我不懂什麼叫文化。」筆者就說：「主席不但懂，而且建設西康有理論體系。」接着將預先摘錄的背誦了一些，劉欣然色喜，交叉的手放鬆了，身子前傾，兩手平放在辦公桌上對筆者說：「你懂得不少啊！」接着對着外面喊：「你們來倒茶拿烟哪」，同時劉自己站起來在身後書櫃抽屜裏拿出英國的雪茄來（抗戰時在重慶是難見到英國烟的，而在西康是不難買到，因為是由印度進入西藏再轉到西康的，）接着又說：「謝謝吳秘書長的關心、好意，你是不是要到打箭爐（指康定省會）去看看。」這正是筆者所企求的，當即表示謝意，劉就說：「好了，我搖個電去好了。」我就乘機告辭，不知道所謂搖個電，是電話還是電報，回到住處後，下午劉的副官長代表回看，並說為筆者安排了三場演講，我猜想劉是要知道我講些什麼，這三場聽眾對象有軍事單位的軍官，有機關的公務員，有學校的教員學生，而我演講的內容重點有三：(1)抗戰前途的光明和勝利(2)國家有賴領袖的睿智領導(3)擁護劉主席建設新西康就必須擁護 委員長建設新中國。三場演講過了，筆者就順利的進入康定了（由雅安進入康定沿途以及到達後的情形，前在「暢流」撰有「康定情趣」茲不贅）。

在康定就了三個多星期，大半的時間是演講和參觀，而我工作的重點是「瞭解情況」，住處在西康民國日報社內，報社附有藏文週刊，來往有康胞、藏胞和喇嘛，我以研究康藏文化的態度，和各方面接觸，逐漸瞭解劉文輝內部的五光十色，同時，所謂「百密必有一疏」，何況康定僅是「閉關」而

已，到了裏面，也不見得如何機密。因此，在二道橋泡水的機會裏（在這裏解釋一下，二道橋是離康定四五里的一個地方，泡水者是洗溫泉浴，二道橋的溫泉，是康定的名勝，溫泉分「健身運動復興民族」八個水池，水是硫磺質，由清澈見底到混如泥漿的不同池子，人各依其需要入浴，康定每天中午起風，於是二道橋泡水就成了日常的課程），得到一個「五常社」小冊子，這是一個手抄本，是西康部隊機關裏的一個袍哥組織，再過了兩天，筆者就回重慶了。

見了鐵老，陳述了梗概，鐵老就說：「好，很好。」再問了些康定的風土文物，筆者就告辭了，大概過了一個多星期，又接到秘書處交際科的通知，奉秘書長諭知筆者出席中央秘書處紀念週報告，當看了通知以後，以為可能是誤填了姓名，於是去找秘書處交際科馮宗蔣科長，說明我對通知的感覺，希望他得便請示鐵老一下，並代為辭謝。稍後宗蔣兄電話告訴我，秘書長說紀念週的程序上有一項「講讀 總理遺教或工作報告」，難道工作同志不可以在紀念週上作工作報告嗎？鐵老對後輩是如此獎掖。經過那次報告後，秘書處許多前輩和同仁如狄膺副秘書長、雍能、壽賢、子弦、秀俠、公紀、志奮、標慶諸賢彥，從此大家都稔熟了。

#### 四

抗戰時期，共匪表面宣誓團結抗戰，實際是分化抗戰，破壞抗戰，在戰區是盡力襲擊友軍，擴張勢力；在大後方是散佈謠言，動搖人心，其技倆惡毒得很，例如在宜昌被陷日寇之後，失去了長江的

門戶，湖南與四川之間的聯絡運輸欠靈，一時軍糧民食的供應因之亦欠靈活。因爲在宜昌未陷之前，湖南與四川這兩個中國大米倉配合運用，對當時前方的軍糧和後方的民食調節有方。宜昌既陷之後，川湘間交通遭遇阻碍，這在當時第六戰區（由前副總統陳誠任長官）軍糧需求之緊，現在臺灣當年在恩施的是可以記得的，於是儘可能將四川後方的糧運到前方去，這樣民食就緊了，乃實施配給制度，這在戰時本是很自然的現象，英國在二次大戰時就是如此，大家忍耐挺一下，也一樣的生存戰鬪下去。然而，共匪却乘機造謠，說什麼大四川的糧食將被運一空，四川老百姓要挨餓了。打國戰是下江人的事（四川民間稱抗戰爲打國戰，而對由長江下游各省遷往四川的，稱之爲下江人），爲什麼叫四川人替他們挨餓。這個謠言一出，農村的糧藏匿起來不外運，加之不肖米商囤積居奇，夙稱川西壩米倉所在的成都省會就發生搶糧風潮了。

再加前面所提到的興建新津大飛機場，是盟軍選定後方距離東京較近適宜的基地，因爲B二九空中堡壘是當時美國研究成功長距離轟炸的新武器，需要建築堅固特長跑道的飛機場才能起飛，當然附近的村莊要遷移，在當局對村莊的遷移，已作妥善安排，但農民多少不能適應，於是共匪大造其謠，說什麼下江人要整四川人，尤其說中央造這樣大的飛機場，是爲了解決四川部隊用的，因爲由重慶陸運軍隊不方便，用空中運來，就輕而易舉了。一時引起四川軍民猜疑，這是如何的惡毒可怕。

就在筆者由西康回來西席中央秘書處紀念週報告後不久，鐵老接見筆者，說明中央爲了針對共匪惡毒造謠的技倆，研究決策採取「以戰止戰」的積極戰略，命參加這項特種宣傳工作並與調查機構共



同策劃這項特種戰役。在此之前，筆者並未受到調查訓練，也未接觸過調查機構，鐵老如此的逾格選用，真是前輩的風範。

共同參與研究作戰的一共祇有五人（稱之爲小組），好在其他同志富有戰鬪素養和經驗，筆者附驥效力。小組研究實施的戰術有四個主目：（一）捕捉謠言（二）研判謠言（三）宣佈真相（四）消弭禍患，實施的順序，「捕捉謠言」是派遣黨、政、軍、學、商、工各階層的男女同志，分赴公共場所如茶樓、酒館、浴室、及娛樂場所，聽取各種謠言，然後到小組來報告，小組聽取報告之後，立即「研判謠言」內容，這種研判是要利用檔案，利用資料，如果謠言與某單位有關，立即與這單位切取聯繫，瞭解情況，根據研判結果，針對謠言將事實「真相」編成故事，甚至編成歌謠，再交付各階層的同志向各公共場所宣傳出去，將敵人的謠言各個擊破。至於我們發出去的紙彈，是否已打中敵人，使謠言平息。於是另派一批同志，而與前批互不相識，再分赴各公共場所去收聽我們出擊的戰果。如果我們的宣傳紙彈並未開花，那就是我們研判不夠深入，資料編製不夠生動，於是再研判再編製再發出去，如此循環宣傳，「消弭禍患」於無形。

重慶的宣傳戰，有了相當好的戰果，鐵老的命令將戰場擴展到成都去，叫命筆者負責主持。當時因爲新津飛機場正在擴建，渝蓉之間的交通工具，民航暫停，僅有公路局的班車，並且是燒木炭的卡車，而旅運之頻繁，比現在買年節時對號火車票不止要難多少倍，筆者運用了多種關係，接洽到一個便車，當天上午講好，下午就要啓程。午間就到中央秘書處去請見鐵老辭行，鐵老在李子壩公館有事

，命即前往，鐵老是很少在李子壩家裏見客的，筆者見到鐵老請示到成都的作法，鐵老說：「宣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既有的經驗，用心去作就行了。」筆者不願多費鐵老的時間，而鐵老講話一向是要言不繁，於是就鞠躬辭退。在已轉身走出時，鐵老忽又喊住，問筆者還有什麼衣服，因為那天下午就要上車，穿的是中央黨部發的粗布制服，而且已很陳舊，筆者當即表示行篋內還有嗶嘰中山裝和西服，不過是在抗戰前做的，鐵老當即表示：「你可以寫一個報告來。」其實我應領的旅費和工作費已分別在宣傳部和秘書處領取，不應再有所求，但鐵老竟關心到同志的穿着，既有所指示，於是就上了一報告，但到了成都之後，因工作既緊張，又興奮，早將這個報告的事忘了。有一天，忽然接中央秘書處的公文，裏面是轉錄鐵老的批示，原文是：奉秘書長批：「魏同志報告悉，一次過補助一萬元。」這「一次過」為廣東話，是下不為例的意思，民國三十二年多的法幣一萬元，真是相當的優厚了。

## 五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了，筆者由宣傳部派任武漢有關宣傳方面的接收工作，正在準備各項手續，擬待交通工具洽妥有了行期，再往晉見鐵老報告辭行。忽又接秘書處交際科的電話，鐵老要我去見他，乃遵命前往，見面後，鐵老讓我坐定後，就問筆者：「我有兩句關於東北的話，你知道嗎？」我即回答：「這是兩句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偉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問題之嚴重。」鐵老說：「不錯，現在我想要你去東北，你們的同事洪鈞（洪為東北人，在梁寒操部長任內任宣傳部總務處

長）現已定爲興安省政府秘書長，你去擔任省府委員，先歷練一下，再看你願意擔任省府那個單位的工作，男兒應有志於邊疆。」我離座屈躬的回答：「謝謝秘書長，不過宣傳部已派我去武漢，我是湖北人，想回鄉去祭拜祖先一下。好在接收工作是臨時的，等告一段落後，隨時聽秘書長調遣。」鐵老停頓一下說：「那也好，回鄉去安慰父老也是需要的。」我即告辭出來，內心是說不出的感激，這不是說省府委員職何重要，而難得的是鐵老如此看重。

第一條勝利復員的「民聯輪」定期由重慶開航，排定有往武漢任接收工作人員的艙位，王亞明和筆者是兩張大餐間票，行前王海公忽來訪我，他說希望筆者設法他夫婦能乘民聯輪動身，我就說：「你又何必坐船呢？鐵老會安排你們坐飛機到上海轉回韓國的。」他說：「我知道鐵老已在安排，但我等不得，早一天回韓國，好早一天辦事。」我知道他話中的含意，於是往辦理交通復員的單位說明原委，於是將大餐間票讓給了王海公，筆者改了一張一等艙票。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民聯輪」在重慶朝天門江面起碇了。當時是巴不得「即從巴峽穿巫峽」，「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心情，而「民聯輪」開出宜昌江面後，前面有掃雷艇問道，又派了軍艦護航，因爲水裏還有水雷，而長江兩岸還有殘餘的日軍，以慢速度向前行進。中秋節的前一日，在陽光照耀下，民聯輪慢慢的駛抵了漢口江漢關的碼頭，岸上擁滿了人羣，舉着雙手對着民聯輪歡呼，船上的人也對着岸上的人揮手，並高喊着：「你們好！你們好嗎？」隨着喊聲而涕淚並下的，不止筆者一人。

王海公夫婦到了漢口，我們留他過中秋節，他迫不及待的要走，託代買去上海的船票，湊巧招商局配合民聯輪有船開南京上海，於是設法買到了兩張房艙票，送王海公夫婦走了。這位王先生回到韓國後，成爲韓國國會第一任議長，恢復了本名：申翼熙。當他於四十一年來訪問臺灣時，我去見面時，先叫了一聲王先生，再稱他申議長，他不覺大笑起來，在談話中，他深深感謝鐵老扶持韓國的德意，這位韓國的長者如今安息在天堂也已多年了。

在民國三十五年春，武漢的接收工作將告一段落，正準備向宣傳部請示回南京還是留在武漢，大概是四月初吧，湖北省政府人事處長吳景新（他是鐵老推薦任此職位），來到我的住處，傳達王東原主席意旨，要我過江去見王主席，筆者依時前往，見了王東公，他從辦公桌裏拿出一通行政院孔祥熙院長的代電，內容是鐵老推介筆者任湖北省政府新聞處長，孔院長電徵王主席的同意，又是鐵老的栽植，而事先毫不知情，真是「示惠而不使人知」的豁然大度。

三十八年多成都撤退，筆者輾轉由三亞、海口、澳門、香港輾轉來臺，中間病了一場，於三十九年多到達臺北，當筆者到中央黨部報到，遇着鐵老和張岳公一同從裏面走出來。鐵老一見我就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並說：「你來了，怎麼這樣瘦啊！」筆者表示要專誠去看他，鐵老說：「我住得很近，就在仁愛路二段，下午四時多半在家，歡迎你來。」遠方遊子歸來，見到尊長這樣的親切，真是如坐春風，十分溫暖。

鐵老安息天堂將二十年了，在這篇拙稿刊出後第三天，是鐵老二十週年的忌辰，筆者謹向上空頂

禮祝拜：

最剛毅的靈魂，生於危難，最偉大的人格，都帶着傷痕。  
殉道者的冠冕，都閃着火花。（完）

## 豁達大度的吳鐵城先生

鍾正君

吳先生自弱冠參加革命，受知於總理，繼見重於總裁，對本黨革命建國的每一重要階段，均爲參與之重要角色。吳先生儀態雍容，豁達大度，對黨國之貢獻，爲革命先進中有數人物。

### 一、誕生環境與早年學歷

廣東的香山縣，（後爲紀念總理改爲中山縣）是南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塊膏腴之地，水秀山明，毗連港澳，西風東漸後，得風氣之先，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就是該縣的容闈，招商局前身的上海江南造船廠，也是該縣人徐雨之創辦的。居民冒險進取，美洲南洋上海及沿長江各地商埠，都有香山縣人的足跡。

吳鐵城先生的祖居在該縣平湖鄉，世代以耕讀傳家，至其父玉田公，在光緒初年離鄉到了江西九江，在九江最大的一家百貨商店做司賬，謹慎和氣，深得店東的信賴。後來自營一家運售洋貨的商店，生意亦極興旺。九江是三國時代的柴桑口，也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潯陽江頭。地扼長江中流，極爲衝要，又是被條約規定的對外通商口岸，外國輪船、教堂、領事館，使人觸目皆新。民國前廿四年，先生便在此環境中出生。母親亦是中山縣人，粗通文字，能讀通書信，儉樸持家，教子有力。先生幼年，倔強頑皮，天性好動，爬山划船、攀樹打架，無所不來。七歲啓蒙，三字經、千字文、孝經、四書皆能背誦。教師強迫他寫字，由填字格到臨摹法帖，他雖無可奈何的照做，但他毫不當心，而喜愛

寫他自己喜歡寫的字體。十四歲由私塾轉到專館，在名儒徐庭蘭孝廉處攻讀了三年，而奠定了國學的基礎。不久朝廷廢科舉興學堂，先生立意進新學堂就讀，乃先到一位留美同鄉鄭雍鵬先生處補習英文兩年，隨即離開專館，進入九江美以美會所辦的同文書院，接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與軍事體操及球類運動，在寬敞整潔的學校環境裏，先生愉快的與同學過着羣體生活，接受新時代的一切知識。同文書院畢業後，先生便打算到日本東京去留學，但他父親堅持要他結了婚才去，他的父母爲他選了一位臉孔渾圓福氣十足的馬小姐做對象，合過兩人八字，沒有沖剋，先生看過照片，也認爲滿意，就在先生廿二歲時，用舊式婚禮結了婚。馬夫人生長上海，其父在九江輪船公司任經理，爲人樂善好施，非常慈善。先生的父親經商有成，在九江漸有社會地位，用錢捐了一個五品同知，做了九江市商會的協理。

## 二、政治意識的萌芽

清廷的腐敗，招致中法之役，甲午中日之役，及義和團八國聯軍入京等種種國家禍害。那時康有爲、梁啓超等一派，主張擁清保皇，變法維新，同時又有總理一派主張澈底革命，推翻清廷。兩派互相鼓盪，最後還是革命思想逐漸獲得人心，成爲時代的主流。先生的父親，並無意要先生繼承他的經商事業，而讓先生自己去發展性情事業。那時的九江，不時發生事情：如戊戌政變後，清廷捕戮康黨甚多，在九江便因康發行的富有票債券問題而殺了許多人。九江德化縣知事江兆棠，升調首府南昌縣，因在位清廉賢明，去任之日，老百姓從縣衙門起，經通到江岸五六里長的街道，沿途擺設香案，

上置清水一盂、明鏡一面，夾道歡送，盛況空前。但是先生認爲江知縣不過僅是消極的不貪瀆、不擾民而已，並沒有積極的爲民衆謀福利，又何補於時艱！江兆棠到南京後，一次爲了天主教地產與民產糾紛，在赴天主教的宴會席上，給粗暴的主教用刀叉刺死了，因而引起民衆公憤，與民族仇恨，到處騷擾教堂，殘虐教士；外國爲了護僑，又派了許多兵艦來，清廷急派梁敦彥到南昌調處。接着九江租界巡捕打死了一個苦力余發程，九江人心又起激動，即時成立了九江後援會，派代表到南京請願，先生亦被推爲代表。

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當中，滿清仍想作垂死掙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準備實施憲政，派醇親王和薩鎮冰到外國考察海軍，準備改進軍備，但這些舉動都太遲了，新時代已不容許他再苟延殘喘，革命風潮，到處震盪。九江關爲國際商埠後，租界劃定了，領事館設立了，外商洋人紛紛開設，外國商輪常泊江心，洋貨逐漸充斥市場。先生便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逐漸孕育了參加革命的動機與行動。

### 三、初期參加革命的貢獻

先生生性喜動，又喜交結朋友，每年暑假，先生都到牯嶺歇夏，在那裏也結識不少朋友。一次他遇見一個服裝與衆不同的陌生人，他不禁冒昧的向他請教姓名年籍，那人有一付紫棠色而略帶方形的臉孔，有一雙清澈而帶英氣的眼睛，唇上長着兩撇濃黑而向下垂的鬍子，彼此通了姓名，原來他就是林主席子超先生，剛由上海江海關調來九江關，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契而結成忘年之交，先生思想受義兼師友的林先生影響很多。林先生雍容和藹，相交不久，便在大家披露心曲當中，他告訴先生



他是革命黨人。不久先生便協助林先生組織潯陽閱書報社，表面上是灌輸新知，啓發民智，改良社會，骨子裏是鼓起政治改革熱潮，掀動革命。先生的思想逐漸轉變了，剛好他有一位伯父，由廣州到了九江，年青時曾參加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爲他講述許多身歷目親的太平天國故事，和他所知道的鴉片戰爭故事，使先生連想起看過「黑旗軍劉永福」故事的畫報，情緒便開始激動，縈想着改革政治：從舊的政治去改良？抑從推翻舊統治着手？一夕他與林子超先生深談後，便認定要救國非推翻滿清統治不可，因而確立了革命之志，想到推翻舊統治，必須有武力，乃與林先生等創辦商團，先成立了軍事訓練班，拉了五十三標的新軍軍官多人做教練，藉此密結關係，先生與林先生均親自參加了訓練班，受軍事教育六個月，畢業後便訓練一批商人，創辦商團，先生多方結交新軍的官長和士兵，吸收同志。砲臺司令徐世法，是他岳父的好友，蔣君辛、蔡公時，都是當日他的盟友。

日本歡迎中國商業代表前往參觀，各大埠商會便組了一個赴日觀光團，先生代表九江商會參與，準備赴日後，留在東京讀書；但當他到上海時獲知革命軍業在武昌起義，九江方面同志電召先生速回，先生便停止赴日，而趕返九江，與林先生等籌商舉事，以響應武漢。他們分頭向軍警砲臺各方策動，接洽妥當，趕速部署，準備發動。在盛傳清廷起用袁世凱，業已派馮國璋、段祺瑞、蔭昌率軍南下，薩鎮冰的海軍也溯江而上，武昌革命軍轉趨不利的消息下，大家決定提早行動，以聲援武漢。十月二十三日晚間，九江革命的號角吹動了，先由金鷄坡砲臺放了三聲號砲，各營聞聲放槍一排，臂纏白布，就羣向道府兩署進攻。安知九江道臺和知府，先已聞風携眷逃走，其他零星部隊，知大勢已去，

均先後加入革命陣營，使九江兵不血刃而光復。衆推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爲九江都督，先生任總參議官，辦理與軍事有關的民政外交事務。當武漢軍事吃緊時，馬毓寶等心懷疑忌，意志動搖，先生力就人心大勢，詳爲分析，使各人疑慮盡去，而穩定了九江的局面，固守扼大江中流的馬當炮臺，隔絕了清廷的水路聯絡接濟。

薩鎮冰的海籌、海容、海琛、江貞四兵艦及多艘魚雷艇，突由上游開來九江，下錨駐泊，來意不明，使九江全城震動，該每軍多數是福建人及少數廣東人，因此公推林子超和先生二人訪問各艦，他們坐了小汽輪駛近兵艦，艦上果然都升旗吹號，排隊相迎。原來九江反正後，江防嚴密，清廷海軍接濟，完全斷絕，該艦隊在武漢，因向岸上開過砲，感情不洽，他們只好開到九江來觀察動靜。薩鎮冰知大勢難以挽回，悄然出走，艦隊由資格最深的海軍艦長黃鍾瑛臨時統率。先生與他寒暄後，探詢來意，黃乃表示此來係誠意合作，相談歡洽，乃邀請各艦將領數十人上岸，在商會設宴歡迎，並留他們盤桓多日，先生趕製了許多青天白日旗交與各艦，各艦卸下龍旗升上青天白日旗，旗幟隨風招展，江山爲之生色。

#### 四、參與選舉 總理爲 總統

九江是緊接武漢下游的一個大商埠，襟江帶湖，爲軍事重點，江防重鎮，武漢得此響應，可成犄角之勢，聲威頓增，揚子江下游各地聲氣得以互通，獲得鼓勵不少。清兵援鄂，漢陽失守，居覺生遠來九江求援，先生等即刻召開海陸軍聯合會議，決定派蔣君辛率兵赴南昌，派李烈鈞海陸軍援安慶，

派湯薌銘率海軍援鄂，因而使南昌反正，安慶武昌局勢穩定，上海宣佈光復，勢威所至，清廷震懾，始知大勢已去，事無可爲。

各省先後光復，因對內對外，尙無統一的機關，組織中央臨時政府，時勢上實有急要，各省軍政府乃倡議各舉代表集議，共商國是。先生被推爲江西代表，由滬抵滬，每天週旋於交換意見及酬酢之中，初識陳其美，便許爲卓犖的革命人物。先生尙兼江西軍政府駐滬代表，九江煤斤缺乏，兵艦急需供應，先生都一一爲之解決。

徐紹楨、林述慶克復南京後，十七省代表由滬趁車赴寧，一天晚上先生與宋教仁、譚人鳳、馬君武、居正在飯館晚餐，邊吃邊談，馬君武反對宋教仁在總理未返國前舉黃興爲總統之論，弄得不歡而散，後來在總統府，他們又爲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問題吵鬧起來，馬同志脾氣剛強，竟一拳把宋的一隻眼睛打青。

總理從歐洲歸抵上海，多數代表赴上海迎迓，總理在哈同花園接見各省代表，先生第一次謁見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

總理雖經過海航二十餘日，但精神充沛，紫棠色的臉顯出煥赫，穿反領西服，和藹歡愉，與在座代表寒暄後，便至另外一間客廳，招待新聞記者，有位記者問總理：「外傳孫先生由國外帶了一大筆款回來，是嗎？」總理答：「我沒有帶回大筆款，可是帶來了比錢還重要的東西，我只帶來革命精神！」此話對先生感動至深。各省代表選舉總理爲大總統，推舉王寵惠、湯爾和赴滬呈遞當選證書

總理主張改正朔，廢舊曆行陽曆，以新天下耳目；而代表中多有主張維持舊曆者，幾經論辯，總理堅持其主張，否則不允就職，代表會議在一九一一年的除夕，討論至深宵始決定用陽曆，乃即連夜電復總理，並敦請蒞京就職。當時先生二十四歲，是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人。

先生代表任務完畢，即回滬料理公私事務，準備回贛。間訪陳其美，見其勇敢果斷，好義任俠，滬濱繁劇，應付裕如，先生至爲心折。馬毓寶、蔣君羊先後電催先生回贛，先生即由滬赴京，摒擋回潯，乃晉謁總理，報告贛方情形並辭行。總理於垂詢江西光復情況之餘，甚訝異先生以一廣東青年而被派江西代表，因而慰勉有加。

李烈鈞倡贛人治贛口號，由鄂帶兵回贛，勢將同室操戈，先生乃與蔣君羊婉勸馬毓寶讓位與李，並陪馬離開南昌，同赴南京謁總理，總理對馬在九江發難之勞，頗表嘉勉。

##### 五、初遊北京與陪侍 總理赴太原

民元四月，先生重到上海，值唐紹儀正要動程北上，先生乃與馮自由等隨唐北上。馮時任稽勛局長，熟悉革命掌故，談來如數家珍，旅途至不寂寞。抵京住獅子胡同，友人借給先生一部馬車，先生乃得肆遊北京各處名勝。總理讓總統與袁世凱後，應袁邀携同黃克強、陳其美赴北京，與袁晤叙，先生亦趨陪。總理，一次聽總理說：「袁任總統，如能將中國治好，我的十年鐵路計劃完成，中國便可轉弱爲強。」總理最注重鐵路，他計劃在十年之內，建築二十萬里鐵路。有一兩次先生見總理將地圖鋪在外交大樓地下，和交通部鐵道司長葉恭綽口談指劃，娓娓不倦。

同盟會本部移到北京，宋教仁合統一共和黨等四個黨派組成國民黨，政客官僚走進組織，爭奪私利，革命精神便失，本黨忠忱之士，多感憤懣。總理對此亦不感興趣，在北京不久，便赴太原，先生隨行。閻都督錫山，親自十里郊迎，老百姓萬人空巷，最大的一個歡迎會，是在太原黨部舉行，山西民衆，渴望瞻仰這一位推翻滿清革命領袖的丰采，到會者甚爲踴躍，因黨部會場容納有限，聞有多人願捐銀給黨部，以求參加歡迎會者。閻與總理所談，多爲山西實業礦產開發問題，及平均地權問題。總理留太原兩日即遄返北平，隨即南下上海，設全國鐵路督辦事處於上海江西路，一角小樓，孜孜從事鐵路計劃。

#### 六、滬濱歷險與促李討袁

民國元年十月，北京國民黨總部推先生和林森二人赴武昌參加第一次國慶大典，會見黎副總統及首義同志孫武劉公等。接着赴滬轉粵，初次作廣州之遊。其時國會籌組，先生被提名爲廣東省國會議員候選人，因地方淵源不足落選。

民國二年三月廿日宋教仁在滬驅車赴北車站趁車準備赴北京參加國會，當時本黨同志送行者甚多，先生亦在其列，宋突被槍擊，傷重仆地。先生趕出車站，見黃興同志正朝車站走來，先生急趨前告以事故，並促請立刻離開，以免再生意外。事後有同志告訴先生說：「你當日所穿的衣服和宋教仁的一樣顏色，身材也一樣高大，走進車站時又與宋距離很近，兇手由後面發槍，目標稍錯，你便『李代桃僵』，好險呵？」先生旋亦奉命至北平，在國會開會期間，先生爲策動本黨黨團作用最力之人，因

遭袁氏之忌派人監視，先生乃藉詞赴津，急趁日本輪船脫離虎口赴滬，總理即命先生與居正趕赴南昌，密促李烈鈞同志在江西宣佈獨立，先生會見李的時候，李已接到免職令而決定交卸，已準備次日趁日本淺水艦離開南昌，先生與居先正道達來意後，李躊躇說：「免職後起兵反袁，人將以爲我戀棧挾嫌豈能言順？」他堅持此見，關照他的一個師長劉世均與先生接洽，他自己說要到上海謁見總理後再回來。安料袁世凱蓄謀已久，下令免國民黨籍三都督時，便已着第一軍段祺瑞，第二軍馮國璋率師南下，李烈鈞由上海再到湖口發難時，袁軍前鋒李純部已直趨九江沙河鎮，擊潰守將林虎部後，南昌守軍也因衆寡懸殊而不敵；九江砲臺司令陳庭訓又告叛變，要塞並失，贛局覆敗。黃克強在南京起兵，亦告失利；柏文蔚以安徽軍隊抗命，又無能爲力；陳其美同志在上海力攻製造局，苦戰終不得手，龍華再戰，又復敗績。二次革命，遂告失敗。當時國民黨力量聲勢，本來不弱，且在國會佔多數議席，初非不可與袁氏爭衡，而竟告失敗，先生分析其原因爲：黨的組織不健全，黨員意見不一致。此其一。有許多中堅黨員，以爲民國成立，革命目的已達，與袁妥協，可事半功倍，革命意志於焉渙散，此其二。南方各省實力，原不足與北方比，且時間僅有短促的一年，未能充實準備，餉械種種，籌措不易，變局突發，袁挾雄厚的軍力財力，行動迅速，遂爲所乘，此其三。總理洞燭機先，原欲即時發動，先發制人，但爲一部份同志所阻，至失時機，遂至事無可爲，此其四。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即解散國民黨，迫得本黨同志四散流亡，袁因先生首赴南昌勸李烈鈞反袁，乃懸賞二萬元通緝先生，先生只得離滬赴日，所乘日輪，繞道臺灣，在基隆港停了一天，先生趁

機上岸，到臺北一遊。先生幼年隨母回鄉，道經香港，這是先生踏上第一個非復我有的國土，但此地中國人多，中國式的建築物，到處可見。臺灣是先生踏上第二個非復我有的國土，而割讓僅經十七八年，而所見一住一食，幾乎全是日式，使先生大吃一驚。船到神戶，登陸探訪其表叔殷商鄭祝三，盤桓數日後乘車赴東京，寄居日比谷公園飯店，後再遷寓郊外澀谷貸間，開始其在異國首都的新生活。

#### 四、砥柱南方革命政府

先生到日本東京住定後，便請了一位在東京外語學校的學生，用英語教授日文，一面入明治大學肄業。總理是時亦在東京，鑒於二次革命失敗教訓，便集合中堅同志，決定取銷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黨員入黨時須宣誓服從命令，特別着重黨紀，總理首先自己宣誓，誓詞爲：「實行宗旨，慎施命令，盡忠職務，嚴守秘密，誓共生死。」一般黨員則將「慎施命令」改爲「服從命令」。此舉有部份同志不贊成，尤以黃興爲最，雖經陳其美極力疏導，最後黃還是到美國去了，先生則率先加入。總理以本黨同志流亡日本者多，乃於民國二年底，籌設了兩個教育機構：一爲研習軍事的浩然廬，一爲政法學校，前者因日本政府不願意外人在國內辦軍事學校，故很快就結束了，後者辦至民國六年，畢業二期後就結束。民國三年多，先生奉總理命赴檀香山，擔任自由新報總主筆，乃藉此報攻擊袁世凱之叛國毀法，袁乃指使其黨羽，藉外交官之勢力，以該報社論中「口誅筆伐」一詞，延聘律師控先生爲無政府黨，教唆殺人，於美國法院；先生與原告從容對薄公庭，據理辯駁，其言曰：「口誅筆伐」一詞，在中文是以口舌筆墨作武器之意，誅字從「言」旁，即非真槍真刀之意。我並非一個無

政府黨人，恰恰相反，我是一個爲孫逸仙博士所領導的革命黨的黨員。孫博士如世人所知，他是推翻中國帝制，主張民主共和的政黨領袖，他建立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破壞憲法，要撲滅革命黨人，因此以莫須有之事指控本人。」詞暢理直，卒告勝訴。民國七年回國抵滬轉粵，參加護法，爲軍政府參軍，負聯絡任務。民國九年總理派朱執信、古應芬、孫科及先生，赴港籌設機關，策動各縣民團及軍隊，響應粵軍由閩回粵，並派朱爲討賊軍總指揮。朱在虎門殉職後，總理派先生繼其任，赴香山設指揮部，組軍由香山出虎門，攻下寶安東莞兩縣，在樟木頭火車站與由閩回師的鄧鏗第一師會合，兩軍直趨廣州。推倒桂系後，陳炯明爲廣東省長，提倡地方自治，擬議縣長民選，總理贊許之，囑先生競選香山縣長、當選。乃作縣政改革之實驗，可惜在任僅八個月，便因陳炯明叛變而離任。民國十二年春，滇桂軍東下討陳，先生受命爲粵軍討賊軍第一路司令，克復廣州後，轉任省警衛軍司令、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在軍閥專橫的環境中，維持首都治安，維護總理威信，作政府之砥柱，責任至屬艱巨。

本黨在十三年改組，總理派先生爲籌備工作小組委員，及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是年九月總理率師北伐，先生率警衛軍兩團隨侍北上，駐節韶關，兼代大本營參軍長，十月廣州商團叛變，先生奉命率所部馳回廣州戡亂，半日而平。十四年總理北上後，先生所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十五年二月改爲十七師，均由先生兼任師長。五月卅日晨，憲兵營長沈毅到廣大路半園先生寓所，出一軍事委員會免先生十七師師長職和逮捕命令，隨押先生在虎門橫檔砲臺禁錮。事後推知係共產黨的



毒針。和李濟琛的私心攘奪廣東地盤，兩者匯流而成的結果。共黨早認先生和孫科、伍朝樞、是積極反共份子，李濟琛要攘奪廣東地盤，也視握有軍警實力的先生爲眼中釘，因而遭此厄運。幽居四個多月，直至同年雙十節，北伐軍克復了南昌和武漢，才恢復自由。先生自云幽居之初，意亂心煩，憂慮未來不可知的命運，聽潮聲和輪船汽笛聲，即頓感人生自由的可貴，及後能靜坐如禪，心境始稍爲寬解。

##### 五、促進統一與長滬市之成就

民國十七年，當國民革命軍克復平津之際，東北各省尙張異幟，先生乃受命運用其平日之交遊關係，發動同志，函電交馳，對東北各級將領，感以私誼，曉以大義，使東北和平易幟，促成國家之統一。

民國十八年，蘇俄入侵東北，守軍奮起抵抗，中央又特命先生前往宣慰，秉節出關，冒嚴寒奔馳於冰天雪地中，目覩強鄰侵略，虜騎貫穿我腹心內地，乃在演說中慷慨疾呼：「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此語竟成爲名言，亦爲日寇侵略中國之預言。

民國十九年，馮玉祥勾結汪精衛搞所謂擴大會議，反叛中央，分遣說客，拉攏不穩份子，壯其聲勢，尤屬目於東北。中央知先生在東北人士心目中，信誼素孚，復派代表中央率同參佐入瀋陽，先聲奪人，形勢立轉，馮汪所遣說客，頓告匿跡遁形。迨張岳軍氏來，兩賢合作，使東北兵入榆關，馮汪叛軍，乃告瓦解。

民國二十年冬，上海市長張羣拜命中樞出缺，中央以淞滬爲海疆要衝，首都門戶，必須文武兼資之才，始足以資鎮攝，乃選派先生接長，就任未滿一月，而一二八日寇侵襲滬市戰起，先生發動全市市民飛蕩挽粟，救濟傷病，以及肅奸防諜，警戒交通，一切後方勤務，皆由市政府擔任，使戰鬥列兵一心向前殺敵，無後顧之憂；又復折衝樽俎，爭取國際同情，使知日寇侵略之橫蠻無理，故鏖戰一月，敵終不逞。戰事一停，先生即着手市政建設。先生以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手握軍政兩權，故在一般建設中而密修戰備，凡百建設，皆央軍事專家共同設計，暗具堡壘規模，用心之苦，構築之難，有非局外人所能知者。蓋日軍挾侵略國策而來，今日生一事故，明日出一陰謀，稍一疏忽，便被藉口，先生洞悉其奸，誥誡僚屬市民，埋頭建設，忍耐待機。更提出航空救國口號，倡導國人，籌款購機，獻之政府。今總裁五旬誕辰，先生在全國人民熱烈慶祝情緒中，提出獻機祝壽，謂壽人即同於壽國，國壽而人亦同壽也。集娛樂金錢以購機，既不虛糜財富，又能表現民心，用意深遠，立名正大，博得全國人之欽佩。

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在滬舉行，南洋各埠，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康藏，莫不踴躍派隊參加，表現舉國團結與民族精神於中外人士之前，意義重大；尤以東北四省青年，在山河淪陷之後，敵國壓迫之中，能冒險參加，發揚民族正氣，尤屬難能。當各省省隊，分列經過司令臺時，大書鮮明旗幟，曰遼寧隊，曰吉林隊，曰黑龍江隊，曰熱河隊，觀者無不熱烈歡呼，甚至喜極而泣，此其刺激振奮人心，預收功於八年抗戰者，關係之鉅大可知。運動大會閉幕後，先生以運動場地空置可惜，乃利用

其種種設備，設立一體育專科學校，除應有課程遵照部令教學外，復聘軍事人才，教練兵操，及戰術、兵器、及手榴彈投擲要領，列爲學分，日常生活，概用軍事管理。蓋因先生早知中日大戰，決不能免，以此方式訓練，平時可多一體育人才，戰時即多一戰鬪幹部，一舉兩得。惜此校創立甫一年，而八一三滬戰重起。未及發揮此校之特效，而亦大有助於抗戰。先生長滬市五年又四個月，政治、軍事、外交叢集一身，無日不在危難震撼之中，內弭奸匪的反動，外防強敵的窺伺，學潮、工潮，皆因勢利導，消患於無形。去任之後，全上海市民，無分中外，感懷去思。民國二十六年春，先生受命爲廣東省政府主席，臨別上海之日，各國使領，特率其軍警於江干祖餞恭送，並請先生閱兵以表崇敬，開百年來未有之創舉，蓋五年政績，已使租界當局自歛其優越感，此非祇先生一人之榮，實乃吾全國之光。

#### 六、供職中樞冀贊大計

先生奉命主持粵政，秉敬恭桑梓熱誠，勤求地方人士意見，以爲改革省政張本，舉凡吏治之澄清，建設之推進，交通之展開，教育之發展，無不悉力以赴，而扶助農村經濟，督導各地多耕，以解決糧荒；延展省會輻射公路，以貫通北江各縣，是其著者。無如蒞任不及五月，全面對日抗戰即行展開，敵機爲截斷我國接濟，不斷猛炸廣九、粵漢兩鐵路，先生督屬加意防備，隨斷隨修，使戰時運輸，賴無間斷者達年餘，是時省內行政着重與軍事之配合，凡軍資儲備，公路趕修，要塞構築，舉辦團練保甲，實行清鄉及封鎖物資，着着舉辦。民國二十七年冬，敵侵華南，在大鵬灣登陸後，以極優勢之

兵力，西指廣州，軍事轉進，省會不幸淪陷，是時在粵負軍事任務者，爲余漢謀將軍，粵人痛心華南精華廣州的淪陷，竟發出「余漢無謀，吳鐵失城！」之言，先生亦因責任心重而自請調職。粵省主席便由李漢魂將軍接任。

民國二十八年春，先生離粵赴戰時首都重慶，旋奉總裁密命主持港澳黨務，並指導閩、粵兩省宣傳抗戰，發動民衆，牽制敵軍後方之責。在港發刊中英文日報，及各種月刊小冊圖畫傳單，發行遍及窮鄉僻壤及海外各地，增長民衆抗敵情緒，喚起歐美友邦同情，績效至爲顯著。

民國二十九年，中央特選先生爲海外部長，秋間啣命代表總裁宣慰南洋華僑，以轉達政府軫念德意外，並促加強團結，早籌自衛，與當地政府合作，共禦日軍，同時對政府輸財參軍，以支持長期抗戰，計由香港而菲律賓，東印度巴達維亞、爪哇、蘇門答臘、麻六甲、馬來亞、緬甸各邦，歷時五閱月，舟車三萬里，經一百三十餘城市，講演三百餘次，因人因地，發表議論，深獲當地政府與人民華僑之熱烈歡迎，與衷心感應與共鳴，使爾後日軍侵襲南洋，發生莫大之困難。

民國三十年春，先生自南洋回至重慶，爲圖華僑與祖國聯繫加深起見，乃在戰都組織南洋華僑協會，被選爲理事長，國民外交協會，亦推先生爲常務主席。是時先生已由海外部長調任爲中央黨部秘書長，責任加重，工作亦更形積極，乃重行揭櫫抗戰建國大義，團結各方意志，號召海外華僑內向，發動國民外交，增強友邦同情，擴大徵求黨員，充實各戰區力量；並於戰事倥傯之中，遵循國父扶持弱小之遺教，輔助東亞菲、韓、越等邦之建國復國運動，其志士之來我國託庇求助者，莫不予以充

分之便利，爲戰後東亞大聯合之張本。抗戰後期，當時國府主席令 總裁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予知識份子、優秀青年開一報國機會，先生爲黨的幕僚長，戮力奉行，憑高一呼，全國響應，舉凡學校學生，閱閱子弟，以及農、工、商有志青年，都爭先入伍，於極短時期，即得十二萬四千餘人，超過預定目標，爾後遠征緬甸、勝利受降，以及馳驅東北以收復失地者，皆此青年軍也，先生之功大矣。記得三十三年敵寇作垂死掙扎，傾其全力由桂入黔，陷獨山，兇鋒將及貴陽，先生乃緊急號召同志，投筆從戎，以爲倡導，集合中央同志，曉釋大義，聲淚俱下，與會被感動之同志，由馬超俊爲首，胡庶華繼之簽名入伍，先生而破涕爲笑，宏聲號於衆曰：「返老還童之馬星樵第一名，長髯過腹之胡庶華第二名……此足爲青年表率矣。」與會者皆歡欣鼓舞，掌聲雷動。

#### 七、舍院長尊榮而臨危受命

民國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國運方露曙光，而共匪釀亂，又成腹心大患。國人渴望和平，美國友人又出而調處，於是有各黨各派協商之舉；惟匪黨根本以顛覆政府爲目的，協商僅爲其掩護拖延之手段，毫無爲國和平之誠意，先生早知其無成，惟以時勢所趨而參與是役，由渝而京，奔走年餘，結果爲先生所料一無所成。

憲政開始，各省所選出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多屬優秀賢達，先生亦由廣東選出。召集之始，先生爲衆望所歸，一致擁護先生競選立法院長。惟三十七年多因共匪叛亂擴大，國勢岌岌，孫哲生先生奉命組閣，爲增強內閣功能，圖挽當前危局，而苦邀先生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並向 總統表

示：非先生同出不拜命，當時朝野僉以兩職均屬國家重任，於先生則且出長立法院，而立院同人，對先生有陳勸至淚下者。先生躊躇累日，權衡輕重，卒循總裁意旨辭立法委員；而加入孫閣，在總統退休時，促成舉黨一致的责任內閣，甘共艱危而竭力支撐政府於逆流之中。三十八年春，中樞南遷廣州，先生以廣東為革命發源地，民族性堅強，反共最早，亟思號召全粵子弟，保衛桑梓，以屏障西南，日召中樞黨政人員及粵省府人員，共籌禦匪之策，備極辛勞，及粵撤守，先生茹痛至深。

#### 八、鞠躬盡瘁的最後奮鬥

大陸撤守，先生來臺，雖以積勞多病之身，仍力赴國難，奉命訪日，訪韓，訪印尼，訪菲律賓，先後與麥克阿瑟將軍、李承晚總統、季里諾總統、杜威州長、尼克森副總統及美議員諾蘭等相周旋。在臺恢復國民外交協會，策動國民外交，表現我國之真正民意，籲求民主各國之同情援助；又恢復華僑協會總會，致力於爭取海外二千萬華僑之內向；又恢復中韓文化協會，期以文化運動，加強中韓關係；並進而組織中菲、中泰等協會，以期東南亞各國之密切聯繫。先生本好客，故在臺北寓所，座客常滿，黨、政、軍各界人士，及歸國華僑，國際人士，朝夕絡繹不絕，相與縱論國際形勢，及研商救國策略。恒謂：吾儕如不能解救大陸同胞之倒懸，實難免為黨國之罪人，其痛憤大陸之淪胥與自凜責任之重大者如此。不圖天不假年，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突以心臟病猝發逝世，得年僅六十有六，距其好友張羣先生所倡「人生開始之年」，尚差四歲，惜哉！先生夙患高血壓及心臟病，友好多勸其杜絕一切，山居靜養；惟先生以身為黨員，政府官吏，當此國家危難、領袖宵旰憂勞之際，自當

盡心報國，何可惜身自逸，其責任感之重如此者。

#### 九、鐵老的為人與用人

「鐵老」是人們對先生寬厚、老成、博愛的暱稱，他的爲人，休休有容，諄諄善言，有恢宏博厚的風度，有磅礴叱咤的才氣，有能擘劃肯負責的學養，有調和肆應的交際長才，有犧牲自己幫助朋友的一貫風格，有獎掖後進爲國儲才的遠大襟期。他對總理所說的「團結本黨同志，不能像蘇俄共產黨那樣的完全靠紀律去約束，而須着重情誼的交融。」體會得最透澈，實行得最誠摯，他在參加革命過程中，曾落難逃亡，也曾歷任疆圉廊廟，而不論在造次顛沛之頃，或勳望隆顯之時，黨內外任何人去見他，他總是親切的一例接見，有事求他，他總盡可能協助解決，或爲推轂，絕無厭煩表情。他取人不拘一格，用人不問親疎派系，苟有一技之長，便加擢用獎進，即令其人蕩檢踰閑妨碍公事，亦只招入密室婉加規勸，不遽爾棄絕。憐才的盛意與陶成的殷摯，常使受責者心悅、誠服，蒙獎者愈思自效。人有較高意見，他可立即放棄己見，部屬做事如遭失敗，他肯代負最後責任，並鼓勵人要愈挫愈奮。因此他的幕中，駢馳之材，狷介之士，凌厲剛愎之輩，規行矩步之人，縱橫捭闔之才，好高鶩遠之流，偃蹇傲兀之徒，可以交進並馳。他能因材施教，配合辦理各事。眞如韓愈所說「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倘遇疑難大事，則常喜約宴僚佐聚談，自己發凡起例，引而不發，誘使各人發表不同意見，以默察各人的反應與器識，作爲匡直輔翼的張本。可大用的人才，便密薦於領袖，或推介到其他方面，使能翱翔飛騰。宏獎人才，振拔幽滯，是先生對

黨對國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值得黨中同志效法的地方。



## 永念鐵老

魏景蒙

吳鐵城先生在世的時候，大家都稱呼他吳鐵老。鐵老去世了二十年，大家仍常常談起他，懷念他。

第一次我見到吳鐵城先生，是在北平的一個宴會中，他給我的印象，是豁達大度，寬厚闊遠。這第一印象，隨着時間和交往，不斷積厚、加深。

抗戰期間，吳鐵老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我在國際宣傳處工作，也由上海而隨同播遷到了漢口，再到重慶。當時的宣傳處，一肩雙挑檢查外電和對外宣傳，備受外國記者與國內不諒者雙方的批評夾擊。我的主要職務，是新聞檢查和聯絡外國記者。

每當新聞檢查發生無法解決的難題時，直接指揮我們的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董顯光先生，常常要我去向鐵老請示。在我的感覺裏，那一段時間，我每次去看他老人家，多是帶着「問題」和「麻煩」去的。

那時，除了日本侵略消息，南北偽政權消息，最麻煩的問題是共匪利用美國大眾傳播為牠們戰後叛亂鋪路的消息。檢查新聞不分晝夜，更不能等待，許多次，我在半夜去敲鐵老的大門，也敲醒了他的睡夢，但是，他從沒有細毫不高興或不耐煩的神情。披著睡袍，戴上眼鏡，接過「問題電報」，對着燈，仔細耐心地看，逐一解決難題。有時，遇到一些令人頭痛的新聞電報，在時間的急逼下，他無

法向上層請示時，往往說：「我們就這樣做了！」他做得沒有錯。

在鐵老處理、解決難題中，我看到了他的毅力、魄力和負責任的精神。

吳鐵城先生獎掖後進，至老不倦的熱忱，是出了名的。

抗戰勝利後，我調往上海，主持國際宣傳處上海辦事處。鐵老對我的工作非常關懷，他常邀我到他的家去，我帶去的，不再是問題新聞電報，而是一顆誠摯的、聆聽教益的心。每次見面，他總問起我的工作，在喝茶閒聊談中，我了解許多當時的中央政策，在我處理各種問題時，有很大的助益。

鐵老不是板起面孔說教的長輩，他懂得青年心理，是位善於誘導年輕人的導師。是我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介紹人，也是我踏入社會開始的十多年間，一直助我解決「新聞內」和「新聞外」難題的老師。

吳鐵城先生追隨政府播遷臺灣後慢慢卸下黨政部分重務。他有了較多的閒暇，我也獲得了更多與他接近的機會。每有邀請中外人士的飯局，特別是有外人的局頭，他總找我去作陪，我喜歡他那份瀟灑和幽默。在繼續連續的談話中，我聆聽了一部革命史，同時也了解鐵老與華僑關係之密切，影響之深遠。在我後來訪問新加坡、吉隆坡時，更獲得進一步的印證：在星馬一帶的祠堂裏，或大戶人家的廳堂上，都懸掛着鐵老題的聯匾。他是一位有功而不邀功的政治家。

在我與吳鐵城先生相識、相交的四十年間，留給我最大的遺憾，是他生病時，我未能常去探視他；尤其是他去世時，我遠在韓國採訪，無法趕回瞻仰他的遺容，和他的靈前虔致我的哀悼。

今年，是鐵老離開我們的第二十年。這二十年，鐵老的豪情笑語，舉止音容，仍不時躍現在我的懷念中。

## 懷念鐵師，半世紀往事猶新

蔡勁軍

吾師鐵老，一代偉人。受知於國父，見重於總統。畢其一生，瘁力革命志業，不避艱險，勇往直前，始終在樂觀中奮鬥，從不稍懈。蓋其於主義信奉至篤，於革命信念最堅，及於領袖信敬尤深，故能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在先生手中，幾無不可爲之事，亦幾無不可克服之困難，凡知先生者，莫不同聲讚佩之。

先生一生業績，無論黨、政、軍、警、以及宣傳、僑務、外交等各方面，皆有輝煌貢獻。其豐功偉業，嘉言懿行，光輝閃耀，已大筆特書，長留青史。至先生之雍容大度，寧靜致遠，淬厲奮發，踐履篤行，排難解紛，肝膽照人，知人善用，虛懷接納，勵惜分陰，精細不苟之素養；尤以其義形於色，律己甚嚴，知無不言，愛護青年之熱情，余親炙維深，沐澤維厚，至今仍爲千千萬萬人追念不絕，豈唯赫赫事功也歟？！

我之拜識先生，今年恰恰五十個週年，半個世紀。早年奉承師訓，受益孔多，而吾師公忠體國，義愛奮鬥之精神，在我追隨期中，尤使我一生奉爲圭臬。緬懷往事，回憶如新。願將受誨承益二三事實，略舉述之，用申懷念之忱，容避瀾彰之羞。

民十三年，先生以大元帥大本營警衛軍名義，在廣州創辦警衛軍講武堂。我蒙錄取列第一名，進堂後，承先生單獨召見，予以嘉勉，此即我親聆警欵之始。不久，商團事變，講武堂學生隊，殿後示

威巡行，在沙面被英兵射擊，我隊死傷多人，我亦爲受傷者之一，後被李福林軍營救，送至廣東大學附設醫院就醫，先生囑醫院方特加優待，配住頭等房間，稍後，又領其參謀長歐陽駒先生，教育長蔣君羊先生，陪同廖黨代表仲凱先生，親蒞醫院探望，惠賜藥品，慰勉備至。彼時，我年尚輕，春風照人，榮感難宣。于此，可見先生關愛青年、部屬之一斑。

其後，講武堂歸併黃埔軍校，不久我亦在黃埔畢業，便參加東征北伐。繼調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隨又奉派南昌行營，以迨江西剿匪成功。此一期間，我雖與我師見面時間較少，然吾師之對我，無論於通信或見面時，必以革命軍人相許，誨之勉之，一若對親子弟者。迨先生出任上海市長，我在先生任內，于民國廿四年受命到滬襄助，接長上海特別市警察局，始得追隨先生於左右。當我一抵上海，即恭叩謁時，適先生臥病於官邸，召我至其床前，興奮曰：「你來好極了，你是我的學生，很有幹勁，希望能將此全國首善之區的警政，用心整頓」，繼則詳告以上海華洋雜處，當時防務局勢，治安現狀，及社會複雜情形後，便問我個人看法與做法如何？我因顧慮先生適在養病中，未便煩言瀆神，僅以「和而不同，威而不猛」兩句字答之；先生聽後即伸手握我曰：「對，對，我放心了，你即本此去做，我必全力支持你」，其推心置腹之誠，感人至深。我在上海警局任內，如謂尚有若干作爲，則皆拜先生絕對信任與大力支持，尤其機先熟慮指示之所賜。

我到上海不久，大敵日本，處心詭圖，謀侵日亟。其在虹口日人日兵，時時興波作浪，尋端生事，幸先生朝夕留神，時示機宜，妥善應付，終使敵計不逞。先生見微知著，處事明快，此我親與其事

，敬服不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者」，先生其矣。

民廿五年間，上海租界內所謂救國會首領七君子等，鼓動學生，假借愛國抗日之名，罷課遊行，甚至越軌暴動。我出動警察，維持治安，創用以救火災之強力水龍頭，將歷次滋事學生噴射驅散，勸導鎮壓，剛柔兼施，先生深許之。詎學生風潮，愈演愈烈，有一次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生，糾集各校學生數千人，圍集北火車站，強佔數列火車，圖自行直駛南京請願，混亂情形，至爲危迫；此時，先生邀市府各局長，均集北站樓上，商議對策。我建議：可由我出面向學生說話，宣佈准其佔領火車開出，先解除北站交通之紊亂，次第使事態緩和，另方面則速與首都連繫，設法在中途阻止之。各局長多加考慮，如社會局長吳醒亞兄即力私下勸我，切勿冒險，唯獨先生力排衆議，而完全同意我之見解，並即電向領袖請示認可後，由我出面宣佈允許列車直向南京開行，學生鼓掌不絕。迨車到句容站，便停止不許前進，靜候長途擴音廣播，令全體學生，下車整隊，立正恭聆。蔣委員長從南京親對請願學生訓話，全體學生，聆 委員長訓話後，異常歡喜，高呼萬歲，隨即自動原車返滬解散。其中若干爲首學生，事後經我分別說服，且不時與我保持連絡。此一易發難收，風暴汹涌之學潮，遂見漸趨平靜。倘非先生之明決果斷，其「望之儼然，即之者溫，聽其言者厲」之感召，化險爲夷，豈可得乎？

先生在上海任內，銳志大上海之建設，規模宏遠，次第實現。於警政方面，我遵循先生之規劃，曾有三事創建：（一）爲改建警察制服。將古陋靡振之老式服制，奉准內政部革新，式樣、顏色、等階

全部改變，既美觀，又大方；既樸實，又嚴肅；即與今日警察所服者，無甚差異。(二)爲創辦女警。時我國尙無女性警察員官之設，特考選女性學生，嚴施訓練，分派各級警察機構服務，協助偵緝稽查；維持治安，效果統計，表現極佳。(三)爲組立警察總隊。因彼時上海以梅何協定，不能屯駐國軍，故以警察總隊爲名，派員分赴東南五省，公開嚴格招考，大多高中學生，體位儀態，皆經精選，再加嚴密軍訓，配以精良裝備，實與正規國軍無殊。先生數度檢閱，至表滿意。尤其在主粵返京過滬時，仍令再次閱訓，關切維深。迨民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爭，該總隊在吳淞口張家濱沿岸，協國軍防禦抵抗，受敵海陸空全面攻擊，固守四十五天，始奉命撤退休整。此一戰役，淞滬作戰指揮長官朱紹良先生，經于軍事會議席上，譽爲我國警察，正面對抗強敵，首創保衛國土之最光輝史頁。然皆先生睿有遠見未雨綢繆，早作規劃，乃幸獲此成果。時先生已離滬，歸主粵政，當八一三戰起，頻電詢情，詞殷激勵，而對於警察總隊英勇抗敵，不負其建制當時之心血，深致嘉慰！

先生對於發展教育，推廣經建，栽培青年，向極重視。先生在粵主政時，有一次回京述職過滬，曾與我談及家鄉建設與農村教育問題。我是海南島人，以海南正待開發，公地荒山至多，因獻議經廣東省教育廳獎勵成績優良之由我創辦之私立四維學校，擴建爲私立四維農業專科學校，請劃撥本籍萬寧縣暨與隣縣交界之三角地方，面積約五萬餘甲，爲校用地及實驗農場之用，當蒙先生概許。我即備文備圖，呈交先生携帶返粵批准，明文備案。詎海南不久，爲日寇陷落，勝利後，正擬計劃建校闢場，而大陸旋又易色。否則，此一擁地廣達五萬餘甲之農校暨農場計劃，如能完成，其造福於地方，固

非淺鮮；甚至對於國家實業之發展，皆有莫大裨益。未獲實現，懷憾未已。

上述種種，在先生言，無非小事，然由小可以見大，先生智慮周到，風度恢宏，先生之人格道德，安重平實，凡與先生相識者，皆必留有深刻印象，我不過祇就個人衷心難忘者節述之而已。

時光似箭，先生逝世，倏已二十週年，憶先生在世時，猶以早日消滅共匪，光復大陸，殷殷屬望。而此二十年來，國家民族，歷盡困逆，今雖剝極復返，勝成可期，然此後之艱危，仍將有加無已，實使人嗟嘆國運，痛念賢能，後死責任，益勵忠貞，而不能自己者！！

總裁對十屆四全會有引明儒呂坤語云：「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勢，定其心應天下之變」之訓詞，聖經羅馬書有「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福音；概見先生平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從容中道，兼而備之；賢者多助，士多歸之。其有容乃大，愈困彌堅。吾亦耄矣，茲應徵紓感，每以「老成人典型」自勵。

蔡勳軍民國六十三年元月廿三日稿



## 鐵老精神永在

李大超

### 紀念鐵老逝世二十週年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是鐵老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日，我正在美國到歐洲訪問由中東至東南亞轉菲律賓的時候，特地趕回來參加這個令人永不能忘的紀念日。歲月不留人，轉眼又過了十年。在這十年中，世局變幻，人事口非；未來世變，憂思惱人。在每一動盪變化中，我們都在追思鐵老在世的時候，和衷週旋，共體時艱的作爲。也常在許許多多的場合中見到當年的朋友談論世事，都在懷念鐵老！

在孫哲老於五十四年爲 國父百齡冥壽紀念自美國加州回來了，也爲了鐵老的墓地建立紀念亭，親寫了「吳公亭」的招額，于逝世紀念之日，也曾和張岳公親臨致祭。如今孫哲老也于鐵老逝世廿週年之時——九月十三日逝世了。在孫哲老生前常談起了當年在廣州革命策源地所處的時代環境，共同負起了最艱難困苦的重擔，和反革命的勢力，作無比的鬭爭。哲老爲了鐵老手創的華僑協會總會所建築的「華僑會館」也親題了招額，以留作紀念鐵老的精神。我們在敦化北路來來往往，就可看到華僑會館的船型建築物了。這華僑會館的定名，是鐵老逝世的前夕下午五時在南昌街第一銀行南門分行樓上華僑協會總會辦公室，和我當面商定的，他還以紅鉛筆寫下這個名稱的。爲什麼定下這個名稱呢？

是爲了「華僑爲革命之母」，華僑足跡遍天下，要爲華僑回來有個聚集的場合，所以定名華僑會館，我們應該遵從鐵老的遺志，要好好的運用，必須做到成爲全球華僑共同運用的會館，才是鐵老生前所計劃和定名的真意，也就是鐵老的華僑服務精神。

記得在民國廿三年夏，吳鐵老和孫哲老在福熙路中山文化教館爲了紀念伍朝樞梯雲先生的逝世，由我擬定了伍梯雲先生紀念會的簡章時，就回憶了在廣州革命策源地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其他一切情況，就有很多感慨。如今伍梯雲先生逝世已四十年了。我們爲了鐵老的革命精神和奉行總理的遺教，盡了一切的努力奮鬥和犧牲，有了很多很重要的貢獻和成就。值得後死者的繼續發揚，也是應有的責任了。

在北伐勝利，要統一全國的時候，爲了東北的易幟，也爲了東北黨務的指導，鐵老負起了革命工作的責任于十七、十八、十九年中在東北及北方奔走呼號，曾以警語提出：「不到東北，不知東北的博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的危機」。爲中華民國統一運動中，國人特別重視的東北問題了。當居住在瀋陽凌格飯店時候，機警週密，運籌帷幄中，促成了東北易幟，達到了和平統一的目的，開展了東北各省的黨務，給予東北廣大青年有爲的各界人士踴躍參加了中國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的革命高潮，關係于國家統一的前途特別重大。尤其在十九年在北平的擴大會議反叛中央的，爭奪權利的陰謀詭計中，東北方面擁護中央的通電粉碎了叛逆的行動，也特別重要的。這是鐵老所表現的革命大無畏的精神。

廿年九一八東北瀋陽事變突起，國難臨頭，證明了鐵老到東北的時候，提出的警語：「不到東北，不知東北的危機」。日本軍國主義者，已向我東北發動了侵略行動，已有了先見之明。同時鐵老于廿一年接替張岳公的上海市長職，不到一個月，就有了日本軍閥發動了一二八的淞滬戰禍。爲了保國衛民，堅決奮戰，表現中國人革命鬥爭的精神，鐵老在海格路望廬立下了遺囑，決心爲國家，爲上海保衛戰爭，準備犧牲了，這是鐵老無我的犧牲精神。同時又想起了卅五年三月九日在鐵老六十歲的壽辰，我從香港回到上海時，鐵老面告，寫下了一件密封的書面，到了時候才能拆開的，就是鐵老在六十歲寫下了遺囑，指定子祥兄、同茲兄和我三人負責的，那是鐵老對人生過程也清楚的處理的遺囑。我們紀念鐵老逝世二十週年也值得一提的。

在抗日戰爭展開了長期抵抗的時候，鐵老由廣東連縣乘汽車經衡陽、桂林、貴陽到了重慶，要我同行，下榻嘉陵江畔復記營造公司的地方，不久就到香港擔任起海外部的工作，選到南洋各地，鼓勵起華僑熱烈擁護國民政府堅決長期抗日戰爭，和負責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期，住在嘉陵新村和李子垠，我是常由韶關到重慶，住在鐵老家裏，時刻隨伴，知道鐵老發揮了無比的革命奮鬥精神，盡量發揮了革命的堅強力量，團結同志，協調各方，和衷共濟，負責容忍，鞏固抗戰領導中樞，週旋于各黨和朝野之間，以及國際人士，同盟國家之間，確是夜以繼日，沒有片刻休閒。真正做到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就是鐵老的奮鬥精神最大最善的表現了。

抗戰勝利遷都南京之後，爲了中華民國四強之一的地位，爲了遷政于民的實行憲政的時候，致力

于政治協商，並謀協調各黨各派和社會賢達的共同制定憲法，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隨而爲行憲的選舉，召開了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的進行，真是備嘗艱辛，忍辱負重，費盡了許多心血精力，也可說是損害了鐵老的身體健康。我由香港常常奉召到南京住在頤和路，其後古林寺慧園，不分晝夜，時時刻刻都爲了黨國前途，週旋疏解，真是舌敝唇焦，艱苦備嘗，憂憤顧慮，到了極點。迨至戡亂戰事逆轉的時候，中央提名孫哲老組閣，應付艱危的局勢，堅持要鐵老參加，明知在危虞震撼的情勢下，難以扭轉，但爲了黨國的前途，就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毅然決然的參加，盡了一己的責任，作最大貢獻，這是鐵老偉大的革命犧牲精神，也是最難能可貴的了。

在國家局勢逆轉，大陸變色的時候。鐵老在憂憤之餘，從事國民外交的活動，在卅八年八月赴日本，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晤談的經過，對於應變的意見，有了極中肯的提示：麥帥當時于美國發表對中國白皮書問題，稱「不合時宜」。在臨別的時候再三的說：「打，打，打！」「不要妥協，不要妥協，不要妥協。」又說：「沒有人能打敗你，除非你自己打敗你。」二十年後的今日局勢和處境，仍是絕對正確的。在訪日以後，訪問印尼、韓國和菲律賓，促進友好關係。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身份呼籲亞洲人組織「亞洲反共聯合陣線」，又發表了致「東南亞人民一封公開信」，與「蘇俄在亞洲還要掠取什麼？」確定針對世界情勢演變中，爲亞洲人發出最正大光明而有力的呼聲和主張。今日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和世界反共聯盟的組織，正隨着時勢在擴展推進，也就是鐵老生前所主張的。如今在世界自由運動發展中，團結自由的力量，反對共產極權暴政，衝破鐵幕，解救在水深火熱中的

人民，得到自由，是我們的責任，即是鐵老的自由精神所在。

我們敬佩鐵老智慧特高，機警過人，眼光遠大，胸懷開闊，有堅苦卓絕的精神，有真誠熱愛的本性，有豐富積累的經驗。有定見，無成見，更無私見；而且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能接受他人的意見，也能爲人謀，樂於助人。朋輩中常常談到鐵老，想起鐵老，敬仰鐵老，鐵老的精神感召，永遠在人們心目中，鐵老精神永在。

## 懷念革命先賢吳鐵城先生

穆超

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引起外國侵略，甲午中日之戰，對日割地賠款，中法之戰，清軍在越南戰勝，仍與法國簽訂屈辱的條約，同意越南脫離中國的宗主關係。所以國父登高一呼，熱血的愛國青年都紛紛參加革命運動，革命先賢吳鐵城先生就是當時的熱血青年之一。鐵城先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生於江西省的九江，於十九歲時由國民政府林故主席森（子超）介紹，加入同盟會，自此與子超先生成爲莫逆之交，日夜協力推動革命工作。

作者對吳鐵城先生的第一次印象，是鐵城先生於民國十八年冬代表中央赴東北宣慰前方將士，蓋因俄軍侵犯東北，東北將領梁忠甲、韓光第等誓死抵抗，中央特命先生爲東北宣慰使，冒零下五十度的寒冷，訪問瀋陽、長春、吉林、哈爾濱、札蘭諾爾、齊齊哈爾等地。先生目睹強鄰侵略，貫我腹心，乃大聲疾呼：「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當時作者肄業於瀋陽馮庸大學，對鐵城先生這幾句警語，今天記憶猶新。

作者對鐵城先生的第二次印象，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之際，先生當時任上海特別市市長，淞滬戰爭之際，整個上海都在炮火之中，上海市市長責任的艱鉅，事務的繁重，自在意料之中。當時作者因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由馮庸大學轉入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對鐵城先生於戎馬倉皇之中，鎮靜應變之才，至表敬佩。

對鐵城先生的第三次印象，是民國三十年拜謁鐵城先生於中央黨部，當時作者服務於中央黨部屬下的一個機構，而先生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晉謁鐵城先生的目的，是面請爲「革命的人生觀」一書題簽封面，這是作者第一次正式與鐵城先生面會，鐵城先生態度誠懇，和藹可親，垂詢作者的學歷、經歷及身世甚詳，又頻頻垂詢作者的健康情形，之後，立即揮筆爲「革命的人生觀」一書題簽封面。此後與鐵城先生過從較密，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蒙先生向遼寧省主席徐箴推薦任金縣縣長之職。

現鐵城先生雖然早已與世長辭，幽冥異路，但是以上各種事實，今日猶歷歷眼前，對先生的印象，仍然深刻，對先生的精神人格，懷念難忘！

鐵城先生自加入同盟會，以至追隨國父之後，在在都表現其智勇兼備，深謀遠慮，忠黨愛國的精神。先生歷任中樞要職，追隨國父及總統，莫不表現其卓越的才能。鐵城先生的生平事業，可供後人景從的功勳與特點甚多，茲略述其重要數點如左：

#### 一、首先響應武昌起義

鐵城先生自加入同盟會後，即以革命事業爲終身事業。爲達成革命目的，致力各種準備工作。鐵城先生認爲欲推動革命，必先啓發民智，欲啓發民智，必先提倡讀書閱報。乃在九江設立「潯陽書報社」，訂購各種書報，任民衆自由閱讀，藉以秘密傳佈革命思想。又爲儲備革命武力，乃在九江創立「九江商團」，延聘陸軍五十三標軍官多人任教練，一以集合商學各界青年學習兵操，研究武學，二

以藉機與新軍將士往還，以商團爲掩護，深入工商界下層，並與商會各幫會秘密結合，數年之後，基礎鞏固，所以辛亥武昌起義，鐵城先生在九江能首先響應，組織軍政府。首先響應起義，關係革命大局甚鉅，對其他各省有領導作用，而鐵城先生與子超先生復徒手登上滿清的長江艦隊各軍艦，對各官兵曉以大義，結果先後反正，不費一彈，而長江艦隊投入革命的掌握。所以當國父由歐洲回國，十七省代表集合於南京時，先生與林子超被舉爲江西省代表與會，選舉國父爲臨時大總統，建立中華民國。

## 二、輔弼 國父掃除革命障礙

，民國成立之初，國民黨的力量薄弱，而國家的基礎不固，政權落在軍閥之手，當時輔弼國父發展黨務，掃除革命障礙的幹部很多，但是鐵城先生當爲其中重要者之一。試觀民國初年國父所領導的各種艱鉅革命工作，都有先生參與，民國元年六月，國父入北京時，鐵城先生奉命隨行，西遊太原，再回上海，輔弼國父策動同志競選參眾兩院議員，結果國民黨籍議員在參眾兩院各佔半數以上的議席。民國二年夏季，國會在南京開會，先生又策動黨籍議員衛護約法，推行國策。豈知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企圖稱帝，逮捕議員，逆蹟已著。袁氏於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一九九三位代表，竟全數主張君主立憲，擁護袁氏爲皇帝，袁氏下令於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先生乃由北京南下，與居正（覺生）銜國父命至江西，策動江西總督李烈鈞首先發難，反對帝制，安省總督柏文蔚，及廣東省總督胡漢民，也相繼響應，人心爲之大振。



民國五年初，先生奉派赴檀香山主持黨務，並兼華僑自由新報主筆，鼓吹革命，先生在自由新報攻擊袁世凱違法叛國，不遺餘力，袁氏恨之入骨，乃嗾使其黨羽，藉駐美外交官的力量，指責先生在社論中的「口誅筆伐」四字，有教唆殺人罪嫌，爲無政府黨，延聘美國律師控告先生於美國法院，先生用英語與原告對簿公庭，解釋華文的文字意義，理直氣壯，力加駁斥，終判無罪，引起中美人士的稱贊。先生並往來港澳之間，聯絡同志，組織民軍討袁，袁氏見大勢已去，終於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並憂愧而死。袁氏死後，六月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職，恢復國會，先生以功獲授二等大綬嘉禾勳章。

民國六年，督軍團叛變，迫黎元洪大總統去職，七月一日，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國父乃在廣州宣言護法，電召鐵城先生赴廣州，召集非常國會，組織大元帥府，先生任參軍，保衛黨國，擁護國父，推動革命，堅苦撐持。七月十二日，張勳敗走，民國的威望重振。

民國七年軍政府又被岑春煊等人把持，取消大元帥，改設總裁七人，岑春煊任首席總裁，而國父僅爲七總裁之一，致革命宗旨不能貫徹，革命事業受阻，國父不得已於七月赴上海專心著書，先生奉命隨行，服侍左右。國父的「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三民主義」等鉅著，都是在這二年的期間完成的。

民國九年，先生奉國父之命，與孫科、古應芬等赴香港，策應粵軍由閩回粵，許崇智軍進入廣東，通電擁護國父，革命基地於是奠定。至朱執信在虎門遇難後，先生奉命代理討賊軍總指揮，誓

師石岐（今中山縣城），率中山縣保衛團及陳德平旅，經寶安及東莞由廣九路進入廣果省垣，改任大本營中將參軍。岑春煊於十月二十四日通電解除軍政府職務，國父乃於十一月廿九日在廣州重開政務會議，任陳炯明爲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省長，準備北伐工作。

### 三、先見之明

國父於民國十年四月二日就任非常大總統後，爲維護法統，致力北伐。民國十一年二月，北伐軍陸續出發，至廣西全州。不料陳炯明不明革命大義，辜負國父的栽培，蓄意叛變，派人暗殺鄧鏗於廣九車站，並把持後方，大施破壞。國父不得已變更北伐計劃，於四月回師廣州，免除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及省長職，留任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但是陳逆據兵退惠州，佈防於石龍虎門，鐵城先生曾建議國父，嚴防陳逆叛變。今總統蔣公更深知陳逆居心叵測，建議國父先攻石龍、虎門，消滅陳逆部隊然後北伐。但是國父仍主以德服人，不咎既往，希其反悔。蔣總統以主張不被接納，乃辭職赴上海。國父於五月六日親至韶關，誓師北伐。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北伐軍攻克江西贛州，聲勢益壯。不料陳炯明突於六月十六日又在廣州叛變，砲轟總統府，國父率軍艦應變，陸地盡爲變兵所據。今之總統蔣公聞訊，由上海急赴廣州，隨侍國父月餘，從容應變，於八月十四日陪國父赴上海。

民國十二年，鐵城先生鑑於國父缺乏軍事幹部，爲應急需，乃在廣州創設警衛軍講武堂，考選各省革命青年，接受軍事教育。至民國十三年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後，先生能見其大，首先將講武堂全

部師生合併於黃埔軍官學校。民國十四年春，今 蔣總統所領導的校軍第一、二兩次東征，及平定商團之變，警衛軍講武堂的員生，都曾參與戰役。警衛軍講武堂雖然與黃埔軍校合併，但是先生爲本黨建立革命武力的識見，是值得敬佩的。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國父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定先生與廖仲凱、孫科等三人，起草章則，並爲臨時中央執行委員。

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竊位，國父首先聲討。民國十三年九月五日 國父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整軍北伐，九月十八日赴韶關，命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任先生爲代理參軍長，遠離省城。豈知英商買辦陳廉伯受人指使，勾結地痞流氓、土匪、商團，持械作亂。國父聞訊震怒，手令先生率軍星夜回省城戡平叛亂。時先生掌廣東全省警務兼省會公安局局長，奉令後立即率軍兩團沉着挺進，入廣州市公安局，發號施令。先生因已預料商團必叛，當以臘封密令，預發所部軍警機構，內稱：「非有非常之變，交通隔絕時，不得開視，違者懲罰。」數語，及先生回師時，省垣早已進入戰爭狀態，交通斷絕，有令不能送達。所部各單位啓視密封時，始知乃一作戰命令。舉凡戰鬥序列、進退攻守、彈藥補充、傷亡救濟、某攻某地等等，都有指示。受令者驚其周密，亂徒駭其有備，肘腋之亂，不崇朝救平。先生只收其械彈，未枉戮一人，居民受福，中外稱譽，國父聞報，嘉許者再。

以上幾件事實，都證明先生先見之明，瞭如指掌。計先生掌廣東全省警務兼省會公安局局長，共

四年之久，中經陳炯明兩次叛變，鄧如琢由贛犯粵，沈鴻英在市郊叛變，以劉（震寰）、楊（希閔）之役，商團之役，身經六次變亂，都能雍容鎮靜，衛護國父，配合革命軍作戰，克服危機。先生所訓練的獨立第一師，後改編爲第十七師，直至北伐始終與役。

#### 四、處事周詳鉅細不漏

鐵城先生治事的秘訣無他，就是總統所昭示的「由大處着眼，由小處着手。」所以處理公私事務，都能鉅細不漏，圓滿週詳，這些事實可由先生主持各種艱鉅的事務中見之。

民國五年，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市民歡騰，舉行十萬人慶祝遊行，盛況前所未有，先生主其事，凡遊行的起迄、集合與分散、秩序與安全等，都詳加規劃，鉅細不漏，井然有序，圓滿完成。

其次是主持奉安大典的實例，國父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平，至十八年國民政府始決定奉移靈柩於南京，先生與林子超奉派負迎襯專責。先生躬親規劃，凡儀仗行列，部位間隔，地點起迄、時間分配、民衆執紼、官吏挽柩，都詳定程序，即微如樂師輿夫，也各嚴格訓練，齊一步伐，由北平的碧雲寺，以至南京的紫金山，不論乘車或乘船，無一人不稱其職，無一人不慎其事。隆重嚴肅，得未曾有。

民國二十年初，上海市市長張羣，拜命中樞，政府以淞滬當海疆要衝，爲首都的門戶，且人口衆多，爲全國商業中心，須文武兼備之才，始能應命，中樞乃派先生接任。先生就任上海市市長未及一

月，而一二八事變發生，先生從容應變，立即發動全市市民配合作戰，舉凡糧秣供應，傷患救濟、及一切後勤業務，皆由市府負責。尤其防諜、肅奸、警戒、交通各項勤務，則委諸市府的保安團隊，俾使戰鬪列兵，一心向前，無憂後顧。又復折衝樽俎之間，致力宣傳，爭取與國，使中外人士明瞭曲直，侵略之戰，覺自彼起。鏖戰一月，敵軍知難而退。

戰事一停，先生即着手市政建設。大上海設計計劃會由黃孚（膺白）市長任內規劃完成，張前市長規隨相繼，未竟全功。至先生之手，積極進行，剋期睹效。建江灣中心區，完成中山路，以接滬西南市，阻遏列強頻年的越界築路。又建虬江碼頭，以免浦江洋商壟斷。更建設市府大廈，兩翼以各局署、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游泳池、運動場、及航空協會等配合，星羅棋佈，燦然大觀。先生以市長兼任淞滬警備司令，密修戰備，凡橋樑、道路、房屋的建築，皆央軍事專家共同設計，暗具堡壘規模，用心之苦，決非外人所能知。

當蔣委員長五旬華誕之際，先生爲充實國防力量，喚起國民愛國心起見，特提出「航空救國」口號，提倡國民獻機祝壽救國運動，只上海市即捐獻飛機十八架，寓壽人即壽國之意。用意之深，立名之正，博得朝野稱頌。

其他如民國二十四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民國廿六年任廣東省主席、及抗戰期間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等重要職務時，都表現先生高度的智慧及卓越的組織能力。論者謂先生既富於政治家的頭腦，又具備軍事家的精神，做到確實、迅速、週密的程序。

## 五、長於團結協調本領

鐵城先生所以能表現其團結協調的本領，係在革命的前提之下，以「大公」與「至誠」表現出來的。前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岳軍）在「我思古人俾無尤矣」一文中說：「國父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集會中，不是說到團結本黨同志，不能像蘇俄共產黨那樣的完全靠紀律去約束，更須着重情誼的交融麼？鐵老在這點上，確能充分做到，而且誠於中、形於外，表現得很自然。他無論在造次顚沛之頃，或勳望隆顯之時，黨內外任何人去見他，他總一例接見，有什麼事去求他，他總給他指示，助他解決，爲他推轂，絲毫不感厭煩。他對本黨同志，一切可以寬容假借，惟對於革命的主義和行動絕不放鬆。」岳老的這幾句話，是最瞭解鐵城先生的真心話。先生身居高位，日理萬機，但是毫無官僚架子，和藹待人，真心爲友好爲部下，解決困難問題，豈非革命先進中的典型人物麼？

那麼鐵城先生以什麼風度與才氣，擔任團結協調的工作呢？據岳老在「我思古人俾無尤矣」一文中說：「他生就這副恢宏寬厚的風度，磅礴叱咤的才氣，他就自然的成爲調協各方歧見，促進各種運動的能手。辛亥武昌起義，九江首先響應，袁世凱摧殘國會，贛寧皖粵聯兵討逆，陳炯明叛變，沿海民軍羣起開罪，粵軍二次回粵，雜集廣州的滇湘豫皖贛各部隊，悉遵約束，廣州商團作亂，使軍警救平於一朝，寧漢分裂，復歸於合作，東北易幟，統一完成，汪馮叛亂，東北出師聲討，一二八戰事爆發，淞滬軍民，同仇敵愾，七七抗戰展開後，粵省各界戮力禦敵，海外僑胞輸財參軍，後方青年投筆從戎，像這些有關黨國安危的重大問題，無一不有鐵老的血汗沖刷其間，不惜身當其衝，或爲細針密

縷的安排，或爲大刀濶斧的處理，或爲平心靜氣的疏導，雖然一切問題的解決，非他一人之力，然機勢的轉捩，僵局的打開，往往靠他篤厚俊爽的態度，莊諧並發的詞令，及交歡各階層的本領，卒使局中人言下頓悟，相悅以解，則爲常有的現象。……」

岳老自稱與鐵城先生「交情老更親」，岳老所舉以上各項實例，自屬真實肺腑之言，我們對於先生這種協調各方的本領，肆應無碍的長才，不能不表示崇敬。但是什麼因素使先生發揮團結協調的精神呢？除了機智之外，當屬「大公」與「至誠」的精神，古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先生處事的精神，完全建築在大公與至誠的基礎之上。

#### 六、華僑之友：

民國四年 國父曾派鐵城先生赴檀香山主持黨務。民國五年春，又往來香港、澳門之間，聯絡同志，組織民軍討袁。對日抗戰後，先生於民國廿七年十月離開廣東省政府來重慶，奉當時的 蔣委員長命又赴香港，主持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工作，發動民衆，牽制敵軍後方。在香港發行中英文的日報及各種月刊、小冊、傳單、激揚民氣，爭取友邦對我同情。民國廿九年奉令任中央海外部部長，秋間以宣慰使銜，代表 蔣公赴南洋慰問各地華僑，由香港至菲律賓、東印度巴達維亞、爪哇、蘇門答臘、麻六甲、馬來亞、及緬甸各地，越時五個月，舟車三萬里，經一百三十餘城，演講三百餘次，受到華僑及地方政府的熱烈歡迎，促進華僑團結愛國，厥功甚偉。

先生於民國三十年春間回國後，爲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繫起見，特在陪都成立「華僑協會」，又

組織「國民外交協會」，一爲號召海外華僑的內向，解決華僑有關問題，一爲發動國民外交，爭取各友邦對我抗戰的瞭解與同情。

鐵城先生對於華僑寄人籬下的心情，最爲瞭解，更深知華僑在海外切望祖國的強大，俾不受當地政府及人民的歧視。他時常說：「華僑不都是有錢的，華僑在海外所積累的一點財產，都是胼手胝足得到的，政府對於華僑，要愛護要扶植。」所以他不論在中央及地方，華僑遇有困難，他沒有不全力協助的。他重視華僑，也瞭解華僑。所以被稱爲「華僑之友」，是有原因的。

#### 七、結語

綜觀先生一生，勤於治事，勇於負責，任勞任怨，不厭其煩。每日早起遲眠，未嘗少息。於治事之外，並勤於讀書，閱報。治事有理想、有計劃。據張震西先生在「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一文中說：「先生每日應治之事，昨夜已一一筆之於手冊。親友來求，必一面談話，一面記以某事，成否必有答覆。苟力之所能必竭力以助。自奉素儉，衣履之舊者，修治而服之，非至蔽不忍棄也。喜獎掖後進，門生故吏，從之多至十年、二三十年者。尤以對故人子弟矜恤特厚，不以死生之分，而易其交情，嘗吸卷烟，朝夕不去手，一戒即與斷絕，迄今廿餘年，未一復犯。最不喜酒，然不禁人之飲酒。家人生產之事，概不過問。好友、喜談，歲時休假，常約宴親友以爲歡。……」

先生治事之勤，自奉之儉，而待人之厚，決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先生胸襟洒落，和藹可親，雖孩童見之，也不畏避。尤其爲革命、爲國家，沒有個人利圖，沒有地域觀念，如果不是一位大政治



家，豈能如此濶達，有遠見！

不幸！先生竟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心臟病猝發，溘然長逝，享壽僅僅六十有六。國失良才，朝野哀慟。韶華易逝，流水無情，先生逝世忽已二十週年矣，作者因懷念先生的賢能與勳功，特爲文以之紀念。

鐵公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感賦

振觸前塵四十年，冰雲回首倍愴然。欲尋舊德知何在，  
劫火紅羊遍大千。

殺、徒深仰正私，追陪猶憾識公遲。自慚扶翼齊門客，  
脫穎難酬一士知。

五年為政主申濱，海市宏開萬象新。力遏倭氛寧外患，  
老成謀國信難倫。

望廬餘暇乏閑情，健筆橫揮氣亦宏。屈指遠山今廿載，  
平生風範總長縈。

何善垣敬題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張羣敬題



遺

像

王寵惠遺像

# 吳鐵城先生遺像



總統題額

褒揚令

總 統 題 額

勲業昭垂

復 楊 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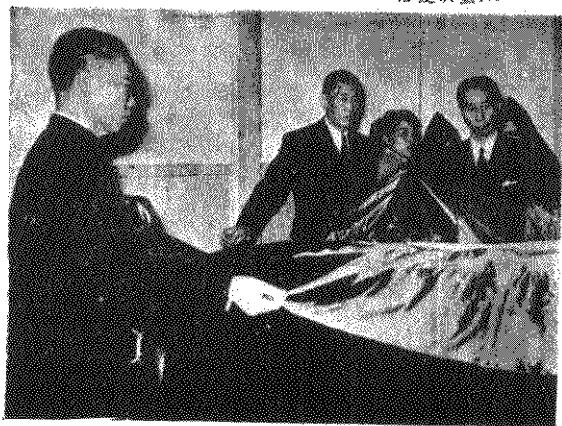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堂 禮 (一)



治  
良  
攝  
影

的鴻席主俞時其長書秘張篇道長院張修辭長院陳(二)  
棺覆旗靈以





蘇總裁奉全體委員公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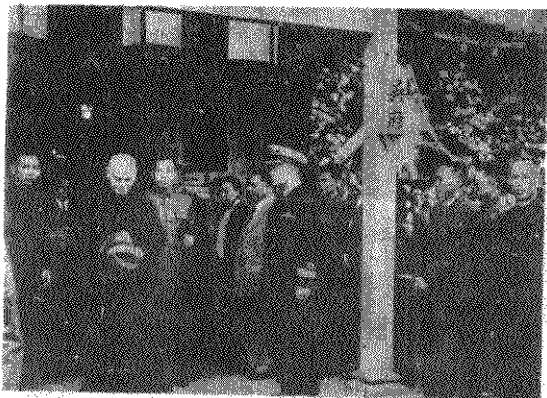
(三)



治  
良  
攝  
影

蘇總裁含威離禮堂

(四)



祭主學員委任主張會員安喪治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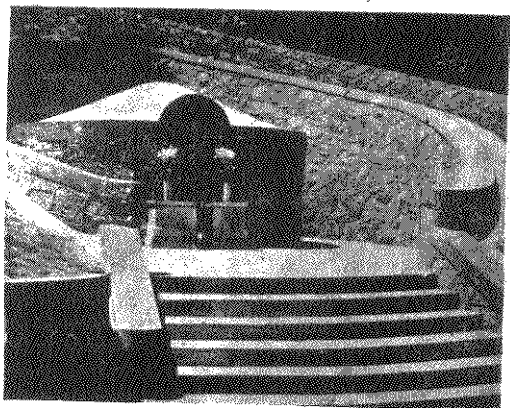


治  
喪  
攝  
影

祭哀屬家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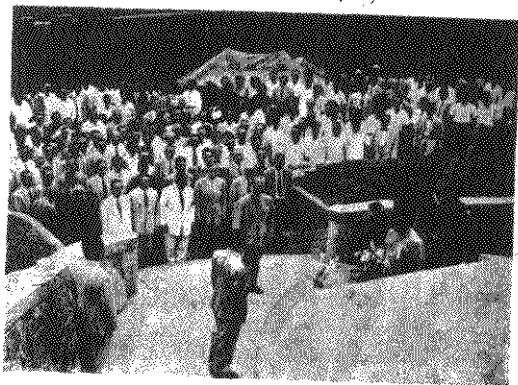


碑豐園墓 (一)



葬禮攝影

祭主統總副陳 (二)



韓國大統領李承晚輓詞

鐵城先生 告窆

以妥幽靈

李承晚鞠躬